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三版發行
明治四十五年一月十日四版發行

（漢文大系第拾貳卷奥付）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星野恆

校訂者　服部宇之吉

編輯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冨山房編輯部

發行者　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上村龍之助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博信堂

發兌元　（明治廿九年六月設立）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合資會社冨山房

電話本局　一〇三六　四一三〇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

心和平、休休焉ト其レ心器ノ、能ク容受スルアル如シ、人ノ技能アルチ見ル、其心眞ニ之チ愛シ、已レ自ラ之ヶル若シ、人ノ彦美聖通チ見レバ、則其心深ク之チ好ミシ、啻其口ヨリ出ダシテ之チ稱揚スル如クナラズ、誠實ニ能ク之ナ容受ス、斯臣ヤ、我之チ信任スル、以テ我子孫チ安ズベシ、黎民モ亦利益アルチ主ルカナ、此老成チ用ヒント欲スル所以也。人之云云ハ、若シ人ノ技能アルチ見テ、乃チ冒妬疾害シ、以テ惡ミ、人ノ彦聖チ見テ、而之チ阻違シ、通達チ得ザラシム、是實ニ之チ容受スル能ハズ、驕容褊狹ナル、我謨リ之ラ用フル、以テ我子孫チ保安スル能ハズ、黎民モ亦ココニ危殆ナルカナ、故ニ巧言ノ人之チ用フルニ遑アラズ。邦之云云ハ、凡ソ、邦家ノ杌隉安カラザル、他ニ在ラズ、ココニ一小人ニ由リ、遂ニ無窮ノ禍チ貽ス、邦家榮安懷寧ナル、亦他ニ在ラズ、尙フ一善人ノ慶ニ由リ、替ルナキニ延ブ、一人ノ善惡、以テ一國ノ安危ニ係ルニ足ル此ノ如シ。

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美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釋斷都玩反○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釋冒。大學作媢。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釋杌五忽反。隉倪結反○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尙書卷第十三　大尾

（漢文大系第十二卷總紙數九百二十二頁）

成ヲ知ラザルニ非ズ、但其每事堅執ヲ以テ、未ダ予意ニ遷就セズト曰ヒ、遂ニ之ヲ忌遠ス、惟今ノ謀人年少者ハ、其粗脫ヲ知ラザルニ非ズ、但其每事順從ヲ以テ、姑ラク將ニ以テ親昵ト爲シテ信用セントス、以テ謀ヲ敗リ事ヲ失フ、然ルニ既往ノ過ハ、則已ニ然カ云ヘドモ、而モ將來ノ善ハ、庶幾フ改圖スベシ、今日ヨリ後、當ニ老成黃髮ノ人ニ猷詢スベシ、則亦以テ愆ツ所ナカルベシ。

番番云云、番番然衰老ノ良士ノ如キ昔日ノ膂力既ニ愆キ去レドモ、而計慮深長、我尙フ得テ之ヲ有シテ、任用セン、若シ仡仡然武勇ノ夫ハ、射御ヲ善クシ、違失アラザレドモ、智慮疎淺、我尙フ之ヲ用フルヲ欲セズ、況テ惟截截辯給、善ク諞巧ノ言ヲ爲スノ小人、是非ヲ顚倒シ、君子ニ其辭說ヲ變易セシム、我何ヅ多ク之ヲ有スルニ違アランヤ。

味味云云ハ、嘗テ味味然ト我靜ニ之ヲ思フ、人ヲ用フルノ得失ハ、國家ノ安危ニ繫ル、如シ一介ノ臣アラン、斷斷ト誠實專一ニシテ、他ノ技能ナシ、但シ其

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疏】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尙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

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疏】番音波。諞蒲眠俾緬二反。○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尙不欲。則辯給喜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稽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

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廻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始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以保

シ、敢テ鈇少シ多カラザル、無レ、如シ多カラザル、汝ハ則大刑アラン、郊外ヲ逐ト曰フ、東郊ハ留守ス、故ニ三面ヲ擧グ。

秦誓ハ、秦穆公、蹇叔ノ言ヲ用ヒズ、鄙ヲ伐テ晋師ニ破ラル、公之ヲ悔イ、此誓ヲ作ル、事ハ左傳僖公三十二年三年ニ見ユ。

公曰云云ハ、史臣記ス、秦穆公鄭ヲ伐ツノ失ヲ悔イ、群臣ヲ集テ之ニ告ゲ曰、嗟爾我士、我言ヲ聽ケ、喧譁スル無レ、予今汝ニ羣言中ノ首ナル者ヲ誓告セン。古人云云ハ、古人言フアリ曰、凡ソ民ノ情、盡ク皆自ラ是ノ若ク多ク己ニ徇フニ盤安シ、過差アレドモ、肯テ人ノ非責ヲ受ケズ、殊ニ知ラズ、人ヲ責ル斯レ難キナシ、惟我過差アリ、能ク人ノ責ヲ受ク、水ノ流ノ如ク凝滯ナカラシムル、是惟艱キカナ。我心云云、我今前日諫ヲ拒ムノ非ヲ知リ、心ノ憂悔スル惟日月逾邁シ、年齒已ニ衰ヘ、餘日復來ラザル若シ。惟古云云ハ、惟古ノ謀人年老者ハ、則我其老

築者。彼方禦二我之攻一。勢不レ得レ援二我之築一也。無二餘刑非殺者一。刑レ之非レ一。但不レ至二於殺一爾。芻茭供二軍牛馬之用一。軍以二期會一芻糧爲レ急。故皆服二大刑一。楨榦芻茭獨言二魯人一者。地近而致レ便也。

秦穆公伐レ鄭。遣二三帥一。帥師往伐レ之。晉襄公。帥レ師敗二諸崤一。崤晉要塞也。以二其不一レ假レ道。伐而敗レ之。囚二其三帥一。

還歸作二秦誓一。晉舍二三帥一還歸。秦穆公悔レ過作レ誓。

秦誓

貪レ鄭取レ敗。悔而自誓。【蔡】左傳杞子自レ鄭使レ告二于秦一曰。鄭人使三我掌二其北門之管一。若潛師以來。國可レ得也。穆公訪二諸蹇叔一。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二孟明西乞白乙伐一レ鄭。晉襄公帥レ師敗二秦師于殽一。囚二其三帥一。穆公悔レ過。誓告二羣臣一。史錄爲レ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レ譁。誓二其羣臣一。通稱二士一也。予誓告二汝羣言之首一。衆言之本要。【蔡】首之爲レ言。第一義也。將レ擧二古人之言一。故先發レ此。

古人有レ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レ己。盡用二順道一。是多樂。稱二古人言一。悔二前不一レ順二忠臣一。

責レ人斯無レ難。惟受レ責俾如レ流。是惟難哉。人之有レ非。以レ義責レ之。此無レ難也。若己有レ非。惟受二人責一。即改レ之。如二水流下一。是惟難哉。【蔡】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二於徇一レ己。其責レ人無レ難。惟受二責於人一。俾如二流水一。略無二扞格一。是惟難哉。穆公悔下前日安二於自徇一。而不上レ聽二蹇叔之言一。深有レ味二乎古人之語一。故擧爲レ誓。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レ弗二云來一。言我心之憂。欲二改レ過自新一。如日月並行過。如レ不二復云一レ來。雖レ欲レ改レ悔。恐二死及一レ之。無レ所レ益。【蔡】已然之過不レ可レ追。未レ遷之善猶可レ及。憂二歳月之逝一。若レ無二復有一レ來日一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二就レ予忌一。

其物ノ多寡ヲ商度シ、以テ汝ニ賞賚セン、若シ汝壘ヲ越エ之ヲ逐ヒ、或ハ藏匿シ復サザレバ、汝ハ則常刑アリ、敢テ寇盜搶攘シ、或ハ垣牆ヲ踰過シ、人ノ馬牛ヲ偷竊シ、人ノ臣妾ヲ引誘スル無レ、若シ之ヲ犯セバ、汝ハ則常刑アリ。甲戌云云ハ、甲戌ノ日、我惟將ニ徐戎ヲ征セントス、徐戎ハ尤モ魯ニ近シ、故ニ先ヅ之ヲ征ス、軍行ハ糧餉ヲ急ト爲ス、爾等當ニ汝ノ糗糧ヲ儲峙シ、敢テ缺乏逮バザルナカルベシ、如シ及バザルアル、汝主餽ノ人ハ則大刑アリ、以テ死ニ處セン、魯人汝三郊三遂ノ民、當ニ汝牆ヲ築ク、楨題旁榦ノ類ヲ儲峙スベシ、甲戌進兵ノ日、我惟將ニ城垣營壘ヲ修築セントス、敢テ怠惰シ供セザル無レ、如シ供セザル、汝ハ則一ニ非ルノ無餘刑以テ之ニ加ルアリ、但殺ニ非ルノミ、魯人汝三郊三遂ノ民、又當ニ汝ノ馬牛ヲ飼養スルノ芻茭ヲ儲峙スベ

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尿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

祗復之。我商賚汝。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疏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夫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疏峙丈理反。糗去九反。楨音貞。芻楤俞反。茭音交。○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

善敹云云、夫レ戰ハ戎備ヲ治ムルヨリ先ナルナシ、爾等當ニ善ク汝ノ甲冑ヲ敹縫シ、汝ノ干楯ヲ敿繫シ、敢テ一物モ精至ナラザル無カルベシ、汝ノ弓矢ヲ預備シ、汝ノ戈矛ヲ鍛錬シ、汝ノ鋒刄ヲ磨礪シ、敢テ一器モ善利ナラザル無レ、敹音聊、縫完ナリ、敿音嬌、繫連ナリ。

今惟云云ハ、今惟大ニ牛馬ヲ野外ニ舍止牿牧ス、爾居民當ニ汝捕獸ノ機擭ヲ杜閉シ、汝陷獸ノ坑穽ヲ敿塞シ、敢テ我牿牧スル所ノ牛馬ヲ陷傷スル無ルベシ、若シ預メ除治セズ、以テ牿スル所ノ牛馬ヲ傷害セバ、汝ハ則常刑アリ、敢テ宥サズ、敜音デツ、塞ナリ。

馬牛云云、部位ハ嚴整ナラザルベカラズ、軍中ノ馬牛其レ牝牡相誘ヒ、風狂發走スル者アリ、役使臣妾、家ヲ棄テ逋逃スル者アル、其失主敢テ軍壘ヲ越過シテ之ヲ逐フ勿レ、若シ人之ヲ得ルアレバ、祗ミ之ヲ復還セヨ、我

錄商魯之頌。

費誓

費魯東郊之地名。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蔡】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敍。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蔡】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敕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鞏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錬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蔡】敹連條反。敿舉夭反。弔音的。鍛都玩反。○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衞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衞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敜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蔡】牿音谷。擭胡化反。敜乃結反。穽疾郢反。○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

中尊一卣ヲ賜賚シ、以テ汝祖廟祭享ノ禮ニ供ス、又彤赤ノ弓一張、彤矢百枝、盧黑ノ弓一張、盧矢百枝ヲ賜ヒ、汝ニ征伐ヲ專ニセシム、又馬四匹、以テ征伐ノ用ニ供ス、父義和往テ國ニ就ケヤ、當ニ遠人ヲ懷柔シ、邇人ヲ能馴シ、恩惠以テ小民ヲ康安シ、或ハ怠荒シ自ラ安寧スル無カルベシ、又必ズ爾都鄙ノ士馬人民ヲ簡閱惠恤シ、以テ邦本ヲ固ウスレバ、則用テ益〻爾ノ顯德ヲ成就スルナリ。

費誓ハ、周公ノ子魯侯伯禽ノ時、淮夷徐戎魯ニ寇ス、伯禽之ヲ征シ、其師ニ費ノ地ニ誓フ。公曰云云、史臣記ス、伯禽封ゼラレ魯侯ト爲ル、將ニ淮夷徐戎ヲ征セントス、師ニ費ニ誓フ、魯公曰、嗟爾諸人喧譁スルナク、我ノ命ヲ聽ケ、往者已ニ叛スルノ淮夷、今又我始封ニ乘ジ、徐戎ト並ビ與リ寇ヲ爲ス、我師ヲ率ヰ之ヲ伐タザルヲ得ズ。

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馬四匹。 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衞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讐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擧。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魯侯伯禽。宅曲阜。 始封之國。居曲阜。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東。故東郊不開。 作費誓。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

レ、其資用惠澤ヲ下民ニ殄絶ス、以テ侮侵ヲ戎狄ニ致シ、我國家ノ害ヲ爲ス甚ダ大ナリ、卽テ我朝廷御事ノ臣、亦耆壽俊傑、其服官ニアルナク、予ハ則薄劣克スルナシ、惟諸侯ニ望ムアルノミ、曰、爾諸侯、惟祖惟父ノ列ニ在ル者、其レ誰カ朕躬ヲ憐恤スルカ、嗚呼績ヲ予一人ニ致スアラバ、我亦永ク綏安シ、其位ニ在ルベシ。

父義和云云ハ、父義和國家多難ノ後、幸ニ汝克ク王家ニ服勞シ、汝ノ顯祖康叔ノ功烈ヲ昭明シ、汝王家ヲ興復シ、肇テ文武ノ典章ニ儀刑シ、用テ諸侯ヲ會合シ、小子ヲ迎立シ、汝ノ君ノ統緒ヲ紹續シ、以テ爾ノ前文人康叔ニ追孝ス、且汝我ヲ艱難ノ中ニ修完扞衞スル所多シ、汝ノ功、予ノ喜美スル所ナリ。

王曰云云ハ、平王曰、父義和、王室已ニ安シ、其レ晉國ニ歸リ、爾ノ師衆ヲ撫視シ、爾ノ邦家ヲ安寧セヨ、我用テ爾ニ黑黍ノ秬鬯草ノ酒

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隤隕。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言周邦喪亂。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蔡】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絶。純大也。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我所善之。【蔡】扞侯旰反。○顯祖文人。皆謂康叔。卽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絶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絶。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衞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

文侯之命ハ、周幽王犬戎ニ殺サル、晉文侯名ハ仇、字ハ義和、鄭武公ト、幽王ノ太子宜臼ヲ迎立ス、是ヲ平王ト爲ス、平王文侯ヲ以テ方伯ト爲ス、是其策命也。王若曰云云ハ、史臣記ス、平王立チ、東都洛邑ニ遷ル、晉文侯己ヲ立ツルノ功ヲ嘉シ、命シテ方伯ト爲ス、平王乃ホ同姓ヲ以テ父ト稱シ、字ヲ呼ビ之ニ命ズ、此ノ若ク曰、父義和、我大ニ顯カナル祖文王武王、皆克ク愼ミ以テ其德ヲ明カニス、其德昭著シテ上天ニ升リ、敷布シテ聞エ下民ニ在リ、惟是上帝眷佑シ、其大命ヲ文王ニ集メ、以テ天下ヲ有ツ、亦惟老成先正ノ臣、爾ガ祖父等ノ如キ、克ク左右ニ扶助シ、昭明シテ其君ニ事フ、小大謀猷アルニ於テ、率從宣布セザルナシ、故ニ我先祖諸君、以テ懷安シ位ニ在ルヲ得タリ。嗚呼云云ハ、嗚呼閔ム予小子、位ヲ嗣グ初造、乃チ天ノ愆譴スル所トナリ、父死シ國破

尙書卷第十三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平王命爲侯伯。【疏】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丕顯文武。克愼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愼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疏】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愼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嗚呼。閔

ヲ、其贖刑ヲ許ス、五罰ヲ議スル時、猶詞ト罰ト參差服應セザル者アル、是罰疑フベシ、則五等ノ過愆ニ正シテ、直ニ之ヲ赦セ。五過云云ハ、然ルニ五過ノ弊疵ハ、典獄ノ官、私アルニ由ル、其數五アリ、或ハ惟權勢ヲ畏ル、之ヲ官ト謂フ、或ハ惟恩怨ニ報ユ、之ヲ反ト謂フ、或ハ惟婦言ヲ聽ク、之ヲ內ト謂フ、或ハ惟賄賂ヲ受ク、之ヲ貨ト謂フ、或ハ惟干請ヲ聽ク、之ヲ來ト謂フ、皆私意ヲ以テ、人ヲ罪ニ出入ス、是其罪惟犯人ト均シ、爾等其レ詳審精査シ、以テ之ヲ克クセヨ。五刑云云ハ、五刑ノ中疑フベキ者、當ニ寬赦スベキノ人アリ、五罰ノ中疑フベキ者、當ニ寬赦スベキノ人アリ、出入ノ間、汝其レ必ズ詳審シ、以テ之ヲ克クスベシ、刑ト罰ト簡核シ孚信スベキ者數多アリ、惟當ニ其容貌ニ就テ稽察ヲ加フルアルベシ、情實以テ簡核スベキナキ若キハ、直ニ

貨非寳。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寳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蔡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蔡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尚書卷第十二

柔正直ノ三德ヲ補成スベシ、我一人國家太平ノ慶アル、天下兆民亦仰ギ之ニ賴リ、其レ共ニ安寧ノ福ヲ享クル惟永久ナリ。

王曰吁云ハ、穆王曰、吁皆來レ、凡有邦有土ノ諸侯、我爾ニ告グルニ吉祥ノ刑ヲ以テス、是敎化ヲ助ケ百姓ヲ安ズルニ足ルナリ、在今ノ時、爾等此祥刑ヲ用ヒ、以テ百姓ヲ安ゼント欲スル、何者カ常ニ選擇スベキ所ゾ、理刑ノ人ニ非ズヤ、何者カ常ニ敬愼スベキ所ゾ、用刑ノ事ニ非ズヤ、又何者カ當ニ審度スベキ所以、獄詞ノ連及スル所ノ者ニ非ズヤ。

兩造云ハ、聽獄ノ法、兩家爭訟ス、都テ官ニ造至ス、辭ト證ト具備スル者、乃チ衆師獄官ト共ニ、此五刑ニ附クノ辭ヲ聽ク、若シ五刑ノ辭、情實ヲ簡核スルニ、皆孚信疑フベキナキ、乃チ之ヲ五刑ニ正ス、五刑ヲ議スル時、詞ト刑ト參差簡核セザル者アル、是レ疑フベシ、則五等ノ罰ニ正シ

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其中正。察辭于差。非從。
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
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察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
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
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心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
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王曰。嗚呼。敬
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朕敬于刑。
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
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
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

ル所ナク、乃チ子孫殄滅シ、其世嗣ヲ絶ツ。王曰嗚呼云云ハ、穆王專ラ同姓諸侯ニ告ゲ曰、嗚呼、凡我諸侯之テ思念セヨヤ、爾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アリ、尊卑長幼ヲ論ゼズ、皆當ニ朕言ヲ聽クベシ、今庶幾フ格至ノ命令アリ爾ニ告グ、夫レ刑獄ハ重事ナリ、今爾由テ日ニ勤愼スルニ慰安セザル勿レ、爾或ハ失刑ヲ以テ勤メザルニ悔戒スル勿レ、天刑ヲ以テ亂民ヲ整齊シ、姦ヲ禁ジ暴ヲ懲シ、我ニ一日ノ用ヲ爲サシムルノミ、故ニ凡ソ人罪アル、是故終ニ非ズ、當ニ寬宥スベキ者アリ、又惟故終ニ出デ、當ニ誅戮スベキ者アリ、只其犯人如何ニ在リ、爾庶幾フ敬ミテ上天ノ命ヲ迎ヘ、以テ我一人ニ奉事スベシ、我此人ヲ刑セント欲スレドモ、爾輕易ニ之ヲ畏刑スル勿レ、我此人ヲ休宥セント欲スレドモ、爾輕易ニ之ヲ休宥スル勿レ、惟當ニ五刑ノ中ニ敬ミ、以テ我剛

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惟法。其察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蔡】鍰胡關反〇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〇今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朴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蔡】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者。非

常ニ敬畏忌憚シ、敢テ怠ラズ、擇ブベキノ言語、已レガ身ニ在ルナクシテ、惟克ク天德ニ純ナレバ、則我自ラ死生壽夭ノ大命ヲ作シ、天ニ配享シテ下ニ在リ、虞廷用刑ノ極功、天下一タルニ至ル。王曰嗟云云ハ、穆王諸侯ニ刑ヲ敬ムヲ勉メテ曰、嗟爾等四方諸侯、政事ヲ司リ刑獄ヲ典ル者、豈爾惟天ニ代リ民ヲ牧養スルノ人ニ非ズヤ、今爾當ニ何ノ監視スル所ナルベキ、豈是伯夷刑罰ヲ播布スルノ法、以テ民ヲ啓迪スル者ニ非ズヤ、其レ今爾當ニ何ノ懲戒スル所ナルベキ、惟是苗民ナリ、苗民勢ニ倚リ威ヲ作シ、獄詞ノ附麗スル所ヲ詳察スルニ非ズ、又吉人ヲ擇ビ五刑輕重ノ中ヲ觀セシムルナシ、惟是庶貴者政ヲ亂ルニ權威ヲ以テシ、富者法ヲ奪フニ貨賂ヲ以テス、五刑ヲ斷制シ、以テ無辜ヲ亂罰ス、上帝其爲ス所ヲ蠲貸セズ、遂ニ災咎ヲ苗民ニ降ス、苗民罪罰ヲ辭ス

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蔡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蔡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截鼻曰劓刑。百爲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五

稼穡ヲ教ヘ、厚ク嘉穀ヲ殖ス、是民生ヲ厚リスルナリ、三后皆成功アリ、惟殷富ヲ天下ノ民ニ致ス。

士制云云ハ、民既ニ富ンデ教フベシ、又教ニ率ハザル者アルヲ恐ル、乃チ皐陶ニ命ジ士師ノ官トナシ、百姓ヲ刑ノ輕重中ヲ得ル者ニ防閑禁制シ、以テ之ヲ德ヲ敬ムノ地ニ教導セシム。

穆穆云云ハ、是時ニ當リ、帝舜穆穆然和敬ニシテ上ニ在リ、伯夷禹稷諸臣明明然精白ニシテ下ニ在リ、光輝四方ニ昭灼ス、是ヲ以テ百姓感起シ、惟德ヲ之勤勉セザルナシ、但習俗未ダ齊シカラズ、故ニ乃チ皐陶ニ命ジ士師ト爲シ、刑ノ輕重中ヲ得ルヲ明ニシ、此ニ率ヒテ以テ民ヲ乂メ、其彝性ヲ棐輔ス。

典獄云云ハ、凡ソ典獄ノ官、皆其人ヲ得テ、但能ク法ヲ權威ノ家ニ盡シテ、勢ノ爲ニ屈セラレズ、亦惟法ヲ豪富ノ人ニ盡クシテ、利ノ爲ニ誘セラレズ、其心

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纂〕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纂〕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兩謂四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纂〕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

託スルノ邪說アルナシ、乃チ當時羣后ノ上ニ在ル者、及ビ百官ノ下ニ在ル者、又皆明明精白、以テ常道ヲ棐助シ、鰥寡至微者ナレドモ、善ヲ爲シ自ラ伸ブルヲ得ズシテ、反テ蓋蔽阻抑シ、以テ禍ヲ得ル者アルナシ。

皇帝清問云云ハ、皇帝舜、清白虛心、下民ヲ訪問シ、鰥寡ナレドモ、都テ有苗ノ罪惡ニ辭說アルヲ見ル、是ニ於テ德ヲ以テ威ト爲シテ、惟天下畏レテ惡ヲ去ルニ決シ、德ヲ以テ明トシテ、惟天下明カニ善ヲ爲スヲ知ル。

乃命三后云云ハ、乃チ伯夷禹稷三后ニ命ジ、同ク憂恤ノ功ヲ民ニ致シ、伯夷ヲ秩宗ト爲シ、天地人ノ三典ヲ降布シ、以テ民ノ邪妄ヲ折シ、以テ若シ其禮ヲ失ヘバ、惟刑ニ入ル、是民心ヲ正スナリ、禹ヲ司空ト爲シ、水土ヲ平治シ、名山大川ヲ表主名識シテ、疆域ヲ定ム、是民居ヲ安ズルナリ、后稷ヲ田正ト爲シ、播種ノ法ヲ頒降シ、民ニ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爲至戒。〔蔡〕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
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擧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

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先戒

棼棼然ト擾亂ス、凡百事爲復タ中心誠信ニ由ルナク、惟反覆ヲ以テ詛呪盟誓ヲ爲シ、相欺キ相詐ルノミ、當時虐政威ヲ作シ、衆庶刑戮ヲ被ル者、方ニ其無辜ヲ上天ニ告グ、上帝俯シテ苗民ヲ監視スルニ、馨香ノ德行アルナク、其刑戮ノ發聞スル所、惟是腥穢ノミ。皇帝云云、是ニ於テ皇帝舜、惻然ト衆庶戮セラルル者ノ不辜ヲ哀矜シ、乃チ仰ギ天心ヲ體シ、有苗民ヲ虐スルノ罪ニ報ズルニ、殺伐ノ威ヲ以テシ、苗民ヲ過絕シ、其君ヲ竄シ、其黨ヲ分北シ、世ヲ繼ギ下國ニ在リ、民害ヲ貽ス無ラシム、孔傳、帝堯ト爲ス。乃命云云ハ、三苗昏虐ニ當リ、民惶懼シテ神ニ聽ク、是ニ於テ巫師ノ流、妖邪ノ說ヲ爲シ、民神離亂シ、邪正分タズ、帝舜乃チ重氏黎氏ニ命ジ、祀典ヲ脩明シ、尊卑上下地天ノ混雜通行ヲ禁絕シ、褻瀆ヲ許サズ、復タ鬼神禍福ノ降格スルニ假

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敎以祗德也。○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敍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勢不得不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敎。纂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纂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擧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其今爾何懲。

ヲ作爲シ、以テ四方ヲ詰治ス。

王曰云ハ、呂侯穆王ノ命ヲ傳ヘ曰、ココニ上古遺訓アリ、傳ヘ聞ク、太古運厚、民俗善カラザルナシ、黄帝ノ時ニ至リ、蚩尤ナル者、惟始テ暴亂ヲ倡作シ、轉タ相延引シ、平良ノ民ニ及ビ、皆化シテ惡ヲ爲シ、寇賊ヲ爲サザルナク、鴟鴞ノ惡ノ如ク、人ヲ害スルヲ以テ義ト爲シ、姦宄、刼奪攘竊、矯詐虔劉ヲ爲ス。

苗民云云ハ、苗民、蚩尤ノ暴ニ倣ヒ、靈善ノ道ヲ用ヒズ、制スルニ刑罰ヲ以テス、乃チ惟五者暴虐ノ刑ヲ作リ、號シテ常法ト曰フ、以テ無辜ノ人ヲ殺戮シ、爰ニ於テ始テ淫過シ、劓鼻則耳椓陰黥面ノ法ヲ爲シ、茲法ニ麗ク者ニ於テ、必ズ之ヲ刑ス、又人衆ヲ牽連シ、幷セ無罪ノ人ヲ制シ、差別ヲ曲直アルノ辭ニ爲スナシ。

民興云云ハ、當時ノ民亦皆風ヲ聞テ興起シ、相與ニ漸染シ、惡ヲ爲シ、泯泯然ト昏迷シ、

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蔡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卽義。黎卽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擧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皥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蔡淸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伯夷下典禮。敎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敎。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敎備。衣食足。蔡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

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敎民爲敬德。蔡命皐陶爲士。制百姓于

僕從ヲ簡求スル。若シ忠良正道ノ人ヲ以テ、其吉士ト爲スニ非ズ、反テ惟貨賄ヲ交通シ、進用ヲ營求スルノ人ヲ以テ、其吉士ト爲シテ之ヲ登用ス、是ノ若キハ、左右皆是小人、遂ニ其匡弼ノ官ヲ瘝曠ス、惟爾大ニ其君ヲ祇敬スル克ハズ、惟予當ニ汝曠職ノ辜ヲ治スベシ。

王若曰云云ハ、穆王曰、嗚呼、爾其レ之ヲ欽メヤ、必ズ當ニ愼ミ正直ノ人ヲ簡ビ、永遠ニ汝ノ君ヲ國家ノ典彝法憲ニ匡弼シ、小人ニ側ニ在リ上心ヲ蠱惑セシメザルベシ。

呂刑ハ、穆王ノ時、呂侯大司寇ト爲ル、王命ヲ承テ刑書ヲ作ル、呂侯後改テ甫侯ト爲ル、故ニ又甫刑ト稱ス。

惟呂云云ハ、史臣記ス、惟呂侯大司寇ト爲ル、穆王ノ命ヲ承ケ以テ刑ヲ訓ス、穆王國ヲ享ケ在位五十年、其齡已ニ百年ナレバ、則耄昏シテ荒忽ス、然ルニ猶刑獄ハ重事ナル故、乃チ外ニ裁度ヲ加ヘ、刑書

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三苗之主。頑凶君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幷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蔡】劓午例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幷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也。**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蔡】棼敷文反。又音紛。○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君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滅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蔡】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

侍御ノ臣ニ正タラシム、各懋メ汝ノ君德ヲ輔ケ、交〻予ノ逮バザル所ヲ修メシメヨ。愼簡云云ハ、且正タルノ職、當ニ謹愼シ汝ノ僚屬ヲ簡擇シ、濫リニ巧言實ナク令色質ナク、便辟承奉、姦側諂媚、君心ヲ蠱惑シ、國是ヲ壞亂スル者ヲ以テスルナカルベシ、其レ惟吉士正人ヲ用フベシ。僕臣云云ハ、僕從ノ臣、君德ニ關係スル甚重シ、若シ僕臣是正直ノ君子ナレバ、則其君タル者、日ニ讜言ヲ聞キ、克ク正直ナリ、若シ僕臣是諛佞ノ小人ナレバ、則其君傲然自ラ以テ聖ト爲シ、快意恣情、日ニ邪僻ニ淪ス、是君德ノ成ル、惟僕臣ニ由リ、其不德、亦僕臣ニ由ルヲ見ルベシ。爾無云云ハ、爾愼ミ憸邪小人ヲ昵近シ、之ニ我耳目侍從ノ官ニ充備シ、聰明ヲ蠱惑シ、君上ヲ導迪シ、先王祖宗ノ舊典ニ非ザルヲ以テセシムル無シ。非人云云ハ、今爾侍御

呂刑。

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纂】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度作刑。以詰四方。

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纂】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纂】蚩充之反。鴟處脂反。○言鴻荒之世。渾厚敦厖。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

危厲シ、中夜以テ興キ、安寢スル能ハザルニ至ル、惟其告愆ヲ免ルルヲ思フノミ。

昔在云云ハ、昔我文王武王ニ在リ、聰ニシテ聞カザルナク、明ニシテ見ザルナク、齊ニシテ嚴肅、聖ニシテ通達ス、而在廷小大ノ臣、又咸ナ忠貞良善ノ心ヲ懷ク、其侍御僕從、常ニ左右ニ在ル者、亦端方正直ノ人ニ非ルナク、旦夕ノ間、其君ヲ順救ス、故ニ一出入一起居欽マザル有ナク、一號ヲ發シ、一令ヲ施ス、善カラザル有ルナシ、是ニ由リ下民皆敬順ニシテ、萬邦咸ク休美ヲ致ス。

惟予云云ハ、惟予一人、資性良ナシ、實ニ左右前後有位ノ賢士ニ倚賴ス、各其心ヲ盡シ、以テ其及バザル所ヲ匡輔シ、過愆ヲ繩直シ、差繆ヲ糾正シ、其非僻ノ心ヲ格正シ、庶フ其レ我ニ克ク先王文武ノ遺烈ヲ繼紹セシムベシ。

今予云云ハ、今予汝ニ命ジ太僕正ノ官ト作シ、以テ汝所屬ノ羣僕

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閒。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蔡】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

若時瘝厥官。

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

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蔡】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歎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蔡】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閒。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呂命。

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

穆王訓夏贖刑。

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作呂刑。

シ、用テ朕躬ヲ弼亮シ、先王ノ舊ニ奉順シ、以テ文武ノ光命ヲ對揚シ、忠貞世ニ濟シ、亦前人ニ追配スベシ。王若曰云云ハ、穆王申ネ之ニ命ズル此ノ若ク曰、君牙、今汝司徒ト爲ル、惟先正祖考ノ舊典ニ由リ、時ニ遵守シ以テ法式ト爲セ、能ク舊典ニ式レバ、則チ政教修リテ民治ル、否ラザレバ則政教弛ミテ民亂ル、凡ソ民ノ治亂關係玆ニ在リ、爾能ク汝祖考ノ行フ所ニ率ヘバ、則天下乂安ス、此汝ノ君ノ乂治ヲ致スアルヲ昭顯スルナリ、亦美ナラズヤ。

冏命ハ、冏音扃、臣ノ名、伯冏ト曰フ、穆王命ジテ太僕正ト爲ス、太僕ハ僕御ノ官、正ハ之ガ長ト爲ルナリ。

王若曰云云ハ、史臣記ス、穆王伯冏ニ命ジ太僕正ト爲ス、乃チ此ノ若ク曰、伯冏、惟予一人其君德ヲ全ウスル克ハズ、乃チ先人文武成康ノ後ヲ繼嗣シ、此大君ノ位ニ宅ル、是ヲ以テ中心怵惕シ、恆ニ惟

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纂從才用反。○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纂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欲其敎正羣僕。無敢佞僞。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纂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纂便毗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擧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僕臣正。厥后克正。

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

僕臣諛。厥后自聖。

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纂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

ヲ和協セヨ、然ルニ立敎ノ本、又爾ノ身ニ在リ、爾ノ身克ク正ケレバ、則民視效シテ敢テ正カラザルナシ、民心或ハ陷溺シ、中正道理ヲ罔クス、亦惟爾當ニ之ヲ率ヰルニ中正ノ道理ヲ以テスベシ。夏暑雨云云ハ、人ノ道タル、衣食足リ後禮讓興ルベシ、夏ニシテ暑雨、小民身ヲ暴ラシ、體ヲ露ハシ、田畝中ニ在リ、則惟相與ニココニ怨恨咨嗟ス、冬ニシテ大寒、小民手足肌膚盡ク凍裂ス、則亦惟ココニ怨恨咨嗟ス、蓋其生計惟亦艱難ナル哉、司徒タル者、宜シク其艱難ヲ思念シ、以テ其ノ衣食ノ易キヲ爲ス所以ヲ圖謀スベシ、則民生乃チ其康寧ヲ見ン。嗚呼丕顯云云ハ、嗚呼大ニシテ光顯ナル哉此文王ノ謨猷ヤ、大ニシテ善ク承クル哉此武王ノ功烈ヤ、是ヲ以テ我後人ヲ開啓祐助シ、事事咸ナ天理ノ正ヲ以テシ、一モ或ハ缺ルナシ、今爾惟必ズ當ニ敬ミ、汝司徒ノ訓ヲ明ニ

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冏命。

冏命。

以冏見命名篇。蔡冏俱求反。○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蔡怵勑律反。○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

ス、穆王君牙ニ命ジテ大司徒ト為ス、乃チ此ノ若ク曰、嗚呼、君牙、惟汝ノ祖汝ノ父、我先王ノ時ニ在リ、相繼ギ司徒ノ官ト為リ、世世忠貞ニ篤厚シ、以テ我王家ニ服役效勞シ、其レ成績ノ美アリ、太常ノ旗ニ記載シ、炳然見ルベシ。

惟予云云ハ、惟予小子、文武成康ノ遺緒ヲ嗣守ス、亦我先王ノ臣ノ如ク、克ク予一人ヲ左右シ、以テ天下四方ヲ治ムルヲ思惟ス、然ルニ賢才ヲ得難キヲ恐ル、故ニ心ノ憂危、惴惴トシテ虎尾ヲ蹈ミ、春氷ヲ渉ル若シ。

今命云云ハ、今爾ニ命ジ司徒ノ官ニ居リ、以テ予ノ輔翼タラシム、當ニ我股肱心膂ト為ルベシ、爾能ク忠貞服勞、汝祖考ノ舊ト服行スル所ノ事ヲ纘ギ、或ハ先業ヲ墜シ、祖考ヲ辱ムル無レ。

弘敷云云ハ、汝司徒ト為リ、邦敎ヲ掌レバ、則必ズ大ニ親義別序信五者典常ノ道ヲ敷布シ、欽ミ以テ民ノ彝則

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民惟曰怨咨。 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正也。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嗟。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蔡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養敎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 歎文王所謀大顯明。 **丕承哉。武王烈。** 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 **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汝惟當敬明汝五敎。用奉順於先王之道。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蔡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蔡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

ルヲ見ントス、殷民ヨリ四方ニ及ビ、德澤生民ヲ潤ホシ、四夷左衽ノ俗、亦咸ナ仰ギ中國ニ賴ラザルナク、予一人以テ永ク多福ヲ膺受スルヲ得ル、公ノ功ナリ。

公其云云ハ、公其レ惟是成周ノ爲ニ、千萬年無窮ノ基業ヲ建立スル、此亦千萬年無窮ノ聲聞アルナリ、子孫ニ至リ、亦當ニ其行フ所ノ成式ニ奉順シ、惟以テ後來ノ民ヲ乂治セン。

嗚呼罔曰云云ハ、嗚呼公、今東郊ニ往キ、殷民治メ難シ、我力克セズト曰フ勿レ、惟當ニ勉メ、其心ヲ盡スベシ、又殷民寡弱制シ易シト曰フ勿レ、惟當ニ其事ヲ敬愼スベシ、之ヲ總ブルニ公當ニ先王ノ成烈ニ欽若シ、益ヽ休美ヲ二公ノ前政ニ加フベキナリ。

君牙ハ、周穆王、其臣君牙ニ命ジテ大司徒ト爲ス、此誥命ナリ、穆王ハ、康王ノ孫、昭王ノ子、名ハ滿。

王若曰云云ハ、史臣記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作君牙。君牙。臣名。

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蔡】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蔡】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生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己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蔡】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蔡】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弘。【蔡】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明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敎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

資富云ハ、殷ノ士之ヲ訓セザルベカラズ、其資財富ンデ能ク之ニ訓スレバ、則心外物ニ遷ラズ、惟以テ性命ノ正ヲ全ソシテ、其年壽ヲ永久ニスベシ、然ルニ之ヲ訓スル、惟德惟義ノ二者ノミ、是乃チ古來ノ大訓ナリ、若シ古ニ由リ以テ訓セザル、何ニ于テ其レ訓ヲ爲ンヤ。

王曰云云ハ、康王曰、嗚呼、父師畢公、我周邦ノ安ト危ト、專ラ茲殷士ノ服スルト否トニ由ル、之ヲ化スルノ道、中ヲ得ルヲ貴ブ、剛ニシテ暴刻ニ過ギズ、柔ニシテ姑息ニ流レザレバ、則將ニ殷士恩ニ感ジ威ヲ畏レ、其德允ニ修ラントス。

惟周公云云ハ、惟昔周公、自ラ殷民ヲ監シ、謹愼戒飭ス、是克ク其始ヲ愼ムナリ、惟君陳、周公ニ繼ギ、從容和緩、是克ク其中ヲ和スルナリ、惟公、又當ニ剛柔互ニ用ヒ、克ク其終ヲ成スベシ、三后其心ヲ協合シ、同ク治道ニ至ル、將ニ其道洽ク政治

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愼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尙。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纂】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卽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

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纂】聞音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

罔曰民寡。惟愼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愼其政事。無敢輕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纂】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順シ、利口捷給ヲ惟賢ト爲ス、周公ノ聖、君陳ノ賢ヲ以テ之ヲ治ムレドモ、習染餘風、尙未ダ殄絕セズ、公其レ此ヲ念ヘヤ。

我聞云云ハ、我聞ク古人ノ言ニ曰、凡ソ世ニ祿位ヲ享ルノ家ハ、逸樂ノ移ス所ト爲リ、克ク禮敎ニ率由スル者アル鮮シ、遂ニ驕蕩ヲ以テ有德ノ人ヲ陵蔑ス、則實ニ天道ニ悖逆スル甚シ、是ニ由リ風化ヲ敝壞シ、奢侈美麗ノ事ヲ爲ス、此特ニ一時然リト爲スニ非ズ、萬世世祿ノ家、皆同ク此流ナリ。

茲殷云云ハ、今茲殷ノ庶士、正ニ是世祿ノ家、其前人ノ榮寵ニ遝席ス、其自來惟舊シ、其修奉ヲ怙恃スル、必ズ義理ヲ絕滅スルニ至リ、徒ニ服飾ノ美ヲ以テ人ニ炫燿シ、流レテ止マズ、驕淫矜侉ヲ爲シ、將ニ罪惡ヲ以テ終ラントス、反復化訓シ、一旦少シク其放逸ノ心ヲ收ムレドモ、習染既ニ深ケレバ、則之ヲ防閑スル猶惟艱シ。

而無禮敎。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蔡 鮮上聲。悖蒲沒反。○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御其心。惟艱。蔡 侉枯瓜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侉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蔡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敎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蔡 是時四方無虞矣。蠢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惟周

ルノ事ヲ以テス、往ケヤ。

旌別云云ハ、東郊ヲ保釐スル者、必ズ當ニ淑善ヲ爲ス者ト、慝惡ヲ爲ス者トヲ旌奬簡別スベシ、能ク其訓ニ化スル者ハ、則其居宅閭里ヲ旌表シ、善ヲ爲スノ人ヲ光彰シ、以テ惡ヲ爲ス人ヲ羞癉セシメ、卓然善人ノ風聲ヲ樹立ス、訓典ニ率ハザル者ハ、則其井里疆界ヲ分殊シ、之ニ克ク惡ヲ爲スノ禍ヲ畏懼シ、善ヲ爲スノ福ヲ羨慕セシム、且王畿ノ疆界、舊ト已ニ規畫ス、須ラク又申ネ明カニ郊圻ノ地ヲ規畫スベシ、封域ノ内、舊ト已ニ守禦ス、須ラク又申ネ愼ミ封域ノ守ヲ固ウスベシ、此ノ如キ以テ四海ノ民ヲ康定ス。

政貴云云ハ、凡ソ政事ハ必ズ恆アルヲ貴ブ、朝更夕改スベカラズ、辭令ハ必ズ體要ヲ尙ブ、浮汎失實スベカラズ、尤モ當ニ惟聰明ヲ作シ、奇異ノ事ヲ好マザルベシ、商俗之ニ反シ、靡靡然ト相與ニ隨

不敢枉公往治。【纂】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順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愼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纂】癉多旱反。守舒究反。○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卽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

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尙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亾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纂】恆胡登反。○對暫之謂恆。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

シ、用テ其德義ノ訓ニ化セシム、旣ニ三紀ノ久キヲ歷テ、世運已ニ變更シ、風俗其レ移易ス、今殷民安ンシテ四方復憂虞スベキノ事ナシ、予一人以テ安寧ヲ得タリ。

道有升降云云ハ、蓋世道日ニ升リテ治ニ趨クアリ、日ニ降リテ亂ニ趨クアリ、故ニ政ヲ爲ス者、當ニ俗ニ由テ以テ變革ヲ爲スベシ、當今ノ政ハ、淑慝ヲ旌別スルノ時ナリ、苟モ其善ヲ善トセザレバ、則民勸慕スル所ナシ。

惟公云云ハ、惟畢公、懋大ノ德アリ、又克ク細行小物ヲ勤愼シ、文武成王ト朕トノ四世ヲ弼亮シ、正色朝ニ立チ、以テ羣下ヲ倡率ス、故ニ羣臣師法ノ言ヲ祗敬セザルナシ、蓋公休嘉ノ功績、已ニ先王ノ時ニ多シ、今予小子、衣ヲ垂レ手ヲ拱シテ其治功ノ成ルヲ仰グベシ。

王曰云云ハ、康王曰、嗚呼、父師畢公、今予祖廟ノ中ニ就キ、祗ミ册命ヲ行ヒ、公ニ命ズルニ周公殷民ヲ化服ス

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愼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敎。

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敎。旣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敎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

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旣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生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敍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

畢命ハ、康王畢公ニ命ジ、成周洛邑ヲ治メシムル册命ナリ。

惟十有二年云云ハ、史臣記ス、惟康王即位ノ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三日、ココニ其後三日壬申、康王是日ノ朝ニ宗周鎬京ヨリ歩シテ豐ニ至リ、親ク文王ノ廟ニ告ゲ、成周下都ノ衆ヲ以テ、畢公ニ命ジ往テ此東郊洛邑ノ民ヲ保安釐理セシム。

王若曰云云ハ、康王此ノ若ク曰、嗚呼、父師畢公、惟我文王武王、其大德ヲ天下ニ敷布シ、用テ克ク有殷ノ命ヲ受ケ、創テ大業ヲ建ツ、保守ノ道今日ニ在リ。

惟周公云云ハ、惟周公、先王ヲ左右シ、用テ能ク其國家ヲ綏定シ、王業ヲ保固ス、又謹毖シ、殷ノ頑愚化シ難キノ民ヲ治メ、之ヲ洛邑ニ遷シ、コレヲ王室ニ密邇

尚書卷第十二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

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蔡】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蔡】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蔡】畢

ノ囚ヲ出デ始テ順フノ天命ヲ受ク、然ルニ皆文武克ク西土ノ衆ヲ撫恤スルニ由ル、茲若ハ詳ナラズ、孔傳ハ、茲ヲ天道ト解ス。」惟新云云ハ、惟我新ニ陟リ升遐スルノ成王、公愛明威、畢ク賞罰ノ至當ニ協ヒ、克ク其功ヲ立定シ、用テ後人ノ休美ヲ敷貴ス、今王位ヲ嗣グ、其レ能ク保守シ、之ヲ敬メヤ、治安ノ久キ、陵遲ノ漸アリ易シ、必ズ戎務ヲ振飭シ、六師ノ制ヲ張皇シ、以テ人心ヲ讋服シ、天下ヲ鎭定セシメ、姑息廢弛シ、我高祖文武艱難得ル寡キノ基命ヲ壞ル無レナリ、新陟孔傳新ニ王位ニ昇ルト爲ス。」王若曰云云ハ、康王此ノ若ク曰、爾庶邦侯甸男衞ノ諸侯、既ニ戒ヲ我ニ陳ス、惟予一人釗、亦將ニ爾ノ誥詞ニ報答セントス。」昔君云云ハ、昔我先君文王武王、丕博均平ノ德アリ、天下ニ富足セシメ、唯德ヲ務メテ告罰ヲ務メズ、此心ヲ推行シ、至極ノ處ニ底リ、兼ネ盡クシテ其誠心ヲ齊クシ、用テ天下ニ昭明ス、則亦熊ノ如ク羆ノ如キノ武士ト、純一忠實心ヲ二セザルノ賢臣トアリ、相與ニ輔佐シ、以テ周王ノ家邦ヲ保乂ス、故ニ文武此ヲ用テ端正ノ命ヲ上帝ニ承受シ、皇天亦此ヲ用テ其道ニ順ヒ、付畀スルニ四方ノ大ヲ以テス。」乃命云云ハ、先王文武既ニ王業ヲ創メ、乃チ命ジ侯國ヲ封建シ、藩屏ヲ樹立ス、其意蓋我後世子孫タルノ人ヲ輔佐スルニ在リ、今予ノ一二同姓伯父諸侯、庶幾フ相與ニ爾ガ先公ノ我先王ニ臣服スルノ道ヲ顧念綏定シテ、我ニ事ヘ以テ蕃衞ノ責ヲ盡シ、爾身職ヲ奉ジ外ニ在リト雖モ、汝ノ心ハ則須ラク孜孜報國、常ニ王室ニ在ラザルナカルベシ、此心ヲ用テ上ノ恤勤ヲ奉ジ、其レ若順シテ違ハザレ、或ハ輔佐スル能ハズ、以テ我稚鞠ノ子ノ羞恥ヲ遺ス無レ。」羣公云云ハ、太保以下羣公、既ニ皆恭ク王報誥ノ命ヲ聽キ、已ニ畢ル、乃チ皆相揖シテ趨リ出ヅ、王乃チ冕服ヲ釋去シ、喪服ニ反リ著ス、蓋即位ノ吉禮ヲ行ヒ畢ル、仍テ居喪ノ禮ヲ行フナリ。

ニ在リ、太保召公西伯ト爲ル、則西方ノ諸侯ヲ率ヰ、應門ニ入テ左ス、畢公東伯ト爲ル、則東方ノ諸侯ヲ率ヰ、應門ニ入テ右ス、敍立已ニ定ル、乃チ皆一乘四匹ノ黃馬ヲ陳布シ、而其鬣ヲ朱ニシ、以テ庭實ト爲ス、諸侯ノ賓タル者、又各奉ズル所ノ圭玉ヲ擧ゲ、兼ルニ幣帛ヲ以テス、曰、天子新ニ大位ニ卽ク、群臣禮宜ク朝見スベシ、我一二ノ臣子、外ニ在リ王ノ藩衞ト爲ル者敢テ其壤地出ス所ノ馬ト幣トヲ執リ、以テ奠贄ノ儀ト爲ス、乃チ皆再拜稽首ス、康王已ニ大位ニ卽ク、宜ク前人ノ德ヲ嗣グベシ、故ニ亦答拜ス。

太保云云ハ、太保召公及ビ司徒芮伯、群臣ト咸ナ前進シ、相揖シ、皆再拜稽首シ、曰、羣臣敢テ敬ヲ致シ、天子ニ進告ス、皇天殷紂ノ無道ヲ厭棄シ、遂ニ大邦殷ノ天命ヲ改革シ、盡ク天下ヲ喪ハシム、惟我周ノ文王武王、二聖相承ケ、乃チ大ニ羑里

臣服于先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生。而法循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土。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纂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纂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閒。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尙書卷第十一

伯宗人ニ同ヲ授ケ、代リ神座ニ安ンズ、遂ニ拜ス、康王子道ヲ以テ自ラ處リ、亦尸ニ代リ答拜ス、半圭ヲ璋ト曰フ。太保受同祭云云、康王喪ニ居リ、福酒ヲ飲ムベカラズ、故ニ宗人酒ヲ同ニ酌ミ、太保ニ授ケ、太保王ニ代リ同爵ヲ受ケ、先ヅ酒ヲ地ニ祭酹シ、然ル後酒ヲ擧テ嚌シ、齒ニ至ル、其味ヲ甘ンゼザルナリ、退キ其立ツ所ノ位ニ宅リ、宗人ニ同爵ヲ授ケテ下拜シ、以テ神賜ヲ謝ス、康王又尸ニ代リ答拜ス。太保降云云ハ、祭禮既ニ畢ル、太保堂ヲ降リ有司器用ヲ收徹ス、助祭ノ諸侯、皆廟門ヲ出デ、侯チテ新君ニ見エ之ト更始ス。康王之誥ハ、康王新ニ位ニ即ク、召公、畢公諸侯ヲ率ヰテ朝見シ、訓戒ノ詞ヲ陳ス、王之ニ報誥スルナリ。王出云云ハ、史臣記ス、康王初テ立ツ、群臣新君ニ候見ス、康王乃チ畢門ヲ出デ、應門ノ內

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敎命。【疏】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戎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尙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疏】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人。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疏】丕平富者。薄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諸侯。樹屛。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蕃屛。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曁顧綏爾先公之

武ノ大訓ヲ嗣守シ、我周邦ニ臨君ス、既ニ大位ニ居ル、須ラク先王ノ大法ニ率循シ、以テ天下ヲ燮和スベシ、用テ文武ノ光訓ヲ慰答宣揚セヨ。王再拜云云ハ、康王再拜シテ興チ、答テ曰、眇眇然予微末ノ小子、其レ能ク大法ニ循ヒ、大和ヲ致シ、我父祖ノ四方ヲ治メ、以テ天ノ威命ヲ敬忌スル如クナランヤト。乃受云云ハ、乃チ太宗伯奉グル所ノ同瑁ヲ受ケ、瑁ハ人ニ授ケ、同ハ之ヲ用ヒテ祭ル、康王乃チ三タビ肅敬ヲ致シ、爵ヲ神位ノ前ニ進メ、三タビ酒ヲ同中ニ祭リ、三タビ同ヲ神座ニ奠咤シ、以テ顧命ヲ受クルヲ告グ、上宗伯乃チ神命ヲ傳ヘ曰、先王已ニ歆饗スト。太保受同云云ハ、康王祭ヲ行ヒ、奠ク所ノ同爵ヲ以テ太保ニ授ク、太保同爵ヲ受ケ、遂ニ堂ヲ降リ手ヲ盥洗シ、異ナル同爵ヲ以テ、璋瓚ヲ秉持シ、以テ報酢ノ祭ヲ爲シ、因テ小宗

拜。

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廷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擧也。諸侯擧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衞。故曰臣衞。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

今王敬之哉。

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言當

王ヲ迎ヘ、入テ顧命ヲ受ク、且祭告ノ禮アリ、故ニ凶服ヲ變ジテ祭服ヲ用フ、康王乃チ麻冕黼裳シ、賓階ヨリ堂ニ升ル、蓋未ダ顧命ヲ受ケズ、猶敢テ主道ヲ以テ自ラ居ラザルナリ、公卿大夫士、及ビ諸邦ノ君、皆麻冕玄色ノ蟻裳ヲ著ケ、王ニ従テ升リ、各入テ班位ニ即ク。

太保云云ハ、太保遺詔ヲ受ケ、太史冊ヲ奉ジ、太宗伯禮ヲ相ケ、三人皆麻冕彤裳ヲ服シ、専ラ吉服ヲ用フ、太保介圭ヲ奉承ス、大圭ハ天子ノ守ル所ナリ、上宗同ノ爵ト、方四寸ノ瑁トヲ奉ズ、祭祀朝覲ノ主タルヲ以テナリ、皆主道アリ、故ニ阼階ヨリ堂ニ升ル、太史遺命冊書ヲ秉ル、其先王ノ命ヲ尊ブヲ以テ、故ニ賓階ヨリ堂ニ升ル、遂ニ康王ニ進御スルニ、此冊命ヲ以テス。

曰皇后云云ハ、其意ヲ口陳シ曰、大君成王、大漸ノ時ニ當リ、親ラ玉几ニ憑リ、臨末ノ命ヲ道揚シ、汝ニ命ヅ文

至歯。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

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音]嚌才詣反。○以酒至歯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歯。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歯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則王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諸侯出廟門俟。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門。皆待王後命。[疏]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匡弼。[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

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

賓諸侯也。擧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衞。故曰臣衞。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

東ノ阼階ニ在リ、南面ス。木造ノ先輅ハ、左塾ノ前ニ在リ、北向シ、玉輅ト相對ス、之ニ次グ象牙飾革制ノ二輅ハ、右塾ノ前ニ在リ、北向シ、金輅ト相對ス、皆成王平日乘ル所ノ者ナリ、塾ハ門側ノ堂ナリ、輅音路、大車ナリ。二人云云ハ、將ニ新王ヲ迎ヘントス、故ニ不虞ニ備ヘ、武士二人ニ赤色ノ雀弁ヲ戴キ、三偶矛ノ惠ヲ執リ、路寢畢門ノ內ニ立タシム、四人文鹿子皮ノ綦弁ヲ戴キ、戈ヲ執リ、其刃ヲ上向シ、東西兩階ノ旁、堂稜ニ近キノ戺偶ニ夾立ス、每階二人ナリ、又大夫一人冕ヲ戴キ、劉ノ鉞ヲ執リ、路寢ノ東廂堂ニ立チ、一人、冕ヲ戴キ、鉞ヲ執リ、路寢ノ西廂堂ニ立チ、一人、冕ヲ戴キ、戣ノ戟ヲ執リ、東序ノ階上ノ垂ニ立チ、一人、冕ヲ戴キ、瞿ノ戟ヲ執リ、西序ノ階上ノ垂ニ立チ、一人、冕ヲ戴キ、銳ノ兵ヲ執リ、北邊ノ側階上ニ立ツ。王麻冕云云ハ、乃チ嗣

言任重。因以託戒。

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群臣循大法。

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敍成王意。■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群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上宗曰。饗。

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

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酢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

几ヲ設ク、是成王國充ヲ養ヒ羣臣ヲ饗スルノ坐ナリ。西夾云云ハ、又路寢西邊夾室南嚮ノ處ニ、三重筍竹席ヲ數設シ、玄色ノ縚ヲ以テ紛雜シ、純ト爲シ、漆飾ノ仍几ヲ設ク、是成王親屬ヲ燕スルノ坐ナリ。越玉云云ハ、ココニ玉五重ヲ列シ、又各樣ノ寶器ヲ陳ス、赤削ノ刀、帝王ノ大訓ノ寶、大璧琬琰ノ玉ト、陳列シ西序ニ在リ、太玉、夷玉、天球ノ玉ト、河圖ノ寶ト、陳列シ東序ニ在リ、胤國制スル所ノ舞衣、大貝、長八尺ノ鼖鼓ハ、皆制作精巧ニシテ、文事ニ備フル者、陳シ西房ニ在リ、工人兌制スル所ノ戈、工人和制スル所ノ弓、共工垂制スル所ノ竹矢ハ、皆制作精巧ニシテ、武事ニ備フル者ハ、陳シ東房ニ在リ、皆世傳ノ器ニシテ、亦成王平日服御スル所ナリ。大輅云云ハ、又五輅ノ車ヲ陳設ス、玉飾大輅ハ、西ノ賓階ニ在リ、南面ス、金飾綴輅ハ、

弝鉏里反。戣音逵。○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弝。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尙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

麻冕蟻裳。入卽位。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illegible]隮牋西反。○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卽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閒。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illegible]太宗。宗伯也。形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

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 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

路寢ハ正寢ナリ。丁卯云云ハ、後三日丁卯、召公先ヅ史官ニ命ジ、册書及ビ册ヲ受ルノ法度ヲ作ラシム。越七日云云ハ、ココニ後七日癸酉、成王既ニ殯ス、伯相召公、士ニ命ジ、材木ヲ取リ、以テ喪事ノ雜用ニ供ス。狄設云云ハ、是ニ於テ下士狄人ニ命ジ、黼扆斧文ノ屏ヲ御坐ノ後ニ設ケ、又綴衣幄帳ヲ周圍ニ設ク、成王生存ノ儀ノ如クス。牖間云云ハ、路寢戸牖ノ間、南嚮ノ處ニ於テ三重ノ桃竹枝ノ篾席ヲ敷設シ、白黑ノ黼緇ヲ以テ緣純ト爲シ、華玉飾ル所ノ仍几ヲ設ク、是成王群臣ヲ朝見スルノ坐ナリ、純、ヘリナリ。西序云云ハ、又西序東嚮ノ處ニ於テ、三重青蒲ノ底席ヲ敷設シ、雜彩ノ綴緇ヲ緣純ト爲シ、文貝飾ノ仍几ヲ設ク、是成王聽事ノ坐ナリ、序ハヒサシナリ。東序云云ハ、又東序西嚮ノ處ニ、三重莞草ノ豐席ヲ敷設シ、畫緇ヲ純ト爲シ、彫玉飾ノ仍

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衞。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成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王衞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

相與ニ元子釗ヲ敬愼保護シ、能ク大ニ艱難ノ業ヲ濟ヘ。柔遠云云ハ、遠民ヲ懷柔シ、近民ヲ馴擾シ、四方以テ萬民ヲ撫シ、小大ノ庶邦ヲ安掌勸導シ、以テ諸侯ヲ御セ。思夫云云ハ、我思フ、夫ノ人ノ人タル所以ノ者ハ、聽恭收斂シ、自ラ其畏ルベキノ威ト、象ルベキノ議ヲ治メ、人タルニ愧ヅルナキノミ、爾必ズ輔佐シ、元子釗ヲ以テ非禮ノ幾微ニ冒犯進貢スル無レナリ。茲既云云ハ、茲ニ於テ羣臣既ニ顧命ヲ受テ退還ス、乃チ其設ル所ノ綴衣幄帳ヲ庭中ニ徹出ス、ココニ翼日乙丑、成王遂ニ崩ズ。太保云云ハ、太保君公奭、仲桓、南宮毛、二近臣ニ命ジ、爰ニ齊侯呂伋ニ、二具ノ干戈、虎賁ノ士百人ヲ以テ、往キ太子釗ヲ路寢ノ外ニ迎ヘ、延キ路寢南門ノ翼室ニ入レ、恤宅憂寢ノ宗主ト爲ラシメ、以テ繼體ノ人アリ、天位ノ已ニ定ルヲ示ス、

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音】篾莫結反。○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音】此旦夕聽事之座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

豐莞。彩色爲畫。彫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音】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來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閒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閒。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閒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刃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

ニ至リ命ヲ聽ク、芮彤畢衞毛ハ、皆國名ナリ、入テ公卿ト爲ル。王曰云云ハ、成王曰、嗚呼、我ノ疾已ニ大ニ漸進シ、惟危殆ニシテ病日ニ增臻シ、既ニ彌甚シサシテ留連ス、一旦遂ニ死シ、誓言ヲ出シ以テ我志ヲ嗣續スルヲ獲ザルヲ恐ル、玆予詳審ニ訓ヲ發シ、汝等ニ命ズル所以ナリ。昔君云云ハ、昔我先君文王武王相繼ギ、皆其德ヲ明ニシ、以テ其重疊ノ光輝ヲ宣著ス、故ニ能ク民ノ依麗スル所ヲ奠定シ、又教條ヲ陳列シ、以テ之ヲ開示ス、則周民服肆セザルナシ、服肆シテ違ハズ、用テ克ク殷邦ニ達シ、遂ニ大命ヲ我周ニ集ム。在後云云ハ、我承ケ後ニ在ルノ侗愚ナリ、然ルニ亦敬ヲ致シ、以テ天威ヲ迓ヘ、文王武王ノ大訓ヲ嗣守シ、敢テ昏昧逾越スルナシ。今天云云ハ、今天疾ヲ我身ニ降シ、殆ンド興起スル能ハズ、醒悟スル能ハズ、爾等庶幾フ明ニ是朕ノ言ヲ記シ、

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家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大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大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王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扆隱豈反。○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

チ變ジテ浮厚ニ歸セザルナシ、是ニ由リ允ニ能ク大猷ノ世ニ升ル、則惟予一人上ニ垂拱シ、多福ヲ膺受スルヲ得ン、其レ亦爾ノ休美ナリ、終ニ將ニ俱ニ永世ニ令辭アラントス、爾勉メザルベケンヤ。顧命ハ、成王將ニ崩ゼントス、羣臣ニ命ジ、太子康王ヲ立ツ、臨終ノ命ヲ顧命ト曰フ。惟四月云云ハ、史臣記ス、惟成王存位三十七年四月哉生魄十六日、成王疾ニ感ジテ懌バズ。甲子云云ハ、甲子日ニ至リ、成王病勢愈〻重シ、群臣ニ命ジ、太子ヲ輔導セント欲シ、乃チ疾ヲ力メテ起キ、水ヲ以テ手ヲ洮盥シ、面ヲ頮洗ス、左右扶相ノ人、被スルニ袞冕ノ服ヲ以テス、然ル後玉几ニ憑リ、以テ命ヲ發ス。乃同云云ハ、乃チ同ク太保兼冢宰召公奭、司徒芮伯、宗伯彤伯、太師兼司馬畢公、司寇衞公、太傅兼司空毛公、及ビ宿衞ノ官、師氏虎臣、百官ノ尹ト、諸御事ノ臣ヲ召シ、總テ前

爲周。成其大命。【蔡】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敎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敎。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蔡】侗音同。○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勤德政。【蔡】釗音昭。○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蔡】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蔡】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擧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擧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擧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絶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

人各能アリ、不能アリ、全備ヲ一夫ニ求責スルナカレ。必有忍云云ハ、輕躁ノ人ハ、事ヲ圖ルニ足ラズ、必ズ堅忍ノ氣アリ、其レ乃チ事ニ於テ濟ルアリ、淺狹ノ人ハ、衆ヲ畜フニ足ラズ、寬容ノ量アリ、然ル後其德乃チ廣大ナリ。簡厥云云ハ、職業ニ修ト不修トアリ、爾當ニ其能ク職業ヲ修ムル者ヲ簡別スベシ、亦當ニ其或ハ修スル能ハザル者ヲ簡別スベシ、行義ニ良ト不良トアリ、爾其良善者ヲ進用シ、以テ其或ハ良善ナラザル者ヲ倡率セヨ。惟民云云ハ、惟民ノ生スル、其性原ト淳厚ナリ、只外物ノ引誘ニ因リ、遂ニ其遷ス所ト爲リ、澆薄ニ趨ク者アリ、且民ノ常情、上ノ命令スル所ニ違ヒ、而其喜好スル所ニ從フ、如シ命スル所、其好ム所ニ反スレバ、則從ハシムル能ハズ、爾若シ克ク其五常ノ典ヲ敬ミ、身實ニ其德ニ在レバ、是乃百姓感發シ、其澆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音桃。頮音悔。○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

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彤音同。○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

必ズ寛厚ニシテ節制アリ、必ズ從容トシテ以テ和セヨ。殷民云云ハ、下都ノ殷民、刑辟ニ在リ、未ダ決斷セズ、予刑辟ヲ加フベシト曰フモ、爾惟我意ニ從テ刑辟ヲ加ル勿レ、予赦宥スベシト曰フモ、爾惟亦我意ニ從ヒテ赦宥スル勿レ、須ラク惟其輕重ヲ權リ、其中ヲ致スベシ。有弗著云云ハ、若シ強梗ニシテ、汝ノ政令ニ順ハズ、昏昧ニシテ、汝ノ敎訓ニ化スル能ハザル者アレバ、則刑ヲ加ヘザルベカラズ、但一人ヲ刑辟シテ、千萬人ヲ戒メ、以テ罪辟ヲ止ムベキ、乃チ從テ之ヲ刑辟スベシ。狃于云云ハ、又姦宄ニ狃習スルト、綱常ヲ毀敗シ、風俗ヲ壞亂スル者トアル、此三者、其犯ス所細小ナレドモ、其關係甚ダ重シ、之ヲ赦宥スベカラズ。爾無云云ハ、爾ノ治ル所、其頑愚訓化ヲ聽カザル者ヲ忿怒疾惡スルナク、須ラク優游迫ラズ、開導勸化スベシ、

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疏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

顧命。實命羣臣。敍以要言。疏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倡率スル、惟風ノ如シ、下民ノ之ヲ觀望聽從スル、惟草ノ風ニ偃ス如シ。

謀厥政云云ハ、凡ソ其政事ヲ圖謀スル、或ハ艱難ノ心ヲ以テ之ニ處セザル莫シ、事當ニ廢スベキアリ、當ニ興スベキアリ、但須ラク出入反覆、爾師衆ニ自リ其可否ヲ虞ルベシ、若シ衆庶ノ言論皆同ケレバ、則當ニ自ラ紬繹シテ、之ヲ深思スベシ。

爾有云云ハ、爾其レ事ニ切ナルノ嘉謀、道ニ合フノ嘉猷アレバ、則先ヅ入テ爾ノ君ニ内ニ告ゲ、隱匿アル勿レ、爾乃チ又之ニ外ニ將順シ曰ヘ、凡ソ斯嘉謀斯嘉猷、都テ是我君ノ盛德ト、嗚呼若シ臣人タル者、咸ナ是ノ如クナレバ、則惟其忠良ノ德ニシテ、顯名ヲ失ハザル哉。

王曰云云ハ、成王又曰、君陳、爾惟必ズ斟酌變通シ、以テ周公遺ス所ノ丕訓ヲ弘拓セヨ、權勢ニ依リ以テ威虐ヲ作ス無レ、公法ニ倚リ以テ侵削ヲ恣ニスル無レ

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浸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纂】辟毘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敎。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纂】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敎。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纂】狃女九反。○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人有頑嚚不喩。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纂】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纂】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

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纂】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

德ヲ懷慕ス、爾其レ往キ、當ニ汝ノ司ル所ノ職事ヲ愼守シ、玆其前日行フ所ノ常法ニ率循シ、懋勉シテ以テ周公ノ舊訓ヲ昭明スベシ、則惟下都ノ民、其レ翕然ト乂治セン。我聞曰云云ハ、我聞ク周公曰、凡ソ至治隆盛ナレバ、自然和氣薰蒸シ、馨香發越、將ニ神明ヲ感格スベシ、然ルニ祭祀ノ黍稷、此馨香アルニ非ズ、乃チ是人明德アリ、身心ニ蘊シ政事ニ施シ、然ル後惟馨香發聞シ、以テ神明ヲ感格スベシ、爾庶幾フ是周公ノ猷訓ヲ用ヒ惟終日孜孜シ、敢テ一毫モ逸豫怠惰スルアル無レ、己ガ德克ク明ナル、神明ナレドモ且感格ス、況テ殷民化ニ從ハザル者アランヤ。凡人云云ハ、凡ソ常人ノ情未ダ聖人ヲ見ザル時、其心嚮慕シ、見ル克ハザル者ノ若シ、既ニ聖人ヲ見ル、亦志氣惛惰シ、聖人ノ行フ所ニ遵由スル克ハズ、爾君陳、其レ戒メヨヤ、爾民ノ上ニ居リ、鼓舞

克由聖。 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艸。 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愼。纂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纂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纂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擧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擧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〇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汝爲政。當聞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敎之治。纂從

リ、謹マザルベケンヤ。王曰云云ハ、成王曰、嗚呼、上ハ三事大臣ヨリ、下ハ大夫諸臣ニ及ビ、當ニ爾ノ有官ヲ敬謹シ、爾ノ有政ヲ整治シ、以テ汝ノ君ヲ佑助シ、永ク天下ノ兆民ヲ康濟スベシ、萬邦ノ廣キ惟親附愛戴シ、我周ヲ厭斁スルノ心ナキヲ庶幾ス。

君陳、君陳ハ臣ノ名ナリ、周公薨ズ、成王君陳ニ命ジ、代リ下都洛邑ヲ治メシム、是其策命ノ詞ナリ。

王若曰云云ハ、史臣記ス、成王君陳ニ告グ、此ノ若ク曰、君陳、惟爾令善ノ德アリ、親ニ事ルニ孝ヲ以テシ、長ニ事ルニ恭ヲ以テス、惟能ク親ニ孝ニ、兄弟ニ友ナル、必ズ克ク君ニ忠シ、民ヲ愛シ、之ヲ有政ニ施シ、敎化大ニ行レ、風俗淳美ナラシム、故ニ爾ニ命ジ、茲東郊下都ノ民ヲ尹治セシム、敬メヤ。

昔周公云云ハ、昔周公ノ下都ヲ治ムル、萬民ニ師保ト爲リ、敎戒愛養ス、是ヲ以テ萬民其

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敎訓之。○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愼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敎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敎。惟民其治。○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敎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敎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擧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一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閒。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擧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擧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閒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苶。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

節スベシ、惟當ニ實德ニ出テ、爾ノ僞ヲ事トスル無ルベシ、其德ヲ作スル誠實ナレバ、此心安逸ニシテ、日ニ休美ヲ著ハス、若シ假リニ恭儉ヲ爲シテ、僞ヲ作セバ、此心勞苦シテ、日ニ拙陋ヲ見ハス。居寵云云ハ、寵榮ノ地ニ居ル者、當ニ危辱ノ禍ヲ思念スベシ、位高クシテ志卑ク、祿厚クシテ志約ニシ、惟敬畏ヲ致サザル所ナシ、乃チ名譽ヲ保ツヲ得、若シ敬畏スル能ハザル、驕侈ニシテ必ズ危辱畏ルベキノ中ニ入リ、祿位保スベカラズ。推賢云云ハ、爾大臣タル者、能ク賢德ノ人ヲ推薦シ、才能ノ人ニ遜讓スレバ、則小臣庶官乃チ協和シテ爭ハズ、若シ大臣賢ヲ蔽ヒ能ヲ害スレバ、則庶官亦和セズ、朝廷政事必ズ厖亂スルニ至ラン、其舉用スル所ノ人、果シテ能ク其官ニ負カザレバ、則惟卽チ爾ノ能ナリ、若シ舉稱スル所、其人ニ非ザレバ、則惟卽チ爾ノ其任ニ勝ヘザルナ

惟無斁。 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〇辟必益反。斁音亦。〇三事。卽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愼氏來賀。

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愼之夷。亡。

周公在豐。 致政老歸。 將沒。欲葬成周。 己所營作。示終始念之。 公薨。成王葬于畢。 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

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幷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作君陳。 作書命之。

君陳。 臣名也。因以名篇。〇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

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 惟孝。友于兄弟。克

ヲ當代典常ヲ以テ、之ガ師法ト作スベシ、喋喋利口ヲ以テ、輕易更改シ、其官守ヲ亂ル無レ、苟モ事若シ疑ヲ蓄ヘテ斷ゼザル、反テ其謀爲ヲ敗ル、心若シ怠忽シテ謹マザル、必ズ其政事ヲ荒廢ス、若シ肯テ古法ヲ學バザレバ、則政理通セズ、墻ニ面シテ立ツ如シ、目見ル所ナク、事ニ莅マシムル、惟必ズ擧錯煩擾ニシテ、豈國家ノ務ヲ辨ゼンヤ。

我爾云云ハ、又申テ爾在朝ノ卿士ヲ戒ム、若シ事功崇高ヲ欲ス、須ラク惟志ヲ立ツベシ、職業廣大ヲ欲ス、須ラク惟勤力スベシ、又須ラク事ニ臨ミ、惟克ク剛果決斷スベシ、乃チ事成ルアリ、後日ノ難患ヲ貽スナシ。

位不期云云ハ、今爾卿士、居ル所ノ官既ニ崇ケレバ、則矜驕ヲ期セザレドモ、矜驕自ラ至ル、享ル所ノ祿既ニ厚ケレバ、則奢侈ヲ期セザレドモ、奢侈自ラ至ル、故ニ當ニ恭以テ己レヲ持シ、儉以テ用ヲ

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

恭儉惟德。無載爾僞。 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音載作代反。○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撟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音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

擧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所擧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擧非其人。惟亦汝之不勝其任。音推通回反。厖莫江反。○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擧也。所擧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擧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曁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

職ヲ述べ、又六年、諸侯再朝ス、十二年ヲ通ジ、王乃時ヲ以テ諸侯守ル所ノ地ヲ巡行シ、制度ヲ四岳ニ稽考ス、五服諸侯、各玉帛ヲ執リ、方岳ノ下ニ來朝ス、巡狩至ル所、每ニ諸侯ノ賢否ヲ詢察シ、大ニ黜陟ノ典ヲ明ニス。王曰云云ハ、成王又百官ヲ呼ビ、之ヲ訓戒シ曰、嗚呼、凡ソ我官守アルノ君子、皆當ニ汝司ル所ノ職事ヲ欽ミ、汝出ス所ノ號令ヲ愼ムベシ、號令ノ出ル、惟其必ズ行ハルルヲ欲ス、惟其壅逆シテ之ヲ反スルヲ欲セズ、然ルニ令ノ當否ハ、心ノ公私何如ヲ視ル、天下ノ公道ヲ以テ、一己ノ私情ヲ滅スレバ、則チ政令一出、萬民其レ必ズ敬信シテ之ニ懷服ス。學古云云、爾大小庶官、當ニ先ヅ古昔前代ノ成法ヲ學ビ、然ル後官ニ入リ、事ニ任ズベシ、國家事務ヲ議スルニ至リ、學ブ所ヲ把リ、以テ裁制斟酌スレバ、則其政乃チ條理アリ、迷紛ニ至ラズ、其爾又須

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愼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辨佞。亂其官。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勑六反。○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産鑄刑書。晉叔向議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淸。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都玩反。○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

シ、天子ノ六師ヲ統馭セシム、凡ソ犯正ノ徒アレバ、征伐シ以テ邦國ヲ平治ス。

司寇云云ハ、又司寇ヲ立テ、秋官卿ト爲ス、之ニ邦國ノ法禁ヲ掌管セシメ、姦慝ヲ窮詰シ、務テ其眞情ヲ得、暴亂ヲ刑戮シ、苟モ免ルルヲ得シメズ。

司空云云ハ、又司空ヲ立テ、冬官卿ト爲ス、之ニ邦國ノ土地ヲ掌管セシメ、以テ士農工商ノ四民ヲ居處シ、其所ヲ得シメ、氣候ニ順ヒ、以テ地利ヲ時ニセシム。

六卿云云ハ、六卿既ニ其職ヲ分チ、各其屬官ヲ率領シ、職ノ當ニ爲スベキ所ヲ盡ス、乃チ以テ九州ノ牧ニ倡ヘ、亦屬官ヲ率ヰ、化ヲ外ニ宣ブルヲ知ラシム、是ニ由テ政治修明ニシテ、阜厚以テ兆民ヲ化成ス。

六年云云、成王既ニ内ニ在ルノ臣ヲ訓迪シ、又外臣ヲ制馭スルノ法ヲ擧グ、如今定制六年毎ニ、五服諸侯一次來リ京師ニ朝會シ、各其

國之亂者。■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强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强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奸攻刼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敎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 五服。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五服。侯甸男采衞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

ニ此官職至重ナレバ、必ズ員ヲ備ヘズ、惟須ラク其道德全備ノ人ニシテ、此位ニ居ルベシ。

少師云云ハ、三公ノ下ニ又少師、少傅、少保ノ官ヲ立テ、是三孤ト曰フ、三公ニ佐貳シ、其經邦ノ化ヲ弘擴シ、以テ寅ミ天地ノ道ヲ明亮ニシ、以テ予一人ヲ輔弼ス。

冢宰云云ハ、又六卿アリ、其首ニ冢宰ヲ立テ天官卿ト爲ス、之ニ邦國ノ治道ヲ掌管シ、內外百官ヲ統攝セシム、四賢ヲ選ビ職ヲ分チ、四海ヲ平均スルヲ要ス。

司徒云云ハ、又司徒ヲ立テ、地官卿ト爲ス、之ニ邦國ノ教化ヲ掌管シ、敬ミ親義別序信ノ五典ヲ數カシメ、乃チ天下ノ兆民ヲ馴安ス。

宗伯云云ハ、又宗伯ヲ立テ、春官卿ト爲ス、之ニ邦國ノ典禮ヲ掌管シ、專ラ天神地祇人鬼ノ事ヲ整治セシム、又上下尊卑ノ等列ヲ調和ス。

司馬云云ハ、又司馬ヲ立テ、夏官卿ト爲ス、之ニ邦國ノ軍政ヲ掌管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

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音】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音】少失照反。○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卿稱大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音】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音】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音】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

虞舜ノ時、古典ヲ稽考シ、大小官職ヲ建立シ、其數百員ニ止マル、内ハ則百揆四岳アリ、以テ在朝ノ治ヲ總理シ、外ハ則州牧侯伯アリ、以テ四方ノ治ヲ總理ス、官數少ケレドモ、體統紊レズ、一切庶政都テ惟雍和シ、四方萬國咸ナ惟安寧ナリ、夏禹商湯ノ時、其宮ヲ建ツル、唐虞ニ比スレバ倍ヲ加フ、萬國亦克ク安寧ニ用テ乂マル、皆是明哲ノ王、其官ヲ建テ政ヲ立ツ、惟ニ其官ノ多少ナラズ、惟其人ヲ得ルニ在ルノミ。今予云云ハ、今予小子惟祇ミ德ヲ勤メ、夙夜ノ間、常ニ逮バザルヲ恐ル、只仰ギ惟前代唐虞夏商ニ承ケ、是之ニ若順シ、以テ其百官ヲ訓教啓迪ス。立太師云云ハ、今舊典ヲ參酌シ、垂テ定制ト爲ス、太師、太傅、太保ノ官ヲ立テ、茲惟三公ト曰フ、專ラ人主ト天人ノ道理ヲ講論シ、以テ邦國ヲ經綸シ、萬物其所ヲ得テ、陰陽ノ運ヲ和燮調理ス、然ル

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纂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衞。幷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擧。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纂治去聲。○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卽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敎。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纂倍薄亥反。○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

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行之。纂逮徒耐反。乂湯亥大計二反。○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周官ハ、成王在朝ノ百官ヲ訓迪スルナリ。
惟周王云云ハ、史臣記ス、惟我周ノ成王、萬邦ヲ撫臨シ、乃チ出テ侯甸臣服ノ國ヲ巡狩シ、又四面來庭セザル者ヲ征討シ、以テ其兆民ヲ綏定ス、是時ニ當リ、畿內及ビ侯甸男采衞六服ノ諸侯、皆大君ノ德意ヲ承順セザルナシ、是ニ於テ宗周鎬京ニ歸リ、在朝事ヲ治ルノ百官ヲ督正シ、各體統ニ遵ヒ、相侵越スルナカラシム。
王曰云云ハ、成王百官ヲ訓迪シ曰、古昔大猷有道ノ世ノ若キ、聖帝明王、惟治ヲ未ダ亂レザルノ前ニ制シ、邦ヲ未ダ危カラザルノ日ニ保ス、故ニ長治久安、永ク亂危ノ禍ナシ。
曰唐虞云云ハ、成王乃チ其事ヲ述テ曰、唐堯

尙書卷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爲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卽太師。保氏卽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閒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卽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

守スルヲ知ルベシ、今日ヨリ繼ギ以往、我其レ政務ヲ建立シ、其事ヲ立ツルノ公卿、法ヲ守ルノ準人、牧夫ノ常伯ニ於テ、我其レ當ニ克ク灼ニ其心ノ順フ所ヲ知ルベシ、而大ニ之ニ委任シ、乃チ治ヲ爲シ、我ガ受ル所ノ民ヲ相助シ、我ガ庶獄庶愼ノ事ヲ和調セシム、此時ハ則又戒メ小人ニ之ヲ讒間スルアラシムル勿レ。自一話云云ハ、必ズ須ラク念念此ニ在ルベシ、一話一言ノ間ヨリ、我ハ世終ニ成德ノ彥士ヲ思惟シ、以テ我受ル所ノ民ヲ乂メシムベシ。鳴呼予旦云云ハ、鳴呼」、予旦已ニ人ニ聽受スルノ徽美ノ言、禹湯文武ノ事ノ如キ皆孺子王ニ告グ、今日ヨリ繼ギ以後王、武王ノ文子、文王ノ文孫ヲ以テ、須ラク文武行フ所ノ事ニ效法スベシ、其レ庶獄庶愼ニ誤リテ、身ヲ以テ衆職ヲ侵越スル勿レ、惟須ラク職ニ當ルノ正人ニ、是專ラ之ヲ乂メシムベシ。自古商人云云ハ、古ノ聖君商人成湯ヨリ、亦我周ノ文王ニ及ビ、政ヲ立ツルノ道、其事ヲ立ツルノ任人牧夫準人三宅ノ官ノ如キハ、則皆克ク賢者ヲ簡擇シ、之ヲ其職ニ宅キ、又克ク之ヲ紬繹シ、以テ其用ヲ盡ス、茲乃チ能ク國家ヲ乂メシムル所以ナリ。國則云云ハ、故ニ古昔國家ヲ治ムル者ハ、則必ズ賢者ヲ用ヒ、以テ治功ヲ成ス、政事ヲ建立セント欲シテ、儉利小人ヲ用フルアルナカレ、儉人ノ行フ所、都テ德ニ順ハズ、若シ錯リ之ヲ用フル、是人君ニ光顯事業其世ニ在ルナカラシム、王今日ヨリ繼ギ、政事ヲ建立スル、其レ切ニ儉利小人ヲ用フル勿レ、其惟當ニ善人吉士ヲ舉ゲ、用テ國家ヲ補相スルニ勉勵セシムベシ。今文子云云ハ、今王、武王ノ文子、文王ノ文孫タリ、孺子ヲ以テ王位ニ即ク、凡ソ行フ所、當ニ我文武ニ法ルベシ、其レ下臣職ヲ侵シ、以テ庶獄ノ事ヲ錯誤スル勿レ、惟此責ヲ以テ專ラ有司ノ牧夫ニ任ズベシ。其克云云ハ、且夫レ戎兵以テ天討ヲ奉ズ、尤モ刑ノ大者ナリ、今王、其必ズ須ラク克ク爾ノ戎服兵器ヲ詰治シ、武備精明ナラシム、將ニ王威遠ク振ヒ、以テ大」禹疆理スル所ノ九州ノ跡ニ陸ルヲ見ントス、是ニ由リ威ヲ西方ニ加ヘ、旁ネク天下ニ行キ、以テ四海ノ表ニ至リ、畏懼警服セザルナク、益ヽ以テ文王ノ盛德耿光ヲ見ハシ、又以テ武王ノ洪業大烈ヲ揚ゲヨ。鳴呼云云ハ、鳴呼、今日ヨリ繼ギ、凡ソ我周家ノ後王、政事ヲ建立シ、其レ惟須ラク克ク常德ノ人ヲ用ヒ、專ラ任ズルニ三宅ノ事ヲ以テスベシ。周公若云云ハ、周公太史ヲ呼ビ、之ヲ告ゲ此ノ若ク曰、爾太史ト爲リ法ヲ執ル者、必ズ司寇蘇公ノ如クスベシ、昔武王ノ時、蘇忿生司寇ノ官ト爲リ、用テ爾由ル所ノ獄ヲ敬ミ、以テ我王國ヲ延長ス、爾太史ヲシテ茲ニ於テ式法ヲ取リ、愼ムアラシムレバ、則能ク輕重ヲ以テ條列シ、其中罰ヲ用テ、過不及ノ差ナキナリ、此ノ如クナレバ、則天下寃民ナクシテ、我王國ノ休美無窮ニ期スベシ。

ニ選用人ヲ得レバ、之ニ專任シ、敢テ自ラ庶言ノ出納、庶獄ノ聽斷、庶愼ノ修擧ヲ兼ネ治ムルナシ、惟有司ノ牧夫事ヲ管スル者ニ於テ、是其命ヲ用フルト、及ビ命ニ違ノ者トヲ訓勅スルノミ。

庶獄云云ハ、夫レ庶獄庶愼、文王特ニ身ヲ以テ之ヲ兼ネザルノミナラズ、亦敢テ心ヲ以テ茲ニ知ルナシ、其人ニ任ズルノ專ナル此ノ如シ、特ニ庶言ノ號令ハ君ニ出レバ、知ラザルベカラズ。

亦越武王云云ハ、亦我武王ニ及ビ、文王ノ惟天下ヲ敉安スルノ功烈ニ率循セント欲ス、故ニ敢テ其用フル所ノ義德撥亂反正ノ才アル者ヲ廢替セズ、文王ノ惟天下ヲ安ズルノ謀議ニ率循セント欲ス、故ニ其用フル所ノ容德休休樂善ノ量アル者ニ從ヒ、舊ニ仍リ信任ス、是以テ並ニ能ク此丕丕莫大ノ基業ヲ受ク。

嗚呼孺子云云ハ、嗚呼孺子成王、今天下ノ王ト爲ル、當ニ前業ヲ嗣

武王之大烈。

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疏】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處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尙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擧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疏】幷周家後主。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

順其事。幷告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

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此法有所愼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疏】此周公因言愼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幷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尙書卷第十

ノ伯アリ、卜祝巫匠、技ヲ執リ以テ上ニ事フルノ藝人アリ、表臣百司ノ外、司服ノ屬ノ若キアリ、大史以テ言動ヲ紀スルアリ、尹伯有司ノ長ト爲ルアリ、當時三宅侍御ヨリ、都邑庶官ニ至リ、皆常德ノ吉士アリ。

司徒云云ハ、其諸侯ノ官ハ、司徒邦教ヲ主リ、司馬邦政ヲ主リ、司空邦土ヲ主ルアリ、卿ノ貳ニ亞ト爲スアリ、卿ノ屬ニ旅ト爲スアリ。

夷微云云ハ、其王官ノ諸侯、四夷ヲ監スル者ハ、其夷國ハ、則微アリ、盧アリ、烝アリ、三亳アリ、又阪アリ、凡ソ此險阻ノ地、以テ諸侯ヲ封建セズ、皆尹アリ、以テ之ヲ治ム、皆人ヲ得テ以テ官使ト爲サザルナシ。

文王惟云云ハ、文王惟其三宅ノ心ヲ克クシ、之ヲ知リ之ヲ信ジ、乃チ克ク茲常事ノ常任、司牧ノ常伯ノ人ヲ立テ、用フル所ノ者、都テ是其俊有德ヲ克クスルノ君子ナリ。

文王罔云云ハ、文王既

職者爲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愼。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於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䟽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胸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利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䟽勱音邁。○自古爲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以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愼官人。䟽始言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擧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竝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

方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者。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

惟刑戮ヲ差倚シ、凶暴ヲ以テ德ト爲スノ人、之ト同ク其邦家ヲ治ム、故ニ上帝震怒シ、欽敬シテ之ヲ罰シ、乃チ我周ニ此諸夏ノ地ヲ有タシメ、商家受ル所ノ天命ヲ用ヒテ、奄ク天下萬姓ヲ甸治セシム、孔傳、受德ヲ紂ノ字ト爲ス。

亦越文王云云ハ、亦我周ノ文王武王ニ及ビ、克ク三有宅ノ心確然詑スベキヲ知リ、灼カニ三有俊ノ心的然用フベキヲ見ル、是ニ由リ此宅俊ノ臣ヲ以テ、敬ミ上帝ニ事ヘ、立テ民間ノ長伯ト爲ス。

立政云云ハ、蓋其政ヲ立ルノ官ハ、任人、準夫、牧夫ノ若キアリ、以テ此任事守法牧民ノ三大事ヲ作ス。

虎賁云云ハ、其侍御ノ官ハ、虎賁、綴衣アリ、又馬ヲ御スルヲ掌ルノ趣馬、小官ノ尹長、左右攜持僕御ノ人アリ、又内百司ノ司裘司服ノ屬アリ、庶府ノ内府太府ノ屬アリ。

大都云云ハ、其都邑ノ官ハ、大都ノ伯、小都

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敍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鳴呼。孺子王矣。

歎稚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

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愼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伐之。言不可復變。蔡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蔡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閒。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鳴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愼。其勿誤蔡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尙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

桀、其惡德ヲ逞ウシ、惟乃チ肯テ往昔先王三宅ニ任用スルノ事ヲ作サズ、是惟暴德ノ人ヲ任用シ、以テ亡ビテ後ナキニ至ル、孔傳、往任ヲ下句ニ屬ス。

亦越成湯云云ハ、獨リ夏禹ノミナラズ、亦商ノ成湯ニ及ビ、諸侯ヨリ陟リ天子ト爲リ、大ニ上帝ノ耿命ヲ釐治シ、乃チ博ク賢哲ヲ求メ、乃チ三有宅ノ官ヲ用ヒ、實ニ克ク其宅ク所ノ位ニ卽キ、其職ヲ曠ウセズ、曰テ三有俊ノオト爲ス所ノ者、亦克ク其俊ト爲ス所ノ德ニ卽キ、其名ニ浮ギズ、然ルニ又嚴敬思惟シ、行フ所ノ事、又大ニ以テ法式ト爲シ、實ニ克ク此三宅ノ位ニ居ル者ト、三俊ノ用ヲ待ツ者トヲ用フ、故ニ其商邑近處ニ在ルノ百姓、用テ其邑ニ協和ス、其四方ノ遠ニ在ル者、亦用テ大ニ準式シ、親ク成湯ノ德ヲ見ル如シ。

嗚呼其在受云云ハ、嗚呼其後世受ニ在リ、其德ノ暋暴ニシテ、三事大臣ニ任ズル者、乃チ

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閒。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蔡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愼之事。愼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是訓用違。

蔡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愼。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敕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愼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蔡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蔡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顚。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

ルヲ恤フル者鮮イ哉。古之人云云ハ、古ノ人、能ク恤ヲ知ルノ道ヲ迪行スル者、惟有夏ノ后大禹然リト爲ス、乃チ其時王室固ト已ニ大ニ競盛ナルアリ、然ルニ猶賢俊ノ士ヲ籲延シ、庶位ニ布列シ、以テ上帝ニ尊事スルノ實ヲ爲ス、然ルニ但君能ク然ルニ非ズ、大臣モ亦凡ソ羣臣皐陶ヲ稱スル九德ノ行アル者ヲ迪知忱恂シ、乃チ敢テ其君ニ告敎シ曰、拜手稽首シ、以テ吾王君タルノ道ヲ盡スヲ庶幾フ、夏臣又曰、此九德ノ人、用ヒ以テ汝事ニ任ズルノ官ヲ宅キ、汝民ヲ牧スルノ官ヲ宅キ、汝準ヲ守ルノ官ヲ宅ク、茲惟君タルノ道ヲ盡ク、若シ徒ニ之ヲ面貌ニ謀リ、用ヒ以テ大ニ德ニ訓順スト爲シテ、謬リ之ヲ信ジ、則汝以テ其人ヲ三宅ニ宅カン、茲乃チ三宅ノ宅、其人ヲ失ヒ、復義ヲ知ルノ民ナキナリ、孔傳、三宅ヲ三等ノ罪ト爲ス。桀德云云ハ、然ルニ夏

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蔡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愼擇其人。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蔡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愼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蔡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筮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衞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與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擧文武之初。以爲法則。蔡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敎。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擧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蔡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

遷ルベキノ初ナリ、爾若シ身ヲ和シ家ヲ睦スルニ敬スル克ハズ、猶叛亂ノ舊習ニ狃レバ、則自ラ誅戮ヲ致ス、我ヲ以テ殘忍ト爲シテ、怨尤スルアル無レナリ。

立政ハ、周公之ヲ作リ、以テ成王ヲ戒ムルナリ。

周公若曰云云ハ、史臣記ス、成王ノ初政、周公羣臣ヲ帥ヰ、戒ヲ王ニ進ム、之ヲ贊スル此ノ若ク曰、凡ソ我諸臣、當ニ拜手稽首シ、戒ヲ以テ位ヲ嗣ギ天子ト爲ルノ王ニ告グベシ、羣臣周公ノ贊ヲ用ヒ、咸ナ辭ヲ同ウシ、戒ヲ王ニ進メ曰、人君人ヲ用ル、尤モ當ニ謹ムベシ、王左右ノ臣、民ヲ牧スルノ常伯、事ニ任ズルノ常任、法ヲ守ルノ準人アリ、此三官、大臣ノ長、王ノ尊臣ナリ、又服器ヲ掌ルノ綴衣、射御ヲ執ルノ虎賁アリ、是近臣ノ長、王ノ親臣ナリ、皆任用ノ當ニ謹ムベキ所ノ者ナリ、周公曰、嗚呼休美ナリ、茲官、然ルニ其人ヲ得

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幷爲威虐。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乃惟衆。習爲過惡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暋音敏。奄衣檢反。○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

矜憫セントス、我有周モ亦惟其レ將ニ大ニ爾ニ介助賚錫シ、啓迪簡拔シ、王庭ノ上ニ在ラシメントス、庶幾フ爾ノ職事ヲ勉メ、以テ周家ヲ乂メバ、任服シ大臣ノ僚ニ在ルアレドモ至リ難カラズ。

王曰嗚呼云云ハ、成王曰嗚呼、殷ノ多士、爾若シ互ニ勸勉シ、我命ズル所ノ言ヲ忱スル克ハザル、爾モ亦則惟職ヲ盡シ、以テ上ニ享ル克ハザルナリ、則凡ソ洛邑ノ民モ、亦惟倣效シ曰、上ニ在ルノ人必ズ享セズト、爾乃チ只惟放逸シ、只惟頗僻シ、惟以テ大ニ帝王ノ命ニ違違スルアル、則惟殷多方ノ士、自ラ天ノ威ヲ探取シ、害ヲ身ニ構フ、我ハ則天ノ威罰ヲ致シ、爾ノ父母妻子ニ播遷蕩析シ、爾ノ鄕士ニ離隔逖遠セシメン。

王曰云云ハ、成王曰、我惟好ミ此ノ如クノ多誥スルナラズ、我惟祗敬シ、爾ニ告ルニ勸勉ノ命ヲ以テスルナリ。

又曰云云ハ、又曰、是惟爾宜ク過ヲ改メ善ニ

敎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音〕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敎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敍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卽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敎。不必自上敎下而後謂之敎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絶世無後。〔音〕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

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音〕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

ト同一委任スルアリ、爾等宜ク相體悉シ、反側偷惰シテ、民ヲ化スルノ梟事ヲ克クセザルアルナカルベシ。

自作不和云云ハ、心安靜ナラザレバ、則身自ラ和順ナラザルヲ作ス、爾惟其心ヲ和順セン哉、身安靜ナラザレバ、則爾ノ室和睦セズ、爾其身ヲ和順セン哉、是ニ由リ爾新邑ノ人、觀感シ、克ク昭明ナリ、則爾惟克ク汝ノ民ヲ化スル事ヲ勤ムルナリ。

爾尙云云ハ、爾多士、庶幾フ其心ヲ安綽シ、頑民凶德ヲ畏忌セス、民ニ臨ムノ際、亦則須ラク穆穆和敬ノ容ヲ以テ、汝ノ位ニ在リ、他ニ瞻仰シ、其悖逆ノ氣ヲ潛消セシムベシ、又克ク汝ノ邑ノ賢者ヲ簡閱シ、以テ其介輔ヲ謀レバ、則民ノ頑者、亦之ニ革化セン、何ゾ畏ルベキアランヤ。

爾乃云云ハ、爾殷ノ多士、乃チ是洛邑ヨリ、庶幾フ永遠ニ力ヲ竭シ、爾ノ田土ニ耕畋スルヲ得、此ノ如キハ、上天亦惟將ニ爾ニ畀與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纂】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愼。

用咸戒于王曰。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纂】綴朱衞丁劣二反。賁音奔。○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皐陶所謀者。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

能ハザルカ、爾等乃チ其天命ヲ輕屑播棄シテ信ゼザルカ、爾等乃チ叛亂シ、自ラ不典ノ事ヲ作シ、反テ正人ニ忱セラレテ、以テ當然ト爲スヲ圖ラント欲スルカ。我惟時云云ハ、我惟是其レ教誨シテ之ヲ告諭シ、戒懼シテ之ヲ要囚ス、已ニ再ニ至リ三ニ至ル、若シ今ヨリ以往、汝等我ガ爾ノ命ヲ降宥スルヲ聽用スル能ハズ、叛亂已マザルアレバ、我乃チ其レ當ニ大ニ之ヲ刑罰殛殺スベシ、此我有周君德ヲ秉持シ、肯テ康寧セズ、好ンデ嚴刑ヲ爲スニ非ズ、乃チ惟爾等自ラ凶逆ノ事ヲ爲シ、以テ其辜ヲ速クノミ。王曰云云ハ、成王曰、嗚呼、爾有方ノ多士、及ビ殷ノ多士ニ告諭ス、今爾等奔走シ、我ガ命ズル所ノ監官ニ臣服スル、一朝一夕ニ非ズ、茲ニ五祀ナリ。越惟有云云ハ、ココニ惟爾殷士ノ官職ヲ洛邑ニ受クル者、胥伯小大衆多ノ正ノ若キ、我監

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蔡〕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蔡〕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遠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蔡〕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蔡〕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眄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天惟レ用テ我文武ニ敎ハ、德業日ニ盛ナラシム、用テ休美ニ至ル、是ニ於テ簡擇付畀スルニ、殷ノ命ヲ以テシ、代テ天子ト爲リ、以テ爾多方ノ諸侯ヲ尹正スルナリ。

今我曷云云ハ、今我何ゾ敢テ喋喋多言以テ汝ニ誥ゲンヤ、我惟レ大ニ爾四國ノ民命ヲ降宥シ、其生ヲ保全セシム。

爾曷不忱裕之云云ハ、爾何ゾ誠忱寛裕ノ意ヲ以テ、爾多方ノ百姓ヲ安集セザルヤ、爾何ゾ夾輔介助シ、我周王ヲ保乂シ、以テ上天ノ定命ヲ安享セザルヤ、且爾等叛亂ス、宜ク法ニ據リ罪ヲ定ムベシ、今爾尚爾ノ宅舍ニ居リ、爾ノ田產ヲ畋スルヲ得、其恩德至厚ト謂フベシ、爾何ゾ我王室ニ順ヒ、以テ上天ノ新命ヲ熙廣セザルヤ。

爾乃廸云云ハ、爾四國ノ民、乃チ迪行スル所ノ事、屢〻安靜ナラズ、自ラ誅滅ヲ取ル、爾ノ心未ダ身ヲ愛スル所以ヲ知ラザルカ、爾等乃チ大ニ天命ニ安ンズル

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纂】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纂】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政。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其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偸惰。而不能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纂】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閲于乃邑謀介。【纂】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閲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汝能使我閲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

バ、則私意蔽塞シ、反テ昏愚ノ狂ト作ル、昏愚ノ狂、其資質陋ナルモ、克ク思念發憤ヲ加フレバ、則氣質變化シ、便チ通明ノ聖ト作ル、紂昏愚ナレドモ、改ムベキノ理アリ、故ニ天心未ダ遽ニ之ヲ絶タズ、惟五年ノ久シキ、之ヲ湯ノ子孫ニ須待寛暇シ、其圖ヲ改メ大ニ民主ト作ルヲ冀フ、然ルニ紂終ニ悟ラズ、一善行ノ念フベク聽クベキナシ、此天之ヲ棄ツル所以ナリ。

天惟求云云ハ、上天惟明主ヲ爾多方ニ求メ、大ニ警動スルニ災異譴告ノ威ヲ以テシ、商ノ必ズ亡ブルヲ知ラシメ、以テ其眷顧ヲ天ニ受クベキ者ヲ開發ス、惟爾多方ノ人、皆眷顧ヲ天ニ受クルニ堪フルナシ、此終ニ周ニ歸スル所以ナリ。

惟我周王云云ハ、惟我周ノ文王武王、仁心民ヲ愛シ、善ク旅衆ニ順承シ、政ヲ發シ仁ヲ施シ、克ク德ヲ用フルニ堪フ、惟レ以テ百神上天ノ事ヲ典ルベシ、上

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纂夾訖洽反。○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纂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訓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 至于再。至于三。 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卽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我敎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纂我惟是敎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

ク曰、爾多方ニ誥告ス、上天用テ有夏ヲ釋去スルニ心アルニ非ズ、亦上天用テ有殷ヲ釋去スルニ心アルニ非ズ、只是夏桀商紂、自ラ天ニ絶チテ滅亡ヲ取ルノミ。
乃惟爾辟云云ハ、乃チ惟爾ノ君商紂、爾多方ノ富庶全盛ヲ以テ恃ト爲シ、大ニ淫佚ヲ肆ニシ、私意ヲ以テ天ノ命ヲ圖謀シ、瑣屑紛沓、矯誣ノ辭アリ、安クニ亡ビザルヲ得ンヤ。
乃惟有夏云云ハ、乃チ惟其初メ有夏桀、其國政ヲ圖謀スル者、都テ是無道ノ事ニシテ、其國ヲ享ルニ集マラズシテ、其國ヲ亡スニ趨ク、故ニ上天是喪亂ヲ降シ、有商ノ邦ニ之ニ代ラシム。
乃惟爾云云ハ、乃チ惟爾商ノ後王紂、其君位ノ安逸ニ荒逸シ、凡ソ其國政ヲ圖謀スル者、都テ是穢惡怠惰シ、蠲潔シ以テ烝進セズ、故ニ上天是喪亂ヲ降シ、我周ニ之ニ代ラシム、
惟聖云云ハ、惟通明ノ聖、其資質美ナレドモ、省察念慮ヲ加フルナク

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纂】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禋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纂】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言德擧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纂】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擧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汝何不以誠信。行寛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

爾曷

克ク以テ爾多方ノ簡擇スル所ニ當ルニ足ル、因テ夏桀ニ代リ、民主ト作ル。

愼厥麗云云ハ、成湯其君道ノ依附スル所ヲ謹愼シ、乃チ其民ヲ勸勉ス、故ニ民悅服シ、成湯ヲ以テ儀刑ト爲シ、用テ能ク下ニ勸勉ス。

以至云云ハ、成湯ヨリ以テ帝乙ニ至リ、皆能ク家法ヲ遵守シ、其法ヲ明ニシ、其罰ヲ愼マザルナシ、故ニ亦克ク用テ其民ヲ勸勉ス。

要囚云云ハ、商家ノ先王、緊要ノ囚犯ニ於テ、必ズ其多罪ヲ殄戮シ、敢テ輕縱セズ、百姓亦克ク用テ勸ヲ爲シ、敢テ惡ヲ爲サズ、又其無辜ヲ開釋シ、虧枉ヲ致サズ、百姓亦克ク用テ勸ヲ爲シ、善ヲ爲スニ勉ム。

今至云云ハ、商ノ先哲王此ノ如シ、今一旦爾ノ君ニ至リ、乃チ爾全盛ノ多方ヲ以テ、坐シテ天命ヲ享ル克ハズ、滅亡ニ至ル、深ク憫ムベキナラズヤ。

嗚呼王若曰云云ハ、周公曰、嗚呼、成王此ノ若

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非天用弃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集萃也。享享邦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覬其克念。大

之ヲ恭敬ニ進メ、大ニ民ヲ寛舒スルナシ、亦惟有夏ノ民、貪忉忿懫スル者アレハ、則日ニ欽崇シテ之ヲ尊用シ、以テ夏ノ邑ヲ劓割戕害ス。

天惟時云云ハ、天惟是民主ト爲ルベキ者ヲ求メ、乃チ有殷ヲ眷顧シ、大ニ顯明休美ノ命ヲ成湯ニ降シ、之ニ民主ト爲リ、刑罰ヲ致シ、以テ有夏ノ國ヲ殄滅セシム。

惟天云云ハ、惟上天夏桀ニ畀ヘズ、罰ヲ降ス此ノ如キノ純大ナル者、乃チ惟爾多方ノ義民ヲ以テスト雖モ、都テ心ヲ推シ久任シ、多ク祿位ヲ享ルニ永クセシムル克ハズ、惟夏ノ恭敬スル所ノ多士、都テ貪叨酷暴ニシテ、大ニ治理ニ明達シ、以テ國家ノ民ヲ保安享有スル克ハズ、乃チ相與ニ惟其民ヲ虐害シ、士農工商ノ類、凡百爲ス所ニ至リ、都テ防礙アリ、大ニ民ノ依附スル所ヲ聞ク克ハズ。

乃惟成湯云云ハ、乃チ惟成湯、一德天ニ格リ、

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懫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蔡〕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愼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蔡〕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

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愼輔相。無不明有德。愼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蔡〕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上。要察四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蔡〕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蔡〕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結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憫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非天庸釋有殷。

〔蔡〕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

ノ命ヲ圖謀シ、肆ニ叛亂ヲ行ヒ、自ラ誅滅ヲ取リ、背テ永遠ニ寅敬シ、其祭祀ヲ保有スルヲ念ハズ、爾乃チ其覆轍ヲ踏マント欲スルカ。

惟帝云云ハ、惟在昔夏桀罪アリ、上帝乃チ災異ヲ降示シ、以テ夏桀ヲ格正譴告シ、恐懼脩省セシム、有夏桀、全然敬畏ヲ知ラズ、以テ大ニ其レ逸豫シ、肯テ其民モ憂慼ノ言アラズ、乃チ大ニ淫亂昏迷シ、終日ノ間、少シモ上帝ノ啓迪開導スル所ノ者ニ勤勉スル克ハズ、是ヲ以テ上帝震怒シ、天命之ヲ去ル、乃チ爾殷民ノ嘗テ聞ク所ナリ。

厥圖云云ハ、夏桀其レ上帝ノ命ヲ圖謀猜度シ、下民ノ依附シ、以テ衣食スル所ノ源ヲ開ク克ハズ、乃チ大ニ嚴刑峻罰ヲ降シ、以テ亂ヲ有夏ノ國ニ增崇ス、其因ル所ヲ究ムル、實ニ內嬖其家ヲ敗亂スルニ甲始ス、故ニ仁政ヲ行ヒ、善ク旅衆ニ承ル克ハズ、又大ニ惟自ラ

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疏叨他刀反。懫陟利反。○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懫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疏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爲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爲民王。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眞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以惟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能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疏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

惑シ偏側ノ言ヲ以テ、其守ル所ノ常度ヲ改變スルナカルベシ、此ノ如クナレバ、則予一人豈汝ニ於テ之ヲ嘉美セザランヤ。

王曰云云ハ、成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國ニ往ケヤ、朕告戒スル所ノ命ヲ荒廢棄墜スルナカルベシ。

多方ハ、成王奄ヲ伐チテ歸リ、多方ノ諸侯ニ誥グルナリ、

惟五月云云ハ、史臣記ス、惟成王位ニ即クノ明年、商奄又叛ス、乃チ親征シテ之ヲ滅ス、五月丁亥日、成王師ヲ班ス、奄國ヨリ來リ、宗周鎬京ニ至ル、諸侯皆來リ朝會ス。

周公曰云云ハ、周公成王ノ命ヲ傳ヘ曰、成王此ノ若ク曰、ココニ爾管蔡霍殷三國ノ民、幷ニ多方百姓ニ告グ、惟爾殷侯ノ尹正管理スルノ民、反叛常ナラズ、我惟殺戮ニ忍ビズ、大ニ爾衆人ノ命ヲ降宥ス、爾等宜ク知ラザルナカルベキナリ。

洪惟云云ハ、奄人大ニ惟私意ヲ逞ウシ、上天ニ

于宗周。是時鎬已封泰。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蔡】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蔡】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

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

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敢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道。

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

乃爾攸聞。

言桀之惡。乃汝所聞。【蔡】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道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

シ、爾ノ考蔡叔ノ王命ニ違背スル若キ無レ。皇天云云ハ、皇天人ニ於テ私親アルナシ、惟德アル是佑輔ス、下民ノ心常ニ向フナシ、惟恩惠ニ之懷服ス、人ノ善ヲ爲ス各同カラザレドモ、皆同ク治ニ歸ス、人ノ惡ヲ爲ス、各同カラザレドモ、皆同ク亂ニ歸ス、爾其レ之ヲ戒メヨヤ。愼厥初云云ハ、嚮ニ其民ニ臨ムノ初ニ戒愼スベシ、凡ソ行フ所ノ事、却テ其終ヲ思惟スレバ、其終以テ困窮セズ、其終ヲ思惟スル能ハザレバ、其終遂ニ以テ困窮ニ至ルノミ。懋乃云云ハ、當ニ汝ノ以テ功績ト爲ス所ノ者ヲ懋勉シ、汝四鄰ノ國ニ親睦シ、以テ王室ニ蕃屛シ、以テ兄弟ヲ和親シ、以テ小民ヲ康濟スベシ。率自中云云ハ、天下大中至正ノ理アリ、爾當ニ此中正ニ率循自從シテ事ヲ行フベシ、妄ニ聰明ヲ作シ、其舊章ヲ紊亂スルナカレ、當ニ汝ノ視聽ヲ詳ニシ、眩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作成王政。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爲此冊書。告令之亡。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

多方

衆方。天下諸侯。纂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幷興。卽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纂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衞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卽宮

處ヲ庶人ニ降シ、其爵祿ヲ削奪シ、三年齒錄セズ、罪尤モ輕キヲ以テナリ、其後蔡叔ノ子蔡仲、克ク常ニ德ヲ祗ミ、敢テ放縱セズ、周公乃チ擢テ以テ鄕士ト爲ス、蔡叔既ニ卒ス、乃チ命令ヲ成王ヨリ出シ、仲ヲ封ジ之ヲ蔡ノ地ニ邦シ、以テ蔡叔ノ後ヲ續ガシム。

王若云云ハ、周公成王ノ命ヲ以テ、蔡仲ニ告グ、此ノ若ク曰、爾小子胡、惟爾祖考文王ノ德ニ率循シ、爾ノ父蔡叔ノ行ヲ改易シ、克ク其當ニ行フベキ所ノ道ヲ謹愼ス、故ニ予爾ニ命ジ、東土ニ諸侯ト爲ス、爾今往キ汝ノ封ゼラルル所ノ國ニ卽キ、之ヲ敬セヨヤ。

爾尙云云ハ、爾庶幾フ前人ノ罪愆ヲ掩蓋スル者、惟忠ヲ盡シ孝ヲ盡スニ在ルノミ、爾乃チ當ニ前人ノ成迹ニ超邁シ、其身ヨリシテ基ヲ起スベシ、克ク勤勵シ、敢テ懈怠アルナク、以テ憲法ヲ汝ノ後世子孫ニ垂レ、當ニ汝ノ祖文王ノ彝訓ニ率循スベ

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愼其微。爾其戒哉。【蔡】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愼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蔡】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屛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康濟小民。【蔡】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屛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辨。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蔡】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蔡】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難ク、及ビ斯民ノ賴ルナキヲ憂憫スルナリ。公曰云ハ、周公曰、嗚呼君奭、惟汝乃チ能ク周ク民德ノ向順ノ故ヲ知ル、今日民尤怨ナキ、固ト亦其初ヲ能クセザルナシ、然ルニ其終ヲ思惟スレバ、則汝其祗ミ茲言ニ順ヒ、今ヨリ以往、益〻敬愼、用テ治ヲ圖ル可キナリ。蔡仲ノ命ハ、蔡ハ國ノ名、仲ハ字ニシテ、名ハ胡ナリ。惟周公云云ハ、史臣記ス、初メ武王崩ズル時、成王尚幼ナリ、惟周公天官冢宰ニ位シ、百工ヲ統正ス、是時ニ當リ、羣叔紂ノ子武庚ヲ商ノ舊都ニ監ス、主少ク國疑フヲ以テ、商人ノ靖カラザルニ乘ジ、遂ニ無根ノ流言ヲ造作シ、周公ヲ謗毀ス、因テ相與ニ叛亂ヲ爲ス、周公既ニ命ヲ奉ジ征討シ、乃チ誅辟ヲ管叔鮮ニ商ノ舊都ニ致ス、其首惡タルヲ以テナリ、蔡叔度ヲ中國ノ外郭鄰地方ニ幽囚シ、只車七乘ヲ以テ之ニ隨フ、罪稍輕キヲ以テナリ、霍叔

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閒。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釁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纂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惡。所以爲惟忠惟孝。 **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迹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言當循文武之常敎。以父違命。爲世戒。纂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

ル、我ト汝ト二人ニ在ルノミ、汝其心ニ契合スルアレヤ、汝乃チ言ヒ曰フ、亦是二人ニ在リト、則上天休美ノ命滋〻至ル、惟是二人負荷ニ勝フル能ハザルヲ恐ル、其レ汝盈滿ヲ以テ懼ト爲セバ、則當ニ克ク其君ヲ輔クルノ德ヲ敬シ、後才ノ民ヲ明揚シ、他日汝ニ在テ、後人ニ丕盛ノ時ニ推讓スベシ。

嗚呼篤棐云云ハ、嗚呼同心協力、君ヲ棐輔スルニ篤厚ナル者、是我ト汝ト二人、我用テ克ク天命ヲ保固シ、今日ノ休美ニ至ル、然ルニ我ト汝ト、皆當ニ夙夜黽勉シ、共ニ文王ノ功業ヲ倦怠セザルニ成スベシ、努メ德澤大ニ斯民ヲ覆冒シ、海隅出日ノ地ナレドモ、人ニ却テ我周家ニ率從臣服ナカラシメ。然ル後文王ノ功成ルヲ言フベシ。

公曰君云云ハ、周公曰、君奭、予前ニ汝ニ誥グル者、豈是理ニ順ハズ、却テ玆ノ若ク多誥センヤ、予惟用テ天命保チ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纂〕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蔡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敍當在洛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爲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纂〕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

拳拳汝ヲ留ムル者、後人ヲ以テ、迷惑シテ道ヲ失ハシムルヲ欲セザルニ在ルナリ。

公曰前人云云ハ、周公曰、我昔汝ト武王ノ顧命ヲ受ク、當時前人武王、汝ノ腹心ヲ敷布シ、乃チ悉ク汝ニ命ジ、三公ノ位ニ居リ、汝ニ下民ノ準極ト作ラシム、且曰、嗣王幼沖ヲ以テ位ニ在リ、汝當ニ明白勗勉シ、孺子王ニ配偶シ、之ヲ輔弼スル、彼此相亶信スルニ在リ、以テ茲大命ニ乘載スヘシ、當ニ文王ノ舊德ヲ追惟シ、大ニ此無疆ノ憂恤ヲ承受スベシト、今汝之ヲ去ル、如何ゾ可ナランヤ。

公曰君云云ハ、周公曰、君奭、今汝ニ告グルニ朕ノ允誠ヲ以テス、太保奭、其レ汝克ク敬愼シ、予ノ言ヲ以テ、殷紂ノ喪亡大否ニ監觀シ、大ニ我上天威命ノ畏ルベキヲ念ヘ。

予不允云云ハ、今予允ヲ人ニ取ルニ足ラズシテ、惟茲ノ若ク汝ニ誥ゲンヤ、予惟曰、今君ヲ輔ケ、其業ヲ襄成ス

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案】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敎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案】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敍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案】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愼終。

祇若茲。往敬用治。

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案】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遺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津涯ヲ知ラザル若シ、豈能ク獨濟ランヤ、予往キ汝奭ト、同心協力、其レ共ニ濟リ、文武ノ業失墜ニ至ラザラシムベシ、蓋嗣王少子幼沖、已ニ位ニ卽ケドモ、未ダ曾テ位ニ在ラザルニ同ジ、正ニ賢臣ノ夾輔ニ賴ル、汝大ニ此ヲ以テ我旦ノ責ト爲シテ去ルヲ求ムル無レ、若シ汝迹ヲ收テ退キ、肯テ勗勉シ、我及バザル所ヲ助クルナキ、則耉老造成ノ德民ニ降ラズ、我ハ則郊ニ在ルノ鳴鳳、正ニ其聲ヲ聞クヲ得ザラントス、矧テ其レ能ク天休ヲ感格スルコトアリト曰ハンヤ。

公曰嗚呼云云ハ、周公曰、嗚呼、君奭、大ニ其レ宜ク茲ニ監視スベシ、蓋我周ノ文武、大ニ天命ヲ受ケ、萬世ノ業ヲ開ク、固ト疆リナク惟休美ナリ、然ルニ文武ノ積累締造、亦大ニ艱難ナリ、則維持保守スル、我二人ノ責ナリ、今君ニ告グ、乃チ宜ク寬裕スル所以ノ道ヲ謀ルベシ、狹隘去ルヲ求ムル勿レ、故ニ我

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蔡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弁力一心。以載大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之誠信。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

蔡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其汝能敬行德。明我

民ヲ愛スルノ心アリト雖モ、修和ノ德澤降リ國人ニ及ブナキナリ。亦惟純佑云云ハ、亦惟天意純一ニシテ、以テ文王ヲ佑助ス、故ニ此明德ヲ秉持スルノ賢臣ヲ生ジ「其踐迪著實ニ、上天ノ威命ヲ曉知シ、乃チ惟心ヲ同ウシ、是只文王ノ德業ヲ昭顯スルヲ要シ、開層啓迪シ、其德上ニ著見シ、下ニ覆冒シ、以テ上帝ニ升聞スルヲ致サシム、惟是遂ニ有殷ノ命ヲ受クルカナ。武王云云ハ、武王ノ時、虢叔死スレドモ、閎夭等惟茲四人、又能ク力ヲ協セ、庶幾フ武王ヲ導迪シ、天祿ヲ膺有シ、其後遂ニ武王大ニ上天ノ威命ヲ奉將シ、商ヲ伐チ、其周ト敵ヲ爲ス者ヲ劉殺スルニ及ビ、惟茲四人、又力ヲ竭シ、用テ武王ノ德ヲ昭顯シ、惟天下ニ覆冒シ、大ニ盡ク武王ノ靈德ヲ稱頌セシム。今在予云云ハ、今王業艱難、幼沖位ニ在リ、予小子旦ニ在リ、朝夕憂懼シ、大川ヲ游グ者、

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擧行其德。【蔡】單與殫通。稱平聲。○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尙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

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斂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蔡】且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救之。【蔡】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鎭定。辛甘燥濕。欲其調

スルニ及ビ、平格ノ臣以テ天命ヲ維持スルナシ、故ニ天之ニ罰ヲ降シ、驟カニ滅亡ノ威ニ遭フ、今汝其レ汲汲ト去ルヲ求ムルナク、勉メテ周家永久ノ念ヲ爲シ、我周ニ平格ノ臣アラシメバ、則上天必ズ凝固ノ命アリ、其治效、亦赫然ト我新造ノ邦ニ明著ス。

公曰云云ハ、周公曰、君奭、在昔商紂無道、上帝災割ヲ商家ニ降ス、而我寧王ノ德ヲ申重勸勉シ、其レ遂ニ此重大ノ命ヲ其躬ニ集メテ天下ヲ有ツ、

惟文王云云ハ、然ルニ天命ヲ基スル、實ニ文王ニ由ル、惟文王庶幾フ克ク我周家有ツ所ノ諸夏ヲ修治燮和スルモ、亦惟當時佐命ノ臣、此ノ若キ虢叔アリ、此ノ若キ閎天アリ、此ノ若キ散宜生アリ、此ノ若キ泰顚アリ、此ノ若キ南宮括アリ。

又曰云云ハ、周公又曰、虢叔等五大臣ノ若キ、能ク茲ニ往來奔走シ、勉メ尋常ノ教ヲ導迪宣布スル無クバ、則文王

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閎。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

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顚。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蔡〕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顚。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卽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蔡〕蔑莫結反。○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蔡〕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

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ク惟茲臣タルノ道ニ率循シ、忠ヲ匡輔ニ效タシ、陳列スベキノ功アリ、用テ能ク有殷ヲ保ス、故ニ有殷郊天ノ禮、其先王功德アリテ已ニ陟ル者、皇天ニ配享シ、國祚ハ則多ク年所ヲ歷テ、六百ノ久アリ。

天惟純佑云云ハ、商家六臣君ヲ輔クルアリ、此上天惟純一眷佑ノ命ニ因リ、許多賢才ヲ生ズ、則商家充實シ、才ニ乏キノ患ナシ、內ハ則百官ノ著姓ト、王人ノ微者ト、其德ヲ秉持シ、明ニ其恤ヲ致サザルナシ、外ハ則微ニシテ小臣ト、王ノ藩屛ト爲ル侯甸諸侯ト、矧テ奔走服役ス、惟茲ノ故ニ、惟德是擧ゲ、用テ其君ヲ輔乂ス、故ニ人君一人四方ニ事アレバ、龜ノト著ノ筮ノ若ク、天下ノ人是孚信セザル者ナシ。

公曰君奭云云ハ、周公曰、君奭、天命至公、必ズ其大臣天ニ至平通格スル者ニ壽ス、伊尹以下六臣、皆平格ノ實アリ、能ク有殷ヲ保ス、殷王紂天位ヲ繼嗣

先王終以德配天。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殷禮配天。天惟大佑助其王命。
而享國長久也　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　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
臣且憂得人。　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藩屛侯甸之服。小
則大臣可知。　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不皆奔走惟此王事。惟有
德者擧用。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
治其君事。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德。故有事於四方。而
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蔡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是也。稱擧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
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
外之小臣。與夫藩屛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擧。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
龜之卜。如著之筮。天
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
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
邦。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
矣。蔡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閒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
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
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
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
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
以受命。蔡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

意ヲ申ネ曰、天ノ予奪信ズベカラザレドモ、我ニ在リテ當ニ盡スベキノ道アリ、今惟寧王武王ノ德ヲ延長シ、上天ニ以テ文王受ル所ノ命ヲ釋捨スベカラザラシムルニ在ルナリ。公曰云云ハ、周公曰、君奭、公ノ汲汲ト去ルヲ求ムル、其レ未ダ商ノ諸臣ヲ聞カザルカ、我聞ク、在昔商ノ先王成湯既ニ命ヲ受ケ、天子ト爲ル、其時ニ當レバ、則此ノ若キノ伊尹アリ、成湯ヲ輔佐シ、其德治皇天ニ格至ス、太甲ニ在リ、其時ハ則伊尹保衡ノ官ニ在リ、能ク王躬ヲ保護ス、太戊ニ在リ、其時ハ則此ノ若キ伊尹ノ子伊陟ト、臣扈トアリ、兩人夾輔シ、上帝ノ心ヲ孚格シ、又巫咸アリ、亦能ク王家ヲ保乂ス、祖乙ニ在リ、其時ハ則此ノ若キ巫咸ノ子巫賢アリ、武丁ニ在リ、其時ハ則此ノ若キ甘盤アリ、皆能ク其君ヲ輔佐ス、君何ゾ之ヲ思ハザル。率惟茲云云ハ、伊尹ヨリ甘盤ニ至ル六臣、能

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爲天子。蔡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蔡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卽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閒。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偏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僭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蔡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

テ上帝眷顧ノ命ニ安寧シテ、而永遠ニ天威ノ畏ルベキヲ念フ、我民ノ尤怨背違ナキノ時ニ於テセザルナラズ、蓋天命人心ノ去就、惟人ニ在ルノミ、今君去ルヲ求メ、我後嗣子孫ニ在テ、人ノ輔助スルナク、大ニ上天下民ヲ恭敬スル克ハズ、前人文武ノ光明ノ德ヲ遏絕佚墜セシム、君豈退老シ家ニ在リ、治亂ヲ知ラザルニ付スベケンヤ。天命不易云云、且上天ノ命易カラザル者アリ、蓋天命常ナシ、或ハ予ヘ或ハ奪フ、實ニ據テ諶信ト爲シ難シ、凡ソ繼世ノ君、乃チ其命ヲ墜失スル、只賢臣輔佐ナキニ因リ、經歷踐行シ、以テ前人恭敬光明ノ德ヲ嗣續スル克ハザルナリ。在今云云ハ、在今予小子旦、克ク格心ノ術、以テ吾君ヲ匡正スルニ足ルアルニ非ズ、凡ソ開迪スル所、惟前人文武光大ノ德ヲ以テ、我沖子ニ施付セシムルノミ。又曰云云ハ、周公又前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蔡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愼。

嗣前人恭明德。蔡諶時壬反。○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成王。蔡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大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

天不庸釋于文王

君奭ハ、奭ハ召公ノ名、君ハ之ヲ尊ブノ稱ナリ。
周公若曰云云ハ、史臣記ス、成王ノ時、召公太保ト爲ル、自ラ盛滿居リ難キヲ以テ、意老ヲ告テ歸ラント欲ス、周公之ヲ留メ、此ノ若ク曰、召公君奭。
弗弔云云ハ、爾功成リ身退ク、固ト人臣自ラ靖ズルノ常、君ヲ輔ケ天ニ奉ズ、尤モ大臣國ニ徇フノ義ナリ、昔殷紂無道、上天弔恤セズ、喪亡ヲ殷邦ニ降シ、殷既ニ其天命ヲ失墜ス、是ニ於テ我有周既ニ之ヲ受ケ、以テ天下ヲ有ツ、然ルニ天命常ナシ、故ニ我敢テ我周既ニ天命ヲ受ク、其基業永ク休美ニ孚シ、無窮ニ保スベシト曰フヲ知ラズ、若シ天果シテ周ノ忱ヲ棐ケ、眷佑已ムナキ、我亦敢テ其又將ニ失墜シテ、終ニ不祥ニ出ント曰フヲ知ラズ。
嗚呼君已曰云云ハ、嗚呼、君前ニ已ニ曰、王ヲ輔ケ以テ小民ヲ誠ラグ、是我ノ責ト、豈唯君ノミナランヤ、我亦敢

尚書卷第十

周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蔡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蔡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 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蔡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

シテ王ト爲ルト爲シ、乃チ民間ニ逃レ、舊シク小人ト爲リ、艱苦チ經歷ス、其後作テ位ニ即ク、爰ニ小人ノ依ル所、全ク稼穡ニ在ルチ知ル、此ニ因リ能ク衆庶ノ民チ保安惠養シ、又敢テ鰥夫寡夫等チ輕侮セズ、尤モ憐恤チ加フ、故ニ祖甲ノ國チ享ル三十有三年ナリ、孔傳ハ、祖甲チ以テ太甲ト爲ス、辨蔡傳ニ詳カナリ」。

自時厥後云云ハ、是三宗ヨリ其後立テ王ト爲ル者、都テ富貴ニ生長シ、生ハ則安逸ニ就ク、惟其生ハ則安逸ニ就キ、嘗テ民間稼穡ノ艱難アルチ知ラズ、又嘗テ小人經營拮据ノ勞チ聞カズ、惟耽樂聲色ニ之レ從ヒ、性チ伐リ生チ喪フ、是三宗ヨリ其後、亦或ハ克ク壽耇チ享有スルナシ、其在位遠ハ或ハ十年、或ハ七八年、近ハ或ハ五六年、或ハ四三年、憂勤者ハ必ズ壽ニシテ、縱慾者ハ必ズ夭スルナリ」。

周公曰云云ハ、周公曰、嗚呼、其亦惟我國ノ先代肇テ王迹チ基スル者太王アリ、其王家ニ勤ムル者王季アリ、此二祖都テ盛德アリ、其心克ク自ラ謙抑謹畏シ、上ハ天命チ嚴ニシ、下ハ民嵒チ顧ミ、以テ無逸ノ實チ盡クス」。

文王云云ハ、我皇考文王、又深ク稼穡ノ艱難チ知リ、其服用スル所ノ者チ卑ウシ、皆裁損簡約シ、只是民チ安[illegible]ルノ康功ト、民チ養フノ田功トニ即キ、法令ヲ修メ田里チ制シ、相安ジ相養フチ得セシム」。

徽柔云云ハ、文王ノ德ハ、則徽美ノ柔、懿美ノ恭アリ、和易チ以テ民ニ近ヅキ、其小民チ懷抱保護スル、父母ノ子チ愛スル如ク、而尤モ鰥寡チ惠鮮シ、賚予賙給シ、生意アラシム、朝ヨリ日ノ中ニ至リ、中ヨリ日ノ昃ニ至リ、食スルニ遑暇アラズ、只精チ勵シ治チ圖リ、此ニ用テ咸ク萬民チ和ス」。

文王云云ハ、文王敢テ遊田ニ盤樂セズ、故ニ用度チ節シ、賦斂チ省キ、其庶邦ノ民、惟正數ノ供獻チ以テシテ、一毫モ民ニ橫斂セズ、能ク己レチ持シテ、壽源チ培養シ、民チ恤ヘテ、天眷チ凝固ス、故ニ文王命チ受ケ諸侯ト爲ル、時ニ四十有七歲、則惟中年ノ身ナリ、其後國チ享ル五十年ナリ」。

周公曰云云ハ、周公曰、嗚呼今ヨリ繼ギ、嗣王惟當ニ其祖文王ノ觀覽ニ休逸ニ遊豫ニ田獵ニ淫過スルナク、勤儉自ラ率ヰ、萬邦ノ民、每歲貢賦惟正數ノ供獻チ以テスルニ法則スべキナリ」。

無皇云云ハ、今王、常ニ徽戒ノ心チ存シ、自ラ遑暇アリトシ、今日姑ラク是耽樂チ爲スモ亦妨ゲナシト曰フ無カルべシ、若シ此ノ如キ、乃チ下ハ民ノ法ル所ニ非ズ、上ハ天ノ順フ所ニ非ズ、是人皆大ニ此愆過アルノ行ニ法則スべシ、王此チ以テ戒ト爲シ、殷王受ノ沈迷昏亂、酒ニ酗スルノ凶德ノ若キ無レヤ」。

公曰云云ハ、周公曰、嗚呼、我聞ク、曰古ノ人君、德業已ニ盛ナルモ、其臣猶且相與ニ諫チ納レ、以テ之チ訓戒告諭ス、又相與ニ力チ竭シ、以テ之チ保養惠順ス、又相與ニ心チ悉シ、教誨チ以テ之チ成就ス、而其君能ク其言チ用フ、故ニ當時ノ民、亦法ニ循ヒ分チ守リ、一人或ハ相與ニ譸誑張誕シ、倡ヘテ幻妄ノ說チ爲シ、以テ君心チ眈惑スル者アルナキナリ」。

此厥不聽云云ハ、若シ此ニ於テ肯テ聽信セズ、言チ受ケ諫チ納ルルノ誠ナケレバ、則在位ノ人、乃チ亦互ニ之ニ法效シテ、肯テ忠チ盡シ規諫セズ、乃チ必ズ先王ノ正法チ變亂シ、以テ小大ノ事ニ至リ、都テ之チ紛更ス、上ニ亂政アレバ、則下ハ生チ聊ゼズ、庶民必ズ上チ以テ否ト爲セバ、則其心違逆シテ怨恨シ、再ビ否ト爲セバ、則其口必ズ神明ニ詛祝ス、百姓心口交怨ム、其國必ズ危シ」。

周公曰云云ハ、周公曰、嗚呼、殷王中宗ヨリ、及ビ高宗、及ビ祖甲、及ビ我周ノ文王、茲四人、皆徒ニ其明智、稼穡艱難ノ事チ知ルニ足ルノミナラズ、實ニ能ク其明哲チ蹈迪シ、以テ無逸ノ道チ盡ス」。

厥或告之云云ハ、其レ或ハ人アリ、之ニ告ゲ曰、小人汝チ怨ミ汝チ詈ルト、則大ニ自ラ敬ミ、益ヽ其身チ修ム、其愆過ハ、則曰是朕ノ愆ナリト、蓋三宗文王ノ心、允ニ是ノ若シ、當ニ敢テ其怒チ含マザルノミナラズ、祇ニ以テ祇礪自修ノ地ト爲ス」。

此厥不聽云云ニハ、今王、此迪哲ノ事ニ於テ、其レ或ハ肯テ聽信セズ、只人ノ不是チ見テ、躬ニ反シ自ラ責ムル能ハザレバ、則姦人間ニ乘ジ、乃チ或ハ譸張幻チ爲シ、虛實チ變置シ、來テ小人汝チ怨ミ汝チ詈ルト曰ヘバ、則汝輕易シ之チ信ジ、之ニ罪チ加ヘント欲ス、夫レ人君ハ、含容チ以テ德ト爲ス、今ハ則言チ聞テ輕信スル是ノ若シ、便チ永ク其君タルノ道チ念フ能ハズ、其心チ寬綽スル能ハズ、反テ誣誕無實ノ言チ用ヒ、無罪チ亂罰シ、無辜チ殺戮スル、天下ノ人禍チ受クル同ジカラズ、而シテ怨ハ則同ジキアリ、是其人君一身ニ叢集ス、畏レザルべケンヤ」。

周公曰云云ハ、周公篇終ニ於テ、又丁寧チ致シ曰、嗚呼、三宗文王ノ如キ、當ニ法ト爲スべシ、後王商受ノ如キ、當ニ戒ト爲スべシ、嗣王其レ當ニ茲ニ監視スべシ、其レ怨スべケンヤ。

アラズ、始終敬ヒ一ニスル此ノ如シ、是ヲ以テ壽ヲ致ス、故ニ中宗ノ國ヲ享ル七十有五年ナリ。其在高宗云云ハ、其高宗武丁ニ在リ、未ダ位ニ卽カザル時ニ當リ、其父小乙、其憂勤ヲ知ラザルヲ恐レ、之ニ舊シク外ニ勤勞セシメ、爰ニ百姓小民ト同ク艱難ヲ事トシ、備サニ民間ノ狀ヲ知ル、其後作テ位ニ卽ク、乃チ小乙ノ喪ニ居リ、或ハ亮陰中ニ在リ、恭默道ヲ思ヒ、三年一言ヲ發セズ、其レ惟愼重ニシテ言ハズ、故ニ能ク國事ニ明習シ、一言號令スレバ、乃チ雍和ニシテ、天理ニ當リ人心ニ協フ、又且敢テ一毫怠荒安寧セズ、能ク殷ノ邦國ヲ嘉靖シ、卽チ萬邦小大康民ニ至リ、時ニ或ハ怨謗スル者ナシ、故ニ高宗ノ國ヲ享ル五十有九年ナリ。其在祖甲云云、其祖甲ニ在テハ、初メ高宗祖庚ヲ廢シ、祖甲ヲ立ント欲ス、祖甲嫡廢セラレ庶立ツハ、則不義ニ

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懟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讒信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綽尺約反。○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閒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己怒。以爲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相小人云云ハ、我田野小人ヲ相ルニ、其父母嘗テ稼穡ニ勤勞シ、艱難辛苦ヲ渉歷ス、其子乃チ豢養ニ生ス、今日ノ安樂、父母躬ラ稼穡ノ艱難ヲ勤ムルノ致ス所ニ由ルヲ知ラズ、乃チ恬然ト自ラ逸シ、乃チ習ヒ市井鄙俚ノ諺ヲ爲ス、既ニ又敢テ妄誕ヲ爲シ、言行スル所都テ法度ニ依ラズ、否レバ則又其父母ヲ輕侮シ、在昔ノ人聞クナク知ルナク、都テ肯テ安樂セズ、徒ニ自ラ勞苦スルノミト、小民猶然リ、況ラ人君ハ稼穡ノ艱難ヲ知ラザルベカラズ。

周公曰嗚呼云云ハ、周公昔ノ賢君無逸ヲ行フ者ヲ擧ゲ、以テ成王ニ告ゲ曰、嗚呼、我聞ク曰、昔殷王中宗太戊ニ在リ、其己レヲ處スル、則嚴ニシテ莊重、恭ニシテ謙抑、寅ニシテ欽肅、畏ニシテ戒懼シ、天命ノ理ヲ以テ、自ラ法度ト爲シ、以テ其身ヲ律ス、其民ヲ治ムルハ、則祗敬恐懼シテ、敢テ一毫意荒安寧ノ意

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敎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敎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誣誕爲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敎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己有以致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以君變亂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蔡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呪。○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敎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爲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蔡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怨以罪之。言常和悅。蔡詈力智反。○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

ハ爾多士ヲ曉諭スルノ言、反覆丁寧スル者、爾居止スル所ノ土田ヲ以テ念ト爲スニ非ルナシ、爾我ノ意ヲ體シ、善ク自ラ謀ヲ爲サザルベカラズ。

無逸、逸ハ逸豫ナリ、周公之ヲ作リ、以テ成王ヲ戒ム。

周公曰云云ハ、史臣記ス、周公書ヲ陳シ、以テ成王ヲ戒メ曰ク、嗚呼、君子ハ天下ヲ主宰シ、萬幾ヲ總理ス、一念失アレバ、遂ニ四海ノ憂ヲ貽コシ、一事失アレバ、或ハ千百年ノ患ヲ致ス、當ニ其持敬服勤シ、懈逸スル無キヲ居所ト爲スベシ。

先知云云ハ、天下第一ノ辛苦ハ、稼穡ニ如クナシ、人君尤モ宜ク民德ヲ洞燭スベシ、先ヅ農夫ノ自ラ耕稼シ、收穡ニ至ルノ辛苦艱難ヲ知リ、然ル後乃チ此心ヲ以テ、天子安逸ノ位ニ居レバ、則小人ノ稼穡ニ依リ生ヲ爲スヲ知リ、凡ソ民事ヲ重ンジ、民苦ヲ卹ム所以、自ラ一日モ懈ルベカラザル者アリ。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擧全數。[蔡]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擧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蔡]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敎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蔡]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敎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蔡]譸張流反。幻音患。○胥相。訓誡。惠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

爾乃尙云ハ、爾乃チ庶幾フ、爾ノ土田ヲ保有シ、以テ播穫スルヲ得、爾乃チ庶幾フ、爾ノ幹事スル所ト居止スル所トニ安寧シ、以テ經營棲息スルヲ得ン。爾克敬云云ハ、爾克ク敬セバ、則凡ソ事理ニ循ヒ、天ノ福スル所ト爲ル、天惟將ニ爾ニ畀與シテ矜憐シ、自家ヲ保スルヲ得セシメン、爾敬スル克ハザレバ、則凡ソ事理ニ違ヒ、天ノ禍スル所ト爲ル、爾啻ニ常ニ爾ノ土田ヲ有ツヲ得ザルノミナラズ、予亦將ニ天ノ罰ヲ致シ、刑戮ヲ爾ノ躬ニ加ヘントス。

今爾惟時云云ハ、今爾周ニ從ヘバ、則惟是爾ノ邑ニ宅リ、爾ノ居ヲ繼承スルヲ得、但此ノミナラズ、爾其レ營爲ノ幹アリ、又壽耇ノ年アル者、皆茲洛邑ニ於テス、且今ヨリ以往、爾ノ小子孫、乃チ基業ヲ興ス、實ニ爾ノ遷ルヨリ之ヲ始ム。

王曰又曰云云ハ、王曰ノ下當ニ闕文アルベシ、又曰、是予乃チ或

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纂〕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卽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卽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纂〕商猶異世也。故又卽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纂〕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擧一端而言。宮室飮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纂〕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

文王

メ、以テ用フベキノ地ヲ爲スヲ冀フ、予惟商家ノ故事ニ循ヒ、以テ爾ヲ矜恤スルノミ、今ノ用ヒザル、予ノ罪ニ非ズ、是惟天ノ命ナリ。王曰多士云云ハ、成王又曰、多士、昔シ朕商奄ノ國ヨリ來ル時、爾等ノ罪皆死ニ應ズ、予大ニ爾四國殷管蔡霍ノ民命ヲ降宥シ、誅戮ニ忍ビズ、我乃チ唯明ニ天罰ヲ致シ、爾ヲ遐逖ノ洛邑ニ移シ、王家ニ密邇シ、以テ親比シ、我等周ニ臣事シ、之ニ悍逆ノ習ヲ化シ、多遜ノ美ヲ爲サシムルナリ。王曰告云云ハ、成王又曰、爾殷ノ多士ニ告グ、今予惟敢テ爾ヲ殺サズ、予惟是反覆シテ命ジ、申重爾ニ告ルアリ、今朕大邑ヲ茲洛ニ作ル、其意二アリ、予惟四方諸侯朝覲スル、賓禮スル攸ノ地ナキヲ以テ、故ニ王城ヲ建テ之ヲ待ツ、亦惟爾多士、服役奔走シ、我周ニ臣事シ、多ク遜順ノ美アル所、豈安居ノ地ナカルベケン、故ニ下都ヲ建テ、以テ之ヲ處ク。

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湯孫大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祖其功。故稱祖。蔡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閒。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卽位。與上章爰曁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卽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擧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嗚呼、爾多士ニ告グ、予惟是殷邦ノ大戻ヲ降スノ故ニ、其レ居ヲ遷シ、爾ヲ商邦ノ西洛邑ニ處ク者、我一人其德ヲ奉持シ、康寧ヲ務メザルニ非ズ、是惟上天ノ命、爾等違越スルナカルベシ、苟モ或ハ違越スル、朕敢テ後命アラズ、但刑罰ヲ爾ニ加ヘン、是自ラ戻ヲ取ル、我ヲ怨ムルアル勿レ。惟爾知云云ハ、惟爾等、豈殷ノ故事ヲ知ラザランヤ、惟殷ノ先人冊書アリ、典籍アリ、以テ殷ノ夏命ヲ革ムルノ事ヲ記ス、周ノ殷ヲ革ムル、即チ殷ノ夏ヲ革ムルナリ。今爾又曰云云ハ、爾等既ニ殷事ヲ知ル、而疑ヲ我ニ致ス者、我想フ今爾等ノ心其曰ン、商夏命ヲ革ムルノ初、凡ソ夏ノ士皆啓迪簡拔シ、商王ノ庭ニ在リ、服列シ百僚ノ間ニ在リ、而周是ノ如クナラズト、然ルニ予一人惟聽用セル所ノ者德ノミ、故ニ予敢テ爾ヲ天邑商ニ求テ之ヲ洛ニ遷ス、正ニ爾德ニ率ヒ行ヲ改

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蔡〕諺疑戰反。〇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蔡〕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卽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閒。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蔡〕亮音梁。陰音菴。〇高宗武丁也。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閒。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敎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

今惟我周王大ニ善ク上帝ノ爲ス所ノ事ヲ承ケ、以テ有罪ヲ討ズ。

有命曰云云ハ、上帝周ニ命ズルアリ、曰、殷王其德ヲ明ニセズ、爾往キ殷ノ命ヲ割絕セヨト、故ニ我弔伐ノ師ヲ興シ、其殷邦ヲ勑正スルノ事ヲ上帝ニ復告セザルヲ得ズ。

惟我事云云ハ、惟我周ノ殷ヲ伐ツノ事、帝命ニ從フニ一ニシテ貳適セズ、惟爾殷ノ王家、自ラ我ニ適カザルベカラズ。

予其曰云云ハ、我本ト未ダ爾ヲ遷ス計ヲ爲サズ、三監ノ亂ニ武庚蠢動ス、予其曰、惟爾衆、虐ヲ助ケ、大ニ法度ナシ、故ニ之ヲ遷ス、我今日ノ役、故意ニ爾ヲ勞動スルナラズ、其變實ニ汝ノ邑ヨリスルナリ。

予亦念云云ハ、予亦天、爾殷邦ニ卽キ、屢〻大罪戾ヲ降シ、紂既ニ死シ武庚亦滅ス、故ニ邪慝正シカラザルヲ念ヒ、爾ニ凶ヲ避ケ吉ニ趨カシム。

王曰云云ハ、成王又曰、

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無逸

成王卽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蔡】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擧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禮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蔡】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蔡】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

天眷命シ、大ニ建立シ其天位ヲ定メ、又保佑シ以テ有殷ノ國家ヲ乂ム、殷王亦兢兢業業敢テ上帝ノ心ヲ失フナク、萬姓ヲ撫安シ、天ノ廣大ニ配シ、務テ其德澤ニ洽ネカラザル所ナカラシメザルナキナリ。

在今云云ハ、在今後嗣王紂、乃チ昏迷德ヲ失ヒ、大ニ天道ヲ顯明スルナシ、矧ヤ其レ能ク先王ノ王家ニ勤勞スルヲ聽念スルアリト曰ハンヤ、蓋商王大ニ淫蕩シ、其レ放泆シ、天ノ顯道ト民ノ祗畏トヲ顧念スルナシ。

惟時上帝云云ハ、惟是上帝、肯テ之ヲ保乂セズ、茲ノ若キノ大喪ヲ降シ、國亡ビ身滅ス。

惟天云云ハ、惟天殷ニ畀ヘザル者何ゾヤ、其德ヲ明ニセズ、天顯民祗ヲ顧ルコトナキニ由ルノミ。

凡四方云云ハ、凡ソ四方ノ小邦大邦ノ喪亡スル、其罰ヲ致スニ辭アル者ニ非ルナシ。

王若曰云云ハ、成王此ノ若ク曰、爾殷ノ多士、

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蔡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蔡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蔡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還善。蔡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敎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蔡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

ノ明畏ルベキナリ。
我聞曰云云ハ、爾多士、何ゾ夏商ノ事ヲ以テ之ヲ觀ザル、我古語ヲ聞ク、曰上帝人ニ興フルニ善ヲ以シ、之ニ己ニ反シ自脩セシム、是乃チ之ヲ安逸ノ地ニ導引スルナリ、有夏ノ桀、乃チ良心ヲ喪ヒ、肯テ安逸ニ往適セズ、則惟上帝災異ヲ降格シ、意嚮ヲ是夏桀ニ示シ、恐懼脩省セシム、夏桀乃チ上帝ノ命ヲ用フル克ハズ、大ニ淫佚ヲ肆ニシ、上天ヲ矯誣スルノ辭アリ、惟是上天顧念シテ、之ヲ聽聞スルナシ、其惟遂ニ其大命ヲ廢シ誅罰ヲ降致ス。
乃命爾云云ハ、上天即チ爾ノ先祖成湯ニ命ジ、爰ニ夏命ヲ革メ、以テ天下ヲ有ツ、成湯是ニ於テ俊民ヲ明揚シ、之ニ四方ヲ甸治セシム。
自成湯云云ハ、成湯ヨリ帝乙ニ至リ、中間聖賢ノ君六七作ル、德ヲ明ニシ以テ其身ヲ脩メ、祀ヲ恤ヘ以テ神ヲ敬セザルナシ。
亦惟天云云ハ、亦惟上

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纂】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纂】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千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纂】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

因テ王命ヲ傳ヘ、用テ商王遺ス所ノ衆士ニ告グ。
王若曰云云ハ、成王此ノ若ク曰、爾殷家遺ス所ノ多士、毎ニ反側ヲ懷キ、肯テ順服セズ、昔殷紂暴虐、天ノ憫弔スル所ト為ラズ、旻天大ニ喪亡ヲ殷ニ降ス、故ニ我有周眷佑ノ命ヲ受ケ、天ノ明威ヲ奉将シ、王者ノ誅罰ヲ致シ、殷命ヲ勅正シテ之ヲ革ム、以テ上帝ノ事ヲ終フ。
肆爾多士云云ハ、故ニ爾多士、吾周家我百里ノ小國ヲ以テ、敢テ殷ノ命ヲ弋取スルニ心アリテ之ヲ伐テルニ非ズ、惟天殷ニ與ヘズ、允ニ肯テ殷家ノ亂ヲ保固スルナシ、乃チ明德ヲ眷求シテ、我ノ治ヲ輔弼ス、我其レ敢テ位ヲ求ムルノ心アランヤ。
惟帝不畀云云ハ、今惟上帝ノ殷ニ與ヘザル、何ニ於テ之ヲ見ル、即チ惟我下民ノ秉持作為スル者是ナリ、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殷ニ背キ周ニ歸スルヲ觀ル、則帝ノ與ヘザル知ルベシ、惟即チ天威

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蔡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蔡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絶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蔡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蔡上帝臨女。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蔡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蔡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illegible]。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蔡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

冊ヲ爲リ、惟周公其後ニ留守スルノ意ヲ告グ、諸侯ノ中、王ノ賓スル處ノ者、其殺牲禋祭ノ時ニ至リ、咸ナ至テ祭ヲ助ク、王乃チ太室ノ中ニ入リ、秬鬯ノ酒ヲ酌ミ、地ニ灌祼シ、以テ神ヲ降ス。王命云云ハ、成王周公ニ命ジ、後ニ留リ洛ヲ治メシム、文武ニ祭告シ、史逸ニ命ジ冊ヲ作ラシム、史逸即チ之ヲ誥グ、皆十有二月ノ內ニ在リ。惟周公云云ハ、惟周公洛ニ留ルノ後、大ニ文王武王命ヲ受ルノ民ヲ承保ス、惟七年ニシテ薨ズ、周公留洛ノ始末此ノ如シ。多士ハ、周武王既ニ殷ニ克ツノ後、殷民反覆シテ制シ難シ、周公乃チ之ヲ洛ニ遷シ、洛都ヲ建テ、又之ニ誥命ス、其中亦有位ノ士アリ、故ニ多士ヲ呼ブ、因テ篇ニ名ク。惟三月云云ハ、史臣記ス、成王既ニ宗周ニ歸リ、周公ヲ留テ洛ヲ治メシム、惟三月、周公初テ事ヲ新邑洛ニ行ヒ、

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閒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蔡】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卽殷之亡。湯之興卽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蔡】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蔡】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言紂太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蔡】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蔡】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明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

我文王武王ヲ醴祭ス、宿ハ爵ヲ進ルナリ、孔傳、宿ヲ經スト爲ス、偃ニ似タリ。惠篤敘云云ハ、乃チ祝禱ノ詞ニ曰、願フ王、文武ノ道ニ順惠シ、之ヲ篤厚シ、之ヲ次敘シ、以テ失德ナカラシメ、身體康强、災害ニ遭ヒ、自ラ疾ニ罹ルアルナカラシメ、其子孫萬年、汝文武ノ德ニ厭飽セシメ、殷民乃チ德ニ率ヒ、年ヲ引クシ、壽考ヲ享有セシメン。王伻殷云云ハ、祝辭既ニ畢リ、又謂テ曰、王必ズ殷人ニ、乃チ今日敎條ノ次敘ヲ聽承シ、萬年ニ至リ、其レ永ク朕孺子ノ爲ス所ヲ觀法シテ、其德ニ懷服セシムルナリ。戊辰云云ハ、十二月戊辰ノ日、成王新邑洛ニ在リ、烝祭歲擧ノ禮ヲ行ヒ、因テ周公ヲ留メ、洛ヲ治ムル事ヲ以テ祖廟ニ告ゲ、文王ノ前ニ騂牛一ヲ用ヒ、武王ノ前ニ騂牛一ヲ用ヒ、成王又史官ニ命ジ、祝册ノ文ヲ作ル、當時史官ノ名ハ逸ナル者、遂ニ祀

殷遺多士。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

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蔡】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蔡】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蔡】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蔡】引導。

ヲ圖ルノ道ヲ盡セバ、則萬邦咸ナ休美ヲ底タス、惟王乃チ成績アラン。

予且云云ハ、予且、敢テ此多子衆卿大夫、及ビ御事ノ臣ヲ以キ、相與ニ前人文王已成ノ功烈ヲ篤厚シ、以テ其師衆ノ仰望ヲ慰答シ、周家後臣孚信ノ率先ト作リ、朕昭子王ノ儀刑ヲ成サシメ、乃チ文祖ノ德澤ヲ殫盡シ、被ラザルナカラシメキ。

伻來云云ハ、周公洛ニ留ルノ後、成王使ヲ遣シ、殷民ヲ敎戒シ、因テ秬鬯ヲ周公ニ賜フ、周公王ニ復命シ曰王、特ニ使者ニ來ラシメ、殷民ヲ毖勅シ、乃チ恩命ヲ以テ、來リ予ヲ安寧シ、賜フニ秬鬯二卣ヲ以テシ、其詞ニ曰、此秬鬯ノ酒、乃チ明潔禋敬シ、以テ神明ヲ祭ルノ物ナリ、故ニ我拜手稽首シ、此休美ノ物ヲ以テ、奉享スト、寧予、孔傳、寧ヲ以テ句ト爲ス。

予不敢宿云云ハ、予敢テ遽ニ此禮ニ當リ、爵ヲ進テ飲マズ、則用テ

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敎誨之。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

多士。

所告者卽衆士。故以名篇。【蔡】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呉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於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敍。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蔡】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

皆肅然トシテ奉將シ、且祗デ之ヲ歡ビ、愛敬セザルナシ、公愼ミ退休ヲ以テ我ヲ憂困スル無レ、我今周ニ歸リ、惟汲汲ト敢テ其民ヲ康スルノ事ヲ斁怠スルナシ、公必ズ洛ヲ治メ、其士師工ニ儀刑スル者ヲ替ル勿レ、則四方ノ民、其レ世世公ノ餘澤ヲ享クルヲ得ン。

周公拜手稽首云云ハ、周公、成王懇留スルニ因リ、拜手稽首シ答曰、王予ニ命ジ、此洛邑ニ來リ殷民ヲ治メシム、我豈敢テ仰ギ王命ヲ承ケ、大ニ汝ノ文祖文王命ヲ受ルノ民、及ビ汝ノ光顯烈考武王ノ意ヲ保ンゼザランヤ、我將ニ留リテ以テ朕上ニ事フルノ恭敬ヲ弘展セントス。

孺子來云云ハ、孺子王周ニ歸レドモ、當ニ常ニ來リ宅スル所ノ洛邑ヲ相視シ、其レ大ニ國家ノ典章ト、殷ノ獻民トヲ惇クシ、治功赫然、四方ノ新主トナリ、周家後王恭德ノ率先ト作ルベシ、又曰、王其レ是洛邑ヨリ、中ニ宅リ乂

祝辭周公爲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敍與篤敍乃正父同。順篤敍文武之道。身其康强。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蔡承聽受也。敍敎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敍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敍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脈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淸廟。祼鬯告神。蔡戊音茂。祼古玩反。○此下史官記祭祀册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擧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擧之祭也。周尙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擧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册者。册書也。逸祝册者。史逸爲祝册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册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淸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

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二月。

蔡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蔡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

スル者篤シト謂フベシ、當ニ常ニ此ノ若クナラザルナカルベシ、未ダ退去ヲ言フベカラズ。

王曰公云云ハ、成王曰、公祀ヲ擧ゲ政ヲ發スルノ事、今已ニ之ヲ行フ、予小子、其レ退テ君位ニ周京ニ卽ク、此洛邑公ニ命ジ後ニ留テ、之ヲ鎭撫セン。

四方迪亂云云ハ、今四方開治シ、已ニ太平ヲ致ス、我ニ功ヲ論ジ賞ヲ行ハシム、公必ズ冠タリ、但未ダ功宗ノ禮ヲ定メズ、故ニ亦未ダ公ノ大功ヲ判定スル克ハズ。

迪將其後云云ハ、今公洛邑ニ居リ、必ズ當ニ其留後ノ事業ヲ啓迪將大シ、我士師工ノ職ヲ效ス者ニ監視スル所アラシムベシ、公當ニ大ニ此文武天ニ受ル所ノ民ヲ保安シ、治テ我周四方ノ藩輔ト爲ラシムベシ。

王曰公定云云ハ、成王將ニ歸ラントス、又丁寧ニ周公ニ謂ヒ曰、公其レ此ニ定止セヨ、予ハ則往キ宗周ニ歸ランノミ、蓋公ノ大功、人

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纂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伻來毖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己來愼敎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纂絕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纂秬曰許反。鬯丑亮反。卣音由。禋音因。○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秠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勑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飮。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纂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纂遘居候反。厭豔反。○此祭之

テ洛ヲ治メシム、乃チ此ノ若ク曰、公ノ予沖子ヲ明白保佑スルニ頼ル、公歴歴人君大ニ德ヲ顯カニスルノ事ヲ擧ゲ、以テ予小子ニ文王武王ノ光烈ヲ振揚セシメ、又予ニ上天ノ眷命ニ奉答セシメ、又予ニ四方ノ民ヲ和恆シ、以テ此師衆ヲ洛邑ニ安居セシム。

惇宗云云ハ、公又予ニ公宗ノ大禮ヲ惇厚シ、功顯者ノ元祀ヲ稱秩セシム、又予ニ首ニ祀神ノ大典ヲ擧ゲ、咸ク祀典文ナキ者ヲ秩セシム、此都テ公我ヲ誨フル者、豈遽ニ明農ノ志アルベケンヤ。

惟公德云云ハ、惟公ノ盛德、昭明上下天地ノ間ニ光顯シ、勤勞四方ノ外ニ施布シ、旁ネク穆穆和敬ノ德ヲ作シ、以テ國家ノ治平ヲ迓ヘ、文王武王昔日勤勞シ、天下ニ敎ル所ノ者ヲ迷失セザラシム、予沖子、更ニ何ノ爲ス所ゾ、只夙夜祭祀ノ事ヲ謹毖スルノミ。

王曰公功云云、成王曰、公ノ功績我ヲ棐助啓迪

寧者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畱敎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蔡〕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太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接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畱後於洛明矣。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畱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畱。勿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蔡〕斁音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鎭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畱。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敍成王畱已意。〔蔡〕此下周公許成王畱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蔡〕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

レバ、則凡ソ一國ノ民、皆尤ニ效ヒ、惟上位ノ人幣ヲ以テ交ルベシ、必ズ禮享ヲ用ヒズト曰テ、享上ノ誠ナシ、將ニ惟人心放恣シ、行フ所ノ事、其レ必ズ差爽僭侮ニ至ラントス。乃惟孺子云云ハ、汝惟孺子、當ニ勉力シ、朕ノ汲汲暇アラザル所ノ者ヲ頒布シ、亦朕汝ヲ民彝ヲ棐輔スル所以ノ道ニ教訓スルヲ聽クベシ、汝乃チ是此ニ勉勵スル能ハザレバ、則民彝泯亂シテ、乃チ是惟永久ナラザル哉、汝必ズ篤ク汝ノ正父武王ノ道ヲ敍シ、予政ヲ爲スノ時ノ若クナラザルナケレバ、則人亦敢テ汝ノ命ヲ廢セズ、汝王洛邑ニ往キ、其レ之ヲ敬メヤ、茲ヨリ後、予其レ將ニ田野ニ退老シ、農事ヲ講明セントスル哉、汝王彼洛邑ニ於テ、能ク我民ヲ和裕セハ、則四方ノ人、遠路ヲ厭フナク、用テ至ラン、此周公成王ニ洛ニ宅ル事ヲ敎フルナリ。王若曰云云ハ、成工周公ニ答ヘ、及ビ公ヲ留

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擧也。和者。使不乖也。恆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擧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擧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蔡】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

予沖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無所能。【蔡】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敎於天下。公之德敎。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蔡】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蔡】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卽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擧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攷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蔡】宗禮。卽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卽下文命

ナシ。厥若彝云云ハ、今王治ヲ洛ニ圖ル、其レ彝常ノ道ニ順ヒ、綱常倫理ヲ脩明シ、及ヒ國事ヲ撫定シ、刑政紀綱ヲ振擧シ、當ニ予攝政ノ時ノ如スベシ、惟見ニ宗周ニ在ルノ百工ヲ用ヒ新邑ニ往キ、百官ニ上ノ意嚮ヲ知リ、各有僚ニ即キ、明白振作シ、以テ勵精ノ功アリ、惇厚博大、以テ寛裕ノ體ヲ成サシム、則汝王永ク後世ニ美辭アラン。公曰已云云ハ、周公曰、言猶已ムベケンヤ、汝惟沖子王、惟當ニ創造ノ艱難ヲ念ヒ、勉力以テ其終ヲ圖ルベシ。汝其敬云云ハ、諸侯ノ洛邑ニ朝貢スル、誠不誠アリ、汝王其レ常ニ敬謹シ、愛憎ノ私ナキ、乃チ百辟諸侯ノ誠實上ニ享スル者ヲ識ル、亦其誠實上ニ享セザル者ヲ識ル、上ニ享スル、禮儀ニ多トシテ、幣ニ在ラス、故ニ禮儀ノ幣物ニ及バザル、都テ是虛文、惟誠實上ニ享セズト曰フ、諸侯惟志ヲ上ニ享スルニ役用セザ

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弊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隳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者。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寛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疏蘉謨郎反。○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彜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蘷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

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疏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

幾フカ、爾等宜ク以テ一心王ニ聽クベシト。

今王即命云云ハ、今王即チ百官ニ告命シ曰フベシ、功勞尊顯者ヲ册籍ニ記載シ、他日大祭ノ時、當ニ功ノ最モ尊顯ナル者ヲ以テ元首ノ祀ト作スベシ、惟又當ニ之ニ命ジ曰フベシ、汝群臣功アル者、既ニコノ褒奬ノ命ヲ受ク、益、當ニ篤ク王室ヲ輔弼スベシト。

丕視云云ハ、今大ニ此功ヲ紀スルノ載籍ヲ衆人ニ示シ、其公其私、亦皆上ノ爲ス所ニ倣ヘバ、乃チ汝王、其レ悉ク自ラ百工ヲ敎導スルナリ、孔傳、此節ヲ以テ上ニ屬ス。

孺子云云ハ、孺子王、其レ嬖倖親故ヲ以テ朋黨ノ私ニ徇フベケンヤ、孺子ニシテ其レ朋黨スル所アレバ、則是ヨリ其往、百工相倣ヒ、私セザル所ナシ、火ノ始テ然ル若キナカランヤ、燄ハ尚微ト雖モ、其燒灼スル所、將ニ次敍延熱シ、共ニ滅絕ヲ得ザランカ、孔傳本、其往ノ上愼字アリ、注疏本

悉自敎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敎衆官躬化之。【蔡】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敎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敎工也。上章告以襃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少子愼其朋黨。少子愼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蔡】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傚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蔡】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蔡】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敎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敎養萬民之道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來リテ予ニ卜兆ノ休美ニシテ、恆ニ吉ナルヲ視メス、惟我ト公ト二人、共ニ其美ニ承當スルナリ、我卜ニ據リ圖ヲ觀ル、規模弘達、乃チ知ル公徒ニ一時ノ計ヲ爲スニ非ズ、其レ正ニ予ヲ以テ萬億年、用テ天ノ休命ヲ敬承スルヲ欲スルノミ、故ニ我拜手稽首シ、公敎誨ノ言ヲ謝ス。

周公曰云云ハ、周公將ニ成王ヲ洛ニ迎ヘントス、歷告スルニ洛ニ安ルノ事ヲ以テシ曰、王其レ當ニ肇テ殷盛ノ禮ヲ擧ゲ、新邑ニ祀リ、天地神祇社稷宗廟ノ如キ、祀典ニ載スル者、固ト祭ラレザルナシ、其他祀典文ナキ者ト雖モ、咸ク其尊卑上下ノ次ヲ秩序シ、亦祭リ以テ成事ヲ告ゲザルナカルベシ、孔傳、殷祭ヲ殷家ノ祭禮ト爲ス。

予齊百工云云、予百官ヲ齊飭シ、王ニ周ニ從ヒ、以テ洛ニ適カシム、此時予將ニ意ヲ衆ニ示シ曰ン、吾王政ニ卽クノ初、必ズ政敎アラン、其レ事スル所アルヲ庶

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敎誨之言。【蔡】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擧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蔡】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擧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擧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闊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鎭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爲首務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蔡】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敎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蔡】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敎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襃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

予惟乙卯云云ハ、予惟三月乙卯十二日ノ朝ヲ以テ、洛師ニ至ル、我先ヅ河北黎水交流ノ間ヲトス、吉ナラズ、我乃チ改テ澗水ノ東、瀍水ノ西ヲトシ、以テ王城朝會ノ地ト爲ス、而灼龜ノ兆、惟洛水ニ近キノ墨食ム、我又瀍水ノ東ヲトシ、以テ下都殷民ヲ處クノ地ト爲ス、而龜兆亦惟洛水ニ近キノ墨食ム、兩吉兆ヲ得レバ、則以テ此ニ易フルナシ、茲ニ使者ニ鎬京ニ來リ、獻ズルニ洛ノ地圖ヲ以テシ、及ビトスル所ノ吉兆ヲ獻ゼシム、墨食ハ、トニ先ヅ墨ヲ以テ龜ニ畫シテ、之ヲ灼ク、兆吉ナレバ、龜甲ノ割レシ處、其墨ヲ食ムナリ。王拜手稽首云云ハ、成王拜手稽首シ、乃チ使者ニ報復ノ詞ヲ以テシ曰、公敢テ天ノ休命ヲ敬セズンバアラズ、因テ來リ洛邑ノ居宅ヲ相視シ、以テ臣民ヲ安處シ、其レ以テ我周上天休命ニ匹答スルノ地ト作ス、公既ニ居宅ヲ定メ、今使者ニ來ラシメ、

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己攝。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蔡]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幷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蔡]瀍音廛。伻補耕反。○乙卯。卽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

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言久遠。

拜手

洛誥ハ、洛邑既ニ定リ、周公使ヲ遣ハシテ、トヲ成王ニ告グ、史臣其辭ヲ錄シ、幷テ王ト周公トノ答問及周公洛ニ留ル事ヲ記セシナリ。周公拜手稽首云云ハ、上ノ康誥篇ノ首、惟三月ヨリ洪大誥治ニ至ル四十八字ヲ、此上ニ移シテ見ルベシ、史臣記ス、周公都ヲ洛ニトス、是ニ至リ使ヲ遣ハシ、トヲ王ニ告グ、乃チ拜手稽首シ、之ニ授クルニ詞ヲ以テシ曰、今洛ヲ作ルノ事已ニ定ル、朕敢テ子明辟ニ奏復ス、之ヲ親ンデ子ト稱シ、之ヲ尊ンデ以テ明辟ト稱ス、孔傳、復ヲ政ヲ復還スト爲ス。王如弗敢及云云ハ、今王幼冲ヲ以テ退托シ、敢テ上天始ヲ成スノ基命ト、終リヲ成スノ定命トヲ知ルニ及バザル如ク、都テ之ヲ太保ト我トニ付ス、故ニ予乃チ太保ニ繼テ往キ、大ニ東土洛邑ヲ相視シ、規畫布置シ、其レ王ノ爲ニ始テ民ノ明辟ト作ルノ處ヲ基スルヲ庶幾ス。

尙書卷第九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經營成周。使來告卜。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作洛誥。

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蔡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幷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敎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擧祀發政之後。卽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蔡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

ノ命アラン、民ヲ治メ天ニ格スルニ至ル、尤モ今日ノ休美ト爲ス。」王先服云云ハ、王今民ヲ化スルヲ以テ要ト爲ス、王先ヅ殷家御事ノ臣ヲ化服シ、之ニ我有周御事ノ臣ニ親比副介シ、漸染善ヲ爲シ、以テ往時驕淫ノ性ヲ節制セシムルヲ要セバ、則惟日ニ其レ善ニ進邁シテ已ム能ハザラン。」王敬作所云云ハ、君身ハ群臣ノ視效スル所ナリ、王當ニ敬ヲ以テ安身ノ所ト作シ、須臾モ離ルベカラザルベシ、王德ヲ敬ミ、以テ臣民ヲ化服スルノ本ト爲サザルベカラズ。」我不可不監云云ハ、今我王、右夏ニ監視セザルベカズ、亦有殷ニ監視セザルベカラズ、我敢テ有夏禹王、天命ニ服受シ、惟年ヲ歷ル四百アル、何ノ故タリト曰フヲ知ラズ、我敢テ夏桀亡滅ニ至リ、少シク延ブル能ハザル、何ノ故タリト曰フヲ知ラズ、惟威ヲ作シ殺戮シ、其德ヲ敬スル能ハズ、乃チ早ク其命ヲ墜スヲ知ルノミ、又敢テ有殷湯王、天命ニ服受シ、惟年ヲ歷ル六百アル、何ノ故タリト曰フヲ知ラズ、我敢テ殷紂亡滅ニ至リ、其少ク延ブル能ハザル、何ノ故タリト曰フヲ知ラズ、惟紂沈湎是虐、其德ヲ敬スル能ハズ、乃チ早ク其命ヲ墜スヲ知ルノミ。」今王嗣云云ハ、今王位ヲ嗣ギ、昭カニ其命ヲ受ク、然ルニ我今日受ル所ノ命、亦惟玆夏殷二國受ル所ノ命ナリ、禹湯都テ是大功德アリ、今王當ニ此ノ若キノ功德ヲ嗣グベシ、況テ王乃チ初政服行ノ始メヲヤ。」嗚呼若生子云云ハ、嗚呼、譬ヘバ人家子ヲ生ム若キ、都テ其初生幼年ノ時ニ在ラザルナシ、能ク善ヲ爲スニ習ヘバ、則是自ラ明哲ノ命ヲ貽スナリ、今天意其レ或ハ王ニ命ズルニ明哲ノ德ヲ以テスルカ、或ハ之ニ命ズル吉カ凶カ、或ハ之ニ命ズル歷年長久ヲ以テスルカ、知ルベキ所ノ者、只今我初政服行スル所、何如ニ在ルノミ。」宅新邑云云ハ、我王來リ新邑洛ニ宅ル、今惟王其レ時ニ及ビ疾ク德ヲ敬ムベシ、王其レ惟敬德ヲ之レ用ヒ、以テ民ヲ和シ、以テ上天永久ノ命ヲ祈禱スベシ。」其惟王云云ハ、其惟王、當ニ敬德ニ急ニシ、用刑ニ緩ニスベシ、小民無知非彝ヲ淫用スルノ故ヲ以テ、亦遂ニ殄戮、用テ之ヲ乂ムルニ敢テスル勿レ、民ハ愚ニシテ神ナリ、能ク其性ニ順テ之ヲ利導スレバ、自然化シテ德ヲ用ヒ、以テ成功アルベシ。」其惟王位云云ハ、其惟王ノ位、德ヲ敬スルノ首ニ在リ、德ト位ト稱ヘバ、則小民乃チ惟儀刑シテ感發シ、德ヲ天下ニ用フ、則王ノ德ニ於テ益〻顯著ス。」上下勤恤云云ハ、今ヨリ我君臣上下、當ニ夙夜勤勞憂恤シ、相與ニ期望シ、夏殷國ヲ享ル甚ダ久シ、今我周天命ヲ受ル、必ズ大ニ有夏ノ歷年ノ若ク、又用テ有殷ノ歷年ヲ替ツルナク、務メ兼テ之ヲ有ツヲ期スト曰フベシ、然ルニ歷年長久、豈他ニ求ン、惟王以テ小民ヲ誠和シ、而上天ノ永命ヲ受クルヲ欲スルノミ。」拜手稽首云云ハ、召公是ニ於テ拜手稽首シ曰、予小臣、敢テ王ノ讎民、卽チ殷民、凡ソ殷ノ百君子、及ビ我周ノ友順ノ民ヲ率ヰ、之ニ幷ニ王ノ威令明德ヲ保受セシム、是乃チ臣ノ任ナリ、然ルニ尙フ王亦當ニ德ヲ敬シ、以テ民ヲ和シ、終ニ天ノ成命ヲ有ツベシ、則王ノ令聞、亦後世ニ顯ハレン、我敢テ輿ニ勤勞アリト爲スニ非ズ、惟恭ク幣帛ヲ王ニ奉ジ、用テ王能ク天ノ永命ヲ受クルニ供給スルノミ。

ノ明德ニ遵用セザルナシ、夫レ君舊典ヲ式ヒテ、其下ヲ懷集スレバ、則庶邦モ亦大ニ其上ニ享ケン。」皇天既付云云ハ、殷紂暴虐、罪ヲ天ヲ得、是ニ於テ皇天我周ノ德ヲ鑒シ、盡ク中國ノ人民及ビ其疆土ヲ、我先王文武ニ付屬シ、殷ニ代テ天下ヲ有タシム、孔傳下文ノ肆ヲ此ニ屬シ、云遂ニ大ナリ。」肆王惟云云ハ、今嗣王、亦當ニ惟明德是用フベシ、乃チ迷惑惡ニ染ムノ民ヲ和懌先後シ、之ヲシテ善ニ趨クヲ樂マシメ、是ヲ用ヒ以テ先王文武命ヲ受ケ天ニ在ルノ靈ヲ慰懌セシムベシ。」已若茲監云云ハ、其意此ニ已ムベケンヤ、茲ニ陳スル所ノ若ク、王其レ此ニ監視セヨヤ、是果シテ何ノ意ゾヤ、惟曰、王ノ先王ニ法リ、明法ヲ用ヒ、今日ヨリ以テ萬年ニ至リ、惟我王ノ子子孫孫、永ク其民ヲ保スベキヲ欲ス、此我王ニ祝願スル所ナリ、王其レ勉メザルベケンヤ。

召誥、周舊ト鎬ニ都ス、武王商ニ克チ、都ヲ洛邑ニ遷サント欲ス、成王ノ時ニ至リ、始テ太保召公奭ヲシテ先ヅ之ヲ經理セシム、周公モ亦至ル、周公ノ歸ルニ及ビ、召公書ヲ作リ、周公ニ因リ之ヲ王ニ達シ訓誥ス、故ニ召誥ヲ以テ篇ニ名ヅク。」惟二月云云ハ、史臣記ス洛邑既ニ成ル、惟二月既望十六日、越ニ六日乙未二十一日、成王是日ノ朝ヲ以テ、周ノ鎬京ヨリ歩スレバ、則豐ニ至リ、洛ニ宅ルヲ以テ文武ノ廟ニ告グ。」惟太保云云ハ、惟太保召公ハ、周公ニ先ダチ、行テ洛邑宅スル所ノ處ヲ相視セシム、召公豐ヨリ越若迤邐トシテ來ル、時ニ三月惟丙午朏三日、越ニ三日戊申五日、太保是日ノ朝ヲ以テ、洛邑ニ至リ、乃チ元龜ニ命ジ、都ヲ宅クノ地ヲトス、其レ既ニ吉トヲ得レバ、則遂ニ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ノ位ヲ經理營度ス、越若來ハ、孔傳、三月ニ屬ス、越若ハ發語ノ辭、卽チ越ト同ク、ココニト訓ズ、來三月ハ、明ル三月ト言フ如シ。」越三日云云ハ、越ニ三日庚戌七日、太保乃チ已ニ遷リ洛ニ在ルノ衆庶殷民ヲ以ヰ、都邑ノ位ヲ洛水ノ汭ニ攻治ス、越ニ五日甲寅十一日、則左祖右社前都後市ノ位皆始テ成ル。」若翼日云云ハ、若ニ翼日乙卯十二日、周公是日ノ朝ヲ以テ、亦洛邑ニ至レバ、則新邑經營スル所ノ地ヲ偏巡達觀ス。」越三日丁巳云云ハ、越ニ三日丁巳十四日、洛ヲ營スル事ヲ以テ、天地ニ祭告シ、牲ヲ郊ニ用フ、其牛二ナリ、越ニ翼日戊午十五日、乃チ后土ノ社ニ新邑ニ祭告ス、其牲ハ牛一羊一豕一ナリ。」越七日云云ハ、越ニ七日甲子二十一日、周公乃チ是日ノ朝ヲ以テ、役書ヲ用ヒ、親ラ庶殷ノ民ト、其四方侯甸男服ノ邦伯トニ命ジ、之ヲシテ諸侯ニ命令シ、下ニ傳布セシム、役書ハ、功役ニ就カシムルノ令書ナリ。」厥既命云云ハ、其レ既ニ役書ヲ以テ、殷ノ庶民ニ命ズ、是ニ於テ庶殷ノ民、大ニ歡欣作興シ、役ニ從フ。」太保乃云云ハ、洛邑ヲ經營スルノ事既ニ畢ル、周公將ニ鎬京ニ歸ラントス、太保召公、乃チ先ヅ庶邦ノ家君ヲ率ヰ、外ニ出デ其贄見ノ幣物ヲ取リ、乃チ復入リ、成王ニ告戒スルノ書ヲ併セ、都テ周公ニ付錫シ曰、我今拜手稽首シ、書幣ヲ以テ愚意ヲ王及ビ周公ニ陳ブ、今新都方ニ建ツ、庶殷ノ民ニ誥告シ、以テ其友順ノ風ヲ作シ、其怙侈ノ習ヲ化スルヲ要ス、則其根本ハ、越ニ汝成王ノ御事ヨリ始ム、御事ト謂フハ直ニ王ヲ指スナリ。」嗚呼皇天云云ハ、乃チ成王ニ告ルノ辭ニ曰、嗚呼皇天上帝、其命常ナシ、昔紂天命ヲ受ケ元子ト爲リ、大國殷ヲ有ツ、其無道ニ及ビ、罪ヲ天ニ得テ、遂ニ其元子ノ貴ト、茲大國殷ノ命ヲ改革シ、我周ニ之ニ代ラシム、惟今王、文武ニ繼デ命ヲ受ケ、天子ト爲ル、固ト無疆惟休美スベキノ事アリ、然ルニ天常ニ親ムナシ、善ナレバ之ヲ得、不善ナレバ之ヲ失フ、是亦無疆憂恤スベキノ事アリ、嗚呼王曷ゾ其レ奈何ニ敬セザランヤ。」天既云云ハ、今天既ニ大邦殷ノ命ヲ遠絶ス、然ルニ茲殷ノ成湯以下先哲王在天ノ靈多シ、豈天ニ哀祈シ、其子孫ヲ保佑スル能ハザランヤ、但其後王後民紂ノ君タルニ及ビ、茲ニ其明命ヲ服受シ、其德ヲ敬ム能ハズ、其レ終ニ黎老ヲ播棄シ、賢智ニ退藏セシメ、姦回ヲ崇信シ、民ヲ懷ル者ニ位ニ在ラシム、民虐政ニ困ミ、控訴スル所ナク、但其婦子ヲ保抱携持シ、以テ天ニ哀號スルノミ、徂キ其逃亡スル、則方ニ出テ便チ拘執セラル、民ノ哀ムベキ此ノ如シ、嗚呼天モ亦四方ノ民ヲ哀憐シ、其眷顧ノ命、昔殷ニ在ル者、今改メ用ヒ德ヲ懋ムルノ文武ニ屬ス、王其レ此ヲ監ミ、繼述シ疾ク其德ヲ敬修スルヲ思フベシ。」相古先民云云ハ、我古先民有夏禹王ノ聖ヲ相ルニ、天既ニ之ヲ啓迪シ、其德ヲ成ス、又其子ニ從テ、之ヲ保佑ス、是時ニ當リ、禹モ亦仰ギ嚮ヒ天心ヲ參考シテ、敬順ニ違ハズ、乃チ桀無道ヲ爲シ、今時既ニ其天命ヲ墜失シテ、商之ニ代ル、我今有殷成湯ノ聖ヲ相ルニ、天既ニ之ヲ啓迪シ、其德ヲ成ス、又夏命ヲ格正シテ、之ヲ保佑シ、天下ヲ有タシム、是時ニ當リ、湯モ亦仰ギ嚮ヒ天心ヲ稽考シテ、敬順違ハズ、乃チ紂無道ヲ爲シ、今時既ニ其天命ヲ墜失シテ、我周ヲ以テ之ニ代フ。」今冲子云云ハ、今王冲子ニシテ君位ヲ繼嗣スレバ、則壽考ノ臣ヲ遺棄スルナク、之ヲ任用スベシ、而亦各長ズル所アリ、其能ク我古人帝王ノ道德ヲ稽考スト曰フ者、是其聞見廣博ナル者ナリ、矧ヤ其レ能ク稽考謀度、皆天意ニ自ルアリト曰フ者、是其智識高明ナル者ナリ、尤モ遺スベカラス。」嗚呼有王云云ハ、嗚呼、我有王、年小ナレドモ、上帝ノ元子、天命ヲ受テ民主ト爲ル、其責任亦大ナル哉、王其レ丕ニ能ク小民ヲ誠和シ、乖怨ノ意ナカラシム、實ニ今日ノ休美ト爲ス、小民至愚ノ若クナレドモ、其心嵒險畏ルベシ、王當ニ敢テ德ヲ敬スルニ綏後スルアラズ、用テ民ノ嵒險ヲ顧畏スベキナリ、嵒音誠、險ナリ。」王來云云ハ、今洛邑新ニ成ル、王此ニ來リ、上帝ニ紹ギ治ヲ爲ス、凡ソ典禮命討、當ニ自ラ心ヲ留メ、此ノ土ノ中ニ服行スヘシ、此臣一人ノ意見ニ非ズ、周公旦モ亦曰、今其レ大邑ヲ作ル、其レ是ヨリ當ニ君師ト作リ、以テ皇天ニ配對シ、毖ミ以テ上下神祇ヲ享祀スベシ、其レ是ヨリ當ニ中ニ宅リ乂ヲ圖リ、以テ百姓ヲ誠和スベシト、王其レ果シテ能ク勉テ之ヲ行フ、民心悅デ天意得ベシ、一成シ易ハラザル

當シ、草萊ヲ去リ、惟其レ必ズ須ラク陳列修理シ、其田ノ疆畔ト、水ヲ通ズルノ畝渠トヲ爲シ、而後治田ノ功成ル、譬ヘバ室家ヲ作ルガ若シ、先ヅ既ニ勤勞シ、四圍ノ垣墉ヲ築キ、惟其レ泥塗ヲ用テ塈飾ヲ爲シ、茅茨ヲ用テ苫蓋ヲ爲シ、而後作室ノ功成ル、譬ヘバ梓材ヲ用テ器用ヲ作ルガ若シ、先ヅ既ニ勤勞シ、粗樸ノ質ヲ具ヘ、又彫斲ヲ加ヘ、惟其レ丹臒ノ采ヲ塗飾シ、而後製器ノ功成ル、汝國ニ往キ、當ニ之ヲ務ムベシ。今王惟曰云云ハ、以下姜兆錫ノ參義龜井昭陽ノ尙書考從フベシ文長キヲ以テ錄スルアタハズ、今普通ノ釋解ニ依ル、今我嗣王惟當ニ曰フベシ、先王文武、深ク藩屛ノ重ヲ念ヒ、盡ク勤メ明德ヲ用ヒ、以テ天下ノ諸侯ヲ懷服シ、遠方ヲシテ都テ親近ト爲ラシム、是ニ由リ庶邦ノ諸侯、敬ミ其上ニ享ケ、友愛ノ情兄弟ノ如キヲ作シ、各其方ヲ以テ來朝シ、亦盡ク文武

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明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玉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蔡】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卽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擧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尙書卷第八

遂ニ亦其君ノ行事ヲ見テ、人ヲ戕敗スルノ小罪ニ於テ、矜ムベク疑フベキ者、亦能ク宥シテ誅セザラン。王啓監云云ハ、監ハ三監ノ監ナリ、夫レ王者ノ監國ヲ啓置スル所以ハ、其治ムル、本ト以テ民ノ爲メニス、其監ニ命ズルノ詞ニ曰、凡ソ爾君臣、相與ニ其民ヲ戕殺スル勿レ、相與ニ其民ヲ虐害スル勿レ、相與ニ人ノ寡弱者ヲ哀敬シ、婦ノ窮獨者ヲ聯屬スルニ至ル、又推テ一國ノ民ヲ合セ、是道ニ率由シ、以テ之ヲ容蓄シ、人人ニ其所ヲ得セシム、監ニ命ズルノ詞此ノ如シ、夫レ先王、其邦君及ビ御事ニ責效スル者、其命曷ニヲ以テスルヤ、亦惟之ヲ生養スルノ道ニ引掖シ、之ヲ恬全ノ地ニ引誘スルノミ、古ヨリ王者ノ監國ニ命ズル茲ノ若シ、爾今監國ト爲リ、其レ刑辟ヲ過用シ、以テ人ヲ戕虐スル勿カルベシ。惟曰若稽田云云ハ、王惟曰譬ヘバ田ヲ治ムル若シ、既ニ勤勞シ、敷

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蔡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民於王。亦有光明。蔡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蔡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其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臣下安受王命。則王

ルナシ、諸侯必ズ其臣民大家ノ情我ニ服スルヲ以テ、之ヲ王ニ達ス、則阻隔シテ通ゼザルナシ、惟是邦君ハ、上ニ天子アリ、下ニ大家アリ、能ク上下ノ情ヲ通ジ、間ナカラシムル者是其職ナリ。汝若恆云云ハ汝封、當ニ此ノ若ク恆ニ寛刑ノ令ヲ發起シテ、群臣ヲ諭シ曰フベシ、我ニ相師スルノ官、司徒、司馬、司空、官ノ尹、衆旅大夫アリ、乃チ言ヒ曰ヘ、民命ハ至重ナリ、予威虐ヲ厲ウシ、以テ人ヲ殺ス罔ラント欲スト、亦爾封、其君タル者、先ヅ其民ヲ恭敬勞來シ、常ニ哀矜愼重ヲ務ムレバ、則其下タル者、之ニ效ヒ、遂ニ此ヨリ以往、亦必ズ其敬勞ノ職ヲ盡スヲ思フ、遂ニ爾今ヨリ以往、姦究人ヲ殺シ、情ヲ知リ藏匿シ、或ハ資給スルノ人ヲ歷スルノ大罪ニ於テ、能ク其情ヲ察シ、其矜ムベク疑フベキ者、即チ宥シテ誅セズ、許シ自新セシメバ、下タル者、亦之ニ效ヒ、

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蔡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其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王乃初服。

蔡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敎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敎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

蔡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上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我王今

遵用セズシテ、飲酒ノ故習ニ沈溺シ、肯テ改メザル者、惟我一人、復之ヲ愛恤セズ、彼其舊染ノ汙ヲ滌ヒ、汝ノ事ヲ渫竭スル能ハザレバ、則是其罪羣飲ノ殺ニ同ジ。

王曰封云云ハ、王曰、封、汝當ニ常ニ朕ガ毖戒スル所ノ言ヲ聽キ、奉行シ懈ラザルヘシ、若シ汝百官有司ノ飲酒ヲ治ムル勿ケレバ、則民終ニ時ニ酒ニ湎シテ、禁ズベカラザラン、汝封其レ之ヲ念ヘヤ。

梓材ハ、亦成王ノ康叔ニ誥グルノ書ナリ、篇中梓材ノ字アルヲ以テ、篇名ト爲ス。

王曰封云云ハ、史臣記ス、王康叔ニ誥ゲ曰、封、國ヲ治メント欲スル、必ズ當ニ上下ノ情ヲ通ズルヲ以テ、先務ト爲スベシ、諸侯ニ巨室卿大夫アリ、乃チ一國ノ觀望スル所ナリ、其心ヲ得ザル、何ヲ以テ國ヲ治メン、必ズ其國中ノ庶民、及ビ其群臣ノ情我ニ得ルヲ以テ、之ヲ大家巨室ニ達ス、則抑遏シテ通ゼザ

于民嵒。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嵒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蔡召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諴和。嵒險也。王其大能諴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嵒險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敎化於地勢正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爲治。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爲治。當愼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大平之美。蔡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擧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卽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陽。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節性惟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蔡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蔡言化臣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

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八則ハ、祭祀、法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八柄ハ、爵、祿、廢、置、殺、生、予、奪ナリ、周禮ニ見ユ。

厥或誥曰云云ハ、其或ハ人アリ汝ニ誥ゲ曰、殷民故ナク羣ヲ成シ、酒ヲ飲ム者アル、此レ化誨ニ服セズ、怙終悛メザル者ナリ、汝縱佚スルナク、必ズ盡ク執ヘ、拘戒シテ以テ宗周ニ歸レ、予其レ將ニ之ヲ殺サントス。

又惟殷之迪云云ハ、又惟殷紂ノ導迪シテ惡ヲ爲スノ諸臣、惟百工、乃チ酒ニ沈湎スト雖モ、驟カニ執拘ノ例ヲ用テ、直ニ之ヲ殺戮スル勿レ、姑ク宜ク惟之ヲ教訓シ、悔悟セシムベシ、孔傳、下文有斯明享ノ句ヲ此ニ屬シ、汝此明訓アリ、以テ國ヲ享クルト爲ス。

有斯明享云云ハ、今汝殷ノ諸臣ニ於テ、能ク斯我言ニ遵フヲ有スルカ、我則之ヲ明揚シテ、之ヲ享スル爵祿ヲ以テセン、乃チ我ノ教辭ニ

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戒之。天迪從子保。禹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墜其王命。囹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籍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囹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王不敢後。用顧畏

諸侯トヲ毖戒シ、酒ニ湎セザラシムベシ、然ルニ此尙遠者ノミ、風化當ニ近者ヨリ始ムベシ、矧ヤ太史、六典八法八則ヲ掌リ、汝ノ友トスル所ノ者、內史、八柄ノ法ヲ掌リ、汝ノ友トスル所ノ者、及ビ其獻臣、百僚宗工ニ於テ、戒メザルベケンヤ、然ルニ此尙卑者ノミ、倡率須ラク尊者ヨリ始ムベシ、矧ヤ惟爾ノ事フル所、休ニ服シ坐シテ道ヲ論ズルノ臣、采ニ服シ起テ事ヲ作スノ臣、又戒メザルベケンヤ、等シテ之ヲ上ニシ、矧ヤ惟爾ノ疇匹ニシテ、三卿ニ位ス、圻父司馬、違命ヲ薄伐スルノ政ヲ掌ル者、農父司徒、萬民ヲ順保スルノ政ヲ掌ル者、宏父司空、經界シテ法ヲ定ムルノ政ヲ掌ル者、尤モ宜ク戒謹スベシ、然ルニ此皆之ヲ人ニ責ムルナリ、矧ヤ汝ノ身、尤モ當ニ剛果自ラ持シ、以テ飲酒沈湎ノ習ヲ制シ、而表率ノ原ヲ端シクスベシ、六典ハ治、教、禮、政、刑、事、八法ハ、官

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蔡】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愼。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蔡】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最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尙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

厥終智藏瘝在。

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則所以窮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

ル所ナシ、惟德ノ馨香ノ祭祀、上天ニ登聞スルアラズ、大ニ惟民心怨畔ス、但庶羣沈酗スルアル者、皆酒ニ自リテ、其腥穢ノ德、聞エ上帝ニ在ルノミ、故ニ天心商紂ヲ棄絶シ、喪亂ヲ殷邦ニ降シ、少シク殷ニ愛惜スルナキ、此ノ若キ者、惟紂縱逸道ヲ失ヒ、自ラ天ニ絶ツナリ、是天殷ヲ虐スルニ意アルニ非ズ、惟殷民酗酒荒淫シ、以テ自ラ其罪辜ヲ速クノミ。王曰封云云ハ、王曰、封、予惟好ミ茲ノ若ク多言誥戒セズ、蓋聞ク古人言アリ曰、凡ソ人、水ニ於テ監視スルナシ、水ニ監スレバ、則人ノ妍媸ヲ見ルニ過ギズ、當ニ民ニ於テ監視スベシ、人ニ監スレバ、則行事ノ得失了然明白ナリ、今惟殷人、酒ヲ縱ニシ、自ラ其罪ヲ速キ、其天命ヲ墜失ス、我其レ殷ノ失ヲ以テ大ニ監戒シ、以テ斯時ニ撫安セザルベケンヤ。予惟曰云云ハ、予惟又曰、汝當ニ劼メ、殷ノ獻臣ト鄰國侯甸男衞衆

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疏】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

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疏】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配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疏】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疏】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疏】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

錫周公曰。敢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

君ヲ輔助シ、王德ヲ成就シ、顯著ナラシメント欲シ、及ビ下ハ尹人ヲ輔助シ、君ヲ祗敬セ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
我聞亦惟云云ハ、我之ヲ聞ク、亦惟曰、在今殷ノ後代嗣王紂ノ君タル、乃チ先王ノ敬畏ニ法ラズ、酒ヲ縱マニシ、以テ其身ヲ沈酣シ、凡ソ其布ク所ノ命令、都テ昏亂顚倒シ、顯然民ニ昭示スル者ナシ、其祗デ保守スル所ノ者ハ、酷刑暴斂、怨ヲ結ブノ政ニ在リ、肯テ改易セズ、大ニ惟其レ淫泆ヲ非彝ノ事ニ縱放シ、奇技淫巧、酒池肉林ノ類ノ如キ、至ラザル所ナシ、此ヲ用テ燕安シテ、其威儀ヲ喪フ、故ニ下民之ヲ見テ、其心ヲ痛傷セザルナシ、紂方ニ偃然民上ニ肆シ、惟荒怠シ、益〻飲酒ニ腆クシ、少ク自ラ汝ノ逸樂ヲ休息スルヲ思ハズ、其心忿疾强狠、其身ノ死ヲ畏ルル克ハズ、辜惡貫盈、商邑ニ在リ、殷國滅亡ニ及ビ、亦甘心シ憂罹ヲ昔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作召誥。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以作誥。【疏】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疏】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疏】朏敷尾反。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

王曰封我聞云云ハ、王曰、封、我之ヲ聞ク、前人惟曰、在昔殷ノ先哲王成湯、上天ノ顯命ト、小民ノ保シ難キトヲ迪行謹畏シ、其德ヲ經ニシテ、外物ノ變ズル所ト爲ラズ、其哲ヲ秉テ、小人ノ惑ハス所ト爲ラズ、成湯ヨリ成ナ帝乙ニ至リ、中間七世、皆是聖賢ノ君、其王德ヲ成就シ、其輔相ニ敬畏シ、共ニ國政ヲ圖ル、惟當時御事ノ臣、厥レ亦其君ヲ棐輔シ、難ヲ責ルノ恭アリ、商ノ君臣、敢テ自ラ寛假シ、自ラ逸豫セズ、矧ヤ其レ敢テ飲酒ヲ崇尙スト曰ンヤ。

越在外服云云ハ、唯御事ノ臣ノミナラズ、及ビ王畿ノ外服ニ在ル侯甸男衛四等ノ諸侯、諸郡ノ長伯ト、及ビ王畿ノ內服ニ在ル百官ノ僚屬、庶官ノ尹、惟官ノ亞副、惟服事ノ職、宗工著姓者、及ビ百姓ノ里居スル、都テ敢テ酒ニ沈湎スルナシ、惟敢テ酒ヲ飲マザルノミナラズ、亦間暇ノ宴飮スベキナキナリ、惟上ハ其

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常法之。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又已奉用先王之明德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蔡夾音協。○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蔡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也。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敎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也。蔡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生。承奉王室。

子子孫孫。永保民。

又欲合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蔡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强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今我汝ニ禁ヅ酒ヲ飲マシメザルニ非ズ、爾等大ニ克ク考老ヲ羞養シ、及ビ惟君ニ侍飲スルノ時、爾乃チ爵ヲ執リ、俎ヲ擧ゲ、其誠敬ヲ盡シ、飲食醉飽スルモ、亦過トシ爲サズ、又事ノ大者ヲ以テ、惟曰、爾若シ克ク永ク常ニ反觀内省シ、凡ソ念慮作爲、悉ク中正ノ德ヲ稽ヘバ、則神明ニ交ルベシ、爾、倘フ克ク饋食ノ祀ヲ進羞シ、爾乃チ自ラ助ケ神ニ前ヘ、用テ逸樂ヲ爲セドモ、亦害ナシ、茲ノ如クナレバ、乃チ允ニ惟王ノ正事ノ臣タリ、茲ノ如クナレバ、則亦惟天其元德ニ若順シ、以テ永ク眷顧シ、其王家ニ在ルヲ忘レザルベシ。

王曰封云云ハ、王曰、封、我舊邦ノ西土、文王ヲ棐佐スル往日ノ邦君、御事小子、倘フ克ク文王酒ヲ毖ムルノ教ヲ遵用シ、却テ敢テ飲酒ニ腆厚セザレ、則皇天之ヲ眷ル、故ニ我今日ニ至リ、克ク殷ノ命ヲ受ケ、以テ天下ヲ有ツ。

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王啓監。厥亂爲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蔡】恆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此章文多未詳。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敎民。無得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敎。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寃枉。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敎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蔡】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喩敎化。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塈茨蓋之。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敎化亦須禮義。然後治也。【蔡】塈奇寄反。雘屋郭反。○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塈。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菑。以喩除惡。垣墉以喩立國。樸斲以喩制度。武王之所已爲

テ、之ヲ服行スヘキナリ、其日用飲食ノ小德ト、夫ノ綱常倫理ノ大德ニ於テ、爾小子惟當ニ一體ニ之ヲ視テ愼マザル所ナカルベシ、文王ノ酒ヲ戒ムル此ノ如シ、孔傳本曰ノ下、化字アリ、注疏本ナシ。

妹土云云、今妹土ノ民、我汝ヲ禁ジ酒ヲ飲マシメザルニ非ズ、農ヲ務ル者ノ如キ、能ク爾ノ股肱ノ力ヲ嗣續シ、大ニ其レ黍稷ヲ樹藝シ、奔走服勤シ、以テ其考其長ニ事ヘ、其商タル者ハ、能ク貿易ニ敏クシ、車牛ヲ牽キ、貨物ヲ載セ、遠ク商買ヲ服トシ、其得ル所ヲ用ヒ、其父母ヲ孝養スルノ資ト爲シ、其父母甘旨賴ルアル、必ズ心ニ喜愛ヲ生ズ、是時ニ至リ、手自ラ器皿ヲ洗潔シ、供具ヲ腆厚シ、之ヲ父母ニ進メ、因テ酒ヲ家庭ノ間ニ用フルヲ致セ。

庶士有正云云ヘ、汝妹土ノ臣、庶士ノ有正者、及ビ庶官ノ伯、在朝ノ衆君子、其爾當ニ常ニ朕ノ教誨ヲ聽クヘシ、

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卽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玆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玆也。惟王子子孫孫末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强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敎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敎於民。

惟乃國君之道。蔡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

肆亦見厥君事。

佚、欲ヲ縱マニシ、度ヲ敗リ、用テ其政綱ヲ喪失ス、然ルニ其理ヲ考フ、亦飲酒惟辜ニ因テ、沈湎シテ反ルヲ忘ルルニ非ルナシ、則酒ノ禍ヲ爲ス、亦烈ナルカナ。

文王誥敎云云ハ、我文王、既ニ庶邦臣民ニ告ゲ、又專ラ羣臣ノ小子ニ誥敎シ曰、汝年幼少ナレドモ、然ルニ各官正アリ、卽チ職事アリ、飲酒以テ其官職ニ負クヲ常ニスル勿レ、及ビ庶國ノ中、其飲酒惟當ニ祭祀ノ時ニ於テスベシ、然ルニ之ヲ飲ムモ亦節アリ、德ヲ以テ將持シ、醉テ心志ヲ荒ミ、威儀ヲ喪フニ至ル或ル勿レナリ。

惟曰我民云云ハ、我文王、惟民ノ小子ニ於テモ亦之ニ敎ヘ曰、我民ノ父老タル者、平日當ニ其小子ヲ訓迪スヘシ、惟之ニ土物ノ愛スベキヲ知リ、稼穡ヲ勤メシメバ、則厥心外慕ナク、誠善ナラザルナシ、而民ノ子孫タル者亦當ニ其耳ヲ聽ニシ、以テ祖考ノ彝訓ヲ聽

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盡執拘羣飮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蔡羣飮者。商民羣聚而飮。爲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飮。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飮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 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 **姑惟敎之。** 蔡殷受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敎之。

有斯明享。 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敎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

乃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汝若忽怠。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蔡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敎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敎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飮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 汝當常聽念我所愼而篤行之。 **勿辨乃司。民湎于酒。** 辨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蔡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卽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梓材

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林。蔡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

ニ書ヲ作リ之ヲ戒メ、此ノ若ク曰、汝國ニ之キ、當ニ必ズ明カニ我訓告ノ大命ヲ妹邦ノ臣民ニ宣揚スベシ、妹邦ハ、紂ノ都スル所ノ朝歌以北ノ地ナリ。乃穆考云云ハ、文王ハ昭穆ノ次第穆ニ當ル、故ニ穆考ト云フ、言フハ昔者汝ノ穆考文王、肇メテ國ヲ立テ西土ニ在リ、其時命ヲ受テ方伯ト爲リ、亦嘗テ其酒ニ湎スルヲ憂ヘ、乃チ庶邦ノ官長庶士、及ビ官副小正、凡ソ師事ノ臣ニ誥毖シ、朝夕每ニ懇懃ニ曰、惟祭祀ハ、則茲酒ヲ用フベシ、惟上天命ヲ世ニ降シ、肇テ我民ニ酒ヲ作ラシム、惟郊社宗廟ノ元祀ノ爲ニ、此ヲ藉リ以テ灌獻ノ禮ヲ行フノミ。天降威云云ハ、後人其本意ヲ失ヒ、飲デ節ヲ知ラズ、是ニ於テ上天威ヲ人ニ降シ、我民ノ心志、用テ大ニ荒亂シテ、德行ヲ虧喪ス、然ルニ其故ヲ考フ、亦飲酒惟行フニ因テ、沈湎シ節ヲ失フニ非ルナシ、及ビ小邦大邦ノ諸

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是。蔡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廻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蔡劼臣八反。圻與畿同。○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爲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況毖於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

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

曰、嗚呼、コヽニ汝小子封、惟上天ノ命、予奪常ニ於テセズ、善ナレバ之ヲ得、不善ナレバ之ヲ失フ、汝其レ之ヲ念ヘヤ、不善ヲ爲シ、我ヨリ其享クル所ノ國ヲ殄絶スル或ルナカレ、宜ク汝ノ章服命數ヲ昭明ニシ、汝ノ我ニ聽ク所ノ言ヲ高尊シ、用テ其民ヲ康乂ス、則君命違フナクシテ、天命永ク保ス。

王若曰云云ハ、王終リニ於テ丁寧ヲ致シ、此ノ若ク曰、汝國ニ往ケヤ、小子封、當ニ敬守スベキ所ノ常典ヲ廢替スル勿レ、朕汝ニ告ル所ノ言ヲ聽受シテ、之ヲ服行ス、乃チ能ク此ノ如キ、其殷民ニ得ルノ故ヲ以テ、因テ以テ世世其國ヲ享ケン。

酒誥ハ、殷紂酒ニ酗ス、其都邑惡ニ染ム、尤モ甚シ、成王其地ヲ以テ康叔ヲ封ズ、故ニ書ヲ作リ、之ヲ訓誥ス。

王若曰云云ハ、史臣記ス、王既ニ康叔ヲ衞ニ封ズ、衞ノ地、素ト殷紂ノ惡ニ染ミ、臣民酒ニ酗シ、德ヲ敗ル、故

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所行惡自召罪。【蔡】盡迄力反。狠下墾反。罹鄰知反。○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

ニ同ウスル能ハズ、是我明ニ思フ、天其レ將ニ我ヲ罰殛セントス、而我其レ怨ムベカラズ、蓋惟其小民ノ罪、大ニ在ルナク、亦多ニ在ルナシ、卽至微甚少モ、亦是上ノ人敎ヲ失スルノ責、矧テ其元惡大憝不孝不友ノ俗尙、顯然著聞シ、上天ニ通ズト曰ヘバ、則罰殛ノ加ハル、又何ヲ以テ自ラ解カンヤ、以上康叔ノ德ヲ以テ罰ヲ行フヲ欲スルナリ。

王曰嗚呼封云云ハ、王曰、嗚呼、封、汝其之ヲ敬メヤ、愼ミ怨ムベキノ事ヲ作スナク、非善ノ謀非彝ノ法ヲ用フル勿レ、惟敝斷スルニ此忱ヲ以テシ、大ニ古人ノ敏德ニ則リ、此ヲ用ヒ以テ汝ノ心ヲ康定シ、汝ノ德ヲ顧念シ、汝ノ猷ヲ弘遠ニシ、但寬裕迫ラズ、乃チ以テ民ノ自ラ寧ンズルヲ待ツ、我必ズ汝ヲ以テ瑕疵アリト爲シテ之ヲ殄絕セズ、此節康叔ノ罰ヲ用ヒズ德ヲ用フルヲ欲スルナリ。

王曰嗚呼肆云云ハ、王

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般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蔡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尙飲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蔡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誕惟厥縱

叔ノ罰ヲ愼ムヲ欲スルナリ。

王曰封爽云云ハ、王曰、封、我明カニ夫ノ民ノ當ニ之ヲ吉祥安康ノ地ニ迪導スベキヲ思フ、自ラ刑罰ノ加ハルニ事トスル所ナシ、我是其レ殷ノ先哲王ノ德ヲ思ヒ、用ヒ以テ其民ヲ康乂シテ、之ト匹求ヲ相作スヲ期ス、是我今日ノ責ナリ、矧テ今此殷邦ノ民、習染ノ汙ニ淪スレドモ、其良心善性、猶存スル者アリ、故ニ之ヲ迪イテ從ハザル者ナシ、苟モ之ヲ迪クアラザレバ、則政其邦ニナシト爲ス。

王曰封予云云ハ、王曰、封、予惟今天下ヲ有ツ、誠ニ殷先哲王ヲ監視セザルベカラズ、汝同ク殷民ヲ寧保スルノ責アリ、乃チ汝ニ告ルニ用德ノ說ヲ以テシ、然ル後罰ノ行ヒニ於テ、以テ德化ノ及バザルヲ濟フノミ、今惟此殷民、甚ダ安靜ナラズ、未ダ其心ノ狠疾ヲ止ムル能ハズ、委曲迪導、已ニ屢次ヲ經レドモ、舊習尚アリ、未ダ上先王ノ治

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爲醉飽。以考中德。爲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蔡】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蔡】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

ニ茲文王作ス所義ニ合フノ刑ニ由テ、率ヰ以テ之ヲ戮殺シ、赦スナカルベシ、孔傳、下文亦惟君惟長ヲ此下ニ屬シ、以テ亦惟君長ノ道ト爲ス。

亦惟君云云ハ、若シ汝モ亦惟君長ト爲テ、其一家ノ人ヲ齊ヘ、以テ國人ノ範ト爲シ、及ビ其小臣外正ノ臣ヲ訓ヘ、公ニ奉ジ國ニ體セシムル能ハズ、惟勢ニ依リ威ヲ作シ、惟法ニ倚リ虐ヲ爲シ、大ニ君王至重ノ命ヲ放棄シ、用テ乂治ス、是汝且君命ヲ奉ズル能ハズ、又何ヲ以テ臣民ヲ責メンヤ。

汝亦罔不克云云ハ、汝モ亦國家ノ常典ヲ敬守スル克ハザルナク、乃チ當ニ是ニ由リテ民ヲ裕ニスルノ道ヲ求ムベシ、惟文王ノ敬ニシテ忽ニセザル所アリ、忌ニシテ敢テセザル所アルナリ、乃チソノ民ヲ裕ニスルヲ期シテ、我惟レ必ズ文王ニ及ブコトアラント曰ヘバ、則予一人汝ヲ望ムノ意モ、亦悅懌ス、以上康

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蔡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惟曰化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焉。蔡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蔡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

ル、之ヲ寇攘姦宄ニ比スル、其惡尤モ甚シ、苟モ我政ヲ爲スノ人ニ於テ、罪ヲ得ザレバ、則人懲ル所ナク、天惟我ニ與フル所ノ民彝、必ズ大ニ泯滅シテ紊亂セン、曰、汝其速ニ文王作ス所ノ罰法ニ由リ、茲不孝不友ノ人ヲ刑シテ、赦ス無カルベキナリ。

不率大戛云云ハ、戛ハ法ナリ、彼民ノ不孝不友ニシテ、教化ニ率ガハザル者、固ト大ニ之ヲ法ニ置クベシ、矧シテ惟臣ト爲リ、外ノ庶子人ヲ訓フルヲ以テ職ト爲スト、惟其庶官ニ正タルノ人、及ビ小民ノ諸符節アル者ハ、平民ト同ジカラズ、乃チ又別ニ條教ヲ播敷シ、道ニ違ヒ以テ悦ヲ時俗ニ取リ、民ノ大譽ヲ造スヲ求メ、君上委任ノ意ヲ顧テ、漠然省念ヲ加ヘズ、官守ノ法、都テ廢格シテ用ヒズ、以テ其君上ヲ瘝マシメ、人心ヲ惑亂ス、是乃チ惡業ヲ引長ス、惟朕甚ダ憝ム所也、刑其已ムベケンヤ、汝乃チ其レ速

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既謂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尙克用文王敎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敎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蔡】妹邦。卽詩所謂沬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愼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飮。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惟天下敎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蔡】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爲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蔡】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

ニ在リ姦ヲ爲シ、或ハ内ニ在リ宄ヲ爲シ、人ノ貨財ヲ取ルニ殺傷顚越ス、此ノ如キ、暋狠ニシテ死ヲ畏レザル人ハ、人之ヲ憎懟セザルナシ、若シ法ヲ是ノ如キ人ニ用フレバ、則刑其罪ニ當リ、人快ヲ稱セザルナシ。

王曰封云云ハ、王曰、封、寇攘姦宄ノ人、財貨ヲ奪テ人ヲ死ニ致ス、固ト元惡ニシテ、大ニ憝ムベシト爲ス、然ルニ大倫ニ於テ、尙未ダ關ルアラズ、矧テ惟不孝不友ノ人、子ト爲リ、敬ミ其父ノ事ニ服スル能ハズ、大ニ其考ノ心ヲ傷ク、以テ父ニ於テモ、亦其子ヲ字愛スル能ハズ、乃チ其子ヲ疾惡スルヲ致ス、是父子相夷ルナリ、弟ニ於テ、天ノ定ムル所長幼顯然ノ倫敍ヲ念ハズ、乃チ恭ミ其兄ニ事フル克ハズ、以テ其兄モ、亦父母子ヲ鞠養スルノ哀勞ヲ念ハズ、大ニ弟ニ友ナラザルヲ致ス、是兄弟相賊フナリ、惟人、人倫ヲ敗壞シ、大理ヲ滅絕シ、茲ノ如キニ至

敏則有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纂】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纂】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纂】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纂】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

ニ舊ニ循フニ一ナレバ、拘泥シテ通ゼザラントス、故ニ其義刑義殺ノ時ニ宜キ者ヲ用フベシ、然ルニ時ニ隨フニ過グレバ、或ハ情ニ任セ、自ラ用ヒントス、故ニ又當ニ虛心審鞫シ、用ヒ以テ汝封喜怒ノ私情ニ遷次スル勿カルベシ、乃チ汝古ニ泥マズ、己ニ循ハズ、盡ク義ニ遜ヒ、既ニ是倫敍アリト曰ヘドモ、惟猶當ニ未ダ能ク盡ク義ニ遜フノ事アラズト曰フベキナリ。

已汝云云ハ、意猶此ニ已ムベケンヤ、汝惟小子封、年少ナレドモ、心獨リ善シ、我諸臣ヲ觀ルニ、未ダ其レ汝封ノ心ノ若キ者アラズ、是汝ノ心、惟我之ヲ知ル、朕忍ビザルノ心、朕生ヲ好ムノ德ノ若キ、亦惟汝之ヲ知ル。

凡民云云ハ、凡ソ民、人ノ誘スルニ因テ罪ヲ得ル、猶原スベシ、然ルニ其身自ラ甘ンジ、法網ヲ冒シテ罪ヲ得ル、或ハ人ヲ劫カシテ寇ヲ爲シ、或ハ人ヲ奪ウテ攘ヲ爲シ、或ハ外

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敎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蔡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卽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覽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愼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敎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愼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蔡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卽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修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丕則敏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

ザルナリ、須ク亦至公ヲ秉リ、以テ之ヲ聽クベシ、忿ヲ恣ニシ、過テ人ヲ劓刵スル或ルハ無レナリ、又曰二字ハ、當ニ無或刑人殺人ノ下ニ在ルベシ。

王曰外事云云ハ、王曰、汝今往キ衞ヲ治ム、凡ソ外ニシテ有司訟獄ノ事、豈能ク一ニ親理センヤ、但汝是臬令ヲ陳列シ、人ニ遵守スル所アラシムベシ、然ルニ亦必ズ創テ條欵ヲ立テズ、當ニ舊法ニ由リ、有司ニ講求シ、玆殷罰遺ス所倫敍アリ、行フベキ者ヲ師範セシムベシ。

又曰要囚云云ハ、又曰、今ヨリ後凡ソ緊要囚犯ニ遇フ、罪狀明白ナレドモ、猶服膺想念シ、五六日ヨリ、或ハ一旬一時ノ久キニ至リ、必ズ其情眞ニ罪當リ、然ル後大ニ緊要囚犯ヲ蔽斷シ、加フルニ重刑ヲ以セヨ。

王曰汝練云云ハ、王曰、汝外事ニ於テ、是臬ト事トヲ敷陳シ、而罰アル者之ヲ斷ムルニ、殷ノ常法ヲ以テス、然ル

民不循大常之敎。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敎。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蔡 夏訖點反。○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敎者。可固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敎。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此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

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

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幷爲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蔡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

乃非德用乂。

汝亦罔不克敬典。

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

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

寛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

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行寛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蔡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

ハ、王曰、嗚呼、封、刑罰本ト都テ當然ノ次敍アリ、汝是乃チ當ニ詳審精察シ、大ニ其輕重取舍ノ等ヲ明カニスベシ、則下情洞燭シ、以テ民志ヲ畏服スルアリ、惟民其レ互ニ相戒勅シ、和順ニ懋メザルナシ、其惡ヲ去ル、其身疾アリ、多方之ヲ救療スル若クナレバ、則惟民其レ畢ク其平日ノ告惡ヲ棄テ改新ス、其善ヲ保ズル、慈母ノ赤子ヲ保ズル、意ヲ加ヘ愛護スル若クナレバ、則惟民其レ相勸勉シテ、同ジク康乂ノ域ニ歸ス。

非汝封云云ハ、夫レ罰ノ大ハ、刑ト殺トニ在リ、然ルニ皆朝廷ノ法ヲ奉ジ、從事スルニ過ギズ、汝封、得テ擅ニ人ヲ刑シ人ヲ殺スベキニ非ザルナリ、須ク務テ至公ヲ秉リ、以テ之ニ臨ムベシ、威ヲ作シテ濫ニ人ヲ刑シ、人ヲ殺スル或無レ、罰ノ小ハ、劓ト刵トニ在リ、情法ニ據リ、施行スルニ過ギズ、汝封得テ擅ニ人ヲ劓刵スベキニ非

憝。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音]暋音敏。憝徒對反。○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暋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得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擧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敎不至所致。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敎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音]弔音的。○大憝。卽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

ノ餘民ヲ和シ應保安シ、其強梗弗順ノ習ヲ消融スルニ在ルナリ、亦惟當ニ上王室ヲ助ケ、永ク天命ヲ宅保シ、鼓舞作興シ、以テ民俗ヲ新ニスベシ、以上ハ康叔ノ德ヲ明ニスルヲ欲スルナリ。

王曰嗚呼封云云ハ、王曰、嗚呼、封、刑罰ハ民命ノ關ル所、必ズ須ラク敬愼シ、以テ汝ノ罰ヲ明審スベシ、其道ハ情ノ輕重ヲ原シ、以テ其罪ノ輕重ヲ定ムルニ在リ、人小罪ヲ犯ス者アリ、然ルニ其情眚過ニ由ルニ非ズ、乃チ惟故終ニシテ、故サラニ犯シ、自ラ不典ヲ作シ、意ヲ用ヒテ爾ル者、其罪甚ダ小ナルアレドモ、乃チ殺サザルベカラズ、乃チ大罪ヲ犯ス者アリ、然ルニ其情故終ニ由ルニ非ズ、乃チ惟無心ノ眚過ニシテ、不幸ノ災ニ出ヅ、適然トシテ爾リ、且既ニ自服シ、其事ヲ稱道シ、其辜ヲ窮極シ、隱匿スルナキ者、是乃チ殺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王曰嗚呼封有敍云云

兼用之。〔蔡〕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衞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衞國對言爲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擧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蔡〕要囚獄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

用其義刑義殺。　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

勿庸以次汝封。　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事。　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敍。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蔡〕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敍。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款心。〔蔡〕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顚越人。於是以取貨利。

暋不畏死。罔弗

廢セズ、以テ長ク其國家ヲ保スベシ。

王曰嗚呼小子云云ハ、王曰、嗚呼、小子封、人上タル者ハ、當ニ萬民ヲ以テ一體ト爲シ、民ノ安カラザルヲ視ル、恫痛病瘝ノ汝ノ身ニ在ル如クナルベシ、敬セラルベケンヤ、天命常ナラズ、甚ダ畏ルベケレドモ、然ルニ必ズ其誠忱アル者ヲ棐輔ス、民情ノ好惡、大略見ルベケレドモ、然ルニ小人固ト保シ難シト爲ス、汝今國ニ往キ、汝ノ心ヲ盡クシ、自ラ康ンジテ、好ミ逸豫ノ事ヲ爲スナカレ、此ノ如キハ乃チ其レ能ク民ヲ乂メテ、小人ノ保シ難キ者モ、庶フ其レ保スベキノミ、我聞ク古人言フアリ、曰、上ノ怨ヲ民ニ致ス、事ノ大ニ在ラズ、亦小ニ在ラズ、惟道理ニ於テ、順フト順ハザルト何如、政事ニ於テ勉ムルト勉メザルト如何ヲ看ルノミ。已汝惟云云ヘ、意此ニ已ムベケンヤ、汝惟小子、汝今日ノ服職、惟王室ノ德意ヲ推弘シ、殷

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爲不常。用犯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蔡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卽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卽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歎政敎有次敍。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勑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爲善。如欲法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人。如安孩兒安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蔡有敍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勑也。民其戒勑。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無或劓刵人。所以擧輕。以戒爲人輕行之。蔡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擧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

徳ト爲シ、謙辭ト云フハ是ニ非ズ。

王曰、嗚呼云云ハ、王曰、嗚呼、封、汝當ニ思念スベキカナ、今汝民ヲ治ムル、將ニ汝ノ文考ノ緒ヲ祗敬適述シ、尙前聞ヲ繼紹シテ、其德言ヲ服行スルニ在ラントス、然ルニ此特當代ノミ、又汝封ズル所ノ地ハ、乃チ殷ノ舊都、故ニ今往キテ其民ヲ治ムル、當ニ彼殷ノ先哲王世ヲ經スルノ迹ヲ數求シ、用テ斯民ヲ保乂スルノ準ト爲スベシ、汝當ニ大ニ遠ク商家耇成ノ人、伊傳諸臣ノ若キ者ヲ思ヒ、此ニ法リ、以テ其心ヲ宅クベシ、斯民ヲ訓フル所以ヲ知ルナリ、然ルニ此特ニ近代ノミ、又當ニ別ニ古先哲王堯舜禹相傳フルノ道ニ聞由スルヲ求メ、用テ斯民ヲ康保スルノ範ト爲スベシ、夫レ衆理該通シ、性天ノ中ヲ恢弘シテ、充然餘アラザルナシ、此ノ若キハ、則其德自ラ汝ノ身ニ裕カニシテ、處シテ宜カラザルナシ、而必ズ此王ニ在ルノ命ヲ

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纂】恫音通。瘝姑還反。○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卽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行。【纂】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擧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愼。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

ミテ、私恩ニ非ズ、其德ヲ明カニスル此ノ如シ、當ニ成スベキ所ヲ成シテ、民ヲ罔スルニ非ズ、其罰ヲ愼ム此ノ如シ、是ニ由リ盛德民ニ顯聞シテ、民心之ニ歸ス、用テ始テ我一區ノ夏ヲ造シテ、岐周豐鎬ノ地ヲ撫有ス、我一二ノ鄰邦ニ及ビ、皆德ヲ慕ヒ威ヲ畏レ、漸ク以テ脩治ス、我西土ノ人、惟是怙恃スル父ノ如ク、冒戴スル天ノ如シ、是ニ由リ明德昭升シ、上帝ニ聞エ、上帝其爲ス所ヲ休美ス、天乃チ大ニ文王ニ命ジ、大殷ヲ殪滅シ、大ニ其命ヲ受テ、天下ヲ有ツ、其庶邦其庶民ニ及ビ、皆德化ニ歸シ、惟是各其敍ニ就カザルナシ、是我周ノ王業、已ニ文王ノ時ニ成ル、汝ノ寡兄モ亦勉テ先德ヲ紹ギ、以テ先業ヲ成ス、故ニ汝小子封、其餘蔭ニ藉リ、封爵ヲ享有シ、茲東方ノ土ニ在ルヲ得ルノミ。

寡兄ノ寡ハ獨也、猶一人ト言フガ如シ、寡人寡妻皆同義、解シテ寡

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越厥邦厥民。惟時敍。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敍。皆文王敎。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蔡】殪壹計反。○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己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馨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敍。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衞。意邶鄘爲武庚之封。而衞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攷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治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敎。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蔡】遹音聿。○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庚叔祗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

ニ其事ヲ總攝ス、是ニ於テ民及ビ百官咸ナ其勤ヲ致ス、乃チ大ニ臣民ニ告グルニ、洛ヲ治ムルノ事ヲ以テス。

王若曰云云ハ、周公王命ヲ稱シテ以テ之ニ命ズ、故ニ冒ラスニ是句ヲ以テス、王此ノ若ク仰セラルト云ヘバ、傳命ノ詞タルヲ知ルベシ、孔叢子ニ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爲トアルハ是義ヲ釋スルナリ、孟侯、朕ガ其弟小子封ト曰フハ、先ヅ之ヲ尊ビ、又之ヲ親ムナリ。

惟乃丕顯云云ハ、夫レ治ヲ爲スノ要ハ、之ヲ遵クニ德ヲ以テシ、之ヲ齊フルニ刑ヲ以テスルニ過ギズ、惟汝ノ丕ニ顯カナル考文王、治原ヲ洞見シ、心ヲ政典ニ留メ、克ク明德ヲ明カニシ、又克ク刑罰ヲ愼ミ、以テ其國家ノ基業ヲ造成スル、只此兩端ニ在ルノミ。

不敢侮鰥寡云云ハ、其事ヲ循擧スレバ、則敢テ鰥寡無告ノ人ヲ輕侮セズ、常ニ用フベキ所ヲ用ヒテ、過擧ニ非ズ、當ニ敬ムベキ所ヲ敬

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悦。而集會。

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衞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悦並見。卽事於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蔡】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卽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敎訓。【蔡】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愼去刑罰。以爲敎首。【蔡】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用此明德愼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敎。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

康誥ハ序ニ成王ノ時ノ作ト爲ス、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レ商、成王定レ之、選ニ建明德一、以藩ニ屛周一云云、命以ニ康誥一（孔叢子（孔子曰、昔康叔封レ衞、統ニ三監之地一、命爲ニ孟侯一、周公以ニ成王之命一、作ニ康誥一焉、稱ニ述文王之德一、以成ニ勑誡之文一）史記（周公旦懼ニ康叔齒少一、乃申ニ告康叔一云云、謂ニ之康誥酒誥梓材一）ト合フ、確說從フベシ、蔡傳胡宏ノ說ニ從ヒ序ヲ譏ル、其難詰スル所辨ズルニ足ラズ（龜井昭陽ノ尙書考ニ據ル）。惟三月云云ハ、周公攝政ノ七年、三月哉生魄十六日、周公殷民ノ制シ難ク、地ノ之ヲ居クナカルベカラザルヲ以テ、是ニ於テ初テ基シ、新大邑ヲ東國洛ニ作リ、而王城下都ノ建アリ、乃チ洛ニ在ルノ四方ノ民、版築ノ勞ヲ辭セズ、大ニ來リ東郊ニ和會ス、侯甸男邦采衞ノ百官、皆鼓舞シテ民心ノ和ヲ播揚シ、事ヲ周ニ見サシム、周公實

尙書卷第八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衞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

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蔡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衞侯。今文古文皆有。〇按。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勗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尙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尙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衞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史記亦言衞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リ、四國ニ動搖ヲ得セシムル無カルベシ、此レ我東征スル、人事然ラザルヲ得ザル者ナリ、矧テ今トシテ併セテ吉ナルヲヤ、故ニ朕大ニ爾ヲ以テ東征ノ擧ヲ爲スナリ、我謂フ上天淫ニ禍スルノ命、斷乎ト僭差セズ、トノ陳スル所ヲ觀ルニ、惟其兆顯然茲ノ若シ、トノ陳スル所ハ、即チ天命ノ在ル所ナリ、天命其レ違フベケンヤ。

微子之命ハ、成王既ニ武庚ヲ誅シ、微子啓ヲ宋ニ封ジ、以テ湯ノ祀ヲ奉ズ、史官其誥命ヲ錄ス。」

王若曰猷云云ハ、史臣記ス、成王微子ヲ宗ニ封ジ、之ニ誥命シ、此ノ若ク曰、鳴呼、殷王ノ元子、我惟古制ヲ稽考シ、成湯ノ徳ヲ尊崇ス、汝能ク其賢ニ象ルヲ以テ、之ニ命ジ祀ヲ主ラシム、先王ニ統承シ、以テ其典禮文物ヲ脩メ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且先代ノ裔ハ、當代ノ臣ト同ジカラズ、則爾ニ命ジ、王家ニ賓ト作シ、臣禮ヲ以テ相待タズ、一代ノ後ニ、周國ト咸ナ休美以テ之ヲ永世ニ施シテ窮リナカラシムルナリ。」

鳴呼乃祖云云ハ、鳴呼、汝ノ祖成湯ノ徳、克ク齊肅ニシテ敬セザルナク、睿聖ニシテ通ゼザルナク、廣大ニシテ量ルベカラズ、淵深ニシテ測ルベカラズ、惟此盛徳アリ、故ニ皇天眷顧佑助シ、之ニ大ニ其命ヲ受ケ、天下ノ主ト爲ラシムルノミ、則能ク民ヲ撫スルニ寛大ヲ以テシ、盡ク其有夏邪虐ノ政ヲ除ク、其功ハ、則當時ニ加被シ、其徳ハ、則後裔ニ垂及ス。」

爾惟踐脩云云ハ、爾惟能ク其成湯ノ猷ヲ踐履脩擧シ、舊日ニ在テ、已ニ令善ノ聲聞アリ、爾恪畏謹慎、克ク祖ニ孝スルノ道ヲ盡シ、爾嚴肅恭敬、以テ神ニ事ヘ、人ヲ治ムルノ道ヲ盡ス、予汝ノ實徳アルヲ嘉美ス、曰、爾能ク前人行フ所ヲ篤厚シテ、其舊ヲ忘レズ、此ヲ以テ祀ヲ奉ゼバ、則上帝必ズ是上ニ歆享セン、此ヲ以テ民ヲ治メバ、則下民必ズ是下ニ祗敬和協セン、故ニ我用テ爾ヲ上公ノ位ニ建置シ、茲東夏ノ民ヲ治メ、以テ先王ニ承ケテ、王家ニ賓セシム。」

欽哉云云ハ、欽メヤ、必ス須ラク往キ汝ノ教訓ヲ敷キ、脩擧セザルナク、汝ノ章服命數ヲ愼ミ、僭踰ニ至ルナク、而品式典常ノ中ニ率由シテ、敢テ輕變セザルベシ、能ク是ノ如クナレバ、則以テ王室ニ蕃衞シ、我周ニ頼テ以テ治安シ、汝烈祖ノ功徳ヲ恢弘シ、汝宋國ノ有民ヲ律儀シ、永ク其上公ノ位ヲ綏安セシムベシ、特ニ王室ニ蕃タルノミナラズ、又能ク教化ヲ宣揚シ、予一人ノ治功ヲ毗輔スルナリ、特ニ乃祖ヲ弘ムルノミナラズ、又能ク統ヲ後昆ニ垂レ、爾ノ子孫、世世其徳澤ヲ承享セシムルナリ、特ニ有民ヲ律スルノミナラズ、萬邦ノ諸侯モ亦爾ヲ以テ法式ト作スナリ、特ニ永ク其位ニ綏ンズルノミナラズ、我有周ニ爾ヲ待ツノ心、亦且恩禮ヲ加ルアリ、厭歎ナカラシメン。」

鳴呼云云ハ、鳴呼、今汝往ケヤ、惟必ズ爾一國ノ政ヲ休美シ、慎ンデ朕命ズル所ノ言ヲ廢替スルナカレ。

金縢　縢ハ緘ナリ、金ヲ以テ緘封ス、鎖鑰ノ若ク然リ、周武王疾アリ、周公其死ニ代ルヲ先王ニ請フ、史官其事ノ本末ヲ述ブ。

[illegible]

ドモ、若シ他方ヨリ來ル、其土性宜シキ所ニ非ズ、則必ズ畜養セズ、珍美ノ禽、奇異ノ獸、以テ耳目ノ玩ニ供スルニ過ギズ、必ズ國中ニ育シ、以テ勞費ヲ滋サズ、若シ能ク清心寡欲、遠物ヲ寶愛セザレバ、則遠人之ヲ聞キ、皆賓服ノ心ヲ起シテ、至ラザルナシ、又能ク寶トスル所ノ者、惟賢臣ニ在レバ、則賢才用ヲ效シ、中國邇人安ンセザルナシ。

嗚呼夙夜云云ハ、嗚呼、人君タル者、夙夜心ヲ存シ、事ニ應ジ勤メザルアル勿レ、細微ノ行ヲ矜持セザレバ、終ニ大德ヲ累ハス、譬ヘバ山ヲ爲ル如シ、已ニ九仞ノ高ニ至リ、心懈怠ヲ生ズレバ、則其功一簣ノ土ニ虧欠ス、豈ニ甚ダ惜マザランヤ。

允迪茲云云ハ、誠ニ能ク茲愼德ノ事ヲ迪行スレバ、則生民其居ヲ保安シ、無窮ノ福ヲ受ク、惟乃チ以テ永ク天下ヲ保チ、世世王ト爲ルベシ、吾王其レ之ヲ圖レ。

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汝世世厚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蔡斁音亦。○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卽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偪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愼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蔡歎息言汝往之國。當體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獻諸天子。拔而貢之。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後叔封晉。作歸禾。亡。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尙書卷第七

ヲ狎侮スレバ、則小人タル者、亦將ニ以テ國家ノ爲ニ其力ヲ盡クスナカラントス。不役耳目云云ハ、人君若シ能ク澹然ト欲ナク、務テ耳目ヲシテ皆命ヲ心ニ聽テ、而此心ヲシテ耳目玩好ニ役使セラレザラシムレバ、則凡百事爲、自然ニ節度ニ合シテ、各惟其貞正ヲ得ルナリ。玩人云云ハ、人ヲ玩忽スレバ、則驕ヲ以テ敬ヲ滅シ、自己ノ心德ヲ喪失ス、物ヲ玩好スレバ、則慾ヲ以テ剛ニ勝チ、自己ノ心志ヲ喪失ス。志以道寧云云ハ、己レノ志、道ヲ以テ寧ケレバ、則妄發ニ至ラズ、人ノ言、道ヲ以テ接スレバ、則妄受ニ至ラズ。不作無益云云ハ、其行フ所、無益ノ遊觀ヲ作シテ、有益ノ國計ヲ害セザレバ、則治功乃チ成就ス、異物ノ奇巧ヲ貴ミテ、用物ノ服食ヲ賤マザレバ、則民財乃チ富足スベシ、故ニ犬馬ハ、有用ノ物ナレ

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淵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放桀邪虐。湯之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蔡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卽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卽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卽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蔡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愼汝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世世享德。萬邦

トヲ論ズルアルナク、舉ク方土生ズル所ノ物ヲ貢獻ス、然ルニ獻ズル所ノ者、惟是衣服ニ供スベク、飮食ニ資クベク、器用ニ備フベキノ物ノミ、敢テ奇玩異物ヲ以テセザルナリ。王乃云云ハ、王乃チ其愼德致ス所ノ方物ヲ、異姓諸侯ノ邦ニ昭示シ、因テ頒チ之ヲ賜ヒ、之ニ其服行スル所ノ職ヲ替廢スル無ラシムルノミ、方物ノ中ニ就キ、分テ其寶玉ノ貴者ヲ、同姓諸侯伯叔ノ國ニ賜フ、是用テ之ニ益、其親ヲ親ムノ義ヲ展厚セシム、故ニ諸侯人人亦敢テ其物ヲ輕易セズ、而惟德ヲ以テ其物ヲ視ル、敢テ物ヲ以テ物ヲ視ザルナリ。德盛云云ハ、夫レ德盛ナルノ人ハ、其已レヲ持シ人ヲ待ツ、必ズ其莊敬ヲ極ム、敢テ一毫狎褻侮慢ノ意アラズ、若シ其レ然ラズ、君子ヲ狎侮スレバ、則君子タル者、必ズ將ニ以テ國家ノ爲ニ人心ヲ盡クスナカラントス、小人

不僭卜陳惟若茲。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疏]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幷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殷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以名篇。[疏]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幷通三統。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疏]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

則チ福ヲ獲ル彼レノ如ク、惡ヲ爲セバ、則チ禍ヲ獲ル此ノ如シ、鑑セザルベケンヤ。

旅獒、西旅ハ、西方蠻夷ノ國名、犬ノ高サ四尺ナルヲ獒ト曰フ、其常犬ニ異ナルヲ以テ之ヲ貢ス。

惟克商云云ハ、史臣記ス、惟武王既ニ商ニ克テ、天下ヲ有モチ、威德廣被ス、遂ニ道路ヲ九夷八蠻ノ遠キニ開通シ、賓服セザルナシ、是ニ於テ西旅國、其土産ノ獒犬ヲ致シ貢シ、以テ來享ノ敬ヲ表ス、大保召公、人君ノ好尙、端シカラザルベカラザルヲ以テ、此ニ因テ進獻ノ門ヲ開キ、盛德ノ累ヲ貽コスヲ恐レ、乃チ旅獒ノ一書ヲ作リ、用テ王ニ訓ヘ、其當ニ受クベカラザルヲ極言ス。

曰嗚呼云云ハ、曰、嗚呼、古ヨリ明哲ノ王、其德ヲ愼脩セザルナシ、乃チ但中國人民上ニ奉ズルノミナラズ、卽チ是四方ノ夷狄モ、亦皆相率ヰ賓服ス、遠ト邇

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知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佐周。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𦬙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爲迪知帝命。未可以爲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眞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擧虢叔閎夭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爲亂臣。又何疑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稼穡之夫。除艸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𦬙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

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幷吉乎。言不可不從。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

然ル後以テ生ヲ養フアリ、三ニ曰康寧、身體康健ニシテ疾厄ナク、心志安寧ニシテ憂患ナシ、四ニ曰攸好德、智識高明、好ム所德ニ在レバ、則心逸シテ日ニ休シ、自ラ多福ヲ求ム、五ニ曰考終命、諸福既ニ備リ、終ヲ善スル尤モ難シ、必ズ須ラク正命ヲ成就順受シ、以テ天年ヲ盡クスベキナリ。

六極云云ハ、惡ヲ爲ス者、天必ズ之ニ報ユルニ六極ヲ以テス、其目、一ニ曰凶短折、横シマニ凶害ニ遭テ、以テ善ヲ以テ終ラズ、或ハ中道夭折スルナリ、二ニ曰疾、疾病纏綿シ、身康健ナラズ、三ニ曰憂、憂愁抑鬱シ、心戚戚ト寧カラズ、四ニ曰貧、貧窮空乏シ、自ラ存スル能ハズ、五ニ曰惡、性ヲ稟ル剛ニ過ギテ、悍然ト顧ミズ、以テ禍ヲ取ルニ足ル、六ニ曰弱、性ヲ稟ル柔ニ過ギテ、怯懦爲スナク、以テ辱ヲ取ルニ足ルナリ、夫レ善ヲ爲セバ、

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以作室喩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

其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又以農喩。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獲乎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蔡]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擧也。以作室喩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造屋乎。以耕田喩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爲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喩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心。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蔡]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喩武王。友以喩四國。子以喩百姓。民養以喩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告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ヲ得ルヲ欲スル如シ、其好ヲ爲ス、各齊シカラズ、日月ノ運行ハ、則冬アリ、夏アリ、其常度ヲ差ヘズ、亦猶卿士師尹ノ常職アル如シ、然ルニ但月ノ星ニ從フ、見ルベシト爲スノミ、月東北ニ行キ箕ニ入レバ、則其好ニ從ヒ風ヲ爲ス、西南シテ畢ニ入レバ、則雨ヲ爲ス、此亦卿士師尹當ニ民ノ欲ニ從フベキ如キナリ、孔云、星ハ民ノ象、故ニ衆民惟星ノ若シ、箕星風ヲ好ミ、畢星雨ヲ好ム、亦民ノ好ム所、日月ノ行ハ、冬夏各常度アリ、君臣ノ政治、小大各常法アリ、月箕ヲ經レバ則風多ク、畢ニ離レバ則雨多シ、政教常ヲ失ヒ、以テ民欲ニ從フ、亦亂ルル所以ナリ。

九五福云云ハ、第九五福六極ノ疇ト爲ス、善ヲ爲ス者、天必ズ之レニ報ユルニ五福ヲ以テス、一ニ曰壽、人生必ズ壽命長久、然ル後能ク諸福ヲ享ク、二ニ曰富、人生必ズ資産充足、

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蔡】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卽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閟愼也。言天愼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大平。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愼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蔡】閟音祕。○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

因テ用テ成熟ス、治功ハ、則政ノ乂マル所、用テ彰明ナリ、之ヲ朝ニ觀レバ、凡ソ俊民ノ隱伏スル者、因テ用テ章顯シ、之ヲ野ニ觀レバ、室家因テ用テ平安康寧ス。

日月歳云ハ、一日一月ノ間一歳ノ内、五氣ノ時、都テ乖錯シテ至ル、既ニ變易アリ、此人事脩マラズ、告徵ノ應ズルナリ、歳功ハ、百穀成熟セズ、治功ハ、政ノ乂ムル所、昏亂シテ明ナラズ、俊民ハ側微ニ處ルヲ甘ンヅ、民ハ困苦シ、室家離散シテ寧カラズ。

庶民云云ハ、王者ト卿士尹ト、其得失固ト歳月日ニ徵ス、庶民ニ至レバ、則省驗スル所ナシ、其象衆星ノ天ニ麗ク如シ、然ルニ星宿ノ中、氣類相感ズ、都テ各好ム所アリ、箕星風ヲ主ドル、故ニ其性風ヲ好ムアリ、畢星雨ヲ主ドル、故ニ其性雨ヲ好ムアリ、亦庶民ノ寒者衣ヲ欲シ、饑者食ヲ欲シ、鰥寡孤獨皆其所

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敎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蔡此擧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擧。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

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蔡卬五剛反。毖音祕。〇造爲。卬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王。

嗚呼

バ、則恒常ノ燠柔之ニ順應ス、曰急、聽是非ヲ審ニセズ躁急ニシテ寡謀ナレバ、則恒常ノ寒烈之ニ順應ス、曰蒙、睿幾微ヲ察セズ、蒙昧ニシテ眩惑スレバ、則恒常ノ風霾之ニ順應ス。曰王省云云ハ、凡君臣、皆須ラク其休告ヲ視テ、其得失ヲ省察スベシ、曰、王者其得失ヲ省驗セント欲スル、惟當ニ五氣ノ休告、一歲ノ利害ニ關スル者ニ於テ、之ヲ徵スベシ、卿士ハ當ニ一月ヲ以テ之ヲ徵スベシ、師尹ハ當ニ一日ヲ以テ之ヲ徵スベシ、孔云、王省職スル所、總ブル所ノ羣吏ヲ兼ヌ、歲ノ四時ヲ兼ヌル如シ、卿士ハ各掌ル所アリ、月ノ別アル如シ、師尹衆正官ノ吏ハ、其職ヲ分治ス、日ノ歲月アル如シ。歲月日云云ハ、一歲ノ間、一月一日ノ內、凡ソ雨暘燠寒風ノ時、都テ候ニ應ジテ至リ、變易アルナシ、此人事克ク脩リ、休徵ノ應ズルナリ、歲功ハ、則百穀

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大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敍。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纂腆他典反。疵才支反。○腆厚。誕大。敍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所以爲美。纂敉音弭。○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幷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幷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纂此擧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敍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テ過少ニ傷レバ、則萬物其性ヲ遂グルナク、共ニ凶災ヲ致ス。曰休徵云云ハ、曰休徵、天道ノ或ハ休或ハ告、偶然ノミニ非ズ、故ニ人事下ニ脩レバ、則天必ズ休美ノ徵驗アリ、其目曰肅、貌ニ動ク者、端莊恪ナレバ、則時ヲ以テ雨澤ニ順應ス、曰乂、言ニ發スル者、理ニ順ヒ章ヲ成セバ、則時ヲ以テ暘霽之ニ順應ス、曰哲、視ル明カニシテ、昭然ト智アレバ、則時ヲ以テ暄燠之ニ順應ス、曰謀、聽ク聰ニシテ、淵然ト謀アレバ、則時ヲ以テ寒冷之ニ順應ス、曰聖、思能ク徵ニ通ジ、德睿聖ニ至レバ、則時ヲ以テ風氣之ニ順應ス、曰咎徵、人事下ニ失スレバ、則天必ズ咎惡ノ徵驗アリ、其目曰狂、貌肅ナル能ハズ、狂蕩ニ至レバ、則恆常ノ淫雨之ニ順應ス、曰僭、言乂ムル能ハズ、差謬ニ至レバ、則恆常ノ暘旱之ニ順應ス、曰豫、明可否ヲ決セズ、猶豫シテ斷ゼザレ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 延洪惟我幼沖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蔡]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天下威用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蔡]已承上語詞。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喩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安天下之主。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蔡]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卽龜所命。而其

チ保スベシ、若シ或ハ作爲スルアレバ、必ズ凶咎ニ遇ハン。

八庶徵云云ハ、第八庶徵ノ疇ト爲ス、蓋天人ノ理、感通ヲ相爲スヲ以テ、但天道ノ休咎ヲ觀テ、卽チ人事ノ得失ヲ驗スベシ、其目、一ニ曰雨、陰陽ノ氣交リテ蒸潤スルナリ、二ニ曰暘、陰陽ノ氣散ジテ開霽スルナリ、三ニ曰燠、陰消シ陽長ジテ、氣煖カナリ、四ニ曰寒、陽消シ陰長ジテ、冷ヤカナリ、五ニ曰風、二氣相噓シ相拂ウテ、周旋鼓舞スルナリ、曰時、此雨暘燠寒風ニ就キ、都テ恰好ノ時候アリ、凡ソ五者ノ來ル、皆全備シテ鈌ルナク、各其節敍ヲ以テ相應ジ、和氣流行シ、品物生植ス、庶草ハ至微ナレドモ、亦且暢茂條達シ、其蕃廡ヲ極ム、況テ其他ヲヤ。

一極備凶云云ハ、一若シ偏勝シ、極テ備テ過多ニ傷レバ、則萬物其生ヲ育スルナク、一若シ亡耗シ、極テ無クシ

學新誤作親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郊以玉幣謝天。天卽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卽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弗弔。

從テ休アリ告ナシ、之チ卿士ニ問フ、亦從テ閒言ナシ、之チ庶民ニ詢フ、亦從テ異議ナシ、是チ之大同ト謂フ、此チ以テ事チ擧グ、爲ス所ニシテ宜カラザルナシ、則多福君ニ集リ、身其レ康彊ニシテ、福庇後ニ及ビ、子孫其レ吉慶ニ逢ハン、又汝ノ心ニハ則從ヒ、龜卜從テ吉兆アリ、蓍筮從テ告言ナシ、但卿士逆ウテ未ダ從ハズ、庶民逆ウテ未ダ從ハズ、亦以テ吉ト爲スベシ、又卿士從ヒ、龜卜從ヒ、蓍筮從ヒ、但汝ノ心ハ則逆ヒ、庶民逆フ、亦以テ吉ト爲スベシ、又庶民從ヒ、龜卜從ヒ、蓍筮從ヒ、但汝ノ心逆ヒ、卿士逆フ、亦以テ吉ト爲スベシ、又汝ノ心ハ則從ヒ、龜卜從ヒ、但蓍筮逆ヒ、卿士逆ヒ、庶民逆フ、惟之チ用ヒ事チ內ニ作ス、猶吉チ獲ベシ、事チ外ニ作スニ至レバ、則凶ト爲ス、若シ夫レ龜筮共ニ人謀ニ違ヘバ、則只之チ靜ニ用ヒ常チ守ル、終吉

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疏］穫胡郭反。弁皮變反。○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疏］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言己幼童。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疏］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

ヲ用ヒ、而占ハ其二ヲ用ユ、之ヲ假リテ國家人事ノ差忒ヲ推衍シ、以テ從違趨避ノ宜キヲ決ス。立時人云云ハ、既ニ是至公無私ノ人ヲ立テ、以テト筮ヲ作ス、占トノ時ニ當リ、又必ズ每事三人共ニ之ヲ占セシメ、以テ相參考シ、其吉凶ノ兆同異何如ンヲ觀ル、倘シ三人共ニ同キハ、則固ト斷ズ、其或ハ二人同ウシテ、一人異レバ、則宜ク二人ノ言フ所ニ從テ之ヲ斷ズベシ。汝則云云ハ、汝則大事ノ疑ヲ未ダ決セザルモノアル、必ズ先ヅ道理事勢ヲ裁酌シ、謀リ汝ノ心ニ及ボス、又謀リ卿士ニ及ボシ、益シ又謀リ庶人ニ及ボシ、然ル後謀リト筮ニ及ボシ、之ヲ鬼神ニ質シ、以テ吾ノ從違ヲ決ス、若シ大疑事アル、汝之ヲ心ニ謀レバ則從ヒ、以テ行フベシト爲ス、龜ヲ以テ之ヲトス、從テ吉アリ凶ナシ、筮ヲ以テ之ヲ占フニ、

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蔡】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蔡】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以二年之中。罪人此得。【蔡】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蔡】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

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

至公無私ノ者ヲ簡擇シ、建立シテ大卜大筮ノ官人ト爲シ、乃チ之ニ命ジ、專ラ卜筮ノ事ヲ掌ラシムベシ。

曰雨云云ハ、卜ノ法、火ヲ用テ龜ヲ灼キ、其坼スル所ノ文ヲ觀ル、其狀五アリ、一ニ曰雨、滋潤ニシテ雨ノ如キ者、其兆水ニ屬ス、二ニ曰霽、開明ニシテ霽ノ如キ者、其兆火ニ屬ス、三ニ曰蒙、蒙昧ニシテ明カナラザル者、其兆木ニ屬ス、四ニ曰驛、絡繹ニシテ連屬セザル者、其兆金ニ屬ス、五ニ曰克、交錯シテ相尅勝スル如キ者、其兆土ニ屬ス。

曰貞云云ハ、筮ノ法、蓍ヲ用ヒ之ヲ揲ス、三爻ニシテ內封ヲ成シ、又三爻ニシテ外封ヲ成ス、內外二卦ヲ合セテ一卦ヲ成ス、其內卦ヲ貞ト曰フ、貞ハ正ナリ、其外卦ヲ悔ト曰フ、悔ハ動ナリ。

凡七云云ハ、卜兆占卦ノ體、合テ之ヲ言フ、凡テ七件アリ、分テ之ヲ言ヘバ、則卜ハ其五

亦永有依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蔡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卽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蔡卽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籥見書。乃幷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幷是吉。蔡籥與鑰通。○上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幷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蔡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卽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蔡册祝册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册。既卜則納册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

惟辟云云ハ、惟君當ニ爵祿慶賞ノ福ヲ作スベシ、惟君當ニ刑罰征誅ノ威ヲ作スベシ、惟君當ニ珍貴玉食ノ奉ヲ享クベシ、臣タル者、固ト當ニ敢テ上ヲ僭シ福ヲ作シ威ヲ作シ、又玉食スルアルナカルベシ。臣之有作福云云、若シ夫レ人君ノ權柄下ニ移リ、臣下ノ敢テ福ヲ作シ威ヲ作シ、玉食スルアレバ、則法ヲ壞リ、紀ヲ亂リ、大夫ニ在レバ、其レ必ズ患害ヲ汝ノ家ニ貽コス、諸侯ハ、其レ必ズ凶禍ヲ汝ノ國ニ致ス、凡ソ在朝ノ人習ヒ用テ風ヲ成シ、固ト反測頗僻ニシテ、其分ニ安ンゼズ、凡ソ下ニ在ルノ小民モ、亦相率ヰ用テ僭妄分ニ忒キテ、其常ニ踰越ス。七稽疑云云ハ、第七稽疑ノ疇ト爲ス、國ニ大事アレバ、人君或ハ龜ヲトシ、以テ兆ヲ觀、或ハ著ヲ揲シ、以テ卦ヲ起シ、其吉凶ヲ稽考シ、以テ吾ノ趨避ヲ定ム、皆疑ヲ決スル所以ナリ、故ニ必ズ須ラク

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爲册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敍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蔡 遘居候反。○史太史也。册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爲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蔡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ルニ其用ハ則各時宜ニ因ル、若シ天下太平、風俗安康ナル、我レハ則正ヲ以テ正ヲ待チ、直ヲ以テ直ヲ待ツ、矯拂ヲ事トスル所ナシ、但人ノ習俗氣稟、毎ニ齊シカラザルアリ、而我ノ政教寛嚴、亦其用ヲ異ニス、若シ彊梗ニシテ友順ナラザル人ニ遇ヘバ、則剛ヲ用ヒ以テ克ツニ利ロシ、之ニ加ルニ法ヲ以テス、若シ和燮順友ノ人ニ遇ヘバ、則柔ヲ用ヒ以テ克ツベシ、之ニ錫フニ福ヲ以テス、又資稟沈深潛退、柔ニ過ル者アレバ、則剛ヲ用ヒ以テ克チ、激勵シテ之ヲ進ム、高亢明爽、剛ニ過ル者アレバ、則柔ヲ用ヒ以テ克チ、裁抑シテ之ヲ退ク、孔云、沈潛ハ地ヲ謂フ、柔ト雖モ亦剛アリ、能ク金石ヲ出ス、高明ハ天ヲ謂フ、天剛徳ト爲ス、亦柔アリ、克ク四時ヲ干カサザルヲ言フ、臣當ニ剛ヲ執テ、以テ君ヲ正スベシ、君當ニ柔ヲ執テ、以テ臣ヲ納ルベキニ喩フ。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金縢

遂以所藏爲篇名。蔡縢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幷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屛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蔡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蔡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蔡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爲功。 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

爲三壇同墠。 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對三王。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座。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蔡墠上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

曰皇極云云ハ、曰、皇王極ノ理ヲ以テ、反復敷衍シテ言ヲ爲ス者、是天下ノ彝理、是天下ノ大訓ニシテ、蓋理ハ天帝ニ出デ、而其レ下民ヲ教訓スルナリ、孔傳、訓ヲ以テ順ト爲ス。凡厥庶民云云ハ、凡ソ其庶民、皇極ノ敷言ニ於テ、是教訓ト爲シ、是力メ之ヲ行フ、是ニ由リ涵濡既ニ久シク、感化益ミ深ケレバ則亦以テ天子盛德ノ光華ニ近邇スベシ、庶民乃チ頌シテ曰、今天子ノ敷言、以テ吾民ヲ訓フ、其恩育ヲ指シテ言ヘバ、則此レ正ニ吾民ノ父母ト作ルナリ、其君長ヲ指シテ言ヘバ、則此レ以テ天子ノ王者ト爲スナリ。六三德云云ハ、第六三德ノ疇ト爲ス、其序、一ニ曰正直、中正ニシテ偏邪ナキナリ、二ニ曰剛克、政ハ嚴明ヲ尙トビ、教ハ振作ヲ先ニスルナリ、三ニ曰柔克、政ハ寛容ヲ尙トビ、教ハ委曲ヲ先ニスルナリ、三德ノ目此ノ如シ、然

侮君子之事。玩物。卽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勸道。蔡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蔡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愼其微。**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愼終如始。蔡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蔡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卽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巢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作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

喜ヲ縦マヽニスルナク、惟當ニ王者行フ所ノ正道ニ遵ヒ、當ニ好ムベキ所ヲ好ムベキナリ、意アリ以テ惡ムヲ作シテ、一己ノ私怒ヲ縦マヽニスルナク、惟當ニ王者行フ所ノ正路ニ遵ヒ、當ニ惡ムベキ所ヲ惡ムベキナリ、其之ヲ事ニ見ハス者、偏ニシテ中ナラザルナク、黨シテ公ナラザルナシ、試ミニ王者ノ道ヲ觀ルニ、何ゾ其蕩蕩然ト人ニ示スニ廣遠ヲ以テスルヤ、公ナラズシテ黨スルナク、中ナラズシテ偏ナルナシ、試ニ王者ノ道ヲ觀ルニ、何ゾ其平平然ト人ニ示スニ坦夷ヲ以テスルヤ、反シテ常ニ背クナク、側シテ正ヲ失フナシ、試ニ王者ノ道ヲ觀ルニ、何ゾ其正大直良、人ニ示スニ私ナキヲ以テスルヤ、唯遵フ所、義ト道トニ在リ、以テ其有極ニ會合スベシ、而蕩蕩平平正直、以テ其有極ニ歸宿スベシ、是訓詞ヲナシ、人ニ吟咏自得セシム。

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愼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蔡】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蔡】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愼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

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蔡】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擧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蔡】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蔡】玩人。卽上文狎

先ヅ既ニ俸祿ヲ富優ニシ、内顧ヲ以テ其心ヲ累セザラシメ、然ル後方サニ其進行シテ穀善ヲ爲スヲ責ムベキナリ、汝苟モ稟祿繼ガズ、其レニ汝ノ家ニ和好スルアラシムル能ハザレバ、則是人其レ亦將ニ身家ノ累ニ牽カレテ、辜罪ニ免カレザラントス、然レドモ苟モ徒ニ其官ニ在ルノ故ヲ以テ、其能ナク、爲ナク、而徳ヲ好ムナキ者ニ於テ、汝モ亦槃シ之ニ錫フニ福祿ヲ以テスレドモ、其レ適ニ汝告惡ノ人ヲ濫用スルヲ作シテ、反テ害ヲ邦國ニ貽コス、當ニ戒ムベキ所ナリ、孔傳、正人ヲ正直ノ人ト爲ス。

無偏云云ハ、王者既ニ極ヲ上ニ建テ、以テ臣民ノ法則ト爲ス、又之ニ告グ、凡ソ臣民其之ヲ心ニ存スル者、中ナラズシテ偏ニ至ルナク、平ナラズシテ陂ニ至ルナク、惟當ニ王者行フ所ノ正義ニ遵フベキナリ、意アリ以テ好ミヲ作シテ、一己ノ私

十年。二曰富。財豐備。三曰康寧。無疾病。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蔡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二曰疾。常抱疾苦。三曰憂。多所憂。四曰貧。困於財。五曰惡。醜陋。六曰弱。尫劣。蔡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

西旅獻獒。

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

旅獒　因獒而陳道義。蔡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西旅底貢厥獒。西戎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練之。蔡獒牛刀反。○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

ルニ奮ヒ、善ニ從フニ樂メバ、斯レ其レ惟皇ノ極ニ歸シ、所謂錫汝保極者是ニ在リ、孔傳、而康而色ノ而ヲ汝ト解シ、汝當ニ女ノ顏色ヲ安ンズベシニ作ル。無虐煢獨云云ハ、其慶賞黜罰、少シク偏私アルベカラズ、當ニ煢獨至微ノ民ヲ暴虐シ、而高明尊顯ノ人ヲ畏憚スル無カルベシ、孔云、煢ハ單ナリ、兄弟ナキナリ、子ナキヲ獨ト曰フ、單獨者ハ之ヲ侵虐セズ、寵貴者ハ法ヲ枉ゲテ之ヲ畏レシメズ。人之有能云云ハ、人ノ官ニ在ル如キ、或ハ才能ニ優ニシテ、以テ務ニ應ズルニ足ル者アリ、或ハ施爲ニ長ジ、以テ事ニ任ズルニ足ル者アリ、人君タル者、宜ク鼓舞振作シ、之ニ益〻其行フ所ヲ進羞シテ、盡ク其才ヲ展ベシムベシ、則人用ヲ爲スヲ樂ミ、而邦其レ昌盛ノ休アラン、然ルニ資ル所アリテ而後勸ム者ハ、中人ノ情ナリ、故ニ凡其官ニ在ルノ人ニ、

各以其大小言也。則政治明。

歲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蔡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日月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喩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蔡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蔡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幷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

九五福。一曰壽。百二

ラズ、故ニ凡ソ其庶民ノ中、識見善ク事ヲ謀ル者アリ、才力能ク事ヲ爲ス者アリ、操守廉潔ニシテ、義苟モ取ラザル者アリ、此レ上等ノ才ナリ、入テハ以テ朝廷ヲ輔佐スベク、出テハ以テ力ヲ四方ニ宣ブベシ、汝ハ則尤ニ當ニ意ヲ加ヘ之ヲ眷念スベシ、又質偏ナル所アリ、皇極中正ノ理ニ協フ能ハザレドモ、亦敢テ放縦非ヲ爲シテ過咎ニ罹ラズ、此レ中等ノ人ナリ、故ニ之ヲ進ムレバ、則與ニ善ヲ爲スベシ、之ヲ棄ツレバ、則或ハ惡ニ流ル、君ハ則須ラク含容シテ、之ヲ受ケ、拒絶スベカラザルベシ、此ノ若クナレバ、其外ニ見ハレテ、而シテ安康厚和ニシテ、而溫然ノ色アリ、其中ニ發スル、予ガ好ム所ノ者ハ德ト曰テ、藹然ノ言アリ、此レ便ヲ上ニ向フノ人ナリ、汝則當ニ之ニ加フルニ爵祿ヲ以テシ、之ニ錫フニ福ヲ以テセヨ、是ノ如キ人、皆思ニ感ズ

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敍。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敍。蔡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

曰休徵。 敍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 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乂。時暘若。 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

曰哲。時燠若。 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

曰謀。時寒若。 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 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 敍惡行之驗。

曰狂。恆雨若。 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

曰僭。恆暘若。 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豫。恆燠若。 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

曰急。恆寒若。 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蒙。恆風若。 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蔡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 王所省職。兼所總群吏。如歲兼四時。

卿士惟月。 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

師尹惟日。 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蔡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

原ト爲ス、凡ソ言動事爲ノ閒、必ズ須ラク其大中至正ノ有極ヲ建テ、以テ天下ノ標準ト爲スベシ、此ノ如クナレバ、則天心佑助シ、百順咸ナ聚リテ、是五福ヲ其身ニ斂集ス、又必ズ天下ヲ化導シ、百姓ニ皆君上ニ效法セシメ、德ヲ修メ善ヲ行ヒ、用テ此福ヲ其庶民ニ敷キ錫フ、惟當時ノ庶民、亦皆汝君ノ有極ニ於テ、觀感興起シ、下ハ又上ニ錫ヘ、汝君ト相偕ニ其有極ヲ保守シ、敢テ失墜セズ。凡厥庶民云云ハ、凡ソ其庶民、皆禮ニ循ヒ法ヲ守リ、淫邪ノ朋黨ニ交結シ、相聚リ非ヲ爲ス者アルナク、朝ニ在ルノ人、亦皆公ヲ奉ジ國ニ體シ、私ニ黨與ヲ立テ相比附シ、惡德ヲ爲ス者アルナキ、皆惟皇王中ヲ執リ正ヲ守リ、身ヲ以テ極ヲ上ニ作シ、萬民ノ表率、百官ノ儀刑ト爲スベキニ由ルナリ。凡厥庶民有猷云云ハ、然ルニ人ノ資質同ジカ

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蔡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艸蕃廡。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艸蕃滋廡豐也。蔡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敍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敍。庶草且蕃廡矣。則

以テ天下ノ患ヲ防グ、是八政緩急先後ノ同ジカラザルアレドモ、皆民ニ切ニシテ、一ヲ缺クベカラズ。

四五紀云云ハ、第四五紀ノ疇ト爲ス、其序、一ニ曰歲、天道運行シ、春夏秋冬ヲ爲ス、四時ヲ合セ、以テ一歲ヲ成シ、天運紀スベシ、二ニ曰月、月天ニ行キ、晦朔弦望ヲ爲ス、三十日ヲ合セ、以テ一月ヲ成シ、月行紀スベシ、三ニ曰日、日ハ出沒アリ、先後アレバ、則之ニ因リ以テ晝夜ヲ辨ジ、甲乙ヲ次シテ、日躔紀スベシ、四ニ曰星辰、星宿動止アリ、日月交會アレバ、則別ニ經星緯星ノ名ヲ爲シ、分テ周天十二辰ノ次ヲ爲シテ、星辰紀スベシ、五ニ曰曆數、歲月日星辰ノ天ニ在ル、其盈縮遲疾、都テ定數アレバ、則自然ノ數ニ因リ制シ、一定ノ曆ヲ爲シテ、天道ノ始終紀スベシ。

五皇極云云ハ、第五皇極ノ疇ト爲ス、蓋人君皇上ノ一身ハ、萬化ノ

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纂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纂忒惕德反。○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建立其人。命以其職。纂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曰蒙。蒙陰闇。曰驛。氣落驛不連屬。曰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纂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纂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凡七。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忒。纂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纂凡卜筮。必立三人。以

出スノ時、秩然ト乂治ヲ作ス、視德明ナレバ、則蔽ハレズシテ智哲ヲ作ス、聽德聰ナレバ、惑ハズシテ謀度ヲ作ス、思慮睿ナレバ、則通ゼザル所ナクシテ聖ヲ作ス、人君此五者ニ於テ能ク事ニ隨ヒ理ヲ盡セバ、則身脩リ道立チ、而以テ天下ノ法ト爲スベシ。

三八政云云ハ、第三八政ノ疇ト爲ス、其目、一ニ曰食、田里ヲ制シ、樹畜ヲ教ヘ、以テ食ヲ足スノ原ヲ開ク者、二ニ曰貨、工商ヲ惠ミ、貨賄ヲ通ジ、以テ斯民ノ用ヲ利スル者、三ニ曰祀、禮物ヲ修メ、神人ヲ交フ、本ニ報ズル所以ナリ、四ニ曰司空、疆場ヲ造リ、廬舍ヲ定ム、居ヲ奠ムル所以ナリ、五ニ曰司徒、之ニ教ヲ敷キ、以テ民ヲ化セシム、六ニ曰司寇、之ニ刑ヲ掌リ、以テ教ヲ弼ケシム、七ニ曰賓、諸侯ヲ懷ケ、遠人ヲ來タシ、以テ天下ノ情ヲ通ズ、八ニ曰師、不庭ヲ征シ、有罪ヲ討ツ、

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敎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敎。不失是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蔡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言天子布德惠之義。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蔡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擧小以見大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

能正人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立事。

三曰。柔克。

和柔能治。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

世平安用正直治之。

彊弗友剛克。

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

燮友柔克。

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

沈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

高明柔克。

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喩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蔡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

事ノ嚋ト爲ス、人ハ造化五行ヲ稟ケテ生ル、凝テ質ヲ爲ス、其目、一ニ曰貌、初メ生ズル時、精ノ潤澤ナル者、形アリ色アリテ、水ノ浸潤ノ如シ、二ニ曰言、既ニ生ズル後、氣ノ發揚スル者、聲アリ音アリテ、火ノ炎上ノ如シ、三ニ曰視、精目ニ顯ルレバ、則視ルアリテ、木ノ華彩ナル如シ、四ニ曰聽、氣耳ニ藏ムレバ、則聽アリテ、金聲ノ遠ク聞ユル如シ、五ニ曰思、精氣心ニ聚マレバ、則思フアリ、五行ノ土アル如シ、五體既ニ備ハル、五德自ラ具ハル、貌ノ德ヲ恭ト曰フ、齊莊中正ナリ、言ノ德ヲ從ト曰フ、理ニ順ヒ章ヲ成スナリ、視ノ德ヲ明ト曰フ、見ザル所ナキナリ、聽ノ德ヲ聰ト曰フ、聞カザル所ナキ也、思ノ德ヲ睿ト曰フ、心微ニ通ズルナリ、五德既ニ具ハル、五用自ラ彰ハル、容貌恭敬スレバ、則民ニ臨ムノ際、截然ト嚴肅ヲ作ス、言語理ニ從ヘバ、則令ヲ

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疏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堅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廪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敎。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闢。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辨治。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疏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

ナリ、五ニ曰土、體質最モ大ナリ、然ルニ各其質ヲ一ニスレバ、則各其性ヲ一ニス、水ノ性潤澤ニシテ又下行ス、故ニ潤下ト曰フ、火ノ性炎熱ニシテ又上升ス、故ニ炎上ト曰フ、木ノ性屈曲ニシテ又聳直ス、故ニ曲直ト曰フ、金ノ性ハ則順從スベクシテ、又改革スベシ、故ニ從革ト曰フ、土ハ物ヲ生ズルヲ以テ性ト爲ス、而生ズル所ノ德、五穀ヨリ盛ナルナシ、故ニ爰ニ種植シテ稼ヲ爲シ、收成シテ穡ヲ爲スベシ、而生物ノ功終始ス、然ルニ各其性ヲ一ニシ、又各其味ヲ一ニス、水性潤下、故ニ浸漬シテ鹹ヲ作ス、火性炎上、故ニ焦灼シテ苦ヲ作ス、木性曲直ナレバ、則氣鬱シテ酸ヲ作ス、金性從革ナレバ、則氣烈シテ辛ヲ作ス、稼穡ニ至リ、性中和ヲ稟クレバ、則其氣味獨リ甘美ヲ作ス、此皆造化ノ自然ニ成テ、而民生ニ切ナル者ナリ。二五事云云ハ、第二五

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纂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敍錄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纂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纂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

曰、明カニスルニ稽疑ヲ用フ、蓋人事疑ヒナキ能ハズ、必ズト筮ヲ用ヒ以テ之ヲ決ス、其次第八曰、念フニ庶徵ヲ用フ、蓋人事得失アレバ、則天道ノ休咎之ニ應ズ、人君其行フ所ヲ省念スル、必ズ諸休咎ヲ用ヒ以テ考驗ト爲ス、其次第九曰、嚮フルニ七福ヲ用ヒ、威スルニ六極ヲ用フ、蓋人事善惡アレバ、則天道ノ禍福之ニ應ズ、人君天下ニ向慕シテ、善ヲ爲サシメント欲スル、必ズ五福ヲ用ヒ、以テ之ヲ勸ム、天下ニ畏懼シテ、惡ヲ爲サザラシメント欲スル、必ズ六極ヲ用ヒ、以テ之ヲ懲ス、此ヲ九疇ノ綱ト爲ス、以上郎チ禹ノ第敍スル所ナリ、孔云、皇ハ大ナリ。

一五行云云ハ、箕子乃チ復之ヲ推衍シテ曰、第一五行ノ疇ト爲ス、其目一ニ曰水、體タル最モ微ナリ、二ニ曰火、體タル漸ク著ハル、三ニ曰木、形タル充實ス、四ニ曰金、體タル堅固

諦。

思曰睿。必通於微。恭作肅。心敬。從作乂。可以治。明作哲。照了。聰作謀。所謀必成當。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蔡睿俞芮反。〇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敍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敍。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三曰祀。敬鬼神以成敎。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衆敎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蔡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敎。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三曰日。紀一日。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敍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授民時。蔡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敎。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敎。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蔡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

ス、其初メ第一曰、五行、蓋天五行ヲ生ジ、民並ニ之ヲ用フ、一日モ缺クヲ可ラザル者ナリ、其次第二曰、敬ミ五事ヲ用フ、蓋五事ハ、乃チ修身ノ要ナリ、人君敬ミ其身ヲ修メント欲スル、須ラク此五事ヲ用フベシ、其次第三曰、厚ウスルニ八政ヲ用フ、蓋八政ハ、乃チ民ヲ養フノ具ナリ、人君民生ヲ厚ウセント欲スル、須ラク此八政ヲ用フベシ、其次第四曰、協フルニ五紀ヲ用フ、蓋天道ハ參錯シテ齊シカラズ、人君五條ノ暦法アリ、以テ之ガ統紀ヲ爲ス、其次第五曰、建ツルニ皇極ヲ用フ、人君天下ニ中シテ立ツ、大中至正ノ極アリ、以テ之ガ標準ト爲ス、上ハ以テ敬ミ天道ニ順ヒ、下ハ以テ民生ヲ奠安ス、此レ其中ニ居ル所以ナリ、其次第六曰、乂ムルニ三德ヲ用フ、蓋人君三德互ニ用ヒ、時ニ因リ宜キヲ制シ、以テ中ニ合ヒ、而後天下ノ事治ル、其次第七

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水鹵所生。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酸。木實之性。從革作辛。金之氣味。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蔡】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容儀。二曰言。詞章。三曰視。觀正。四曰聽。察是非。五曰思。心慮所行。

貌曰恭。儼恪。言曰從。是則可從。視曰明。必清審。聽曰聰。必微

鯀ニ之ヲ治メシム、鯀乃チ其小智ヲ用ヒ、隄防ヲ作リ以テ洪水ヲ陻塞ス、夫レ水ハ乃チ五行ノ一ナリ、而五行ハ乃チ天ノ陳スル所ナリ、鯀水ノ性ニ逆ヒ、是卽チ其五行ヲ汨亂陳列ス、故ニ上帝乃チ震怒シ、之ニ與ルニ洪範九疇ヲ以テセズ、此レ彝倫ノ斁敗シテ敍ヲ失スル所ナリ、鯀ハ則チ罪ヲ得テ殛死ス、禹乃チ鯀ニ嗣デ興ル、水ノ性ニ順テ之ヲ治メ、以テ地平ラギ天成リ、五行順布スルニ至ル、故ニ上天乃チ其德ヲ鑒シ、禹ニ錫フニ洪範九疇ヲ以テス、此レ彝倫ノ敍シテ違フナキ所ナリ、禹ヨリ以來相傳ヘテ今ニ至ル、天下ヲ治ルノ大法此ニ外ナラズ、疇ハ類ナリ、卽チ下文ノ初一ヨリ次九ニ至ル者ナリ。

初一曰云云ハ、初メ禹洛水ヲ治ル時ニ當リ、神龜文ヲ負ウテ出ヅ、數アリ九ニ至ル、禹其理ヲ默契シ、因テ之ヲ次第シ、以テ九疇ヲ成

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敍。【纂】陻音因汨音骨。斁音妒。○乃言者。重其咎也。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卽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敍也。彝倫之敍。卽九疇之所敍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卽洛書之數也。

初一。曰。五行。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敍。【纂】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

洪範ハ、前漢書五行志云、禹洪水ヲ治メ洛書ヲ錫フ、法トリテ之ヲ陳ス、洪範是ナリ、武王殷ニ克チ、箕子ニ問フニ天道ヲ以テス、箕子乃チ洪範ヲ陳ス、孔云、洪ハ大、範ハ法ナリ、天地ノ大法ヲ言フ。

惟十有三祀云云ハ、史臣記ス、惟武王位ニ即キテ十有三年春、既ニ商ニ克チテ天下ヲ有ツ、賢ヲ求メ道ヲ問フヲ以テ首務ト爲ス、商ノ賢人箕子、深ク古聖王天下ヲ治ムル道ヲ知ル、武王遂ニ就テ箕子ニ訪フ。

王乃言曰云云ハ、武王乃チ言ヒ曰、嗚呼、箕子、惟上天ハ冥冥陰暗ノ中ニ於テ、默シテ以テ其下民ヲ安定スルアリ、其常ニ居止スベキ所ノ理ヲ輔協シ、相侵奪セズ、相乖亂セザラシム、我固ト是責ニ任ズル者ナリ、其彝倫常道ノ敍スル所以ノ者如何ヲ知ラズ。

箕子云云ハ、箕子乃チ言ヒ曰、我聞ク在昔唐堯ノ時、洪水患ヲ爲シ、

尙書卷第七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子作之。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索]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索]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其彝倫攸敍。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敍。問何由。[索]騭職日反。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敍者如何也。

箕子乃

シ我ノ命ニ於テ、勉メザル所アリ、號令ニ違ヒ、紀律チ失スレバ、則軍ニ常刑アリ、其レ爾ノ躬ニ於テ必ズ刑戮アリ、赦ス所ナシ。」

武成ハ史臣武王紂チ伐ツノ始終チ歴記ス、故ニ其事泰誓牧誓ノ前ニ在ル者アリ、蓋泰牧二誓ハ唯其師ニ誓フノ辭チ記ス、此篇豐ニ歸ルノ後ニ及ブ、因テ牧誓ノ後ニ敍ス、此篇、日時チ推スニ錯簡アリ、又文意貫ヌカズ、鈌文アルベシ、故ニ朱子其順序チ正シ、之チ考定ス、即チ後ノ今考定武成是ナリ、蔡沈之ニ從フ、今猶舊文ニ仍リ之チ解釋シ、當ニ某ノ下ニ在ルベシト注ス、宜シク考定文ト參照スベシ。」

惟一月云云ハ、史臣記ス、惟一月壬辰月旁死魄二日、ココニ翼日癸巳三日、武王是日ノ朝ニ於テ、宗周ヨリ歩シ、兵チ擧テ以テ往キ商チ征伐ス、旁死魄ハ、魄ハ月ノ輪郭光ナキ處チ謂フ、朔後ハ明生ジテ魄死シ、望後ハ明死シテ魄生ズ、故ニ死魄ハ朔日ナリ、旁ハ近ナリ、死魄近キ、即二日ナリ、次ノ哉生明ハ、哉ハ始ナリ、始テ明チ生ズルハ三日ナリ、是チ第一節ト爲ス。」

厥四月云云ハ、其四月三日月哉生明ノ時、武王商チ伐ツヨリ來リ、豐鎬ノ舊都ニ至ル、今天下已ニ定マル、乃チ其武威チ偃伏シ、而文德チ脩明シ、其兵車ノ馬チ華山ノ陽ニ發歸シ、其任載ノ牛チ桃林ノ野ニ牧放シ、明カニ天下ノ人民ニ示メスニ復タ服用セザルチ以テス、此一節、當ニ萬姓悅服ノ下ニ在ルベシ。」

丁未云云ハ、乃チ丁未ノ日チ擇ビ、祀典チ周ノ祖廟ニ擧グ、凡ソ天下ノ諸侯、近クシテ邦甸、遠クシテ侯衞列君、速カニ奔走シ、豆籩ノ祭器チ執リ、來テ祭チ廟ニ助ケザルナシ、ココニ三日庚戌、又柴チ燔キ以テ天チ祀リ、望秩シ以テ山川チ祀リ、用テ大ニ武功ノ成ルチ告グ、此一節、當ニ百工受命于周ノ下ニ在ルベシ。」

既生魄云云ハ、四月望後十六日、月既生魄ノ時、庶邦ノ冢君、及ビ在朝ノ百官、都テ武王チ推戴シ天子ト爲シ、相率ヰテ命チ周ニ受ク、此一節、當ニ示天下弗服ノ下ニアルベシ。」

王若曰云云ハ、武王既ニ天子ト爲ル、乃チ諸侯ニ告諭ス、武王是ノ若ク曰、嗚呼、羣后諸侯、惟昔シ我先王后稷ハ、唐虞ノ時ニ在リ、邦國チ建テ、土地チ有邰ノ地ニ啓ラク、傳ヘテ曾孫公劉ニ至リ、又克ク培養シ、以テ前人ノ功烈チ篤ウス、公劉ヨリ傳ヘテ九世ノ孫太王ニ至リ、德チ積ミ仁チ行フ、民心歸附シ、始テ基シテ王ノ迹チ立、興シ、再ビ王季ニ傳ヘ、其レ又克ク王家ノ業ニ勤勞シ、我文考文王ニ至リ、其德愈〻盛ニ、其功愈〻大ナリ、用テ克ク其前人ノ功勳チ成就ス、位ハ西伯タレドモ、實ニ已ニ大ニ上天ノ命チ膺受シ、以テ方夏中國ノ民チ撫安ス、當時大邦ノ諸侯强梗制シ難キ者ハ、皆其威力チ畏テ敢テ放肆セズ、小邦ノ諸侯柔弱振ハザル者ハ、皆其恩德チ懷念シテ、頼リ以テ存立ス、惜イ哉、惟九年ニシテ崩ズ、大統未ダ集成セズ、故ニ今日予小子ノ擧、其レ厥先人ノ志チ承順シ、以テ暴チ除キ民チ安ンズルニ過ギザルノミ、此一節、當ニ大告武成ノ下ニ在ルベシ。」

底商之罪云云ハ、武王將ニ問罪ノ師チ興サントス、乃チ先ヅ神ニ告グルノ典チ擧ゲ、商紂ノ罪チ極數シ、皇天后土及ビ過グル所ノ名山大川ノ神ニ告グ、其祀詞ニ曰、惟我周家先世有道ノ曾孫周王發、將ニ師チ興シ大ニ商ノ罪チ正ダスアラントス、今商王受、君位ニ居レドモ全ク君道ナク、天ノ生ズル所ノ物類チ暴殄シ、天下ノ逋逃罪人ノ主ト爲リ、魚獸ノ淵藪ニ萃マル如シ、商ノ罪當ニ正スベキ此ノ如シ、今予小子、既ニ仁厚有德ノ人太公望ノ如キチ獲タリ、故ニ敢テ祗ミ上帝ノ意チ承ケ、彼凶殘チ取リ、以テ亂謀チ遏絶ス、内ニシテ華夏、外ニシテ蠻貊、一人モ相率俾服從セザル者ナシ、此一節、當ニ于征伐商ノ下ニ在ルベシ。」孔云、略ハ路ナリ。

恭天成命云云ハ、我上天商チ黜クルノ成命ニ恭順ス、故ニ予東征ノ師チ擧ゲ、以テ其有商ノ士女チ綏安ス、惟其士女、周師ノ來ルチ喜ビ、各篚篚チ用テ、其玄黃ノ幣帛チ盛リ、相迎ヘ以テ我周王ノ伐アルノ德チ昭明ス、是上天休美ノ意ニ由リ、民心チ鼓舞震動スルチ知ル、故ニ民皆用テ我大邑周ニ歸附シ、物チ備ヘ以テ王師チ迎フル此ノ如キノミ、此一節、當ニ其承厥志ノ下ニ在ルベシ。」孔傳、恭天成命チ上句ニ屬ス。」

惟爾云云ハ、惟爾天地山川ノ有神、同ク民チ佑クルチ以テ心ト爲ス、其庶幾フ冥冥ノ中、克ク予チ輔相シ、戰勝攻取、以テ兆民チ救濟シテ、之チ水火ニ出ダシ、商ノ勝ツ所ト爲リ、以テ爾神ノ羞辱チ作サザルベシ、既ニ戊午ノ日、武王師チ率ヰ、東シ孟津チ逾エ、癸亥ノ日、商國ノ郊ニ列陣シ、兵チ頓シ少ク息シ、上天ノ休命チ俟ツ、甲子ノ日味爽、商王受、其軍旅チ率領シ、衆多ナル林ノ若ク、牧野ノ地ニ會戰ス、然ルニ是時紂ノ兵多ケレドモ、皆離心離德、我ノ師ニ敵スルアルナシ、前列ノ徒、都テ戈チ倒マニシ内向シ、反テ自ヲ其後ニ在ルノ衆チ攻メ、以テ奔北シ、蹂踐屠戮シ、血流レ野ニ遍ネシ、殆ンド木杵チ漂没ス、蓋人心紂ニ叛キ、戰ハズシテ自ラ敗ル、武王ノ兵一タビ戎衣チ被リテ、天下遂ニ已ニ大ニ定マル、乃チ商紂行フ所ノ虐政チ反改シ、專ラ商家先世ノ舊チ由用シ、而太師箕子ノ囚奴チ釋放シ、少師比干ノ墳墓チ封表シ、賢人商容ノ閭門ニ憑式ス、蓋此三人、皆商ノ忠臣ニシテ、紂ノ囚戮廢棄スル所ト爲ル、故ニ武王皆禮チ加ヘ、以テ人心チ慰ス、又鹿臺積ム所ノ財物チ散ジ、以テ貧乏チ賜ハシ、鉅橋貯フル所ノ米粟チ發シ、以テ飢民チ賑ハシ、大ニ天下四海ニ賚賜シテ、而萬姓悉ク心悅誠服ス、此一節、當ニ罔不率俾ノ下ニ在ルベシ。」

列爵云云ハ、武王商ニ克ツノ後、其天下チ經綸スルノ迹、悉ク數フベカラザレドモ、略ボ其大者チ擧テ之チ言フ、其爵チ列スル惟五等チ以テス、公侯伯子男ナリ、其土チ分ツ惟三等チ以テス、公侯ハ百里、伯ハ七十里、子男ハ五十里、其庶官チ建立スルハ、則惟賢ニシテ德アル者之チ用ヒ、其位ニ居リ事ニ任ズルハ、則惟才ニシテ能アル者之チ使フ、其重ンズル所ノ者ハ、民人五典ノ敎、及ビ惟食以テ生チ養ヒ、喪以テ死チ送リ、祭以テ遠チ追フニ在リ、凡ソ一令チ出ダス、必ズ其信チ惇ツシテ、終始渝ラズ、凡ソ事チ行フ、必ズ其義チ明カニシテ、動ニ過擧ナシ、有德者チ尊崇シ、有功者チ報賞ス、其宏綱大要備擧シテ善チ盡クス、此ノ如シ、故ニ必ズ作爲スルアラズ、但衣チ垂レ南面シ、端拱穆淸ニシテ、而天下自ラ治マル、此一節、當ニ大邑周ノ下ニ在ルベシ、而上ニ猶鈌文アリ。

チ、惟以テ恭ミ天ノ罰ヲ行フノミ、故ニ今日ノ事、當ニ節制ヲ以テ尙ト爲スベシ、其進デ敵ヲ迎フル、六歩七歩ニ過ギズ、乃チ止駐シ以テ部伍ヲ整齊セヨ。爾夫子勉メヨヤ。不愆于四伐云云ハ、其戰テ敵ヲ殺ス、少ニシテ四伐五伐ノ擊刺ニ過ギズ、多クシテ六伐七伐ニ過ギズ、乃チ止駐シ以テ部伍ヲ整齊セヨ、勉メヨヤ爾夫子。尙桓桓云云ハ、然レドモ兵ハ勇ナラザレバ、則以テ敵ニ克ツナシ、爾將士、庶幾ガフ桓桓ノ威ヲ振ヒ、虎ノ如ク、貔ノ如ク、熊ノ如ク、羆ノ如ク、以テ商郊ノ地ニ奮擊シ、退怯スル所アルベカラズ、然ルニ惟當ニ凶殘者ニ於テ之ヲ取リ、抗拒者ハ之ヲ誅スベシ、當ニ克ク順逆ノ理ヲ知リ、奔走來降スル者ヲ迎ヘ擊チ、以テ徒ラニ我西土ノ人ヲ勞役スベカラズ、勉メヨヤ爾夫子、貔ハ豹ノ屬ナリ。爾所弗勗云云ハ、爾若

尙書卷第六

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太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勑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司ドル者ナリ、然ルニ牝雞ハ晨鳴スルノ理ナシ、若シ人家ニ牝雞ノ晨鳴スルアレバ、則惟陰陽常ニ反ス、其家ノ必ズ破敗蕭索スル、立テ待ツベキナリ、婦人ノ外事ニ預カルベカラザル、亦猶ホ牝雞ノ晨ヲ司ドルベカラザルガ如シ、孔云、索ハ盡ナリ。今商王受云云ハ、今商王受、乃チ嬖妾妲己ニ惑ヒ、好惡賞罰、惟婦言ヲ是用フ、是所謂牝雞ニシテ晨ヲ司ドル者ナリ、故ニ顛倒昏亂シ、以テ其當ニ肆陳スベキ所ノ祭祀ヲ廢棄シテ、本ニ報答セズ、顛倒昏亂シ、以テ其先王遺コス所ノ王父弟ト同母弟トヲ廢棄シテ、道ヲ以テ之ヲ遇セズ、乃チ卻テ惟四方ノ多罪逋逃ノ人ヲ、是之ヲ尊崇シ、是之ヲ推長シ、是之ヲ親信シ、是之ヲ任使シ、是以テ大夫卿士ト爲シ、之ヲシテ暴虐ヲ百姓ニ加ヘ、以テ姦宄ヲ商邑ニ爲サシム。今予發云云ハ、今予小子發、兵ヲ興シ商ヲ伐

蔡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

至リ、將ニ商兵ト戰ハントス、乃チ誓命ヲ發シ、以テ將士ヲ戒勉ス、武王左手ニ黃金ヲ以テ飾ト爲ス斧鉞ヲ杖ツキ、右手ニ白色牛尾ヲ以テ造ル旄旌ヲ秉リ、以テ將士ヲ指麾シ、曰遠シ爾等皆西土ノ人、ト、先ヅ之ヲ慰勞ス。
王曰嗟云云ハ、武王乃チ之ニ告ゲ曰、嗟乎、我隣國友邦ノ大君ト、我本國治事ノ臣、民ヲ主トスルノ司徒、兵ヲ主トスルノ司馬、土ヲ主トスルノ司空、亞旅ノ大夫、兵ヲ以テ門ヲ守ルノ師氏、千夫ヲ統ブルノ長、百夫ヲ統ブルノ長。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ハ、八國ノ名、皆武王ニ從ヒ來ル者ナリ。
稱爾戈云云ハ、當ニ悉ク爾ノ戈戟ヲ稱擧シ、爾ノ干楯ヲ比列シ、爾ノ長矛ヲ樹立スベシ、予其レ將ニ誓命ヲ發シ、以テ汝ニ告ントス、宜ク審ニ之ヲ聽クベシ。
王曰云云ハ、武王乃チ誓ヒ曰、我レ聞ク、古人言フアリ曰、雞ハ晨ヲ

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卽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列爵惟五。 卽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 **建官惟賢。** 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 居位理事。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 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惟食喪祭。** 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 **惇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 **崇德報功。** 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 **垂拱而天下治。** 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蔡】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敎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敎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敎修而三事擧。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惟我文考、聖德一身ニ充積シテ、而普ネク天下ニ及ブ、日月ノ大ニ明カニ下土ニ照臨スルガ若シ、其光輝四方ノ地ニ被リ、尤モ西土岐周ノ地ニ顯著ス、是ヲ以テ人心之ヲ戴キ、天命之ニ歸ス、惟我有周宜ク其レ大ニ多方ヲ受ケテ、天下ヲ有ツベキナリ。予克受云云ハ、故ニ予能ク商受ニ克ツ、是予ノ威武、以テ天下ヲ取ルニ足ルニ非ズ、乃チ惟朕ガ文考、德アリ罪ナシ、故ニ天ノ佑クル所ト爲リテ、後人ニ庇及スルノミ、若シ不幸ニシテ商受能ク予ニ克ツ、是朕ガ文考罪アリ、以テ天下ヲ取ルニ足ラザルニ非ズ、乃チ惟予小子、德薄クシテ良ナシ、故ニ天ノ譴スル所ト爲ルナリ。牧誓ハ、周武王、牧野ニ軍ス、戰ニ臨ミ、復タ衆ニ誓フナリ。時甲子云云ハ、史臣記ス、是二月四日甲子昧爽、武王朝夕ニ兵ヲ引キ、商ノ郊外牧ノ野ニ

下。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蔡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 一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蔡 散先諫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

今獨立助ナキノ一夫商王受、大ニ威虐ヲ作シ、以テ百姓ヲ殘害ス、是乃チ汝世世ノ仇讎ナリ、我又之ヲ聞ク、凡ソ人ノ徳ヲ樹立シ、成就アラシメント欲スル、務テ須ラク培養シ、以テ其滋長ヲ致スベシ、人ノ惡ヲ除去シ、蔓延ナカラシメント欲スル、務テ須ラク芟夷シ、以テ其禍本ヲ絶ツベシ、故ニ予小子義ヲ倡ヘ師ヲ興シ、大ニ爾衆士ヲ以ヰ、汝ノ世讎ヲ殄絶殲滅シ、以テ禍本ヲ除カン、故ニ爾衆士、其レ庶幾フ敵ヲ殺スノ果ト、果ヲ致スノ毅トヲ迪ミ行ヒ、以テ汝ノ君弔伐ノ功ヲ登成セヨ、爾若シ功績衆多ナレバ、則必ズ厚祿ノ賞アリ、若シ是果毅ヲ迪行セズ、而怠忽シ事ヲ僨フレバ、則必ズ顯明ノ戮アリ、敵ヲ殺スヲ果ト爲シ、果ヲ致スヲ毅ト爲スハ、左傳宣公二年ニ見ユ、孔云、迪ハ進ナリ。

嗚呼惟我云云ハ、嗚呼爾衆士、商ノ季ニ當リ、

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

予小子。其承厥志。

言承文王本意。纂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

今商王受無道。

無道德。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暴絶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絶亂路。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纂底至也。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擧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絶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卽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

シ、意ニ任セ殺戮シ、以テ四海ノ人ヲ毒痛シ、姦回ノ小人ヲ崇信シ、師保ノ重臣ヲ放黜シ、先王ノ典章刑法ヲ屏棄シ、而忠正ノ士箕子ノ如キ者ヲ囚奴シ、郊社天地ニ事フルノ大禮ヲ廢シテ修擧セズ、宗廟祖宗ニ事フルノ祀典ヲ忘レテ享祀セズ、惟專ラ奇異ノ技術ト、淫侈ノ巧物ヲ作爲シ、以テ愛幸スル所ノ婦人ヲ媚悅シ、荒淫侈靡至ラザル所ナシ、上帝其爲ス所ニ順ハズ、遂ニ其命ヲ祝斷シテ、是喪亾ヲ降セバ、則我今日ノ擧乃チ天ノ罰ヲ行フ所以ノミ、爾衆士其レ當ニ孜孜然ト勉力シ、予一人ヲ奉ジ、以テ恭ミ天罰ヲ行フベシ。古人云云ハ、我レ聞ク、古人言フアリ曰、小民ノ情、恩意ヲ以テ我ヲ撫恤スレバ、則其上ヲ愛戴シ、之ヲ奉ジテ君后ト爲ス、若シ威勢ヲ以テ我ヲ凌虐スレバ、則其上ヲ疾視シ、之ヲ怨ムコト寇讎ノ如シト、此言ニ由リ之ヲ觀レバ、

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蔡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蔡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疏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蔡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

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

惟九年。大統未集。

スルヲ得ルナリ。泰誓下ハ、武王三タビ復タ其師ニ誓フナリ。時厥明云云ハ、史臣記ス、師既ニ戊午ヲ以テ孟津ヲ渡ル、是其明日己未、將ニ商郊ニ趨ムカントス、武王乃チ大ニ六師軍壘ノ間ヲ巡行シ、然ル後曉然明白ニ衆士ヲ誓戒ス。王曰云云ハ、武王曰、嗚呼、凡我西土ノ君子、各宜ク知ルベシ、上天顯然ノ道理、之ヲ人ニ賦スルアル、即チ典常ノ道ナリ、其比類相屬ス、彝倫ノ間ニ散見シ、惟彰明較著ナラザルナシ、今商王受ノ身、綱常ノ主ト爲リ、乃チ此五常ノ道ヲ褻狎侮慢シ、荒棄怠惰ニシテ、全然敬畏セズ、上ハ則自ラ天ニ絶チテ、天之ヲ棄テ、下ハ則怨ヲ民ニ結ビテ、民之ニ畔ク。斮朝渉云云ハ、且冬月ニ於テ、朝ニ水ヲ渉ル者ノ脛脚ヲ斮リテ、而其能ク寒ニ耐フルヲ觀ル、賢人比干ノ心胸ヲ剖キテ、而其七竅アルヲ觀ル、大ニ刑威ヲ作

哉夫子。[蔡]桓胡官反。貔頻脂反。○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蔡]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蔡]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蔡]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德。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在リ、是民心ノ向フ所ヲ觀テ、而天意知ルベシ、故ニ今朕必ズ往テ商ヲ伐タン。

我武云云ハ、我ノ威武惟奮揚シ、之ガ疆界ニ侵入シ、彼凶殘ノ人ヲ取テ之ヲ戮シ、以テ民ヲ水火ノ中ニ救ヒ、我殺伐ノ功因テ用テ張大ナラシム、且今日ノ事、之ヲ成湯ニ質ダシテ愧ヅルナシ、湯ノ心、之ヲ今日ニ驗シテ益〻顯カナレバ、則是湯ニ於テモ亦光輝アルナリ、爾將士勉メザルベケンヤ。

勗哉云云ハ、勗勉セヨヤ將士夫子、商王ノ衆叛キ親離ルルヲ以テ、輕忽シ畏ルルナキアル勿レ、寧ロ心ヲ執リ、以テ衆寡我ガ敵スル所ニ非ズト爲セ、商ノ百姓、紂ノ虐ヲ畏レ、懍懍乎トシテ其頭角ヲ崩摧スル若ク然リ、人心危懼スル此ノ如シ、嗚呼汝當ニ一德一心、相與ニ力ヲ戮セ討ヲ致シ、其商ニ勝ツノ功ヲ立定スベシ、惟民凶虐ニ免レ、而能ク安ヲ斯世ニ永ウ

是用。妲己惑紂。紂信用之。昏棄厥肆祀。弗答。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弃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纂婦房缶反。○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顚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夫子勗哉。纂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勗哉夫子。纂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尙桓桓。桓桓。武貌。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勗

朕ノ夢朕ノトニ協合シ、又重ネテ休祥ノ應ニ遇フ、是ヲ以テ商ヲ伐ツノ兵、斷乎ト其必ズ克ツヲ知ル。

受有億兆云云ハ、今受ノ統ブル所、億兆ノ衆アレドモ、然ルニ其智識都テ只尋常等夷ノ人ナリ、又商王爲ス所ノ無道ヲ見テ、都テ離心離德シ、相聯屬セズ、予ガ率ヰル所ハ、亂ヲ撥シ正ニ反ヘスノ臣アリ、正ニ是十人ナレドモ、然ルニ都テ能ク忠ヲ盡シ、我レト同心同德ナリ、故ニ彼レ周密至親ノ臣アレドモ、然ルニ都テ是凶人醜類ニシテ、固ト我十臣ノ仁厚有德ノ人ニ如カザルナリ。

天視自我云云ハ、夫レ天ノ視ル、未ダ嘗テ目ヲ以テセズ、我民ノ視ル所ニ從テ之ヲ驗ス、天ノ聽ク、未ダ嘗テ耳ヲ以テセズ、我民ノ聽ク所ニ從テ之ヲ驗ス、上天耳目ヲ下民ニ寄スル此ノ如シ、如今天下ノ百姓、都テ過責スル所アル、予一人ノ身ニ

人。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敎。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心。疏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疏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擧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羌驅羊反。髳莫侯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擧也。戈戟。干楯也。疏稱擧。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擧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喩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疏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孼。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今商王受。惟婦言

以テ之レヲ誅シ、夏ノ命ヲ降黜シ、有商ニ遷ス。惟受罪云云ハ、惟今商王受ノ罪、桀ニ浮過スル者アリ、元良微子ノ如キ者ヲ剝落喪去シ、諫輔比干ノ如キ者ヲ戕賊暴虐シ、天心其悪ヲ厭フ、彼レ猶自ラ己レ天命アリト謂ヒ、而驕縦自若タリ、君德ハ敬ヨリ大ナルナシ、彼レハ則敬モ行フニ足ラズト謂ヒ、而放恣ニシテ度ナシ、祭祀ハ是朝廷ノ大典ナリ、彼ハ則祭ヲ益ナシト謂ヒ、而神ヲ慢スルニ敢テス、暴虐ハ是人君ノ大悪ナリ、彼ハ則暴モ傷スルナシト謂ヒ、而民ヲ殄スルニ忍ブ、夫レ前人ノ成敗ハ、則チ後人ノ明鑒ナリ、今其鑒視スル所ノ者、惟遠キニ在ラズ、即チ彼夏王桀ニ在ルノミ、天其レ將ニ予ヲ以テ商ヲ伐チ、以テ民ヲ乂治セシメントスルカ、且我師ヲ興スノ時ニ於テ、嘗テ吉トヲ得タリ、又嘗テ吉夢ヲ得レバ、則是

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蔡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蔡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懼也如此。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擧全數。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至牧地而誓衆。蔡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

汲汲トシテ、力メテ法度ナキノ事ヲ行ヒ、黜老ノ當ニ親近スベキ所ノ者ヲ播放棄廢シ、罪人ノ當ニ斥逐スベキ所ノ者ヲ親昵比朋シ、又且色ニ淫シ、酒ニ酗シ、威虐ヲ縦肆シ、以テ百姓ヲ戕害ス、臣ノ下ニ在ル者、受ノ爲ス所此ノ如キヲ見テ、亦皆之ニ化シテ惡ヲ爲ス、各家ニ朋黨シ、仇讎ヲ相作ス、脅カスニ權命ヲ以テシ、以テ相誅滅ス、辜ナク害ヲ受クルノ人、控訴スル處ナク、只天ヲ呼籲シテ寃ヲ告グ、故ニ其腥穢ノ德、天ニ彰聞スルノミ、夫レ天道ハ善ニ福シ淫ニ禍ス、豈能ク此凶人ヲ容レンヤ。

惟天云云ハ、惟天、下民ヲ惠愛ス、惟君ハ、必ズ當ニ仰ギ天心ヲ奉承シ、以テ君師治教ノ責ヲ盡スベシ、昔有夏ノ君桀、天ニ順ヒ民ヲ惠スル能ハズ、乃チ恣ニ淫虐ヲ爲シ、毒ヲ下國ニ流ス、是ニ於テ天心厭怠シ、乃チ商王成湯ニ佑命シ、手ヲ假リ

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孜孜。勸勉不怠。【蔡】斮側略反。痡音鋪。○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痡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爲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蔡】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喩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嗚呼惟**

泰誓中ハ、武王既ニ河水ヲ渡リ、再ビ衆ニ誓フナリ。

惟戊午云云ハ、史臣記ス、惟孟春二十八日戊午、武王乃チ兵ヲ引キ、孟津ノ地ヨリ河水ヲ渡リ、暫ラク河北ニ次舍ス、列國羣后、各其師衆ヲ以ヰ、畢ク會合シテ、號令ヲ聽ク、武王乃チ其師衆ヲ循リ、令ヲ發シ以テ之ヲ誓戒シ、因テ申サネ告グルニ商ヲ伐ツノ意ヲ以テス。

曰嗚呼云云ハ曰、嗚呼、凡ソ我ニ從ヒ西土ヨリ來ルノ有衆將士、咸ナ來リ朕ノ言ヲ聽ケ。

我聞云云ハ、我レ聞ク古人言フアリ、善ヲ爲スノ吉人、意念ノ向フ所善ヲ爲スニ在リ、惟孜孜汲汲トシテ、終日之ヲ爲セドモ、而其心猶以テ足ラズト爲ス、惡ヲ作スノ凶人、意念ノ向フ所不善ヲ爲スニ在リ、亦惟孜孜汲汲トシテ、終日之ヲ爲セドモ、而其心亦以足ラズト爲ス、我今商王受ノ爲ス所ヲ觀ルニ、孜孜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蔡]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蔡]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敍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敎。侮慢不行。大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

自絶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絶之。酷虐民。結怨之。[蔡]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絶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絶結怨之實也。

斮朝渉之脛。剖賢人之心。

冬月見朝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痛病也。言害所及遠。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

予小子云云ハ、故ニ予小子、天ノ威ヲ畏レ、夙夜ニ祇敬恐懼シ、敢テ自ラ安ンゼズ、商ヲ伐ツノ擧、天本ト之ヲ文考ニ命ズ、乃チ先ヅ命ヲ文考ノ廟ニ受ケ、又類祭ヲ上帝ニ行ヒ、禰宜ヲ冢土大社ニ求メ、是ニ於テ爾有衆ヲ以ヰ、辭ヲ奉ヅ罪ヲ伐チ、天ノ罰ヲ商ニ致ス、類祭ハ舜典ニ見ユ、宜ハ社ヲ祭ルノ名、爾雅云、大事ヲ起コシ、大衆ヲ動カス、必ズ先ヅ社ニ事アリ、誅罰宜シキヲ得セシム、故ニ之ヲ宜ト謂フ。天矜于民云云ハ、夫レ天ハ高キニ居リ卑キヲ聽ク、默シテ民ヲ矜憐ス、但民情ノ欲スル所ハ、天必ズ鑒シテ之ニ從フ、今民ノ商ヲ亡サント欲スル此ノ如クナレバ、則天意知ルベシ、爾將士庶幾ガフ予一人ヲ輔弼シ、永ク四海ノ內ヲ澄清シテ、濁亂ノ憂ヒヲ無クスル可ナリ、是乃チ天人合應ノ時ナルカナ、失フベカラザルナリ。

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蔡】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己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敎不至。 今朕必往。 【蔡】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揚擧也。言我擧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蔡】揚擧。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擧。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ウスレバ、則其平日行狀ノ德アルト德ナキトヲ度量シ、德勝テバ、則力アル者ナレドモ亦之ト敵スル能ハズ、若シ其德行ヲ同ウスレバ、則其時ニ臨ミ兵ヲ出スノ義アルト義ナキトヲ度量シ、義勝テバ、則德アル者ナレドモ、亦之ト敵スル能ハズ、今商周ノ事ヲ以テ之ヲ較ス、受其臣アル億萬ノ衆ニ至レドモ、乃チ互ニ相猜疑シ、各異心ヲ懷ク、惟億萬ノ心ナリ、予臣アル僅ニ三千ナレドモ、然ルニ人人力ヲ戮ス、惟齊一ノ心ナリ、是其兵力ヲ較ス、已ニ我ニ勝ツ能ハズ、又何ゾ德ト義トヲ論ゼンヤ。

商罪貫盈云云ハ、且夫レ商受兇ヲ窮メ惡ヲ極ム、其罪ヲ計ルニ、蓋已ニ貫通滿盈ス、天其德ヲ厭ヒ、特ニ我ニ命ジ之ヲ誅ス、予若シ天意ニ順ヒ、以テ商ヲ伐タザル、是惡人ヲ容縱シ、天命ニ抗違ス、其罪モ亦惟之ト鈞シキノミ。

王受力行無度。
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
播棄犂老。昵比罪人。
鮐背之耇。稱犂老。布弃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蔡】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蔡】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
浮過。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
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
天其以予乂民。
用我治民當除惡。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蔡】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己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

曰、吾レ民社アリ、吾レ天命アリト、此ヲ以テ自ラ恃ミ、略ボ其侮慢ノ失ヲ懲戒スルヲ知ルナシ、粢盛ハ黍稷ヲ粢ト曰ヒ、器ニ盛ルヲ盛ト曰フ。

天佑下民云云ハ、上天下民ヲ佑助シ、其强ハ弱ヲ凌ギ、衆ハ寡ヲ暴スルヲ慮ル、是ニ於テ之ガ君ヲ作シ、以テ治ムルヲ主ドリ、其天性ニ昧ク、倫理ニ乖クヲ慮ル、是ニ於テ之ガ師ヲ作シ、以テ之ヲ教導シ、之ニ惡ヲ去テ同ジク善ニ歸セシム、故ニ君師タル者、惟其レ强ヲ鋤キ惡ヲ遏メ、道ヲ修メ教ヲ立テ、克ク上帝ノ及バザル所ヲ輔相シ、以テ天下四方ノ衆ヲ愛寵綏安スレバ、則夫ノ有罪ノ當ニ討スベク、無罪ノ當ニ赦スベキ、予何ゾ敢テ其心志ヲ過用シテ、擅ニ好惡ヲ其間ニ爲スアランヤ。

同力云云ハ、凡ソ兵ヲ用フル者ハ、必ズ先ヅ彼此ヲ料度スベシ、我之ヲ聞ク、其兵力ヲ同

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疏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卽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擧。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

時哉弗可失。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疏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

羣后以師畢會。

諸侯盡會次也。

王乃徇師而誓。

疏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疏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今商

ヲ、肅ミ皇天ノ威ヲ行ヒ、辭ヲ奉ジ罪ヲ伐チ、以テ民ヲ水火ノ中ニ救フ、惜イカナ義兵未ダ擧ゲズ、文考遽カニ崩ズ、是ヲ以テ大勳猶未ダ成集セザルノミ。肆予小子發云云、發ハ武王ノ名ナリ、故ニ予小子發、商ヲ伐チテ以テ其事ヲ終ヘント欲ス、然ルニ猶未ダ遽ニ之ヲ伐タズ、位ヲ嗣グ以來十有三年、嘗テ爾友邦冢君ノ向背ヲ以テ政事ノ得失ヲ商ニ觀テ、其ヲシテ懼レテ警ヲ知リ過ヲ改メ、自ラ新ニセシムレバ、則我モ亦將ニ終ニ臣節ヲ守リ、復征伐ヲ以テ事ト爲サザラントス、惟受ハ則稔惡怙終シ、絶テ悔悛ノ心アルナシ、乃チ酣飲縱樂シ、夷踞シテ居リ、上帝及天神地祇ノ祭ヲ奉事セズ、其祖先ノ宗廟ヲ遺棄シテ、享祀ヲ行ハズ、凡ソ祭祀供用ノ犧牲粢盛ハ、其攘竊ニ任セ、凶人盜賊ニ盡シテ管理セズ、天地祖宗ノ心、蓋已ニ之ヲ厭絶ス、乃チ卻テ

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纂悛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卽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纂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纂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擧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擧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纂貫通。盈滿也。

ヲ下民ニ降ス、此豈能ク天位ニ居リ民主ト爲ランヤ。沈湎云云ハ、紂ノ凶惡ノ事、固ト悉ク數フベカラズ、今特ニ其大者ヲ擧テ之ヲ言ヘバ、旨酒ニ沈湎シテ厭クヲ知ラズ、色ヲ冒亂シテ止マルヲ知ラズ、其心ヲ立ツル凶忍ナレバ、則敢テ暴虐ノ事ヲ行ヒ、顧忌スル所ナク、罪ヲ人ニ加ヘ、但其一身ヲ誅スルノミナラズ、幷テ其族屬ヲ刑戮ス、其官爵ヲ以テ人ヲ用ルハ、則賢否ヲ論ゼズ、但喜ブ所ノ人ハ、幷テ其數世ノ子弟ヲ以テ悉ク寵任ヲ加フ、惟務テ瓊宮瑤室高臺廣榭ヲ造リ、陂障ヲ築キ池沼ヲ鑿チ、凡ソ侈靡ノ服事ト爲シ、民ノ財ヲ竭クシ、民ノ力ヲ窮メ、以テ爾萬性ヲ殘害ス、但此ノミナラズ、又炮烙ノ刑ヲ爲シ、忠良諫諍ノ臣ヲ焚炙シ、懷孕婦人ノ肚腹ヲ刳剔ス、其殘忍暴虐一ニ此ニ至ル、是ヲ以テ皇天之ニ震怒シ、我文考文王ニ命

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擧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蔡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卽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蔡湎彌兗反。陂班糜反。刳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敍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ヲズ、冢ハ大ナリ、之ヲ親ミテ友邦ト曰ヒ、之ヲ尊ンデ冢君ト曰フ、御ハ治ナリ。

惟天地云云ハ、夫レ君道係カル所ノ重キヲ知ラント欲スル、當ニ上天君ヲ立ツルノ心ヲ觀ルベシ、惟天地ノ長養愛育ノ心ハ、卽チ萬物ノ父母ナリ、萬物ハ天地ノ間ニ幷ビ生ズレドモ、而惟人ハ氣ノ秀ヲ得レバ、則萬物ノ中ニ於テ、心獨リ靈ト爲ス、人類ノ中ニ就キ、又篤ク誠實聰明ノ聖人ヲ生ズ、是其最モ秀デ最モ靈ナル者ナリ、遂ニ之ヲ立テテ元后大君ト作シ、而萬民ヲ統御ス、然ルニ天ノ元后ヲ立ツル、豈徒ニ之ヲ尊崇富貴ニスルナランヤ、正ニ其ヲシテ撫恤愛養シテ、民ノ父母ト作ラ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

今商王受云云、受ハ紂ノ名ナリ、今商王受ハ、元后ノ位ニ居テ、乃チ民ノ父母ト作ルノ義ヲ知ラズ、侮慢自肆シ、上天ヲ敬セズ、恣ママニ無道ヲ行ヒ、災

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作泰誓三篇。　渡津乃作。

泰誓

大會以誓衆。[纂]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

〇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〇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纂]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纂]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

周書ハ、周代ノ史臣記スル所ナリ。
泰誓ハ、周武王、殷紂王ヲ伐チ、大ニ師ヲ孟津ニ會シ、之ニ誓フ、史臣其辭ヲ記ス、分テ三篇ト爲ス。
惟十有三年云云ハ、史臣記ス、周武王、諸侯ノ位ニ即クノ十三年孟春正月、殷紂無道ナルヲ以テ、兵ヲ擧テ之ヲ伐ツ、是時天下ノ諸侯期セズシテ來リ、大ニ孟津ノ地ニ會合ス、十有三年、孔傳ノ說蔡傳ト異ナリ、詳ニ蔡傳ニ見ユ。
王曰嗟云云ハ、武王乃チ衆ニ誓ヒ曰、嗟乎、今我ガ列國友邦ノ冢君諸侯、及ビ我ガ本國御事ノ卿大夫庶士、凡ソ軍旅ニ相從フ者、都テ一心ヲ精明ニシ、審カニ我ガ汝ニ告グルノ誓ヲ聽キ、忽セニスベカ

尙書卷第六

周書

蔡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蔡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幷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

終ニ臣節ヲ守リ、斷ツテ他人ノ臣僕ト爲ルナシ、是我自ラ處スルノ道、此ノ如キニ過ギズ、王子一身ノ去就ノ若キハ、則宗祀存亡ノ關カル所ナリ、故ニ我王子ニ詔告ス、惟出テ遠ク去レ、乃チ是其道ナリ、蓋我、舊日王子長ジ且賢ナルヲ以テ、曾テ先王ニ勸メ、立テ以テ嗣ト爲ス、而先王從ハズ、今王ニ在リ、必ズ疑忌ノ心アリ、是我云フ所、子ニ益ナク、而反テ子ヲ刻害スルアルナリ、王子若シ出テ去ザラレバ、則必ズ同ク其禍ヲ受ケン、我商家ノ宗祀、乃チ將ニ顚隮シテ、託スル所ナカラントス、王子縱ヒ身ノ爲ニ謀ラザルモ、獨リ宗祀ノ爲ニ計ラザランヤ。」自靖云云ハ、今我、商家ノ臣ト爲レバ、則義當ニ身ヲ委シ、以テ忠ヲ盡スベシ、子ハ、王室ノ冑ト爲レバ、則義當ニ祀ヲ存シ、以テ孝ヲ全ウスベシ、但各自ラ其義ノ當ニ盡スベキ所ニ安靖シテ、而人人自ラ其志ヲ先王ニ獻達スルノミ、我ハ則死アリ二ナクシテ、而復行遯者ヲ顧ミズト、蓋箕子ノ答此ノ如シ、而比干獨リ一言ナキ者、豈義ノ當ニ死スベキニ安ンズルヲ以テ、而復言フナキカ。

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纂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纂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尚書卷第五

ノ亡ヲ念ヒ、疾ヲ發シ狂ヲ生ジ、家ニ在テ耄亂ス、故ニ荒野ニ遯レント欲スルナリ。

父師若曰云云ハ、父師箕子、微子ニ答フ、是ノ若ク曰、王子微子、今日ノ事ハ、畢竟天ナリ、天之ニ毒シ、荐リニ災禍ヲ降シ、以テ殷邦ヲ荒廢シ、我王凶德、危ヲ安ンシ、菑ヲ樂シミ、毫モ悟ル所ナシ、方ニ興テ未ダ艾キズ、只是酒ニ沈湎縱酗シ、勢喪亡ニ至テ止ム、人力ノ能ク救フ所ニ非ルナリ。

乃罔畏畏云云ハ、夫レ老成舊人ハ、人君ノ當ニ敬畏シテ順從スベキ所ノ者ナリ、我王乃チ其當ニ畏ルベキ所ヲ畏ルルナク、而其耆長老成、舊ルク位アルノ人ニ咈逆シテ、之ヲ棄逐ス、此老成人ノ荒野ニ遯ルル所以ナリ。

今殷民云云ハ、今我殷民、神祇ヲ祭祀スル、色純ナルノ犧、體完キノ牷、牛羊豕ノ牲ヲ攘竊スル者アリ、其罪大ナリ、有司タル者、用ヒ以テ相容隱ス、啻ニ背テ法ヲ盡クサザルノミナラズ、又相將キテ之ヲ食フモ、且災禍ナシ、法ヲ蔑シ禮ヲ廢スル、此極ニ至ル、豈但草竊姦宄ノ治メザルノミナランヤ、孔傳用テ上句ニ屬シ、云器實ヲ用ト云フ。」降監殷民云云ハ、我今殷民ヲ降監スルニ、凡ソ上ノ用ヒ以テ之ヲ乂ムル所ノ者、讎斂ノ事ニ非ルナシ、夫レ上讎ヲ以テ下ヲ斂ムレバ、則下必ズ敵ト爲シ、以テ上ヲ讎トス、下ノ敵讎ハ、實ニ上ノ讎斂以テ之ヲ召ス、而我王方ニ且敵讎ヲ召シ、怠ラズ、君臣上下、同罪相濟ヒ、皆一ニ合ス、故ニ民多ク飢瘠シテ、詔告スル所ナキナリ。　商今其有災云云ハ、我既ニ亡ヲ救フノ計ナシ、但當ニ亡ニ處スルノ處アルベキノミ、我商家德ヲ敗リ政ニ荒サム、國亂レ民窮シ、今日斷乎ト其レ災禍アリ、我ハ宗室ノ大臣タリ、廢興存亡、國ト之ヲ共ニス、寧ロ興ツテ其禍敗ヲ受ケンノミ、商祚果シテ其レ淪喪ニ至レバ、則我モ亦

ヲ相爲シ、衆ヲ以テ寡ヲ暴シ、强ヲ以テ弱ヲ淩ギ、國家ノ法紀、是ニ於テカ蕩然ト遺コスナシ、事勢此ニ至ル、今我殷家其レ必ズ喪亡ニ淪シ、復救フベカラズ、徒シテ大水ヲ涉リ、茫乎ト其レ津涯アルナキ若シ、亦沈溺ニ終ルノミ、豈我殷家ノ盛、遂ニ忽焉ト喪亡シ、乃チ今日ニ至ルヲ意ハンヤ。

曰父師少師云ハ、微子復呼デ、亂ヲ拯フノ策ヲ問ヒ曰、父師箕子、少師比干、今我王、其レ乃チ顚狂ヲ發出シ、用舍倒置シ、以テ吾家ノ老耄ノ人ニ、皆荒野ニ遯遜セシム、即チ緩急アル、將ニ誰ニ倚頼セントスルカ、今爾ニシテ明カニ其意ヲ指示シ、予ニ告グルニ顚隕隮墜ノ事ヲ以テシ、因テ維特シテ、而之ヲ拯救スル所以ヲ圖カルナケレバ、則喪亂日ニ迫テ、而一敗收ムベカラズ、其レ將ニ之ヲ如何セントスルヤ、孔云、我其發出狂云云ハ、我殷

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意。下同。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敎。法紂故。蔡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蔡攘如羊反。牷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蔡讎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敎王子出合於道。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

失フ、今日ノ事勢ヲ以テ之ヲ觀ルニ、其レ四方ヲ治正スルアルヲ望ムアラズ、夫レ人君ノ四方ニ表正スル所以ノ者ハ、其能ク德ヲ修ムルヲ以テナリ、昔我祖成湯、懋メ大德ヲ昭ラカニシ、以テ功業ヲ致シ遂ゲ、上ニ陳列シ、其裕ヲ後昆ニ垂ルル者、蓋亦遠シ、而今日我子孫、德ヲ修メ祖ニ法トルヲ以テ務ト爲サズ、唯用テ酒ニ沈湎縱酗シ、因テ用テ其德ヲ下ニ亂敗ス、豈烈祖ヲ忝カシムルアラザランヤ、父師ハ、太師ナリ。殷罔不小大云云ハ、故ニ殷ノ人民、小トナク大トナク、只草野竊盜、內外姦宄ノ事ヲ好マザルナシ、但小民然リト爲スナラズ、鄉士ノ民ヲ治ムル者ト雖モ、亦皆彼此非度ノ事ヲ師師倣效シ、互ニ相容隱ス、凡ソ姦宄辜罪ノ人アル、都テ進究セズ、乃チ恒ニ其罪ヲ獲ル者アルナシ、是ヲ以テ小民益〻忌憚ナク、方ニ且閧然トシテ興リ、敵讎

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艸竊姦宄。 艸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津際。無所依就。

殷遂喪。越至于今。 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得久。【疏】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强陵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鬭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崖。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

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顚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疏】出尺類反。隮牋西反。○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顚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顚隕隮墜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父師若曰。王子。 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疏】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

ハ、但天心之ヲ棄ルノミナラズ、今我下民、虐政ニ苦シミ、亦殷ノ喪亡ヲ欲セザルナシ、私カニ相告ゲ曰、今我等困苦此ニ至ル、上天我民ヲ哀憐シ、曷ゾ威ヲ殷ニ降シテ、之ヲ滅亡セザルヤ、又有道ノ君、宜ク非常ノ大命ヲ受クベキ者、曷ゾ至摯シテ、我ヲ水火ノ中ニ救ハザルヤト、今我王決シテ久シク民上ニ居リ難シ、其レ將ニ我ヲ如何スルナカラントス、孔云、其如台ハ、我ガ言フ所ノ如キナリ。」王曰嗚呼云云ハ、殷王紂、既ニ祖伊ノ言ヲ聞キ、全然警懼ヲ知ラズ、乃チ曰嗚呼、民我ヲ亡スヲ欲スレドモ、天既ニ我ヲ以テ此ニ生ジ、以テ萬民ヲ主ドル、獨リ命天ニ在ルアラザルヤ、小民予ヲ如何スルナシト。」祖伊反曰云云ハ、祖伊、紂ノ其言ヲ聽カザルヲ見ル、遂ニ退反シ曰、嗚呼、汝今日爲ス所、罪惡昭著スル固ト多シ、參列シ上ニ在リテ、掩フベカラズ、汝安クニ能ク保命ヲ天ニ責望センヤ・何ゾ其自ラ量ラザルヤ。」殷之卽喪云云ハ、我殷ノ喪亡ニ即ク、近ク旦夕ニ在ルヲ見ル、然ル所以ノ者何ト爲ス、蓋汝王ノ爲ス所ノ事功ヲ指スニ、天怒リ、民怨ミ、解クベカラズ、決シテ爾殷邦ニ戮ナカザラルヲ知ルノミ。

微子ハ、微子、殷王帝乙ノ長子、紂ノ庶母兄ナリ、殷ノ將ニ亡ビントスルヲ痛ミ、箕子比干ニ謀ルナリ。微子若曰云云ハ、史臣記ス、微子、紂王ノ惡日ニ甚シキヲ見テ、殷祚ノ將ニ亡ビントスルヲ痛ミ、乃チ箕子比干ヲ呼ビ、之ト謀ル、是ノ若シ、曰、父師箕子、少師比干、我殷家道ヲ

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告二師而去紂。

微子

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纂】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

我祖底遂陳于上。 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紂也。沈湎酗醟。敗亂湯德於後世。【纂】酗吁句反。○父師太師。三公。箕子

奔走シ、來リ殷紂王ニ告グ、王ノ過チヲ改メ、以テ存ヲ圖ルヲ庶幾スルナリ。

曰天子云云ハ、祖伊曰、我殷家ノ天子、上天既ニ我殷邦ノ命ヲ訖絶ス、何ヲ以テ之ヲ知ル、蓋國家ノ興亡ハ、其幾先ヅ見ハル、而今至格ノ人ト、大元ノ龜ト、都テ凶禍必ズ至ルヲ知リ、敢テ其吉ヲ知ル者アルナケレバ、則天ノ我殷命ヲ絶ツ、昭然見ルベシ、然ルニ我殷家ノ基業ハ、祖宗ヨリ列聖相傳ヘ、今ニ到ル、先王、我後人子孫ヲ相佑シ、之ニ長ク守リテ、墜チザラシメザルニ非ザルナリ、惟我王、祖宗ニ法ラズ、天命ヲ畏レズ、淫亂戲侮シ、欲ヲ縱ニシ、度ヲ敗リ、用テ自ラ天ニ絶ツノミ。

故天棄我云云ハ、故ニ天心、我殷ヲ厭棄シ、復愛セズ、水旱饑荒アリ、小民康安ニ食スルアラザルナク、禮ニ悖リ、道ヲ傷シ、其天然ノ本性ヲ虔度セザルナク、紀綱廢弛シ、法度壞亂シ、復先王ノ舊典常法ニ迪率セズ、國以テ國ト爲スベカラズ。

今我民罔弗欲喪云云

王。纂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絶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絶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絶於天耳。

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以紂自絶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纂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絶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纂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纂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纂 參倉含反。○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纂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

ヲ諫ヲ拒ムアレバ、則天必ズ既ニ妖孼ヲ以テ、孚信ト爲シテ、之ヲ戒命ス、蓋之ニ恐懼脩省シ、以テ其德ヲ改正セシメント欲シ、猶未ダ遽カニ之ヲ絕タザルナリ、乃チ其人悍然ト顧ミズ、曰妖孼ノ生ズル、特ニ偶然ニ出ヅ、其レ時ニ我ヲ如何セントスト、此ノ如キハ、則天必ズ赦サズシテ之ヲ誅絕ス、孔云、其如台ハ、祖己王ノ其言ヲ受ケザルヲ恐ル、故ニ乃チ復タ曰、天道其レ我ノ言フ所ノ如シト。」嗚呼王司敬民云云ハ、嗚呼、天斯民ヲ以テ之ヲ王ニ付ス、王ノ職、民ヲ敬スルヲ司ドルノミ、福ヲ神ニ徼求スルハ、王ノ事ニ非ザルナリ、又祖宗歷代、都テ天ノ胤嗣ニ非ザルナシ、今王其後ヲ承ケテ、其祀ヲ典ル、偏ヘニ禰廟ノ親昵ニ豐厚スルナカレ、夫レ民ヲ敬スルヲ務メズ、而神ヲ瀆スヲ務ム、一失ナリ、並ニ祖ニ隆セズ、而獨リ禰ニ豐ニスル、又一失ナリ、天心仁愛、故ニ災異ヲ出シ、以テ之ヲ告グ、雊雉ノ異、自ラ來ルアリ、王戒メザルベケンヤ。

西伯戡黎ハ、西伯ハ周ノ文王ナリ、戡ハ勝ナリ、殷紂王、文王ヲ羑里ニ囚フ、文王洛西ノ地ヲ獻ズ、紂之ヲ釋シ、以テ西伯ト爲シ、征伐ヲ專ラニセシム、時ニ黎國ノ諸侯無道ナリ、西伯伐テ之ニ勝ツ、殷臣祖伊、紂ノ惡悛ラザルヲ知リ、紂ヲ諫ム、卽此篇ナリ。西伯既戡黎云云ハ、史臣記ス、西伯周文王姫昌、命ヲ殷ニ受ケ、征伐ヲ專ラニスルヲ得タリ、此時既ニ無道ノ黎國ニ戡チ、天下ヲ三分シ、將ニ其二ヲ有タントス、殷ノ賢臣祖伊ナル者アリ、周德ノ方ニ隆ニ、殷ニ利ナラザルヲ恐ル、乃チ私邑ヨリ

殷始咎周。咎惡。周人乘黎。乘勝也。所以見惡。祖伊恐。祖己後。殷賢臣。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作西伯戡黎。戡亦勝也。

西伯戡黎。

【纂】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於是擧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爲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祖伊恐。奔告于王。【纂】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先

禰廟ヲ肜スルノ日、爰ニ鼎耳ニ鳴クノ雉アリ、夫レ野鳥廟中ニ鳴ク、殆ンド天是ヲ以テ其黷祀ノ失ヲ警ムルナリ、禰ハ奴禮反、父ノ廟ヲ禰ト曰フ。

祖己曰云云ハ、當時ノ賢臣祖己曰、我今戒ヲ王ニ進ム、惟必ズ先ヅ王ノ非心ヲ格シテ、而後其失スル所ノ事ヲ正サン、孔云、先格王ハ至道ノ王ナリト、文理ヲ失ヘリ。

乃訓于王曰云云ハ、乃チ王ニ訓ヘテ曰、惟天、下民ヲ監視シ、其禍福予奪、惟其行フ所ノ義ト不義トヲ典ドル、故ニ天ノ年齢ヲ人ニ降ス、義ナレバ則永キアリ、不義ナレバ則永カラザルアリ、故ニ人ノ永年ヲ獲ザル者ハ、天故ナク其民ヲ夭折スルニ非ズ、乃チ民ノ行フ所不義ニシテ、中道ニシテ自ラ其命ヲ絶ツノミ。

民有不若德云云、斯民ノ中、德ニ順若セズシテ、肆意妄爲シ、又罪ニ聽服セズシテ、非ヲ飾

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集〕監音鑑。夭於北反。○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乃曰其如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集〕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瀆於祭祀。傅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王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集〕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俊乂ノ人ヲ招引シ、朝廷ノ庶位ニ分列シ、之ニ心ヲ同ウシ、以テ匡サシム、吾王但垂拱シ爲スナク、天下何ゾ其治ラザルヲ患ヘンヤ。」王曰嗚呼云云ハ、王曰、嗚呼傳說、如今四海ノ內、皆首ヲ引キ踵ヲ擧ゲ、喁喁然ト朕ノ德化ヲ仰望ス、此豈我ノ寡昧能ク致ス所ナランヤ、是汝ノ風敎ニ由リ、以テ天下ヲ聳動スルノミ。」股肱惟人云云ハ、人ノ一身、必ズ股肱備ハリテ、而後惟以テ人ト爲スベシ、人君聖人ト爲ラント欲ス、必ズ是良臣輔導シ、然ル後惟以テ聖ト爲ルベシ。」昔先正保衡云云ハ、昔者我商家、國ヲ開クノ時、先正保衡伊尹アリ、聘ニ應ジテ起チ、以テ我先王ノ大業ヲ振作ス、時ニ伊尹乃チ曰、予若シ其君ニ惟レ堯舜ノ君ト爲ラシムル克ハザレバ、則其心中愧恥スル、人ニ市上ニ撻タルル若キナリ、若シ其民ニ堯舜ノ民ト爲ラシムル能ハズ、萬民ノ中、一夫其所ヲ獲ズ、或ハ饑ニ啼キ、寒ニ號ビ、或ハ化ヲ梗シ、服セザルアレバ、則曰、是予ノ辜ナリ、豈敢テ之ヲ他人ニ諉センヤト、夫レ伊尹ノ志此ノ如シ、故ニ其我烈祖成湯ヲ佐佑シ、兆民ニ允殖ニ歸セシメ、以テ其德業ノ盛ヲ致ス、直ニ皇天ニ至リ、上下同流シテ閒ナシ、此伊尹ノ美ヲ有商ニ稱スル所以ナリ、今爾旣ニ伊尹ノ德アリ、又伊尹ノ任ニ居ル、庶幾フ明白一心、予ヲ保佑シ、必ズ天ニ至ルノ烈、今ニ於テ再ビ見ハレシメ、阿衡伊尹ノ相業ヲシテ、獨リ其美ヲ我有商ニ專ラニセシムルナキ可ナリ。」惟后非賢不乂云云ハ、且夫レ君臣相遇フ、古ヨリ難シト爲ス、惟君タル者、賢臣ヲ得ルニ非ザレバ、則共ニ其國ヲ乂ムル能ハズ、惟賢臣タル者、亦其君ニ遇フニ非ザレバ、則共ニ其祿ヲ食スル能ハズ、今我ノ汝ニ於ケル、先王ノ伊尹ニ於ケルト異ナルナシ、其爾克ク汝ノ君ヲ先王ノ德ニ紹繼セシメ、以テ永ク天下ノ民ヲ綏安シ、亦一夫ノ獲ザルナカラシメバ、則遭逢ノ盛ニ於テ、始テ負クナシ、傳說乃チ拜手稽首シ曰、敢テ天子ノ休美ノ命ヲ承對擧揚セン、此說ノ志ニシテ、而說ノ分ナリ、敢テ力ヲ竭サラザンヤ。

高宗肜日ハ、高宗ハ、卽前ノ高宗武丁ナリ、肜ハ音融、祭ノ明日又祭ルノ名ナリ、祭ノ明日、禮ヲ以テ其尸ト爲ル者ヲ享ス、事ヲ行フノ有司、祭ヲ助クルノ賓客、皆與カル、然ルニ之ヲ又祭ト謂ヒテ享ト謂ハザルハ、尸ハ猶鬼神ノ道アルヲ以テナリ。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ハ、史臣記ス、殷高宗武丁、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聽之異。雊鳴。祖己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亡。

高宗肜日。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蔡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於肜日有雉異。蔡肜音融。雊居候反。○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蔡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乃

自足ノ心アラズ、孜孜汲汲ト務メ、又時時敏求シ、其已ニ知ル所ヲ溫習スレバ、則進脩ノ益、乃チ水泉ノ來ル、源源トシテ竭キザル如シ、若シ能ク允ニ茲ニ深切懷念スレバ、則天下ノ道理、其躬ニ積聚シ、貨財ノ積ヲ用ルニ勝フベカラザル如シ。惟斅學半云云ハ、夫レ道、其躬ニ積メバ、則體已ニ立ツ、而能ク人ヲ教フル者ハ、用ノ行ハルルナリ、故ニ人君、惟人ヲ斅フル、學ブノ半ニ居ル、自ラ學ブヨリ以テ人ヲ教フルニ至ル、一念終始、常ニ學ニ在リ、少シモ間斷ナケレバ、則其德ノ修マル所、其然ルヲ覺ユルナクシテ而然ル者アリ。監于先生王成憲云云ハ、德覺ユルナキニ至レリトモ、而又當ニ必ズ先王成湯定ムル所ノ成憲ニ監スベシ、此ノ如クナレバ、則其永ク愆過スルアルナシ。惟說式克欽承云ハ、吾王、祖ニ法リテ、以テ愆ナキニ至レバ、則惟臣說、必ズ用テ克ク欽ミ、吾王賢ニ任ジ治ヲ圖カルノ美意ヲ承ケ、旁ネク求メ、以テ

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蔡】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擧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蔡】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於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傅說爲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ヲ變理スルヲ望ム、爾ハ惟我ノ鹽梅ナリ、鹽ハ鹹ニ取リ、梅ハ酸ニ取ル、爾我ノ法ヲ成サント欲ス、亦必ズ交々予ヲ修メ、多方以テ之ヲ規正シ、委曲以テ之ヲ維持シ、我ノ心志、終ニ顯明ヲ得テ、我ノ望ム所ニ副フベキヲ庶幾スルナリ、汝予ヲ棄ツル勿レ、予惟克ク篤ク信ジ、必ズ汝ノ訓スル所ヲ邁行セン。説曰云云ハ、傳説曰、王其レ之ヲ聽ケ、凡ソ人、天下ノ言ニ於テ、務テ多聞ヲ求ムル者、是惟正ニ以テ衆人ノ長ズル所ヲ盡クシ、以テ吾ガ事ヲ建ルノ資ト爲サント欲スルナリ、然ルニ時人ノ見識、終ニ是古人ニ及バズ、故ニ古先聖王ノ謨訓ニ學ブ、乃チ能ク心ニ獲ルアリ、若シ是事、古先聖王ヲ師トセズ、而心ヲ師トシ、自ラ任ジ、意ニ任ジ、妄リ作シ、以テ克ク其世ヲ永ウスル者、説ガ聞ク所ニ非ザルナリ。惟學遜志云云ハ、惟學ヲ爲スノ道、固ト多聞ヲ求メ古訓ヲ學ブニ在リ、然ルハ義理窮リナシ、必ズ須ラク其志ヲ卑遜謙抑シ、敢テ一毫

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蔡〕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斅敎也。敎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蔡〕斅胡敎反。○斅敎也。言敎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敎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敎亦曰斅。斅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險巧。此蓋後世釋敎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蔡〕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蔡〕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敎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敎。〔蔡〕風敎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敎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蔡〕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喩。繼以麴糵鹽梅爲喩。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喩。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

王曰來汝說云云ハ、史臣記ス、王曰、來レ汝傳說、我小子舊日曾テ學ヲ賢臣甘盤ニ受ク、身ヲ修メ天下ヲ治ムルノ道ヲ講究シ、發スル所アルニ庶幾ス、既ニシテ先王、我ノ民艱ヲ習スルヲ欲シ、乃チ荒野ノ閒ニ遯居セシム、後又入テ河內ニ居宅ス、又河內ヨリ徂キ亳ニ至ル、居定所ナク、學專攻ナシ、故ニ舊業都テ荒廢シ、身ヲ修メ天下ヲ治ムルノ道ニ於テ、其終ルニ及ビ、能ク顯然心ニ明白ナルナシ、今我將ニ舊學ヲ整理シ、以テ終リノ成ルアルヲ求メントス、汝說ノ訓迪ニ賴ラザル能ハザルナリ。爾惟訓于朕志云云ハ、爾、惟當ニ忠言ヲ獻納シ、理道ヲ開陳シ、以テ朕ノ心志ヲ訓敎啓發スべシ、譬フ酒醴ヲ作ル者、必ズ麴ト蘖トニ資シテ後成ル、若シ、今我汝ノ涵養薰陶シ、以テ君德ヲ釀成スルヲ望ム、爾ハ是我ノ麴蘖ナリ、麴ハカフヂナリ、蘖ハモヤシナリ、譬ヘバ和羹ヲ作ル者、必ズ鹽ト梅トニ資シテ、後和スル若シ、今我汝ノ調和參贊シ、以テ化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蔡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脈推之非是。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敎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敎。蔡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蔡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稱王而

用フル、謹マザルベカラズ、凡ソ六卿百執事ノ官、都テ是朝廷事務ヲ管スル者ナリ、私ニ親昵スル所ノ人ニ及ボスベカラズ、惟其レ當ニ材能ノ人ヲ選テ之ヲ用フベシ、公卿大夫士ノ爵ハ、都テ是德アル者ニ命ジ、濫リニ惡德ヲ包藏スルノ人ニ及ボスナク、惟其レ當ニ賢良ノ人ヲ選テ之ヲ用フベシ、夫レ能ヲ以テ官ヲ授クレバ、則官曠シカラズ、德ヲ以テ爵ヲ命ズレバ、則爵濫ナラズ、是ヲ以テ庶官ニ任ズル、天下豈治マラザル者アランヤ。」慮善以動云云ハ、夫レ其思慮スル所、皆善ニシテ理ニ當リ、然ル後ニ動ク、然ルニ又其時宜ニ非ル、猶益ナキナリ、故ニ動ク惟當ニ時宜ニ合フベシ、此ヲ以テ萬機ノ務ニ應ズ、將ニ處スル所ニシテ、當ヲザルナカラントス。」有其善云云ハ、凡ソ人ノ學、自ラ足ルトスルヨリ病ナルナシ、故ニ自ラ其善ヲ有トスレバ、則己レ勉ヲ加ヘズシテ、其善ヲ喪亡ス、自ラ其能ニ矜レバ、則人力ヲ效サズシテ、其功ヲ喪亡ス。」惟事事云云ハ、其禍患ハ、毎ニ形ナキニ伏ス、故ニ人君治ヲ爲ス、平居閑暇ノ時ニ當リ、惟先ヅ其爲スベキノ事ヲ事トス、乃チ其レ備ヘアリ、既ニ其備ヘアレバ、則忽然意外ノ變アリ、卒然非常ノ事アレドモ、之ニ應ズル餘力アリテ患ナシ。」無啓寵納侮云云ハ、寵幸ヲ啓テ、而人ノ侮リヲ納ルル勿レ、過誤ヲ恥テ、而己レノ非ヲ作ス勿レ、吾王當ニ此ヲ以テ至戒ト爲スベキナリ。」惟厥攸居云云ハ、人君ノ一心ハ、乃チ萬化ノ本ナリ、故ニ惟方寸ノ中、湛然虛靈、寂然寧定シ、以テ其義理ノ居止スル所ニ安ンジテ、遷ラザラシムレバ、則一ナリ、一ナル、故ニ政事施爲、都テ義理中ヨリ流出シ、惟醇粹ニシテ雜ハラザルナリ。」黷于祭祀云云ハ、國家ノ祭祀ハ、自ラ定制アリ、若シ定制外ニ於テ、非時ニ之ヲ學グレバ、則是祭祀ヲ褻黷ス、本ト以テ敬ヲ爲ス、而是之ヲ欽シマズト謂フヲ知ラザルナリ、其禮節ニ於ル、亦舊規アリ、煩多ナルベカラズ、禮若シ煩多ナレバ、則必ズ擾亂シテ行フベカラズ、又此ヲ以テ神ニ事ヘント欲スレバ、則其レ亦難イカナ。」王曰旨哉云云ハ、殷王高宗曰、旨美ナルカナ、說、汝ノ言フ所、我ニ耳ニ聞キ心ニ飫カシム、惟我當ニ汝ノ言フ所ヲ服行シ、守リ以テ訓ト爲スベシ、若シ汝其言フ所ニ良善ナラザレバ、則予ノ蒙昧、終ニ聞テ而之ヲ施行ニ措ク所ナシ、此我ノ深ク汝ノ誨ヲ納ルルヲ嘉スル所以ナリ。」說拜稽首曰云云ハ、傅說乃チ拜手稽首シ曰、天下ノ道理、之ヲ知ルノ艱シト爲スニ非ズ、一一都テ之ヲ其躬ニ行フ、乃チ惟艱事ト爲ス、王若シ此ニ於テ深ク忱誠ヲ加ヘ、躬行ヲ以テ艱ト爲サズ、而允ニ能ク我先王ノ成德ニ協合シ、之ト相符シテ間ナケレバ、則我ノ言フ所ノ者、王徒ニ之ヲ聽カズ、而實ニ能ク之ヲ行フナリ、惟今ノ時ニ當テ、說猶隱匿スル所アリテ言ハザレバ、則必ズ其上ハ天子ニ負ムキ、下ハ學ブ所ニ負ムクノ告アラン。

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

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蔡】高宗方昧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聽キ、遠ク萬里ヲ見ルニ足ル、惟臣是ニ由リ、亦君ノ心ヲ以テ心ト爲シ、公ヲ奉ジ法ヲ守リ、以テ其上ニ欽順セザルナシ、惟民朝廷ノ政至公私ナキヲ見テ、自然ニ感悅服從シ以テ治ル。

惟口起羞云云ハ、人君固ト當ニ事ニ謹ヲ致スベシ、惟口舌言語ハ、身ヲ文ザル所以ナリ、而輕ク出セバ、則羞恥ヲ起スノ患アリ、惟甲冑武備ハ、身ヲ衞ル所以ナリ、而輕ク動カセバ、則戎兵ヲ起スノ憂アリ、二者己ガ爲ニスル所以ニシテ、當ニ患ヲ人ニ慮カルベキナリ、惟衣裳ハ、有德ニ命ズル所以ナリ、必ズ笥ニ在ル者ヲ謹ミ、其輕ク予フル所アルヲ戒ム、惟干戈ハ、有罪ヲ討ズル所以ナリ、必ズ其躬ヲ省スル者ニ嚴ニシ、其輕ク動カス所アルヲ戒ム、二者人ニ加ハル所以ニシテ、當ニ其用ヲ己ニ審カニスベシ、王惟レ茲四者ヲ戒メ、茲ヲ允トニシテ、而克ク明カナル、乃チ政治休美ナラザルナシ。

惟治亂在官庶云云ハ、惟天下ノ治亂ハ、庶官ニ在リ、故ニ人君人ヲ

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非善非時不可動。蔡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蔡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事事非一事。蔡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啓寵納侮。 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

無恥過作非。 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蔡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蔡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蔡黷徒谷反。○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傅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蔡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

惟說命總百官ハ、史臣記ス、惟傅說既ニ命ヲ高宗ニ受ク、冢宰ノ職ニ居リ、百官ヲ總領ス。乃進于王曰云云ハ、乃チ治道ヲ陳說シ、以テ諫ヲ殷王高宗ニ進メ、曰ク、嗚呼、古昔明王ハ、天道ノ自然ニ奉順シ、制シテ君臣ノ禮ヲ爲ス、先ヅ天下ノ地ヲ區畫シ、邦國ヲ建立シ、又邦國中ニ於テ、都邑ヲ設置シ、乃チ天子后王ヲ大邦ニ樹テ、以テ天下ノ治ヲ統ベ、諸侯君公ヲ小邦ニ立テ、以テ一國ノ治ヲ統ベ、又各承ルニ大夫師長ヲ以テシ、之ニ大都小都ニ居リ、以テ之ガ輔ト爲サシム、尊ヲ以テ卑ニ臨ミ、下ヲ以テ上ヲ奉ズ、然ル所以ノ者ハ、惟天下ヲ以テ一人ニ奉ジテ、而自ラ安逸豫樂ノ地ニ處ルナラズ、乃チ惟體統相維シ、政事畢ク擧リ、正ニ以テ天下ノ民ヲ治ムルノミ。惟天聰明云云ハ、故ニ人君當ニ天ニ法リ、以テ治ヲ爲スベシ、惟レ天ハ至公ニシテ、聰ニシテ聞カザルナク、明ニシテ見ザルナシ、惟レ、聖人是能ク之ニ憲リ、此心湛然虛明ナラシメ、以テ兼テ四方ニ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蔡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擧其始。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蔡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敎。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蔡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敎令。易用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愼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蔡冑直又反。〇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蔡昵尼爾反。〇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

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脩其職使有終。蔡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蔡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ルモノ多シ、必シモ諱デ代ルト言ハズ、孟子ニ傅說擧ニ於版築之閒ヽ史記是時說爲ニ胥ニ靡於傅巖ー。

爰立作相云云ハ、乃チ傅說ヲ聘シ、與ニ談論スレバ則果シテ大賢ニシテ、重任ニ當ツベシ、爰ニ不次ニ擢用シ、遂ニ立テテ以テ宰相ト作シ、之ヲ百官ノ上ニ加ヘ、王又常ニ之ヲ左右ニ置キ、以テ其匡弼ニ資シ、其議論ヲ聽ク。命之曰云云ハ、乃チ之ニ命ジ曰、汝、今我左右ニアリ、當ニ朝夕教誨ノ言ヲ進納シ、以テ我君德ヲ輔導スベキナリ。」若金用汝作礪云云ハ、譬ヘバ金器ノ必ズ礪石ヲ用ヒ、之ヲ磨シ、而後ニ快利ナル若シ、今將ニ汝ヲ用ヒ、以テ我ノ礪石ト作サントス、譬ヘバ巨川ヲ濟ル、必ズ舟楫ヲ假テ、而後ニ能ク渡ル、今將ニ汝ヲ用ヒ、以テ我ノ舟楫ト作サントス、譬ヘバ歲大ニ旱スル、必ズ霖雨ヲ得テ、而後ニ能ク霑潤スル若シ、今將ニ汝ヲ用ヒ、以テ我ノ霖雨ト作サントス。」啓乃心云云ハ、我汝ノ誨ヲ納レ德ヲ輔クルヲ望ム、既ニ甚切ト爲ス、汝當ニ悃誠ヲ披露シ、大ニ汝ノ心胸ヲ啓開シ、隱匿スル所ナク、用ヒ以テ朕ノ心ニ滋潤沃灌シ、我ヲ此道ニ於テ明白透徹ナラシムベキナリ。」若藥弗瞑眩云云ハ、人臣若シ苦口直言シ、以テ規諫ノ道ヲ盡サザレバ、則我ガ過、省改ニ由ナシ、譬ヘバ病人ノ藥ヲ服スル、瞑眩ニ至ラザレバ、則其疾瘳ユル能ハザル若シ、人君ノ道、講究明白シ、然ル後之ヲ施行ニ見ハサザレバ、則事ヲ壞ルニ至ラザル者鮮シ、譬ヘバ跣足ニシテ行ク、目地ヲ視ザレバ、則其足必ズ以テ傷スル若シ。」惟曁乃僚云云ハ、汝既ニ相ト作リ、上ハ天子ヲ佐ケ、下ハ百官ヲ統ブ、惟汝大小羣僚ト、當ニ心ヲ同ウシ、力ヲ協ハセ、難キヲ責メ、善ヲ陳ベ、以テ汝ノ君ヲ匡救セザルナク、我心ニ妄念過擧ナク、以テ我先王諸賢君繼述ノ道ニ率循シ、而我商后成湯已ニ行フノ迹ヲ迪履シ、以テ天下ノ兆民ヲ康寧スルヲ得セシムベシ。」嗚呼欽予時命云云ハ、嗚呼、汝當ニ予是汝ニ命ズルノ言ヲ欽承シ、其レ以テ其事終リアルヲ思惟スベキナリ。」說復于王曰云云ハ、是ニ於テ傅說、王ニ復命シ曰、人臣諫ヲ進ムル難キニ非ズ、人君諫ニ從フ難シト爲ス、譬ヘバ惟木ハ大匠ノ繩墨ニ從ヒ、斧斤ヲ用ヒ、以テ斲削スレバ、則端正平直ニシテ、以テ器用ト爲スベシ、惟君モ亦是ノ如シ、臣下ノ諫諍ニ從ヘバ、則動ニ過擧ナク、以テ聖人ト爲ルベシ、吾君果シテ心ヲ虛ニシ、諫ニ從テ、而克ク聖ナルノ地ニ至レバ、則凡ソ臣タル者、命ゼザレドモ、其レ將ニ忠讜ヲ竭シ、以テ之ヲ承ケントス、況ンヤ其之ヲ命ズル此ノ如シ、誰カ敢テ忠ヲ盡クシ、過チヲ補ヒ、祗敬シテ吾王休美ノ命ニ順若セザランヤ、然ラバ則王必ズ言ヲ進ムルヲ臣ニ求メズシテ、而但言ヲ受クルヲ己ニ求ムベキナリ。

ナリ、實ニ我人君ノ位ニ居リ、將ニ四方ニ表正セントスルヲ以テ、其任大ニ責重シ、我明哲ノ德、前人ト相類スル能ハザルヲ恐ル、茲故ニ敢テ輕易ニ言ヲ發セズ、但常ニ恭敬淵默シ、此心ヲ收斂シ、天下ヲ治ムルノ道ヲ思量ス、我一念精誠、上之天ニ通ジ、夢ニ上帝、予ニ賜賚スルニ賢良ノ輔弼ヲ以テシ、其レ將ニ道ヲ論ジ政ヲ輔ケ、予ニ代リテ言ハントスルナリ。

乃審厥象云云ハ、是ニ於テ乃チ審カニ其夢中見ル所ノ象ヲ記シ、人ヲシテ形象ノ圖ヲ以テ、旁ク天下ニ求メシム、而其名說ナル者アリ、胥靡ト爲リ傅巖ノ野ニ勞役ヲ執ル、胥靡トハ徒刑ヲ謂フ、其形貌惟正ニ畫圖ト相肖タリ、果シテ高宗ノ夢ミル所ニ符ス、孔云、說、胥靡ニ代リ、道ヲ築ク、ト、古ヨリ聖賢厄ニ罹

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之閒。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纂】於是立以爲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擧以爲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家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敍事始如此。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纂】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待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纂】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喩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啓乃心。沃朕心。【纂】啓開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心而厭飫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若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纂】瞑眠見反。眩熒絹反。跣蘇典反。○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閒。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喩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喩我之行無所見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纂】辟必益反。○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

王宅憂亮陰三祀云云ハ、史臣記ス、殷王高宗、父小乙ノ喪ニ遭ヒ、憂ニ亮陰中ニ宅ル、亮陰ハ、喪中ノ人ノ居ル所ナリ、王三年マデ言ハズ、既ニ喪服ヲ免ジ、其レ尚惟肯テ朝ヲ視テ事ヲ言ハズ、當時朝ニ在ルノ羣臣、皆以テ福ニ過グト爲ス、乃チ諫メテ王ニ進メ曰、嗚呼、人君ハ一人ヲ以テ萬民ノ上ニ居ル、必ズ其レ天下ノ事理ニ於テ、皆之ヲ知テ遺スナキヲ名ケテ明哲ト曰フ、是明哲ノ德アル、之ヲ政事ニ施シ、以テ百官ヲ總率スレバ、則天下ノ人、實ニ之ヲ仰ギ、以テ法則ト作ス、今我天子、聽明ノ資ヲ以テ惟萬邦ニ君トシ臨ム、百官顯顯然ト仰ギ、以テ法式ヲ奉承ス、故ニ王ニシテ言ヲ發スレバ、則惟以テ命令ヲ天下ニ作スベシ、苟モ或ハ言ハザレバ、則臣下將ニ命令ヲ稟ル所ナカラントス、此レ王ノ言ハザルベカラザル所以ナリ、孔云、亮ハ信ナリ、陰ハ默ナリ。王庸作書以誥曰云云ハ、王是ヲ用テ書ヲ作リ、羣臣ニ誥グ、曰我言フヲ欲セザルニ非ル

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命。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蔡亮龍張反。陰烏含反。○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卽倚廬之廬。儀禮。翦屛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雜矣。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旣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敎。蔡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喩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蔡審詳也。詳所夢之人。

靈善ヲ用フルニ至ル者、是我至公ノ心、豈衆ニ違フニ意アランヤ、然ルニ爾衆モ、亦各敢テ故サラニ我ノ吉卜ニ違フニ非ズ、亦惟用テ玆國家賁大ノ業ヲ恢宏ニスルヲ欲スルノミ、是爾國ヲ愛スルノ情、亦豈卜ニ違フニ意アランヤ。」嗚呼邦伯師長云云ハ、嗚呼、邦伯諸侯師長公卿、凡ソ百執事ノ人、今百姓遷徙ノ初、生理未ダ復セズ、艱難ノ狀甚ダ憐憫スベシ、庶幾フ皆心ニ隱痛スル所アレヤ、孔云、隱ハ隱括ナリ。」予其懋云云ハ、予其レ將ニ懋メ民ヲ愛スルノ人ヲ簡擇シ、用ヒ以テ爾等ヲ相導シ、其レニ各自ラ我ノ民衆ヲ念敬セシメントスルノミ。」朕不肩好貨云云ハ、朕決シテ貨ヲ好ムノ人ヲ肩任セズ、若シ能ク人民ヲ恭敬シ、生生ヲ以テ念ト爲スニ勇敢ニシテ、惸獨ニシテ鞠養スベキノ人ト、無告ニシテ圖謀スベキノ人トニ、之レ其居止ヲ保ンズルヲ得セシムル者アレバ、則我將ニ敍シテ之ヲ用ヒ、之ニ予フルニ爵祿ヲ以テシ、欽ミテ之ヲ敬シ、之ヲ優スルニ禮貌ヲ以テセントスルナリ、孔云、鞠ハ窮困ナリ。」今我改羞云云ハ、今我既ニ進羞シテ、爾等ニ朕志ノ在ル所ヲ告グ、敢テ生生ヲ恭シテ、我ノ意ニ順若スル者ト、否ラズシテ貨ヲ好ム者ト、爾等當ニ深ク之ヲ念フベシ、我言フ所ヲ欽マザルアル勿レナリ。」無總于貨寶云云ハ、切ニ戒ム、貨寶ヲ總聚スルヲ以テ能ト爲ス勿レ、唯當ニ保愛周恤シ、人ニ其生生ヲ厚ウシ、以テ自ラ民ヲ安ンズルノ功庸ヲ成サシムベキナリ。」式敷民德云云ハ、汝當ニ兢兢業業、敬ミ以テ民ノ爲ニスルノ德ヲ敷布シ、今ヨリ後日ニ至リ、永ク一心ニ肩任シテ、替ラザルベシ、則汝ノ民ヲ愛スル窮リナク、民ノ惠ヲ受クルモ亦窮リナシ。

說命ハ、說音悅ナリ、史臣殷ノ高宗武丁ノ、賢人傅說ヲ得テ相ト爲シ、之ニ命ズルノ辭、及ビ說、戒ヲ進ムルノ辭ヲ記ス、分テ三篇ト爲ス。

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養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得諸傅巖。命說爲相。使攝政。作說命三篇。

說命

始求得而命之。蔡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キテ毫ニ居リ、以テ始祖契ノ舊都ニ還ル、是ニ於テ地高ク水卑ク、用テ河水ノ災ヲ免レ、我國家ノ凶德ヲ降除スルヲ得タリ、故ニ能ク居ヲ安ンジ、業ヲ樂ミ、嘉美ノ功續ヲ朕邦家ニ成スアルナリ。今我民云云ハ、今耽河水ノ懷ル所ト爲リ、民用テ湮湯分析離散シテ居リ、定極ノ期アルナシ、將ニ凶德ニ陷テ之ヲ救フナカラントス、爾等以テ我ヲ曷ゾ故ナクシテ萬民ヲ震動シ、以テ此必ズ遷ルノ擧ヲ爲スヤト謂フ。肆上帝云云ハ、故ニ上帝、將ニ我高祖成湯ノ德ヲ復シ治メ、我國家ニ及ボサントス、故ニ默シ我心ヲ開キ、朕ニ二三篤敬ノ臣ト、相與ニ計議シテ行ハシメ、以テ恭シク汝民垂絶ノ命ヲ承ケ、之ニ危ヲ舍テ安ニ就キ、用テ地ヲ此新邑ニ永クセジムルナリ。肆予沖人云云ハ、故ニ予童沖ノ人ニシテ、人言ヲ恤ヘズ、其謀ヲ廢シテ用ヒザルニ非ルナリ、爾臣民ノ中、能ク利害ノ實ヲ審カニシテ、以テ遷ルベシト爲ス者アリ、乃チ其謀ノ

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蔡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已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蔡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蔡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蔡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蔡否俯久反。○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蔡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蔡

史云盤庚既遷云云ハ、臣記ス、盤庚既ニ新邑ニ遷リ、正ニ國都ヲ建テ、其臣民ノ居止スル所ヲ奠定シ、復向時蕩析離居ノ患ナシ、乃チ各其上下尊卑ノ位ヲ正クシ、而又臣民遷徙ノ勞ヲ慰シ、以テ爰有衆ノ情ヲ綏安ス。曰無戲怠云云ハ、盤庚乃チ曰、今新都既ニ遷リ、綱紀粗ボ定ル、故侮怠惰シ、往時ノ習ノ如キヲ得ルナク、必ズ須ラク心ヲ盡シ懋勉シ、事ニ趨キ功ニ赴キ、以テ我國家非常ノ大命ヲ建テ、之ニ長久安寧ナラシムベキナリ。今予其敷心腹腎腸云云ハ、今予其レ心腹腎腸ヲ敷布シ、凡ソ胸中蘊蓄スル所ノ者、都テ明白ニ吐露シ、盡ク爾臣民百姓ニ朕ガ志ヲ告ゲ、爾等ニ凡テ都ヲ遷スノ意、本ト爾衆庶ヲ罪スルノ心ナキヲ知ラシム、爾衆各宜ク心ヲ安ンヅ、分ヲ守リ、共ニ疑慮ヲ懷キテ、怨怒ノ意アリ、協合比附シテ、讒誘ノ言ヲ予一人ニ加フルナカルベシ。古我先王云云ハ、古昔我先王成湯、將ニ前人都ヲ建ツルノ功ヲ增多セントス、故ニ山ニ適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綏爰有衆。〔蔡〕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臣之言。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敎。〔蔡〕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蔡〕腎是忍反。比毗至反。〇歷盡也。百姓畿内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嘉功於我國。〔蔡〕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今徙以爲之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己本心。〔蔡〕今耿爲河水圮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蔡〕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

シ、其沈溺ヲ坐視スルニ忍ビズシテ然ルナリ。失于政陳于茲云云ハ、我若シ民ノ為ニ遷ヲ圖ラザル、是民ヲ安ンズルノ政ヲ失シテ、而久シク茲ニ居ルナリ、則我高后成湯、大ニ乃チ大ニ罪疾ヲ我ニ降ダシ、曰曷ゾ朕民ヲ虐害シ、其沈溺ヲ坐視シテ失ハザルヲ為スヤト、是我ノ遷ヲ圖ラザル能ハザル所以ナリ。汝萬民云云ハ、汝萬民、若シ乃チ自ラ生生無窮ノ計ヲ為シ、予一人ト共ニ猷リ、心ヲ同ウスル能ハズシテ、倘遷徙ニ憚カレバ、則我先后モ、亦必ズ大ニ汝萬民ニ降シ與フルニ罪疾ヲ以テシテ、曰ハン汝曷ゾ朕ガ幼孫ト比スルアリテ、同ク遷ラザルヤト、故ニ汝遷ニ從ハズ、此理ニ逆ヒ分ヲ犯ス、爽失ノ德アレバ、則先王上ニヨリ其レ罰ヲ汝ニ降ダシ、汝能ク迪シ以テ自ラ象ルナキナリ、孔云、爽德ハ明德ナリ。」古我先后云云ハ、古昔我先后、既ニ乃祖乃父ヲ勞シ、以テ同ジク遷ル、今我レ先王ニ繼デ君ト為レバ、則汝共ニ皆我畜養スル所ノ民ト作リ、當ニ汝ノ祖父ノ先王ニ事フル者ヲ以テ、我ニ事フベキナリ、今河水患ヲ為シテ、而肯テ遷ラズ、汝ノ故ヲ以テ、生民ヲ戕害スルアレバ、則是戕害汝ノ心ニ在ルナリ、我先后、乃祖乃父ヲ綏慰シテ言フ、爾ノ子孫、理ニ悖リ、君ニ抗ス、我將ニ之ニ罰ヲ加ヘントスト、乃祖乃父、亦大義容レ難キヲ以テ、乃チ汝ヲ斷棄シテ、汝ノ死ヲ先王ノ前ニ救ハザラン、畏レザルベケンヤ。」茲予有亂政同位云云ハ、然ルニ但爾民ノミ然リト為スナラズ、茲レ予政ヲ治ムルノ臣、與ニ天位ヲ同ウスル者、若シ肯テ民ノ為ニ遷ヲ圖ラズ、惟沃饒ノ利ヲ貪ボリ、汝ノ貨貝珠玉ヲ具有スルヲ以テ事ト為スアレバ、則乃祖乃父、亦其為ス所ヲ惡ミ、大ニ乃チ我高后成湯ニ告ゲ曰ハン、子孫、臣ト為リテ忠ナラズ、義ヲ棄テ利ヲ貪ボル、其レ大刑ヲ我子孫ニ作シ、以テ其罪ヲ討ゼヨト、是汝等ノ祖父、實ニ我高后ヲ啓迪シ、大ニ乃チ大ニ弗祥ヲ降シテ、災害必ズ免ルベカラズ。」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云云ハ、嗚呼、今予汝ニ告ルニ、遷都易カラザルノ事ヲ以テス、汝當ニ永ク我ノ大ニ憂恤スル所ヲ敬ミ、上下ノ情相去ル絶遠ニシテ、誠意連屬セザラ使ムル無カルベシ、我民ヲ安ンズルヲ以テ、猷ト為シ、念ト為ス、汝必ズ我ノ猷念ヲ分チ、以テ相從ヒ、共ニ之ヲ猷念シ、心ヲ同ウシ、力ヲ協ハセ、相濟フニ期シ、乃チ可ト為スノミ、然ルニ吾ノ心ヲ體セント欲スル、又必ズ各當ニ正中ノ理ヲ、汝ノ心ニ設ケテ、而浮言ノ奪フ所トナラザルベシ。」乃有不吉不迪云云ハ、乃チ不善不道ノ人、顛隕踰越シ、上命ヲ恭マザル者、及ビ暫時遇フ所、姦ヲ為シ宄ヲ為シ、行道ニ劫掠スル者アル、我小ハ乃チ加フルニ劓刑ヲ以テシ、大ハ則之ヲ殄滅シ、遺留生育スルナク、其種族ヲ茲新邑ニ易移セシムルナキナリ。」往哉生生云云ハ、其レ新邑ニ往ケヤ、以テ居ヲ定ムベク、以テ事ヲ興スベシ、而生生ノ樂ミアリ、故ニ今予將ニ試用シ、汝ヲ以ヰ遷リ、汝ニ永ク汝ノ家ヲ此ニ建テシメン、是子孫無窮ノ業ナリ、汝民何ゾ肯テ遷ニ從ハズ、倘故土ニ戀戀スルヲ為ンヤ。」

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横議之所動搖也。

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謂四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絶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蔡易夷益反。種之勇反。○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刦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勑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蔡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ニ天將後日アルナシ、テ、而汝ノ命ヲ斷棄セントス、汝何ノ生理、上天ニ在ルアランヤ、遷ラザルノ害其大ナル此ノ如シ。今予命汝一云云ハ、今予汝ニ命ズ、當ニ此心ヲ專一ニシ、我ニ從ヒ遷徙スベシ、穢惡ヲ起シ、以テ自ラ沈溺ノ臭敗ヲ取ルナカレ、吾浮言ノ人、引誘煽惑シ、汝ノ身ヲ偏倚シ、汝ノ心ヲ迂曲シ、汝ニ邪僻ニシテ中正ノ見ナカラシムルヲ恐ル。予、迓續乃命于天云云ハ、今汝ノ命、幾ンド天ニ絕ス、故ニ予汝ニ早ク、都ヲ遷スヲ命ズル者ハ、正ニ以テ汝ノ命ヲ上天ニ迎續シテ、之ニ更生セシムルナリ、予豈汝ニ迫ルニ刑威ヲ以テセンヤ、特ニ用ヒ以テ汝ノ衆ヲ奉養シ、引テ之ヲ生全ノ地ニ納ルルノミ。予念我先神后云云ハ、予、我先神后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ノ、爾ノ先人ヲ勞スルヲ思念ス、其功忘ルベカラズ、故ニ予遷リ以テ家ヲ有ツノ利ヲ圖カリ、大ニ克ク爾衆ヲ生全ノ地ニ羞養スル者、用テ爾先民ノ子孫タルヲ懷念

父。乃祖乃父。乃斷弃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弃汝命。不救汝死。蔡戕慈良反。斷都管反。○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蔡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敎。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卽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蔡告汝不易。卽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

シ、汝民ヲ以キテ都ヲ遷シ、以テ其邦家ヲ安定セントス、故ニ此擧ヲ爲スノミ、汝等、朕心ノ困苦スル所ヲ憂ヘズ、乃チ皆大ニ肯テ汝ノ腹心ヲ宣布シ、敬欽思念シ、忱誠ノ意ヲ以テ、予一人ヲ感動セズ、是先民ノ后ヲ保シ胥ヒ感フル如キ能ハザレバ、則爾座シテ水患ヲ待テ、以テ自ラ此鞠窮ヲ取リ、自ラ此困苦ヲ取ル、譬ヘバ舟ニ乘ル若シ、裝載スル者、時ニ及ビ啓行スベシ、若シ汝遲滯シ濟ラザレバ、必ズ其載スル所ノ貨物ヲ臭敗セン、今爾上ノ忱誠ニ從フコト、閒斷シテ繼屬セザル、安ンヅ能ク濟ルアラン、惟相與ニ以テ沈溺ニ及ブノミ、利害此ノ如シ、爾民、其レ或ハ稽察セズ、是自ラ怨疾忿怒スレドモ、曷ヅ困苦ヲ瘳サンヤ。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云云ハ、汝民、長久ノ事ヲ謀リ、以テ汝遷ラザルノ災禍ヲ思量セズ、是汝危ニ安ンジ災ヲ利シ、大ニ自ラ憂ヲ勸ムルナリ、如今其レ目前沃饒ノ利ヲ貪戀ス、固ト今日アルモ、然ルニ將來決シテ沈溺ニ遭

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我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蔡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蔡神后。先正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蔡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不進進謀同心徙。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蔡比毘至反。○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綏乃祖乃

獨リ然ラザランヤ、孔云、浮ハ行ナリ、皆天時ヲ行フヲ言フ。殷降大虐云云ハ、昔者我殷邦、河水災ヲ爲シ、天大虐ヲ降シ、先王敢テ居ニ懷安セズ、其興作シテ遷徙スル所ノ者、本ト人情安ヲ欲セザルナシ、但民ノ利アルヲ視レバ、則之ヲ用ヒ、以テ遷ルヲ爲スノミ、此先王ノ事、我ノ聞ク所ノ者ナリ、汝曷ゾ我遷都ノ擧、乃チ惟古后ニ之レ聞テ、而創メテ今日ニ爲ス者ニ非ルヲ念ハザルヤ、蓋我ノ汝民命ヲ敬承シテ、汝ニ都ヲ遷サシムル所以ノ者、唯汝ト河水ノ患ヲ避ケ、以テ康居ヲ與ニ共ニスベキヲ喜ブ、汝ヲ咎アリト爲シ、罰ニ比附シテ、謫遷スルニ非ザルナリ。予若籲懷茲新邑云云ハ、予是ノ若クシテ茲新邑ニ招呼懷來スル所以ノ者ハ、亦惟汝民ノ蕩析離居スルノ故ニ因リ、之ト共ニ安康ヲ享ケ、以テ大ニ爾ノ本志ニ從フヲ欲スルナリ、孔云、若籲ハ順和ナリ。今予將試以汝遷云云ハ、耿河患ヲ被レバ、則民危クシテ而邦亦危シ、故ニ今予將ニ試用

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今

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順上命。乃

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爾

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從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蔡忱時壬反。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言不從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蔡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蔡迂雲俱反。○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

渉リ、臣民ヲ以キテ、以テ都ヲ殷ニ遷サントス、是時民心尚猶豫ナ懷ク、盤庚乃チ但誥言ヲ以テ、民ノ率ハザル者ニ曉諭ス、然ルニ大ニ民ニ告ル、又只亶誠懇惻ノ意ヲ用フ、其有衆皆到ルノ時ニ當リ、先ヅ戒ムルニ、褻慢シ王ノ庭ニ在ルヲ得ル勿レ、都テ整齊嚴肅ニシ、專ラ上命ヲ聽クヲ以ス、盤庚乃チ其民ヲ前ニ登進シテ、面リ之ヲ告グ、孔、有衆ヲ上句ニ屬ス。

曰明聽朕言云云ハ、曰、汝民明カニ朕言ヲ聽キ、必ズ須ラク遵信奉行シ、敢テ朕ガ命ズル所ヲ荒失シテ、從ハザル無ケンナリ。

嗚呼古我前后云云ハ、嗚呼、古昔我前后成湯、仲丁、何亶甲、祖乙ノ君タル如キ、惟民生ヲ之レ承敬セザルナシ、故ニ民モ亦其君ヲ保愛シ、相與ニ其憂ヲ感ヒ、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是ヲ以テ卒ニ能ク害ヲ避ケ利ニ就キ、危ヲ舍テ安ニ從フ、以テ人力ノ勤ハ、天時ノ災ニ浮勝セザルナシ、先世君民、其相與ニ災ヲ禦ギ患ヲ捍グ者此ノ如シ、其今日ニ在ル、爾民何ゾ

其有衆。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使前。【蔡】亶當旱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詞。般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蔡】荒廢也。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蔡】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慼。民亦憂其憂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君先王之聞。謂遷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蔡】比毗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與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從之。【蔡】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

ニ大言シ、説クニ汝ガ家、世世積德アルヲ以テシ、之ヲ誇ニ失セザルノミ、今ノ苟モ小民ヲ悅バス若キ、何ゾ以テ德ト爲スニ足ランヤ。」乃不畏戎毒云云ハ、今耽ハ、河水ニ壞ル、汝戎毒大害ヲ遠邇ニ畏レズ、勞ヲ憚カリ、遷ラザレバ、則終ニ危ヲ去リ安ニ就クノ日ナシ、譬ヘバ懶惰ノ農夫、自ラ偷安ヲ務メ、肯テ强勉シテ勞苦ノ事ヲ作サズ、田畝ニ服セズ、玆ニ其レ黍稷ノ望ムベキアルナキ如シ、康ニ從フノ害此ノ如シ。」汝不和吉言云云ハ、今汝、人情憂疑ノ際ニ於テ、肯テ吉行言語ヲ百姓ニ和同セズ、反テ遷都ノ謀ヲ沮スレバ、則但民ヲ害スルノミニ非ズ、惟汝自ラ毒害ヲ生ジ、乃チ敗禍姦宄ノ罪ニ陷リ、以テ自ラ其身ニ災ヒスルノミ、汝既ニ先ンジ惡ヲ民ニ倡ヘバ、則首惡ノ誅必ズ免ルル能ハズ、是汝自ラ其恫痛ヲ奉承スルナリ、汝此時ニ於テ、自ラ追悔スレドモ、其身亦何ゾ及バンヤ、我是憸小ノ民ヲ相視スルニ、其中利害ニ明カナル者アリ、猶相與ニ箴規ノ言ニ顧慮スルヲ知ル、但其言一タビ發ス、汝等即チ過逸ノ口舌アリ、紛紛トシテ之ヲ排抑シ、逹スルヲ得ザラシム、汝猶自ラ其口ヲ恃ミ、以テ人ヲ制スベシト爲ス、矧ンヤ予生殺ノ權ヲ操リ、能ク汝ノ短長ノ命ヲ制ス、懼レザルベケンヤ、汝何ゾ小民ノ箴言ヲ以テ、朕ニ告ゲズ、而相共ニ斯民ヲ動搖スルニ、浮言ヲ以テスル、又衆ヲ恐懼沈陷スルニ、禍患罪惡ヲ以テスル、即チ皆汝ノ禍患ナリ、汝ノ罪惡ナリ、一時人情汝ノ惑ハス所ト爲リ、奈何スルナキ若シト雖モ、然ルニ我命ヲ制スルノ權ヲ以テ、汝ヲ殄滅スルモ、亦何ノ難キ之アラン、譬ヘバ火ノ原野ニ燎スル若シ、其初嚮ヒ邇ヅクベカラザレドモ、然ルニ其レ猶終ニ得テ之ヲ撲滅スベシ、汝何ノ恃ム所アランヤ、然ルニ此ノ如クナレバ、則亦惟爾衆、自ラ安靖ナラズ、以テ禍ヲ己レニ速クヲ作スノミ、予過告アリ、刑威ヲ用ヒ、以テ汝ニ加フルヲ樂ムニ非ザルナリ、上ニ傲ルノ害此ノ如シ、戒メザルベケンヤ。」遲任有言曰云云ハ、古ノ賢人遲任、曾テ言フアリ、曰朝廷人ヲ用フル、當ニ惟夫ノ世臣舊家ヲ求メテ之ヲ用フベシ、其故事ニ練習シ、人情ニ通逹スルヲ以テナリ、夫ノ器ヲ用フル若キハ、則必ズ舊ヲ求ムルニ非ズ、惟其制作ノ新ヲ取ルノミト、今諸臣、皆我國家ノ舊人ナリ、我汝ヲ舍テ他ニ求ムル能ハズ、汝我ノ意ヲ體スルテ思ハザルベケン。」古我先王云云ハ、古昔ノ先王、及ビ乃祖乃父、君臣一心、相與ニ逸ト勤トヲ同ウス、是乃祖乃父ハ、我先王ノ功臣ナレバ、則汝ハ功臣ノ子孫タリ、國家當ニ優禮スベキ所ナリ、苟モ罪過アル、予豈敢テ當ニ罪スベキ所ニ非ルノ罰ヲ動用シ、以テ汝ニ加ヘンヤ、我國家、世世爾祖父ノ功勞ヲ選錄シ、予ニ至ル、亦敢テ爾祖父ノ善ヲ掩蔽セズ、玆レ予大ニ先王ニ享祀シ、爾ノ祖其レ亦功臣ヲ以テ相從ヒ、與カリ之ヲ廟ニ配享シ、在天ノ靈、昭著森列シ、以テ福ヲ作シ災ヲ作シ、凡ソ善ヲ賞シ惡ヲ罰スルノ事、神實ニ之ニ降臨ス、汝子孫タル者、苟モ功勞ナキ、予亦敢テ當ニ惠スベキ所ニ非ルノ德ヲ動用シ、以テ汝ニ私セザルナリ。」予告汝于難云云ハ、予汝ニ遷徙ノ成リ難キヲ告グ、但我ノ志意既ニ定マリ、利害既ニ審カナリ、譬ヘバ射者ノ志ヲ中タルニ決スルアリ、一定シテ移スベカラザル若シ、今小民ノ中、或ハ老成、或ハ孤幼、利害ニ明カニシテ、以テ當ニ遷ルベシト爲ス者アリ、汝老成人ヲ欺侮シ、以テ耄老聽クニ足ラズト爲ス勿レ、孤有幼ヲ少弱トシ、以テ蒙昧事ヲ更ズト爲ス勿レナリ、惟當ニ各長久ノ利ヲ、其居ル所ニ圖ルベシ、勉メテ汝ノ力ヲ出シテ、康ニ從フニ狃レズ、予一人ノ謀猷ヲ作スヲ聽ケバ、則圖リ舊人ニ任ズルノ心モ、亦負クナキニ庶幾シ。」無有遠邇云云ハ、凡ソ汝羣臣、遠邇親疎アルナク、但遷ニ從ハザル、便チ是罪ヲ用ヒ惡ヲ爲スノ人、我レハ則刑戮是加ヘ、其死罪ヲ誅シテ赦サザラン、我ニ從テ遷ル、便チ是德ヲ用ヒ善ヲ爲スノ人、我レハ則爵賞是及ボシ、其善行ヲ彰ハシテ蔽ハザラン、蓋邦ノ臧善ナルハ、則惟汝衆、遷ニ從フノ故ノミ、然ラバ則德ヲ用フル者、安ンゾ得テ之ヲ彰ハサザランヤ、邦ノ臧善ナラザルハ、則惟予一人惡ヲ縱シ誅セズ、其當ニ罰スベギ所ヲ佚失シ、以テ此ヲ致スノミ、然ラバ則罪ヲ用フル者、安ンゾ得テ之ヲ誅セザランヤ、蓋今日賞罰ノ典、斷乎ト必ズ已ムベカラザル者アリ、汝其レ念ハザルベケンヤ。」凡爾衆云云ハ、凡ソ爾羣臣ノ衆、其レ惟我言ヲ以テ、轉ジテ告戒ヲ相致シ、今日ヨリ以テ始メ、後日遷徙ノ時ニ至リ、各爾幹スル所ノ職事ヲ恭敬シテ、怠忽スルアル勿レ、汝守ル所ノ位ヲ整齊シテ、違越スルアル勿レ、汝ノ口舌ヲ法度シテ放肆ナルアル勿レ、惟務メ心ヲ同ウシ、上ニ奉ジ、以テ遷都ノ擧ヲ成セバ、則庶フ德ヲ用テ賞アラン、苟モ或ハ然ラサレバ、則罰罪ノ典、將ニ爾ノ身ニ及ンデ、悔ユベカラザラントスルナリ。

盤庚作惟涉河云云ハ、史臣記ス、盤庚耿ヨリ作起シ、惟將ニ南河ヲ

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蔡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拙シ、優柔姑息、以テ汝ノ過逸ヲ釀シ作ス、奈何スルナキノミ。若綱在綱云云、然リト雖モ、下ヲ以テ上ニ從フハ、理ノ當然ニシテ、譬ヘバ魚網ノ綱縄ニ在ルガ如シ、綱縄提起スレバ、則細目隨テ張ル、各條理アリテ紊亂セズ、今君ハ臣ノ綱ナリ、若シ君令シテ臣從ハズ、是綱擧而目張ラズ、是理アランヤ、然ラバ則汝上ニ傲ルヲ以テ、戒ト爲サザルベカラズ、且天下ノ事、一タビ勞セザル者ハ、永ク逸セズ、譬ヘバ農夫ノ田畝ニ服勞シ、力ヲ稼穡ニ用フル若シ、是勤苦スレドモ、乃チ亦秋ニ到リ、却テ收成ノ利ヲ得ルアリ、今都ヲ遷ス、勞スレドモ、他日居ヲ安ンジ業ヲ樂ム、實ニ此ニ在リ、然ラバ則汝又康ニ從フヲ以テ、戒ト爲サザルベカラズ。汝克黜乃心云云、汝果シテ克ク汝ノ上ニ傲リ康ニ從フノ私心ヲ黜去シ、眞ニ斯民ノ爲ニ利ニ趨キ害ヲ避ケ、以テ實德ヲ民ニ施コシ、且汝ノ婚姻僚友ニ至リ、皆其澤ヲ蒙ラザルナケレバ、則此時ニ於テ、大ニ乃チ敢テ人

不掩汝善。**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纂】選須絹反。與去聲。○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纂】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

邦之臧。惟汝衆。 有善則衆臣之功。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佚失也。是己失政之罰。罪己之義。【纂】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 致我誠告汝衆。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

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從我謀。

愆大ニ敬欽ヲ加ヘテ之ヲ任使ス、又過逸ノ言、以テ衆聽ヲ惑ハスアルナシ、故ニ小民用テ翕然ト感化シ、大ニ變易ス、先王ノ臣、其賢此ノ如シ、今我ノ汝ニ任ズル、先王ニ異ナルナシ、汝宜ク舊人ノ先王ニ事フル者ヲ以テ我ニ事フベキナリ、顧テ乃チ倡ヘテ浮言ヲ爲シ、以テ遷都ノ議ヲ阻ス、凡ソ其聒聒然ト多言シ、信ヲ民ニ起コス者、率ネ皆險邪膚淺ノ説、都テ是正大深遠ノ議論ナラズ、予汝ノ紛争論訟スル所以ノ者、果シテ何ノ謂ナルヲ知ラザルナリ、豈舊人ニ愧ヅルアラザルヤ。非予自荒茲徳云云ハ、夫レ遷都ノ議、予輕易ニ民ヲ勞シ衆ヲ動カシ、自ラ茲民ヲ愛スルノ徳ヲ發荒スルニ非ズ、其レ實ニ民ノ爲ニ安ヲ圖ルヲ欲スルノミ、惟汝、予ノ徳意ヲ含掩遮蔽シ、予一人ヲ愓懼セズ、將ニ我ヲ以テ歎クベキ者トスル若シ、予汝等上ニ傲リ、安ニ即クノ情ヲ看ル、火ヲ觀ル若ク、昭然明白ニシテ隱蔽スル所ナキヲ知ラザルナリ、但予亦謀ヲ爲スニ

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絶之。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蔡恫音通。燎盧皎反。撲普卜反。○吉好也。先惡。爲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蔡任如林反。○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

者、惟先王常舊ニ都ヲ遷スノ事ヲ以テシ、以テ今日ノ法度ヲ正ス、凡ソ臣タル者、皆當ニ仰ギ君意ヲ體シ、以テ其言ヲ奉承スベキナリ、其大意ニ曰、敢テ我小民ノ當ニ遷ルベキノ言ヲ以テ、我ニ箴規スルル所ノ者ヲ、隱伏スルアルナカレト、王ノ臣ニ告ルノ意此ノ若シ、是ニ於テ乃チ臣民衆庶ニ命ジ、悉ク庭ニ至リ、以テ敎命ヲ聽カシム。王若曰格云云ハ、王此ノ若ク曰、來レ汝臣民ノ衆、予其レ汝ニ告ルニ訓言ヲ以テス、汝謀猷シ、汝ノ私心ヲ黜去シ、君上ノ命ヲ傲慢シテ、而目前ノ康安ニ從フヲ得ルナカレ。古我先王云云ハ、古昔我先王凡ソ大事アル、皆敢テ自ラ一己ノ私ニ任セズ、亦惟圖謀シ、爾世世舊家ノ人ニ委任シ、之ト政事ヲ共ニス、然ルニ先王、固ト能ク舊人ニ任ジ、而舊人モ亦任ズル所ニ負カズ、凡ソ國ニ大事アル、先王出ス所ノ號令播告ノ修治スル者ハ、則舊人卽チ之ガ爲ニ奉承宣布シ、敢テ其先王民瘼ヲ憂恤スルノ美指ヲ隱匿セズ、故ニ先王、用テ

予若觀火。

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

予亦拙謀。作乃逸。

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案】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案】紊亂也。網擧則目張。喩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喩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案】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案】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喩。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責公卿不能和喩百官。是自生毒害。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羣臣不欲

已ムベカラザルナリ、今耿ノ地居ルベカラズ、然ルニ古昔先王ニ承テ遷ラザレバ、且懵然トシテ上天ノ我命ヲ斷絕スルヲ知ルナシ、而剏ンヤ其レ克ク先王ノ大業功烈ニ従順シ、以テ國祚ヲ無窮ニ保スト曰ハンヤ。若顚木之有由蘖云云ハ、舊都已ニ居ルベカラズ、新都幸ニ就クベキアリ、若シ能ク卜ニ従テ遷レバ、則危ヲ易ヘ安ト爲シ、禍ヲ轉ジ福ト爲シ、譬ヘバ顚仆セシ木ノ、又由蘖アル若キナリ、由蘖ハ、已ニ倒ルルノ木、更ニ孫枝ヲ生ズルナリ、但國命幾ド斷エテ復續キ、先業ノ墜ツルニ垂ナントシテ、再ビ興ルヲ見ル、是天其レ將ニ我國家ノ命ヲ、茲新邑ニ永長シ、我ニ先王ノ大業ヲ繼紹興復シ、以テ四方ノ民ヲ安綏スルヲ致サシメントス、是國命ノ斷續、先業ノ興廢、民生ノ安危、惟遷ト不遷トノ間ニ繫ルノミ、爾民従フ所ヲ審ニセザルベケンヤ。盤庚斆于民云云ハ、盤庚民ニ告ゲ敎ヘ、必ズ汝在位ノ人ヨリ始テ、其在位ニ敎フル所以ノ

庭。 衆羣臣以下也。〔蔡〕斆胡敎反。〇斆敎。服事。箴規也。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敎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敎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擧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潟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 告汝以法敎。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蔡〕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斆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其治其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王用大敬其政敎。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蔡〕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庚巳ムヲ得ズ、乃チ總率シ、衆庶憂感ノ人ヲ呼ビ、誓矢ノ言ヲ出ダシ、之ニ告グルニ遷都ノ利ヲ以テシ、一一之ヲ曉諭ス。

曰我王來云云ハ、盤庚乃チ曰、我先正祖乙、初テ耿ニ來テ都シ、爰ニ茲地ニ宅居ス、實ニ此地ノ居ルベクシテ、我民ノ生ヲ重ンジ、盡ク之ヲ劉殺ノ地ニ陷ルルナキヲ欲スルヲ以テノミ、今民不幸ニシテ、水災ニ困ミ、流離散處シ、相匡救シ、以テ其生ヲ全ウスル能ハズ、是乃チ天變ノ然ラシムル所ニシテ、人謀ノ能ク及ブ所ニ非ズ、我此ニ因リ、卜シテ之ヲ稽ヘ曰、此地墊溺甚シ、亦其レ我ヲ如何ンスルナシト、夫レ天命昭然タル此ノ如シ、留民卜ニ從テ遷ルヲ圖ラザルベケンヤ。

先王有服云云ハ、且我商ノ先王、國家大政事アルニ遇フ每ニ、必ズ之ヲ卜ニ稽ヘ、天ノ命ヲ恪謹シ、敢テ違越セズ、茲レ猶敢テ安寧ヲ常ニセズ、又其邑ニ安居スルヲ常ニセズ、故ニ今ニ於テ五タビ其邦ヲ遷ス、是豈先王勞ヲ好マンヤ、乃チ天命ノ

生。卜稽。曰其如台。 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蔡】盡子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折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蔡】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幷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 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從。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言我徙欲如此也。【蔡】蘖牙葛反。又魚列反。○顛仆也。由古文作㽕。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求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斅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

王命衆。悉至于

盤庚ハ、成湯八世ノ孫、祖乙ノ子、陽甲ノ弟、盤庚ノ時、其都耿ノ地、河水ノ害ヲ被ムルヲ以テ、都ヲ殷ニ遷サント欲ス、大家世族遷ルヲ欲セザル者アリ、故ニ盤庚此語ヲ作リ、以テ之ヲ喩ス、分ツテ三篇ト爲ス。

盤庚遷于殷云云ハ、史臣記ス、昔成湯都ヲ亳ニ建ツ、其後子孫屢遷リ、祖乙ニ至リ耿ノ地ニ都ス、盤庚ノ時ニ至リ、耿又河決ノ害アリ、故ニ民ヲ率キ都ヲ殷ノ地ニ遷サント欲ス、而當時ノ民、皆土ニ安ンジ、遷ルヲ重ンジ、肯テ往テ居ヲ有タズ、盤

尚書卷第五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作盤庚三篇。

盤庚。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蔡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喩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

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率籲衆戚。出矢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蔡籲音喩。○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喩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不能胥匡以

君未ダ用ヒザルノ先ニ於テ、其必ズ任用ニ難ンズベシ、輕易ニ職ヲ授クベカラズ、其レ必ズ聽察ニ愼ムベシ、言貌ヲ以テヲ取ルベカラズ、小人ヲ防グ所以ナリ、既ニ用フルノ後ニ於テ、惟和ニシテ、而可否相濟ヒ彼此交ヽ備ル、惟一ニシテ、信任貳セズ、終始替ルナシ、君子ニ任ズル所以ナリ、凡ソ人ヲ用フルノ要此ノ如シ、吾王新德ノ助ニ於テ既ニ多カラズヤ。德無常師云云ハ、又善ヲ取ルノ要法アリ、夫レ人必ズ師法スル所アリ、而後能ク其德ヲ成ス、然ルニ一ヲ執テ之ヲ求ムルハ、則隘シ、故ニ德ニ常師ナシ、惟當ニ其善ノ在ル所ヲ主トシ、便チ取ッテ以テ我ノ師法ト爲スベシ、凡ソ一言ノ道ニ合フト、一事ノ法トルベキ者トアル、我兼テ之ヲ收メテ遺スナケレバ、則天下ノ善、皆我ノ善ナリ、然ルニ善ノ人ニ在ル、窮リナシ、若シ逐一ニシテ、之ヲ主トスレバ、則雜ハル、故ニ善ニ常主ナシ、惟當ニ其取ル所ノ善ヲ以テ、吾心ニ協合シテ、克ク之ヲ一ニスベキナリ。」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云云ハ、吾王ノ新德此ニ至レバ、則其號令スル、以テ人心ヲ感動シ、將ニ萬姓衆口一詞、皆稱シ大ナルカナ吾王ノ言ヤト曰ハシメントス、然ルニ特ニ王ノ言ヲ贊スルノミナラズ、而因テ以テ王ノ心ヲ知リ、又稱シ一ナルカナ吾王ノ心ヤト曰フ、是其稱頌ノ至リ、其愛戴ノ同ジキヲ知ルベシ、果シテ此ノ如クナレバ、則吾王克ク先王ノ天祿ヲ綏保シ、而永ク衆民ノ生理ヲ致ス必スベシ、夫レ一德效驗ノ大ナル此ノ如シ、吾王其レ之ヲ勉メヨヤ。」　嗚呼七世之廟云云ハ、嗚呼、人君德ヲ修メ政ヲ行フ、其賢否ノ天下後世ニ彰ルル者、亦已ニ著シ、彼七世ノ廟ハ、祀ニ定制アリ、親盡クレバ則遷ス所ニ在リ、必ズ其人盛德アリ、然ル後以テ宗ト稱シ、毀タザルベシ、苟モ其德ナキ、將ニ遷スヲ免レザラントス、是卽チ廟ノ遷ス遷サザルト、以テ德ノ修否ヲ觀ルベキナリ、民庶ノ情、從違定ルナシ、萬夫ノ君長ト爲ル者、必ズ其行フ所ノ政、民心ニ合シ、然ル後愛戴シテ之ニ歸向ス、苟モ道ヲ失フ、將ニ怨叛ニ免レザラントス、是卽チ民ノ服スルト服セザルト、以テ政ノ修否觀ルベキナリ。」　后非民罔使云云ハ、且夫レ兩貴ハ以テ相使令スル能ハズ、君ニシテ民ニ非レバ、則孤立助ケナク、使令スル所ナシ、兩賤ハ以テ相敬事スル能ハズ、民ニシテ君ニ非レバ、則渙散統スルナク、敬事スル所ナシ、君民相須ツ此ノ如シ、君タル者、固ト民ヲ忽ニスベカラズ、要スルニ必ズ虛心以テ天下ノ善ヲ受ケ、自ラ以テ廣大聰明ト爲シテ、而狹隘淺陋ヲ以テ人ヲ覩ル無レ、夫レ道ノ天下ニ在ル、匹夫匹婦ト雖モ、亦知ルニ與カルベキ者アリ、但一人自ラ其誠ヲ盡スヲ獲ザルアレバ、則民主タル者、與ニ以テ其一德ノ功ヲ爲スナシ、此レ當ニ民ニ取リ、以テ善ヲ爲スベク、自ラ廣シトシ、以テ人ヲ狹マシトスベカラザル所以ナリ。

丁遷于囂。太戊子。去亳。囂地名。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亡。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作河亶甲。亡。祖乙圯于耿。亶甲子。圯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圯。作祖乙。亡。

尚書卷第四

ニ其天子ノ命ヲ服行シ、テ、政ニ卽キ民ニ臨ム、卽チ天命人心繫屬ノ初、吉凶災祥判別ノ始、惟當ニ其德ヲ新ニシ、痛ク舊染ノ汙ヲ洗ヒ、其本然ノ善ニ復ルヲ圖ルベシ、然ルニ新德ノ要ハ、常アルヲ貴ブ、終始惟一ニシテ、間斷ナキ、是乃チ日日ニシテ其德ヲ新タニスルナリ

任官惟賢才云云ハ、吾王既ニ新德ノ功ヲ盡クシ、又當ニ輔德ノ助ヲ求ムベシ、然ルニ輔德唯人ヲ用フルニ在リ、而人ヲ用フルハ、必ズ其當ルヲ求ム、諸司百職庶官ニ任ズル、惟當ニ賢ニシテ德アリ、能ニシテ、才アルノ人ヲ選ブベシ、左右補弼ノ大臣、責任極メテ重シ、然ル所以ノ者何ゾヤ、蓋人臣ノ職分、大小同ジカラザルアレドモ、然ルニ其上ノ爲ニスルヤ、則君ノ德ノ爲ニシ、其下ノ爲ニスルヤ、則民ノ生ノ爲ニス、夫レ臣職ノ繫ル所、其重キ此ノ如シ、若シ任用人ニ非レバ、則上ハ以テ君德ヲ弼成スルナク、而下ハ以テ民生ヲ奠安スルナシ、國家ノ事、日ニ壞ル、是ヲ以テ人

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敎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蔡盡子忍在忍二反。○罔使罔事。卽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爲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幷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咎單遂訓伊尹事。** 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 **作沃丁。** 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祥妖怪。一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 **太戊贊于伊陟。** 告以改過自新。 **作伊陟原命。** 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 **仲**

受ケ、以テ九有ノ衆師ヲ有ツ、爰ニ夏建寅ノ正朔ヲ改革シテ、建丑ト爲ス。非天私我有商云云ハ、是天私ニ我有商ニ厚ウスルニ非ザルナリ、惟天親ムナシ、唯ダ一徳アル者ヲ佑ク、我商ノ君臣、既ニ同ジク一徳アリ、是天心降鑒シ、自ラ其保佑ノ令ヲ申ヌル所以ナリ、故ニ商下民ニ求メアルニ非ズ、惟民我一徳ニ歸スルノミ。徳惟一云云ハ、人君ノ徳、惟若シ天理ニ純ニシテ而一ナレバ、則凡ソ動作スル所アル、自然上ハ天心ニ合シ、下ハ人心ヲ得テ、往トシテ吉ナラザルナシ、人君ノ徳、若シ人欲ニ雜リテ而二三ナレバ、則凡動作スル所アル、必然上ハ天心ニ拂ヒ、下ハ人心ニ逆ヒ、往クトシテ凶ナラザルナシ、惟當ニ吉ナルベクシテ、便チ吉ナリ、當ニ凶ナルベクシテ、便チ凶ナリ、一毫モ僭差アラズ、人ノ爲ス所ニ在リ、惟天ノ災ヲ降シ祥ヲ降ス、其徳ノ純雜何如ニ在ルナリ。今嗣王云云ハ、今嗣王、相ヨリ毫ニ歸リ、新タ

所以日新也。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纂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愼。難者。難於任用。愼者。愼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以所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纂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爲王。而命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纂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纂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憑リテ信諶スベキ、難シ、其命ノ去留遷易、嘗テ定常ナシ、然ルモ亦但、人君ノ德何如ンヲ觀ル、誠ニ君タル者、能ク私欲ヲ杜絶シ、常ニ其德ヲ存シ、間斷セシメザレバ、則天命モ亦常アリテ、長ク其位ヲ保有ス、若シ其德常ナラズ、私欲玩好ノ搖奪スル所トナレバ、則天命モ亦遂ニ去テ、而九州ノ有必ズ以テ亡ブ。夏王弗克庸德云云ハ、昔夏王桀、其德ヲ常ニスル能ハズ、神明ヲ褻慢シ恭敬シ以テ祭祀ヲ奉ズルヲ知ラズ、以下民ヲ暴虐シ、施惠シ以テ人心ヲ收ムル能ハズ、是ヲ以テ皇天之ヲ厭棄シ、保佑ヲ加ヘズ、萬方ノ中ニ監視シ、天命アル者ヲ啓迪シ、而一德アル者ヲ眷求シ、之ニ天位ニ居テ、而百神ノ主ト作ラシム、所謂厥徒、靡常、九有以亡ブル者、夏桀是ナリ、上天一德ヲ眷求スルノ時ニ方リ、天下之ニ當ルニ足ル者ナシ、惟我尹ノ躬、及ビ我先王成湯、咸ナ純一ノ德アリ、臣主心ヲ一ニシ、上下德ヲ同ウス、故ニ克ク上天眷求ノ心ニ當享シ、而上天顯明ノ命ヲ

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代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纂】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卽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纂】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纂】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纂】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云云ハ、夫レ舊章ニ率由スルハ、君道ノ當然ナリ、故ニ君タル者、喋喋タル辯言ヲ以テ、祖宗ノ舊政ヲ變亂スル勿レ、事功成ヲ圖ルハ、臣職ノ當然ナリ、故ニ臣タル者ハ、寵利ニ貪戀スルヲ以テ、自己ノ成功ニ恬居スル勿レ、君臣各其道ヲ盡クス此ノ如クナレバ、則邦國其レ永ク其休美ニ信孚スル、必然疑ヒナキナリ、王其レ之ヲ思ヘヤ。

下得其正。【蔡】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利口覆國家。故特愼焉。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

邦其永孚于休。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蔡】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己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ハ、伊尹致仕シテ去ル時、此篇ヲ作テ、以テ太甲ヲ訓戒ス。伊尹既復政云云ハ、史臣記ス、太甲君德既ニ成リ、以テ成湯ノ業ヲ承繼スルニ堪フ、伊尹既ニ其攝スル所ノ政ヲ、其君太甲ニ復還シ、將ニ告ゲ其私邑ニ歸老セントス、猶位ヲ去ルノ後、太甲德ヲ修ムルヲ終ラザルヲ恐レ、乃チ太甲ニ陳戒スルニ一德ヲ以テス。曰嗚呼天難諶云云ハ、伊尹曰、嗚呼、人君ノ四海ヲ有ツ、固ト上天ノ命ズル所ニ非ルナシ、然ルニ皇天親ムナシ、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咸有一德。 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蔡】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 還政太甲。 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蔡】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 以其無常。故難信。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蔡】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

行フ者アリ、若シ今ノ行フ所、古人ノ亂ヲ致ス者ト、其事ヲ同ウスレバ、則禍敗ノ應、亡滅セザルナシ、故ニ人君臨御ノ初ヨリ、以テ歷年ノ久ニ至リ、終始違ハズ、以テ其與ミスル所ヲ愼ミ、悉ク治ト道トヲ同ウスルヲ求メテ、敢テ一事モ苟モ亂ニ同セザル、惟只其明ヲ明カニスルノ君然リト爲スノミ、豈中才常主ノ能ク及ブ所ナランヤ。」先生惟時懋敬厥德云云ハ、昔シ我先王成湯、天ノ明命ヲ受テ天下ヲ有ツ、他道アルニ非ズ、惟是朝夕懋勉已マズ、敬ミ其德ヲ修メ、凡ソ敬仁誠ノ道兼テ之ヲ體シ、日新ノ功、敢テ怠慢セズ、故ニ其德天ト合ス、用テ克ク萬方ニ君主トシテ、上帝ニ配ス、蓋眞ニ天ノ親シム所ト爲リ、而民懷カザルナク、神享ケザルナシ、今王先王ノ適孫タリ、嗣ギ令善ノ統緒ヲ有ツ、庶幾フ其レ茲先王ノ德ヲ敬ミ天ニ配スルノ道ヲ監視シ、以テ法則ト爲セヤ。」若升高云云ハ、然ルニ其道ハ則高シ遠シ、豈一蹴ヲ以テ至ルベケンヤ、必ズ當ニ其先後ノ序ニ順フベシ、譬フルニ高山ニ升ル、必ズ此下低ノ處ヨリ脚ヲ起コス若ク、譬フルニ遐路ニ陟ル、必ズ此近邇ノ處ヨリ歩テ進ムル若シ、夫レ然ル後以テ高遠ニ馴致スベキナリ。」無輕民事云云ハ、且夫レ民事ヲ輕易スル勿レ、當ニ稼穡勤動ノ艱難ヲ思惟スベシ、其位ニ安穩スル勿レ、當ニ一日萬幾ノ危懼ヲ思惟スベシ。」愼終于始ハ、人情孰レカ其終ヲ善クスルヲ欲セザル者アラン、特ニ縱欲ニ安ンジ、以テ今日姑ヲク是ノ若クシテ、他日固ト之ヲ改メント爲スノミ、然ルニ事固ト未ダ其始ヲ善クセズ、而能ク其終ヲ善クスル者アラズ、故ニ王當ニ其終ヲ善クスルヲ、今日民ニ臨ムノ始ニ愼ムベキノミ。」有言逆于汝心云云ハ、人君言ヲ聽ク、當ニ情ニ任セ以テ喜怒ヲ爲スベカラズ、必ズ須ラク審カニ其理ノ是非ヲ察スベシ、人ノ進言スル顏色ヲ犯シ、忌諱ニ觸レ、侃侃鯁直ニシテ、以テ汝王ノ心ニ拂逆スル者アル、王此ニ於テ當ニ必ズ虛心審察シ、之ヲ道理ニ求メ、未ダ以テ意ニ拂ルト爲シテ、遂ニ之ヲ拒グベカラザルベシ、人ノ進言スル、其美ヲ頌シ其意ヲ承ケ、唯唯和柔ニシテ、以テ汝王ノ志ニ遜順スル者アル、王此ニ於テ當ニ必ズ虛心審察シ、之ヲ道理ニ非ザルニ求メ、未ダ以テ意ニ順フト爲シテ、遂ニ之ヲ善トスベカラザルベキナリ。」嗚呼不慮胡獲云云ハ、嗚呼我ノ前キニ言フ所、都テ是治道ニ剴切ナリ、王徒ニ之ヲ聽ク莫レ、若シ徒ニ聽テ思慮ヲ加ヘザレバ、則何ニ由テ能ク獲ンヤ、既ニ思ウテ之ヲ得ルモ、亦若シ徒ニ思ウテ、而肯テ實ニ爲サザレバ、則何ニ由テ能ク成サンヤ、人君一人、苟モ能ク思ウテ而此理ヲ得、能ク爲シテ而此事ヲ成シ、此元良大善ノ德アレバ、則萬邦ノ人、自然ニ感發スル所アリ、皆相率キテ以テ貞正ナリ。」

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喩。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蔡】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愼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蔡】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爲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蔡】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

ニ誥戒シ曰、嗚呼、惟レ上天ノ命、或ハ予ヘ、或ハ奪ヒ、初ヨリ常ニ親シムナシ、但人君克ク敬以テ自ラ持シ、一毫ノ敢テ慢スルナケレバ、則惟レ眷佑シテ之ヲ親シム、下民ノ心、或ハ向ヒ、或ハ背キ、初ヨリ常ニ懷クナシ、但人君ノ能ク仁心アル者ニ懷イテ、之ヲ愛戴ス、鬼神ノ靈、或ハ格リ、或ハ否ラズ、初ヨリ常ニ享クルナシ、但人君ノ能ク誠ヲ竭クス者ニ享ケテ、之ニ福ヲ降ダス、夫レ敬仁誠ノ三者ハ、人君ノ當ニ盡クスベキ所ナレバ、則天子ノ位ニ居ル者、厥惟艱難ナルカナ。德惟治云云ハ、能ク此敬仁誠ヲ盡クス、是ヲ德ト謂フ、德アレバ則自然ニ天親シミ、民懷キ、鬼神歆享シテ、國惟レ治安ナリ、若シ夫レ否德ナレバ、則必然天怒リ、人叛キ、鬼神怨恫シテ、國其レ擾亂ス、然ルニ治ヲ致スノ道理、古人已ニ之ヲ行フ者アリ、若シ今ノ行フ所、古人ノ治ヲ致ス者ト、其道ヲ同ウスレバ、則太平ノ盛、興起セザルナシ、其亂ヲ致スノ事迹、亦古人之ヲ

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蔡〕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

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蔡〕治去聲。否俯又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蔡〕敬即克敬惟親之敬。擧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蔡〕此告以進德

者、猶災ヲ挽キ和ト爲シ、違テ之ヲ去ルベシ、若シ人自ラ不善ヲ爲シ、以テ孽禍ヲ作セバ、則罪我ヨリ速ネク、得テ逭免スベカラザルナリ、我既往ノ日ニ於テ師保ノ明訓ニ背違シテ、克ク其初ヲ謹マズ、今ヨリ以後、庶幾ハ師保匡救ノ德ニ賴リ、以テ能ク其終ヲ保スルヲ圖謀思惟スルノミ。」伊尹拜手稽首曰云云ハ、伊尹太甲ノ過ヲ悔イ助ヲ求ルノ志ヲ見、乃チ拜手稽首シ、以テ太甲ニ復シ、曰夫レ誠ニ省察克治シ、愼ミ其身ヲ修メテ、而其允誠ノ德、物ヲ感動シ、自然ニ能ク下民ニ協和ス、此惟明君然リト爲スナリ。」先王子惠困窮云云ハ、所謂明君ハ、我先王成湯ニ過グル者アルナシ、我先王政ヲ發シ、仁ヲ施シ、必ズ先ヅ困窮ノ民ヲ惠スル子ノ若クス、蓋鰥寡孤獨疲癃殘疾ニ至リ、尤モ其宜ク哀矜スベキ所ナリ、則啻ニ視テ己ガ子ノ如クニシ之ヲ慈愛スルノミナラズ、是ヲ以テ亳邑ノ民、皆其命令ニ服從シ、欣悅シテ之ヲ愛戴セザルアルナシ、亦人子ノ父母ニ於ル如シ、但ニ本國ノ民此ノ如キノミナラズ、當時侯伯並ビ列シ、各其一邦ヲ有ツ者、皆人民アリ、而其亳ニ鄰スルノ民、國君ノ暴虐ニ苦ミ、亦我先君ヲ戴キ、以テ君ト爲サザルナシ、乃チ相謂ヒ曰、我輩困苦シ生ヲ聊ンズルヲ得ズ、專ラ我君商王ノ來リ救フヲ待ツ、我君若シ來ラバ、必ズ能ク暴ヲ除キ惡ヲ伐チ、我輩今ヨリ其レ酷罰ニ罹ルナカランカト、夫レ先王誠心物ヲ愛シテ、天下ノ人心ヲ得ル此ノ如シ。」王懋乃德云云ハ、今王嗣ギテ大寶ニ登リ、統ベ先業ヲ承ケ、正ニ當ニ此怨艾ノ初ニ乘ジ、勉勵シ汝ノ德ヲ修メ、汝ノ烈祖成湯ノ爲ス所ヲ監視シ、以テ模範ト爲シ而惟日ニ孜孜シ、一時ノ逸豫懈怠スルアルナカルベシ。」奉先思孝云云ハ、然ルニ德ヲ懋ムルノ事何如、以テ祖先ヲ奉祀スレバ、則其孝ヲ盡スヲ思ヒ、而舊章成憲、務メ遵守シテ忘レズ、以テ臣下ニ接見スレバ、則其恭ヲ致スヲ思ヒ、而動容周旋、敬シテ禮アリ、視ル所ノ者遠クシテ、而淺近ニ蔽ハレズ、當ニ明ヲ思フベキナリ、聽ク所ノ者德ニシテ、而憸邪ニ惑ハズ、當ニ聽ヲ思フベキナリ、吾王果シテ能ク是四者ニ於テ深ク思ヒ、而力メテ之ヲ行ヘバ、則我且王終ヲ圖ルノ休美ヲ承ケ、知テ言ハザルナク、言テ盡サザルナク、敢テ厭斁スル所アルナキナリ。伊尹申誥于王曰云云ハ、史臣記ス、伊尹申ネテ言ヒ、以テ王太甲

爲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卽仲虺后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蔡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

朕承王之休無斁。

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蔡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憸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

民

ナフニ非レバ、則チ以テ四方ニ君タルナシ、此レ君ノ民ヲ失フベカラザル所以ナリ、昔者嗣王、群小ノ誤ル所ト爲リ、君民上下、幾ンド相保セズ、商家ノ基業、甚ダ憂フベキアリ、幸ニシテ皇天、我有商ヲ眷顧佑助シ、陰ニ其哀ヲ誘フ、嗣王ニ一旦幡然トシテ悔悟シ、以テ克ク其德ヲ終ルヲ得セシム、然ル後民ハ君ナキニ至ラズ、君ハ民ヲ失フニ至ラズ、今ヨリ子孫ニ至リ、皆以テ王ノ餘蔭ヲ襲フヲ得テ實ニ萬世無疆ノ休美ト謂フベシ。

王拜手稽首曰云云ハ、太甲痛ク前非ヲ悔イ、乃チ拜手稽首シ、其師ヲ敬スルノ禮ヲ致シ、曰予小子、昏昧蔽惑シ、德ニ明カナラズ、以テ自ラ其身ヲ不類ニ致シ、嗜欲節ナク、以テ其事ヲ處スルノ度ヲ敗壞シ、縱肆檢セズ、以テ其身ヲ居クノ禮ヲ敗壞シ、以テ自ラ罪戾ヲ其躬ニ速取シ、先王ノ基業、幾ンド墜絕シテ保スベカラズ、夫レ天ノ孽禍ヲ作シ、以テ儆戒ヲ垂ルル、或ハ氣候偶ヽ差フ類ハ、必ズ感召スル人ニ由ラザル

豈不爲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既往背師保之訓。不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己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蔡〕逭胡玩反。○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拜手首至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蔡〕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敎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蔡〕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

ヲ啓開迪導ス、故ニ後人タル者、正ニ宜ク仰ギ其心ヲ體シ、祗ミテ其德ニ法ルベキノミ、其レ其賢ヲ求メ後ヲ啓クノ命ヲ顚越シ、以テ自ラ覆亡ヲ取ルナカルベキナリ。」愼乃儉德云云ハ、王今ヨリ以往、乃ノ儉約ノ德ヲ愼ミ、節ヲ制シ度ヲ謹ミ、凡テ一切奢華逸樂ノ事、皆絕テ爲ス勿レ、惟レ以テ永久ノ圖謀ヲ懷フベキナリ。」若虞機張云云ハ、虞人ハ、山澤ヲ掌ル官ナリ、機ハ、弩牙ニシテ、弓ヲ掛クル處ナリ、括ハ、ヤハズト云ヒ、矢ノ末ニ絃ヲ受クル處ナリ、當ニ虞人ノ弩機既ニ張リ、肯テ遽然輕發セズ、必ズ往テ矢括ヲ其準望ノ法度ニ省察シ、括ト度ト相合スレバ、則發釋スル若クナルベシ、必ズ其中正ノ道理、當ニ止ルベキ所ノ處ヲ欽敬シ、而乃ヂノ祖成湯、行フ所ノ事ニ率順シ、虞人ノ括ヲ度ニ省ル如クナレバ、則惟レ我ノ心、深ク以テ悅懌シ、而萬世ノ下、古ヲ稽ヘ尙論スル者、必ズ我王ヲ稱譽スルノ辭アリ、王其レ之ヲ勉メザルベケンヤ。」王未克變ハ、王伊尹ノ言ヲ聞キ、感動スルナキ能ハズト雖モ、然ルニ舊習深痼シ、尙未ダ變改スル能ハザルナリ。」伊尹曰茲乃不義云云ハ、伊尹乃チ私ニ之ヲ計リ曰、我茲レ汝王ノ爲ス所ヲ觀ルニ、不義ノ事多シ、蓋其習染深痼シ、天性ト倶ニ成ル如ク、此レ必ズ其左右之ヲ不義ニ導ク者アリ、予王ニ義理ニ順ハザルノ小人ニ狎習セシムベカラズト、是ニ於テ宮室ヲ桐ノ地ニ營造シ、之ヲシテ先王成湯ノ墓ニ密邇シ、以テ朝夕哀思シ其善ヲ興起セシム、其之ヲ以テ之ヲ訓スル者、一世終身迷惑シテ悟ラザラシムルナキヲ欲スルナリ。」王徂桐宮云云ハ、太甲既ニ桐宮ニ往キ、憂ニ居ル三年、果シテ克ク自ラ怨ミ、自ラ乂メ、仁ニ處リ、義ニ遷リ、盡ク其平日ノ非ヲ改メ、遂ニ其允信ノ德ヲ終ルヲ得タル者、蓋伊尹ノ力ナリ。

善心。又絕其比暱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卽吉服。〔蔡〕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蔡〕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裏。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

惟三祀云云ハ、史臣記ス、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既ニ過ヲ悔イ、德ヲ修メ、而又喪服已ニ終ルニ當テ、伊尹乃チ袞冕吉服ヲ以テ、嗣王太甲ヲ奉迎シ、桐宮ヨリ亳都ニ歸ル。作書曰云云ハ、伊尹書ヲ作リ、以テ深ク其慶幸ノ意ヲ致シ、曰君ハ民ノ主ナリ、民ニシテ君以テ之ヲ治ムルニ非レバ、則克ク相與ニ匡正シ、以テ其生ヲ遂グルナシ、此レ民ノ君ナカルベカラザル所以ナリ、民ハ邦ノ本ナリ、君ニシテ民以テ之ヲ食

ウシ、能ク終リアルナシ、君臣一體、休戚相關スル、從來此ノ如キヲ見ルベシ、嗣王今日前代ノ事ヲ以テ監戒ト爲サザルベケンヤ、唯敬ミ爾其君タルノ道ヲ修スルヲ要ト爲ス、若シ君ニシテ君タルノ道ヲ修メザレバ、則基緒ノ丕ニ承ル者、終ヲ保スル能ハズ、而其祖ヲ忝辱ス。

王惟庸罔念聞ハ、王此書ヲ視テ、惟以テ庸常ノ言ト爲シ、念テ之ヲ聽聞スル所ナシ。

伊尹乃言曰云云ハ、伊尹乃チ復口陳シテ之ヲ言ヒ曰、我先王成湯、孜孜ト善ヲ爲ス、寧處スルニ遑アラズ、日日味爽、明ケント欲シ未ダ明ケザルノ時、必ズ其精神ヲ澄定シ、其念慮ヲ洗滌シ、以テ大ニ其德ヲ顯カニス、凡ソ心思ノ得ル所、事理ノ當ニ行フベキ者アレバ、則汲汲然ト坐シ以テ天ノ旦ヲ待チ、擧テ之ヲ行フ、常ニ及バザル所アル若シ、又後代子孫、宴安ニ溺レ、逸樂ニ荒ンデ、其道ニ率循スル能ハザルヲ恐ルルナリ、乃チ旁ク四方俊秀彦美ノ士ヲ求メ、以テ後世君ト爲ルノ人

一方也。彦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彦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顚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纂】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斂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擧。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王未克變。

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纂】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

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纂】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

往入桐宮。居憂位。

克終允德。

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纂】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臾以導其爲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

是上天賦スル所ノ明命ヲ省顧シテ、常ニ目之ニ在リ、以テ上天下地ノ神祇、社稷宗廟ノ鬼神ニ奉承シ、祗敬嚴肅セザルナシ、是ヲ以テ上天其先王ノ德以テ夏ニ代ルニ足ルヲ監視シ、乃チ用テ非常ノ大命ヲ其身ニ集メ、生民ノ主ト爲リ、而萬方ノ衆ヲ撫綏セシム、惟我尹ガ躬モ、亦克ク心ヲ盡クシ力ヲ竭クシ、以テ其君先王ヲ左右シ、師衆ヲ居宅シ、以テ其所ヲ得セシム、故ニ嗣王タル者、大ニ此無疆ノ基緒ヲ承ルヲ得ルナリ。惟尹躬云云ハ、惟レ尹ガ躬、嘗テ後ヨリ先ニ就キ、遠ク西方、安邑ニ居ル、夏ノ先王ヲ見ルニ、大禹啓王諸君ノ如キ、皆其德忠信ノ周ニ由リテ缺クルナシ、國ヲ享クル長久、永ク天命ヲ保シ、而其終ヲ善スルアリ、故ニ當時輔相ノ臣モ、亦惟レ以テ其爵祿ヲ保スルヲ得テ、國ハ皆休美ニシテ終アリ、其後嗣王夏桀、昏迷不恭、嬌詐誣罔、以テ身ヲ喪ナヒ、國ヲ亡ボシ、克ク終アルナシ、時ニ輔相ト爲ル者ミ、亦之ト其戮辱ヲ同

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蔡監音鑑。左音佐。○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滅亡。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爲戒愼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蔡先見如字。相去聲。下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蔡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蔡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

戒メザルベケンヤ、懼レザルベケンヤ。

太甲ハ、太甲、德ヲ亂ダス、因テ伊尹之ヲ訓戒シ、太甲亦之ニ往復スルノ辭ナリ、上中下三篇ニ分ツ。

惟嗣王云云ハ、史臣記ス、惟レ嗣王太甲位ニ卽クノ初、乃チ群小ヲ狎比シ、阿衡伊尹ノ訓ニ惠順スル能ハズ、阿衡ハ商ノ官名、伊尹之ニ居ル。

伊尹作書曰云云ハ、伊尹乃チ書ヲ作リ、以テ太甲ニ告テ曰、天位ハ至重ナリ、大德アル者ニ非ルバ、以テ之ニ居ルニ足ラズ、我先王成湯、

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爲善則降之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爲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　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　戒太甲。故以名篇。蔡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閒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記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　天監其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　惟尹躬。克左

天下一日ニシテ綱常倫理ナカルベカラズ、夏桀德ヲ滅シ威ヲ作シ、綱常倫理ヲ廢毀ス、我先王成湯ニ至リ、始メテ三綱五常ノ人紀ヲ修復シ、粲然トシテ復天下ニ明ナリ、其善ニ從フハ、則虛心聽受シ、臣下ノ諫諍ニ從ヒ、而絕テ一毫モ咈逆セズ、其人ヲ用フル、則唯先民舊德ニ是順若シ、而新進浮薄ノ人ヲ用ヒズ、其上ニ居ルハ、則克ク聰明ニシテ、聽斷惑ハズ、邪佞欺クナシ、其下ト爲レバ、則克ク忠藎ニシテ、可ヲ獻ジ否ヲ替シ、職貢怠タラズ、人ノ善ニ與ミスレバ、則常ニ恕心ヲ存シ、全備ヲ責求セズ、其身ヲ檢束スレバ、則工夫嚴密ニシテ、唯及バザルアル若シ、湯ノ人紀ヲ修スル者此ノ如シ、是ヲ以テ德日ニ以テ盛ンニ、業日ニ以テ廣シ、七十里ヲ有ツヨリ、以テ萬邦四海ヲ有ツニ至ル、其積累創造ノ勤ムル、玆惟艱難ナルカナ。」敷求哲人云云ハ、且但人紀ヲ修ムルノミナラズ、又廣ク明哲賢人ヲ求メ、之ヲシテ庶位ニ布列シ、以テ爾ヂ後來相嗣デ君ト爲ル者ヲ輔佐セシム。」制官刑云云ハ、又官府ノ刑ヲ制爲シ、以テ有位ノ人ヲ儆戒ス、其詞ニ曰、敢テ晝トナク夜トナク、宮ニ恆舞シ、縱酒沈湎シテ、室ニ酣歌スルアル、其爲ス所、夫ノ巫覡ノ歌舞シ、以テ神ニ事フルト同一ナリ、是ヲ之レ巫風ト謂フ、敢テ貪惏淫媟ニシテ、貨利女色ニ殉從シ、流連荒亡シ、遊觀畋獵ヲ恆ニスルアル、過ギテ度ナク、蕩シテ檢セズ、是ヲ之レ淫風ト謂フ、敢テ聖人ノ言ヲ侮慢シ、忠直ノ諫ヲ拒逆シ、耆年有德ノ賢士ヲ疏遠シ、頑愚無知ノ童子ヲ狎比スルアル、善惡倒マニ置キ、愛憎理ニ悖トル、是ヲ之レ亂風ト謂フ、惟レ玆三風十愆、最モ德ヲ敗リ事ヲ害スト爲ス、只此十愆、卿士タル者、其身ニ一アレバ、則其家必ズ喪敗ス、邦君タル者、其身ニ一アレバ、則其國必ズ亡滅ス、況ヤ天子ト爲テ天下ヲ有モツ者ヲヤ、夫レ君ト爲リテ、家ヲ喪ヒ國ヲ亡ボスニ至ル、固ト其自ラ取ル所ナリ、而之ガ臣下タル者、亦苟モ或ハ坐視シテ、其君ヲ匡正セザレバ、則其之ヲ刑スルニ墨刑ヲ以テス、然ルニ惟有位ノ臣ヲ儆ムルノミナラズ、又具サニ是ヲ以テ童蒙始テ學ブノ士ニ教訓シ、之ニ他日出デ仕ヘ、儆省スル所ヲ知テ、刑辟ヲ踏マザラシムルナリ。」嗚呼嗣王云云ハ、嗚呼嗣王、當ニ三風十愆ノ訓ヲ以テ、之ヲ其身ニ敬ミ、念ウテ忘ルルナカルベキカナ、蓋此訓詞ハ、先王ノ心ニ經畫ス、乃チ聖人ノ謀謨ニシテ、其用甚ダ大ナリ、何ゾ其洋洋然タルヤ、先王ノ口ニ發揮ス、乃チ嘉美ノ言ニシテ、其旨孔ダ明、又何ゾ其彰顯ナルヤ、且惟レ上帝ノ命、去就常ナラズ、善ヲ作セバ、則福祿咸ナ臻リ、而之ニ降スニ百祥ヲ以テス、若シ不善ヲ作セバ、則舊害並ビ至リ、而之ニ降スニ百殃ヲ以テス、故ニ爾惟レ德ヲ修メ、小善ヲ以テ爲サザル勿レ、日ニ積ミ月ニ累ネ、漸ク大ニ至レバ、則萬邦惟長治久安ノ慶、此ニ基スルノミ、爾惟レ不德、大惡ニ非ルヲ以テ之ヲ爲ス勿レ、但惡小ナレドモ懼ルベキナリ、其宗ヲ覆墜シ、其祀ヲ斷絕スル者、亦此ニ由リ以テ之ヲ致スニ過ギザルノミ、蓋其善ニ福シ淫ニ禍シ、天道昭然差ハザル此ノ如シ、此ヲ之レ天人ノ感應ト謂フ、卽チ國家興亡ノ係カル所ト爲ス、嗚呼人君タル者、其レ

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卽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皐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言當敬身念祖德。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蔡〕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

チ天下ニ布キ昭カニシ、乃チ有夏暴虐ノ政ニ代ルニ、有商寛仁ノ德ヲ以テス、故ニ兆民其志ノ民ヲ救フニ在ルヲ允信シ、而懷服セザル者ナシ。今王嗣厥德云云ハ、今王、其祖成湯ノ德ヲ嗣續スル所以ノ者、位ニ卽クノ初ニ在ラザルナシ、然ルニ始ヲ謹ムノ道、一端ニ止マラズ、而孝弟ヨリ大ナルナシ、故ニ王、天下ノ人ニ皆其親ヲ愛スルヲ知ラシメント欲セバ、必ズ先ヅ其愛ヲ植立シ、惟レ以テ吾親ヲ親メバ、則凡ソ親アル者、皆吾ノ孝ヲ以テ準則ト爲ス、天下ノ人ニ皆其長ヲ敬スルヲ知ラシメント欲セバ、必ズ先ヅ其敬ヲ植立シ、惟レ以テ吾長ヲ長トスレバ、凡ソ長アル者、皆吾ノ弟ヲ以テ準則ト爲ス、是ニ由リ始ニシテ而家邦ニ刑レバ、則一家一國ノ人觀感スル所アリテ、仁ニ興リ、讓ニ興ラザルナシ、終リニシテ而四海ニ及ベバ、則四海九州ノ人、亦觀感スル所アリテ、其親ヲ親シミ、其長ヲ長トセザルナシ。嗚呼先王云云ハ、嗚呼、

如不及。恐有過。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蔡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艱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蔡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

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

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謂荒亂之風俗。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

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蔡殉松潤反。遠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

ノ興亡ハ、今當ニ前代ニ即キ之ヲ觀ルベシ、古昔有夏ノ先后大禹、精一中ヲ執リ、克ク勤メ克ク儉シ、其德ヲ勉懋スルノ時ニアタリ、宇内協和シ、天災邪沴ノ干スアルナシ、山川ヲ以テスレバ、則其位ニ奠安シ、鬼神ヲ以テスレバ、則其祀ヲ歆享シ、亦崩溢怨恫ノ患ナク、各安寧ナラザルナシ、下モ鳥獸魚黿飛走鱗介ノ微ニ及ビ、皆其性ニ順適シ、並ビ育シテ而並ビ生ズ、天眷ノ隆ナル此ノ如シ、其子孫夏桀、其祖德ニ率循セズ、肆ママニ暴虐ヲ行フニ及ベバ、則皇天赫然ト震怒シ、災異ヲ降下シ、以テ明カニ其罰ヲ示ス、因テ手ヲ我ガ成湯ノ天命アル者ニ假リ、以テ之ヲ誅ス、復前日ノ眷佑ノ如キナシ、然ルニ天豈故サラニ桀ニ薄ウシテ、我ガ先王ニ厚ウセンヤ、蓋攻ムベキノ釁ヲ造ス者、桀惡ヲ鳴條ニ積ムヨリシ、而朕ガ湯王德ノ修ルハ、則毫都ヨリ始ム。惟我商王云云ハ、惟レ我商王成湯、義理ノ勇ヲ奮ヒ、師ヲ興シ以テ之ヲ伐チ、其聖神武威

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

于其子孫不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罰之。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蔡】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蔡】布照。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愼始。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國家並化。終洽四海。【蔡】初卽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敎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敎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敎民順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居上克明。言理恕。爲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

百官ト、各己レノ職權ヲ總ベ、且以テ命ヲ冢宰ニ聽ク、伊尹凡ソ事當ニ始ヲ謹ムベキヲ以テ、太甲位ヲ嗣グノ初、成ヲ守ルノ道、唯祖宗ニ遵フヲ之レ要ト爲ス、乃チ明カニ烈祖湯王ノ成德ヲ言ヒ、以テ王ニ訓告ス、按蔡傳、三代、正朔ヲ改ムト雖、皆寅月ヲ以テ數ヲ起シ、月數ヲ改メズト云ヘルハ、實ニ紕繆ノ大ナルモノニシテ後學ヲ誤ルノ細ニ非ズ、美兆錫ノ參義其他之ヲ辨ズルモノ甚多シ、文長キヲ以テ載セズ。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云云ハ、伊尹ノ言ニ曰、嗚呼、天人ノ感應、國家

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衎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敍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祗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祗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先君。

チ鋪キ、欣欣トシテ生意観ルベキ若シ、兆民ノ衆、允ニ其レ生殖ス、天ノ此下民ヲ佑クル、豈信ナラザランヤ。」俾予一人云云ハ、今罪人既ニ出ヅ、兆民主ナシ、天乃チ予一人ニ畝ニ綏ズルノ責ニ任ジ、爾ノ邦家ヲ輯和安寧セシメ、兆民生殖ノ命ヲ擧ゲテ、我ノ一身ニ寄ス、上天付託ノ重キ此ノ如シ、玆レ顧ミルニ朕眇躬涼薄ニシテ、未ダ罪戾ヲ上天下地ニ獲ルヲ知ラズ、豈上ハ皇天付託ノ重ニ負キ、下ハ生民仰望ノ心ニ孤カザランヤ、是ヲ用テ慄慄然トシテ日夜危懼シ、將ニ深淵ノ中ニ墜隕セントスル若シ。」凡我造邦云云ハ、凡ソ我ガ四方新造ノ邦有土ノ君、都テ天ニ承ケ民ニ長タルノ責アル者、亦意ヲ恣ママニシテ匪法ニ從フアル勿レ、欲ヲ縦ママニシテ慆淫ニ就ク勿レ、其レ各宜ク敬ミ、爾ノ典常ヲ守リ、而我ノ輯寧ヲ輔ケ、以テ共ニ上天ノ休命ヲ受クベキナリ。」爾有善云云ハ、爾等若シ善アル、朕敢テ隱蔽セズ、必ズ顯揚ヲ加ヘ、若シ罪朕ノ躬ニ當テ之アル、亦敢テ自ラ赦サズ、必ズ引テ以テ己レガ罪ト爲ス、惟其善アルト罪アルト、一一簡閱スル、都テ上帝ノ心ニ在リ、皆當ニ各其道ヲ盡スベシ、然ルニ天既ニ我ニ命ジ、萬方ノ主ト爲セバ、則我ノ責尤モ重シト爲ス、故ニ其レ爾萬方ノ民、罪アリ法ヲ犯ス、是予一人斯民ヲ敎養スル能ハザルニ在リ、其責得テ逃ガルベカラズ、若シ予一人爲ス所善ナラズ、罪ヲ天ニ得ルアレバ、則爾萬方ヲ以テ共ニ咎アリト爲スナシ。嗚呼尙克時忱云云ハ、嗚呼、予一人ト爾造邦ノ諸侯ト、固ト皆其始アリ、然ルニ未ダ其終ヲ保シ易カラズ、庶幾フ克ク是輯寧ノ責、守典ノ忠ニ於テ、各忱信スレバ、乃チ亦共ニ其終ヲ保ツアルベキナルノミ。」

伊訓ハ、成湯ノ孫太甲位ニ卽ク、伊尹書ヲ作テ、之ヲ訓導スルナリ。惟元祀十有二月云云ハ、元祀ハ年ナリ、商ニ祀ト曰フ、史臣記ス、惟レ太甲位ニ卽クノ元祀、十有二月乙丑ノ日、尙、其先代仲壬ノ喪ニ居ル、未ダ親ラ宗廟ヲ祭ラズ、而伊尹顧命ノ大臣ヲ以テ、冢宰ノ位ニ居ル、乃チ代リ商ノ先王ヲ祠祭シ、嗣王ヲ奉ジ、敬ンデ其祖ニ見エ、告ルニ位ニ卽キ元ヲ改ムルノ事ヲ以テス、時ニ侯服甸服ノ諸侯羣后來朝シ、新君ニ見エ、皆其位ニ在リ、朝廷ノ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其二亡。

伊訓

作訓以敎道太甲。【蔡】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蔡】見形甸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

天道ノ必ズ禍スル所ノ者ナリ、故ニ災異ヲ夏ニ降ダシ、以テ其罪惡ヲ彰明シ、以テ之ニ意ヲ示ス。

肆台小子云云ハ、其故ニ我小子、天命淫ニ禍スルノ明威ヲ奉行シ、敢テ夏桀ノ罪ヲ赦サズ、而必ズ之ヲ伐ツ、然ルニ征伐ハ大事ナリ、我唯命ヲ天ニ聽テ、而自ラ專ラニセズ、遂ニ敢テ玄牡ノ牲ヲ用ヒ、敢テ昭カニ皇タル上天及ビ神ナル后土ニ告ゲ、以テ其罪ヲ聲シテ有夏ヲ攻ムルヲ請フ、又一人自ラ爲ス能ハザルヲ恐レ、遂ニ爵選シ、元聖伊尹ノ若キ者ヲ求ム、之ト心ヲ同ウシ力ヲ戮ハセ、罪ヲ伐チ民ヲ弔シ、以テ爾有衆百姓ト更生ノ命ヲ天ニ請フ。

上天孚佑下民云云ハ、上天ハ、高キニ居リ、卑キニ聽ク、冥冥ノ中、孚ニ下民ヲ佑助シ、故ニ我ガ兵一擧シ、罪人夏桀、即チ南巢ノ地ニ奔走シ、竄亡シテ黜伏ス、上天淫ニ禍スルノ命、斷ツテ僭差セザルヲ見ルべシ、是ヲ以テ民ノ凶害ニ免ルル者、初ハ則茶然ト憔悴セシガ、今ハ則賁然ト草木ノ榮

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蔡】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己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蔡】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慆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蔡】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蔡】忱時壬反。○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己而言。

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降下シ、渾然ト中ニ在テ偏倚スルアルナシ、下民既ニ此道理ヲ稟ク、只其自然ニ順若シ、便チ都テ此仁義禮智ノ恆性アリ、此ニ由テ而テ之ヲ行フヲ之レ道ト謂フ、是古今聖愚ノ同ク有ル所ナリ、然ルニ氣稟ニ至レバ則清濁純雜ノ異ナル無カラズ、是ヲ以テ人皆其性ヲ全ウシテ、其道ニ安ンズル能ハザルナリ、若シ人人都テ克ク其道猷ニ綏安セシムルヲ要セバ、則其責惟君タル者ニアルノミ。

夏王滅德作威云云ハ、今夏王、既ニ猷ニ綏ズルノ責ニ任ジ、却テ乃チ其賦予ノ德ヲ滅シ、但殺戮ノ威ヲ作ス、以テ此凶虐ヲ爾萬方ノ百姓ニ播敷シ、爾萬方ノ百姓、都テ其凶害ニ羅リ、茶草ノ口ニ苦ク、毒蛇ノ人ヲ螫スガ如キニ忍ブ能ハズ、殆ンド一人ノ以テ生ヲ聊スルナシ、故ニ衆口其寃ヲ稱ヘ、並ニ無辜ヲ上天下地ノ神祇ニ告訴シ、以テ其解救ヲ望ム、天道ハ至公ナリ、福祥ヲ善ヲ爲ス者ニ降ダシ、禍災ヲ淫ヲ爲ス者ニ降ダス、今夏ノ淫虐既ニ已ニ怨ヲ民ニ結ビ、正ニ

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寃訴天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釋】罹鄰知反。荼音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寃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己。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之。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釋】戮當作勠。○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釋】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俾予一人輯

封殖シ、昏暴者ヲ覆亡シ、敬ンデ上天善ニ福シ淫ニ禍スルノ道ヲ尊崇セバ、則以テ永ク今日受クル所ノ天命ヲ無窮ニ保ツベキナリ。

王歸自克夏云云ハ、史臣記ス、湯王既ニ夏桀ニ克ツヨリ歸リ、毫都ニ至リテ、天下ノ諸侯、職ヲ率キ來朝ス、湯乃チ誥文ヲ作リ、大ニ萬方臣民ニ告ゲ、以テ天下ト更始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云云ハ、湯王ノ言ニ曰、嗟乎爾萬方ノ有衆、當ニ明ラカニ予レ一人ノ誥詞ヲ聽クベシ、夫レ人ノ仁義禮智ノ性アル所以ノ者、本ト惟レ皇大ナル上帝化生ノ初、此衷正ナル道理ヲ下民ニ

命之道。[蔡]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既黜夏命。 黜退也。退其王命。 復歸于毫。作湯誥。

湯誥 以伐桀大義告天下。[蔡]湯伐夏歸毫。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毫。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蔡]誕大也。毫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 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蔡]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

ヲ從テ其賞賜ヲ懋盛ニシ、而德ナク功ナキ者、濫リニ及ブヲ得ズ、此心ヲ推シ以テ己レヲ處ス、故ニ人ノ善ヲ用フル、惟己レ之アルガ若シ、己レノ過チヲ改ムル、曾テ毫末モ係吝セズ、民ニ臨ムノ際ニ至レバ、則克ク寛ニシテ、縱ニ失セズ、克ク仁ニシテ、柔ニ失セズ、我王ノ君德ノ彰著ニシテ、天下兆民ニ信孚スル者此ノ如シ、是其聽聞ニ足ル所以ナリ。」 乃葛伯仇餉云云ハ、是時ニ方リ、諸侯ニ葛伯ナル者アリ、其先祀ヲ廢ス、王亳邑ノ百姓ヲシテ往テ耕種シ、其粢盛ニ供セシム、乃チ葛伯仇讎ヲ我民ノ饋餉スル者ニ爲シ、童子ヲ殺シテ、黍肉ヲ奪フ、其肆虐此ニ至ル、王已ムヲ得ズ、初テ征スル實ニ葛國ヨリ始ム、遂ニ幷セテ天下無道ノ國ヲ征討ス、四方ノ民、王師ノ來リテ其疾苦ヲ救フヲ望ム、望デ至ラズ、反テ怨言ヲ出ダス、王東方ニ往キ征討スレバ、則西夷ノ人怨望ヲ懷キ、王南方ニ往キ征討スレバ、則北狄ノ人怨望ヲ懷ク、乃チ相謂ヒ曰、我等均シク害ヲ被ムル、王何ゾ先ヅ彼ヲ救ヒ、獨リ我ヲ後ニスルヲ爲スヤト、王師徂キ征スル所ノ民ハ、其室家妻子ト相慶シテ曰、我等困苦無聊ナリ、專ラ予君ノ來救ヲ徯ツ久シ、今我君來リ、暴政ヲ除去シ、廣ク仁恩ヲ布ク、我ノ塗炭ヲ免ルル、其レ死者ニシテ復蘇生スル如キカト、此ニ由リ之ヲ觀レバ、斯民ノ我商ニ愛戴歸往スル者、其レ惟レ一日ニ非ズ、舊來此ノ如キアルカナ。」 佑賢輔德云云ハ、王必ズ天下ヲ得ルヲ以テ慙ト爲サズ、但當ニ君道ヲ盡シ、以テ天命ヲ奉承スルヲ思フベキナリ、抑〻夫レ諸侯ヲ待ツノ道ハ、其賢オヲ眷佑シ、其有德ヲ輔助シ、其忠誠ヲ彰顯シ、其良善ヲ遂成シ、懦弱ニシテ自ラ存スル能ハザル者ヲ兼幷シ、闇昧ニシテ自ラ立ツ能ハザル者ヲ攻伐シ、悖亂ノ國ヲ滅取シ、危亡ノ身ヲ戮侮ス、然リ而其兼攻取侮スル所以ノ者、已ムヲ得ルニ非ザルナリ、因テ而其自ラ亡ブルヲ推スノミ、其佑輔顯遂スル所以ノ者、私ヲ容ルルニ非ザルナリ、從テ其自ラ存スルヲ固ウスルノミ、好惡一ニ公ニ出デ、而刑賞各其則ニ當ル、王能ク此ノ如クナレバ、則邦國乃チ其レ昌盛ス。」 德日新云云ハ、誠ニ其德ニ篤實輝光日日新タニシテ已マザラシメバ、則但ニ近者悅服スルノミナラズ、萬邦ノ遠キモ、亦愛戴シテ之ニ懷歸ス、若シ其志自ラ滿假シ、侈然ト放肆スレバ、則但ニ遠者攜貳スルノミナラズ、九族至親モ、乃チ亦將ニ背畔シテ離心セントス、故ニ王當ニ勉メテ其大德ヲ昭明シ、以テ中正至道ヲ萬民ノ上ニ建立スベシ、中ヲ建ツル所以ノ者ハ、義ヲ以テ百事ノ可否ヲ裁制シ、禮ヲ以テ一心ノ過差ヲ檢制スルニ在リ、此ノ如クナレバ則豈特ニ中ヲ民ニ建ツベキノミナランヤ、此餘裕ヲ後昆子孫ニ垂貽ストモ可ナリ、帝嘗テ之ヲ聞ク、曰凡ソ人君、能ク自ラ人臣ノ師法スベキヲ求メ得ル者ハ、必ズ天下ニ王タラン、若シ人自ラ以テ是ト爲シ、都テ己レニ若クナシト謂フ者ハ、其國必ズ滅亡ス、故ニ切切然ト問ヲ好メバ、則見聞日ニ廣ク、綽乎トシテ其レ餘裕アルナリ、偏愎ニシテ自ラ用ヒ、下問ニ恥ヅレバ、則聰明日ニ塞リ、狹小ニ終ルノミ。 嗚呼愼厥終云云ハ、嗚呼、天下ノ事、愼ミ其終ヲ善クセント欲スル、惟其始ニ於テ之ヲ圖ン、今王命ヲ受クルノ初、最モ當ニ之ヲ圖ルベキナリ、有禮者ヲ

學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擧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眞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脩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知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

殖有禮。覆昏暴。 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

簡賢附勢云云ハ、又夏王ノ任用スル所ノ者ヲ觀ルニ、率ネ皆小人ニシテ、賢人ヲ簡慢シ、權勢ニ阿附シ、相結ンデ朋黨ヲ爲ス、實ニ繁ク其徒屬アリ、始メ我商ノ邦ヲ有夏ニ造スヤ、桀ノ惡ム所ト爲リ、苗中ノ稂莠アル必ズ鋤治ニ遭フ如シ、莠ハ稷ニ似テ實ナキ者、ハグサト云フ、粟中糠秕アル必ズ簸揚セラルル如シ、秕ハシヒナナリ、並ビ存スベカラザル者アリ、我商ノ衆、小トナク大トナク、戰戰ト我王ノ非辜ノ誅ニ陷ルヲ懼レザルナシ、凡ソ有道ノ無道ニ惡マルル、其勢固ト然ルナリ、而ルヲ矧ヤ予王ノ德ノ盛ナル、之ヲ稱言スレバ、則、一一人ノ聽聞ヲ聳足シ、尤モ夏桀ノ忌ム所タルヲヤ。

惟王不邇聲色云云ハ、惟我王、聲色ヲ近邇シ其蠱惑スル所ト爲ラズ、貨利ヲ衆殖シ以テ民財ヲ剝削セズ、此レ其心ノ本源澄徹、一毫ノ人欲ナキ者此ノ如シ、此心ヲ推シ以テ人ヲ處ス、故ニ德行懋盛ナル者アル、便チ從テ其官職ヲ懋盛ニシ、功勞懋盛ナル者アル、便

厥惟舊哉。久謂初征自葛時。【纂】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拏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纂】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

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纂】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擧遠以見近也。九族

人ヲ萬民ノ中ニ生出シ、是ヲ以テ君ト爲シテ之ヲ乂治セシムルノミ、夫レ君ニシテ而民ヲ治ムル能ハザル、烏クニ其君タルニ在ランヤ、今有夏ノ桀、人君ト爲テ肆ニ昏德ヲ行ヒ、暴政虐刑、以テ民ノ生ヲ殘ヒ、民其毒害ヲ被リ、墜陷シテ泥塗炭火ノ中ニ在ル如シ、上天萬民ノ主ナキヲ傷ミ、乃チ篤ク我ガ王ニ錫フニ智勇ノ德ヲ以テス、此レ其罪ヲ伐チ民ヲ弔フ、萬邦ノ上ニ表正シ、禹ト舊ト服行スル所ノ道ヲ纘繼セシムル所以ナリ、茲レ但其典常ニ率循シ、以テ天ノ命ズル所ヲ奉順スルノミ、何ノ慚ヅル之レアランヤ。夏王有罪云云ハ、且夏王無道ニシテ罪ヲ天ニ得ルアリ、而亦自ラ民心ノ從ハザルヲ知ル、故ニ矯詐誣罔シ、託シテ上天ノ意ト爲シ、虛詞ヲ造作シ、以テ命令ヲ下民ニ宣布シ、人皆之ヲ如何スルナシ、上帝以テ益〻其爲ス所ヲ善トセズ、我商ヲ用テ興スベシト爲シ、乃チ顯赫ノ命ヲ受ケ、用テ德ヲ其師衆ニ爽明セシム。

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圈]秕卑履反。○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喩桀。以莠秕喩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邇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圈]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爲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曰奚獨後予。怨者辭也。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君來其可蘇息。

民之戴商。

誓言ニ從ハズ、顧望退縮シテ、天命ニ背違セバ、予ハ則其妻孥ヲ併セテ汝ヲ討戮セン、一身ニ止マラザルナリ、斷斷乎ト必ズ罰シテ赦スル所アルナケン。

仲虺之誥ハ、仲虺ハ臣ノ名、湯王ノ左相ト為ル、誥ハ告ナリ、湯其征誅古ノ堯舜ノ揖讓ニ慚ヅルアリ、仲虺之ヲ釋キ、併セテ其臣民ニ曉スナリ。

成湯放桀于南巢云云ハ、湯王武功既ニ成ル、故ニ人之ヲ稱シテ成湯ト謂フ、史臣記ス、成湯夏王桀ヲ伐チ、其奔ルニ因リ、遂ニ之ヲ南巢ノ地ニ放置シ、天下ヲ有ツ、而モ是其德ノ古昔揖讓ノ美ニ慚愧スルアリ、乃チ曰、予レ來世ノ人肆ニ不軌ヲ行ヒ、輙チ我今日ノ事ヲ以テ口ニ藉クノ指實ト為スヲ恐ルルナリ。

仲虺乃作誥曰云云ハ、其左相仲虺、乃チ誥文ヲ作リ、以テ其慚愧ノ意ヲ解釋シテ曰、嗚呼、惟、天ノ斯民ヲ生ズルヤ、形質既ニ具ス、必ズ、聲色臭味愛惡ノ欲アリ、若シ君主之ヲ治ムルナケレバ、則乃チ爭亂スナリ、惟天其亂ヲ忍ビザルナリ、故ニ聰明聖

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慚。蔡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奉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為主也。蔡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

キ皆離心解怠シ、相和協セズ、惟其亡ビザルヲ恐ル、夏王常ニ説ク、我ガ天下ヲ有ツ、天ノ日アル如シ、日亡ビナバ、我レ乃チ亡ビンノミト、其民遂ニ日ヲ指シ、以テ之ヲ怨ミ曰、是日果シテ何ノ時ニ喪亡センカ、若シ亡ブルヲ得バ、則予レ汝夏王ト皆倶ニ亡ブト雖モ、辭セザルナリト、夫レ夏王ノ惡德、民ノ厭苦スル所ト爲ル茲ノ若シ、寧ゾ其民ノ塗炭ニ困シムヲ坐視シテ以テ之ヲ救フヲ思ハザルベケンヤ、故ニ今我レ計ヲ決シテ必ズ往カン、孔云、其如台ハ、今汝復タ桀ノ惡ヲ言フ、其レ亦我聞ク所ノ如キナリト、蔡傳ヲ妥ト爲ス。爾尙輔予一人云云ハ、爾等庶幾クハ其レ心ヲ同ウシ、力ヲ同ウシ、予一人ヲ輔翼シ、以テ天罰ヲ有夏ニ致シ、勇往直前、其功ヲ立定セヨ、予ハ則其レ必ズ大ニ汝ニ賚與スルニ爵祿ヲ以テセン、爾ガ瞿猜疑シテ信ゼザル勿レ、朕既ニ之ヲ道フ、決シテ食言セズ、食言トハ、言辭一タビ出デ反テ之ヲ呑ムヲ謂フ、即チ虚言ナリ、爾等若シ我ノ

之。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作誥。爲湯左相。奚仲之後。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纂】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喩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纂】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

已ムヲ得ルニ非ズ、今爾有衆、百姓乃チ怨ミテ曰、如今田禾成熟シ、正ニ時ニ及ンデ收穫スベシ、我ガ君卻テ我ガ衆ヲ恤レマズ、我ガ稼穡ノ事ヲ棄舍シ、而往テ有夏ノ罪ヲ斷割匡正セシム、夏ノ罪我ニ於テ何ゾ與カランヤト、予モ亦汝等衆多ノ言フ所ヲ聞クト雖モ、然ルニ夏氏ノ王、罪ヲ天ニ得ルアリ、固ト宥スベカラズ、予レ上帝ノ命ヲ畏レ、敢テ往テ其罪ヲ正サズンバアラザルナリ、孔云、我后ハ桀ナリ、正ハ政ナリ、民ノ農功ヲ奪ヒ、割剝ノ政ヲ爲スヲ言フト、蔡傳穩妥ト爲ス。今汝其曰云云ハ、今又汝等其レ必ズ曰ハン、夏王暴虐ニシテ罪アレドモ、只夏邑ノ百姓ヲ害スルノミ、其レ將ニ我ガ毫都ノ民ヲイカンセントス、害既ニ我ニ及バズ、我何ゾ必ズ師ヲ興サント、衆言或ハ然リ、然ルニ夏王相率キ重役ヲ爲シ、以テ衆民ノ力ヲ過絶シ、又相率キ嚴刑ヲ爲シ、以テ夏邑ノ民ヲ割殘ス、夏邑ノ民其茶毒ヲ被ムリ、生ヲ聊ンゼズ、若シ其レ有衆百姓モ、亦相率

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絶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蔡】遏絶也。割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擧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食盡其言。僞不實。

爾不從誓言。 不用命也。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蔡】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呑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

商ハ代ノ名ナリ、商書ハ、商ノ史臣記スル所ナリ。

湯誓、湯ハ商王ノ號ニシテ、唐虞ノ時ノ契ノ十四代ノ孫ナリ、夏ニ代リテ天下ヲ有チ、亳ニ都ス、誓ハ夏王桀ヲ伐ツ時、師ニ誓ヒシ辭ナリ。

王曰格云云ハ、史臣記ス、湯王將ニ桀ヲ伐タントス、衆ニ誓ヒ曰、至レ爾衆多ノ庶民、當ニ詳悉ニ朕ノ言フ所ヲ聽クベシ、我小子輒チ敢テ名分ヲ顧ミズ、下ヲ以テ上ヲ犯シ、此悖亂ノ事ヲ擧グルヲ行フニ非ズ、今有夏天ヲ慢シ民ヲ虐シ、實ニ是罪多シ、一端ニ止マラズ、天其德ヲ厭ヒ、我ニ命ジ之ヲ殛誅スルナリ。

今爾有衆云云ハ、其事

尚書卷第四

商書

[疏]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迎拒湯。作湯誓。

湯誓

戒誓其士衆也。[疏]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稱擧也。擧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疏]台音怡。後同。○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擧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予惟聞汝衆言。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敢不正桀罪誅之。[疏]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

尙書卷第三

崑岡ヲ炎燒スル、玉石ノ美悪ヲ辨セズ、倶ニ之ヲ焚キ煨燼ト爲スガ如シ、荷モ天吏ト爲テ過逸ノ德アリ、人ノ善悪ヲ擇バズシテ之ヲ戮ス、其害猛火ノ玉石ヲ辨ゼザル者ヨリ酷烈ナルアリ、今我但其渠魁首悪ノ人ヲ殲滅スルノミ、脅從ノ徒ハ、則之ヲ治ムルナシ、舊染汚俗、罪戾ニ陷テ自ラ知ラザル者モ、亦之ヲ赦除シ、其皆相與ニ過ヲ改メ自新セシム、此ノ如クナレバ則情法兩ツナガラ盡シ、仁義並ビ行ハレ、王者ノ師ヲ忝ムルルナシ、爾衆士慎マザルベケンヤ。

嗚呼威克厥愛云云ハ、嗚呼將タル者、嚴明ノ威ヲ、常ニ其姑息ノ愛ニ勝タシムレバ、則三軍ノ士皆將ヲ畏レテ敵ヲ畏レズ、勇ヲ奮ヒ先ヲ爭ヒ、允ニ能ク國ノ大事ヲ濟ス、若シ徒ラニ姑息ノ愛ヲ、常ニ其嚴明ノ威ニ勝タシムレバ、則人皆敵ヲ畏レテ將ヲ畏レズ、怠玩退縮シ、允ニ成功アルナシ、我今師ヲ行ル、威ヲ以テ愛ニ勝タザルベカラズ、其レ爾衆士、懲勉戒懼シテ命ヲ用ヒザルベケンヤ。

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クナレバ、則其天象ニ昏迷ナル一ニ此ニ至ル、以テ先王ノ誅ヲ干犯ス、豈特ニ不恭ノ罪ノミナランヤ、且先王政治ノ典籍ニ載スルアリ、曰曆官ノ職掌ハ、天文ヲ掌管シ、是ノ若ク推算精シカラズ、占候差錯シ、或ハ太早ニ失シ、時候ニ先ダツ者ハ、其罪當ニ殺シテ赦スナカルベシ、或ハ太遲ニ失シ、時候ニ及バザル者ハ、當ニ殺シテ赦スナカルベシ、占歩差錯スル者、猶ホ誅ニ免レズ、況ヤ羲和乃チ天象ニ昏迷シ、日食ニ於テ聞知スルナケレバ、則其罪必誅ニ在リ、豈赦スベケンヤ。今予以爾有衆云云ハ、今予レ爾ヲ六軍ノ有衆ヲ以ヰ、天ノ威明ヲ奉將シ、其罰ヲ致ス、此レ乃チ王家ノ公事、天子威命ノ在ル所ナリ、爾ヂ衆士、皆當ニ其忠勇ヲ奮ヒ、力ヲ王室ニ同ウシ、尚クハ予ヲ弼ケ、以テ天子ノ威命ヲ欽承スベキナリ。火炎崑岡云云ハ、然ルニ兵ヲ用フルノ際ニ至リ、又當ニ輕重ヲ分別シ、殺戮ヲ縱ママニスベカラザルベシ、譬ヘバ猛火ノ玉ヲ出ス山ノ

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

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蔡】殲將廉反。〇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也。胤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

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

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蔡】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八徙國都。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

湯征諸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

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

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

入自

ノ藝事ヲ執リ、以テ進諫スベシ、是人臣恭敬ノ道ナリ、其レ或ハ官師百工規諫スル能ハザル、是恭敬セザルナリ、不恭ノ罪、吾邦家ニ於テ典常ノ刑アリ、先王ノ宣令此ノ如シ、乃チ羲和復之ニ背ク、其罪赦スベカラズ。

惟是羲和云云ハ、況ヤ惟是羲和、乃チ敢テ其德ヲ顚倒瘝亂シ、酒ニ沈溺昏亂シ、心志既ニ迷ヒ、故ニ其掌ドル所ノ官職ニ違畔シテ修メズ、其居ル所ノ位次ヲ離去シテ顧ミズ、其先人唐虞以來世世天文ヲ掌ドリ、未ダ嘗テ紊亂セズ、是ニ至リ始テ占步ヲ失ヒ、其歲月日星辰曆象ノ天紀ヲ擾亂シ、其司ドルノ事ヲ遐棄ス、乃チ季秋九月朔日、日月交會ノ辰、相和集セズ、而房宿ノ間ニ掩蝕ス、天變此ノ如シ、天子方ニ上ニ恐懼シ、羣臣ト同時救護シ、此時樂官瞽者ハ鼓ヲ奏シ、嗇夫小臣ヲ馳驅シ、庶人ノ官ニ在ル者モ、亦皆奔走シ、以テ日ヲ助ク、此ノ如ク其レ急ナリ、羲和專ラ天文ヲ掌ドリ、乃チ全ク以テ事ト爲サズ、其官ニ尸居シ、聞知スルナキ若

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蔡〕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爲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蔡〕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自ニシテ都テ徴驗ナリ、之ヲ用フルヲ以テ國家ヲ安定シ、基業ヲ保守スベシ、誠ニ後世君臣ノ當ニ共ニ遵守スベキ所ノ者ナリ、其謨訓ニ謂フ、古ノ先帝王、其德天ニ格ル、猶克ク天戒ヲ謹ミ、敢テ一毫モ怠忽アラズ、其臣人タル、亦都テ小心謹慎ニシテ、凡ソ事皆克ク常憲アリ、敢テ違越セズ、百官ノ衆ニ至リ、勤メテ其職ヲ修メ、以テ其君ヲ輔ク、故ニ君內ハ失德ナク、外ハ失政ナシ、此レ其君惟明明ト爲ス所以ナリ、禹ノ謨訓此ノ如シ、乃チ羲和日食ノ變ニ、忽ニシ、常憲アルナシ、其罪固ト敎スベカラス。毎歲孟春云云ハ、又先王ノ盛時ニ當リ、毎歲孟春ノ月、宣令ノ遒人ノ官ヲシテ、金口木舌ノ鐸鈴ヲ振ヒ、道路ニ徇、示セシム、其辭ニ謂フ、凡ソ我官師、都テ君ヲ輔ケ、天ニ承クルノ責アル者、荷モ其君過チアルヲ見ル、當ニ直言シ、以テ相規正スベシ、唯唯諾諾以テ容悅ヲ取ルベカラザルナリ、百工技藝ノ人ニ至リ、亦當ニ事ニ因リ忠ヲ納レ、各ソノ司ル所

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敎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愼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疏徵音澄。○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卽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敎。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疏遒慈秋反。鐸達各反。○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敎時振以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敎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惟時羲和。顚覆厥德。顚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擧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位也。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尸厥官。

胤征ハ、夏王仲康、胤侯ニ命ジテ義和ヲ征セシム、胤侯師ニ誓フノ辭ナリ。
惟仲康肇位四海云云ハ、史臣記ス、后羿既ニ夏王太康ヲ河ニ距ギ、而其弟仲康ヲ立ツ、惟仲康正位ヲ四海ノ上ニ始ム、先ヅ胤國ノ侯ヲ以テ賢ト爲シ、之ニ命ジ六師ヲ掌管シ、以テ羿ノ兵權ヲ收ム、當時諸侯ニ義和ナル者アリ、世世天文ヲ掌ドル、乃チ其職業ヲ隳廢シ、日蝕ノ變アレドモ奏聞セズ、惟飲酒ヲ貪リ、其私色ニ荒迷ス、此レ其羿ニ黨シ惡ヲ濟スノ尤ナル者ナリ、胤侯遂ニ王命ヲ承ケ、六師ヲ師キテ、徂キ征ス、羿ノ羽翼ヲ翦ツ所以ナリ。
告于衆曰云云ハ、胤侯乃チ誓ヒ、其衆ニ告テ曰、嗟、予ガ有衆須ラク我ガ聖祖大禹謨訓アリ、以テ子孫ニ垂示スルヲ知ルベシ、其語明

乙。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胤征

奉辭罰罪曰征。蔡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卽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擧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爲義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 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 胤侯命掌六師。 仲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爲太司馬。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 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蔡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卽位。卽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鎭撫南北軍之類。義和之罪。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義氏和氏。夏合爲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誓勅之。 聖有謨訓。明

亂ヲ滑滑スルノミ、故ニ予レ兆民ニ臨ミ、深ク危亡ヲ以テ懼レト爲シ、懍懍乎ト朽索ノ斷エ易キヲ以テ、六馬ノ驚キ易キヲ馭スル若シ、常ニ其傾危ニ免レザルヲ恐ルルナリ、夫レ民ノ畏ルベキ此ノ如キヲ以テスレバ、則人ノ上ト爲テ而民ニ臨ム者、奈何ゾ怠荒シテ而敬セザルベケンヤ。」其二曰云云ハ、其第二章ニ曰、大禹ノ訓戒中ニ之アリ、云内ニ在テハ則女色ノ爲ニ迷荒シテ嬖寵ニ惑ヒ、外ニ在テハ則禽獸ノ爲ニ迷荒シテ遊畋ニ耽ケリ、旨酒ヲ甘飲シテ節スルヲ知ラズ、音樂ヲ嗜好シテ止マルヲ知ラズ、不貲ノ費ヲ竭シ以テ其屋宇ヲ高峻ニシ、彩色ノ麗ヲ極メ以テ其墻壁ヲ彫飾ス、人君タル者、此六者ニ一アル、未ダ滅亡ヲ致サザル者アラザルナリ、祖訓ノ戒ヲ垂ルル此ノ如シ、今乃チ盤遊シテ度ナシ、亡ビザルヲ欲スレドモ得ンヤ。」其三曰云云ハ、其第三章ニ曰、惟レ彼ノ陶唐氏帝堯聖神ノ德ヲ以テ、天ニ繼ギ極ヲ立テ、而此冀州ノ地方ヲ有モツ、一傳シテ虞舜ニ至リ、再傳シテ我祖大禹ニ至ル、三聖皆一道ヲ授守シ、天下ノ臣民歸往セザルナシ、今乃チ逸豫ヲ以テ德ヲ滅シ、其三聖相傳フルノ道ヲ失ヒ、其小紀大綱ヲ錯亂シ、乃チ逆臣國ヲ竊ミ、基業蕩盡シ、遂ニ滅亡ヲ致ス、是傷ムベキナリ。」其四曰云云ハ、其第四章ニ曰、其德明カニシテ又明カナルハ、我ガ祖大禹ナリ、禪ヲ虞氏ニ受ケ、萬邦ノ君ト爲ル、其天下ヲ治ムル所以ノ者典章アリ、法則アリ、以テ其後世子孫ニ遺コシ、之ニ其基業ヲ保守シテ、敢テ覆墜セザラシムルノミ、制度ノ小者ニ至ルモ、亦一一具備シ、乃チ銖兩斤鈞石五權ノ法ノ如キ、其量最モ重キ者、三十斤ノ鈞、百二十斤ノ石ニ如クナシ、則其石ヲ關通共同シテ折損スルナク、其鈞ヲ和協兩平シテ乖忤スルナク、天下ノ輕重ヲ一ニシテ、信ヲ民ニ示ス、王國ノ府庫ハ則設ケアリ、其後世子孫ノ爲ニ慮カル、詳且遠ト謂フベシ、奈何ゾ太康其統緒ヲ荒墜シ、而有夏ノ宗ヲ顚覆シ、天ニ配スルノ祀ヲ斷絕スルヤ。」其五曰云云ハ、其第五章ニ曰、嗚呼、太康今其國ヲ失ヒ、舊都ハ强臣ノ據ル所ト爲ル、進退路ナク、徬徨四顧シテ、將ニ何ノ歸スル所ナラントスルカ、予レ之ヲ懷念シ、悲傷ニ禁ヘザルナリ、如今黎民皆貳シ、萬姓予ガ太康ヲ仇怨シ、衆叛キ親離レ、復一人ノ我ヲ哀矜スル者ナシ、予レ將ニ誰レニ之レ依リ、以テ存ヲ圖ラントスルカ、故ニ鬱陶乎タル予ガ心ノ哀ミヤ、蓋羞愧ノ極其色ニ見ハレ、顏ノ厚キ如ク然リ、其心ニ發スルハ、則忸怩トシテ掩フベカラザル者アリ、事勢窮蹙スル此ニ至ル其故ヲ推原スレバ、惟其德ヲ敬愼スル能ハザルニ因リ、乃チ今日ノ禍アルヲ致スノミ、天命已ニ去リ、人心亦離ル、恐懼修省シ、前非ヲ悔改スルヲ欲スレドモ、其レ追及スベケンヤ、之ヲ奈何スルナキニ付スルノミ。

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誰依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蔡】忸女六反。怩女夷反。○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

章ニ曰、昔我ガ皇祖大禹、訓戒ノ辭アリ、人君ト下民ト勢ノ相隔ル尊卑アレドモ、情ノ相須ツ實ニ一體ノ如シ、宜シク其情ヲ以テ之ヲ近クスベシ、其勢ヲ以テ之ヲ下ニスベカラズ、然ル所以ノ者ハ何ゾヤ、蓋小民ハ至卑ナレドモ、惟邦國ノ根本ト爲ス、根本堅固ニシテ、而後邦國安寧ニシテ傾危ノ患ナシ。予視天下云云ハ、予レ天下ノ民ヲ視ルニ、億兆ト謂フ莫レ、卽チ愚夫愚婦モ亦輕忽スベカラズ、若シ其心ヲ失ヘバ、一ニ皆能ク予レニ勝サル、故ニ人君ノ事ヲ行フ、一モ差失アル、猶皆怨ヲ民ニ致スニ足ル、況ヤ一人ノ身ヲ以テ、愆ヲ積ミ咎ヲ累ネ、再三差失スルニ至レバ、則民心自然ニ怨咨ス、豈必ズ其明白彰著ニシテ而後知ルニ在ランヤ、夫レ事ハ皆微ヨリシテ著ニ至ル、故ニ君タル者ハ、事幾ノ形見セザルニ當リテ、是先ヅ圖謀シ、以テ禍

者。申結其義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愚】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愚】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擧中以包外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愚】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忤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爲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其五

ニ居リ、放逸豫樂ノ事ヲ以テ、其德ヲ喪滅シ、肆マヽニ暴虐ヲ爲ス、此ニ因テ天下ノ黎民其生ニ安ンゼズ、皆貳心アリ、而太康乃チ猶省改ヲ知ラズ、盤樂逸遊シ、節度アルナシ、遠リ出デ洛汭ノ外ニ畋獵シ、十旬ヲ經テ猶返ラズ。有窮后羿云云ハ、時ニ有窮國ノ君名ハ羿ナル者、素ト不臣ノ心ヲ懷ク、乃チ民ノ命ニ堪ヘザルニ因リ、兵ヲ擧テ太康ヲ大河ノ南ニ距阻シ、之ヲシテ國ニ歸ラシメズ。厥弟五人云云ハ、太康ノ弟五人、其母ニ侍御シ、以テ之ニ追從シ、洛水ノ北ニ待ツ、五子皆社稷危亡ノ救フベカラズ、母子離散ノ保スベカラザルヲ見ル、乃チ憂愁嗟怨シ、大禹垂ルル所ノ訓戒ヲ述べ、敷衍シテ以テ詩歌ヲ作リ、其悒鬱無聊ノ氣ヲ紓べ、以テ先訓ノ當ニ遵フベク、天命ノ保シ難キヲ明カス。其一曰云云ハ、其第一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從畋。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敍怨。【蔡】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爲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閒。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其一

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蔡】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强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蔡】索昔各反。馭音御。○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絶。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喩其危懼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

シキニ非ズシテ、而馳驅ノ法ニ於テ合ハザル所アレバ、是汝我ノ命ヲ恭マザルナリ。

用命賞于祖云云ハ、天子親征スル、必ズ其祖廟ノ神主ト社ノ主トヲ載セ以テ行ク、故ニ曰、汝衆將士、若シ能ク我ノ命ヲ用ヒテ功アル、我ハ則之ヲ軍中祖主ノ前ニ賞賜セン、若シ我ノ命ヲ用ヒズシテ事ヲ僨ル、我ハ則コレヲ軍中社主ノ前ニ戮殺セン、但誅ノ其身ニ及ブノミナラズ、予ハ則其妻子ヲ併セテ汝ヲ戮セン、汝等其レ今日ノ誓ヲ恭聽セザルベケンヤ、戰ハ危事ナリ、其法ヲ重クセザレバ、其衆ヲ整肅シ、功ニ赴カシムル能ハズ、故ニ之ヲ嚴ニスルナリ。

五子之歌、五子ハ夏王太康ノ弟五人ナリ。

太康尸位云云ハ、尸ハ、祭祀ノ時、人ヲシテ神ニ代ラシムル者ナリ、史臣記ス、啓ノ子夏王太康立チ、國家ノ政務ヲ理メズ、祭祀ノ尸ノ如ク、徒ラニ人君ノ位

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爲戮。謂戮辱之以爲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爲過哉。

太康失邦。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五子之歌

啓之五子。因以名篇。[蔡]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

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蔡]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爲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蔡]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

氏、水火金木土ノ五行ヲ暴威輕侮シ、子丑寅ノ三正ヲ怠慢廢棄シ、正朔ヲ用ヒズ、下ヲ虐シ、上ニ背キ、罪ヲ天ニ獲、天以テ降スニ大罰ヲ以テシ、其命ヲ勦絶ス、今予レ躬カラ六師ヲ率キテ以テ之ヲ征シ、惟恭ミテ天ノ罰ヲ行フノミ、孔云、三正ハ、天地人ノ正道ナリ、恭ハ奉ナリ。

左不攻于左云云ハ、故ニ爾等、車左ニ在リテ射ヲ主ルノ人ハ、宜シク專ラ左邊ノ事ヲ治ムベシ、若シ左ニ治メズ、而敵ヲ射ルノ法ニ於テ未ダ精シカラザル所アレバ、是汝我ノ命ヲ恭マザルナリ、車右ニ在リテ擊刺ヲ主ルノ人ハ、宜シク專ラ右邊ノ事ヲ治ムベシ、若シ右ニ治メズ、而擊刺ノ法ニ於テ未ダ精シカラザル所アレバ、是汝我ノ命ヲ恭マザルナリ、車中ニ在リテ馬ヲ御スルヲ主ルノ人ハ、宜シク心ヲ專ラニシ、法度ニ合フヲ求ムベシ、若シ其馬ヲ御スルノ正

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

天用勦絕其命。

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欲截絕之。〔案〕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汨五行而殛死。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案〕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

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用命。戮于社。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

予則孥戮汝。

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案〕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

甘誓ハ、禹ノ子夏王啓、甘ノ地ニ誓フナリ。大戰於甘云云ハ、史臣記ス、夏王啓、禹ニ繼ギ位ニ卽ク、諸侯有扈氏無道ナリ、王乃チ親ラ六軍ヲ率キテ之ヲ征ス、而有扈强ヲ恃ミ惡ヲ稔ミ、敢テ天子ト抗シ、大ニ其南郊甘ノ地ニ戰フ、其初メ夏王乃チ六卿ノ卿ヲ召テ之ヲ誓戒ス。王曰嗟云云ハ、王其事ヲ重ンジ、歎ジテ曰、嗟凡ソ六軍事アルノ人、予レ今誓戒シ、汝等ニ告グ。有扈氏云云ハ、彼有扈

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敎。而朝見。

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蔡漸漬。被覆。曁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敎謂敎化。林氏曰振擧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敎。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敎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敎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甘誓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蔡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蔡六卿。六鄕之卿也。按周禮鄕大夫。每鄕卿一人。六鄕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鄕之政敎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鄕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旣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强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 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予誓告汝。 蔡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

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 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三百里蠻。 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蔡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並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爲蠻夷淵數。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衞。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二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漸入也。被及也。此言

ル尤モ遠シ、穀ヲ去テ米ヲ納ル、其地ノ遠近ヲ量リテ、納賦ノ輕重精粗ヲ爲ス。五百里侯服云云ハ、甸服ノ外、四面各五百里ハ、制シテ侯服ト爲ス、其皆侯國ノ事ヲ爲スナリ、侯服ノ制如何ン、甸服ニ近キ百里ハ、定テ卿大夫ノ采邑ト爲ス、其第二百里ハ、定テ男爵ノ小邦ト爲ス、外三百里ハ、定テ諸侯ノ大國ト爲ス。五百里綏服云云ハ、侯服ノ外、四面各五百里ヲ綏服ト爲ス、綏ハ安ナリ、其漸ク王畿ニ遠キヲ以テ、撫安ノ義ニ取ルナリ、綏服ノ制如何ン、此地内ハ王城ヲ去ル千里、外ハ荒服ヲ去ル千里、内外ノ閒ニ介シ、華夷ノ辨ヲ嚴ニセザルベカラズ、故ニ内凡ソ三百里ハ、則酌量揆度シ、之ニ施スニ仁義禮樂ノ文教ヲ以テス、外凡ソ二百里ハ、則鼓舞奮揚シ、之ニ訓フルニ卒伍軍師ノ武衛ヲ以テス。」五百里要服云云ハ、綏服ノ外、四面各五百里ヲ要服ト爲ス、要ハ約ナリ、其王畿ヲ去ル已ニ遠キヲ以テ、法制簡略ニシテ、稍約束ヲ示スノミ、要服ノ制何如ン、内凡ソ三百里ハ、彼夷人ヲ處ク、外凡ソ二百里ハ、彼罪人ヲ蔡ク、蔡ハ放チ置クナリ、孔云、蔡ハ法ナリ三百里ニ法リテ差ヤ簡ナリ。」五百里荒服云云ハ、要服ノ外、四面各五百里ヲ荒服ト爲ス、其王畿ヲ去ル尤モ遠ク、都テ是荒野ナルヲ以テナリ、荒服ノ制何如ン、内凡ソ三百里ハ、蠻人ノ居住ヲ聽ルス、外凡ソ二百里ハ、重罪ノ人ヲ以テ此ニ流放ス。」東漸于海云云ハ、禹既ニ五服ヲ定メ、其地唯五千里ナレドモ、然ルニ風聲敎化ノ及ブ所ハ、則此ニ止マラザル者アリ、東邊ハ則漸漬シテ東海ニ到リ、西邊ハ則覆被シテ流沙ニ至リ、北朔南邊ハ則及ブ所尤モ遠ク、地ヲ以テ限量スベカラズ、此レ風聲敎化四海ノ内ニ盡訖シ、遠シトシテ至ラザルナキ此ノ如シ、大禹水ヲ治ムルノ功既ニ成ル、是ニ於テ玄圭ヲ帝舜ニ獻錫シ、以テ其成功ヲ告テ復命ス、圭必ズ玄ヲ用ル者ハ、水色ノ黑ニ象ル所以ナリ、錫ハ、堯典ノ師錫帝曰ノ錫ト同ジク、下ヨリ上ニ錫與スルナリ、夫レ洪水橫流シ、下民昏墊ノ時ニ當リ、禹惟能ク水土ヲ平治シ、以テ一時ノ患ヲ救フノミナラズ、而必ズ經制悉ク備ヘ、德教四ニ達ス、然ル後成ヲ君ニ告グ、眞ニ萬世ノ大忠ト謂フベシ、此其獨リ虞廷ノ功ニ冠シ、而卒ニ有夏ノ業ヲ開ク所以ナリ。

於テ禹自ラ說ク、此治定マリ功成ルノ時ニ當リ、別ニ事トスル所ナシ、惟我ノ德ヲ敬ミ、以テ天下ニ先ンゼバ、則天下ノ人、自然ニ心ヲ傾ケ化ニ從ヒ、我ノ行フ所ヲ違距セズ。

五百里甸服云云ハ、又五服ノ制ヲ定ム、天子ノ畿內ハ、地方千里ニシテ、王城ノ外、四面皆五百里アリ、制シテ甸服ト爲ス、甸ハ田ナリ、服ハ事ナリ、皆其田賦ノ事ヲ以テナリ、甸服ノ制ハ何如ン、內百里ハ、王城ヲ去ル最モ近シ、其賦ハ總ヲ納ル、總ハ禾本全クシテ聚東スルナリ、第二百里ハ次ニ王城ニ近シ、其賦ハ銍ヲ納ル、銍ハ短鎌ナリ、禾ヲ刈リ以テ賦ニ充ツ、因テ銍ト謂フ、其第三百里ハ、亦王城ニ近シ、其賦ハ秸ヲ納ル、秸ハ半藁ニシテ、皮ヲ去ルナリ、然ルニ此三百里內ハ都テ是近地ナリ、但其物ヲ納ルルノミナラズ、仍テ之ニ服勞シテ力役ノ征ヲ兼ネシム、是ヨリ外第四百里ハ、王城ヲ去ル漸ク遠シ、惟其穗ヲ去テ穀粟ヲ納ル、第五百里ハ、王城ヲ去

入之供飼國馬。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藁也。服藁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疏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爲最近。故幷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百里采。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疏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敎。三百里揆文敎。揆度也。度王者文敎而行之。三百里皆同。二百里奮武衛。文敎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疏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閒。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敎。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敎。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敎。事王者而已。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疏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

木ヲ刊リ道ヲ通ジ、已ニ旅祭スベシ、九州ノ川ハ、泉源ヲ濬滌シテ、壅遏スルナク、九州ノ澤ハ、既ニ陂障アリテ、決潰スルナシ、四海ノ水、會同セザルナクシテ、各歸スル所アリ、其功績此ノ如クノ盛ナリ。

六府孔修云云ハ、水患既ニ去レバ、則水火金木土穀ノ六府、皆大ニ修治シテ、財用資スルアリ、貢賦定ムベシ、乃チ地ノ宜ニ因リ、以テ國用ヲ制ス、九州ノ庶土、高下肥瘠ノ同ジカラザルアリ、交〻相較正シテ、以テ土事ニ任ジ、謹愼ヲ財賦ノ入ニ致シテ、敢テ忽ニセズ、九州ノ土穀ハ、皆之ガ品節ノ則ヲ上中下三等ノ壤地ニ爲シ、而田賦ヲ中國ノ内ニ成ス。

錫土姓ハ、又天子ヲ佐ケ、諸侯ヲ封建シ、之ニ土地及ビ姓氏ヲ錫ヒ、之ニ國ヲ立テ、以テ其社稷ヲ守リ、宗ヲ立テ、以テ其子孫ヲ保ンゼシム。

祗台德先云云ハ、此ニ

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 所同事在下。 **四隩既宅。** 四方之宅。已可居。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四海會同。 蔡 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爲隩。陂障也。會同。與灘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 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

庶土交正。底愼財賦。 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蔡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錫土姓。 蔡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蔡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

導渭自鳥鼠同穴云云ハ、渭水ヲ導ク、鳥鼠山同穴山ヨリ始ム、東流シ灃水ニ會シ、又東流シ涇水ニ會シ、又東流シ漆沮二水ヲ過ギ、此ヨリ順流シテ河水ニ入リ、渭水ニ治ル。導洛自熊耳云云ハ、洛水ヲ導ク、熊耳山ヨリ始ム、東北流シ澗瀍二水ニ會シ、又東流シ伊水ニ會シ、又東北順流シ河水ニ入リ、洛水治ル。九州攸同云云ハ、禹外ニ勤勞スル八年、九州ノ疆域異レドモ、而水土ノ平治ハ則同ウスル所ナリ、故ニ四海ノ隩限、水涯ノ地既ニ宅ヲ奠ムベシ、九州ノ山ハ

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淸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淸。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淸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導渭。自鳥鼠同穴。 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蔡】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導洛自熊耳。 在宜陽之西。 **東北會于澗瀍。** 會于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合於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合於鞏之東。【蔡】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

導沇水云云ハ、沇水ハ、其發源冀州王屋山頂崖下ニ在リ、是ニ由リ地下ニ伏流シ、二源ヲ湧出ス、乃チ之ヲ導キ、合シテ東流シ、名ヅケテ濟水ト爲ス、此ヨリ河水ニ入テ伏流シ、溢レ出テ滎水ト爲ス、又河水ト並ビ行キ、東シテ豫州陶丘ノ北ニ湧出ス、此ヨリ復伏セズ、又東シ菏澤ニ至リ、又東北シ徐州ノ汶水ニ會シ、又北東シ海ニ入リ、濟水治ル。

導淮自桐柏云云ハ、淮水ヲ導キ、桐柏山ヨリ始ム、是ヨリ東流シ、徐水ノ泗沂二水ニ會ス、又東流シ海ニ入リ、淮水治ル。

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曰。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

導沇水。東流爲濟。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入于河。溢爲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丘再成。又東至于菏。菏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蔡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蔡沇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既東爲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爲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於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爲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爲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沇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

岷山導江云云ハ、岷山ヨリ江水ヲ導キ、以テ其源ヲ濬ウシ、東流分別シ、名ヅケテ沱水ト爲シ、又東流シ北ニ會シ、漢水ノ滙澤ト爲ス、又東流シ中江ト爲リ、順流シ海ニ入リ、江水治ル。

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滋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汊水。疑卽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爲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横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横截而北流爲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爲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横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淸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横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閒。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莅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閒。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爲彭蠡信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名。 **過九江。至于東陵。** 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 **東迆北。會于匯。** 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 **東爲中江。入于海。** 有北有中。南可知。蔡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

嶓冢導漾云云ハ、嶓冢山ヨリ、漾水ヲ導キ、以テ其源ヲ濬フベシ、東流シ、方ニ名ヅケテ漢水ト爲ス、又東流シ名ヅケテ滄浪ノ水ト爲ス、荊州ニ在リ、又三澨ノ水ヲ過ギ、大別山ニ至リ、南流シ江水ニ入ル、東流シ停蓄周匯シテ澤ト爲リ、名ヅケテ彭蠡ト爲ス、又東流シ北江ト爲リ、順流シテ海ニ入リ、漢水治マル。

積尾。曰闕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並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爲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降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攷。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又東爲滄浪之水。** 別流在荊州。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 **南入于江。** 觸山廻南入江。 **東匯澤爲彭蠡。** 匯廻也。水東廻。爲彭蠡大澤。 **東爲北江。入于海。** 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蔡〕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卽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

流シ華山ノ陰ニ至リ、南ヨリ折レテ東流シ、復險處ニ在リ、底柱山ニ至リ、又東シ孟津ノ地ニ至リ、又東シ洛汭ノ處ヲ過ギ、豫州ノ大伾山ニ至ル、此ニ於テ河水始テ險ヲ出テ、平地ニ就ク、又東ヨリ折レテ北流シ、降水ヲ過ギ、冀州ノ大陸ニ至リ、又大陸ヨリ北シ、兗州ノ地ニ到ル、地曠シク土疎ナリ、河水尤モ決シ易シ、禹乃チ之ヲ播キテ九河ト爲シ、以テ其力ヲ分チ、其勢ヲ殺グ、然ル後ニ合同シテ逆河ト爲ル、海水逆潮スルヲ以テ名ヲ得タリ、以テ海ニ入リ、河水治マル。

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東至于底柱。 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太伾而北行。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 又北播爲九河。 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 同爲逆河。入于海。 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敍之。纂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爲在成皐。鄭玄以爲在脩武。武德。臣瓚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成皐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皐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東距降水大陸。又爲絕遠。當以黎陽者爲是。降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絳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降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降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爲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

ニ於テ江水ニ入ル、其功ヲ施スノ序此ノ如シ。

岷山之陽云云ハ、禹又南條江漢ノ南境諸山ニ隨ヒ、乃チ梁州ノ岷山ノ陽ヨリ、荊州ノ衡山ニ至リ、以テ江水ノ上流ヲ通ズ、又九江ヲ渡過シ敷淺原ニ至リ、以テ江水ノ下流ヲ通ズ、其功ヲ施スノ序此ノ如シ。

導弱水云云ハ、此ヨリ以下、諸水ヲ治ムルヲ記ス、是ヲ導水ト謂フ、山ニ隨フノ功既ニ畢ル、禹乃チ弱水ヲ導キ、合黎山ニ至ル、其餘波西シテ流沙ニ入ル、而弱水治マル。

導黑水云云ハ、黑水ヲ導キ、三危山ニ至リ、流レテ南海ニ入ル、而黑水治マル。

導河積石云云ハ、黃河ヲ導キ、積石ヨリ起ル、河水山峽中ニ在テ行クヲ以テ、其流レ迅疾ニシテ、時アリテ壅滯ス、乃チ其險阻ヲ疏鑿シ、以テ龍門ニ至ル、龍門ヨリ而下、山開ケ岸濶シ、豁然ト奔放シ、南

小而卑。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眞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況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尙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 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蔡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敍山敍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蔡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卻與漢志葉楡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楡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楡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楡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敍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

口ヨリ碣石ニ至ル、皆冀州ノ山ナリ、水勢此ニ至リ、都テ海ニ入ル、則但河濟順流スルノミナラズ、汾洚漳沁恒衛等ノ諸水皆歸スル所アリ、其功ヲ施スノ序此ノ如シ。

西傾朱圉云云ハ、禹又北條大河ノ南境諸山ニ隨ヒ、乃チ雍州ノ西傾山ヲ導治シ、東シテ朱圉山鳥鼠山ヲ歷テ、又轉ジテ南ニ之キ、以テ太華山ニ至レバ、則凡諸水ノ諸山ニ出入スル者治スベシ、雍州ノ功既ニ畢ル、是ニ由リ豫州ノ地ニ到リ、熊耳山ヲ導キ、東シテ外方山桐柏山ヲ歷テ、又轉ジテ南ニ之キ、陪尾山ニ至レバ、則凡ソ伊洛淮等ノ水、諸山ニ出入スル者治ムベシ、其功ヲ施スノ序此ノ如シ。

導嶓冢云云ハ、禹又南條江漢ノ北境諸山ニ隨ヒ、乃チ梁州ノ嶓冢山ヲ導治シ、以テ漢水ノ源ヲ濬ヘ、荊州ノ荊山ニ至リ、又内方山ヨリ大別山ニ至リ、以テ其流ヲ引ケバ、則漢水是

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擧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蔡〕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爲白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崇高縣有崇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内方至于大別。**内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蔡〕嶓冢。即梁州之嶓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荊山。南條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章縣也。内方大別。亦山名。内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爲内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蔡〕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博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爲在鄱陽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爲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爲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爲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其

導岍及岐云云ハ、此ヨリ以下ハ、史臣禹ノ山脈ニ隨ヒ洪水ヲ治メシ次第ヲ記ス、是ヲ導山ト謂フ、山脈ヲ分テ北條南條ト爲シ、北條ハ、河水ノ南北ニ隨ヒ、南條ハ、江漢ノ南北ニ隨フ、禹先ヅ北條大河ノ北境諸山ニ隨ヒ、乃チ雍州ノ岍山ヲ導治シ、東シテ岐山ニ及ビ、又東シテ荊山ニ至リ、功ヲ施サザルナケレバ、則但河水ノ雍州ヲ經ル者、雍塞スルナキノミナラズ、渭水ノ河水ニ入リ、涇灃漆沮汧汭諸水ノ渭水ニ入ル者、皆次第アリ、雍州ノ功畢ル、禹乃チ龍門ノ西河ヲ逾エ、冀州ノ地ニ到リ、北ヨリシテ南シ、壺口山ヲ治ム、河勢ヲ殺グ所以ナリ、又南シテ、雷首山ニ至リ、太岳ニ至ル、汾水ノ經ル所ト爲ス、又南ヨリ東シ、底柱山析城山ヨリ、以テ王屋山ニ至ル、濟水ノ出ル所ト爲ス、亦因テ之ヲ治ム、又東ヨリ北シ、太行山恒山ヲ治メ、以テ碣石ニ至ル、壺

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顚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逾于河。** 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纂】此下隨山也。岍岐荊三山。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爲岍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鎭曰嶽山。又按寰宇記。隴州岍源有岍山。岍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荊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恆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恆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荊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恆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爲未當。

タシテ人功少ナキナリ。厥貢惟球琳琅玕ハ、其貢スル所ハ、球琳ノ美玉アリ、以テ珪璋ノ用ト爲スベシ、琅玕ノ石ノ玉ニ似ル者アリ、以テ冠冕ノ飾ト爲スベシ。浮于積石云云ハ、其貢道ハ、則東北境ハ、舟ヲ積石ノ河水ニ浮カベ、北ニ行キ、東ニ轉ジ、又南ニ向ヒ、龍門ノ地ニ至リテ、冀州ノ西河ニ入リ、以テ帝都ニ達ス、其西南境ハ皆渭水ノ北ニ會シ、亦以テ帝都ニ達スベシ。織皮崐崘云云ハ、又但本州貢物アルノミナラズ、獸毛ノ織ルベク、獸皮ノ裘ニスベキ者モ、亦之ヲ貢ス、其地ハ則崐崘ト曰ヒ、析支ト曰ヒ、渠搜ト曰フ、此三國ハ、本ト是西方ノ戎ナレドモ、今已ニ中國ノ化ニ順服シ、皆功敍ニ就クナリ、禹功ノ及ブ所、其遠キ此ノ如シ、此ヨリ以上總テ雍州ヲ經理スルノ事ヲ記スルナリ。

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丕敍。而居於舊都者。尙桀驁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爲猫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黃壤。

蔡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蔡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蔡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會于渭汭。

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蔡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按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考云。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敍。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敍。美禹之功及戎狄也。蔡 崑崘。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

リ。

荊岐既旅云云ハ、荊岐ノ二山、既ニ旅祭ノ禮ヲ行ヒ、凡ソ終南山惇物山ヨリ、鳥鼠山ニ至リ、其間ノ諸山、都テ荊山岐山ト同ジク平カナラザルナシ、此荊山ハ、上ノ荊山ト別ナリ。

原隰底績云云ハ、廣平ノ原ト、下濕ノ隰ト、已ニ功績ヲ致シ、又直ニ豬野澤ニ至リ、其間ノ平地、都テ原隰ト同ジク平カナラザルナシ。

三危既宅云云ハ、特ニ近地績ヲ致スノミナラズ、遠ク三危ノ地ノ如キモ、亦既ニ水患ナク以テ居宅スベシ、三苗ノ此地ニ竄スル者モ、既ニ居ヲ安ンジ業ヲ樂シム、亦皆心ヲ格タシ化ニ向テ、大ニ功敍アルナリ。

厥土惟黃壤ハ、其土ノ色ハ黃、其性ハ柔壤ニシテ塊ナシ。

厥田惟上上云云ハ、其田ハ、上ノ上ニシテ、第一等ト爲ス、其賦ハ中ノ下ニシテ、第六等ト爲ス、田ハ一等ニシテ賦ハ六等ナルハ、地狹

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鞫之卽。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漆沮既從。

〔蔡〕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楡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灃水攸同。

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於渭。〔蔡〕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荊岐既旅。

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言相望。〔蔡〕荊岐。二山名。荊山。卽北條之荊。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爲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爲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爲青雀山。擧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蔡〕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卽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爲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敍。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敍。美禹之功。〔蔡〕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敍。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

浮于洛達于河ハ、其貢道ハ、則東境ハ徑チニ河水ニ入リ、西境ハ舟ヲ洛水ニ浮カベ、河水ニ達シ、以テ帝都ニ至ル、此ヨリ以上總テ豫州ヲ經理スルノ事ヲ記スルナリ。」華陽黑水惟梁州ハ、東ハ華山ノ陽ニ至リ、西ハ黑水ニ至ル、其疆域ヲ梁州ト爲ス。」岷嶓既藝ハ、岷ハ岷山、嶓ハ嶓冢山ナリ、此二山ハ、乃チ江水漢水ノ源ナリ、其地皆既ニ種藝スベシ。」沱潛既道ハ、沱水、潛水ハ、亦江水漢水ノ別流ニシテ、梁州ニ在ル者ナリ、此二水、亦既ニ各其道ヲ得テ歸スル所アリ。」蔡蒙旅平ハ、蔡山蒙山ノ二山ハ、乃チ旅祭ノ禮ヲ行ヒ、以テ其平治ヲ告グ、山ヲ祭ルヲ旅ト曰フ。」和夷底績ハ、和夷ノ地ハ平坦ニシテ治水ノ功ヲ成スニ難キ處ナレドモ、今ハ則功績アルヲ致ス。」厥土青黎ハ、其土ノ色ハ、青クシテ黎黑ナリ、性ヲ言ハザルハ、其性雜ハルナリ。」厥田惟下上云云ハ、其田ハ、下ノ上ニシテ、第七等ト爲ス、其賦ハ、下ノ中ニシテ、第八等ト爲ス、而或ハ一年ハ進デ第七等ト爲リ、或ハ一年ハ降テ第九等ト爲リ、三等錯雜スルナリ。」厥貢璆鐵銀鏤云云ハ、其貢スル所ハ、玉磬ノ璆アリ、樂用ニ供ス、柔鐵アリ、器用ニ供ス、銀アリ、國用ニ供ス、剛鐵ノ鏤アリ、亦器用ニ供ス、砮アリ、矢用ニ供ス、磬石アリ、樂用ニ供ス、熊羆狐狸ノ四獸アリ、其毳毛ハ之ヲ織リ、以テ罽布ト爲スベシ、其皮ハ之ヲ制シ、以テ裘ト爲スベシ、服用ニ供スルナリ。」西傾因桓云云ハ、其貢道ハ、河ニ達スベキ者ハ、固トヨリ言ヲ待タズ、其西南境ノ遠キ者ハ、則西傾山ノ南ニ桓水出ヅ、桓水ニ因テ來リ、舟ヲ潛水ニ浮カベ、而潛水ト沔水ト相通ゼズ、故ニ舟ヲ捨テ陸ニ登リ、沔水ニ逾エ、沔ヨリ跋涉シテ、後渭水ニ入リ、渭水ヨリ横截シテ、河水ヲ渡リ、以テ帝都ニ至ル、河ヲ絶テ渡ルヲ亂ト曰フ、此ヨリ以上總テ梁州ヲ經理スルノ事ヲ記スルナリ。

黑水西河惟雍州ハ、西面ハ黑水ニ跨リ、東面ハ西方ノ河水ニ至ル、其疆域ヲ雍州ト爲ス。弱水既西ハ、弱水ハ、雍州ノ西北ニ在リ、其水既ニ故道ニ順ヒ、西流シテ流沙ノ中ニ入ル、流沙ハ蒙古ノ大沙漠ナリ。涇屬渭汭ハ、涇水、下流ハ渭水ニ連屬シ、上流ハ汭水ニ連屬シ、彼此聯合シテ散漫スルナシ。漆沮既從ハ、漆水、沮水ノ二水、既ニ渭水ニ歸シ、小大相從ウテ横流スルナシ。灃水攸同ハ、灃水モ亦南シテ渭水ニ注グ、此レ其同歸スル所ナ

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襃。襃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襃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襃斜之閒。絶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絶河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蔡】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 導之西流。至於合黎。【蔡】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豈禹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

涇屬渭汭。 屬遠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蔡】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

伊水、洛水、瀍水、澗水ノ四水、皆既ニ合流シテ河水ニ入ル。榮波既豬ハ、榮水、波水、亦既ニ蓄ヘテ洩ス所アリ、乃チ豬スルナリ。導荷澤被孟豬ハ、二澤ノ名ナリ、又荷澤ノ餘波ヲ導ビキ、以テ孟豬澤ニ及ビ、而孟豬モ亦能ク容受シテ治マルナリ。厥土惟壤云云ハ、其土ノ高處ハ、則壤ニシテ塊ナシ、下低ノ土ハ、則墳起シテ疏壚ナリ、色ヲ言ハザルハ、其色雜ハルナリ。厥田惟中上云云ハ、其田ハ、中ノ上ニシテ、第四等ト爲ス、其賦ハ錯雜シテ、第一等ヲ出ダス、而常賦ハ上ノ中ニシテ、第二等ト爲ス。厥貢漆枲絺紵云云ハ、其貢スル所ノ者ハ、漆アリ、器用ニ供シ、枲、尉及ビ絺紵等ノ布アリ、服用ニ供ス、其選ニ盛ル者ハ、黑經白繹ノ織ト、精細ノ纖綿アリ、亦服用ニ供ス、其命ヲ待テ後貢スル者ハ、磬石ヲ治ムルノ錯ノヤスリアリ、常用ノ物ニ非ズ、故ニ制シテ常貢ト爲サズ。

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嵒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蔡】黎黑也。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蔡】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閒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閒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閒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閒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熊羆狐貍。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蔡】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熊羆狐貍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爲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閒。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絶流曰亂。【蔡】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襃水。逾襃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

楉木トアリ、二者皆以テ矢笴ト爲スベシ、其三邦ノ地産スル所ハ、則其名アル者ヲ致シ貢セシム、三邦ハ未ダ其地ヲ詳ニセズ、包匭ノル所ハ、菁茅チガヤノ刺アリテ三脊ナル者ハ祭祀ニ酒ヲ縮スルノ用ニ供ス、匭ハ匣ナリ、其篚ニ盛ル所ノ者ハ、玄色ト纁絳色トノ幣帛、及ビ璣珠ヲ繋チタル組綬アリ、皆以テ服飾ト爲スベシ、又九江ノ地ハ時アリテ尺有二寸ノ大龜ヲ上ニ納錫シ、以テ占トノ用ニ供ス、蓋此物ハ常ニ有ラズ、故ニ制シテ常貢ト爲サザルナリ、納錫ハ、下ヨリ上ニ與フルノ辭ナリ、其事ヲ重ンジテ言フ。浮于江沱潛漢云云ハ、其貢道ハ、則舟ヲ江水沱水ニ浮カベ、以テ潛水漢水ニ入ル、漢水ハ洛水ト通ゼズ、又陸路ニ從ヒ、洛水ニ逾ヘ、然ル後南方ノ河水ニ至リ、以テ帝都ニ達ス、此ヨリ以上總テ荊州ヲ經理スルノ事ヲ記スルナリ。荊河惟豫州ハ、荊山ニ至リ、北ハ大河ニ至ル、其疆域ヲ豫州ト爲ス。伊洛瀍澗既入于河ハ、

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枲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錫。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立言之法也。

錫貢磬錯。 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蔡】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蔡】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黑水。華山卽大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

岷嶓既藝。 【蔡】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與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蔡】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求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灊谷水出西南。入漢。灊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眞符縣也。○又按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蔡蒙旅平。 【蔡】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閒。溷崖水脈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蔡】和

沱潛既道ハ、江漢既ニ治マリ、沱水ノ江水ヨリ出ヅル者、潛水ノ漢水ヨリ出ヅル者モ亦既ニ各其道ニ循ヒ、復逆流ノ患ナシ。雲土夢作乂ハ、雲夢ハ二澤ノ名ナリ、水患既ニ去リ、雲澤ニ相近キノ地ハ、未ダ耕治セズト雖モ、其土既ニ見ハルト、夢澤ニ相近キノ地ハ、則都テ耕作又治スベキナリ。厥土惟塗泥云云ハ、其土性ハ、是塗泥ナリ、厥田ハ、下ノ中ニシテ、第八等ト爲ス、其賦ハ上ノ下ニシテ、第三等ト爲ス。厥貢羽毛齒革云云ハ、其貢スル所ノ者ハ、羽毛アリ、以テ旗旄ト爲スベシ、齒革アリ、以テ車甲ト爲スベシ、金銀銅三品アリ、以テ國用ニ資スベシ、杶木ノ榦アリ、以テ弓榦ト爲シ、武備ニ供スベシ、杶音椿ナリ、栝木アリ、柏木アリ、以テ棟宇器械ノ用ヲ修ムベシ、粗ナル礪石アリ、細ナル砥石アリ、以テ磨礱ヲ爲スベシ、砮アリ、以テ矢鏃ト爲スベシ、丹砂アリ、以テ彩色ノ用ト爲スベシ、箘簵ノ竹ト、

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閒。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卽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滎波既豬。

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蔡〕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卽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額。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一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爲一水者非也。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蔡〕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墳壚。壚疏。〔蔡〕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蔡〕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十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

纊細緜。〔蔡〕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乃貢者

ル所ノ物ハ、貝文ヲ織成スル美錦ナリ、凡此レ皆常歳ノ貢ナリ、其包裹スル所ノ者ハ、橘アリ抽アリ、然ルニ亦歳貢ノ常ニ非ズ、必ズ朝廷ニ祭祀宴享ノ事アルヲ待テ、詔命ヲ錫ハリテ後ニ貢スルナリ。沿于江海、達于淮泗ハ、其貢道ハ、則江水ノ流ニ沿順シテ下ダリ、大海ニ入リ、又海ヨリシテ淮水ニ達シ、淮水ヨテ泗水ニ達シ、遂ニ帝都ニ至ル、此ヨリ以上總テ揚州ヲ經理スルノ事ヲ記スルナリ。荊及衡陽惟荊州ハ、北ハ荊山ニ抵リ、南ハ衡山ノ陽ニ及ブ、其疆域ヲ荊州ト爲ス。江漢朝宗于海ハ、禹既ニ水勢ニ因テ之ヲ導ク、是ニ於テ江水岷山ニ出デ、漢水嶓冢山ニ出デ、荊州ニ至テ合流シ、東ニ趨ムキ海ニ朝宗ス、朝宗ハ、其勢諸侯ノ京師ニ觀スル如ク然ルナリ。九江孔殷ハ、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敍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ノ九江、各其流レニ順ヒ洞庭湖ニ合ス、水道甚ダ其正ヲ得テ横決ノ患ナシ。

厥名。 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包** 橘柚。 **匭。菁茅。** 匭匣也。菁以爲菹。茅縮酒。 **厥篚玄纁璣組。** 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

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蔡荊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荊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荊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杶栝柏。三木名也。杶木似樗。而可爲弓榦。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愼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不能過也。則箘簵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笴。楛肅愼氏貢楛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閒。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爲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蔡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荊河。惟豫州。 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蔡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蔡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

喬然トシテ高竦ス、其他ハ卑濕ナリ、故ニ其土ハ皆塗泥ナリ、色ヲ言ハザルハ、其色雜ヅハルナリ。厥田惟下下云云ハ、其田ハ下ノ下ニシテ、第九等ト爲ス、其賦ハ下ノ上ニシテ、第七等ト爲ス、閒ニ或ハ年分同ジカラズ、又上ボリテ第六等ヲ錯ヘ出ダス。厥貢惟金三品云云ハ、其貢スル所ノ者ハ、惟金銀銅ノ三品ニシテ、以テ國用ニ資スベシ、瑤玉ト石ノ美ニシテ玉ニ似タル琨石トハ、以テ禮器ト爲スベシ、篠竹ハ、以テ矢笴ト爲スベシ、笴ハヤガテナリ、簜竹ハ、以テ樂管及ビ符節ト爲スベシ、象ノ齒、犀兕ノ革ハ、以テ車甲ト爲スベシ、兕ハ牛ニ似テ一角アル獸ナリ鳥ノ羽、獸ノ毛ハ、以テ旌旄ヲ飾ルベシ、惟大木アリ、以テ棟宇器械ニ備フベシ、此一州ニ通ズルノ貢ナリ、海島ノ夷貢スル所ノ物ハ、則織成ノ草卉ノ服、木綿ノ類ナリ、其匪ノ盛

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敍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蜯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閒。當有一洲。九江之閒。沙水相閒。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致。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

沱潛既道。 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蔡】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蔡】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蔡】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土所出與揚州同。

杶榦栝柏。 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

惟箘簬楛。三邦底貢

浮于淮泗達于河ハ、其貢道ハ、則舟ヲ淮泗ノ二水ニ浮カベ、河水ニ達シ、以テ帝都ニ至ル、此ヨリ以上ハ總テ徐州ヲ經理スルノ事ヲ記スルナリ。淮汝維揚州ハ、北ハ淮水ニ至リ、東南ハ大海ニ到ル、其疆域ヲ揚州ト爲ス。彭蠡既豬ハ、彭蠡ハ湖名ナリ、泉水ノ流ニ會シ、三州ニ跨ガル豬ト爲リ、復横決ノ患アラズ。陽鳥攸居ハ、其水邊ノ洲渚モ、亦皆平ヲ致シ、陽ニ隨フノ鴈モ都テ其棲居スル所ヲ得タリ。三江既入ハ、松江婁江、東江ノ三江ノ水、都テ既ニ順流シ、海ニ入リテ、其歸スル所ヲ得タリ。震澤底定ハ、震澤太湖ノ水モ、亦蓄洩スル所アリ、安定ニ致シテ、而復震蕩セズ。篠簜既敷云云ハ、箭竹ノ篠、大竹ノ簜、都テ既ニ敷滿シテ發生シ、其草ハ夭夭ト少シク長クシテ盛ンニ、其木ハ、

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也。 **瑤琨篠簜。** 瑤琨皆美玉。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 **島夷卉服。** 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厥篚織貝。** 織細紵。貝水物。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疏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笴。簜之材。中於樂之管。簜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歳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疏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疏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荊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海為宗。宗尊也。疏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疏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

其貢スル所ノ者ハ是土ノ五色アル者ニシテ、以テ大社ヲ建テ、諸侯ヲ封ズベシ、天子大社ヲ建テ、其壇ヲ塗ルニ東ハ青土、南ハ赤土、西ハ白土、北ハ黒土、中央ハ黄土ヲ以テシ、諸侯ヲ建ル時、其方面ノ土ヲ鑿チ取テ、之ニ與フルナリ、此レ一州ニ通ズル貢ナリ、其他羽山ノ谷ヨリ出ダス所ノ夏翟ハ、雉ノ五色ヲ具フル者、其羽以テ旌旄ト爲スベシ、嶧山ノ南ヨリ出ダス所ノ孤生ノ桐樹、其材以テ琴瑟ト爲スベシ、泗水ノ濱ヨリ出ダス所ノ浮石ノ磬、以テ樂器ニ備フベシ、淮夷ノ地ヨリ出ダス所ノ蠙蚌ノ珠、及ビ魚ハ、以テ服飾ト爲シ、而祭祀ニ供スベシ、其篚ニ盛ル所ハ、玄色ノ赤クシテ黒ミアル幣帛アリ、以テ冠及ビ齋祭ノ服ト爲スベシ、黒經白緯ノ織ノカトリト、純白ノ縞ノキヌトアリ、以テ凶ヲ去リ吉ニ即クノ服ト爲スベシ、此レ地ニ隨ヒ出ダス所ノ貢ナリ。

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灘至于泗也。許愼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 北據淮。南距海。【蔡】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蔡】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詳見導水。

陽鳥攸居。 彭蠡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蔡】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閒。千百爲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郷也。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 【蔡】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今按此爲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幷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震澤底定。 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蔡】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會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篠簜既敷。 篠竹。簜大竹。水去已布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 地泉濕。【蔡】篠箭竹。簜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簜。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蔡】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

ハ大海ニ至リ、北ハ岱山ニ至リ、南ハ淮水ニ及ブ、其疆域ヲ徐州ト爲ス。
淮沂其乂ハ、淮水ハ海ニ入リ、沂水ハ泗水ニ入リテ、二水皆乂治スルヲ得タリ。
蒙羽其藝ハ、蒙山羽山ノ二山、嚮ニ淮沂二水ニ包マレシガ、今水患既ニ去テ、皆以テ種藝ヲ得ベシ、藝モ亦種ナリ。
大野既豬ハ、大野ハ澤名ナリ、濟水既ニ治マレバ、則大野澤始テ能衆流ヲ容受シテ、蓄フルアリ、洩ラスアリテ既ニ豬スルヲ得タリ、水蓄ハヘテ復流ル者ヲ豬ト謂フ。
東原底平ハ、東原ノ地ニ至ルモ、亦盡ク平ニ至ルナリ。
厥土赤埴云云ハ、其土色ハ、則純赤ニシテ、性ハ則黏埴ニシテ墳起シ、其草木モ、亦進長シテ叢生ス。
厥田維上中云云ハ、其田ハ、上ノ中ニシテ、第二等ト爲ス、其賦ハ中ノ中ニシテ第五等ト爲ス。
厥貢維土五色云云ハ、

田第二。賦第五。蔡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取王者覆四方。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曁魚。

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厥篚。玄纖縞。

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蔡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爲貴也。泗水名。出魯國下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聲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曁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纖縞。皆繒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纖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爲衮。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齊也。以之爲冠。以爲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纖。纖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蔡許愼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則淮

等ト爲ス、其賦ハ、中ノ上ニシテ、第四等ト爲ス。厥貢鹽絺云云、其貢スル所ノ者ハ、鹽ト絺トナリ、絺ハ細葛、すずしト云フ者ナリ、海中ノ物モ、亦錯雜シテ出ダス、是皆服食ニ需ツ所ニシテ、此レハ一州ニ通ズルノ貢ナリ、其他岱山ノ谷ヨリ、出ダス所ノ絲ト枲麻トアリ、以テ衣服ト爲スベシ、又鉛ノナマリト、松及ビ怪異ノ石アリ、以テ器械屋宇ト爲スベシ、萊山ハ夷人畜牧ヲ作スノ處ニシテ、亦貢物アリ、其篚ノ盛ル所ハ、山桑ノ檿絲ナリ、其性最モ堅韌ニシテ、以テ琴瑟ノ絃、繒帛ノ用ト爲スベシ、此レ地ニ隨ヒ出ダス所ノ貢ナリ。浮于汶達于濟ハ、其貢道ハ、則舟ヲ汶水ニ達シ、河水ニ出デテ、帝都ニ至ル、其河水ヲ言ハザルハ、上ノ兗州ニ因ルナリ、此ヨリ以上ハ總テ青州ヲ經理スル事ヲ記スルナリ。海岱及淮維徐州ハ、東

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幷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淮沂其乂。

蔡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閒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鄰。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除。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蔡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

蔡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菏。北爲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

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蔡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蔡土黏曰埴。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周有摶埴之工。老氏言挻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摶可埏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所謂如竹苞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リテ文アル錦綺ノ屬ナリ、蓋漆ハ器用ヲ制スル所以、絲ト織文トハ、章服ニ備フル所以ナリ。
浮于濟漯云云ハ、漯ハ音タフナリ、其貢道ハ、舟ヲ濟漯ノ二水ニ浮カベ、河水ニ達シ、以テ帝都ニ至ル、此ヨリ以上ハ、總テ兗州ヲ經理スル事ヲ記スルナリ。
海岱維青州ハ、東北ハ大海ニ距リ、西南ハ岱山ニ到ル、其疆域ヲ青州ト爲ス。
嵎夷既略ハ、即チ堯典ニ所謂嵎夷ナリ、水患既ニ去リ、嵎夷ノ遠キニ至ルモ、亦既ニ經略シテ、之ガ封界ヲ爲ス。
濰淄其道ハ、青州ハ、衆流ノ衝ニ當ラズ、但濰淄ノ二水、各其故道ニ循ヘバ、則其功畢ル。
厥土白墳云云ハ、其土ノ色ハ、潔白ニシテ、其性ハ墳起ス、海濱ニ在レバ、則一望廣濶ニシテ、又斥鹵ニシテ、鹹シ、煮テ鹽ト爲スベシ。
厥田惟上下云云ハ、厥田上ノ下ニシテ、第三

夷。**濰淄其道。** 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琅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縣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言復其斥鹵。蔡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愼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煑爲鹽者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厥篚檿絲。 檿桑蠶絲。中琴瑟弦。蔡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爲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萊夷顔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

浮于汶。達于濟。 蔡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蔡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齊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幷青於徐也。周

桑土既蠶云云ハ、水患既ニ去リ、其桑ニ宜シキノ土ハ、既ニ以テ蠶ヲ養テ絲ヲ取ルベシ、是ニ於テ民ノ高處ニ往キ水ヲ避ル者、都テ丘陵ヲ降下シテ、平土ニ居宅ス。

厥土黑墳云云、厥土ノ色ハ、純黑ニシテ、其性ハ、土脈墳起ス、厥草ハ、繇茂シテ蕃ク、厥木ハ、條長ニシテ盛ナリ。

厥田惟中下云云ハ、厥田ハ、惟中ノ下ニシテ第六等ト爲ス、厥賦ハ則最モ薄クシテ正シ、第九等ト爲ス、天下ニ君タル者ハ、薄賦ヲ以テ正ト爲ス、故ニ貞ト曰フ、兗州ハ、河水ノド流ニ當リ、害ヲ被ル尤モ劇シ、今水患平グト雖モ、生理尙艱シ、必ズ耕作スル十三年ヲ經テ、生理盡ク復スルヲ待テ、而後賦法乃チ他州ニ同ジキヲ得ルナリ。

厥貢漆絲云云、其貢スル所ノモノハ、漆ト絲トナリ、其竹器ノ篚ニ盛リテ貢スル者ハ、織

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開。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纂】墳土脈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〇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待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田第六。

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纂】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爲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厥貢漆絲。

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纂】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浮于濟漯。

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纂】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纂】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嵎夷既略。【纂】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爲之封畛也。即典堯之嵎

樂陵。高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高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尙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强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

雷夏既澤。 蔡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灉沮會同。 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蔡灉沮。二水名。灉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許愼云。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則灉水卽汳水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濋。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蔡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

雷夏既澤、雷夏ハ澤名ナリ、濟水既ニ治マレバ、則其經ル所ノ雷夏モ、亦能ク水ヲ蓄ヘテ、本ノ澤トナリ、溢出シ患ヲ爲スニ至ラズ。灉沮會同ハ、河水ヨリ出ル者ヲ灉水ト爲シ、濟水ヨリ出ル者ヲ沮水ト爲ス、今九河既ニ治マル、故ニ灉沮ノ二水、合流シテ一ト爲リ、諸侯ノ會同シテ天子ニ朝スルガ如キナリ。

ヘバ、則大陸ノ地モ、既ニ耕作スベシ。島夷皮服ハ、冀州ニ屬スル海島ノ夷人ハ、則每年惟皮服ヲ進貢スルナリ。夾右碣石云云ハ、其北方ノ貢獻スル道ハ、北海ヨリ碣石山ヲ右ニ挾ミテ河水ニ入リ、以テ帝都ニ達ス、此ヨリ以上ハ、總テ冀州ヲ總理スル事ヲ記スルナリ。濟河惟兗州ハ、南ハ濟水ヲ過ギ、西北ハ直ニ黃河ニ到ル、其疆域ノ地ヲ兗州ト爲ス。

九河既道ハ、禹河水將ニ海ニ入ントスル處ニ當リ、其正派ヲ疏通シ、其支流ヲ分別シテ、以テ九條ノ河ト爲シ、分流シテ海ニ入ラシム、其九河既ニ各其道ニ順ヒ、復漫流シテ害ヲ爲サズ。

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恆衞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蔡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蔡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閒。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蔡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泃濟之閒。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閒。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注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

九河既道。

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蔡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卽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

厥土惟白壤ハ、水患既ニ平ケバ、則土其常ニ復ス、須ラク其土色ト性トヲ辨ズベシ、厥土ノ色ハ則惟潔白ニシテ雜ナラズ其性ハ、則柔壤ニシテ塊ナシ。

厥賦惟上上云云ハ、土宜既ニ辨ジ、地利興スベシ、是ニ於テ其田賦ヲ定ムレバ、則厥賦ハ惟上ノ上ニシテ、九等ノ中ノ第一等ト爲ス、而或ハ地力年分同ジカラズ、常額ニ照ラシ難ケレバ、則第二等ヲ錯ヘ出ダス、其田ノ質ハ惟中ノ中ニシテ、第五等ト爲ス。

恒衞既從云云ハ、田賦既ニ定レドモ、水土尙未ダ平カナラザル者アリ、恒山ヲ包ミテ、東北ニ流注スル者ハ、恒衞ノ二水ナリ、又大河ニ横タハリテ、東南ニ高平ナル者ハ、大陸ノ地ナリ、是ニ於テ恒衞二水、既ニ其正道ニ從

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蔡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敎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

厥田。惟中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蔡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

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蔡恒衞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滱水。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衞水。非古逕矣。衞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卽今眞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蘇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河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

冀州ハ、帝都ノ在ル所ヲ冀州ト爲ス。既載壺口ハ、禹先ヅ黄河ノ水ヲ治メ、便チ既ニ經始シテ、壺口山ヲ治ム、此山ハ河水衝擊ノ處ナリ。治梁及岐ハ、梁山ヲ治メ、以テ岐山ニ及ブ、皆河水ノ經ル所ナリ、孔傳既載ヲ以テ上冀州ニ屬シ、先ヅ貢賦役ヲ施シ、書ニ載スト謂フハ是ニ非ズ。既修太原云云、又汾水ハ太原ヨリ出デ、太岳山ヲ經テ、東シテ河水ニ入ル、禹便チ既ニ太原ヲ修メ、而太岳ノ南ニ至ル、岳陽ヨリ東ニ覃懷ノ地アリ、河水ノ衝ク所ナリ。覃懷底績云云ハ、清漳濁漳二水合流スルノ地ヲ衡漳ト謂フ、河水ノ浸ス所ナリ、禹覃懷ノ地ヲ治メ、既ニ其功績ヲ致シ、以テ衡漳ノ旁ニ至ル。

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纂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纂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纂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

夏書ハ、夏ノ史官ノ記スル所ナリ。

禹貢ハ、禹洪水ヲ治メ、天下租税貢賦ノ法ヲ定ム、史官之ヲ記シテ名ヅケシナリ、此篇ハ堯舜ノ際ノ事ナレドモ、禹ノ功ヲ推シテ、之ヲ夏ニ係ケシナリ。

禹敷土云云ハ、史臣記シテ云、當時洪水横流シ、天下ニ汎濫ス、禹命ヲ受ケ水ヲ治ム、乃チ先ヅ土地ヲ分別シ、以テ冀、兗、豫、青、徐、揚、荊、梁、雍ノ九州ト爲ス、又山勢ニ隨テ行キ、其便宜ヲ相シ、障蔽ノ樹木ヲ刊除シ、以テ道路ヲ通ズ、又高山大川ヲ定メテ、以テ一州ノ疆界ヲ別チ、之ガ紀綱ト爲ス。

尚書卷第三

夏書

【纂】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隨山濬川。** 刊其木。深其流。**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時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禹貢

禹制九州貢法。【纂】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 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纂】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荊之荊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荊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横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閒。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鎭。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冀州** 【纂】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既載** 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壺口。** 【纂】經始治之謂

又歌ヒ曰、人君ノ元首タル者、若シ精ヲ勵マシ、率キ作コス能ハザレバ、則瑣細叢脞ニシテ、煩ニ堪ヘザル哉、此ノ若クナレバ、則人臣ノ股肱タル者、亦苟且ニ終リテ、偷惰ナル哉、國家萬事、亦懈弛ニ歸シテ而廢墮スル哉ト、是皐陶治ヲ保ツノ道ヲ以テ、反復之ヲ君ニ責ムル者此ノ如シ、帝舜之ヲ聞キ拜シ、以テ敬ヲ致シテ曰、然リ、今ヨリ以往、我ガ君臣當ニ上下一心、敬欽シテ以テ天命ヲ保ンズベキ哉、舜ト皐陶トノ賡歌ハ詩三百篇ノ權輿ナリ、詩ヲ學ブ者當ニ此ヨリ始ムベシ。

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帝拜曰。兪。欽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疏］明音芒。脞取果反。○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皐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謾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尚書卷第二

シテ人タレバ、則帝堯ノ後丹朱、虞廷ノ賓ト爲ル者、來テ助祭ノ位ニ在リ、諸羣后ト、都テ雍雍肅肅、德ヲ以テ相讓ル、樂ノ堂上ニ作コル者此ノ如シ、其堂下ニ在レバ、則笛管アリ、鼗鼓アリ、樂作コリテ、其聲ヲ合ハセ、終リテ其奏ヲ止ドム、合フニハ、則柷ヲ擊チ、止ニハ則敔ヲカキナラス、又笙アリ、鏞アリ、或ハ擊チ、或ハ吹ク、以テ堂上ノ鳴球琴瑟ト、更ル更ル聞ハツテ作コル、各其條理ノ妙ヲ盡クシ、但大和ノ感ズル所、微トシテ入ラザルナキヲ見ル、冥然無知鳥獸ノ如キモノナレドモ、此樂聲ヲ聞キ、蹌蹌然ト行動シ、相率キテ舞踏ス、樂ノ堂下ニ作コル者此ノ如シ、堂上堂下ノ樂ヲ合セ、名ケテ簫韶ト曰フ、一奏ヨリ九奏ノ成ニ至レバ、則樂ノ始終備ハル、但至和ノ極、感通益〻神ニシテ、世有ル希レナル所ノ鳳凰ノ如キ者ナレドモ、亦殿庭ノ閒ニ來舞シテ、容儀アルヲ見ル、夫レ此ノ如キ者樂聲ノ和ニ由レドモ、而孰レカ帝德ノ致ス所ニ本ヅクニ非ズヤ、鼗鼓ハ、鼓ノ如クニシテ小ク、柄アリ、持テ之ヲ搖カセバ、左右ニ耳アリテ、自ラ擊ツ、節フリツヅミナリ、柷ハ、桶ノ如ク、中ニ椎柄アリ、之ヲ撞イテ左右ニ擊タシム、敔ハ、狀伏虎ノ如ク、背上ニ二十七ノ刻ミアリ、籈ノサヽラヲ以テ之ヲカキナラスナリ、鏞ハ、大鐘ナリ。」 夔曰於予擊石云云ハ、夔又重ネテ韶樂感通ノ妙ヲ述テ、曰於乎、八音ノ中、惟石ヲ最モ和シ難シト爲ス、然ルニ予重モク石磬ノ大者ヲ擊チ、輕ロク石磬ノ小者ヲ拊チ、以テ高下揚抑ノ節ヲ審カニシ、其聲乃チ和ス、石聲既ニ和スレバ、八音皆和セザルナキナリ、是ニ由テ百獸之ヲ聞キ、皆相率キテ抃舞シ、庶尹皆允信ニシテ克ク諧ラグ、其人ヲ感ジ物ヲ動カスノ神ナル此ノ如シ、又孰レカ帝德ノ致ス所ニ非ザランヤ。」 帝庸作歌云云ハ、又君臣歌ヲ作リ相警ムル事ヲ記シテ、以テ之ヲ結ブ、帝舜將ニ聞テ歌ヲ作リ、相儆戒セントス、先ヅ其歌ヲ作ルノ意ヲ述テ、曰一時一事、亦皆天ノ命ナリ、必須ラク天ノ命ヲ戒勑シ、兢兢業業ト常ニ敬畏ノ心ヲ存スベシ、惟一時ノ頃、一事ノ幾、其レ以テ怠忽スベケンヤ、乃チ歌ヒ曰、人臣ノ股肱タル者、時ニ乘ジテ而幾ヲ圖リ、惟事ニ趨ムキ功ニ赴ムクヲ以テ、之レ喜樂ト爲ス哉、此ノ如クナレバ、則人君ノ元首タル者、亦興起スベキ哉、百工ノ事務アル者、亦熙廣スベキ哉ト、帝舜歌ヲ作リ、治ヲ保ツノ事ヲ以テ、之ヲ臣ニ責ムル者此ノ如シ、皐陶將ニ續デ歌ヲ作ラントス、拜手稽首シ、颺言シ、先ヅ其意ヲ述テ曰、帝、天ヲ勑シテ治ヲ保ツヲ欲ス、其レ之ヲ思念セヨヤ、夫レ人君ノ一身ハ、乃チ羣臣ノ表ナリ、必ズ須ラク精ヲ勵マシ治ヲ圖ルノ心ヲ以テ、羣臣ヲ總率シ、之ヲシテ朝廷ノ事功ヲ作興セシムベシ、又當ニ汝ノ成憲ヲ愼守シ、舊章ニ率由シ、更改アルベカラザルベシ、此帝ノ當ニ欽念スベキ所ナルカナ、又必ズ須ラク屢〻省ミ屢〻試ミ、汝庶臣ノ成功ヲ稽考シ、之ニ誕慢欺罔ノ敝ナカラシムベシ、此又帝ノ當ニ欽念スベキ所ナルカナ、乃チ賡續シテ、其歌ヲ成シ曰、人君ノ元首タル者、率キ作コシテ而成ヲ考フ、其官ニ任ズルニ於テ、惟明カナル哉、此ノ如クナレバ、則人臣ノ股肱タル者、亦自ラ忠良ナル哉、國家庶事、亦自ラ安康ナル哉、

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爲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擧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愼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

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

屢省

ルヲ祇ミ承ケ、方ニ五等ノ象刑ヲ施コシ、以テ德教ヲ輔弼シ、惟明白ニ罪當リ、乃チ以テ人ヲ畏服スルアリ。是ニ由リ之ヲ觀ル、豈專ラ德教ヲ特ンデ、而盡トク刑威ヲ廢スベケンヤ、五服ハ、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ナリ、天子ノ畿內ヲ甸服ト爲シ、毎服五百里ナレバ、則五服ハ二千五百里ナリ、東西南北ヲ通ジ、相距五千里ナリ。夔曰戛擊鳴球云云、此ヨリ以下ハ、又端ヲ更メテ樂ノ事ヲ記スルナリ、當時帝舜大韶ノ樂ヲ作ル、后夔樂官ト爲ル、因テ其聲樂感通ノ妙ヲ述べ、以テ舜ニ告テ曰、樂ハ宗廟ノ中ニ作コル、其堂上ニ在ルハ、則玉磬ノ鳴球ヲ扣擊シ、琴瑟ヲ手ヲ以テ擊チ拊デ、以テ歌詠ノ聲ニ合ス、樂聲ト人聲ト相應ゼシム、但樂音和暢シ、感ジテ通ゼザルナキヲ見ル、幽ニシテ而シテ神タレバ、則祖考ノ靈來リ至リ、來リ享ケ、其上ニ在ル如シ、明ニシテ而

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卽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飮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閒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儀者像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閒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閒。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眞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皐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國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

ムルノ功ヲ度カル、水土既ニ平グニ及ベバ、則疆域定ムベシ、乃チ其地ノ遠近ニ因リ、帝ヲ弼ケ以テ五服ノ制ヲ成ス、服毎ニ五百里ニシテ、東西南北、各五千里ヲ成スニ至ル、疆域既ニ定レバ、則官職建ツベシ、乃チ九州ノ內ニ於テ、毎州ニ選ビ十二人ヲ立テ、以テ之ガ師ト爲シ、之ニ州牧ヲ佐ケ、以テ諸侯ヲ糾サシム、九州ノ外四海ニ瀕近シ、皆各五人ヲ建立シ、以テ之ガ長ト爲シ、之ニ蕃夷ヲ率ヰ、以テ中國ヲ衞ラシム、凡此ノ若キ者亦惟此心少ク懈リ、將ニ丹朱ノ傲ノ若キヲ致サントスルヲ恐ルルノミ、今內ニシテ十二師侯牧、外ニシテ五長蕃夷、各朝廷ノ德行ヲ迪行シ、成功アラザルナシ、然ルニ獨リ有苗氏、險ヲ負ミ頑ヲ恃ミ、背テ工ニ就カズ、盛世ノ累ト爲ン、帝其レ之ヲ念ヘヤ、帝舜曰、如今四海ノ內都テ朕ガ德敎ヲ迪行スル者、實ニ是汝水ヲ治ムルノ功、惟次敍アルニ由ルナリ、苗民ノ頑ノ如キニ至テハ、則皐陶方ニ且汝其功ノ次敍ア

之內蹈行我之德敎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敎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卽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敎。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有德。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鍾籥各自互見。

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鏞大鍾。閒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蔡】戛訖黠反。鼗音桃。柷昌六反。敔偶許反。

○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

無若丹朱傲云云ハ、夫レ人君タル者、當ニ德ヲ修ムルヲ勤ムベシ、堯ノ子丹朱ノ驕傲ノ若キ無レナリ、丹朱ノ不肖ナル、惟怠慢逸遊ヲ是好ミ、惟傲很暴虐ヲ是作ス、晝トナク、夜トナク、只是荒淫欲ヲ縱ママニシ、頟頟然ト休息スルヲ知ラズ、爲ス所ノ事、道理ニ順ハズ、譬フニ水ナキ地上ニ舟ヲ行ル者ノ如シ、又衆小人ニ朋比シ、之ト家ニ淫亂シ、國事ヲ理セズ、此ニ因リ、堯ノ天下ヲ繼グヲ得ズ、用テ其祖宗世傳ノ基業ヲ殄絶ス、此所謂前人ノ覆轍ナリ、予深ク其是ノ若キニ懲創シ、兢兢業業ト、勤テ其職ヲ修ス、敢テ怠傲セズ、初メ塗山氏ノ女ヲ娶ル、婚ヲ成スノ後、只家ニ在ル者、辛壬癸甲ノ四日ノミ、乃チ出テ水ヲ治ム、後ニ及ビ、塗山氏子啓ヲ生ム、呱呱トシテ泣ク、予以テ子ト爲シテ顧念スルニ暇アラズ、惟四方ニ奔走シ、大ニ水土ヲ治

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蕃帝室。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唯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敍。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皐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蔡】頟鄂格反。呱音狐。○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絶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

之ヲ化スルニ德ヲ以テスルニ若カズ、帝ノ盛德、光輝昭著シ、天ノ下ニ達ス、以テ海隅蒼生ノ遠キニ至リ、其照臨中ニ在ラザルナカラシメバ、則萬邦黎民ノ賢者、孰レカ感慕興起シテ、共ニ惟聖君ヲ輔佐シ、帝ノ股肱耳目ノ臣ト爲ルヲ願ハザラン、惟帝是レ擧ゲテ之ヲ用ユルノミ、然ルニ擧用ノ道何如、敷陳シテ而之ヲ納ルニ言語ヲ以テシ、以テ其蘊蓄ヲ觀ル、其采用ニ及ベバ、則衆庶ヲ明試スルニ功績ヲ以テシ、以テ其成ヲ考ガヘ、若シ眞ニ能ク職業ヲ修擧スレバ、則車服ヲ賜ヒ、以テ功庸ヲ旌異シ、以テ其報ヲ厚ウスレバ、則公道昭明ニシテ、人心激勸シ、誰カ敢テ讓リテ忠直ヲ爲サザラン、敢テ精白一心、敬ミ其君上賢ヲ用ルノ心ニ應ゼザランヤ、帝若シ是ノ如ナラザレバ、則今任用ノ臣、遠近敷用シ、率ネ誕慢ヲ爲シ、日ニ功ナキニ進マン、豈特ニ庶頑讒說慮ルベシトナサンヤ。

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敎。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卽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擧。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擧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蔡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擧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丹朱。堯子。擧以戒之。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

啓呱呱而

シテ頑讒タルヲ知ル、必ズ須ラク鞭撻ヲ用ヒ、以テ之ヲ記シテ、忘レザラシムベシ、又簿書ヲ用テ之ヲ識ルシ、之ニ羞愧已ムナカラシメンカナ、此ノ如キ者、果シテ何ノ爲ヤ、只是懲創悔悟シ、天地ノ間ニ並生スルヲ欲スルカナ、又必ズ掌樂ノ工ニ命ジ、其進納スル所ノ言語ヲ以テ之ヲ樂ミ播コシ、時時ニ而之ヲ宣颺シ以テ、其言ノ和戻ヲ察スレバ、則其過チノ改否知ルベシ、若シ果シテ、能ク頑讒ヲ改メテ、忠直ト爲レバ、則當ニ之ヲ薦メ、之ヲ用ヒ、但ニ已マザルベキナリ、然ラザレバ、則是稔悪悛メズ、頑讒ニ終ルノミ、然ル後刑罪ヲ用ヒ、威ヲ以テ之ヲ治ム、終ニ其悪ヲ肆ニスルヲ得ザラシムベシ。禹曰俞哉云云ハ、禹帝舜刑ヲ用ルノ言ヲ聞キ心ニ未ダ盡ク以テ然リトナサズ、曰然ルヤ、然レドモ庶頑讒説之ヲ懲ラスニ威ヲ以テス、

爲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敍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

欽四鄰。 蔡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

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敎。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敎。則以刑威之。蔡 識音志。颺音揚。否俯久反。○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敎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敎。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

黼ハ斧ノ形ヲ畫ガク、黻ハ兩己相背ムクヲ爲ス、即チ亞ノ如キ形ナリ。予違汝弼云云ハ、帝舜又禹ニ責望シ、曰ク予天子ト爲リ、一日萬幾豈能ク一一皆當ランヤ、但道理ニ違背スル者アル、汝當ニ言ヲ盡シ弼正シ、我ニ聞テ之ヲ改ムルヲ得セシメヨ、汝必ズ當ニ我ガ面前ニ向ヒ、唯唯諾諾順從シ、以テ是ト爲シ、乃チ退キ背後ノ言論アリ、以テ非ト爲スナカルベシ、汝宜ク兢兢業業、務テ以テ爾四鄰ノ職ヲ欽敬スルヲ思フベシ。庶頑讒說云云ハ、又舜ノ辭ニシテ、然ルニ人心同ジカラズ、彼羣臣中、衆庶頑愚、好ンデ讒說ヲ興造シ、善類ヲ誣害シ、是忠直ノ列ニ在ラザル若キ者アル、甚ダ治道ノ害ヲ爲ス、然ルニ亦未ダ遽カニ之ヲ絕ツベカラズ、必ズ先ヅ射侯ヲ用ヒ、以テ之ヲ明驗スベシ、侯ハ射ノ布的ナリ、蓋射ハ以テ德ヲ觀レバ、則邪正辨ズベシ、若シ其果

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蔡】黼音甫。黻音弗。出尺類反。○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鎭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繪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

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ノ六者ヲ取リ、繪畫ヲ上衣ニ作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ノ六者ヲ取リ、下裳ニ縫繡シ、其繪ト繡ト、都テ繪帛ノ閒ニ就キ、五采ノ物ヲ以テ彰ラカニ五色ヲ雜ヘ施コシ、朝祭ノ衣服ヲ制作セント欲ス、汝當ニ其大小尊卑ノ等ヲ明カニシ、禮達シテ而分定マラシムベシ、是猶吾ガ目ノ如クナラズヤ、聲音ノ道ハ、政ト通ズ、予六律五聲八音ノ奏スル所ヲ聞キ、其乖和ニ由リ、以テ政事ノ治忽ヲ察シ、以テ歌謠ノ五聲ニ協ソノ言ヲ出納セント欲ス、汝當ニ其乖和得失ノ分ヲ聽キ、樂和シテ而政成ラシムベシ、是猶吾ガ耳ノ如クナラズヤ、其レ此ノ加クナレバ、則臣ハ實ニ之ヲ股肱耳目ト謂フ可ナリ、華蟲ハ雉ナリ、宗彝ハ宗廟ヲ祭ル酒樽ナリ、虎ト蜼トヲ畫ガク、蜼、音壘、猴ニ似テ大ナル者ナリ、藻ハ水草ナリ、粉米ハ白米ナリ、

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閒。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兪。然禹言受其戒。

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愼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丕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蔡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愼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蔡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兪而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

此五服ヲ用ヒ、以テ之ヲ章顯スルカナ、又天有罪ノ人ヲ誅討シ、人君ニ天ニ代リ惡ヲ罰セシムレバ、則五等ノ刑アリ、此五刑ヲ備ヘ用ヒ、之ヲ戒メンカナ、此德ニ命ジ、罪ヲ討スル者、乃チ是朝廷ノ大政事ナリ、君之ヲ上ニ主リ、臣之ヲ下ニ用ヒ、之ヲ勉メンカナ、之ヲ勉メンカナ、輕忽ニスベカラザルナリ。」天聰明云云ハ、且天道至神ナリ、人ノ善惡ニ於テ、聰ニシテ聞カザル所ナク、明ニシテ見ザル所ナシ、然ルニ天ハ耳目以テ視聽スルナシ、但我ガ民ノ視聽ニ因リ、以テ聰明ヲ爲ス、天道至公ナリ、凡善ヲ爲ス者、必ズ之ニ福ヲ降シ、以テ之ヲ顯明シ、惡ヲ爲ス者、必ズ之ニ禍ヲ降シ以テ之ヲ畏懼ス、然ルニ天ハ好惡ニ心ナシ、但我ガ民ノ好惡ニ因リ、以テ明威ヲ爲ス、故ニ上天下民ニ達シ、一理貫通ス、人心ノ在ル所ハ、卽チ天理ノ在ル所ナリ、敬メヤ有土ノ人君、必ズ須ラク兢兢業業民心ニ拂ラザルヲ求ムベキナリ、凡民ヲ安ンズノ謨此ノ如シ。」皐陶曰朕言惠云云ハ、皐陶更ニ辭ヲ改メテ、帝舜ノ力メテ其言ヲ行フヲ望ミ、曰我ノ言フ所、人ヲ知リ民ヲ安ンズル兩事、皆治理ニ順フニ似タリ、之ヲ行ヒニ致スベシ、徒ニ諸ヲ空言ニ託スベカラズ、禹モ亦應ジ、之ヲ許シ、曰然リ、汝ノ言フ所誠ニ理ニ當ルト爲ス、若シ之ヲ行ヒニ致セバ、必ズ成功アルベシ、其治道ニ益アル、信ニ淺淺ニ非ルナリ、皐陶曰、之ヲ行ヒ功アル、予固ト未ダ敢テ預メ知ルアラズ、但我ノ心、日日帝ニ贊助スルヲ思フ、懷フアル必ズ吐キ、言フアル必ズ盡クス、以テ共ニ帝ノ功ヲ成スヲ期スルカナ、孔傳思ノ字絕句、是ニ非ズ、又云、襄ハ上古ノ行事ト、從フベカラズ」。益稷ハ篇名ナリ、亦前文皐陶謨ノ續ニシテ分テ兩篇ト爲セシナリ、文中禹ノ益稷二人ノ功ヲ稱スルヲ以テ、篇ニ名ヅク。」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云云ハ、史臣又記シテ曰、當時禹ト皐陶ト同ジク帝舜ノ前ニ在リ、帝舜、皐陶ノ謨ヲ陳スル其心ニ契ブアルヲ以テ、遂ニ禹ヲ呼ビ、曰來リ前スメ禹、汝モ亦皐陶ト心ヲ同ウシ、治ヲ輔クル者ナリ、當ニ我ニ告グルニ昌言ヲ以テシ、隱クスベカラズ、禹拜シ曰、都、皐陶陳スル所ノ謨、已ニ盡ス、帝ガ、予更ニ何ノ言フ所アラン、予惟日日孜孜然ト勉力怠タラザルヲ思フノミ、皐陶問ヒ曰、吁、所謂孜孜スル者如何、禹乃チ追テ先年水ヲ治ムルノ事ヲ述ベ、以テ今日勉力治ヲ保スルノ意ヲ見ハシ、曰往時洪水氾濫シ、勢ヒ天ニハビコル如シ、浩浩然ト廣大涯リナク、高山ノ四面ヲ懷包シ、岡陵ノ上ニ襄駕シ、下民都テ昏迷墊溺シ、生ヲ安ンズル能ハズ、予時ニ帝命ヲ承ケ、水ヲ治ムルノ責ニ任ズ、乃チ舟車輴樏ノ四載ニ乘ジ、以テ山ニ隨テ行キ、地勢ヲ相度シ、樹木ノ蔽塞スル者ヲ刊伐シ、以テ道路ヲ通ジ、然ル後水ヲ治ムルノ功漸ク加フベシ、又此時水土未ダ平ラカサルニ因リ、民等食スル所ナシ、我乃チ伯益ト網罟漁獵ヲ教ヘ、鳥獸魚鼈鮮肉ノ食ヲ庶民ニ進メ、權リニ以テ饑ニ充ツ是ニ於テ予先ヅ九川ノ水ヲ決導シ、各四海ニ至ラジメ、而大者歸スル所アリ、次ニ田閒廣サ尺深サ尺ノ畎・深二仞廣サ二尋ノ澮ノ水ヲ濬通シ、各川ニ至ラシメ、而小者洩ス所アリ、此時水勢漸ク平ラカ、田畝辨ズベシ、我乃チ稷ト高阜ノ處ヲ視テ、民ニ五穀ヲ播種スルヲ敎エ、但田地久ク荒ルルノ餘、粒食尙難シ、故ニ因テ庶ノ食ニ難ム者ニ進ムルニ、鮮肉ノ食ヲ以テス、水土益平カナルニ及ビテ、山林川澤ノ利皆興ル、四方ノ商賈、來往シテ利ヲ通ズ、乃チ其民ヲ勉メ、之ニ各其有ル所ヲ無キ所ニ遷シ、互ニ相交易シ其居移ル所ノ貨物ヲ變化シ、彼此相通ジ、以テ匱乏ヲ濟ハシム、然ル後衆民乃チ皆米穀ノ粒食ヲ得タリ、是ニ由リ以テ綱紀ヲ立テ、政務ヲ施シテ、萬邦治乂ヲ作興スルヲ得タリ、當時天下未ダ平カナラズ、君臣憂ヲ同ウシ、許多ノ艱苦ヲ經歷ス、今日豈治安ヲ以テ艱苦ヲ忘ルベケンヤ、我日日孜孜スルヲ思フ所以ノ者、正ニ共ニ太平ヲ無窮ニ保タント欲スルノミ、皐陶曰、然リ、誠ニ汝ノ言ノ如キナリ、凡我君臣當ニ汝ノ昌言ヲ師法シ、孜孜ト保守シ、敢テ忽セニスベカラザルノミ、四載ハ、水ニハ舟ニ乘リ、陸ニハ車ニ乘リ、泥ニハ輴ニ乘リ、山ニハ樏ニ乘ル、輴、音春、板ヲ以テ之ヲ爲クル、其狀箕ノ如シ、以テ泥上ヲ行ク、卽チ今ノそりナリ、樏、音累、鐵ヲ以テ之ヲ作ル、其狀錐ニ似タリ、長サ五分位ノ釘ニシテ、之ヲ履下ニ施コス、山ニ上ルニ跌マヅカザルナリ。」孔傳庶ノ字ヲ解シテ民ト爲ス、極テ是ナリ、蔡傳前ノ庶ヲ衆多ト爲シ、後ノ庶ヲ民ト爲ス、前後異解、從フベカラズ、艱食馬融本根食ニ作ル、云根生之食ト、亦百穀ヲ謂フナリ、從フベシ。」禹曰都帝愼乃在云云ハ、禹又曰、都、帝ガ、天位ハ至重ナリ、之ヲ保スル甚ダ難シ、當ニ兢兢業業ト以テ汝ノ位ニ在ルヲ愼シムベシ、帝舜曰、然リ、誠ニ汝ノ言ノ如シ、禹曰、人心ハ至靈ナリ、一事一物、各至善ニシテ、當ニ止マルベキ所アラザルナシ、故ニ當ニ汝ノ止マル所ニ安ンジ、以テ天理ノ公ニ順テ、而人欲ノ私ニ陷ラザルベシ、惟其事ノ幾發ヲ研審シ、惟其事ノ康安ヲ省察ス、夫レ是ノ如キ、乃チ汝ノ止ニ安ンズト爲ス、且其左右輔弼ノ臣ニ至リ、皆務テ其忠直ヲ盡クシ、內外交〻修ル、是ノ如キハ、則其惟其動ク所、天下翕然トシテ大ニ應ゼザルナリ、固ト預ジメ先ヅ我ノ意志ヲ待ツ者アリ、是ヲ以テ昭カニ命ヲ上帝ニ受クレバ、則皇天其レ重ネテ眷命シ、之ニ與フルニ休美ノ福ヲ以テス、殆ンド愈久ウシテ愈隆ナル者アリ」。帝曰吁臣哉云云ハ、帝舜弼直ノ言ニ感ジ、曰吁、誠ニ人君ニ止マル所ニ安ンゼシムル者、惟左右輔弼ノ臣ニ是レ由ル、其人ヲ以テ之ヲ言ヘバ、臣ナル哉、臣ハ卽チ鄰ナル哉、其職ヲ以テ之ヲ言ヘバ、鄰ナル哉鄰ハ卽チ臣ナル哉、上下相資ケ、勢分ヲ以テ言フベカラザル者ナリ、禹曰、然リ、誠ニ帝ノ言ノ如シ。」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云云ハ、帝舜曰、君臣ノ分ハ、尊卑アレドモ、而上下相須チ、實ニ一體ニ同ジ、君ハ猶元首ノ如キナリ、臣ヲ視テ朕ガ股肱耳目ト作ス、予嘗テ民性ノ未ダ復セザルヲ憂フ、有民ヲ左右敎導シ、一人ノ善ニ師セザルナキヲ欲ス、汝當ニ輔翼贊襄シ、以テ之ヲ化スベシ、予嘗テ民生ノ未ダ厚カラザルヲ憂フ、其力ヲ四方ニ宣布シ、一人ノ其所ヲ得ザルナキヲ欲ス、當ニ施爲措置シ、以テ之ヲ安ンズベシ、是猶吾ガ股肱ノ如クナラズヤ、且夫レ衣服ノ制、古人ヨリ創マル、予古人衣裳ノ形像ヲ觀テ、稍損益ヲ加

婦長幼朋友ヲ生ズル、卽チ親義別序信ノ典アリ、天既ニ其典ヲ敍倫ス、本ト自ラ敦厚ナリ、但人情物ニ因テ遷ルアリ、則厚者時アリテ薄シ、故ニ人君タル者、當ニ我五典ヲ勑正シ、五者ニ各相敦厚ニシ、偷薄ニ至ラザラシムベキカナ、天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ヲ生ズル、卽チ尊卑貴賤等級隆殺ノ禮アリ、天既ニ其禮ヲ品秩シ、本ト自ラ常アリ、但人情怠棄シ、之ヲ用ユル久シウスル能ハズ、故ニ人君タル者、當ニ以テ我五禮ヲ用ヒ、五者ニ各常度アリテ、相繁亂セザラシムベキカナ、君ハ固ト此典禮ヲ主ル者、臣ハ則此典禮ヲ輔クル者ナリ、必ズ須ラク其寅畏ヲ同クシ、其恭敬ヲ協ヘ、上下一心、融會流通シ、以テ民ノ衷ヲ和シ、人心ニ感化セシムベキカナ、夫レ天有德ノ人ニ眷命シ、人君ニ天ニ代リ、善ヲ賞セシムレバ、則公侯伯子男等ノ五等ノ服アリ、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刋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曁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敎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皐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音】孜音茲。墊都念反。畎古泫反。○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曰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皐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皐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瞀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楯。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刋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刋。刋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工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擧小大包以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

同寅協恭ノ美アリテ、而娼嫉忌妬ノ私ナシ、凡ソ百工任ズル所ノ職務、亦惟レ時ニ及ンデ幹辦シ、失誤ニ至ラズ、都テ五行木火金水土ノ時辰ニ順テ、以テ人事ヲ修スレバ、則庶務功績、其レ成就セザルナシ。

無教逸欲有邦云云ハ、又皐陶ノ言ニシテ、夫レ人君ノ一身ハ、乃チ臣下ノ表率ナリ、故ニ逸欲ヲ有邦諸侯ニ教道スル勿レ、必ズ須ラク兢兢然ト戒慎シ、業業然ト危懼シ、務テ勤倹ヲ以テ天下ニ率先スベキナリ、蓋シ人君天下ヲ統理スル、一日二日ノ閒、至近ノ若クナレドモ、而萬端事幾ノ來ルアリ、幾ハ微ナリ、一モ差錯スルアレバ、則之ヲ悔ユルモ及ブナシ、此兢業セザルベカラザル所以ナリ、又非オヲ用テ、庶官ヲ曠廢スル勿レ、蓋庶官治ムル所ノ事、本是上天ノ工事ニシテ、天自ラ爲ス能ハズ、人其レ之ニ代ルナリ、人君宜ク賢能ヲ擇ビ、以テ衆職ニ任ズベキナリ、凡ソ人ヲ知ルノ謨此ノ如シ。天敍有典云云ハ、又皐陶曰、天典ノ父子君臣夫

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聽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蔡】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聽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聽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閒。民心所存。卽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蔡】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蔡】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禹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閒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己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皐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

義ヲ好ム、愿ニモ亦謹ナリ、擾ハ順ナリ、是九徳ノ目此ノ如シ、或ハ兼ネ衆美ヲ備ヘ、行事ノ開ニ彰表シ、又其始終常アリテ變ゼズ、其斯レ其レ成徳ノ吉士ト爲スカナ、此以テ人ヲ觀レバ、則下ニ遁ルノ情ナクシテ、人ヲ知ルノ哲得ベシ。日宣三徳云云ハ、仍前文ノ續ニシテ、皐陶ノ言ナリ、云フ然ルニ九徳必ズ其レ盡ク備ヘズ、但常アルヲ貴ブ、故ニ能ク日ニ新タニシ、テ其中ノ三徳ヲ宣カニ以シ、夙夜懈ラズ、以テ其事ヲ治メ、明ラカニスル者ハ、以テ大夫ト爲シテ、家ヲ有ツベシ、又能ク日ニ嚴ニ、以テ其六徳ヲ祇敬シ、夙夜懈ラズ、以テ其事ヲ明亮ニスル者ハ、以テ諸侯ト爲シテ、邦ヲ有ツベシ、徳ノ多寡同ジカラズト雖モ、人君惟能ク翕合シテ之ヲ受納シ、數布シテ之ヲ施用ス、此ノ如クナレバ則九徳ノ人、皆其事ヲ事トス、大ニシテ千人ノ俊、小ニシテ百人ノ人、皆官ニ在テ任使シ、朝廷ノ上用スル所ノ百僚、志同ジク道合ス、彼此レ相師法スレバ、

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蔡〕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天次敍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敎。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敍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宣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言敍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蔡〕衷音中。○敍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敍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卽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敍秩。然正之使敍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閒。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

キ者ヲ憂ヘンヤ、何ゾ必ズ昏迷ナル有苗ノ如キ者ヲ遷サンヤ、何ゾ必ズ巧言令色大ニ凶悪ヲ包スル人ヲ畏レンヤ、壬夫レ仁智功用ノ大ナル此ノ如キニ至ル、帝堯モ猶且之ヲ難シトス、豈易クシテ之ヲ視ルベケンヤ。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云云、亦ハ總ナリ、皐陶曰、都ナルカナ、人才固ト未ダ知リ易カラズ、而テ人ヲ觀ル亦自ラ法アリ、總テ人ノ行事ヲ言フ、九件ノ德アリ、而テ德又據アルヲ以テ實ト爲ス、總テ其人ノ德アル者ヲ言フ、徒ニ其虛名ニ徇フベカラズ、亦徒ニ其外貌ヲ觀ルベカラズ、乃チ必ズ須ラク言フベシ、其某事某事ヲ擧ゲ行ヒ、以テ證驗ト爲セバ、則事皆據アリテ、名實違ハズ、自ラ人ノ知リ難キヲ患ヘズ、禹曰、九德ノ目何如、皐陶曰、其目ハ、則寬弘ニシテ而莊栗、柔順ニシテ而植立、謹愿ニシテ而恭恪、治才アリテ而敬畏シ、馴擾ニシテ而果毅、徑直ニシテ而溫和、簡易ニシテ而廉隅、剛健ニシテ而塞實、彊勇ニシテ而

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有邦。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蔡浚音峻。○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其有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概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

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兢兢業業。一日萬幾。

兢兢。戒愼。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愼萬事之微。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

スノ道ヲ思フナリ。皐陶曰、都在知人云云、皐陶又其未ダ盡サザルノ意ヲ推廣シテ、曰都ナルカナ、人君治ヲ爲スノ道、其大ナル者二アリ、一ハ人ヲ知ルニ在リ、一ハ民ヲ安ンズルニ在ルノミ、禹未ダ深ク之ヲ然トセズ、曰吁、皆是ノ若ク兼ネ擧ゲテ並ビ行フハ、惟レ帝堯ノ聖モ、其レ猶之ヲ難シトス、若シ君タル者ニ、果シテ能ク人ノ賢否ヲ知リ、鑒別シ差ハザラシメバ、則睿智ノ照ス所、將ニ日月ト並ビ明ナラントス、之ヲ哲ト謂フ、是ニ由リ人ヲ用フレバ、則能ク其人ヲ官ニス、又果シテ能ク天下ノ民ヲ安ンジ、之ニ各其所ヲ得シムレバ、則恩徳ノ及ブ所、將ニ雨露ト潤ヲ同ジウセントス、之ヲ惠ト謂フ、是ニ由リ萬邦黎民、必ズ皆愛戴スル父母ノ如ク、翕然ト之ニ懷服ス、故ニ既ニ能ク哲ニシテ以テ人ヲ知リ、而テ又能ク惠ニシテ以テ民ヲ安ンズ、衆賢朝ニ集リ、百姓野ニ和シ、兼ネ盡ス、此ノ如クナレバ、則何ゾ必ズ惡ニ黨スル驩兜ノ如

佞人亂政。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案皐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擧。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擧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敍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禹曰。何。

問九德品例。

皐陶曰。寬而栗。

性寬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和柔。而能立事。

愿而恭。

愨愿。而恭恪。

亂而敬。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

擾而毅。

擾順也。致果爲毅。

直而溫。

行正直。而氣溫和。

簡而廉。

性簡大。而有廉隅。

剛而塞。

剛斷。而實塞。

彊而義。

無所屈撓。動必合義。

彰厥有常。吉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案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

曰若稽古皐陶云云ハ、史臣、又皐陶ノ事ヲ記シテ曰、皐陶曾テ謨ヲ帝舜ニ陳ジ曰、君ト爲テ允ニ厥徳ヲ蹈ミ行ヘバ則臣ノ謨ル所ノ者明カナラザルナク、弼クル所ノ者諧ハザルナキナリ、當時大禹同ク帝前ニ在リ、其言ヲ聽テ曰、然リ、誠ニ此ノ如シ、然ルニ其詳カナル如何、皐陶其問ヲ美トシテ、曰都ナル哉、汝ノ問ヤ、人君ノ一身ハ、乃チ萬化ノ原ナリ、必ズ兢兢業業ト其愼ヲ致サザルベカラズ、其身修リテ其思永ク、敢テ輕易苟且便ヲ目前ニ取ラズ、然ル後之ヲ家ニ推シ、恩以テ相惇クシ、禮ヲ以テ相敍イデ、以テ九等親族ニ及ビ、家以テ齊フ、然ル後之ヲ國ニ推セバ、則庶臣ノ明哲ナル者、其徳ニ感ジ、勉勵シテ以テ之ヲ輔翼セザルナク、國以テ治ル、特ニ此ノ如キノミナラズ、家國ノ邇キヨリ、以テ之ヲ天下ノ遠キニ達スベキ者、亦茲ノ身修リ、思永キ上ヨリ之ヲ推スニ在ルノミ、豈他アランヤ、禹、皐陶ノ昌言ヲ拜シ、曰然リ、誠ニ汝ノ言ノ如シ、孔云、思永ハ、長久ヲ爲

皐陶謨

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

曰若稽古皐陶。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禹曰。兪。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

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也。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愼修其身。厚次敍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敎。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

禹拜昌言曰。兪。以皐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蔡〕稽古之下。即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皐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兪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愼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敍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命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皐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未ダ盡サズト、皆自ヲ負ヒ、以テ己レノ罪過ト爲シ、自ラ引キ以テ己レノ慝惡ト爲シ、敢テ一毫モ咎ヲ父母ニ歸スルアラズ、只是レ子タルノ事ヲ祇敬シテ、以テ其父瞽瞍ニ見エ、虁虁然ト莊敬齊慄シ、愈ゝ加ゝ恭謹シ、敢テ少シク懈ラズ、誠孝感格シ、瞽瞍頑愚ト雖モ亦允信若順シ、化シテ慈ト爲ル、然ルニ但人心誠ヲ以テ感スベキノミナラズ、益至誠ノ德、能ク鬼神ヲ感格ス、矧ンヤ茲ノ有苗、又豈誠ヲ以テ感ズベカラザル者アランヤト、禹即チ伯益ノ昌言ヲ拜受シ、曰然リ、誠ニ其言ノ如キナリト、是ニ於テ師ヲ還シ、旅ヲ京師ニ振ノフ、帝舜モ亦伯益ノ言ニ感ズルアリ、乃チ其威武ヲ弛ルベ、大ニ其文命德敎ヲ敷キ、惟干ノタテ、羽ノカザシヲ執テ、東西兩階ノ閒ニ舞フアルノミ、此ノ如キ者、纔ニ七旬ニシテ、而テ有苗已ニ心ヲ同シ化ニ向ヒ、羣然ト來格ス、伯益ノ言此ニ至テ驗ス、而虞廷雍容大和ノ景象、千古ノ下猶想見スベシ、孔云、昌ハ當ナリ、蔡傳可從。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虁虁齊慄。瞽亦允若。慝惡。載事也。虁虁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慝。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諴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

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

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敎。舞文舞于賓主階閒。抑武事。

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蔡諴音咸。慝惕德反。矧音哂。羽王遇反。○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屆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瞍長老之稱。言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虁虁。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諴。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敎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敎。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豪也。

三旬苗民逆命云云ハ、禹乃チ有苗ヲ征ス、兵其國ニ臨ム、已ニ三旬ニシテ、苗民猶頑ヲ恃ミ險ヲ負ミ、命令ニ違遜シ、未ダ肯テ服從セズ、當時伯益、禹ニ隨ヒテ出征ス、師旅久シク外ニ勞スルヲ見テ、乃チ一言ヲ禹ニ贊助シ曰、苗民ノ頑、其之ニ加フルニ威ヲ以テスルヨリ、之ヲ化スルニ德ヲ以テスルニ若カズ、蓋惟德以テ天心ヲ感動スベシ、天ハ是至テ高遠ト爲セドモ、此德ノ昭カニ升ル、實ニ遠トシテ至ラザルナシ、之ヲ威ヲ用ヒ、力ヲ尚ブニ比スルニ、自ラ同カラズ、凡ソ滿盈スル者ハ必ズ損傷ヲ招ク、謙虛スル者ハ定テ利益ヲ受ク、是乃チ天道ノ自然ナレバ、則今日ノ事、惟當ニ謙シテ以テ德ヲ修スベシ、昔帝舜初メ微賤ニ在ル時、曾テ歷山ニ耕シテ、田ニ往キ、自ラ父母ノ歡心ヲ得ザルヲ以テ、悲怨思慕シ、日日旻天ニ號泣シ、又父母ニ號泣ス、是父母慈ナラザレドモ、然ルニ帝ノ心ニ謂フ、父母豈不是ノ處アランヤ、還テ是我子タルノ孝道

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敎。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災之。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蔡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敎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顚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

ノ大功ヲ嘉ミス、乃チ天命ノ歴數、歸シテ汝ノ躬ニ在ルヲ知ル、汝後終ニ當ニ此元后大君ノ位ニ陟リ、以テ天下臣民ノ主ト爲ルベシ、今日師ヲ總ブルノ令、豈辭スルヲ得ベケンヤ。」人心惟危云云ハ、且夫レ心ナル者ハ、人ノ知覺中ニ主トシテ外ニ應ズ、其形氣ノ人心ニ發スル、私ナリ易クシテ、公ナリ難シ、故ニ惟危シ、其義理ノ道心ニ發スル、明カナリ難クシテ、昧ラミ易シ、故ニ惟微ナリ、惟能ク精以テ之ヲ察シテ、形氣ノ私ニ雜ナラズ、惟能ク一以テ之ヲ守リテ、義理ノ正ニ純ニシ、道心常ニ之ガ主ト爲テ、而テ人心命ヲ聽ケバ、則動靜ノ云爲、自ラ過不及ノ差ナクシテ、而テ信ニ能ク其中ヲ執ル。　無稽之言云云ハ、夫レ人君ノ人言ヲ聽用スル、愼マザルベカラズ、古ヘニ稽考スル所ナキノ言語ハ、汝宜シク之ヲ絶チテ、以テ聽ク勿ルベシ、衆ニ諮詢セザル所ノ謀畫ハ、汝宜シク之ヲ拒ギ、以テ用フル勿ルベシ、此二者、言テ聽キ事ヲ處スルノ要ナリ。　可愛非君云云、人君ハ至尊ナリ、人但其畏ルベキヲ知ル、天下ノ愛スベキ者、豈君ニ非ズヤ、下民ハ至微ナリ、人皆以テ忽ニスベシト爲ス、我ヨリ之ヲ觀ル、天下ノ畏ルベキ者、豈民ニ非ズヤ、蓋天下ノ百姓ハ至衆ナリ、若シ元后アルニ非ザレバ、則皆渙散シテ主ナシ、將ニ何ノ仰戴スル所ナラントスルヤ、此レ君ノ愛スベキ所以ナリ、蓋元后ハ、一身ヲ以テ萬邦ヲ統馭ス、若シ民衆アルニ非レバ、則一人上ニ孤立シ、將ニ與ニ邦ヲ守ル者ナカラントス、此レ民ノ畏ルベキ所以ナリ、其レ之ヲ欽敬セザルベケンヤ、必ズ兢兢業業ト汝ノ有位ヲ愼守スル可ナリ、蓋中道ノ吾心ニ在ル、固ト至善ノ理ニシテ、願欲スベキ者ナリ、其願欲スベキ所ノ理ヲ敬修シ、然ル後人心永ク戴イテ、而テ天位常ニ安キナリ、苟モ然ル能ハズ、四海人民ニ困苦窮極セシムレバ、則人心盡ク失ヒ、天命保チ難シ人君天ニ受クルノ祿モ、亦永ク終絶シテ、復スベカラス、然ルニ惟言語ハ口ニ發シ、利害ノ關スル所、或ハ好事ヲ生出シ、或ハ戎兵ヲ興起ス、其苟モスベカラザル此ノ如シ、今朕汝ニ命ズルノ言、蓋已ニ審カナリ、復再ビ告ルニ他説ヲ以テセザルナリ、孔云、天祿永終ハ天ノ祿籍長ク汝ノ身ヲ終ルナリ。　禹曰枚卜功臣云云ハ、禹、帝舜攝位ノ命ヲ承ケ、懇辭スレドモ獲ズ、乃チ曰、攝位ハ大事ナリ、專ラ人謀ヲ主トスベカラズ、今一一歷ネク在廷功アルノ臣ヲトシ、惟其吉ニ之レ從フ可キナリ、帝舜曰、汝禹、其之ヲ聽ケ、官占トヲ掌ル者ノ法、惟先ヅ其志ノ向フ所ヲ斷定シ、然ル後ニ之ヲ元龜ニ命ジ、灼キテ之ヲトシ、以テ其吉凶ヲ驗ス、今朕、汝ニ攝位ヲ命ズルノ志、已ニ先ヅ心ニ定マリ、疑惑スル所ナシ、而テ衆人ニ詢謀スルニ、亦皆同ジク以テ然リト爲ス、夫レ人心既ニ汝ニ歸屬セザルナシ、是ヲ以テ鬼神其レ自ラ依順シ、龜筮モ亦已ニ協從ス、又何ヲ用テ羣臣ヲ枚トセンヤ、且ト筮ノ法、吉兆ヲ重ヌルヲ待タザルナリ、禹是ニ於テ解説スベキナシ、但下拜稽首シ、懇切ニ固辭シ、以テ終ニ敢テ當ラザルノ意ヲ示ス、帝舜曰、當ニ辭スル毋カルベキナリ、惟汝以テ此攝位ノ命ニ諧フベシ。　正月朔旦云云ハ、禹終ニ辭スルヲ得ズ、乃チ正月朔旦ヲ以テ、攝位ノ命ヲ神宗帝堯ノ廟ニ受ケ、遂ニ百官ヲ總率シ、庶政ヲ攝行シ、天下ト更始ス、亦帝舜ノ堯ニ受ルノ初ノ如シ。」　帝曰咨禹云云ハ、是ニ於テ帝舜曰、禹ニ咨告ス、方今天下、海ノ內外ニ薄マリ、皆已ニ底ナシ、惟是有苗ノ君、我ノ敎命ニ率循セズ、稔惡悛メズ、罪赦スベラズ、汝當ニ躬カラ六師ヲ率キ、徂テ其罪ヲ征スベシ、禹乃チ帝命ヲ受ケ、諸侯羣后ヲ會シ、遂ニ其師ニ誓テ曰、濟濟然タル和整衆盛ノ爾有衆、皆來リテ我ノ命令ヲ聽ケ、今蠢爾タル玆ノ有苗ノ君アリ、昏昧迷惑シ、恭敬ヲ知ラズ、他人ヲ侮慢シ、自ラ以テ賢ト爲ス、正道ニ反背シテ由ラズ、常德ヲ敗壞シテ修メズ、德ヲ抱クノ君子ハ則擯斥シ、之ニ野ニ在ラシメ、凶惡ノ小人ハ則信任シ、之ニ位ニ在ラシム、用舍顚倒シ、政事乖謬ス、是ニ由リ、下ハ民心ヲ失ヒ、民之ヲ棄テテ保戴セズ、上ハ天心ヲ失ヒ、天之ニ降スニ災告ヲ以テス、有苗ノ罪、天人共ニ棄ル所ト爲ル、此ノ如シ、故ニ予爾衆士ヲ以キテ帝ノ辭命ヲ奉ジ、以テ有苗ノ罪ヲ討伐ス、爾將士、庶幾フ務メテ汝ノ心力ヲ一ニシ、同ク辭ヲ奉ジ罪ヲ伐ツヲ以テ念ト爲シ、少シク疑貳退縮アルベカラズ、夫レ此ノ如キ、則其克ク暴ヲ除キ民ヲ安ンズルノ勳アリ、勉メザルベケンヤ。

之。

率百官。若帝之初。　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蔡】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　禹

シメント欲ス、故ニ諱ト之ニ訓諭シテ、曰來レ汝禹、昔日洚水災ヲ爲シ、洚洞ト涯リナク、逆行汎濫ス、乃チ天儆戒ヲ予ニ示ス、此時ニ當リ、汝ノ奏言徵アリテ、允信ヲ成シ、汝ノ行事能ク治テ、功績ヲ成ス、此惟汝ノ賢ナリ、在廷諸臣皆及ブ能ハズ、而又克ク孜孜ト王邦ノ事ニ勤メ、克ク兢兢ト私家ノ養ニ儉ス、既ニ此二美アリ、而テ猶歉然ト敢テ自ラ盈滿寬假ノ心アラズ、又惟レ汝ノ賢ナリ、在廷諸臣皆及ブ能ハズ、然ルニ汝惟レ自ラ其能ヲ矜誇セザレドモ、其能ノ實掩フベカラザル者アリ、天下ノ人自然ニ敬服シ、汝ト其能ヲ爭フ者ナキナリ、汝惟レ自ラ其功ヲ張伐セザレドモ、其功ノ實掩フベカラザル者アリ、天下ノ人自然ニ推讓シ、汝ト其功ヲ爭フ者ナキナリ、予此ニ因テ、汝ノ德ヲ盛ナリトシ、汝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好謂賞善。戎謂代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蔡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

禹拜稽首。固辭。

再辭曰固。

帝曰。毋。惟汝諧。

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蔡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己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

賞ヲ行フ、或ハ輕クスベク、重クスベク、疑似ノ閒ニ在ル者アレバ惟重ニ從ヒ以テ之ヲ賞ス、又一等罪人アリ、法以テ殺スベク、以テ殺スナカルベシ、帝ハ則以テ其罪アラザルノ人ヲ殺スヨリ、寧ロ姑ク之ヲ全ウシ、甘ンジテ輕縱不經ニ失セント爲ス、此其好生仁愛ノ德、流衍浸漬シ、民心ニ洽ネシ、茲レヲ用テ天下ノ人、愛慕感悦セザルナク、自ラ有司ノ法度ヲ犯サザルナリ、豈臣ノ明刑弼教ヲ待テ、而ル後能ク中ニ協フノ治ヲ成サンヤ。

帝曰俾予從欲云云ハ、帝舜又重ネテ言ヒ、以テ美ヲ皐陶ニ歸シ、曰汝能ク予ニ願欲スル所ニ從ツテ、民法ヲ犯サズ、上刑ヲ用ヒズ、惇然トシテ以テ治メシメバ、則教化流行シ、四方ニ達スル、風ノ萬物ヲ鼓動スル如ク、靡然タラザルナシ、是皆汝ノ休美ナリ。

帝曰來禹云云ハ、帝舜遂ニ禹ヲシテ位ヲ攝セ

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蔡】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爲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楙。古通用。楙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爲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爲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卽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蔡】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幷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蔡】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

欽哉。愼

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卽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己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蔡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敎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敎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汝爭功。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丕大也。曆數謂天道。

ノ功績ニシテ、我ノ深ク念フ所ナリ、汝此ニ於テ益、勉メヨヤ。

皐陶曰帝德罔愆云云、皐陶舜ノ其功ヲ美スルニ因リ、乃チ功ヲ舜ニ歸シ、曰民中ニ協フ、臣ノ功ニ非ズ、皆帝德ノ致ス所ニ本ヅク、蓋帝ノ德、至精至粹ニシテ、一毫モ愆差アルナシ、臣請フ之ヲ言ハン、夫レ帝ノ下ニ臨ム、必ズ簡易ヲ以テシテ煩瑣アルナク、帝ノ衆ヲ御スル、必ズ寛裕ヲ以テシテ、急促アルナシ、有罪ノ人ヲ罰スル、惟其身ニ止リ、更ニ後嗣子孫ニ累及セズ、有功ノ人ヲ賞スルハ、則其身ニ止マラズ、必ズ之ニ爵土ヲ與ヘ、以テ遠ク後世子孫ニ延ブ、其刑ヲ用フルヤ、無心ノ過ヲ宥シ、大ニシテ赦サザルナク、故犯ノ惡ヲ刑スル、小ニシテ罰セザルナシ、其情ヲ原ネ、罪ヲ定メ、或ハ重クスベク、輕クスベク、疑似ノ間ニ在ル者アル、惟輕ニ從ヒ以テ之ヲ處ス、其功ヲ論ジ

在リ、允誠僞ナク、茲ノ心ニ出デテ措カザル者、亦唯茲ノ皐陶ニ在リ、反覆シテ之ヲ思フニ終ニ易フベキナシ、惟願フ帝亦能ク皐陶刑ヲ明ニシ、教ヲ弼クルノ功ヲ思念シ、之ニ帝位ヲ攝セシムル可ナリ。

帝曰皐陶云云ハ、帝舜、大禹ノ讓ニ因リ、遂ニ皐陶ヲ呼デ、之ヲ美シテ曰、皐陶、惟レ茲ノ臣民衆庶、都テ理ニ循ヒ法ヲ守リ、或ハ予ノ政令ヲ干犯スル者アルナシ、是何ノ故ゾ、蓋汝士師ノ官ト作ル、能ク五等ノ刑法ヲ明カニシ、輕重出入、一一精當差ハズ、以テ五倫ノ教ヲ輔弼シ、玩弛シテ行ハレザルニ至ラズ、予ガ治ノ成ルニ期ス、故ニ當初百姓親マズ、五品遜ハズ、刑ヲ用フルニ免レザレドモ、而モ實ニ刑ナキノ地ニ至ルヲ期スル所以ナリ、故ニ民今皆感化シ、相親ミ相讓リ、中道ニ協ヒ、初ヨリ過不及ノ差アルナシ、則刑果シテ施スル所ナシ、凡是皆汝

茲。惟帝念功。 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皐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之。蔡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皐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皐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皐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蔡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辜罪。經常。司主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蔡愆過也。

三十三年、九十ノ耄ヲ過ギテ、百年ノ期ニ及ブ、血氣已ニ衰ヘ、勤勞ノ事ニ倦ム、汝惟當ニ勉力怠ラズ、以テ朕ノ衆庶臣民ヲ總率スベシ。

禹曰朕德罔克云云ハ、大禹敢テ帝舜ノ命ニ當ラズ、乃チ皐陶ニ讓リテ曰、我ノ德甚ダ淺薄、固ト克ク此重任ニ勝フルナシ、民ノ依歸セザルヲ恐ル、羣臣中惟皐陶、能ク勇邁力行シテ、以テ其恩德ヲ布ク、恩德乃チ降リ民ニ及ブ、黎民皆感戴シテ之ニ懷ク、之誠ニ攝位ヲ命ズル誠ニ允當ト爲ス、帝其レ當ニ茲ノ皐陶ノ功ヲ思念シテ忘レザルベキカナ、我茲ノ皐陶ヲ思念シテ、斯須モ懷ニ忘ルル能ハズ、則我ノ思念、畢竟茲ノ皐陶ニ在リ、試ニ茲ノ皐陶ヲ舍テ他ノ賢才ヲ求メント欲シテ、終ニ得ベカラザレバ、則我念フ所、亦愈茲ノ皐陶ニ在リ、我毎ニ名ヅケテ言ヒ、茲ノ口ニ籍テ已マザル者、唯茲ノ皐陶ニ

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敍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喩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水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敍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蔡治去聲。○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蔡耄莫報反。○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眞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ノ能事タルヤ。禹曰惠迪吉云云ハ、禹曰、凡ソ人ノ事ヲ行フ、若シ能ク道理ニ惠順シテ行ハヾ、則天必ズ之ニ降スニ吉慶ヲ以テス、若シ或ハ悖逆ニ隨從シテ行ハヾ、則天必ズ之ニ降スニ凶禍ヲ以ス、是影ノ形ニ隨ヒ、響ノ聲ニ應ズル如シ、斷乎ト其レ差ハズ。益曰吁戒哉云云ハ、伯益曰、吁、難イカナ、天位ハ至重ナリ、帝其レ之ヲ戒メヨヤ、如今四方太平無事ナレドモ、然ルニ亂ハ毎ニ治ニ生ズ、故ニ當ニ常ニ無虞ノ時ニ儆戒スベキナリ、然ルニ其儆戒スベキ所ノ者何事ゾ、蓋升平日久キ、綱紀廢弛ニ至リ易シ、必ズ須ラク脩明振擧シ、人ニ遵守スル所ヲ知リ、法則制度ヲ失墜スルナカルベカラシムベシ、人情逸樂ニ流レ易シ、必ズ須ラク愈〻加〻勤勵シ、安逸ニ遊ブナク、宴樂ニ淫グルナカルベシ、賢人君子ニ任ジ、小人ヲ以テ貳シテ之ヲ閒スル勿レ、憸邪小人ヲ屛去シ、果斷ナル能ハズシテ疑フ勿レ、心或ハ疑惑シ、未ダ安カラザルノ謀爲アル、苟且ニ成就スル勿レ、凡百ノ志慮、必ズ須ラク惟緝熙光明ナルベキナリ、刑賞予奪ニ至リ、都テ公正ノ道理アリ、正道ニ違背シ、法ヲ屈シ、情ニ徇ヒ、以テ百姓ノ稱譽ヲ求ムル勿レ、凡ソ人ノ好惡從違、亦本然ノ公心アリ、天下百姓ノ公心ニ咈違シテ、情ニ任セテ好惡シ、以テ一己ノ私欲ニ從フ勿レ、帝是八者ニ於テ朝夕戒懼シ、内ハ心ニ怠ルナク、外ハ事ニ荒ムナケレバ、則治道益隆ニシテ、啻中國ノ民服從スルノミナラズ、四夷ノ遠ト雖ドモ、風ヲ聞キ化ニ向ヒ、稽首シテ來王セザルナケン、無虞ニ儆戒ス、其效此ノ如シ、九州ノ外、世ニ一ダビ來朝スルヲ王ト曰フ。禹曰於帝念哉云云ハ、大禹曰、於、伯益陳スル所ノ言、君德治道ニ於テ甚ダ裨益アリ、帝當ニ神ヲ留テ之ヲ思念スベキカナ、夫レ德ハ徒善ノミニ非ズ、惟當ニ其政ヲ善クスルアルベシ、政ハ徒法ノミニ非ズ、其民ヲ養フニ在リ、然ルニ民ヲ養フノ政何如、彼ノ水火金木土穀ノ六者、都テ是天地自然ノ利、民生日用缺クベカラザル者ナリ、但其レ或ハ相制シ、以テ其過グルヲ洩シ、或ハ相助ケ、以テ其足ラザルヲ補フ、惟六者ヲシテ修ラザル無カラシメバ、則民生始テ遂グ、然ルニ逸居シテ敎無カルベカラズ、是ニ於テ之ヲ導キ、倫理ヲ明ニシ、禮義ヲ修メ、以テ其德ヲ正ウシ、之ヲ勸メ、工ハ什器ヲ作リ、商ハ貨財ヲ通ジ、以テ其用ヲ利ス、又之ヲ督シ、生業ヲ勸メ、用度ヲ節シ、以テ其生ヲ厚ウス、此三者一一之ガ區畫ヲ爲シ、之ニ和セザルナカラシム、夫レ六ト三トヲ合セ九功ト爲ス、各其理ニ順フ、惟敍デテ亂レズ、九功已ニ敍ヅレバ、則惟民皆其利ヲ利トシ、其樂ヲ樂ム、之ヲ歌詠ノ閒ニ形ハサザルナシ、然ルニ始メ勤メ終リニ怠ル者、人情ノ常ナリ、故ニ當ニ以テ之ヲ激勵スルアルベシ、其是ニ勤ムル者ハ、之ヲ戒喩シ、用テ之ヲ休美ス、其是ニ怠ル者ハ、之ヲ董責シ、用テ之ヲ懲威ス、然ルニ又事ノ勉强ニ出ル者久ウスル能ハズ、故ニ復之ヲ勸相スル、前日九功ノ歌ヲ以テシ、之ヲ律呂ニ協ヘ、之ヲ聲音ニ播キ、其ヲシテ歡欣鼓舞シ、自ラ已ム能ハズシテ、前日ノ成功、以テ久シク存スルヲ得テ、壞廢ニ至ル勿カラシム、則民ヲ養フノ政、成リテ遺サズ、凡此皆治ヲ保スルノ道、帝ノ當ニ深ク念フベキ所ナリ。帝曰俞地平天成云云ハ、帝舜曰、然リ禹汝ノ言是ナリ、往時洪水災ヲ爲シ、天地職ヲ失ヒ、萬民其所ヲ得ズ、今地既ニ皆平治シ、天亦以テ其生物ノ功ヲ成遂スルヲ得タリ、是ニ於テ水火金木土穀ノ六府相資ケテ用ヲ爲ス、六者ハ、財用ノ自ラ出ル所、故ニ府ト曰フ、正德利用厚生ノ三事、各其理ニ當ル、皆允ニ修治セザルナシ、而テ民ヲ養フノ政成ル、但今日ノ民其利ヲ被ムルノミナラズ、萬世ト雖モ、將ニ永ク之ニ賴ラントス、是汝水ヲ治メ經理セルノ功績ニシテ、他人ノ能ク與カル所ニ非ルナリ。帝曰格汝云云ハ、帝舜禹ニ位ヲ攝セシメント欲ス、乃チ呼デ之ニ命ジ曰、至レ汝禹、我ノ言ヲ聽ケ、朕堯ノ禪ヲ受テ、此帝位ニ宅ルヨリ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illegible]於音烏。○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卽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敎。故爲之惇典敷敎。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敍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

周恤保愛シ、鰥寡孤獨告訴スル所ナキ者ヲ虐害セズ、然ル後德澤遠ク被リテ、萬邦咸ナ寧キナリ、又必ズ博ク賢哲ヲ求メ、推擧拔用シ、困苦貧窮ヲ廢棄セザルナリ、然ルニ此惟帝堯是之ヲ克クス、常人ノ及ブ所ニ非ルナリ。益曰都帝德云云ハ、伯益又從テ之ヲ稱贊シテ曰、都美ナルカナ、帝堯ノ德、廣大ニシテ外ナク、且運行シテ息マズ、故ニ變化ノ妙、一端ヲ以テ形容スベカラザル者アリ、其德ノ自然ニ出ルヨリ之ヲ言ヘバ、乃チ之ヲ聖ト謂フ、其聖ニシテ能ク測ルナキヨリ之ヲ言ヘバ、乃チ之ヲ神ト謂フ、其剛毅能ク斷ズル者ヨリ之ヲ言フ、乃チ何ゾ其武ナルヤ、其英華宣著スル者ヨリ之ヲ言フ、乃チ何ゾ其文ナルヤ、其德ノ盛ナル此ノ如シ、是ヲ以テ皇天眷顧シテ之ヲ佑命シ、其盡ク四海ノ內ヲ有チ、尺地モ其有ニ非ルナク、天下ノ君ト爲シ、一民モソノ臣ニ非ルナカラシム、此ノ如キハ、則所謂克艱厥后者、信カ堯

罔淫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愼。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蔡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敍。九敍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敍。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ヲ艱シトスルヲ知リ、夙夜ニ祗懼シ、各務メテ其當ニ爲スベキ所ノ者ヲ盡セバ、則朝廷ノ政事、乃チ能ク修乂シテ、邪慝ナク、天下ノ黎民、自然ニ觀感シ、敏速ニ德ニ化シテ、已ムベカラザル者アリ。帝曰命允若茲云ハ、帝舜之ヲ然リトシ、曰然リ、信ニ能ク茲ノ若クニシテ、上下交〻脩メバ、則聞見博クシテ、壅蔽通ズ、凡嘉謀ノ言以テ治道ニ補益スベキ者、皆自ラ上ニ獻ズルヲ得テ、下ニ隱伏スル所ナク、四門闢ケテ、羣賢進ム、凡原野ノ間、遺棄スル所ノ賢才ナシ、萬邦ノ廣キト雖モ、其民皆安寧ニ業ヲ樂ミ、其所ヲ得ザルナシ、然ルニ是豈致シ易カランヤ、必ズ須ラク衆ニ稽考シ、旁ク求メ、博ク采リ、其言善アレバ、己ヲ捨テテ人ニ從ヒ、一毫モ繫吝スルナカルベシ、然ル後人告ルニ善ヲ以テスルヲ樂デ、嘉言伏スルナキナリ、又必ズ廣ク民瘼ヲ詢リ、

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案】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案】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固爲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案】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恆。**罔遊于逸。**

曰若稽古大禹云云ハ、史臣又大禹ノ事ヲ記シテ曰、禹、舜ノ臣ト爲リ、水ヲ治メ功ヲ成ス、其文德敎命、既ニ已ニ東ニ漸シ西ニ被リ、南ニ曁ビ北ニ及ビ、四海ノ内ニ敷布ス、是ニ於テ其謨謀議論ヲ陳以テ祇ミ帝舜ノ心ヲ承ク。
曰后克艱厥后云云ハ、以下卽祇承于帝ノ言ナリ、禹ノ言ニ曰、君ニシテ其君ト爲ルノ道ヲ艱シトスルヲ知リ、臣ニシテ其臣ト爲ルノ職

尚書卷第二

皐陶矢厥謨。矢陳也。禹成厥功。陳其成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作

大禹。皐陶謨。大禹謀九功。皐陶謀九德。益稷。凡三篇。

大禹謨

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蔡]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敎命。內則敬承堯舜。[蔡]命敎。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卽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曁聲敎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敎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蔡]曰以下。卽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卽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

理ヲ相奪フナクンバ、則郊廟ノ神、朝廷ノ人、其レ盡ク以テ和樂セント、夔嘗テ謂テ曰、予磬石ヲ重擊シ、又之ヲ輕擊シ、以テ韶樂ヲ奏スレバ、則百獸相率ヰテ來舞スト、夔曰以下ハ、後ノ益稷ノ文ナリ、蓋脫誤シテ後此ニ見ハレシナラン。　帝曰龍云云ハ、帝舜、伯夷ノ讓ニ因リ、乃チ曰、龍ヨ、我レ彼ノ小人、讒間ノ說ヲ造爲シ、邪正ヲ顚倒シ、黑白ヲ變亂シ、善人君子ノ行フ所ノ事ヲ殄絕シ、而テ我ガ衆庶ノ聽聞ヲ震駭スルヲ疾ム、故ニ今汝ニ命ジ納言ノ官ト作ス、早夜ニ我ノ命令ヲ出納シ、必ズ須ラク之ヲ審カニスベシ、惟其允信ヲ致セバ、則邪僻者自ラ進ムナクシテ、讒說行ハルルヲ得ズ。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云云ハ、帝舜既ニ分チ諸臣ニ命ズルニ九官ヲ以テシ、各其職ニ任ズ、乃チ曰、嗟乎汝等四岳九官十二州牧共二十二人、職任同ジカラズト雖モ、然ルニ理スル所ノ者、都テ是上天ノ事ナリ、汝等欽メヤ、惟是當ニ其職業ヲ勤修シ、以テ上天化育ノ事功ヲ相クベキナリ。　三載考績云云ハ、是ニ於テ課ヲ考ヘ黜陟スルノ法令ヲ立テ、百官三年任滿ツレバ、卽チ其功績ノ有無ヲ稽考シ、以テ其職事ノ勤惰ヲ驗シ、三年ニ一考シ、五年ニ再考シ、九年ニ至テ三考ス、然ル後其任ニ在ルノ事績ヲ通考シ、大ニ賞罰ヲ行ヒ、其幽暗者ヲ黜ケ、其賢明者ヲ陟グ、則チ衆庶ノ功績皆熙ル、又三苗ノ不善者ヲ分背シテ之ヲ去ル、其善者ハ擇ビテ之ヲ留メ、復前日ノ固ヲ負ミ化ヲ梗スル者ナシ、此其人ヲ用ヒ治ヲ成スノ效此ノ如シ。　舜生三十徵云云ハ、帝舜生レテ三十年、堯方ニ之ヲ召庸シ、歷試スル三年、攝ニ居ル二十八年、通ジテ三十年、乃チ帝位ニ在リ、又五十年乃チ崩ズ、陟方ハ猶升遐ト言フ如シ、其壽ヲ計スルニ凡百十二歲、此帝舜ノ始終ナリ。

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舜生三十徵庸。 言其始見試用。 **三十在位。** 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 **五十載。陟方乃死。** 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纂】徵知陵反。○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 **別生分類。** 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

作汨作。 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亡。 **九共九篇。稾飫。** 稾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尙書卷第一終

胸次ニ常ニ、正道ヲ存セシメンカナ、惟此ノ如クンバ、則其心潔清ニシテ、物欲ノ汙ナキノミ、伯夷命ヲ聞キ下拜シ、首地ニ至リ、夔龍ニ讓ル、帝舜曰、然レドモ典禮ハ重任、汝ニ非レバ、之ニ當ルニ足ラズ、汝其レ往キ此職ニ任ジ、其敍敬ヲ致サンカナ。

帝曰夔云云ハ、帝舜、伯夷ノ讓ニ因リ、乃曰、夔カ、汝ニ命ジ典樂ノ官ト作ス、當ニ樂ヲ把テ講習シ、以テ諸冑子ヲ敎訓スベシ、男ハ長ナリ、天子ヨリ卿大夫ニ至ル適子ナリ、夫レ人性過不及ノ偏ヲ免ガレズ、故ニ正直ニシテ溫和ナルヲ欲シ、寬裕ニシテ莊栗ナルヲ欲シ、剛毅ニシテ暴虐ナキヲ欲シ、簡易ニシテ傲慢ナキヲ欲ス、其德性ヲ養ヒ、氣質ヲ變ズル、其敎專ラ樂ニ在リ、樂ノ起ル人心ニ生ズ、故ニ詩章ハ以テ其心志ヲ言ヒ、歌詠ハ以テ其言語ヲ永ウシ、宮商角徵羽ノ五聲ハ、其永キニ依テ出ヅ、又必ズ律呂ヲ以テ五聲ヲ調和シ、八音誠ニ克ク諧和シ、各其倫

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敎。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尙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方天下之功。

蔡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蔡北如字。又音佩。○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擧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卽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

誰カ能ク予ガ上下山林、澤藪草木鳥獸ニ順ヒ、之ヲ愛養シ、以テ其生ヲ遂グル者アル、我將ニ之ヲ任用セントス、羣臣曰、惟伯益、此任ニ當ルベキカナ、帝舜曰、然リ、伯益ニ咨告ス、汝當ニ予ガ虞人ノ官ト作リ、以テ此山澤ヲ掌ルベシ、虞ハ度ナリ、山澤ノ大小及ビ生ズル所ノ者ヲ度リ知ルヲ謂フ、伯益命ヲ聞キ下拜シ、首地ニ至リ、朱虎熊羆ニ讓ル、帝舜曰、然リ、然レドモ虞人ノ事、惟汝能ス、ト爲ス、其レ往キ職ニ任ゼヨヤ、惟汝其事ヲ諧和スル可ナリ。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云云ハ、伯夷、夔、龍ハ、三臣ノ名ナリ、帝舜曰、四岳ニ咨訪ス、誰カ能ク我ガ天神ヲ祀リ、人鬼ヲ享シ、地祇ヲ祭ルノ三禮ヲ典ドル者アル、我將ニ之ヲ任用セントス、四岳ト羣臣ト皆曰、惟伯夷、此任ニ當ルベシ、帝舜曰、然リ、伯夷ニ咨告ス、汝當ニ我秩宗ノ官ト作ルベシ、秩宗ハ百神ヲ敍次スルヲ主ドル、其レ必ズ須ラク早夜ニ惟其寅敬ヲ致スベシ、又

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擧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蔡 胄直又反。○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蔡 堲疾力反。讒音慙。○堲疾。

各遠近同ジカラザルアリ、即三居ナリ、汝ノ刑ヲ用フル、惟當サニ其明察ヲ致スベシ、凡輕重遠近ノ間、少ク差錯スルアルナシ、乃チ克ク刑其罪ニ當テ、而テ人允服セザル無カラシムルナリ。

帝曰疇若予工云云、垂、殳斨、伯與ハ、三臣ノ名ナリ、帝舜廷臣ニ問フテ曰、誰カ能ク予ガ百工ノ事ヲ順治整理スル者アル、我將ニ之ヲ任用セントス、羣臣皆曰、惟垂、此任ニ當ルベキカナ、帝舜曰、然リ、垂ニ咨告ス、汝當ニ共工ノ官ト爲リ、百工ヲ順治スベシ、垂命ヲ聞キ下拜シ、首地ニ至リ、殳斨及ビ伯與ニ讓ル、帝舜曰、然リ、然レドモ其工ノ任、汝ニ非レバ之ニ當ルニ足ラズ、其レ往キ汝ノ職ニ任ゼヨヤ、惟汝百工ノ事ヲ諧和スル可ナリ。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云云、益、朱、虎、熊、羆ハ、五臣ノ名ナリ、帝舜廷臣ニ問ヒ曰、

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二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敎。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音]熊回弓反。羆班糜反。○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敎。使正直而清明。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夔龍。二臣名。

帝曰。俞。往欽哉。 然其賢。不許讓。[音]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敍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敍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冑子。 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敎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直而溫。寬而栗。 敎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敎之以防其失。

詩言

帝曰皐陶云云ハ、皐陶モ亦臣ノ名ナリ、帝舜、禹ノ讓ニ因リ、又重ネテ命ジ曰、皐陶カ、如今蠻夷ノ徒、華夏ヲ猾亂シ、華夏ノ人機ニ乘ジ、惡ヲ作シ寇ヲ爲シ賊ヲ爲ス者アリ、姦ヲ爲シ宄ヲ爲ス者アリ、其生民ノ害ヲ爲ス多シ、今汝ニ命ジ、仍舊官士師ノ職ト爲シ、刑ヲ理ムルノ事ヲ任ズ、凡罪宥スベカラザル者、當ニ治スルニ五等ノ刑ヲ以テシ、其ニ上下其罪ニ服スルアラシムベシ、夫レ刑ニ五アレドモ、而モ服ハ則三等ノ就クベキアリ、死刑ハ之ヲ市ニ棄テ、宮刑ハ蠶室ニ下ダシ、餘刑モ亦屏處ニ就ク、即三就ナリ、蠶室屏處ハ、溫密ノ處ナリ、其瘡風ニ中リテ、誤テ死ニ至ルヲ欲セザルナリ、更ニ五等ノ流刑ヲ制シ、以テ之ヲ宅スルアリ、流五アレドモ、宅則三等ノ居クベキアリ、大罪ハ之ヲ四裔夷狄ノ地ニ投ズ、其次ハ九州ノ外、其次ハ千里ノ外、

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敎。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敎所致。

汝作士。五刑有服。

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

五服三就。

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惟明克允。

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蔡】宄音軌。○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刦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擧垂。垂臣名。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謂供其職事。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殳斨伯與。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汝諧。

汝能諧和此官。【蔡】殳音殊。斨千羊反。與音餘。○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

ト、古意ヲ得ト雖、姑ク蔡傳ニ從フベシ。帝曰棄云云ハ棄ハ卽チ上ノ稷ノ名、稷ハ官ナリ、帝舜禹ノ讓ニ因リ、乃重ネテ命ジ曰、棄カ、洪水初テ平ラグノ後、地利未ダ盡ク興ル能ハズ、天下ノ黎民饑餓ニ阻阨スル者アリ、今汝ニ命ジ、仍舊官后稷ノ職ト爲シ、民ヲ養フノ事ニ任ズ、當ニ此百穀ヲ布種シ、人人ニ都テ飽食ヲ得シムベシ。帝曰契云云ハ、契モ亦臣ノ名ナリ、帝舜、禹ノ讓ニ因リ、又重ネテ命ジ曰、契カ、今天下ノ百姓多ク相親愛セ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ノ品等、多ク遜順ナラズ、我甚之ヲ憂フ、今汝ニ命ジ仍舊官司徒ノ職トナシ、民ヲ敎フル事ヲ任ズ、汝必ズ心ヲ用ヒ敬謹シ、以テ五品ノ敎ヲ宣敷シ、人ニ遵守スル所ヲ知ラシメヨ、而テ又必ズ常ニ從容寬裕ニシ、以テ民ノ漸ク化スルヲ待ツニ在リ、急迫ニ過グベカラザルナリ。

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 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然其所擧。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 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

帝曰。兪。汝往哉。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勅使往宅百揆。蔡 契音泄。陶音遙。○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之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擧。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皐陶。亦臣名。兪者。然其擧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眞卽帝位。而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五品。謂五常。遜順也。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蔡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敎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

舜曰咨四岳云云ハ、帝舜曰、四岳ニ咨訪ス、夫レ天下ハ乃帝堯ノ天下ナリ、爾在朝ノ臣、能ク功庸ヲ奮起シ、以テ帝堯ノ事ヲ廣ムルアル者、我將ニ百揆ノ位ニ居キ、以テ庶事ヲ明亮シ、庶類ヲ順成セシメントス、此輔弼ノ重任、何人之ニ當ルベキカヲ知ラズ、四岳及ビ領スルノ諸侯皆曰、今崇伯鯀ノ子伯禹アリ、見ニ司空ノ官ト作ル、百揆ニ宅クベシト、帝舜其擧ヲ然リトシ、曰然リ、伯禹ニ咨ス、汝司空ト爲リ、能ク水土ヲ平ラグ、今汝ニ命ズルニ仍舊官ヲ以テシ、兼テ百揆ノ事ヲ行ハシム、是惟勉メヨヤ、禹此命ヲ聞キ、敢テ自ラ任ゼズ、下拜シテ首地ニ至リ、稷契及皐陶ニ讓ル、帝舜亦之ヲ然リトシ、曰然リ、然レドモ汝ノ功羣臣ニ冠ス、自ラ首用スベシ、汝其レ往キ、此職ニ就ケヤ、孔云、疇ハ誰ナリ、吳澄曰、猶言疇若予采、而倒用其語也

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蔡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魂歸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卽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十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蔡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卽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蔡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卽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一牧。曰。食哉惟時。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柔安。邇近。惇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蔡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寛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

天ノ象ヲ垂ルル如ク、掲示スルニ典常ノ刑罰ヲ以テス、人人曉然ト皆覩テ敢テ冒犯セザラシム、此罪ノ重者ヲ待ツ所以ナリ、犯スコト五刑墨劓剕宮大辟ノ中ニ在レドモ、其情矜ムベク法疑フベキ者ハ、則遠方ニ流放シ、以テ五刑ノ罪ヲ寛宥ス、此重中ニ輕者アルナリ、五刑ノ外、又皮ヲ以テ鞭ヲ造リ、用テ官府ノ刑ヲ作ス、夏楚ノ二木ヲ名ケテ朴ト爲ス、用テ學校ノ刑ト爲ス、此罪ノ輕者ヲ待ツ所以ナリ、其或ハ罪議スベキニ在テ、例法ヲ加ヘ難キ者ハ、則許スニ黃金ヲ以テ贖ト作シ、以テ其刑ヲ免ズ、此又輕中ノ極テ輕キ者ナリ、是五者各條理アリ、刑法ノ正キナリ、又罪ヲ犯シ、或ハ過誤ノ眚ニ出デ、或ハ不幸ノ災ニ罹ル、此ノ如キ者ハ、則又流宥金贖ヲ待タズ、直ニ之ヲ肆赦ス、若シ勢力ヲ怙ミ、惡ヲ作スニ敢テシ、或ハ屢法度ヲ犯シ、再犯ノ終ニ至テ改メズ、此ノ如キ者ハ、則律ニ依リ罪ヲ治ム、或ハ賊殺シ、或ハ肉刑シ、復流宥金贖ヲ許サズ、此二者是用法ノ權衡ナリ、舜ノ刑ヲ制スル、輕重取舍條款、悉ク備ハル此ノ如シ、而テ一ニ之ヲ生ヲ好ムノ德ニ原ヅク、故ニ其刑ヲ用ルノ時、之ヲ欽ミ、之ヲ欽ミ、惟刑ヲ之レ恤フ、其仁心此ノ如シ、豈刑罰中ラザル者アランヤ。 流共工于幽洲云云、然レドモ有罪ノ人亦誅セザルベカラズ、乃共工ヲ北裔ノ幽洲ニ流遣シ、驩兜ヲ南裔ノ崇山ニ放置シ、三苗ノ君險ヲ恃ミ亂ヲ作ス者ヲ西裔ノ三危ニ竄逐シ、崇伯鯀ヲ東裔ノ羽山ニ囚殛ス、此四凶ハ、天下人心ノ共ニ惡ム所ナリ、舜天下ノ爲ニ四凶ノ罪ヲ治テ、天下ノ人皆心ニ悅デ誠ニ服ス。 二十有八載云云ハ、舜位ヲ攝スル二十八年ニ至リ、帝堯乃崩ス、畿內ノ百姓哀痛慘憺シ、殆ド其考妣父母ヲ喪スル如ク、三載ノ久キニ至リ、四海ノ人民ヲ擧テ、亦樂ヲ爲スニ忍ビズ、自ラ金石絲竹匏土革木ノ八音ヲ遏密絕靜ス、蓋帝堯聖德廣大ニシテ、恩澤隆厚ナリ、人心思慕ノ深キ此ノ如キニ至ル所以ナリ。 詢于四岳云云ハ、是ニ於テ首ニ四岳大臣ニ詢謀スルニ、天下ヲ治ルノ道ヲ以テス、乃大ニ四方賢ヲ進ムルノ門ヲ開キ、德行アリ才能アル者ニ、皆彙進スルヲ得セシメ、終ニ閉塞ノ虞ナク、又四方ノ目ヲ明カニシ、四方ノ聰ヲ達シ、天下ノ耳目ヲ以テ耳目ト爲シ、人人ニ事情壅遏ノ弊ナカラシム。 月正元日云云ハ、三年ノ喪既ニ畢リ、其明年正月元日、舜復文祖ノ廟ニ至リ、祭告シテ天子ノ位ニ卽ク。 咨十有二枚云云ハ、乃十二州ノ牧伯ニ咨告シ曰、民ヲ牧スル道ハ、食ヲ以テ首ト爲ス、而テ食ヲ足ス道ハ、惟農時ヲ違ヘザルニ在リ、民食既ニ足リ、敎化興スベシ、其遠方ニ在ル者ヲ柔寬シテ之ヲ撫シ、其邇處ニ在ル者ヲ馴擾シテ之ヲ習ハセ、其德行アル者ヲ惇厚ニシ、其仁厚アル者ヲ允信ジテ、凶惡ヲ包任スルノ人ヲ拒絕ス、凡此五者、之ヲ處スル各其宜キヲ得レバ、則但中國順治スルノミナラズ、蠻夷ノ國ト雖ドモ、亦相率ヰテ服從セン。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

四罪而天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敍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蔡】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閒。恃險爲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卽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卽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一百一十七歲。

百姓如喪考妣。 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

來朝ス、其來朝ノ時ニ當リ、各上ニ敷陳奏聞シ、其國ニ在テ行フ所ノ政事ヲ言ハシム、猶其言是ナレドモ、行フ所或ハ盡ク然ラザルヲ恐ル、又明白試驗シ、以テ其國ヲ治ムルノ功績ヲ察ス、若シ眞ニ能ク職業ヲ修擧スルハ、則車服ヲ賜ヒ、以テ其功庸ヲ旌異ス、其言善カラザレバ、亦之ヲ告飭スルナリ。

肇十有二州云云ハ、舜遂ニ天下ヲ經理シ、乃肇テ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幷、營、ノ十二州ヲ分ツ、禹ノ水ヲ治ル以前ハ、九州ト爲ス、舜冀青ノ地廣キヲ以テ、冀州ヲ分テ幽州幷州ヲ置キ青州ヲ分テ營州ヲ置キ、以テ土地ノ廣狹ヲ均クシ、十二州ノ名山ヲ封表シテ、各州ノ鎮ト爲ス、又十二州ノ川ヲ濬導シ、壅塞アラシメズ、此時洪水巳ニ平ケドモ、猶預メ之ヲ防グナリ。

象以典刑云云、ソノ天下ヲ維持スルノ法ハ、

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寛也。以流放之法。寛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蔡】宥音又。眚音省。○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寛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寛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敎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卽輕。或由輕。而卽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閒。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閒。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流共工于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放驩兜于崇山。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

度ノ長短、斗量ノ大小、權衡ノ輕重ヲ齊同シ、又吉凶軍賓嘉ノ五禮ヲ修明シ、各隆殺ノ殊ナルアリ、其レニ廢墜スル無ラシム、來覲ノ諸侯、皆五瑞玉、纁玄黃ノ三帛、羔雁ノ二生、雉ノ一死ヲ執テ以テ贄ト爲ス、乃五禮ノ器ヲ同クス、倘シ同カラザルアレバ之ヲ改正シ務テ朝廷ノ制度ニ遵ハシメ、彼此制ヲ異ニスルヲ許サズ、數事皆卒ル、乃將ニ復テ一周セントス、五月南方ニ往キ巡守シ、南岳衡山ノ下ニ至リ、南方諸侯ヲ朝見ス、其事都テ岱宗ノ禮ノ如シ、八月西方ニ往キ、西岳華山ノ下ニ至ル、亦初時行フ所ノ禮ノ如シ、十一月朔北ニ往キ、北岳恆山ノ下ニ至ル、亦西方ノ禮ノ如シ、巡守既ニ畢ル、是ニ於テ京師ニ歸リ、藝祖ノ廟ニ至リ、特牛ヲ用テ祭祀シ、巡守事完キヲ以テ告グ。

五載一巡守云云ハ、舜既ニ朝覲巡守ノ禮ヲ擧行シ、遂ニ立テテ定制ト爲ス、五載ノ間、每ニ天子一年ヲ以テ巡守シ、遍ク四岳ニ到リ、諸侯ト相見ル、羣諸侯ハ、四年ヲ以テ次第ニ

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擧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纂】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濬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鎭。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纂】肇始也。十一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幷營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鎭。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幷。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

リ、桓ハ宮室ノ象ヲ以テ飾ル、侯ハ信圭ヲ執リ、伯ハ躬圭ヲ執ル、信ハ身ニ作ルベシ、人形ヲ以テ飾ル、子ハ穀璧ヲ執ル、穀ハ人ヲ養フ所以ナリ、男ハ蒲璧ヲ執ル、蒲ハ席ト爲ス、人ヲ安ンズル所以ナリ、舜又五等諸侯執ル所ノ瑞玉ヲ斂メ、符ヲ天子ニ合セ、以テ其眞僞ヲ驗ス、而テ邦國遠近同ジカラズ、來ルニ先後アリ、故ニ正月ヲ既スニ至ル、乃日ニ四岳ノ諸侯九州ノ羣牧ヲ觀見ス、蓋シ少ヲ以テ之ニ接スレバ、則其詢察禮意ヲ盡スヲ得ルナリ、既ニ見ルノ後、其瑞玉ヲ羣后侯牧ニ頒チ還ス、天下ト始ヲ正シ、以テ更新ノ意ヲ示ス所以ナリ。歲二月東巡守云云ハ、諸侯來朝已ニ畢リ、巡守ノ歲二月ニ當レバ、則先ヅ東方ニ往テ巡守シ、東岳岱山ノ下ニ至リ、柴ヲ燔キ以テ天ヲ祭リ、又東方ノ名山大川ヲ次第ニ望祭シ、至ルヲ告グルノ禮擧ル、遂ニ此地ニ就キテ東方ノ諸侯ヲ觀見シ、時ノ早晩ト、月ノ大小トヲ協合シ、日ノ甲乙ヲ改正シ、又律呂ノ清濁、尺

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恆山。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蔡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敍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卽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卽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卽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擧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

玉ヲ以テ飾レル機環ト横管ニシテ、觀天ノ器ナリ、舜攝位ノ初、未ダ他務ニ遑アラズ、曆象時ヲ授クルハ急務ナルヲ以テ、首ニ觀天ノ器ヲ整頓シ、璿璣ノ環ト、玉衡ノ管トヲ審察シ、以テ日月五星ノ七政ヲ齊フ、將ニ以テ天行ニ法リ、人事ヲ理メ、以テ天下ノ務ヲ成サントス。

肆類于上帝云云、類禋望ハ、皆祭ノ名ナリ、天子南郊ニ於テ天ヲ祭ルハ常祀ナリ、常祀ニ非ズシテ、郊祀ニ依テ之ヲ爲スヲ類ト曰フ、禋ハ、國語ニ精意以テ享スルノ謂トアリ、望ハ、遙ニ望デ之ヲ祭ルナリ、舜遂ニ昊天上帝ニ類察シ、時、寒暑、月日、星、水旱ノ六樣ノ尊宗スル所ニ禋祭シ、名山大川五嶽四瀆ノ屬ニ望祭シ、丘陵墳衍及ピ、古昔聖賢羣神ニ周遍ス、皆告グルニ攝位ノ事ヲ以テスルナリ、晋ノ張髦六宗ヲ以テ三昭三穆ト爲ス、従フベキニ似タリ、宗ノ字宀ニ従ヒ示ニ従フ、神靈ニ屋内ニ祭リタルナリ。輯五瑞云云、五瑞ハ、公ハ桓圭ヲ執ル、圭ハ上圓ク下方ナル玉ナ

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卽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蔡】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卽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望秩于山川。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 遂見東方之國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

修五禮。五玉。 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

如五器。卒乃復。 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

朝ノ諸侯、種種然ト雍容和順シ、乖戾スル者ナシ、洪水災ヲ爲スニ方リ、堯又舜ヲ山林大麓ノ中ニ納レ、以テ高下ヲ相視セシム、適〻烈風雷雨非常ノ變ニ遇フ、衆懼レ、常ヲ失フ、而テ舜ハ則神色自若トシテ、初ヨリ驚懼迷錯セズ、其度量大ニ人ニ過グル者アリ。帝曰格汝舜云云ハ、是ニ於テ帝堯、乃呼デ之ニ命ジテ曰、來レ汝舜、前日登庸ノ初ニ於テ、我嘗テ汝ニ司徒百揆四岳ノ事ヲ詢リ、以テ其言フ所ヲ考フルニ、汝ノ言フ所、皆功績アルベキヲ致ス、今ニ已ニ三載ノ久シキニアリ、汝ノ德眞ニ、以テ天下ヲ付託スベシ、今汝當ニ我ニ代リ帝位ニ陟ルベキナリ、舜猶己ガ德愧ヅルアルヲ以テ、有德ノ人ニ遜讓セント欲シ、敢テ帝位ヲ承嗣セズ。正月上日云云ハ、然レドモ堯ノ命又終ニ辭スベカラズ、是ニ於テ、但攝位ノ命ヲ受ケ、權リニ國事ヲ管ス、乃正月朔日ヲ以テ、唐堯帝位ノ終ヲ堯ノ始祖文祖ノ廟ニ受ク。在璿璣玉衡云云、在ハ察ナリ、璿璣玉衡ハ、

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偶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横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大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肆類于上帝。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蔡】禋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

日若稽古帝舜云云ハ、史臣又舜ノ事ヲ記シテ曰、帝堯既ニ光華アリ、而テ舜ノ德又重ネテ光華アリ、帝堯ニ協合スベシ、因テ其目ヲ言ヘバ、則濬深ニシテ睿哲、文理ニシテ光明、溫和ニシテ恭敬、允信ニシテ而塞實ナリ、此四者アリテ、出潛玄遠ノ德升リ、帝堯ニ聞達シ、堯乃チ之ニ命ズルニ職位ヲ以テス。愼徽五典云云、堯初メ舜ニ司徒ノ官ト爲ヲシムレバ、則小心敬愼ニシテ、以テ五典ヲ徽クス、是ニ由リ父子親アリ、君臣義アリ、夫婦別アリ、長幼序アリ、朋友信アリ、人人五典ニ於テ皆克ク順從シテ、教ニ違フ者ナシ、但蔡傳ハ孟子ニ據リ如此說ケドモ、孔傳ハ左傳文公十八年ニ據リ說ヲ爲ス、古義從フベシ、又、舜ニ百揆ノ官ニ納處シ、庶務ヲ統領セシムレバ、則措置宜キニ適フ、是ニ由リ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凡百揆度スル所ノ事皆時ヲ以テ次敍シ、廢弛スル者ナシ、又其レニ四岳ノ官ヲ兼ネ四方ノ門ニ賓禮セシムレバ、則禮ヲ以テ感化ス、是ニ由リ四門來

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

舜讓于德。弗嗣。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蔡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蔡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察己當天心與否。蔡璿音旋。○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

ヲ應ジ、之ヲ然トシ、曰然リ、予亦曾テ之ヲ聞ク、但未ダ其詳ヲ知ラズ如何、四岳對テ曰、虞舜ハ、瞽者ノ子、其父ハ則頑愚ニシテ心德義ノ經ニ則ラズ、其繼母ハ則嚚嗷ニシテ口忠信ノ言ヲ道ハズ、繼母生ム所ノ弟、名ハ象、又傲慢不恭ナリ、舜此人倫ノ變ニ遭ヒ、乃チ克ク之ヲ諧和スルニ孝道ヲ以テス、積誠感動シ、此三人ヲシテ、都テ烝烝ト善ヲ以テ自ラ乂メ、大ニ姦惡ヲ爲ニ至ラザラシム、其レ盛德ニ非ンバ、豈能ク此ノ如クナランヤ、帝曰、舜ノ父母兄弟ニ處スル者、固ト以テ其德ヲ見ルニ足ル、我其レ又之ヲ試驗スルニ、内治ヲ以テセンカ、我且女ヲ以テ是ニ妻ハセ、其法則ヲ二女ニ施スヲ觀ント、乃裝具ヲ理治シ、其二女娥皇女英ヲ嫣水ノ洏ニ降下シ、虞氏ノ家ニ嬪婦ト爲ラシム、帝又二女ヲ戒テ曰、汝等其レ欽敬スベキカナ、善ク婦道ヲ盡シ、驕慢ヲ生ズル勿レト、後遂ニ天下ヲ以テ虞舜ニ讓ル、故ニ此ヲ以テ之ヲ終フ、又以テ舜典ノ始ヲ啓クナリ。

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 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 **曰。重華協于帝。**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上下。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纂濬音浚。○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納于百揆。百揆時敍。** 揆度也。度百事。揔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敍。無廢事業。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也。纂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敍。以時而敍。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七鬯。意爲近之。 **帝曰。格**

之ヲ敬メヤト、鯀既ニ命ヲ受ケ水ヲ治ム、此後九載ヲ歷テ其功績成就セズ、孔云方ハ方名ナリ、方直ノ名ヲ好ムヲ云フ。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云云ハ、帝堯齡已ニ老イ、子丹朱不肖ナリ、故ニ天下ヲ以テ賢ニ與ヘント欲シ、而テ未ダ其人ヲ得ズ、乃言テ曰、四岳ニ咨問ス、朕帝位ニ在ル七十載、年力衰倦シ、煩勞ニ勝ヘズ、汝四岳能ク我ノ命令ヲ用ヒ職事ニ勤ム、我其レ汝ニ遜ルニ朕ガ帝位ヲ以テスベキカ、四岳曰、帝位ハ至重ナリ、唯有德者之ニ當ルベシ、吾否德、以テ稱フニ足ラズ、帝位ヲ忝辱スルヲ恐ル、帝乃曰、然ラバ則汝我爲ニ旁ネク有德ノ人ヲ求ムベシ、之ヲ近クシテハ其已ニ明顯ニ在ル者ヲ明薦シ、之ヲ遠クシテハ其猶側陋微賤ニ在ル者ヲ揚擢シ、惟德ヲ是舉ゲ、貴賤ハ必ズ拘ハラザルナリ、是ニ於テ四岳及ビ在廷ノ師衆、辭ヲ同クシ以テ對ヘ、帝ニ錫與シテ曰、鰥夫ノ側陋下ニ在ル者アリ、呼デ虞舜ト曰フ、其德以テ帝位ニ在ルベシ、帝郎

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虞舜側微。爲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作舜典。

舜典。

典之義與堯同。[纂]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頤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頤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

ヲ為ス甚シ、ソノ勢蕩蕩然ト山岳ノ四面ヲ懷包シ、丘陵ノ上ニ襄駕ン、浩浩然ト天際ニ滔漫セリ、今此下民安居粒食スルヲ得ズ、其皆困苦咨嗟ス、汝諸臣中、能ク此患ヲ除キ、下民ノ咨ヲ免スル者アル、我且命ジ其ヲシテ之ヲ治メシメン、果シテ誰ゾヤ、是ニ於テ四岳其領スル所ノ諸侯ト、辭ヲ同クシ、對ヘテ曰、能ク水ヲ治ムルニ任ズル者ハ、其レ惟崇伯鯀ナルカナ、帝意甚ダ之ヲ然トセズ、曰吁、違フカナ、彼鯀ノ人トナリ、悻戾自ラ用フ、上命ニ逆違シ、又衆ト和セズ、族類ヲ圮敗ス、豈其レ可ナランヤ、四岳鯀ノ長ズル所ヲ惜ミ、又強テ之ヲ擧テ曰、已メンヤ、今廷臣ヲ歷觀スルニ、實ニ未ダ鯀ヨリ能ナル者アラズ、請フ姑ク試ミ、其才ノ水ヲ治ムベキヲ用ヒテ、乃チ已マン、帝已ヲ得ズ之ヲ用ヒ、因テ之ヲ戒メテ曰、汝往キテ水ヲ治メ、庶フ其レ

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强擧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 **汝能庸命。巽朕位。** 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 **曰。明明揚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擧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故不擧。乃不獲已而言之。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然其所擧。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迹。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帝曰。欽哉。** 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illegible]嬀倶為反。汭如稅反。嬪音幷。○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

登庸スベシ、帝堯之ヲ然リトセズ、曰吁、否ナリ、彼丹朱ハ、嚚ニシテ口ニ忠信ノ言ヲ道ハズ、又爭訟ヲ好ム、豈其レ可ナランヤ。帝曰疇咨若予采云云、采ハ事ナリ、鳩ハ聚ナリ、僝ハ見ナリ、帝堯又曰誰カ我爲ニ職事ニ順フ者ヲ咨訪シテ、之ヲ登庸センカ、其臣驩兜歎美シテ曰、共工氏ハ、方ニ且ツ事務ヲ鳩聚シテ其功績ヲ見ハス、斯人可ナリ、帝意ニ之ヲ然トセズ、曰吁、否ナリ、彼共工氏ハ、靜ニシテ事ナケレバ其言聽クベシ、用テ之ヲ試ルニ至レバ、則其言フ所ト背違ス、且象貌徒ニ矯ハリ恭敬ヲ作シテ、而シテ中心傲很ニシテ天道ヲ侮慢ス、豈其レ可ナランヤ、滔ハ慢ト通ズ、孔云靜ハ謀ナリ、非是。帝曰咨四岳云云、四岳ハ官名、一人ニシテ四岳諸侯ノ事ヲ總ブルナリ、帝又曰、四岳大臣ニ咨問ス、蕩蕩然トシテ洪水横流シ、方ニ今割害

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萬方聚見其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蔡】驩呼官反。兜當侯反。共音恭。僝仕限反。○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帝曰。咨四岳。

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湯湯洪水方割。

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擧之。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凡言吁者。皆非帝所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异已。已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

帝曰。往欽哉。

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

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蔡】湯音傷。於音烏。鯀古本反。咈符勿反。圮部鄙反。异音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

メ、庶事ノ功績皆廣マルヲ得ルナリ。

注氣盈朔虛、氣ハ二十四氣ナリ、今年冬至ヨリ來年冬至前一日ニ至ルマデヲ計ルニ、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ヲ得、是日ノ天ト會スル者、三百六十日ノ外ニ五日二百三十五分ヲ多クス、是ヲ氣盈ト爲ス、朔ハ則十一月朔日ナリ、今年十一月初一ヨリ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ニ至ルマデヲ計ルニ、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ヲ得、是月ノ日ト會スル者、三百六十日内ニ於テ、五日五百九十二分ヲ少ナクス、是ヲ朔虛ト爲ス、其盈ヲ以テ虛ヲ助テ、閏月ヲ生ズ。

帝曰疇咨若時云云ハ、此ヨリ以下、鯀績用弗成ニ至ル迄ハ、舜ニ禪ル爲ノ張本也、帝堯賢者ヲ得テ之ヲ用ント欲シ、乃衆ニ問ヒ曰、誰カ我爲ニ能ク時ニ順ヒ治ヲ爲スノ人ヲ咨訪シテ、之ヲ登庸センカ、其臣放齊曰、君ノ嗣子丹朱、其性開明ニシテ、

而告之也。曁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閒。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嚚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

審ス、在ハ察ナリ、冬至ノ日中ニ方リ、敬ミテ日影ヲ伺ヒ、以テ其極度ヲ知ル、則晝日ノ暑度極テ短カク、初昏ノ中星ハ昴星ナリ、二十八宿中ノ奎婁胃昴畢觜參ノ白虎七宿ナリ、亦其中ノ昴星ヲ擧ゲシナリ、以テ仲冬十一月ヲ正ス、冬至ハ陰氣ノ極ナリ、此頃ハ民ノ散處スル者、復室內ニ聚リテ暖ヲ取ル、隩ハ室ノ内ナリ、鳥獸モ細カク柔ハカキ毛ヲ生ジテ自ラ溫ム、氄毛ハ細柔ノ毛ナリ、以テ其氣ノ寒ヲ驗ス。

帝曰咨汝羲暨和云云ハ、帝堯更ニ辭ヲ更タメ嗟歎シテ二氏ニ告テ曰、汝羲氏及ビ和氏、夫レ天運一周朞年ノ概數ヲ算スレバ、凡三百有六十有六日ヲ得、而テ天行ト日月ノ運行ニ遲速アリテ、氣盈朔虛ヲ成ス、之ヲ合セテ閏生ズ、因テ閏月ヲ立テ、四時ヲ定メ、氣候ヲ失フナカラシメ、以テ一歲ノ功ヲ成就スベシ、此ヲ以テ信ニ百官ヲ治

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

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纂]隩於到反。氄而隴反。○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因著附于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咨嗟。暨與也。帀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纂]咨嗟也。嗟歎

所ヲ昧谷ト曰フ、秋分ノ夕ニ方リ、寅ミテ將ニ入ラントスル日ヲ餞送シ、其日影ノ尺寸ヲ記シ、秋日ハ物ノ成就スル時ナレバ、又之ヲ平均シ、秩序ヲ定ム、秋分ノ節ハ、宵夜ノ刻長短適中ス、夜ヲ擧テ以テ晝ヲ見ハスナリ、初昏ノ中星ヲ虛星ト爲ス、即チ二十八宿ノ内斗牛女虛危室壁ノ玄武七宿ナリ、亦其中ノ虛星ヲ擧ルハ、前ノ火星ニ同ジ、是ヲ以テ中ヲ仲秋八月ニ定メ、差アラシメズ、秋分ハ陰氣ノ中央也、此頃ハ暑退テ、民ノ熱ニ苦ム者モ漸ク氣體平穩ニ至リ、鳥獸モ毛ノ拔カハリシ者ツヤヲ生ジテウルハシキナリ、以テ其氣ノ涼ヲ驗ス。

申命和叔云云、又重ネテ其弟和叔ニ命ジ、專冬時ヲ管シ往テ朔方北荒ノ地ニ居ラシム、其測候所ヲ幽都ト曰フ、冬月ハ歳事已ニ畢リ、舊ヲ除キ新ニ更メ、物ノ改易スベキ時ナレバ、又之ヲ平均シテ察

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擧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温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擧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

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敎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擧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擧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革。 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蔡】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

厥民夷。鳥獸毛毨。 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蔡】毨蘇典反。○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爲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擧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

各百姓皆之ニ化シテ、其德ヲ明カニシ、國ガ能ク治マル、又之ヲ推シテ萬邦諸侯ノ民ヲ和合スレバ、萬邦ノ黎民ガミゴトニ舊習ヲ變化シテ皆和ラギ、醇美ノ風俗ヲ成シ、天下ガ能ク平カニナルナリ、是則放勳ノ實ヲ擧ゲテ言フナリ、九族ハ、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孫、曾孫、玄孫ナリ、其外父ノ族、母ノ族、妻ノ族等モ、其中ニ在ルナリ、孔云百姓ハ百官ナリ、中井履軒云、孔説之ヲ得タリ、然レドモ百官較狹ク、百姓較廣シ、百官ハ必朝ニ立チテ職ヲ治ムルモノ、百姓ハ必シモ職司アラズ、凡食采ノ世家、簪纓ノ子弟皆是、後世ノ所謂士族也ト、按、上古平民姓ナシ、貴族ニシテ始メテ姓アリ、而シテ百官ハ皆姓アリ、故ニ孔傳云ク、蔡傳ハ文ヲ望デ解ヲ爲スノミ。乃命羲和云云、事ノ最大ニ最先ナル者ハ、萬民ヲシテ時候ヲ辨ジ耕作ノ事ヲ知ラシムルニ在リ、故ニ羲氏和氏ノ二氏能ク天文ニ達スルヲ以テ、之ニ命ジテ曆官ト爲シ、欽ミテ昊天自然ノ理ニ順ヒ、日月星辰ノ天ニ在ル者ヲ、數ヲ紀スル所ノ曆書ト、天ヲ觀ル所ノ象器トヲ以テ之ヲ推測シ、日月星ノ度數位次ヲ驗シテ、分毫モ差フナカラシメ、然ル後新ニ一曆書ヲ造リテ、敬ミテ農人ニ播種耕穫ノ時節ヲ授ケ與ヘテ、之ヲ知ラシムルナリ、星辰ノ辰ハ、日月ノ會スル所ヲ云フ、即チ十二次ニシテ、十二月ヲ成スナリ。 分命羲仲云云ハ、曆書既ニ成ル、又羲仲和仲羲叔和叔ノ四人ニ分命シテ、之ヲ頒布シ、且推測ノ或ハ差フヲ恐レ、又之ヲ考驗セシム、因テ羲仲ハ専ラ春事ヲ管シ、往テ東表嵎夷ノ地ニ居ラシム、其測候所ヲ暘谷ト曰フ、而シテ春分ノ日ノ朝ニ、寅ミテ初出ノ日ヲ賓迎シ、土圭ヲ以テ其日影ノ尺寸ヲ記シ、以テ東方春時ニ方リ、作起スベキ事アルヲ以テ、曆ノ節氣ノ早晩ヲ以テ、先後ノ宜キヲ平均シ、秩序ヲ定メシム、春分ノ節ハ、晝日ノ長短適中ノ時ナリ、晝夜平均ナレバ、晝ヲ擧テ以テ夜ヲ見ハスナリ、其夕刻初昏ノ時、南ニ見ハルル中星ヲ鳥宿ト爲ス、鳥宿ハ二十八宿ノ內、井鬼柳星張翼軫ノ朱鳥七宿ナリ、殷ハ中ナリ、即チ仲春二月ニ定メ、差ノナキ樣ニスルナリ、春分ハ陽氣ノ中央ナリ、此頃ハ民ノ是マデ隩僻ノ處ニ居リ、寒ヲ避ケシ者モ、漸ニ分析シテ散處ス、以テ其氣ノ溫ヲ驗シ、鳥獸モ亦孳尾スルヲ見テ、以テ其氣ノ和ヲ驗スルナリ、孳ハ子ヲモツヲ云フ、尾ハツルムナリ。 申命羲叔云云ハ、又重ネテ其弟羲叔ニ命ジ、専ラ夏時ヲ管シ、往テ南方交阯ノ地ニ居ラシム、其測候所ヲ明都ト曰フ、夏月ハ事物長盛シテ變化スベキ時ナレバ、又是ヲ平均シ、秩序ヲ定メシム、夏至ノ日中ニ於テ、敬ミテ其日影ヲ伺ヒ、其極度ヲ致シ究ム、則晝日ハ暑度極テ永ク、初昏南中ニ見ハルル中星ヲ火星ト爲ス、即チ二十八宿ノ內、角亢氐房心尾箕ノ蒼龍七宿ナリ、其心星ヲ亦大火ト稱ス、故ニ七宿ノ中星ヲ擧ゲテ、他ノ六宿ヲ示ス、因テ星火ト曰フ、以テ仲夏五月ノ候ヲ正ス、夏至ハ陽氣ノ極ナリ、此頃ハ民ノ既ニ散處スル者、因テ愈ミ散處シ、鳥獸モ其毛希レニナリテ拔クルナリ、以テ其氣ノ熱ヲ驗ス、孔傳南交ノ解是ニ非ズ、按說文ニ因ハ就也、就ハ高ニ就ク也、夏月暑熱、故ニ人皆喜デ高處ニ居ル也、月令ニ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丘陵云云。 分命和仲云云ハ、又分テ和仲ニ命ジ、專ラ秋時ヲ管シ、往テ西極ノ地ニ居ラシム、其測候

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中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厥民析。鳥獸孳尾。

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蔡嵎音隅。孳音字。○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晩。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

四字一句トナシテ讀ムヲ是トス、下舜典大禹謨皆同ジ、孔傳非ナリ。
放勳、放ハ至ナリ、至ラザル所ナキ功業ヲ云フナリ。
欽明文思ハ、欽敬ニシテ通明ニ、文章著見シテ思慮深遠ナルヲ云フ、堯ノ巨大ノ勳業アル所以ハ、欽明文思ノ四德之ガ本ヲ爲スナリ、安安ハ、此四德皆自然ニ出デ、安ニシテ又安ク、勉强ヲ待タザルナリ。
允恭克讓ハ、其行フ所也。
光被四表云云ハ、堯德ノ盛ナル此ノ如シ、故ニ其光輝ノ外ニ見ハルルモノ、四海ノ外マデニ及ビ、上天下地ノ閒ニ至ルナリ。
克明俊德云云、堯ノ德ノ人ニ及ブモノハ、邇ヨリ遠ニ至ル、堯既ニ自ラ其俊大ノ德ヲ明ニシ、是ヲ以テ推シテ其九等ノ親族ヲ親愛スレバ、九族皆既ニ和睦シテ、家ガ能ク齊ヒ、又之ヲ推シテ畿內ノ百姓民族ヲ平均章明スレバ、

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强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敍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擧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擧其目。下別序之也。■昊下老反。

○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晩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

虞書、虞舜ノ時史官ノ紀スル所、故ニ虞書ト曰フ、元ノ鄒季友ノ音釋云、二典三謨、堯舜禹ノ事ヲ載セ、皆曰若稽古ト曰フ、其夏ノ啓王以後ノ史臣ノ作ル所タル明ナリ、然ドモ亦必唐虞ノ時、自ラ記載アリテ、夏ノ史臣修纂シテ篇ヲ成スノミ。

堯典、唐堯ノ事ヲ記シテ、以テ典法ト爲スベキモノナリ、典ハ經ナリ、法ナリ。

今文古文ノ辨ハ、解題ニ詳ナリ。

曰若稽古ハ、史臣ノ詞ニシテ、曰若ハ發語ノ辭、ココニト讀ム、ココニ古ノ云云ヲ稽フルナリ、猶國書今昔物語毎章首ニ、今ハ昔ト云ヒ、佛經開卷ニ如是我聞ト云ヒ、又童話ニ昔昔有タトサ翁ト媼ガ有タトサト云フガ如シ、

尚書卷第一

虞書

〔疏〕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言聖德之遠著。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 作堯典。

堯典

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疏〕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疏〕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敍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

西山先生ハ、蔡元定字季通ト云フ人ナリ。

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虞夏商周。之書分爲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周三卷。○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通古今之言也。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二年亦寧宗年號。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沈俗作沉非。沈音澄。沈字仲默。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先生之仲子。從學朱文公。隱居不仕。自號九峯先生。

書經集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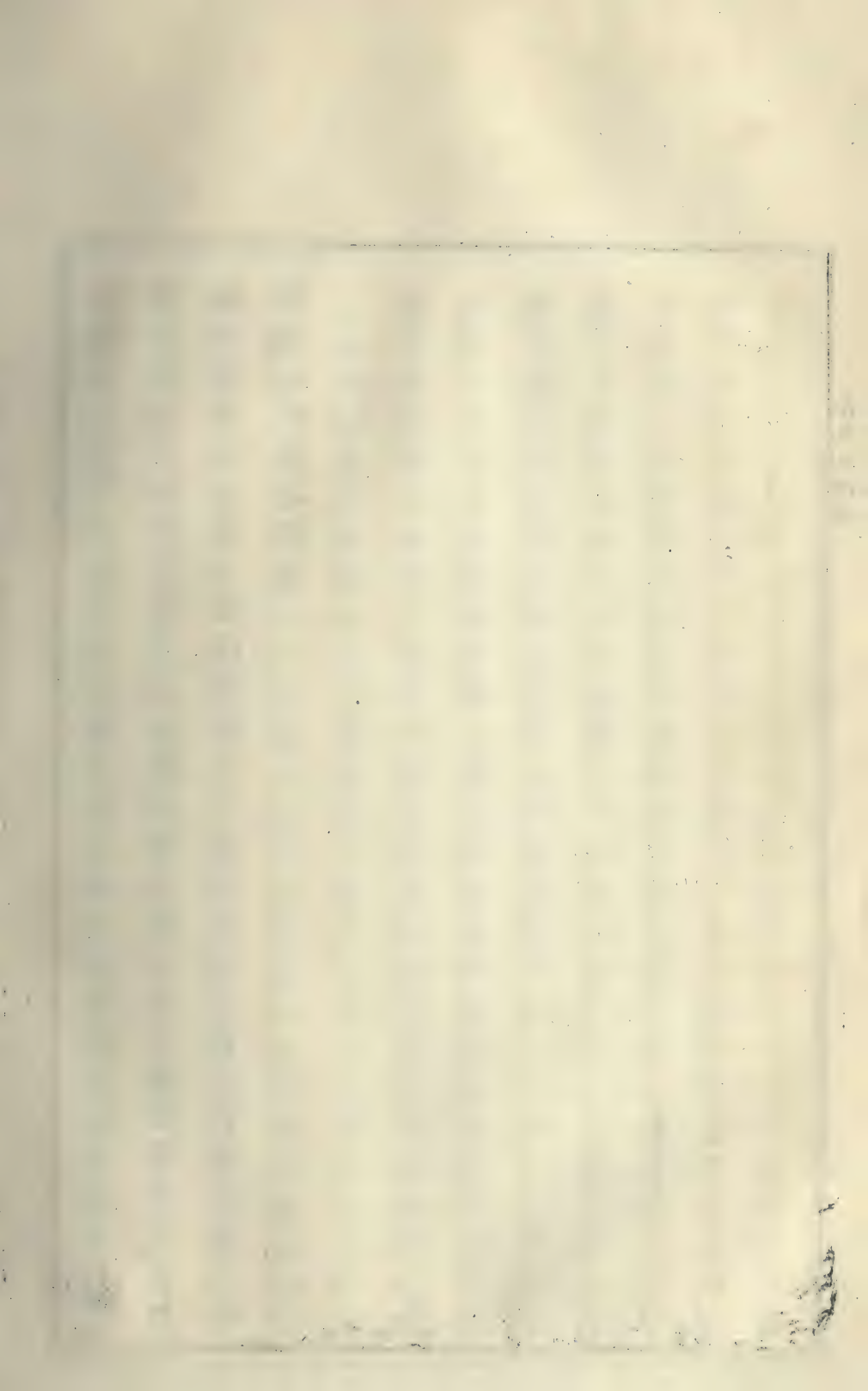
書經集傳序、集傳ハ、諸説ヲ集メテ傳注ヲ作ルナリ。

慶元己未、慶元ハ、宋ノ寧宗ノ年號ニシテ、己未ハ五年ナリ。

先生文公ハ、蔡沈ノ師、卽チ宋ノ朱子ナリ、名ハ熹字ハ元晦、卒シテ文公ト諡ス。

精一執中ハ、大禹謨ニ見エ、建中ハ仲虺之誥ニ見エ、建極ハ洪範ニ見ユ。

書經集傳序

慶元（宋寧宗年號）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堯舜）三王（禹湯文武）。治（鄒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借用乃爲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乃或皆作去聲讀之。今二聲並音。以矯其弊。平聲者。脩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此推之。皆可見矣。）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敎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隷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古文尙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敎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擧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

尙書目次終

卷第十一 周書

卷第十二 周書

卷第十三 周書

漢文大系
第十二卷

尚書目次

亦簡樸、初學ノ士猝ニ解シ易カラズ。而シテ蔡傳較流暢明白、故ニ從テ之ヲ疏通ス。讀者先ヅ蔡傳ニ從テ之ヲ尋繹シ、其大義ニ通ジ、然後ニ孔傳ニ就キ、孔疏ヲ參酌シ、子細ニ研究スベシ。後儒注解ノ參考スベキモノハ、彼ニ在テハ林之奇ノ全解、黄度ノ尚書說、王天與ノ纂傳、吳澄ノ纂言、王充耘ノ讀書管見、姜兆錫ノ參義、我ニ在テハ中井履軒ノ雕題略、龜井昭陽ノ尚書考、皆有益ノ書ナリ。又考證ハ江聲ノ集注音疏、王鳴盛ノ後案、胡渭ノ禹貢錐指等必讀スベキモノトス。

本書ノ解題頭注ヲ草スルニ際シ、河田羆君主トシテ其勞ニ當ラレタリ、茲ニ記シテ謝意ヲ表ス。

明治四十四年七月　　文學博士　星野恆識

ノ作ニ非ズトナス。故ニ蔡氏後ニ置テ、以テ其舊ヲ存シ、書ノ本旨ヲ得ザルモノハ往往駁正スル所アリ。然レドモ今孔傳ヲ先ニシ蔡傳ヲ後ニス、故ニ孔傳本ニ從テ改メズ。

注釋諸書

注釋ハ、尚書正義二十卷、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所謂五經正義ノ一ナリ。書集傳六卷ハ、宋蔡沈撰ス。沈ハ朱子ノ高弟ニシテ、朱子經傳ニ於テ、多ク訓釋アリ惟尚書ハ大禹謨マデ點定シ、其他ノ大義ハ、悉ク蔡氏ニ口授シ、之ヲ足成セシム。孔傳ハ、注中地名等、往往安國ノ後ニアル者アリ、故ニ前述ノ如ク僞撰ノ說アリ。然ルニ假令、東晉僞撰ニ係ルトスルモ、其時古ヲ去ル未ダ遠カラズ、舊訓古義ノ之ニ賴リテ考フベキモノアリ。且古來傳フル所ノ書ナレバ、宜シク之ニ由リ解釋スベキ若クナレドモ、宋元以來ハ、注疏ヲ置テ、專ラ蔡傳ヲ肄フ、蔡傳モ亦往往誤謬ヲ免レズ。後人ノ指摘ヲ受ルモノアレドモ、之ヲ要スルニ、疏通詳明ニシテ、尤モ簡易曉リ易シト爲ス。故ニ今孔子傳本ニ據リ、先ヅ傳ヲ擧ゲ、次ニ蔡傳ヲ載セ、頭注ハ專ラ蔡氏ニ從テ之ヲ解釋シ、其誤謬顯然ナルモノハ一二之ヲ駁正ス。或ヒト云ク、本書既ニ孔傳ヲ先ニシ蔡傳ヲ後ニス、頭注モ亦宜シク先ヅ孔傳ヲ解釋スベキニ似タリ、何如。之ニ答ヘテ曰ク、尚書ハ漢土最古ノ書タリ、文義古奧、孔傳

ガ如キ、皆己ヲ修メ人ヲ治ムルノ要ニ非ザルハナシ、故ニ鄭公曉ノ說ニ

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政精密廣大之所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

又朱竹垞ノ經義考ニ

按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淸趙子昂王與耕翟羣疑之。至明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則排擊亦多術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謬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寃詞以雪之。合兩家之說。無異輸攻而墨守也。愚闇之見。是書久頒於學宮。其言多綴緝逸書成編。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爲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淸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

トアリ、公平偏セズ、通儒ノ見解ト謂フベシ。故ニ今亦其說ニ從ヒ、孔傳蔡傳ノ舊ニ因リ、古文今文ヲ並存シ、而シテ古文ノ僞ヲ辨ズル如右。

書序ハ、百篇凡六十三序アリ、舊自ラ一篇ト爲ス。孔安國其作者ノ意ヲ述ブルヲ以テ、移シテ各其篇首ニ冠ス。其作者ハ古來以テ孔子作ル所ト爲セドモ、朱子以下斷ジテ孔子

リ、顯ハ二史記ノ安國早卒云云ト違フ、然レドモ凡ソ古書左傳國語戴記孟子等引ク所ニシテ、鄭玄、趙岐、韋昭、杜預等ノ逸書ト注セルモノ、皆其中ニ存スルヲ以テ、當時稱シテ眞古文ト爲シ、之ヲ學宮ニ立テ、鄭注尚書ト並ビ行フ。梁陳ノ間ニ至リ、益〻孔傳ヲ尊信シ、疏義ヲ作ルモノ多シ、唐初五經正義ヲ撰スルニ及ビ、孔穎達等遂ニ定メテ孔傳ヲ取リ、之ガ疏ヲ作ル、是ニ於テ鄭注遂ニ亡ビ、孔傳獨リ世ニ行ハル。宋ノ吳棫ニ至リ始テ之ヲ疑ヒ、朱子又大ニ之ヲ疑ヒ、元吳澄、古文中ニ就キ、篇名伏書中ニ在ル者二十八篇ヲ鈔錄シ、號シテ今文經ト曰フ。是ヨリ今古文尚書眞僞ノ論、紛紛トシテ起リ、明梅鷟、歸有光、羅敦仁、郝敬等、各著作アリ、皆古文ヲ排擊ス。清閻若璩ニ至リ、尚書古文疏證八卷ヲ撰シ、其僞ヲ抉摘シ、餘力ヲ遺サズ、同時毛奇齡、又古文尚書冤詞八卷ヲ著シ、古文ヲ回護シ、疏證ヲ駁擊ス。乾隆四庫全書提要ハ、則閻ヲ右シ毛ヲ左ス、王鳴盛、亦尚書後案十六卷ヲ著ハシ、若璩ノ緒論ヲ受ケ、孔傳古文尚書ヲ以テ皇甫謐ノ手ニ出ヅルト爲シ、鄭注ヲ主トシテ、辯論頗ル力ム。是ニ於テ東晉以來傳ハル所ノ孔傳古文尚書ノ僞撰タル、復疑ヲ容レザルナリ。然レドモ增多諸篇ノ載スル所ヲ見ルニ、皆聖賢ノ格言ニシテ、人ノ國家ニ裨スルアリ、學者ニ資スルアリ、六府三事、九功九敍ノ政要、危微精一ノ心傳ノ如キ、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ト云ヒ、功崇惟志、業廣惟勤ト云ヒ、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ト云フ

太誓ヲ分テ各三ト爲シ、顧命ヲ分テ康王之誥ト爲ス、故ニ伏本ノ二十九ハ卽チ孔本ノ三十四ナリ、其十六篇ハ卽チ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ナリ。然レドモ未ダ學宮ニ立ツヲ得ズ、師弟私ニ授受シテ東漢ニ至ル、馬融鄭玄等之ガ傳注ヲ作ル、王肅モ亦之ヲ注ス、然レドモ十六篇ハ師傳ナキヲ以テ並ニ注スルニ及バズ。清ノ魏源ハ東漢ノ古文ヲ以テ西漢ノ古文ニ同ジカラズト爲ス、其著ハス所ノ書古微ニ詳ナリ。

今文尚書ハ、晉懷帝永嘉ノ亂ニ滅亡ニ歸ス、晉元帝ノ時、豫章內史梅賾、孔傳古文尚書ヲ奏上ス。コノ孔傳古文尚書ナルモノハ、伏生傳フル所二十八篇ノ外、別ニ增多二十五篇アリ。二十五篇トハ卽チ今世行ハルル所ノ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是ナリ。其二十八篇ノ中、堯典ヲ分テ舜典ト爲シ、皐陶謨ヲ分テ益稷ト爲シ、盤庚ヲ分テ三ト爲シ、顧命ヲ分テ康王之誥ト爲ス、故ニ凡ソ五十八篇、序ヲ幷セテ五十九篇トス。其二十五篇ノ文ハ、儷偶排比、平坦整齊、二十八篇ノ簡奧深妙殆ド句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ト負ニ異ナリ。加之安國ノ序細膩ニシテ西漢ノ文ノ粗枝大葉ナルニ似ズ、敘事又誤謬ア

書經

解題

書ハ、古ヨリ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ノ典籍アリシヲ、孔子之ヲ删録シ、唐虞ヨリ斷ジテ百篇ト爲ス。典謨貢歌誓誥訓命征範ノ十體アリ、二帝三王天下ヲ治ムル大經大法皆此中ニ具載セリ。其尚書ト稱セシハ、尚ハ上ナリ、上代以來ノ書ナルヲ以テ、故ニ尚書ト曰フ、後世五經ノ目ヲ建テシヨリ、書經ト稱ス。

孔子ノ書ハ、秦始皇書ヲ焚キ、儒ヲ坑ニスルニ及ビ、一旦中絶セシガ、漢代ニ至リ學者傳フル所、今文アリ、古文アリ、今文ハ、伏生故ト秦ノ博士ト爲リ、秦ノ時書ヲ禁ズルヲ以テ之ヲ壁藏ス、亂定マルニ及ビ、之ヲ求ムルニ數十篇ヲ亡ヒ、獨リ二十九篇（實ハ二十八篇、序一篇ヲ加フ、太誓ハ別ニ之ヲ民間ニ得）ヲ得、以テ齊魯ノ閒ニ敎フ、濟南ノ張生、千乘ノ歐陽生（字和伯）等之ヲ受ク、其書漢隸ヲ以テ之ヲ書ス、故ニ今文ト曰フ。漢初早ク學宮ニ立チ、朝野並ニ之ヲ用フ。古文ハ漢景帝ノ時、魯恭王、孔子ノ舊宅ヲ壞チ、壁中ニ於テ之ヲ得以テ孔氏ニ還ス、其書科斗ノ文字ナルヲ以テ古文ト稱ス。孔安國今文ヲ以テ之ヲ讀ミ、其家ヲ起シ、都尉朝ニ授ク、司馬遷亦從テ訓故ヲ問フ、其書伏生ノ傳フル所ニ較スルニ十六篇多シ、又其中ニ就テ盤庚

毛詩卷第二十大尾

高宗ノ前ニ政教ヲ修メズ、寢廟廢壞セリ、高宗今楚ニ克チ天下服スルニ及ビテ、寢廟ヲ修メ、故法ヲ復スルヲ言フナリ。

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毛傳]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集傳]生叶桑經反。○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於椹上。以為桷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集傳]山叶所旃反。丸叶胡員反。斷音短。斲音卓。桷音角。梴五連反。閑叶胡田反。安叶於連反。○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也。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集傳]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毛傳〕鄉所也。〔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來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集傳〕女音汝。氐音堤。享叶虛良反。○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毛傳〕辟君。適過也。〔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命天下衆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集傳〕辟音璧。適音謫。解音懈。叶訖力反。○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毛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愼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集傳〕監下與濫叶。嚴叶五剛反。國叶越逼反。福叶筆力反。○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

天命乃チ下リ視ル、下民ニ嚴明ニシテ能ク德ヲ明カニシ、賞罰僭濫ナラズ、敢テ怠惰ニシテ自ラ政事ニ暇アルヲ爲サザル者アレバ、則チ之ヲ小國(下國)ノ君タラシメ、以テ大(封)ニ其福ヲ建テ、終ニ天子タラシム(湯ノ七十里ヨリ起リシヲ言フ)、此亦楚ニ告グル語ナリ。

撻然トシテ疾キ者ハ殷王武丁ナリ、其武ヲ奮ツテ荊楚ヲ伐チ、深ク險阻ニ入リ、荊人ヲ聚メ俘ニシテ歸レリ、楚ニ克ツノ後往ク所トシテ服セザルハ無ク、截然トシテ齊シキハ武丁ノ往キ伐ツ所ナリ、是レ湯ノ業ニテ、武丁ノ功ハ湯ニ等シ。

【毛傳】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帥徒撓敗。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集傳】子叶奬里反。衡叶戶郎反。左音佐。右音又。〇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集傳】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毛傳】撻疾意也。殷武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箋云】有鍾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箋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敕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集傳】罙面規反。裒音抔。緒音序。〇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湯孫謂高宗。〇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

ル、志有罪ヲ誅スルニアリ、其勢火ノ烈烈タル如ク、敢テ之ヲ害スルアル無シ、古ノ王者(苞、樹ノ本)ノ後三アリ(三蘖)夏桀ト其前ノ二王ノ後トナリ、皆德ノ以テ天意ヲ遂グル無ク、德以テ自ラ天ニ達スル無シ、諸侯歸セズ、故ニ九有ノ諸侯齊シク(截)湯ニ歸セリ、唯ダ韋顧昆吾ノ桀ニ黨スルアリ、湯又之ヲ伐テリ、昔商ノ尙ホ諸侯タリシ時、震懼且危怖(業)シタルコトアリ、湯ニ至リテ乃チ信ニ之ヲ天子トシテ愛シ、又賢ヲ降シテ卿士タラシメタリ、賢者阿衡ノ官タリ、實ニ湯ヲ助ケタリ、故ニ能ク夏ヲ滅シテ之ニ代レリ。

氏曰。小球鎭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爲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强。球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

毛傳 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箋云 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毛傳 戁恐。竦懼也。箋云 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集傳 共音恭。叶居勇反。駿音峻。厖音忙。叶莫孔反。龍叶丑勇反。動叶德總反。戁音赧。竦音聳。○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毛傳 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云 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毅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乃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御害我。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毛傳 苞本。蘖餘也。箋云 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下者。故天下歸鄕湯。九州齊壹截然。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傳 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箋云 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集傳 鉞音越。曷音遏。叶阿竭反。蘖叶五竭反。達叶他悅反。伐叶房越反。○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

之ヲ視テ敎令悉ク行ハル、契ノ孫相土威アリ、海外率ヰ服シ、截トシテ齊ヘリ、天命違ハズ、湯ニ至リテ德天心ト齊シ、湯ノ賢ニ降ルコト疾ク、聖敬日ニ升ル、其德明ニシテ寛假(昭假)人ニ對スル緩(遲遲)天ヲ是レ敬(祗)ス、故ニ天命ジテ九州(九圍)ニ事ヲ用ヒシメ、天下ニ王タラシメタリ、湯ノ事ヲ用フルヤ、小球大球ヲ受ケ以テ天子トナリ、諸國ノ表章ト爲リ、天ノ美ヲ荷ヘリ、湯ノ性人ト競ハズ、躁急(球)ナラズ、剛柔中ヲ得、政敎ヲ敷クハ優優トシテ美ナリ、故ニ百祿聚リ歸セリ、又小玉(小共)大玉(大共)ヲ受ケ、諸侯ノ爲ニ英俊厚德ノ君(駿厖)ト爲リ、能ク天ノ寵(龍)ヲ荷ヘリ、湯人勇ヲ陳ベ進(敷奏)ムルニ、動カスベカラズ、恐レシムベカラズ、敵トシテ克タザル無シ、故ニ百祿總ベテ歸セリ、武功アリ王德アル(武王)成湯ハ旆ヲ載セテ出征シ、又(有)固(虔)ク鉞ヲ秉

玄王廣大其政治。堯始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敎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偏省視之。敎令則盡行之。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毛傳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集傳撥叶必烈反。達叶他悅反。發叶方月反。○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毛傳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毛傳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下。假暇。祗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寛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集傳躋音齎。○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毛傳球玉。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鄕。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毛傳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箋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集傳球音求。綴音贅。旒音流。何音賀。絿音求。遒音囚。○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

深キモノハ殷家ノ德ナリ、昔在前世久(長)シク其祥ヲ發ス、即堯ノ時洪水アリ、禹下土ヲ敷キ廣メテ四方ヲ正シ、京師外ノ大國ヲバ疆域ヲ晝シ、平均ナラシメシ時ニ、契之ヲ佐ケテ功有リ、祥巳ニ此時ニ發セリ、有娀氏ノ女方ニ長大(將)ナラントスル時、天之ガ爲ニ子ヲ生マシメ、契ヲ商國ニ生マシメタリ、契(玄王)大(桓)ニ治(撥)ム、初メ小國ヲ受ケ、後大國ニ封ゼラル、皆能ク其政令ヲ達ス、民ヲシテ禮(履)ニ順(率)ヒテ越エザラシメ、偏ク

咸宜。百祿是何。毛傳景大。員均。何任也。箋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來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集傳假音格。宜叶牛何反。何音荷。叶如字。〇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鄭注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毛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集傳隕音員。娀音菘。〇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〇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竟。而幅員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敎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〇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毛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遂猶偏也。發行也。

契ヲ生ムト爲シ、鄭箋ハ感生帝ノ說（契ヲ黑帝ニ感ジテ生マルト爲シ、之ヲ玄王ト爲ス。）ニヨリ、玄帝玄鳥ノ卵トナリテ降リ、契ノ母之ヲ呑ミテ身ムト爲ス、集傳ハ鄭ニ從ヘリ。

古帝ヲ鄭ハ天トス。

武丁孫子ハ武丁ノコトナリ、武丁善ク人ノ子孫タルヲ以テ言フ、武丁能ク先祖武德ノ王ノ道ヲ行フ、故ニ威德盛大ニシテ任ヘザル無シ、是ニ於テ高宗ヲ祀ルニ、諸侯來リテ祭ヲ助ク、高宗能ク邦畿ノ民ヲ安ンジタリ、故ニ始メテ能ク四海ヲ有セリ、四海來リ至ル者多シ、皆言フ、王ノ政大ニシテ均シク河ノ如シト、恩澤ノ徧キヲ言フナリ。

郊禖而生契。故本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有娀氏之女簡狄。呑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集傳】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呑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敍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毛傳】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毛傳】武丁高宗也。【箋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集傳】有叶羽己反。殆叶養里反。子叶奬里反。○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毛傳】勝任也。【箋云】交龍爲旂。糦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與。【集傳】勝音升。糦音熾。○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毛傳】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居民已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集傳】海叶虎洧反。○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

多數ノ人(假)總(鬷)ベテ靜肅ニシテ言語スル者無ク、爭フ無シ、故ニ神我孝子ヲ安ンズルニ眉壽ヲ以テシテ、黃髮耇老無疆ナラシム、諸侯來ル時車馬整整、來リテ朝ニ至(假)ルヤ、其有ル所ヲ予ニ獻ズ(享)、而シテ王ノ命ヲ受ケ、又祭ノ時ニ溥ク來リテ助ク、此ク萬國ノ歡心ヲ得ルニヨリ。天ヨリ平安ノ福ヲ降シ、豐年ヲ得、中宗ノ神來リ至リ(假)、祭ヲ饗ケ、無限ノ福ヲ降ス。

毛傳ハ玄鳥來ル、契ノ母郊禖ニ祈リテ身ミ、

昂。爭叶音章。○酤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鬷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毛傳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云約軧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箋云饗謂獻酒使神饗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集傳軧音祈。衡叶戶郎反。鶬音搶。假音格。享叶虛良反。饗叶虛良反。○約軧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享。則降福無疆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祭之所。而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集傳說見前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鄭注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毛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之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于

從フ。

アア功烈ノ祖(成湯)ハ此福(斯祜)ヲ常(秩)ニスルアリ、卽チ當ニ常ニ天下ニ王タルベキナリ、湯既ニ此福有リ、天又重ネ賜ヒテ疆リ無ク、乃チ汝中宗ノ此所ニ及ブ(卽チ能ク湯ノ業ヲ再ビ興スナリ)、中宗此業アリ故ニ之ヲ祀ル、既ニ清酒ヲ戴セテ獻ズ、故ニ神我ガ思フ所ヲ賜ヒテ成ルヲ得(卽チ萬福來リ天下平也)、祭ノ時亦五味調和シタル羹アリ、以テ諸侯和順ノ德アル者、來リテ祭ヲ助クルニ喩フ、彼等廟中ニアリテ肅戒シ、各〻位ニ立ツ、

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皆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集傳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箋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祭者之來意也。集傳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集傳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卽此詩也。

烈祖。祀中宗也。

鄭注中宗殷王大戊。成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集傳祜音戶。○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

毛傳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箋云祜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葉。能興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毛傳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和羹者。五味和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喩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位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皆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集傳酤叶候五反。成叶音常。羹叶音郎。平叶音旁。鬷音奏。假音格。言叶音

(衎)マシム、又湯ヲ頌シテ言フ、湯ノ能ク人ノ子孫タルヤ、此大樂(假)ヲ奏シテ鬼神ヲ祭ル、故ニ福ヲ得テ我思フ所ヲ安ンジテ成ルヲ得タリ(卽チ萬福來リ天下平カナリ)、祭時鞉鼓淵淵トシテ和シ、嘒嘒トシテ清烈ナル管聲アリ、諸樂ノ音既ニ和シ且平、又我磬聲ト相依リテ和ス、アア湯ノ穆穆トシテ美ナル、其樂聲、大鐘(庸)ト鼓ト斁然トシテ盛ナリ、干戈ヲ執リテ萬舞スル者奕トシテ閑習セリ、樂ヲ用フル誠ニ宜シ、此時ニ於テ王者ノ後及諸侯ノ來リテ祭ヲ助クアリ(嘉客)、皆夷悅ス、祭ヲ助クル法、上古先民之ヲ爲セリ、今ニ創ルニアラズ、嘉客ノ儀溫恭、朝夕事ヲ執リ饌ヲ薦ムルニ恪トシテ恭敬ナリ、嘉客我烝嘗ノ時、祭ヲ念(顧)ヒ來リ助クル所以ハ、誠ニ湯ノ顯大ノ德(將)アルニヨル、鄭箋ハ湯孫ヲ湯ノ孫卽チ太甲ト爲セリ、集傳ハ祭ヲ主ル時王ト爲セリ、今毛傳ニ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毛傳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綏我思成。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毛傳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聲尊。故異言之。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集傳淵叶於巾反。於音烏。孫叶思倫反。○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毛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鍾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鍾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集傳庸鏞通。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毛傳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

アア湯ノ功亦多(那)キカナ、湯ハ濩ノ樂ヲ作リ、殷家ノ鞉ト鼓トヲ立(置)テタリ、既ニ一代ノ奏ヲ立テ、之ヲ用ヒテ祖ヲ祭ル時、此鼓ヲ奏スレバ聲簡簡トシテ和大、以テ我功烈アル祖(契、冥等)ヲ樂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商頌

集傳 商頌四之五。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强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注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毛傳 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 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成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集傳 猗音醫。與音余。鞉音桃。○賦也。猗歎詞。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卽此是也。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

松柏ハ用ヒテ寢、廟ヲ作ルナリ。

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僖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集傳嘏叶果五反。母叶滿委反。有叶羽己反。○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閟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爲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毛傳徂來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閟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佼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毛傳曼長也。箋云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集傳柏叶逋莫反。斷音短。度入聲。尺叶尺約反。桷音角。舄叶七約反。碩並叶常約反。奕叶弋灼反。曼音萬。○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脩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二句。一章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集傳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集傳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擧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擧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擧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毛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來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集傳】巖叶魚枕反。邦叶卜工反。○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毛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荊楚也。諾順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集傳】繹叶弋灼反。宅叶達各反。貊叶莫博反。○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

承ハ禦ギ去ルナリ。

作朋。如岡如陵。毛傳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集傳衡叶戶郎反。將音搶。炰音庖。胾音恣。羹叶盧當反。慶叶祛羊反。○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羹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毛傳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毛傳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多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毛傳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箋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箋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集傳乘去聲。叶神陵反。縢音滕。重平聲。弓叶姑弘反。綅音纖。叶息稜反。富叶方未反。背叶蒲寐反。大叶特計反。艾叶五計反。害叶暇憩反。○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

三壽ハ壽考ノ三卿ナリ。

箋云 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毛傳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 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毛傳 騂赤。犧純也。箋云 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下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集傳 子叶獎里反。祀叶養里反。解音懈。叶訖力反。犧虛宜虛何二反。宜牛奇牛何二反。多章移當何二反。女音汝。○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毛傳 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云 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

屆ヲ鄭ハ極卽チ罰ト爲セリ、無貳云云ハ大明篇ニ見エタリ。

殷ノ民ヲ治(致)メテ、能ク功ヲ祖先ニ同ジクストナリ。

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天神多子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穀。故云纘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集傳】閟音祕。侐音洫。嫄音元。依叶音隱。遲叶陳回反。福叶筆力反。重平聲。穋音六。叶六直反。稙音陟。麥叶訖力反。國叶于逼反。秬音巨。緒音序。○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毛傳】剪齊也。【箋云】剪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毛傳】虞誤也。【箋云】屆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人民。皆樂武王之德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箋云】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既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毛傳】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彊於衆國。【集傳】大音泰。野叶上與反。女音汝。敦音堆。功叶居古反。子叶子古反。○賦也。剪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剪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姜嫄云云、毛、鄭、朱ノ說ハ生民第一章ノ說ニ同準ス。

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鴞恆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惠則化之。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傳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荊揚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荊揚之州。貢金三品。集傳鴞音梟。黮音甚。憬音耿。琛敕金反。○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鄭注宇居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 毛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毛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毛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箋云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毛傳緒業也。箋云秬

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明德。脩泮宮。而德化大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毛傳 囚拘也。箋云 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集傳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

毛傳 桓桓威武貌。箋云 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毛傳 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 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讙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集傳 南叶尼心反。吳音話。○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毛傳 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云 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爲逆者。謂壍井刋木之類。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箋云 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集傳 觩音求。斁叶弋灼反。逆叶宜脚反。獲叶黃郭反。○賦也。觩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毛傳 翩飛

仁義ノ長道ニ順ヒテ羣衆ヲ收斂ス（毛、朱）鄭ハ遠キ道ニ從ヒ、淮夷ヲ討チ惡人ヲ治ムト爲ス。

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集傳 樂音洛。泮普半反。芹其斤反。旂叶其斤反。茷蒲害反。噦呼會反。○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雝。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毛傳 其馬蹻蹻。言彊盛也。箋云 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毛傳 色溫潤也。箋云 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集傳 蹻居表反。昭叶之繞反。○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 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者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毛傳 屈收。醜衆也。箋云 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集傳 茆叶謨九反。老叶魯吼反。道叶徒吼反。○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茆音卯。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毛傳 假至也。箋云 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傚也。僖公信文矣。謂脩泮宮也。信武矣。謂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云 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傚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集傳 假音格。祜候五反。○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箋云 克能。

君臣德義ヲ明カニス、故ニ外ニアル者競ヒ來リテ事フ（鷺ノ振振トシテ多ク下ルヲ以テ、潔白ノ賢士多ク魯朝ニアルニ喩フ）、魯君之ト燕樂シ、醉ヒテ君ノ爲ニ起チテ舞ヒ、相樂ム。

天子ノ大學ハ圓キ池ノ内ニ立ツ、四方水ニテ周ラス、故ニ辟雍ト云フ、諸侯ノ學ハ半圓形ノ池ノ内ニ立ツ、故ニ泮宮ト云ヒ、其池ヲ泮水ト云フ、水ニ芹ナドヲ采リ、宮ニハ化ヲ采ルトナリ。

曰。鷺亦興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毛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飛喩羣臣飲酒。醉欲退也。集傳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毛傳青驪曰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云載之言則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毛傳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集傳駽乎縣反。有叶羽己反。子叶奬里反。○興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詒遺也。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云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雍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毛傳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箋云于往。邁行也。我采泮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

馬ノ駜トシテ肥強ナルハ、彼ノ乘ル所ノ黃馬ナリ、將ニ之ニ乘ラントスレバ先ヅ善ク之ヲ養フ、故ニ肥強、乘レバ能ク遠キヲ致ス、以テ僖公善ク賢能ノ臣ヲ養ヒ臣其力ヲ致シ、國因リテ治マルニ喩フ、臣既ニ忠ヲ盡ス、故ニ夙夜公ニ在リ、公ニ在ルモ國治マリテ無事ナルユエ、義ヲ明カニシ德ヲ明カニスルノミ、

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毛傳陰白雜毛曰駰。形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徂牧馬使可走行。集傳駰音因。騢音遐。叶洪孤反。驔音簟。祛音區。邪叶祥余反。○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形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彊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閒。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鄭注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毛傳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喩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箋云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寢。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毛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飮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集傳駜蒲必反。乘繩證反。明叶謨郎反。下叶後五反。咽烏玄反。樂音洛。○興也。駜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

伯禽ノ法ニ遵ハンコトヲ思ヒ、思ニ限リ無ク、乃チ馬ニモ及ビテ、扨コソ馬ガ此クハ美ナルニ至レリトナリ。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毛傳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坰之牧地。水艸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思無疆。思馬斯臧。箋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集傳駉音扃。馬叶滿補反。坰音扃。野叶上與反。者叶草與反。驈音聿。驪音離。彭叶鋪郎反。○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衞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毛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棋曰騏。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毛傳才多材也。集傳騅音佳。駓音丕。才叶前西反。○賦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毛傳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思無斁。思馬斯作。毛傳作始也。箋云斁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集傳驒音駝。駱音洛。駵音留。繹叶弋灼反。○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

毛詩卷第二十

駉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集傳 魯頌四之四。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卽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敎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襃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注 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毛詩卷第十九終

アア美(皇)ナル是ノ周家、既ニ天下ヲ定メテ四方ヲ巡狩シ、高山ニ登リテ之ヲ祭リ、嶞山(墮山)高岳(喬嶽)皆信ニ山川ノ圖(猶)ヲ案ジテ秩祭ス、天下ノ山川皆其神ヲ是ニ聚メテ(裒時)配(對)シテ祭ル、能ク百神ノ主タリ、是レ周ノ命ヲ受クル所以ナリ。

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賚一章。六句。 集傳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鄭注 般樂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 毛傳 高山四嶽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翕合也。 箋云 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者合爲一。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毛傳 裒聚也。 箋云 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集傳 於音烏。嶞音惰。翕音吸。裒音抔。○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般一章。七句。 集傳 般義未詳。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集傳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婁、鄭箋集傳ミナ屢ニ作ル。

於昭云云、アア明ナルカナ日ク天、紂其レ惡ナリ、故ニ天(皇)武王ヲ以テ之ニ代(閒)ラシメタリ。

敷時云云ハ、是ノ文王勞心ノ事ヲ偏ク陳(繹)ベテ行ハンコトヲ思フ、我文王ノ道ヲ用ヒテ天下ニ往キテ、以テ天下ノ安定ヲ求ム、文王勞心ノ事ハ是レ周天命ヲ受ケ王タルノ由ル所ナリ、アア、汝諸臣亦繹ベ思ヘヤ。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鄭注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綏萬邦。婁豐年。箋云綏安。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毛傳士事也。箋云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安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於昭于天。皇以閒之。毛傳閒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集傳屢音慮。解音懈。於音烏。○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閒字之義未詳。傳曰。閒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桓一章。九句。集傳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毛傳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時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集傳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詞。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

ノ肥充ヲ告ゲ、又鼐等ノ繖ヲ取リテ檢シ、其潔キヲ告グ、祭ノ始メ身分卑キ士スラ此ク恭敬、故ニ祭ニ臨ミ尸ニ事ヘテ禮ヲ失フ者アル無シ、祭ノ末ニ旅酬アリ、此時禮ヲ失フ者ヲ罰スル兕觥ハ、設ケタルノミニテ用フル所無シ其故ハ祭ヲ助ケ美酒ヲ飮ム者、皆自安(柔)ヲ思ヒテ譁(吳)セズ傲(敖)ナラザレバナリ、此ク終始禮ノ如シ、故ニ神之ヲ歆ケテ壽考(胡考)ノ休徵ヲ得。

アア美(鑠)ナルカナ文王ノ師ヲ用フルヤ、此師ヲ率キテ此ノ闇君(晦)紂ヲ取(養)レリ、周道是ニ於テ大ニ明盛トナル、是レヲ以テ遂ニ太平ヲ致セリ、我國家天人ノ和(龍)ヲ以テ殷ヲ受ク、强力ヲ用ヒテ之ニ代リシニアラズ、蹻蹻トシテ武アル武王ノ爲(造)ス所ハ、則チ此武ヲ用テ文王ノ功ニ嗣ゲルナリ、實ニ維レ汝王ノ事、信ニ師ヲ用フル道ヲ得タリ、集傳實維爾公允師ヲ一句ト見ル。

反。觩音求。吳音話。敖音傲。○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此亦祭而飮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擧鼎冪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絲衣一章。九句。集傳 此詩或紑俅牛觩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鼒並叶紑韻。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鄭注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毛傳 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 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毛傳 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箋云 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故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毛傳 公事也。箋云 允信也。王之事所以擧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集傳 於音烏。鑠音爍。蹻音矯。造叶祖候反。嗣叶音祠。○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

酌一章。九句。集傳 酌一章八句。　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祖先ヲ祭ル明日繹アリ尸ヲ賓ス、此詩祭ノ終始ヲ擧ゲテ中ヲ見ハス、祭ノ始メ士ノ禮ヲ行フ者ヲシテ絲衣ヲ服セシム、其色紑然トシテ鮮潔、首ニ弁ヲ載ス、其貌俅俅トシテ恭順、此人堂ヨリ門ノ塾ノ基ニ行キテ君ニ濯具ルヲ告ゲ、又三牲ヲ見テ牲

艸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城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室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尙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集傳 挃音窒。比去聲。櫛側瑟反。○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集傳 盈滿。寧安也。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毛傳 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云 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集傳 犉音淳。捄音求。角叶盧谷反。○黃牛黑脣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集傳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所謂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注 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毛傳 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云 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擧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毛傳 吳譁也。考成也。箋云 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集傳 紑孚浮反。俅音求。鼒音柰。鼒叶津之

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 且此也。振自也。箋云 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此有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者久。非適今時。集傳 今叶音經。茲無韻未詳。○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集傳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集傳 畟音測。耜叶養里反。俶音蓄。畝叶蒲委反。○賦也。畟畟嚴利也。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毛傳 畟畟猶測測也。箋云 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集傳 活叶呼酷反。○說見前篇。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集傳 饟式亮反。○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毛傳 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艸也。箋云 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稷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集傳 糾叶其了反。鎛音博。趙直了反。薅音蒿。○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爲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卽所謂荼毒也。荼蓼朽止。黍稷茂止。集傳 茂叶莫口反。○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毛傳 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箋云 百室一族也。

(衆子)彊(强力ノ人)以(傭人)ナリ、喰トシテ多ク來リテ食ヲ送ル者ハ婦女子弟(士)ナリ、農人身ノ勞ヲ思ハズシテ、食ヲ送リ來リシ婦ヲ勞トシ、思ヒテ之ヲ愛(媚)シ、又其子弟ヲ愛(依)ス、農夫利(略)キ耜アリ・南畝ノ土中ニ入レテ土ヲ反ネ起シ(俶載)百穀ヲ種ウ、穀種皆生氣(活)ヲ含(函)ム、故ニ土中ヨリ驛驛トシテ出デ、苗ノ特ニ傑出シテ美ナルモアリ、厭厭トシテ長大ナルハ皆一樣ナリ、農人又緜緜トシテ力ヲ用ヒテ耘(麃)ル、大ニ熟スレバ穫ル云云、匪且有且云云ハ此ト云ヒテ此有リ、今ト云ヒテ今有ルニアラズ、慶祥ノ事ハ德ヲ修メ、禮ヲ行ヒテ始メテアルナリ、其理古ノ又古ヨリシテ然リトナリ。

曰。以彊予任民。以謂閑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艸木。上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乃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倶行。彊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

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毛傳 嗿衆貌。士子弟也。箋云 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集傳 嗿他感反。饁音曄。耜叶養里反。畝叶滿委反。○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大宰所謂閑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嗿衆飲食聲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人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毛傳 略利也。箋云 俶載當作熾菑。播猶種也。實種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艸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氣。集傳 活叶呼酷反。○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集傳 達叶佗悅反。○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毛傳 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云 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言衆齊等也。集傳 麃表驕反。○緜緜詳密也。麃耘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毛傳 濟濟難也。箋云 難者穗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也。言得多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云 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集傳 濟上聲。積音漬。叶上聲。○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

毛傳 飶芬香也。箋云 以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毛傳 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 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祐。集傳 飶音苾。○飶芬香也。未

予ヲ曳キテ（荓蜂）惡ニ入ルル勿レ、若シ此クノ如クンバ我汝ヲ誅セン、是レ汝自ラ辛螫ノ害ヲ求ムルノミ、桃蟲ハ鷦、始メ小ニシテ終ニ大、始メ管蔡周公ヲ譏シ、予之ヲ聽キタルハ桃蟲ノ尙ホ小ナルガ如シ、後遂ニ兵ヲ用ヒテ管蔡ヲ誅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ニ至リテハ、小鳥飛ビテ大トナルガ如シ、予才智未ダ至ラズ、獨リ國家多難ノ事ニ當ルニ足ラズ、恐ラクハ予又患苦（蓼ハ苦キニヨリ患苦ニ比ス）ニ會セン、汝等ソレ予ヲ助ケヨト。

田ノ草ヲ芟リ田ノ木ヲ除（柞）キ、然ル後ニ之ヲ耕ス、澤澤トシテ土皆解散ス、耦シテ耘ル者千（共ニ二千人）、或ハ隰ニ或ハ畛ニ行ク、行ク所ノ人ハ主（家長）伯（長子）亞（次子）旅

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擧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愼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甹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傳 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 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鳥。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毛傳 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云 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淮夷之難也。集傳 荓音傳。螫音釋。拚音翻。難去聲。蓼音了。○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愼。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集傳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鄭注 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集傳 柞音叶疾各反。澤音釋。叶徒洛反。○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集傳 畛音眞。○耘去苗閒草也。隰爲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毛傳 除艸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以用也。箋云 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彊有餘力者。周禮

次序アラシメタリトナリ。

天高ク又高クシテ上ニアリ、我ヲ去ルコト遠シト曰フ勿レ、天其事ヲ上下シ（日月ヲ運轉シ四方ヲ照臨シ）、日ニ人ノ善惡ヲ視テ近キニアリ、佛時仔肩ヲ毛傳ハ、光明ノ人ニ光明ノ事ヲ學バントス、即チ賢人中ノ賢人ニ學バントス、是大ニ相克ツノ道ナリト解シ、鄭ハ佛ヲ輔拂ト解シ、輔弼ニ是レ任ゼント解セリ、集傳ハ我負荷ノ任（仔肩）ヲ輔（佛）ケヨト解セリ。

予往時ニ懲リテ後患ヲ愼(毖)マントス、汝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毛傳 顯見。士事也。箋云 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日瞻視。近在此也。集傳 思叶新夷反。易去聲。哉叶奬黎反。茲叶津之反。○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毛傳 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 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者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集傳 子叶奬里反。明叶謨郎反。佛音弼。仔音茲。行去聲。叶戶郞反。○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鄭注 毖愼也。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不愼。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爲政以救患難。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毛傳 毖愼也。荓蜂摩曳也。箋云 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

訪予落止ハ成王ガ羣臣ニ、汝等當ニ予ガ始(落)メテ政ニ即ク事ヲ謀ルベシト云フナリ、率時昭考ハ羣臣ガ王ニ、當ニ明德ノ父武王ニ效スベシト答ヘタルナリ、於乎悠哉以下ハ又成王ノ語ナリ、昭考ノ道悠遠、吾未ダ及ブ能ハズ、(未有艾ハ數アラズト云フコトニテ、相去ル遠キヲ云フ)、汝若シ吾ヲ以テ之ニ就カントセバ、吾父ノ圖(猶)ヲ繼ギテ其圖分散(判渙)セントナリ、紹庭上下云云ハ、武王能ク父文王ノ直道(庭)ヲ繼ギ、之ヲ上下ニ施シ、又能ク羣臣(厥家)ヲ上下治理(陟降)シテ

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毛傳 序緒也。箋云 夙早。敬愼也。我小子。早夜愼行祖考之道。言不敢解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集傳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集傳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鄭注 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毛傳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 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女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箋云 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箋云 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集傳 難去聲。○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强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集傳 說同上篇。

不造ハ武王死シ、家道成ラザルヲ云フ、陟降庭止ハ上リテ天ニ事ヘ、下リテ民ヲ治ムルニ、皆直道(庭)ヲ以テセリトナリ。

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諡。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毛詩周頌

集傳 周頌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鄭注 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毛傳 閔病。造爲。疚病也。箋云 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集傳 造叶徂候反。嬛音煢。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考叶祛候反。孝叶呼候反。○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毛傳 庭直也。箋云 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集傳 庭叶去聲。○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羮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庭。是

ノ貌、敦琢其旅（敦ハ雕ニ同ジ）ハ、玉ヲ雕琢スル如ク意ヲ用ヒテ從者ヲ精選シ、賢人ノミヲ率ヰルヲ言フ、宿宿云云ハ微子已ニ宿、信ヲ重ネ、日巳ニ久シク、以テ去ルベシ、周人之ヲ愛スル故ヲ以テ、其馬ヲ絆シテ留ム、竟ニ去ラントスルニ及ビテ、王始（薄）メテ之ヲ餞送セヨト云ヒ、左右ノ臣又從ヒテ之ヲ安樂ナラシメント欲セリ、又之ヲ歎美シテ日ク、微子既ニ王者ノ後ナルヲ以テ大則（淫威）アリ、神明之ニ福ヲ降スニ甚ダ易シ（德アルヲ以テノ故ニ）ト。

嗣武ハ嗣子武王ナリ、毛傳ハ嗣迹ト解セリ、遏劉ハ紂ノ暴虐ニシテ人ヲ殺スヲ止ムルナリ。

尙白。脩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毛傳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箋云 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集傳 縶音執。○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箋云 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傳 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 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集傳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鄭注 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毛傳 烈業也。箋云 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毛傳 武迹。劉殺。耆致也。箋云 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安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集傳 於音烏。耆音指。○賦也。於歎詞。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武一章。七句。

集傳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王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

亦白其馬ハ殷ノ尙ブ所ニ從ヒテ白馬ニ乘ルナリ、亦ト言フハ、天子各尙ブ所ヲ異ニス、周ハ自ラ尙ブ所アリ、微子ハ殷ノ後ナルヲ以テ、亦其ノ尙ブ所ニ從フトナリ、萋、且ハ敬愼

貌。休者休然盛壯意。【集傳】見音現。辟音璧。央音秧。鞗音條。鶬音槍。○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集傳】享叶虛良反。○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毛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考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使成王之多福。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俾使。純大也。祭祀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集傳】祜音戶。嘏叶音古。○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注】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毛傳】殷尙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愼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大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白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白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集傳】馬叶滿補反。且上聲。敦音堆。○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

ニ彼リテ予孝子ヲ安ンジ、文王教ヲ以テ天下ノ人ヲ化シ遍(宣)ク智(哲)アラシメタルモノハ、文王ガ文德武功(文武)ヲ以テ天下ニ君タリシニヨル、文王ノ德安ンジテ天ニ及ビ、變異有ル無シ、天既ニ之ヲ祐ク、故ニ能ク其子孫ヲ大昌ニシ、安ンズルニ眉壽ヲ以テシ、助クルニ多福ヲ以テス、予孝子實ニ光明(烈)ノ考(武王)ニ祐ケラレ、亦文德ノ母(大姒)ニ助ケラル。

又乃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集傳 於音烏。相同上。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考叶音口。子叶獎里反。○於歎辭。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毛傳 假嘉也。箋云 宣偏也。嘉哉君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遍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集傳 天叶鐵因反。○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故。而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毛傳 燕安也。箋云 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毛傳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 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集傳 壽叶殖酉反。右音又。考叶音口。母叶滿彼反。○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太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雝一章。十六句。

集傳 周禮。樂師及徹。師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爲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毛傳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云 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

天子ノ祭ヲ助(相)クル諸侯(辟公)ガ、本國ヨリ來ル時ハ、雝雝トシテ顏色柔和ナリ、既ニココニ至レバ、肅肅トシテ容貌恭敬ナリ、皇考ハ文王ヲ言フ、美ナルカナ文王、其德後世

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所愆過。集傳嘡音橫。成以上叶庭字。○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鄭注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毛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糝也。箋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箋云介助。景大也。集傳猗於宜反。與音余。沮七余反。鱣張連反。鮪于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祀叶逸織反。福叶筆力反。○賦也。猗與歎詞。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鄭注祖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集傳雝與公叶。篇內同。相息亮反。辟音璧。○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毛傳相助。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

毛傳 皆徧也。箋云 烝進。畀予也。孔甚也。集傳 稌音杜。廩力錦反。秭咨履反。皆叶擧里反。○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大祖也。鄭注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集傳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毛傳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箋云 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乃奏。簫管備擧。集傳 虡音巨。鞉音桃。柷尺叔反。圉音語。奏叶音祖。擧以上叶瞽字。○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箋云 既備者。縣也朄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竹管爲之。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箋云 我客二王之後也。永長。觀多。長多其成功。謂深

シ、十千（萬夫）維レ耦耕シ時ヲ失フ勿レト。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鄭注** 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毛傳** 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箋云** 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喩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集傳**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箋云** 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 **集傳** 斁叶丁故反。夜叶羊茹反。○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鄭注** 報者謂嘗也烝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毛傳**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箋云** 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多。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ムベシ、汝ヲシテ民ヲ勸メ田ヲ耕サシムル所以ハ何ゾ、美(皇)ナルカナ、天ノ來牟、以テ我周家ニ瑞シ、大ニ其光明ヲ受ケ、天下ノ休慶スル所ト爲レリ、此光明ノ事ハ天ニ見ハレ(天ニ知ラレ)、今ニ至ルマデ以テ常ニ樂歳アリ、是レ田舍テ耕サ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汝衆民ニ命ジ、田器(錢鎛)ヲ具(庤)ヘ力ヲ勸メテ農事ニ從ヒ、終ニ久(奄)シク必ズ穫(銍艾)多(觀)カルベシ、汝此ヲ以テ民ヲ勸メヨ、錢ハ物ヲ苅ル器、鎛ハ鋤ノ類、銍ハ禾ヲ穫ル鐵器ナリ。

噫嘻、王事ヲ成セル王(周公成王)既ニ政教光明(昭)ニシテ天下ニ至(假)ル、猶ホ能ク農事ヲ敬重シ、主田ノ吏(農夫)ヲ率ヰテ、之ヲシテ民ニ耕作ヲ敎ヘ百穀ヲ種エシム、主田ノ吏即チ民ニ告ゲテ日ク、大ニ汝ノ私田ヲ發シ耕セ、三十里ニ終リテ、目望ノ極マル所、皆耕サザル無カラシメヨ、汝等須ラク汝ノ耕ヲ事ト

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鄭注 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星見而雩。是與。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毛傳 噫歎也。嘻勑也。成是王事也。**箋云** 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毛傳 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 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爲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集傳** 假音格。耦叶音擬。○賦也。噫嘻亦嘆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方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竝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竝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閒。交相忠愛如此。

大樂ニ陳ネテ歌フ(卽ヲ后稷ノ功長ク歌樂ニアリ、永久ニ天ニ配食ス)鄭ハ立ヲ粒ニ改メ、粒食ト解セリ、集傳亦然リ、集傳ハ思文ノ思ヲ助辭トシ、貽來牟ヲ后稷ガ民ニ貽ルト爲セリ。

周公成王ガ祭ノ終リニ於テ、諸侯ノ歸ラントスル時、之ヲ戒ムルナリ、但直ニ諸侯ヲ戒ムル詞ト爲サズシテ、其卿大夫車右ヲ戒ムル詞ト爲ス。

汝卿大夫、汝ガ君(公)ニ在ルノ職事ヲ敬愼スベシ、此クノ如クナレバ我王家當ニ汝ノ成功(成)ヲ平理(釐)シ其勤情ヲ知リ、亦汝ノ勞ヲ忘レザルベシ、汝若シ大事賞罰アラバ、當ニ來リテ王ノ廟ニ謀(咨)リ度(茹)ルベシ、自ラ專ニスルヲ得ル無レ、更ニ諸侯ノ車右(保介)ヲ戒メテ曰ク、今巳ニ是レ暮春ナリ、汝若シ國ニ歸ラバ、亦何ノ民ニ施スヲ求ムル所アルカ、汝當ニ民ヲ勸メテ、新田畬田ヲ耕サシ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毛詩周頌

集傳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毛傳** 嗟嗟勅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 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臣之禮。敕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職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集傳** 釐音離。茹音孺。○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毛傳** 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箋云** 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敕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敎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毛傳** 康樂也。**箋云** 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謂五穀豐孰。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毛傳** 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箋云** 奄久。觀多也。敎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

集傳 莫音慕。畬音余。於音烏。庤音時。錢音剪。鎛音博。銍音質。艾音刈。○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

同有シ、斤斤トシテ周家一代明察ノ君ト爲ル、武王ノ宗廟ヲ祭ルヤ、鐘鼓喤喤磬筦將將トシテ禮度ニ合シ、神之ヲ歆ケテ福ヲ降スコト多ク(穰穰)、又豐(簡簡)、而シテ祭ヲ助クル人皆威儀反反トシテ順習、祭ノ末ニ羣臣既ニ酒ニ醉ヒ既ニ德ニ飽キ、祭祀ノ事終始違フ無シ、故ニ福祿復タ來ル。

祖先ノ文德アル者ヲ思フニ是レ后稷ナリ、后稷大功德アリ、能ク天ニ配ス、昔堯ノ時洪水アリ、民穀食スルヲ得ズ、后稷民ニ稼穡ヲ教ヘ、天下ノ衆民ヲ存立(立)シ、衆民汝后稷ニ於テ中正(極)ヲ得(即チ其常性ニ復ス)ザルハ無カリキ、后稷此大功有ルニヨリ、天武王ニ天ノ來牟(大麥)ヲ貽ル、天ノ意ハ后稷天下ヲ養ヘル物ヲ以テ、后稷ノ功ヲ表シ其子孫ノ國ヲ廣(育)クシ、今ノ此經界ノ內ニ疆ヲ立テズ、即チ大ニ天下ヲ有セシメントスルナリ、此故ニ此久常ノ功ヲ此

執競一章。十四句。集傳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極中也。箋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食。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毛傳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入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記后稷之德。集傳育叶曰逼反。界叶訖力反。○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集傳國語說見時邁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得タリ、信(允)ナルカナ武王ノ德是ノ如ク美シ、維レ宜シク天下ノ君(后)タルベキナリ、此行ニ於テ明ニ天ノ周ヲ愛シ、俊乂ノ士次序ヲ以テ位ニ在ラシメ、天ノ武王ヲ子愛スルノ效明ニ見ルベシ、武王動カスニ威ヲ以テシテ皆服ス、是ニ於テ干戈ヲ聚メテ之ヲ納レ、弓矢ヲ韜ニシ、藏シテ用ヒズ、武王能ク此クノ如ク美德(懿德)ノ士ヲ求メテ任用シ、其功其レ大ナリ、故ニ其功狀ヲ此大樂(時夏)ニ陳(肆)ネテ歌フ、信ナルカナ武王ノ德、能ク此大樂ノ美ヲ安ンズルコト。

能ク彊道(競)ヲ執リ持スル者ハ武王ナリ、武王豈ニ彊無シト爲サンヤ、殷ニ克ケタル功(烈)ハ實ニ彊(競)ナリ、其祖考ノ志シテ未ダ成ラザリシ王業ヲ成シ、祖考ヲ安ジタルノ道ハ顯ナラズヤ、實ニ顯ナリ、其彊且顯ナルニヨリ、上天之ヲ美(皇)シ、之ニ福祿ヲ予フ、彼ノ成安(成康)ノ道ヲ用(自)ヒテ天下ヲ

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卽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集傳】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爲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毛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云】競彊也。能持彊道者。唯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以福祿。【集傳】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毛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爲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集傳】斤去聲。明叶謨郎反。○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集傳】喤音橫。筦音管。將音搶。穰音攘。○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毛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羣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集傳】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周公追テ武王ノ事ヲ述ベテ言フ、武王既ニ天下ヲ定メ、時ヲ以テ天下ノ邦國ニ行ク、此ニ於テ天ノ武王ヲ子トシ愛スルヲ見ル、其實ニ佑助(右)シテ周ノ事ヲ序ヅル(即チ多ク賢智ノ臣ヲ生ジ、之ヲシテ武王ニ臣タラシムル)ニヨリテ、天ノ武王ヲ子愛スルヲ知ル、武王ノ行クヤ、時ニ征伐ノ事有ルニアラズト雖モ、兵ヲ以テ行クガ故ニ、軍威ヲ以テ邦國ヲ動(震)カス、天下動キ懼(疊)レテ服セザル無シ、此ニ於テ啻ニ天愛スルノミナラズ、人亦服ス、武王ノ方岳ノ下ニ來ルヤ、百神ヲ安寧(柔懷)シ、河ト高岳ト皆之ヲ秩祭セリ、此ニ於テ人モ神モ皆其所ヲ

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鄭注 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集傳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毛傳 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嶽岱宗也。 箋云 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秩于山川。皆以尊卑次序祭之。信哉武王之德宜爲君。美之也。 集傳 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矣。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毛傳 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 箋云 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之右序之效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毛傳 戢聚。櫜韜也。 箋云 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毛傳 夏大也。 箋云 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

允王保之。 箋云 信哉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集傳 櫜音高。○戢聚。櫜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

嘏文王ハ福ヲ文王ヨリ受クルナリ。
傳集ニ饗ヲ享ニ作ル。

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集傳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毛傳將大。享獻也。箋云將猶奉養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集傳右叶音由。○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毛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其受而福之。集傳嘏音假。享叶虛良反。○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集傳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我將一章。十句。集傳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

居ル者ナバ、文王之ナ安ンジ、民ノ後ヨリ文王ノ德ヲ慕ヒテ、行ケル者アルハ、岐ニ從ヒ易キ(夷)德アレバナリトナリ。

矣。岐有夷之行。毛傳夷易也。箋云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

子孫保之。集傳大音泰。行叶戶郎反。○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毛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能自勤。至於天下大平。集傳於音烏。○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

文王ニヨリテ言フ、卽チ天子ガ辟公ニ告グル語トナル、集傳ハ辟公ガ、天子ニ錫フ云云ト解シ、毛鄭ト意義全ク反ス、成王辟公ニ告ゲテ曰ク、汝等光文ノ君ヨ、吾先君文王、汝等ニ祉福ヲ賜ヒ、又我諸侯ヲ惠スルコト限リ無ク、汝ノ子孫ヲシテ、世々之ヲ保ンゼシム、又武王ノ殷ヲ伐テルヤ、汝等國ヲ治メテ罪惡無カリシヲ以テ、汝ノ爵土ヲ增シ崇(厚)クセリ、汝當ニ先人ノ大功ヲ念ヒ、之ニ繼ギテ其レ美政(皇)アレ、武王賢ヲ得テ國强(競)ク、四方服セザル者ハ、之ヲ訓ヘタリ、其德甚ダ顯、諸侯之ニ刑レリ、アア我前王武王ハ、其道忘ルベカラズ。

彼作矣云云ハ、民ノ岐ニ居リテ、宮室ヲ作リ

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集傳 辟音壁。○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毛傳 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云 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於女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功王則出而封之。集傳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毛傳 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云 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集傳 於音烏。乎音呼。○又言莫彊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集傳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鄭注 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謂諸盩已上至不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毛傳 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 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

收聚也。箋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敎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曾孫篤之。

毛傳成王能厚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唯今也。集傳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鄭注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毛傳典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

肇禋。

毛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傳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集傳禋音因。迄音屹。○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鄭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毛傳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

辟公ハ諸侯卿大夫ナリ、錫茲祉福云云ハ、

グ行フトナリ、終リノ一句ハ、文王ノ德ヲ言フ、集傳ハ三句共ニ、文王ノ德トス。

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集傳】於音烏。相去聲。濟上聲。射音亦。○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旣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旣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清廟一章。八句。【集傳】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鄭注】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無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集傳】於音烏。於同上。乎音呼。○賦也。天命卽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閒。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毛傳】純大。假嘉。溢愼。

肅雝ハ、周公ノ禮儀ノ敬且和ナルヲ言ヒ、顯相ハ、德ノ顯ラカナル諸侯來リテ助クルヲ言フ、對越在天ハ、多士能ク文王ノ德ヲ執リ行ヒ、文王在天ノ神ニ配シ、文王在世ノ時ノ如

毛詩卷第十九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集傳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集傳 周頌廟清之什四之一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鄭注 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毛傳 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 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毛傳 執文德之人也。箋云 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傳 駿長也。顯於天矣。見

毛詩卷第十八終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箋云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集傳辟音闢。蹙音蹴。於音烏。乎音呼。舊叶巨已反。○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閒。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集傳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第五章、疏ヲ食フベキ者ガ精粺ヲ食フ、何ゾ自ラ退カズシテ、益〻此ノ亂ヲ爲ス事ヲ長ズルカト、宦官ヲ責ム、集傳ハ君子ノ小人ニ於ケル粺ト疏トノ如ク、分別明白ナルモノナリト爲セリ。

第六章、池水ハ外ヨリ注グニヨリテ竭キズ、其竭クルハ岸(頻)ヨリスト言フ、王ノ政亂ルルハ外ニ賢者ノ助無キニヨル、泉ハ中ヨリ湧キテ竭キズ、其竭クルハ中ヨリスト言フ、王ノ政亂ルルハ内ニ賢妃ノ無キニヨル。

茸。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箋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集傳棲音西。茸七如反。相去聲。○賦也。潰遂也。棲茸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維昔之富。不如時。毛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毛傳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毛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兄茲也。引長也。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集傳粺音敗。兄音況。○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也。粺則精矣。替廢也。兄怳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毛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毛傳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毛傳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王也。裁謂見誅伐。集傳中叶諸仍反。躬叶姑弘反。○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爲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毛傳辟開。蹙促也。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者。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

第一章居ハ國中、圉ハ邊境ナリ。

第二章、王ハ宦官（昏椓）ヲ信ズ、彼等本ト職ニ共スベキ者ニアラズ、唯亂シテ邪僻ヲ行ヒ、我國ヲ滅サンコトヲ謀ルノミ。

鄭注 閔病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箋云 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爲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敎。時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

我居圉卒荒。毛傳 圉垂也。箋云 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集傳 喪去聲。叶桑郎反。瘨音顚。圉音語。○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毛傳 訌潰也。箋云 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罔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拒讒惡。

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毛傳 椓天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 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集傳 訌音紅。椓音卓。共音恭。邦叶卜工反。○賦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毛傳 皐皐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箋云 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

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毛傳 貶隊也。箋云 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敎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集傳 訿音紫。玷音店。○賦也。皐皐頑慢之意。訿訿務爲謗毀也。玷缺也。塡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爲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顚倒錯亂之甚如此。

○如彼歲旱。艸不潰茂。如彼棲苴。毛傳 潰遂也。苴水中浮艸也。箋云 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艸。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

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病。集傳 刺叶音砌。富叶方味反。舍音捨。○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毛傳 優渥也。箋云 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毛傳 幾危也。箋云 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集傳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箋云 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毛傳 藐藐大貌。鞏固也。箋云 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箋云 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集傳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覧反。後叶下五反。鞏叶音古。○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水瀵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爲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言フ所不信ニ始リ終ニ背ク、決シテ自ラ其言中正ナラズト思ハズ、反リテ我ガ言何ヲ以テ惡ナルト云ヒテ、自ラ惡ヲ知ラズ、賈三倍云云、君子ガ小人ノ知ルベキ事ヲ知ルハ宜シカラズ、婦人ガ男子ノ與カルベキ政ニ干與スルハ宜シカラズ、婦人ハ公事無キニ、今其本務ノ蠶桑ヲ休メテ公事ニ與ルハ宜シキ所ニアラズ。

介狄ハ甲ヲ被ル戎狄ナリ、不弔ハ德、天ニ至ラザルナリ、不祥ハ神ガ祥ヲ與ヘザルナリ、人之云亡云云ハ賢人皆奔リ亡ゲント云フニ至レバ、天下皆困病スルトナリ。

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毛傳 忮害。忒變也。箋云 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 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箋云 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集傳 忮音志。譖音僭。背音佩。叶必墨反。賈音古。○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爲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慝哉。○天何以

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毛傳 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箋云 介甲也。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傳 類善。殄盡。瘁病也。箋云 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能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

第三章、匪教云云ハ別ニ人ガ王ニ惡ヲ教ヘタルニアラズ、王ガ婦人ヲ近(寺)ヅケ、其言ヲ用フルニヨリテ亂ニ至ルトナリ。

第四章、婦人ノ長舌ノ者ハ能ク人ヲ屈シ人ヲ害ス、變化常無ケレバ、

於民。如蟊賊害於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大惡。集傳 卬音仰。瘵音債。叶側例反。蟊音牟。屆音戒。叶居氣反。瘳音抽。○賦也。塡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罪爲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箋云 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毛傳 收拘收也。說赦也。集傳 女音汝。有酉由二音。收殖酉殖由二音。說音脫。○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毛傳 哲知也。箋云 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箋云 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喩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毛傳 寺近也。箋云 長舌喩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集傳 階叶居奚反。天叶鐵因反。誨叶呼位反。○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眞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爲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幷以爲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鞫人忮忒。譖始竟

第一章、昊天ヲ毛鄭ハ王トシ、集傳ハ天トス、蟊ハ禾ヲ害スル蟲。

摯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閑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擧。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喩盛大也。山本以喩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喩不可禦也。

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毛傳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集傳嘽音灘。苞叶鋪鉤反。國叶越逼反。○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綿綿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毛傳猶謀也。箋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來王庭也。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箋云回獨違也。還歸振旅也。集傳來叶六直反。歸叶古回反。○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鄭注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

毛傳昊天斥王也。塡久。厲惡也。箋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爲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毛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箋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疾

言安之。集傳行音杭。緒音序。○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毛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箋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驚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集傳業叶宜刧反。騷叶蘇侯反。○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毛傳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虜服也。箋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毛傳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集傳怒叶暖五反。闞音喊。虓音哮。鋪平聲。濆音焚。○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毛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

第一章、南仲ハ文王ノ時ノ武臣、宣王卿士ヲ命ズルニ南仲ヲ大祖トスル者ヲ以テス、今ノ大師皇父卽チ是ナリ、乃チ之ニ命ズトナリ。

第二章、不留云云ハ、今王師ノ征セントスル淮徐ノ民ノ驚怖センコトヲ慮リテ、之ニ告グル語也、久シク汝ノ地ニ居ルニアラズ、事終レバ則チ去ル、三農(原、濕、平地)ノ事皆業ニ就カシメント。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鄭注 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毛傳 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云 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箋云 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爲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集傳 士叶音所。大音泰。父音甫。戎叶音汝。戒叶訖力反。國叶越逼反。○賦也。卿士。卽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毛傳 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箋云 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勑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傳 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 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

古ハ拜スル者必ズ跪ク、稽首ハ總テ首ヲ下テゲ地ニ至リ、暫ク留マルナリ。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毛傳釐賜也。秬黒黍也。鬯香艸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秬鬯黒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侯有德美見記者。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毛傳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與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箋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集傳釐音離。瓚才旱反。鬯音暢。卣音酉。田叶地因反。命叶滿并反。年叶彌因反。○賦也。釐賜。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毛傳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答。休美。作爲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辭。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集傳休叶虛久反。考叶去久反。壽叶殖酉反。子叶獎里反。國叶越逼反。○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郉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郉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グルニアラズ。

疚ハ兵ヲ以テ病マシムルナリ、棘ハ兵ヲ以テ苦シムルナリ、王ノ召公ヲシテ征伐セシムルハ、疚棘ヲ爲スニアラズ、諸侯ヲシテ王室ニ來リ、政教ノ中正ヲ受ケシメンガ爲メノミ、召公叛國アルニ遇ヘバ、往キテ疆界ヲ正シ分理ヲ修メ、四方ヲ周リテ南國ニ至ル。集傳、南國ヲ南海ニ作ル。

來旬以下ハ、王ノ召公ニ命ズル語、旬ハ經營、宣ハ徧ク天下ヲ疆理スルナリ、自ラ謙シテ小子ナリト曰ハズ、能ク汝ノ祖召公ノ事ヲ嗣ゲ、汝汝ノ事ヲ謀ルヤ疾シ、故ニ女ニ祉ヲ予フトナリ。

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集傳湯音傷。洸音光。定叶唐丁反。爭叶甾經反。○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毛傳召虎召穆公也。箋云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命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閒。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

于疆于理。至于南國。箋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集傳滸音虎。辟音闢。海叶虎委反。○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毛傳旬偏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偏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女勤勞於偏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毛傳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集傳翰叶胡千反。子叶奬里反。似叶養里反。○賦也。旬偏。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

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藉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毛傳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集傳燕平聲。貊音麥。貔音毗。○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藉稅也。貔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鄭注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毛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止遊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

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毛傳鋪病也。鳥隼曰旟。兵至竟而期戰地。箋云車戎車也。其日出我車、建旟、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集傳滔叶他侯反。○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毛傳洸洸武貌。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

四方既

四方以下ハ、召公人ナ王處ニ遣ハシテ、告グル語ナリ、自ラ王ニ告

祖先命ヲ受ケ、此地ニ封ゼラレシ時ニ、百蠻ノ君ニ長タリキ、故ニ今宣王韓侯ニ追貊ノ戎狄ヲ賜ヒ、大ニ此國ヲ受ケテ、北方ニ伯タラシム、侯乃チ滅國ヲ興シテ城壁ヲ築キ、溝ヲ穿チ、又田畝ヲ整理シ(畝)、税法ヲ定ム(籍)、追貊來リテ獸皮ヲ獻ズ、伯業成ル。

貴者。爛爛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集傳 取去聲。汾音焚。蹶音媿。父音甫。子叶奬里反。迎去聲。兩音亮又如字。彭叶鋪郎反。娣音第。門叶眉貧反。○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毛傳 姞蹶父姓也。箋云 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毛傳 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多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箋云 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箋云 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集傳 爲去聲。姞音佶。相去聲。樂音洛。叶力告反。訏音許。噳音語。貓苗茅二音。居叶斤御斤於二反。譽叶羊如羊諸二反。○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大也。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毛傳 師衆也。箋云 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毛傳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 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是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實墉實壑。實畝實藉。毛傳 實墉

顯父ハ公卿ノ顯德アル者ヲ云フ。
炰ハ熟ルナリ、鮮魚ハ膾ニ作ルモノナリ、蔌ハ植物性ノ殽ナリ、蒲ハ蒲ノ根ナリ、乘馬ハ四馬ナリ。

音羊。鞹音廓。幭音覓。鞗音條。厄叶於栗反。○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閒。横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纏搤轡首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淸酒百壺。毛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祀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毛傳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集傳父音甫。炰音庖。蔌音速。筍音筍。乘去聲。且音疽。○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卽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侯氏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毛傳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毛傳里邑也。箋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毛傳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擧其

幹集傳榦ニ作ル。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毛傳 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箋云 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毛傳 戎大。虔固。共執也。箋云 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

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毛傳 庭直也。箋云 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集傳 解音懈。叶訖力反。榦音幹。辟音璧。○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爲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毛傳 脩長。張大。覲見也。箋云 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以此覲王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毛傳 俶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蠋也。箋云 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集傳 衡叶戶郎反。鏤音漏。錫

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集傳】及叶極業反。彭叶鋪郎反。○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毛傳】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毛傳】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集傳】騤音逵。喈音皆。叶居奚反。風叶孚愔反。○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注】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

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箋云柔猶濡毳也。剛堅彊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喩人之於敵彊弱。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集傳茹音汝。矜音鰥。寡叶果五反。○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輭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毛傳儀宜也。箋云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擧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維仲山甫擧之。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擧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毛傳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集傳輶音酉。鮮上聲。圖叶丁五反。助叶牀五反。○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擧。然人莫能擧也。我於是謀度其能擧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擧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擧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毛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箋云】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毛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敎。使羣臣施布之。【集傳】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擧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毛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毛傳】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集傳】辟音璧。發叶方月反。○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備擧蓋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傳】將行也。【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敎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集傳】否音鄙。明叶謨郎反。解音懈。○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

第一章、天烝民ヲ生ズ、物（人倫ノ關係、君臣、父子等）有レバ則チ則（五典、五敎）アリ、民ノ執ル所常道アリ、故ニ此美德ヲ好ミス、（此語孟子ハ孔子以テ性善ヲ證スト爲ス）、天亦民心ニ從ヒ、其美トスル所ノ人ヲ好ミシテ、仲山甫ヲ生ミテ宣王ヲ助ケ保ンゼシム。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毛傳 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 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集傳 揉汝又反。聞音問。國叶于逼反。○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毛傳 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 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知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毛傳 仲山甫樊侯也。箋云 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敎。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此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集傳 彝音夷。假音格。下叶後五反。○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近ハ助辭ナリ。

長尺一寸。謂之介圭。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毛傳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集傳乘去聲。馬叶滿補反。寶叶音補。保叶音補。○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

毛傳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箋云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集傳餞音賤。郿音眉。峙音痔。粻音張。遄音椽。行叶戶郎反。○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毛傳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云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然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箋云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傳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云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集傳番音波。叶分邅反。嘽音灘。翰叶胡干反。憲叶虛言反。○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箋云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吉甫

使爲侯伯。故云然。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毛傳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意。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集傳式叶失吏反。伯叶逋莫反。宅叶達各反。邦叶卜工反。○賦也。亹亹彊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爲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毛傳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毛傳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家宰也。集傳邦叶卜功反。田叶地因反。○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爲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毛傳俶作也。箋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毛傳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邑之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集傳俶音蓄。伯叶逋各反。○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毛傳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寶瑞也。箋云圭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鄭注 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毛傳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箋云 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毛傳 翰幹也。箋云 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屛。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集傳 崧音嵩。駿音峻。天叶鐵因反。翰叶胡干反。蕃叶分邅反。○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恆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卽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爲周之楨幹屛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爲嶽降神而爲之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毛傳 謝周之南國也。箋云 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式法也。亹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

無ハ他日ノ乏無ナリ、今皆施ス、他日或ハ乏無ニ至ランモ、今之チ想ヒテ賑恤セザル能ハズトナリ、里ハ憂ナリ。

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毛傳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箋云 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友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寤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毛傳 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云 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

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箋云 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天當如我之憂何乎。集傳 宰叶奬里反。趣七口反。右叶羽己反。卬音仰。○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毛傳 嘒衆星貌。假至也。箋云 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言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

何求爲我。以戾庶正。毛傳 戾定也。箋云 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箋云 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集傳 嘒音嘒。假音格。贏音盈。正叶諸盈反。○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先祖。胡寧忍予。毛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集傳沮上聲。顧叶果五反。助叶牀所反。予叶演女反。○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毛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熏灼也。箋云憚猶畏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艸木燋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見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箋云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何曾將使我心遯遯。慙愧於天下。以無德也。集傳川叶樞倫反。魃音跋。惔音談。焚叶符匀反。聞叶微匀反。遯叶徒匀反。○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箋云瘨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毛傳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晩。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集傳瘨音顚。憯七感反。莫音慕。虞叶元具反。○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

ノ神祇皆祭ルト言ヘルヲ受ケテ、后稷我ガ心ノ苦ヲ識（克）ラザルカ、上帝我ガ誠ヲ視（臨）ザルカ、何ゾ猶ホ此天下ヲ耗敗シテ害ヲ爲シ、我ガ身ニ當リテ、此事アラシムルカトナリ。

第三章ノ昊天上帝以下ハ、若シ民ヲ少シモ遺サズシテ、皆死セシムトセバ、王室亦亡ビン、然レバ祖先歸スル所無ケン、祖先何ゾ其レ畏レテ、早ク雨ヲ下サザルカ、于嗟（于摧）トナリ。

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爲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毛傳】丁當也。【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至郊。【集傳】太音泰。臨叶力中反。斁音妬。○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毛傳】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無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如有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乎。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集傳】推吐雷反。遺叶夷回反。摧音崔。○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毛傳】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蔭而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

テ非行ヲ改ムベシ。

宣王ノ時旱アリ、王身ヲ側テ行ヲ修メ、之ヲ天ニ祈ル、民大ニ悦ブ。

第一章、先ヅ旱ノ甚シキ狀ヲ述ブ。

第二章、后稷不克云云ハ上句ニ、郊ニ天ヲ祀リ宮ニ祖ヲ祭リ、上下

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爲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注 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毛傳 回轉也。箋云 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毛傳 薦重。臻至也。箋云 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 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玉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集傳 天鐵因反。於音烏。乎音呼。喪去聲。薦音荐。牲叶桑經反。聽平聲。○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旱既太甚。蘊隆蟲蟲。毛傳 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云 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

不殄禋祀。自

第十四章、予汝ノ作ス所ノ惡ヲ知ラザルニアラズ、直ニ之ヲ知ルナリ、汝ハ飛蟲ノ如シ、得意ニ飛ビ居ル中ニ、弋ニ獲ラル、汝モ久シカラズシテ誅セラレン、我汝ノ此禍ニ遇ハントスルヲ知リテ、汝ヲ諫メ善ニ反リテ之ヲ避ケシメントス、此レ汝ヲ陰(覆ヒ庇フ)スルナリ、然ルニ汝知ラズ、反リテ來リテ我ヲ嚇シテ忠告ヲ受ケズ。

第十五章、民ノ行、中(極)ヲ失フハ、主トシテ上ノ善ク背ク所ノ、小人ヲ信用(涼)スルニヨル、上ノ民ノ害ヲ爲スヤ、至酷、其相爭ウテ力ヲ用フルヲ以テ、民邪僻トナル。

第十六章、民ノ安定ナラザルヤ、盜ヲ作シ相寇ス、今民此クノ如シ、故ニ我、信言ヲ以テ王ヲ諫メテ、汝ノ行フ所不可ナリト曰ヘバ、王反リテ我ニ背キテ罵ル、而シテ此惡事ハ、予ガ爲ス所ニアラズト曰フ、然レドモ予既ニ歌ヲ作リテ、汝ノ惡ヲ歌ヘリ、汝當ニ之ヲ受ケ

也。而或專レ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二一日一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レ知而作。如二彼飛蟲一。時亦弋獲。

箋云嗟爾朋友者。親而切二磋之一也。而猶レ女也。我豈不レ知二女所レ行者惡一與。直知レ之。女所レ行如レ是。猶二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一。時亦爲二弋射者所一レ得。言放縱久無レ所二拘制一。則將レ遇二伺二女之閒一者得レ誅レ女也。

既之陰レ女。反予來赫。

毛傳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二之赫一。我恐。女見二弋獲一。既往覆二陰女一。謂啓二告之一以二患難一也。女反赫レ我。出レ言悖怒。不レ受二忠告一。集傳獲叶胡郭反。陰去聲。赫叶黑各反。○賦也。如二彼飛蟲一。時亦弋獲。言己之言。或亦有レ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レ言告レ女。是往陰二覆於女一。女反來加二赫然之怒於己一也。張子曰。陰往密告二於女一。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民之罔レ極。職涼二善背一。

毛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民之行失二其中一者。主由レ爲レ政者。信二用小人工相欺違一。

爲二民不利一。如レ云レ不レ克。

箋云克勝也。爲レ政者害レ民。如レ恐レ不レ得二其勝一。言至酷也。

民之回遹。職競用レ力。

箋云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レ爲レ政者。逐用二彊力一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二多端一。集傳背叶必墨反。遹音聿。○賦也。職專也。涼義未レ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レ諒。信也。疑鄭說爲レ得之。善背工レ爲二反覆一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二以貪亂一而不レ知レ所レ止者。專由二此人名爲二直諒一。而實善背。又爲二民所一レ不レ利之事一。如レ恐レ不レ勝而力爲レ之也。又言民之所二以邪僻一者。亦由二此輩專競用レ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二以深惡之一也。

○民之未レ戾。職盜爲レ寇。

毛傳戾定也。箋云爲レ政者。主作二盜賊一爲二寇害一。令二民心動搖不一レ安定一也。

涼曰レ不レ可。覆背善詈。

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レ之以レ信。言女所レ行者不レ可。反背レ我而大詈。言距二己諫一之甚。

雖レ曰レ匪レ予。既作二爾歌一。

箋云予我也。女雖レ觝二距己一。言此政非二我所一レ爲。我已作二女所レ行之歌一。女當レ受レ之而改悔耳。集傳詈音利。○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三以未二定者。由レ有二盜臣一爲レ之寇一也。蓋其爲二信也一亦以二小人一爲レ不レ可矣。及二其反背一也。則又工爲二惡言一。以詈二君子一。是其色厲內荏。眞可レ謂二穿窬之盜一

ル(宜猶)ノ反對ナリ。

第九章、林中ニ鹿ノ相類シテ多キハ、善輩相羣スルナリ、以テ朝廷ノ上、羣臣相欺キ、善ヲ以テ羣セザルニ反喩ス。

第十二章、大風ノ來ルヤ道(隧)アリ、彼ノ空大谷ノ中ヨリス、賢愚ノ行亦自ラ其本アリ、其善德道ニ順フ人ハ、其作爲スル所ノ事、皆善道ヲ用ヒ、不順ノ人ハ行フニ闇冥(中垢)ヲ以テス、人各〻天性アリ、改ムベカラズ、王ノ不善亦天性ニ出ヅ。

第十三章、誦言如醉ハ、詩書ノ言ヲ誦スルヲ聞ケバ、醉ヘルガ如クニシテ知ラズトナリ、終リノ二句ハ、善言(良)ヲ用ヒズ、反リテ我民ヲシテ、悖逆ノ行ヲ爲サシムトナリ、鄭ハ良ヲ善人トス。

胡斯畏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皁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集傳忌叶亘己反。○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毛傳迪進也。箋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民之貪亂。寧爲荼毒。箋云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集傳迪叶徒沃反。復音伏。○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爲荼毒也。○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隧道也。箋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喩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毛傳中垢言闇冥也。箋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集傳隧音遂。垢音茍。叶居六反。○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毛傳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毛傳覆反也。箋云居上位而不用善人。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集傳悖叶蒲寐反。○興也。敗類猶言圮族也。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

有肅心以下ヲ、君子進(鬻)ム心アルモ、世亂レタリ、吾ガ能ク及ブ所ニアラズト言ヒテ、退キテ稼穡シ、筋力ヲ盡クシ、民ト事ヲ同クシ、以テ祿ニ代ヘテ食フト解セリ、稼穡ハ國ノ寶、代食ハ政ノ善ナリ、鄭ハ王賢人ヲ尙ブヲ知ラズ、但吝嗇ノ人ヲ貴ビ、代食者ヲ愛スルノミト爲シ、集傳ハ君子、稼穡代食ノ勞ヲ以テ、仕進ノ苦ヨリモ少シト爲スト解セリ。

第六章、立王ハ王ノ特ンデ立ツ所ノ者、卽チ五穀ナリ、集傳ハ立テタル王トス、終リノ二句ハ、國人同力(旅力)シテ、天(穹蒼)ノ此災害ヲ降ス所以(卽チ王ノ政ヲ失ヘルコト)ヲ、思フ者無シトナリ、中國ノ人皆兵役ニ屬セラレ、家空虛ニシテ朝廷人無キヲ云フ。

第七章、自有肺腸云云ハ、自ラ心(肺腸)有リトシテ、其心ノ欲スル所ヲ行ヒテ惡人ヲ任用シ、民ヲシテ之ニ化シテ、悉ク狂ノ如クナラシム、是レ偏ク衆ニ謀

荒虛也。穹蒼蒼天。箋云恫痛也。哀恫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害者。與集傳喪去聲。痒音羊。恫音通。贅音惴。○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之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毛傳相質也。箋云惠順。宣徧。猶謀。愼誠。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擧事徧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箋云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使之臣。皆非善人也。不復考愼。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宣猶。集傳瞻叶側姜反。相去聲。叶平聲。○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毛傳甡甡衆多也。箋云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毛傳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集傳甡音莘。譖音僭。叶子林反。○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毛傳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爲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匪言不能。

滋〻甚ダシク、國日ニ削ラル、是任ズル所、其人ニアラザレバナリト云フナリ、誰能執熱ノ二句ハ、熱ヲ執リテ手爛レントスレバ、必ズ水ニ濯ヒテ之ヲ去ル、國ヲ治ムル、當ニ賢ヲ用ヒテ亂ヲ去ルベシトナリ、終リノ二句ハ汝若シ我ガ此言ヲ以テ、何ゾ其レ政事ニ善クセント言ハバ、則チ汝君臣相與ニ禍ニ陷ラントナリ。

第五章、人、風ニ向ヘバムセブ(僾)、王政虐ナレバ人心ニ逆フコト猶此クノ如シ、民ハ善ニ進ムノ心(肅心)アリ、王之ヲ用フベキニ、之ヲ退ケ門ニ及バザラ(不逮)シメテ、反リテ小人ヲ用フ、王ノ人ヲ用フルハ、稼穡ヲ好ムヲ知リ、民ニ功アル者ヲシテ、功無キ者ニ代リテ、天祿ヲ食マシムベシ、此クノ如クナレバ、王ノ政善ナリ、鄭ハ稼穡ヲ家嗇トシ、家ニ居リテ吝嗇、聚斂シテ力ト爲ス人ヲシテ、賢者ニ代リテ、祿ヲ食マシムト爲ス、集傳ハ民

毛傳 毖愼也。箋云 女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毛傳 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云 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箋云 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集傳 毖叶音必。溺叶奴學反。○賦也。毖愼。況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執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逆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毛傳 遡鄉。僾唈。荓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 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爲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箋云 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集傳 風叶孚音反。僾音愛。○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

箋云 滅盡也。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蟲孽爲害。五穀盡病。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毛傳 贅屬。

ノ兵ヲ起セル有様ヲ云フ、次ノ二句ハ、王ノ兵ヲ起ス、本ト亂ヲ除カントスルニアリ、但用フルニ所ヲ得ズ、故ニ亂生ジテ平ラカナラズ、國トシテ泯ボサレザル無シトナリ、次ノ二句ハ、民或ハ死、或ハ生、齊シキアル無シ、死セザル者ト雖モ、皆禍ニ遇ヒテ、餘燼トシテ存スルノミトナリ、鄭ハ黎ヲ不齊トシ、齊シク兵ノ害ヲ蒙ラザル無シト解セリ。

第三章、蔑資ヲ鄭ハ資財ヲ輕ンズト讀ミ、集傳ハ滅ビン（資ハ助辭）ト讀メリ、秉心無競ヲ鄭ハ諸侯卿大夫、善ニ彊（競）ムル無シト爲シ、集傳ハ單ニ爭心無シト爲ス。

第四章、初メノ二句ハ王、軍旅ノ謀ヲ爲シ、重ク兵事ヲ愼ムモ、亂

夷靡國不泯。毛傳 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箋云 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毛傳 黎齊也。箋云 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害所及廣。

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毛傳 步行。頻急也。箋云 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集傳 翩叶批賓反。泯叶彌鄰反。燼叶咨辛反。於音烏。乎音呼。哀叶音依。○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旐。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毛傳 疑定也。箋云 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乎。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毛傳 競彊。厲惡。梗病也。箋云 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集傳 將叶子兩反。疑音屹。叶如字。競叶其兩反。階叶居奚反。梗音鯁。叶古黨反。○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此禍階。使至今爲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毛傳 宇居。僤厚也。箋云 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

多我覯痻。孔棘我圉。毛傳 圉垂也。箋云 痻病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集傳 僤音亶。怒叶暖五反。東叶音丁。痻音民。○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集傳】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衞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卽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注】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毛傳】興也。菀茂盛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不殄心憂。倉兄塡兮。【毛傳】倉喪也。兄滋也。塡久也。【箋云】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毛傳】昊天斥王者也。【箋云】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懟之言。【集傳】菀音鬱。捋力活反。瘼音莫。倉音愴。兄音況。天叶鐵因反。○比也。菀茂。旬偏。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塡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倬明貌。○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蔭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

第一章、桑ノ柔キ時、葉ハ菀トシテ茂リ、人其下ニ息フ者、均(旬)シク蔭ヲ得、之ヲ捋リ采ルニ及ビテ、葉稀疏均一ナラズ(劉)、以テ王、德アレバ天下ノ民均シク其恩ニ浴ス、羣臣放恣ニシテ、王ノ德ヲ損スルアレバ、天下ノ民復タ其澤ヲ蒙ラザルニ喩フ、今民心ノ憂絕エザルハ、喪亡(倉)ノ道滋益(兄)久長(塡)ナレバナリ、此ニ於テ天ヲ呼ビテ愬ヘ、何ゾ我ヲ哀マザルト言フ、(毛傳ハ昊天ヲ王ヲ指スト爲セリ)。第二章、初メ二句ハ王

ルナリ、故ニ小ニシテ知ルナシト云フベカラズトナリ、靡盈ハ民ガ王ニ不滿ニシテ、王ノ智ノ多カランヲ望ムナリ、誰夙知云云ハ、王今智少キヲ以テ、或ハ晚成スルナランカト云フ者アレド、知ルコト早ケレバ成ルコト亦早ク、成ルコト晚キ者ハ知ルコト亦晚シ、今王ハ知ルコト晚シト爲サズ、故ニ晚成ノ理無シトナリ。

第十二章、昊天不忒云云、王ノ政ヲ爲スハ當ニ天ノ德、常ニ一ナルガ如クナルベキニ、何ゾ反リテ其德ヲ邪僻ニシ、民ヲシテ資財皆盡キテ、大ニ困マシムルカ、我此言、譬ヲ取ル遠キニアラズ、近キ天ニ就キテ言フナリト•

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毛傳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集傳於音烏。乎音呼。子叶獎里反。否音鄙。事叶上止反。子同上。莫音慕。○賦也。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毛傳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箋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肯用忠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毛傳藐藐然不入也。箋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爲政令。反謂之有所妨害於事。不受忠言。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毛傳耄毛也。集傳昭叶音灼。樂音洛。夢音蒙。慘音懆。叶七各反。諄音肫。藐音邈。教叶入聲。耄叶音莫。○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箋云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恨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箋云天以王爲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亡。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箋云今我爲王取譬喻。不乃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爲無常。維邪其行。爲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集傳悔叶虎委反。國叶于逼反。遹音聿。○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第九章、彼童而角云云ハ未ダ角アラズ、而ルニ角アリトシテ自ラ用ヒ、妄ニ人ニ觸ル、以テ王后本ト德無シ、而ルニ德アリトシテ自ラ用ヒ、妄ニ政ニ干與スルニ喩ヘ、此人實ニ我王(小子)ノ政ヲ亂シ、王ヲシテ不善ヲ爲サシムト、王后ヲ責ムルナリ。第十章、柔キ木アリ、以テ弓ノ幹ト爲スベシ、之ニ絲ヲ被(緡)ラスレバ弓ヲ成ス、溫溫タル柔和ノ人ハ德ノ基、之ヲ敎訓スルニ學ヲ以テセバ、德ヲ成シ以テ法ト爲ルベシ、民各有心ハ人各本心アリ、哲及愚同ジカラズ、王ハ哲人ガ人ノ善言ヲ聞キ、順ヒ行フノ心無ク、愚人ガ人ノ善言ヲ聞キ、反リテ我ヲ不信(僭)ト爲ス者ニ似タリ、敎フベカラズトナリ。第十一章、小子亦王ヲ言フ、抱子ハ既ニ父タ

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毛傳】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所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毛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云】童羊。譬王后也。而角者。喩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集傳】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鮮上聲。虹音紅。子叶獎里反。○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毛傳】緡被也。溫溫寬柔也。【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毛傳】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箋云】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集傳】荏音飪。絲叶新夷反。僭叶七尋反。○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爲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二者意不同。○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箋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製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敎道之熟。不可啓覺。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毛傳】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民

第七章、汝諸侯及卿大夫ノ君子ヲ友トスルヲ視ルニ、汝ノ顔ヲ柔和ニシ諂ヒ笑フヲ見ル、此レ正道ニ於テ過罪アルニ遠シトセンヤ、近シ、汝ノ室(宗廟)ニアリテ祭ヲ助クルヲ視ルニ、尚ホ敬意無クシテ屋漏ニ愧ヂズ、他事ハ知ルベシ、此處暗ナリ、予ヲ見ル者無シト云フ無レ、神常ニ汝ヲ見ルナリ、神ノ來ルヲ度リ知ルベカラズ、來ルヲ知ルベカラザレバ、去ルモ亦知ルベカラズ、然レバ祭ノ終リニ最早神去レリトテ厭倦ヲ生ズベケンヤ。

也。箋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

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箋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集傳易去聲。捫音門。逝叶音折。讎叶市又反。報叶蒲救反。報叶羽己反。子叶獎里反。○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毛傳輯和也。箋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之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毛傳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庇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毛傳格至也。箋云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集傳輯音集。顏叶魚堅反。相去聲。格叶剛鶴反。度入聲。射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

フ、泉流ハ流レテ漸ク虚トナルニ喩フ、夙夜以下ハ羣臣ニ事ニ勤メテ民ノ表(章)トナレト戒ムルナリ、修爾車馬以下ハ武臣ニ武ヲ整頓シ、蠻方ノ來リ侵ス者ヲ遠ザケヨト戒ムルナリ。

第六章、前章ヲ受ケテ出言ヲ戒ム、「莫捫朕舌」云云ハ、言ヲ出スニ不善アラバ、人ノ王ノ舌ヲ持リテ之ヲ止ムル無シ、故ニ苟且ニ言ヲ出シテ之ヲ天下ニ往カシムベカラズ、往ケバ復タ改ムベカラズトナリ。

今皇天不高尙之。所謂仍下災異也。王自絶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率引爲惡。皆與之以亾。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幷誅之。

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民之章。【毛傳】洒灑。章表也。【箋云】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毛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集傳】尙叶平聲。兵叶晡亡反。逷音剔。○賦也。弗尙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天所不尙。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内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毛傳】質成也。不虞非度也。【箋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愼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

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毛傳】話善言也。【箋云】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

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毛傳】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尙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敎一失。誰能反覆之。【集傳】虞叶元具反。儀叶牛何反。嘉叶居何反。玷音點。爲叶吾禾反。○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尙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毛傳】莫無。捫持也。【箋云】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敎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敎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毛傳】讎用

第二章、維人ハ賢人ナリ、人君ノ國ヲ治ムル、彊(競)キコト無カランヤ、賢ヲ得レバ則チ國彊シ、賢人ハ四方ヲ教訓シテ俗ノ不善ヲ正スヲ得レバナリ、其四方ヲ教訓シ得ルハ、賢人正直ノ德行アリテ四方之ニ順ヘバナリ、教ヲ施スノ法、先ヅ大ニ謀リテ教命ヲ定メ、天下ノ爲ニ遠ク圖リ、時ヲ以テ之ヲ一般ニ告グルニアリ、又威儀ヲ教愼シテ民ノ則タルベシ。第三章、今ハ小人ヲ尊(興)ビテ政ヲ迷亂シ、功德ヲ顚覆シ、酒ニ耽ル、王假如酒ヲ樂ミ、相從ヒ慼ヂズト雖モ、其ノ汝ニ繼(紹)グ子孫ヲ念ヒテ、廣(敷)ク先王ノ道ト、能ク明白ノ法度ヲ執(共)ル賢人トヲ求メテ用ヒザルヤ。第四章、弗尙ハ天ガ王ノ爲ス所ヲ高尙トセズシテ、災異ヲ降スヲ云

廉隅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衞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其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毛傳】無競競也。訓敎。覺直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敎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傳】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云】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

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箋云】則法也。【集傳】行去聲。訏音吁。告叶古得反。○賦也。競强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貶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毛傳】紹繼。共執。刑法也。【箋云】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儆女所爲。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集傳】今叶音經。政叶音征。湛音耽。酒叶子小反。女音汝。樂音洛。共音拱。刑叶胡光反。○賦也。今。武公自言己今日之所爲也。興尙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毛傳】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爲政如是。故

第八章、樹顚仆傾拔セントスル時、其根揭然トシテ見ハル、枝葉ハ未ダ傷害アラズシテ、根本實ニ先ヅ絕ツト、國亦然リ。

第一章、靡哲不愚云云ハ無道ノ世、哲人皆威儀ヲ毀チ、佯リテ愚ト爲ル、衆庶ノ愚ナルハ疾病アルニヨル、哲人ノ愚ナルハ罪ヲ恐レテナリトナリ。

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毛傳 揭根見貌。箋云 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倶顚拔。喩紂之官職雖倶存。紂誅亦皆死。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箋云 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乎。集傳 揭紀竭去例二反。害許曷瑕憩二反。撥音跋。叶方吠筆烈二反。世叶始制私列二反。○賦也。顚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顚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爲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鄭注 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之言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毛傳 抑抑密也。隅廉隅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 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毛傳 職主。戾罪也。箋云 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集傳 疾叶集二反。○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

第五六章旣愆爾止、酒ニ沈湎セルハ汝ノ容止チ過ルナリ、人尙云云、毛傳ハ尙チ上ト讀ミ、人ノ上ニ居リテ此過チ用ヒ行ハントスト解シ、鄭ハ尙チ猶ト讀メリ、集傳亦然リ。

毛傳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集傳炰音庖。烋音哮。國叶于逼反。背音貝。陪音培。○賦也。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毛傳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酒者。是乃女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毛傳使晝爲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旣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傚。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集傳湎音免。式叶式吏反。晦叶呼洧反。呼去聲。夜叶羊茹反。○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毛傳蜩蟬也。螗蝘也。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毛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近喪亾矣。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傳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怢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集傳螗音唐。羹叶盧當反。喪去聲。叶平聲。行叶戶郎反。奰音避。○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尙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集傳時叶上止反。舊叶巨己反。○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爲此不

ノ化ノ惡シク、天ノ民ヲ生ズル心ニ違ヘバナリトナリ、集傳ハ天命信ズ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民ノ生、初善ニシテ、終ニ之ヲ以テ自ラ終ル者少キニヨリ、此大亂ヲ生ズト解セリ。第二章以下文王紂ノ惡ヲ責メタル語ヲ以テ暗ニ厲王ヲ責ムルナリ、天降滔德ノ二句ハ君(天)倨慢(滔)ノ德化ヲ下ニ降ス、羣臣(女)又相興チテ之ヲ助クルヲ責ムルナリ、滔集傳慆ニ作ル。第三章、而秉義類云云、汝ノ執事ノ臣(秉)ハ善人(義類)ヲ用フベキニ、何故ニ彊禦、衆懟ノ狠戾(懟)ニシテ惡ヲ爲ス者、流言シテ賢者ヲ誣ヒ、以テ己ノ惡ヲ遂(對)グル人ヲ用ヒ、又寇攘ノ行有ル者ヲ信任シテ事ヲ內ニ用(式)ヒシムルカト責ムルナリ、作祝ハ詛呪ナリ、屆究ハ共ニ極ナリ、惡ヲ求メテ極無キナリ。

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毛傳 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云 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毛傳 天君。滔慢也。箋云 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集傳 女音汝。掊音抔。服叶蒲北反。慆音滔。○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毛傳 對遂也。箋云 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毛傳 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箋云 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集傳 懟音隊。作音詛。祝音呪。○賦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爲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毛傳 炰烋猶彭亨也。箋云 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毛傳 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 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第一章、上帝ヲ毛鄭ハ王トシ、集傳ハ天トス、蕩蕩ヲ鄭ハ法度廢壞ノ貌トシ、集傳ハ廣大ノ貌トス、其命匪諶云云ハ天ノ民ヲ生ズルヤ、人君ヲシテ政敎ヲ以テ之ヲ敎導セシム、其命誠ニアラズヤ、誠ナリ、然ルニ今王邪僻ヲ以テ之ヲ導ク、故ニ民復タ誠無シ、民ハ初善ヲ慕ハザルナシ、終ニ能ク善ヲ行フ無キハ、皆上

毛詩卷第十八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集傳 蕩之什三之三

毛詩大雅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毛傳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 蕩蕩。言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毛傳 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云 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敎又多邪辟。不由舊章。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毛傳 諶誠也。箋云 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敎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惡俗。集傳 上辟音璧。下辟音僻。諶音忱。或叶市隆反。終叶諸深反。○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然。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

毛詩卷第十七終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集傳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第六章、携無曰益ハ民ヲ携フルモ何ノ益カアルト曰フ無レトナリ、王者民ヲ導（牖）クコト甚ダ易シ、上善政ヲ爲セバ民必ズ善ナリ、故ニ汝當ニ善ヲ以テ之ヲ化スベシ、今民ノ邪僻多キハ（多僻）汝君臣ノ過失ナリ、汝自ラ今立ツル所ノモノハ則チ法ナリト云フ無レ、當ニ速ニ今ノ行フ所ヲ改ムベシトナリ。

第七章、懷德維寧ハ汝ノ德ヲ和（懷）ゲテ民ニ施セバ、國ヲ安ンズベシトナリ。

第八章、天ヲ敬畏スベキヲ言フ、人天ヲ仰ギテ明ト云ヒ旦ト云フ、常ニ汝ト出入往來（出王）シ、汝ト游溢相從（游衍）ヒ、汝ノ行フ所ヲ視ル、豈愼マザルベケンヤ。

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毛傳】辟法也。【箋云】易易也。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己甚易也。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者爲法也。【集傳】壎音塤。篪音池。易去聲。叶夷益反。辟音僻。辟同上。○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毛傳】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世嫡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毛傳】懷和也。【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集傳】价音介。藩叶分邅反。翰叶胡田反。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畏叶紆會於非二反。○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爲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毛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箋云】渝變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毛傳】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箋云】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愼乎。【集傳】渝音俞。明叶謨郎反。王音往。叶如字。旦叶得絹反。衍叶怡戰反。○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

第四章、謔謔ハ喜樂ノ貌、王ノ虐ヲ爲サントスルヲ助クルヲ指ス、灌灌ハ老夫（詩人）自ラ款款、卽チ情至リ意盡クシテ諂佞ノ人ヲ諫ムルヲ云フ、小子蹻蹻ハ彼自ラ驕恣ニシテ諫ヲ聽カザル也、匪我言耄云云、汝或ハ我言ヲ耄ト爲サン、我言耄ニアラズ、我汝ニ憂フベキヲ告グルニ、汝反リテ之ヲ用ツテ戲謔シテ顧ミズ、汝我ニ聽カズ、王ヲ助ケテ多ク慘毒ノ事ヲ行ヒ、熇熇然トシテ惡ヲ民ニ加フ、遂ニ匡救藥治スベカラズ。第五章、夸毗ハ形體恭敬柔順ニシテ人ニ從フナリ、善人載尸ハ善人默シテ言ヲ發セザルコト尸ノ如クナルナリ、殿屎ハ愁苦呻吟スルナリ、莫我敢葵ハ我（民）ノ情ヲ度ラズ、卽チ民困ヲ知ラザルナリ。

職也。同僚同爲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爲僚。卽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尙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毛傳 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箋云今王方爲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毛傳 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箋云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好戲謔。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集傳 蹻其略反。耄音帽。叶毛博反。熇叶許各反。○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毛傳 懠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毛傳 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無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虛空。無有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義也。集傳 懠音薺。叶箋西反。夸音誇。屎音犧。喪去聲。資叶箋西反。○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飮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嘆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毛傳 牖道也。如壎如篪。言

反、卽チ王ノ政ヲ爲ス盡ク先王ニ反ス（鄭ハ板板ト重ネ言フニヨリ先王ト天トヲ指スト爲セリ）故ニ下民悉ク病ム、王善言ヲ出シテ行ハズ、此レ謀ヲ爲スコト遠カラザルナリ、聖人ノ法ヲ無ミシテ管管トシテ自ラ用ヒ、誠信ノ言ニ實ナラズ、王ノ謀未ダ遠カラズ、禍ニ及バンコトヲ恐ル、故ニ大ニ諫ムトナリ。

第二章、天亦王ヲ指ス、王ノ惡ヲ助クル諂佞ノ臣ヲ責ムルナリ、王ノ艱難ヲ行ヒ、先王ノ法度ヲ變動（蹶）セントスル時ニ、汝等欣欣（憲憲）トシテ喜ビ、沓沓（泄泄）トシテ隨フ無レ、凡ソ王ノ政令和順（輯）ナレバ、民ノ心合聚（洽）シ、政治悅美（懌）ナレバ、民ノ心安定（莫）スルモノナリ。

也。箋云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

靡聖管管。不實於亶。

毛傳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

猶之未遠。是以大諫。

毛傳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集傳癉音亶。諫叶音簡。○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毛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毛傳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集傳難叶泥涓反。憲叶虛言反。蹶音媿。泄音異。輯音集。叶祖合反。懌叶弋灼反。○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毛傳寮官也。囂囂猶謷謷也。箋云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欲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毛傳芻蕘薪采者。箋云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集傳囂音梟。笑叶思邀反。芻初俱反。蕘音饒。○賦也。異事不同

第一章、上帝ヲ毛、鄭ハ以テ王ト爲シ、集傳ハ以テ天ト爲ス、板板ハ

遏反。○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毛傳愒息。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毛傳醜衆。厲危也。箋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毛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集傳愒音器。泄音異。敗叶蒲寐反。大叶特計反。○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毛傳賊義曰殘。箋云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爲殘酷。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毛傳繾綣反覆也。王欲玉女。是以大諫。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集傳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鄭注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毛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

ハ京師ナリ、京師ノ民ヲ愛(惠)シ以テ天下ヲ綏(安)ンズベシ、勞民ヲ安ンズルニハ、先ヅ有罪ヲ糾察スベシ、彼ノ人ノ善ヲ詭リ人ノ惡ニ隨フ者ハ、惡ノ小ナルモノ、之ヲ縱ニセザレバ可也、無良ノ徒ハ惡稍大、之ヲ戒(謹)ムベシ、寇虐ハ曾テ明刑ヲ畏レザル者、惡更ニ大ナリ、之ヲ止ムベシ。

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毛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憯曾也。箋云謹猶愼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敕愼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毛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集傳汔音肸。詭音鬼。憯音慘。明叶謨郎反。○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

毛傳休定也。逑合也。箋云休止息也。逑聚也。

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毛傳惛怓大亂也。箋云惛怓猶讙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

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毛傳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集傳惛音鐃。叶尼猶反。○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毛傳息止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毛傳慝惡也。箋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毛傳求近有德也。箋云國叶于

第一章、小康ハ小シク賦役ヲ省キテ、民ヲ安息セシムルナリ、中國

反。○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毛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毛傳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合。則鳳凰樂德。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集傳菶音琫。萋音妻。喈叶居奚反。○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毛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毛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集傳馳叶唐何反。○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注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民人勞苦。輕為姦宄。彊陵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毛傳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云汔幾也。康綏

キモノナリ、引翼ハ王長(引)ク之ヲ尊ビ常(翼)ニ之ヲ敬ス。

第六章、賢人ヲ得テ之ト相切瑳セバ、王ノ體顒顒ト溫和ニ、志氣卬卬ト高朗ニシテ、圭璋ノ如ク、人之ヲ聞ケバ善聲譽(令聞)アリ、之ヲ望メバ善威儀(令望)アリト。

事之如祖考。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箋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傚以爲法則。【集傳】馮音憑。○賦也。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鎭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閒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爲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箋云】綱者能張衆目。【集傳】顒魚容反。卬五岡反。聞音問。望叶無方反。○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毛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亦衆鳥也。爰於也。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喩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喩焉。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毛傳】藹藹猶濟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集傳】翽音諱。○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喩。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箋云】傅猶戾也。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箋云】命猶使也。吉士親愛庶人。謂撫擾之。命不失職。【集傳】傅音附。天叶鐵因反。命叶彌并

第二章、王能ク道ヲ用テ廣大（伴）ニシテ文章（奐）アリ、賢者ヲシテ皆來リテ汝（爾、卽チ王）ノ所ニ遊バシムベクバ、賢者皆優游シテ汝ノ所ニ休フベシ、勞セズシテ賢者ヲ得ベシ、賢者（豈弟君子）ハ能ク汝ヲシテ、汝ノ性命ヲ終ヘテ困病ノ憂無ク、又先公ノ功ニ嗣（似）ギ、能ク之ヲ終（酋）ヘシム。

第五章、賢人ノ行ヲ言ヒテ王ヲ戒ム、馮ハ善行憑ルベキモノナリ、翼ハ藝能補翼ト爲スベ

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此章總敍以發端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毛傳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集傳伴音判。奐音喚。酋音囚。○賦也。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毛傳昄大也。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其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箋云使女爲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祐之。集傳昄符版反。厚叶狠口下主二反。主叶當口腫庾二反。○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毛傳茀小也。箋云茀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壽長之命。福祿又安女。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集傳茀音弗。○賦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憑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選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助之。尸者神象。故

（饎）ノ烝（餴）シタルモノニ沃ギテ之ヲ熟セシメ、以テ神ヲ祭ルニ用フベシ、此ク粗末ノ物ニテモ、神ヲ祭ルベシト言フハ、樂易ノ君子、德アリテ民ノ父母タリ、天其誠信ヲ愛シテ之ヲ歆クルヲ以テナリ。

集傳、墍ヲ塈ニ作ル。

第一章、大陵（阿）卷トシテ曲リ、廻風南ヨリ入リ來ル、大德ノ化能ク惡ヲシテ善ナラシムルニ喩フ、小人既ニ息ス、故ニ君子來リテ其德音ヲ陳ス。

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可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傳 樂以彊敎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集傳 洞音迥。潦音老。挹音揖。餴音分。饎音熾。叶昌里反。母叶滿彼反。○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尙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强敎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

毛傳 濯滌也。罍祭器。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集傳 罍音雷。歸叶古回反。○興也。濯滌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

毛傳 溉清也。

豈弟君子。民之攸墍。

箋云 墍息也。集傳 溉音蓋。叶古氣反。墍音戲。○興也。溉亦滌也。墍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鄭注 吉猶善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毛傳 興也。卷曲也。飄風廻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 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廻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喩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傳 矢陳也。箋云 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集傳 卷音權。南叶尼心反。○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

其人多(衆)ク器物足ル(有)チ知リ、又民ノ澗ノ西傍ニアリ或ハ澗ノ向フニアルチ見ル、軍旅ノ役チ止メテ民チ息ヘ、士卒チシテ水ノ内(芮)外(鞫)ニ就キテ、田チ營マシメタリ。

行潦チ酌ミテ大器ノ中ニテ澄マセ、又之チ小器ニ酌ミ分ケテ、酒食

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毛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

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毛傳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箋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

止旅迺密。芮鞫之卽。毛傳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集傳館叶古玩反。鍛丁亂反。有叶羽己反。過平聲。鞫音菊。○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鞫水外也。○此章又總敍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毛傳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之

第四章、宮室成リテ羣臣ヲ燕ス、威儀蹌蹌ノ士、濟濟ノ大夫アリ、公劉之ガ爲ニ筵几ヲ設ケシム、衆賓登リテ几ニ依ル、人ヲシテ羣牧ニ至リ（造其曹）、豕ヲ其牢ニ執ヘシメテ殽トナシ、酒ヲ酌ムニ匏ヲ以テス（儉ヲ云フ）、公劉羣臣ニ飲食セシメ、羣臣ハ之ヲ君トシ主トス。

第五章、溥ハ地ノ東西ヲ廣クスルナリ、長ハ地ノ南北ヲ長クスルナリ、景ハ日景ヲ以テ經界ヲ定ムルナリ、岡ハ山ニ上リテ陰陽寒煖ノ宜シキヲ視ル也、三單ハ丁男ヲ以テ三軍ダケノ組織ヲ立ツル也。第六章、民ヲシテ家ヲ作ラシムル時、人ヲシテ渭水ヲ渉リテ礪石、鍛石ヲ取ラシメ、斧斤ヲ作ルニ資シタリ、家既ニ成ルヤ、土木ノ功ヲ止メ（止基）テ田野ヲ疆理シ、人民ノ數ヲ校シ、

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箋云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毛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毛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部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部也。集傳依叶於豈反。蹌音搶。濟上聲。依同上。造音糙。匏音庖。食音嗣。○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事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毛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毛傳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毛傳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集傳相去聲。單音丹。叶多涓反。○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漑

ノ爲ニ道ヲ開キテ行カント云ヘリ、民公劉ノ愛厚ニ感ジ、相從ツテ豳ニ至ル。
第二章、公劉既ニ豳ニ至ル、其原ヲ視テ民ヲ居ラシム、民既ニ衆(庶)多(繁)、既ニ其事ニ順フ、又之ヲシテ徧(宣)ク田ヲ耕サシメ、民以テ安樂ニシテ、今ヲ悔イ舊ヲ思フ者無シ、其原ヲ視ルヤ、昇リテ山ニアリ、降リテ原ニアリ、丁寧ニ民ヲ居ラシムベキ地ヲ視タリ、故ニ民之ヲ愛シテ、何物ヲ君ニ帶(舟)ビシムベキカ、玉瑤等有リ、之ヲ獻ジテ君ノ佩ト爲サント云ヘリ。
第三章、都邑ヲ立ツルニ就キテ言フ、百泉ノ下地ニ就キテ廣キ原ヲ觀、南岡ニ登リテ京ノ地ヲ觀、此京ノ地ハ大衆ノ居ルニ宜シキ野ナルヲ以テ、此ニ處ルベキ者ヲ處ラシメ、此ニ賓旅ノ館舍ヲ作リ、乃チ此ニテ號令(言語)ヲ發ス。

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毛傳】胥相。宣遍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毛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集傳】繁叶紛乾反。嘆音灘。巘音巘。叶魚軒反。舟叶之遙反。瑤音遙。鞞必頂反。琫音菶。刀叶徙招反。○賦也。胥相也。庶繁謂來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嘆。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毛傳】溥大。覯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閒。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集傳】溥音普。京叶居良反。野叶上與反。○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於是爲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

第一章、篤公劉ハ民事ニ厚キカナ公劉ト也、匪居匪康、己ノ居ル所ヲ居ト爲スニ非ズ、己ノ安ヲ安ト爲スニ非ズ民ヲ利スルヲ以テ意ト爲ストナリ、迺場云云ノ五句ハ公劉ノ部ニ在ルヤ、田疇ノ業、委積囷倉有リ、自ラ安居スルニ足ル、然ルニ糧ヲ橐囊ニ裹ミ、其餘ヲ捨テテ去リテ豳ニ行ケルハ、狄人ガ部ノ地ヲ欲スル故己ノ民ヲ之ト戰ハシムルヲ欲セズ、民ヲ輯睦シテ以テ德ヲ光ハサント欲シテ己ノ安居スベキ資ヲ棄テタルナリトナリ、其部ヲ出ヅルヤ、弓矢ヲ張リ干戈戚揚ノ兵器ヲ取リテ、士卒ニ告ゲテ吾汝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鄭注】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尙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欲以深戒之。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毛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部。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脩其彊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部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毛傳】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部。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集傳】場音易。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橐音託。輯音集。行叶戶郎反。○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篤

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毛傳宜君王天下也。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箋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集傳福叶筆力反。○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毛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淸也。成王立朝之威儀。緻密無所失。敎令又淸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受福無疆。四方之綱。集傳惡去聲。○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爲人所怨惡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毛傳朋友羣臣也。箋云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治理之也。其燕飮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毛傳塈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者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集傳友叶羽己反。子叶獎里反。解音懈。塈音戲。○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塈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飮。福祿來崇。

毛傳崇重也。箋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飮焉。爲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其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集傳潨音叢。降叶乎攻反。○興也。潨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

毛傳亹山絶水也。熏熏和說也。箋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喩焉。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飮。無有後艱。

毛傳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集傳亹音門。熏叶眉貧反。芬叶豐勻反。艱叶居銀反。○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毛傳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毛傳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擧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集傳假音嘉。樂音洛。子叶音則。天叶鐵因反。右音又。命叶彌幷反。○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而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卽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干祿百福。子

鳧鷖ノ涇水ノ中ニアルハ、太平ノ時萬物衆盛、各其所ヲ得ルナリ、以テ祖先ヲ祭ルニ尸ヲ立テ、尸ノ宗廟ニアルニ喩フ、祭ノ明日尸來リテ王ト燕ス、其時王之ヲ待ツニ誠心ヨリ敬ス、故ニ尸來リテ心安(寧)ンズ、清キ王ノ酒、香シキ王ノ殽ヲ用ヒテ尸ヲ燕シ、尸樂ミテ飮ミ、神悅ビ福祿ヲ以テ來リテ汝孝孫ヲ成ス。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鄭注】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皆則然。非獨成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毛傳】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喩焉。祭禮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飮。福祿來成。【毛傳】馨香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也。以女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飮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集傳】鳧音扶。鷖音醫。○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飮。而福祿來成矣。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毛傳】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喩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必自以爲宜。亦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也。

爾酒既多。爾殽既嘉。【毛傳】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

公尸燕飮。福祿來爲。【毛傳】厚爲孝子也。【箋云】爲猶助也。助成王也。【集傳】沙叶桑何反。宜叶牛何反。嘉叶居何反。爲叶吾禾反。○興也。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毛傳】渚沚也。處止也。【箋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喩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

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飮。福祿來下。【毛傳】湑酒之泲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泲酒脯而已。【集傳】湑上聲。下叶後五反。○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毛傳】潨水會也。宗尊也。【箋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喩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

既

辭。○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傳】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錫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集傳】時叶上止反。子叶獎里反。○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毛傳】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旅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毛傳】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集傳】壼音悃。叶苦俊反。胤音孕。○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毛傳】祿福也。【箋云】天予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臨天下。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箋云】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集傳】被音備。○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毛傳】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箋云】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集傳】釐音離。子叶獎里反。○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毛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旅醻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集傳福叶筆力反。○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毛傳將行也。箋云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光也。集傳明叶謨郎反。○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毛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亨祀。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告。毛傳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集傳俶尺六反。告叶姑沃反。○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毛傳恆豆之菹。水艸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云公尸所以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集傳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攝撿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

曾孫ハ成王ナリ。

成王宗廟ヲ祭リ、旅酬徧ク群臣ニ及ビ、皆太平ノ德ニ浴ス、集傳ハ此詩父兄ノ行葦ニ答フルモノト爲セリ。

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彀通。謂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憮無敖。無偝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言既燕而射以爲樂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毛傳 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 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我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毛傳 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云 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其前曰引。在其旁曰翼。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毛傳 祺吉也。箋云 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集傳 主叶當口反。醹音乳。叶奴口反。斗叶腫瘦反。耇叶果五反。背叶必墨反。祺音其。福叶筆力反。○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欵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集傳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鄭注 成王祭宗廟。旅醻下遍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

燕樂ス。

醓集傳醢ニ作ル。

第四章、以下養老ノ禮ヲ說ク、養老ノ禮ヲ行ハントスレバ王先ヅ君臣ト射ル、而シテ其可ナル者ヲ擇ビテ賓トス、敦弓云云ハ王ノ射ルニ就キテ云フ。

設ㇾ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ニ於言語之外ー矣。讀者詳ㇾ之。

○肆ㇾ筵設ㇾ席。授ㇾ几有ニ緝御ー。毛傳 設ㇾ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箋云 緝猶ㇾ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ㇾ設ニ重席ー授ㇾ几。又有ニ相續代而侍者ー。謂ニ敦史ー也。

或獻或酢。洗ㇾ爵奠ㇾ斝。毛傳 斝爵也。夏曰ㇾ醆。殷曰ㇾ斝。周曰ㇾ爵。箋云 進ニ酒於客ー曰ㇾ獻。客答ㇾ之曰ㇾ酢。主人又洗ㇾ爵醻ㇾ客。客受而奠ㇾ之不ㇾ舉也。用ニ殷爵ー者。尊ニ兄弟ー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毛傳 以ㇾ肉曰ニ醓醢ー。臄函也。歌者比ニ於琴瑟ー也。徒擊ㇾ鼓曰ㇾ咢。箋云 薦ㇾ之禮韭菹則醓醢也。燔用ㇾ肉。炙用ㇾ肝。以ニ脾函ー爲ㇾ加。故謂ニ之嘉ー。集傳 席叶祥勺反。御叶魚駕反。斝音假。叶居訝反。醓音嗿。薦叶即略反。炙叶陟略反。脾音琵。臄音劇。咢音岳。○賦也。設ㇾ席重ㇾ席也。緝續。御侍也。有ニ相續代而侍者ー。言不ㇾ乏ㇾ使也。進ニ酒於客ー曰ㇾ獻。客答ㇾ之曰ㇾ酢。主人又洗ㇾ爵醻ㇾ客。客受而奠ㇾ之不ㇾ舉也。斝爵也。夏曰ㇾ醆。殷曰ㇾ斝。周曰ㇾ爵。醓醢之多ㇾ汁者也。燔用ㇾ肉。炙用ㇾ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ニ於琴瑟ー也。徒擊ㇾ鼓曰ㇾ咢。○言ニ侍御獻醻飲食歌樂之盛ー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ㇾ矢既均。毛傳 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ㇾ蓺。箋云 舍之言釋也。蓺質也。周之先王將ニ養老ー。先與ニ羣臣ー行ニ射禮ー。以擇ニ其可ㇾ與者ー。以爲ㇾ賓。

序ㇾ賓以ㇾ賢。毛傳 言ニ賓客次序皆賢ー。孔子射ニ於矍相之圃ー。觀者如ニ堵牆ー。射至ニ於司馬ー。使下子路執ニ弓矢ー出延ㇾ射曰。奔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ㇾ爲ニ人後ー者不ㇾ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下公罔之裘序點。揚ㇾ觶而語上曰。幼壯孝弟。耆耋好ㇾ禮。不ㇾ從ニ流俗ー。脩ㇾ身以俟ㇾ死者不。在ニ此位ー。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ㇾ觶而語曰。好ㇾ學不ㇾ倦。好ㇾ禮不ㇾ變。耄勤稱ㇾ道不ㇾ亂者不。在ニ此位ー也。蓋僅有ニ存者ー焉。箋云 序ㇾ賓以ㇾ賢。謂下以ニ射中多少ー爲中次第上。

○敦弓既句。既挾ニ四鍭ー。毛傳 天子之弓。合ㇾ九而成ㇾ規。箋云 射禮搢ㇾ三挾ニ一个ー。言ニ已挾ニ四鍭ー。則已徧釋ㇾ之。

四鍭如ㇾ樹。毛傳 言ニ皆中ー也。

序ㇾ賓以ㇾ不ㇾ侮。毛傳 言ニ其皆有ニ賢才ー也。箋云 不ㇾ侮者敬也。其人敬ニ於禮ー。則射多中。集傳 敦音雕。堅叶古因反。鍭音侯。賢叶下珍反。句音姤。挾子協反。樹叶上主反。○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

首章、周家ノ先王忠厚、路傍ノ葦ヲ見テ、牧者ニ汝ノ牛羊ヲシテ之ヲ踐マシムル勿レト戒ム、葦ノ方ニ茂(苞)リ方ニ體ヲ成サント欲シ、其葉泥泥トシテ少カクシテ美ナルヲ以テ之ヲ愛惜シ、生ヲ遂ゲシメ、他日ノ用ヲ達セントスルナリ、草木ニスラ此ノ如シ、況ヤ人ニ於テヲヤ、故ニ兄弟ヲ親ミ(戚戚)遠近ト無ク、王皆近(爾)シトシテ之ヲ進メ己ニ近カシメ、之ト

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享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閲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閒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鄭注 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耇凍黎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敦史受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毛傳 敦聚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箋云 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艸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毛傳 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設筵者。或授几者。箋云 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集傳 敦音團。泥音禰。○興也。敦聚貌。句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

テ以テ酒ヲ作リ、又之ヲ簠簋ニ盛ルナリ。祭ノ日ニ蕭(香蒿)ト祭牲ノ脂トヲ取リテ、之ヲ燒キ、其香ヲ遠ク神ニ達セシメ、羝ヲ取リテ燔キテ軷(行路ノ神)ヲ祭ル、然ル後ニ往キテ郊ニ天ヲ祀ル、以テ來年ノ豐作ヲ祈ル。

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毛傳 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箋云 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舂而揉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趨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毛傳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與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 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艸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以興嗣歲。毛傳 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 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是也。集傳 揄音由。簸波我反。蹂音柔。叟音搜。羝音底。軷音鈸。叶蒲昧反。烈如字。叶力制反。歲叶音雪。又如字。○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脩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傳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箋云 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葅醢之屬。當于豆者。於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毛傳 迄至也。箋云 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集傳 卬音昂。盛音成。時叶上止反。祀叶養里反。悔叶呼委反。迄音肸。○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葅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

堯其成功ニヨリ改メテ之ヲ邰ニ封ジ、其舊有ノ家室ニ就キテ變更スル所無シ。

第六章、堯、棄ニ命ジ天ヲ祭ラシムルコトヲ言フ、秬秠穈芑ハ天ガ棄ノ爲メニ其種ヲ降シタルモノニテ、棄之ヲ徧ク種エ、其成ルヤ之ヲ刈(穫)リ、畝ヲ以テ計リ、之ヲ抱(任)負シテ歸リ、始メテ郊祀シテ天ヲ祭ル。

第七章、釋ハ米ヲ水ニ浸シテ白ラグルナリ、烝ハ蒸スナリ、釋烝シ

道。【毛傳】相助也。【箋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茀厥豐艸。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毛傳】茀治也。黄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艸。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集傳】相去聲。道叶徒口反。茀音弗。草音苟。種去聲。茂叶莫口反。苞叶補苟反。種上聲。褎叶徐久反。秀叶忽久反。好叶許口反。邰音臺。○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黄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爲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毛傳】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毛傳】恆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集傳】秬音巨。秠音痞。穈音門。芑音起。恆音亙。畝叶蒲洧反。任音壬。負叶扶委反。祀叶養里反。○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恆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

メリ。第三章、天ノ棄ヲ生ズルヤ之ヲ常人ニ異ニセリ、(其異ナル所以ハ今知ルベカラズ)故ニ高辛氏(鄭箋ハ姜嫄ト爲セリ)亦之ヲ常人ニ異ニセントシテ、隘巷ニ置ク等ノ事ヲ爲セリ、集傳ハ姜嫄人道ノ交無クシテ身ミシ故ニ、不祥トシテ棄ツト爲セリ。第四章、棄已ニ長(覃)大(訏)聲音甚ダ大、僅ニ匍匐スル時ニ及ベバ、則チ岐トシテ意知アリ、嶷トシテ識別アリ、能ク人ノ口ニ就キテ物ヲ取リテ食フ、即チ六七歲ノ時ナリ、此時即チ種殖ノ志アリ、種ウル所ノ物皆能ク成ル、蓋シ其種殖ニ長ズルハ天性ニ出ヅトナリ。第五章、堯ノ時遂ニ后稷タリ、其稼穡ハ神之ヲ助クルアルガ如シ、

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毛傳 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箋云 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毛傳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毛傳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毛傳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集傳 腓音肥。覆去聲。翼音異。呱叶去聲。訏叶去聲。○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毛傳 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 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毛傳 荏菽戎菽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唪唪然多實也。箋云 蓺猶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集傳 匍音蒲。荏音飪。穟音遂。幪莫孔反。唪音蚌。○賦也。匍匐手足竝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堯擧以爲農師。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

ルヤ歆（卽チ祠事ヲ行フコト疾シ）、故ニ郊禖其誠意ヲ歆ケタリ、此ニ於テ天神之ヲ大（介）ニシ福祿之ニ止マリテ、震動シテ身（妊娠）シ、福ヲ獲ル事早（夙）ク、之ヲ生ミ之ヲ育シ、其子遂ニ舜ニ用ヒラレテ后稷ト爲レリト爲ス、鄭箋ハ其ハ五天帝ノ一ヲ指スト爲シ、武ハ足跡、敏ハ拇指、歆ハ動クト爲シ、姜嫄郊禖ヲ祭リシ日、野ニ天帝ノ足跡有ルヲ見テ其拇指ノ處ヲ履（踐）メリ、其時姜嫄心動（歆）キテ身メリト解ケリ、卽チ姜嫄ガ天帝ニ感ジテ身ミ、棄ヲ生ムト爲スモノニテ、所謂感生帝說ナリ、集傳亦之ニ從フ。第二章、彌厥月ハ妊娠ノ月ヲ終ルナリ、達ハ小羊ナリ、其生ルルヤ易シ、故ニ言フ、不坼不副ノ二句ハ、母體ニ害無ク易易ト生レタリトナリ、此ク易ク生レタルハ棄ノ神靈アルヲ明ニス、上帝姜嫄ヲ安（寧）ンジ、禋祀ニヨリテ安（康禋祀）ンゼラレ、居處安然トシテ子ヲ生

大也。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所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之。名曰棄。舜臣堯而擧之。是爲后稷。集傳嫄音原。叶魚倫反。禋音因。祀叶養里反。子叶獎里反。敏叶母鄙反。夙叶相卽反。育叶曰逼反。○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部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卽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毛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

毛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集傳達音闥。坼音拆。副音劈。叶孚迫反。菑音災。害叶音曷。祀叶養里反。子叶獎里反。○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災害其母。而首

周ノ祖棄（后稷ハ官ヲ以テ稱ス）ヲ民ト云フハ、其初メ貴位無キニヨリテナリ、姜嫄ハ棄ノ母、弗無子ハ子無キ婦人、郊禖ニ祈リテ子無キノ疾ヲ除キ去ルヲ言フ、姜嫄亦之ヲ爲セリ、履帝武敏歆云云ハ、毛傳ニ姜嫄ハ帝嚳高辛氏（帝）ノ妃タリ、春玄鳥至ル日、帝ニ從ヒ（武ハ步武ノ武、履武ハ後ヨリ從フナリ）郊禖ヲ祠レリ、其之ヲ祠

毛詩卷第十七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毛詩大雅

集傳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毛傳 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 箋云 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毛傳 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 箋云 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毛傳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

毛詩卷第十六終

ルニ、維レ武王、疑ヒテトシタル所ハ是ノ鎬ニ居ルノ事ナリ、トシテ吉ヲ得、以テ之ヲ定(正)メ、遂ニ能ク天下ヲ定メ、龜卜ノ吉ヲ成セリ。

第八章、豐水無情、猶ホ潤澤ヲ以テ芑菜ヲ生ズ、況ヤ武王豈ニ功業ヲ以テ事(仕)トセザランヤ、功業ヲ以テ事ト爲セリ、故ニ其天下ノ心ニ順(孫)フ所以ノ謀ヲ傳ヘテ、以テ其敬事(翼)ノ子孫ヲ安(燕)ジ、之ヲ行ハシム、卽チ子孫其道ヲ遵用セバ則チ安ヲ得ルナリ。

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集傳京叶居良反。正叶諸盈反。○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擧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傳芑艸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艸。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

武王烝哉。

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集傳子叶奬里反。○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集傳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旣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集傳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卽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幷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爲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邑ノ大小正ニ淢ト相匹スルナリ、匪棘其欲云云ハ、文王己ノ欲ヲ急ニシテ從ハントスルニアラズ、王季勤孝ノ行ヲ述ベ追ヒテ、其業ヲ進メントスルノミトナリ。

第四章、文王先王ノ業ヲ述ベ、其事維レ益〻大(濯)ナリ、其大ノ狀ハ豐城既ニ成ル後、其內ニ更ニ垣牆ヲ築キテ、宮室ヲ作リテ居レリ、乃チ四方ノ同心シテ歸スル所ニシテ、文王乃チ之ガ楨幹(翰)タリト。

第六章、武王邑ヲ鎬ニ作リ、此ニ辟廱養老ノ禮ヲ行ヘリ、四方來リテ禮ヲ觀ル者、皆其德ニ感ジテ歸服ス。

第七章、武王ノ鎬ヲ作ルヤ吉ヲ卜ニ問ヘリ、故ニ疑ヲ考ヘテ卜シタ

集傳 淢音洫。孝叶許六反。或呼侯反。○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爲城。城閒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毛傳 濯大。翰幹也。箋云 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王后烝哉。

集傳 垣音袁。翰叶胡田反。○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榦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毛傳 績業。皇大也。箋云 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皇王烝哉。

箋云 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集傳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毛傳 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 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皇王烝哉。

集傳 服叶蒲北反。○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部。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箋云 考猶

ヒテ之ヲ定メ、順德ニ當ルヲ以テナリ、武王又自ラ言フ、我ガ孝心ノ思フ所ヲ長クスルモノハ此事ナリト、明ナルカナ武王、能ク祖考ノ事ヲ嗣ギ行ヒ、天下ヲ定メタリ、第五章、武王能ク勤行ヲ明ニシ、善道ニ進ミ、祖考ノ行ヒシ迹ヲ戒愼シテ踐ミ行フ、故ニ天下樂ミ仰ギテ、皆武王ヲシテ萬年ノ壽ヲ得、多ク天ノ福ヲ受ケシメント欲ス、第六章、武王既ニ天祐ヲ受ク、故ニ四方來賀シ、又萬年ノ壽ヲ得、遠夷(遐)モ來リ佐ク。

文王有聲詩第一章、文王令聞(聲)有リ、其故ハ大王王季ノ令聞(聲)ヲ述ベ(遹)大(駿)ニセルヲ以テナリ、又大王王季(厥)民ヲ安(寧)ズルノ道ヲ述ベ終ヘ(求)、又其民ヲ成スノ德ヲ述ベ多(觀)クシ、周德益ゝ盛、アア文王ハ誠ニ人君(烝)ノ道ヲ得タルカナ。

第三章、淢ハ方十里一成ノ地ノ外ニアル溝ナリ、文王ノ築キシ城ノ小ナルヲ言フ、匹ハ豐

斯年。不遐有佐。【毛傳】遠夷來佐也。【箋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集傳】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下武六章。章四句。

【集傳】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鄭注】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箋云】遹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盛。文王烝哉。【毛傳】烝君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君人之道。【集傳】遹音聿。駿音峻。○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也。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於豐。以應天命。【集傳】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毛傳】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

王后烝哉。【毛傳】后君也。【箋云】變諡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諡。

ヨリテ言フ、公ハ事ナリ、鼓聲ノ和スルヲ聞キテ樂官ノ事ヲ奏スルヲ知ルナリ、集傳ハ毛傳ノ二、三章ヲ合セテ一章トシ、全篇ヲ四章トス。

下武詩、下ハ後、武ハ繼ナリ、後人ノ能ク祖先ニ繼グハ、維レ周家最モ大也、世世哲王ヲ出ダセリ、大王、王季、文王ヲ言フ、此三后ハ天ニアリ、武王(王)能ク配シテ其道ヲ鎬京ニ行フ、第二章、武王三后ノ道ヲ京ニ配シ行フハ、世世ノ積德ヲ以テ、終ニ其大功ヲ成サントスルナリ、武王自ラ言フ、今我ノ三后ノ敎命ヲ配シ行フヲ長クスルハ、周家王道ノ信ヲ成サント欲スレバナリト、第三章、王道ノ信ヲ成セバ、天下以テ法ト爲シテ勤メ行フ、武王又言フ、我孝心ノ思フ所ヲ長クス、其思フ所ハ三后ニ則ルニアリト、第四章、愛スベキカナ、天子タル武王(一人ハ天子ナリ)、其愛スベキ所以ハ、祖考ガ天下ヲ定メント欲シタルニ順

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箋云】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敎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敎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不信不立。【集傳】孚叶孚尤反。○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傳】式法也。【箋云】王道尙信。則天下以爲法。勤行之。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毛傳】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集傳】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哉。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毛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集傳】服叶蒲北反。○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毛傳】許進。繩戒。武迹也。【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愼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箋云】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集傳】祜音戶。○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

長レ、敢テ侮ル無シ、末ノ數句意略ボ同ジ。靈臺詩、靈臺ハ氣ヲ觀ル臺也、游樂ノ爲ニスルニ非ズ、臺囿沼皆靈ト言フハ、文王ノ化行ハルル神ノ精明ニ似タルニ取ル、經ハ度ルナリ、營ハ繩張リヲナシ位置ヲ定ムルナリ、勿亟ハ文王急ニ成スノ意無キヲ言フ、子來ハ子ガ父ノ事ニ從フ心ニテ自ラ進ミテ來ルナリ、虡業云云、音聲ノ道ハ政ト通ズ、故ニ樂ヲ爲シテ已ノ德ヲ觀ル也、二本ノ木ヲ立テ上ニ横木ヲ渡シ、之ニ大板ヲ加ヘテ飾リト爲シ、以テ鐘鼓ヲ懸ク、直立ノ木ハ虡、横木ノ大板ハ業ト云フ、樅ハ鐘ナドヲ懸クル處ノ高キ貌ナリ、賁タル大鼓ト大鐘(鏞)トヲ懸ケ合奏セシメ、鼓鐘ヲ思(論)ヒテ和諧セシメ、辟廱ノ中ニアリテ樂ヲ作シ、與リ聞ク者皆喜樂ス、是レ文王ノ道人物ニ及ブノ驗ナリ、鼉鼓ハ鼉ノ皮ニテ張レル鼓、逢逢ハ和スルナリ、矇瞍ハ樂官ニ盲人ヲ用フルニ

鐘。於樂辟廱。 【毛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是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是得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集傳】虡音巨。樅音匆。賁音焚。鏞音庸。論平聲。樂音洛。辟音璧。○賦也。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璧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毛傳】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箋云】凡聲使瞽矇爲之。【集傳】鼉音駞。逢音蓬。矇音蒙。瞍音叟。○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集傳】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鄭注】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毛傳】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唯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德稍就盛也。【毛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京謂鎬京也。【集傳】京叶居良反。○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

此ノ如キ者ハ予ノ歸スル所ナリト、崇侯ハ然ラズ、故ニ帝文王ヲシテ之ヲ伐タシム、帝又謂フ、汝ノ旁國諸侯暴亂ヲ爲ス者ハ、汝當ニ謀(詢)リテ伐ツベシ、之ヲ伐ツヤ、當ニ汝ノ兄弟ノ國ヲ和同シ、相率ヰテ伐ツベシ、乃チ汝ノ梯(鉤援、城ニ上ルノ具)ト車(臨衝)トヲ以テ、崇ノ城(墉)ヲ伐テト。

第八章、崇ヲ伐ツノ狀ヲ言フ、兵車閑閑トシテ動ケルノミニテ之ヲ用ヒテ攻メズ、崇ノ城言言トシテ高ク壞ルル所無キ如シ、兵至レバ則チ崇服シタルヲ言フナリ、崇服スルヤ、其訊フベキ者ヲ執ヘ、連連トシテ徐ニ情ヲ盡サシメ、服セザル者ハ左耳ヲ斬ルニ安安トシテ暴ナラズ、文王初メ兵ヲ出ダスヤ、類ノ祭ヲ爲シ、征スル所ノ地ニ至リテ又禡ノ祭ヲ爲シ、既ニ崇ヲ服スルヤ、社稷羣神ヲ致シテ來リ之ヲ存祭シ、先祖ノ宗廟ヲ國ニ依附シテ後ヲ立ツ、四方文王ノ德ニ服シ威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鄭注】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止。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止。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集傳】臺叶田飴反。亟音棘。來叶六直反。○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鹿牝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毛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毛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集傳】囿叶音郁。麀音憂。翯音鶴。沼叶音灼。○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

第六章、鄭云フ、文王ノ師ヲ起スヤ、京地ニ在ル者ニ依リテ一旅ノ師ヲ起シ、此ヲ以テ往キテ先ヅ阮ノ疆ヲ伐ツ、既ニ阮ニ至リ、伐チテ得タル岡ニ上リテ望メバ、阮ノ兵未ダ戰ハズシテ走リ、敢テ我陵阿ニ當ル無ク、敢テ我泉池ニ飲ム者無シ、此ニヨリテ往キテ徂、共、密ヲ伐チテ皆克テリ、德盛ニ威行ハル、以テ都ヲ遷シテ居ルベシ、故ニ始メテ謀リテ其善原ニ居ル、其地岐山ノ南渭水ノ側ニアリテ、萬國ノ向フ所ニテ下民ノ君王ト爲ル、蓋シ文王ノ移リテ程ニ居ルト云フモノ是カ。

第七章、鄭云フ、帝文王ニ謂ツテ曰ク、予ノ歸スルハ人君ノ明德アル者ニアリ、其人ト爲リヤ、虛シク言語ヲ廣メ、以テ外容貌ノ色ヲ作シテ虛名ヲ取ルコトヲ爲サズ、又諸夏ニ長タルヲ以テ、恣ニ王法ヲ變更スト云フコトヲ爲サズ、古ヲ識ラズ、今ヲ知ラズ、唯一意ニ帝ノ法ニ順ヒテ行フ、

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毛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訊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爲之。不尙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毛傳】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集傳】閑叶胡員反。訊音信。馘音虢。安叶於肩反。禡音罵。附叶上聲。茀音弗。叶分聿反。仡音屹。忽叶虛屈反。拂叶分聿反。○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集傳】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應和ストナリ。末ノ二句ハ文王ノ王季ニ受ケテ、起ルヲ得タル所以ヲ言フ、比于文王云云ヲ、毛鄭ハ文王ノ德人ニ恨ミラレズ、王季ノ德能ク之ニ比スト爲シ、集傳ハ比ヲ至ト讀ミ、文王ニ至リテ其德遺恨無シト解セリ。第五章以下文王ヲ言フ、帝文王ニ告ゲテ曰ク、汝道ニ畔キテ人ノ國ヲ取(援)ル無シ、貪リテ人ノ土地ヲ羨ム無シ、故ニ能ク大ニ天下ニ先ヅテ高位(岸)ニ升ルト、因テ文王貪ラザル事實ヲ擧ゲ、卽チ阮、徂、共ノ三國周ヲ犯シ、文王之ヲ伐チ義兵ヲ密ニ徵シタルニ、密人乃チ敢テ拒ミテ應ゼザリキ、文王怒リテ師ヲ整ヘ、以テ徂ノ師ヲ却ケ止メ、此ヲ以テ周ノ福ヲ篤クシ、此ヲ以テ天下周ニ向フ心ニ答ヘタリト、毛、朱ハ阮、共ヲ國名トシ徂ヲ往クトス、故ニ敢距大邦、侵阮徂共ト讀ミ、按徂旅ヲ毛ハ旅ト云フ地ニ往クヲ止ムト解シ、集傳ハ往ク旅ヲ止ムト讀メリ。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毛傳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集傳京叶居良反。池叶徒何反。鮮息淺反。○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卽爲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侯。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毛傳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相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壹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也。集傳援音爰。○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墉城也。史記。

拔然トシテ枝葉茂リ、松柏ハ兌然トシテ樹幹直カラシム、又其邦ヲ作コシ、且之ガ爲ニ明君文王ヲ生ジ、以テ其配(對)ト作ス、是レ已ニ大伯王季ノ時ヨリ然リ、王季親親ノ心アリ、又宗族(兄弟)ニ善シ、此兄弟ニ善キ心ヲ以テ、尤モ其兄大伯ニ友ナリ、(卽チ周君トシテ善ク民ヲ治メ、兄大伯ノ國ヲ以テ讓リシ意ニ稱ヘルヲ言フ)、其兄ニ友ナルノ故ヲ以テ、天厚ク其善ニ與ミシ、之ニ大位ヲ錫ヒ、其子文王ヲシテ天命ヲ受ケテ王タラシメキ、文王ノ天下ヲ有スルハ、王季此福祿ヲ受ケテ亡フ所無キニヨル、故ニ子孫ニ至リテ大ニ天下ヲ有セリ、集傳ハ初ノ句ヲ帝、周ノ山ヲ省(視)ルニ、柞棫松柏ノ間ニ道路開通セルヲ見テ、民ノ歸スル者多キヲ知ルト爲スヲ異ナリトス。第四章、初ノ二句ハ帝王季ノ心ヲ開キテ能ク義ヲ制セシメ、又其德敎ノ善音ヲ靜ニシ、之ヲ人ニ施セバ皆其德ニ

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敎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偏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毛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毛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毛傳】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集傳】岸叶魚戰反。邦叶卜攻反。共音恭。怒叶暖五反。按音遏。祜候五反。下叶後五反。○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文王ニ歸シ、衆民歸往シ、樹木ヲ刋除シ田宅ヲ爲リテ自ラ居ルヲ言フ、作ハ人功ヲ用ヒテ作シ、屛ハ除キ去ル、共ニ樹木ヲ去ルヲ言フ、菑ハ木ノ立チナガラ死スル也、翳ハ木ノ倒レ死セル也、此二種ハ作屛ス、灌栵二種ノ木ハ脩理平治ス、檉椐ハ啓拓開闢ス、檿柘ハ攘去剔翦ス、此クテ地開キテ田宅ヲ得、上帝殷ヲ去リテ文王ノ明德ニ就ケルハ、周ノ世世常道(夷)ニ習(串)ヘルニヨリテ、則チ(載)此大位(路)ニ居ルヲ得タルナリ、鄭箋ハ文王混夷(串夷)ヲ伐チテ、天意ニ應(路)ズト爲セリ、天又賢妃ヲ生ミテ文王ノ配トシ、其受命ノ道既ニ堅固ナリ、集傳ハ大王ノ地山林險阻、人民漸ク多キニ及ビテ山林ヲ拓ケリ、天大王(明德)ヲ此地ニ移シ居ラシメテ、混夷遠ク遁ル、天又賢妃ヲ生ジテ其ノ受命ヲ堅クスト爲セリ。
第三章、天既ニ周ノ民人ヲ養ヒ、亦其國內ノ山ヲ善(省)クシ柞棫ハ

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毛傳 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云 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其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毛傳 喪亾。奄大也。箋云 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集傳 拔音佩。兌徒外反。大音泰。友叶羽己反。兄叶虛王反。慶叶袪羊反。喪去聲。叶平聲。○賦也。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閒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閒。○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呉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與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毛傳 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箋云 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敎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毛傳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箋云 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毛傳 經緯天地曰文。箋云 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箋云 帝祉天福也。施猶易也延也。集傳 度入聲。貊音麥。王如字。去聲。上比音七。下比去聲。悔叶虎洧反。施音異。子叶獎里反。○賦也。度能度物制義

ガ、古ノ人、名譽髦俊ノ士ヲ好ミタルニ合フニヨルト爲ス、鄭箋ハ少シク異ナリ、集傳ハ肆戎疾不殄ヨリ不諫亦入マデヲ第四章トシ、餘ヲ第五章トス、戎疾ヲ大難トシ、烈假不遐ノ遐ヲ鄭ニ從ヒテ瑕ニ作リ過ト解セリ。

皇矣詩、大ナル上帝、下土ヲ照臨シ赫トシテ善惡分明也、紂ノ惡ニヨリ四方萬國ヲ視テ、善ナル者ヲ擇ビテ天下ノ主ト爲シ、民ヲ安定セントス、殷、崇二國ハ其政暴亂、天心ヲ得ズ、密阮徂共ノ四國之ニ從ヒテ謀リ、之ニ從ヒテ居リ其惡ヲ助ク、上帝之ヲ惡ミ、殷ノ大位ヲ用ヒ大政ヲ行ヒ、淫虐ヲ肆ニスルヲ憎ム、乃チ殷ノ都ヨリ眷然トシテ首ヲ廻ラシ、西ノ方岐周ヲ顧ミテ文王ノ所ニ居リ、之ヲシテ天下ノ主タラシム、集傳ハ二國ヲ夏殷トシ、四國ヲ四方ノ國トシ、憎ヲ增ノ字ニ改メ、與宅ヲ岐周ノ地ヲ大王ニ與ヘテ處ラシムト解セリ。

第二章、初八句ハ天命

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敍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毛傳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藂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箋云 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刋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毛傳 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 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態天意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毛傳 配媲也。箋云 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集傳 屏音丙。菑音緇。翳音意。栵音例。辟音闢。椐音居。叶紀庶反。檿音厭。柘叶都故反。串音貫。○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混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混夷遠遁。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毛傳 兌易直也。箋云 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毛傳 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云 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

是レ文王ノ聖德ナリ、第三章、文王ノ德行、宮ニ在リテハ和順、廟ニ在リテハ恭敬、其德顯ラカナラザランヤ、實ニ顯ラカナリ、此顯德ヲ以テ民ニ臨ム、民其德ヲ厭(射)フ無ク、亦人皆安ンジテ之ヲ行フ、故ニ今(肆)大(戎)ニ人ヲ疾害スル者ハ自ラ絶エ、王ノ功業(烈)廣大(假)ニシテ長遠(遐)ナリ、鄭箋ハ烈假ヲ厲假トシ、惡シキ行ヲ爲スモノ自ラ已ムト爲セリ、集傳ハ無射亦保マデヲ一章ト爲シ、不顯亦臨ハ幽隱ニ居ルモ臨ミ視ル者有リト思ヒテ怠ラズト爲シ、無射亦保ヲ、厭フ無シト雖モ常ニ守(保)ルアリト爲シ、文王自身ノ修德已マザルヲ言フト解ス、第四章、毛傳ハ文王ノ德、性天ト合フ、故ニ人ノ說ヲ聞カザルモ法(式)ニ合シ、人ノ諫メ無キモ道ニ入ル、此聖德ヲ以テ民ヲ教フ、故ニ今(肆)周ノ大夫士(成人)皆德有リ、未ダ人ト成ラザル小子皆造ルアリ、此レ文王ノ德

王之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毛傳 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 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集傳 斁音亦。○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集傳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鄭注 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毛傳 皇大。莫定也。箋云 臨視也。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以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毛傳 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 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虎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傳 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 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集傳 赫叶黑各反。獲叶胡郭反。度入聲。宅叶達各反。○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

其害ヲ去リシヲ以テナリ、以テ君子ノ福ヲ得ルハ神ノ之ヲ勞シ、患害ヲ去ルニ喩フ、第六章、葛藟ノ木枝ニ依リテ茂ルヲ以テ大王王季ガ祖先ノ功德ニヨリテ起ルニ喩フ、豈弟ノ君子福ヲ求ムルニ祖先ノ正道ニ違(回)ハズ、即チ祖先ノ正道ヲ修メテ福ヲ致セリト、集傳ハ回ヲ邪ト解セリ。

思齊詩、文王ノ德由ツテ成ル所アルヲ言フ。思齊ノ思ヲ朱子ハ助辭トシ、毛鄭ハ實字トシ、思齊ヲ常ニ齊敬ヲ思フノ義トス、思媚ノ思亦毛鄭ハ實字トシ、大王ノ妃大姜ヲ思ヒ愛(媚)スト解セリ、京室之婦ハ能ク周家ノ婦タルノ道ヲ盡スヲイフナリ、第二章、宗公ヲ毛、朱ハ宗廟ノ羣公ト爲シ、鄭ハ大臣ト爲ス、即チ前者ニ從フベシ、文王能ク祖先ニ順ヒ神ノ怨痛ヲ蒙ラズ、能ク內ヲ治メテ親族(兄弟)ニ及ボシ、之ヲ以テ法ト爲シ、治ヲ國家ニ迎(御)ヘ、其ヲシテ亦內ヲ治メテ親族ニ及メシム、

痛傷。其將無有殄禍。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傳 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云 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對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集傳 恫音通。御音迓。邦叶下工反。○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孟子曰。言擧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毛傳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箋云 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其禮之宜。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毛傳 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箋云 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以致高大。集傳 雝音雍。廟叶音貌。射音亦。保叶音飽。○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猶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

毛傳 肆故今也。戎大也。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 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苦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傳 言性與天合也。箋云 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集傳 假上聲。○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慍。不隕厥問相表裏。聞猶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毛傳 造爲也。箋云 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謂其弟子也。文

ハ王季ガ殷ノ天子ヨリ命ゼラレテ西伯ト爲リ、此器ヲ賜フト爲シ、天子ヨリ之ヲ賜ヒシヲ卽チ福祿ノ降ルト爲セリ、集傳ハ鬱鬯(黃流)ハ、神ニ薦ムルモノ、必ズ之ヲ玉瓚ニ盛ル、德無レバ福ヲ得ザルニ喩フ、故ニ豈弟君子、福祿攸降ト云フト爲セリ、

第三章、鳶飛云云、毛傳ハ大王王季ノ德敎上下ニ著ハレ、飛鳥游魚皆其所ヲ得、故ニ歎美シテ豈弟ノ君子ハ惡俗ヲ變化シ、近ク新ニ人ヲ作シタリト爲ス、鄭箋ハ鳶飛ハ惡人遠ク去ルナリ、魚躍ハ民所ヲ得ルヲ喜ブナリト爲ス、集傳ハ、鳥魚皆然ル所以ヲ知ラズシテ自得ス、豈弟ノ君子、必ズ人ヲ作コスト爲セリ、

第四章、毛鄭ハ、大王王季既ニ民事ヲ成シ、乃チ清酒大牲ヲ以テ祖先ヲ祭リ、福ヲ得ト爲シ、集傳ハ豈弟ノ德アレバ、祭必ズ福ヲ受クト爲ス、介ヲ毛鄭ハ助ト解シ、集傳ハ大ト解ス、

第五章、柞棫ノ茂レルハ、民ガ雜草ヲ焚キテ

民所燎矣。毛傳 瑟衆貌。箋云 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艸。養治之使無害也。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箋云 勞勞來。猶言佑助。集傳 勞去聲。○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熂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毛傳 莫莫施貌。箋云 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喩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箋云 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集傳 藟音壘。施音異。枚音梅。○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注 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傳 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 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毛傳 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箋云 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敎令。集傳 齊音齋。婦音阜。男叶尼心反。○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擧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毛傳 宗公宗神也。恫痛也。箋云 惠順也。宗公大臣也。言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

ノ政ニ於ケルヤ、先ヅ心ニ度リ必ズ禮義ニ合シテ然ル後チニ民ニ施ス、民視テ之ヲ樂ムコト、猶ホ金玉ヲ視ルガ如クナルニ喩フト爲ス、集傳ハ追琢スレバ、文ヲ美ニスル所以ノモノ至レリ、金玉ニスレバ質ヲ美スル所以ノモノ至レリト解セリ、故ニ追ニ琢其章ニ、金ニ玉其相ニト讀ミ、相ハ毛傳ニ從ヒテ解セルナリ、勉勉我王云云ハ、勉メテ善道ヲ行フ文王ハ、其聖德ヲ以テ四方ヲ綱紀スルナリ。旱麓詩序ハ文王其祖ニ受クルヲ言フト爲シ、集傳ハ直ニ文王ノ德ヲ言フト爲ス。旱山ノ麓ヲ見レバ、山ニ榛楛茂盛ス、是レ陰陽調和ノ致ス所ナリ、陰陽調和ハ君德ノ感ズル所ナレバ、民ノ其性ヲ得テ豐樂ナルヤ知ルベキニ喩フ、君子ヲ毛鄭ハ大王王季トシ、集傳ハ文王トス、干祿豈弟ハ人物各、其所ヲ得ルヲ以テ福ヲ求ム、其心豈弟ニシテ樂易ナリトナリ、第二章ノ玉瓚ヲ、毛鄭

德敎。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毛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集傳麓音鹿。楛音戶。濟上聲。○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靑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箋云攸所。降下也。集傳瓚才旱反。降叶呼攻反。○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靑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毛傳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喩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喩民喜樂得所。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箋云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其人。使如新。集傳鳶音沿。天叶鐵因反。淵叶一均反。○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也。○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淸酒既載。騂牡既備。毛傳言年豐畜碩也。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淸酒。其次擇騂牡。故擧二者。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傳言祀所以得福也。箋云介助。景福也。集傳載叶節力反。騂音觲。備叶蒲北反。祀叶逸織反。福叶筆力反。○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瑟彼柞棫。

盛壯ナルヲ言フナリ、第三章ハ、文王能ク人ヲ官ニシ、其政令ヲ行フヲ言フ、涇水ノ舟淠トシテ流ニ順ヒテ行クハ、衆人之ヲ操ルヲ以テナリ、以テ文王ノ政令民ニ行ハルハ、衆賢者力行ノ故ナルニ喩フ、故ニ征伐ノ事アレバ六師文王ト與ニ行ク、第四章ハ、大ナル銀河ノ天ニアリテ文章ヲ爲スハ、猶ホ天子ノ法度ヲ天下ニ爲スガ如シ、文王九十乃チ命ヲ受ケ後六年乃チ王ト稱ス、故ニ壽考ト云フ、其政紂ノ惡俗ヲ變化シ、美ナル新俗ヲ成セリ、近キコト新ニ人ヲ作シタルガ如キナリ、故ニ遐不作人ト云フ、集傳ハ遐ヲ何ゾト讀ミタリ、第五章、毛傳ハ其體ヲ彫(追)琢シテ文章ヲ爲スハ、金玉ニ本ト其質(相)アレバナリ、以テ文王其道ヲ修メテ教ヲ爲シタルハ、性本ト睿智ナレバナリト云フニ喩フトス、鄭箋ハ金玉其相ヲ「金玉ソレ相ル」ト讀ミ、金玉ヲ彫琢シ文章ヲ爲スヲ以テ、文王

師六軍也。○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毛傳】倬大貌也。雲漢天河也。【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於天下。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集傳】倬音卓。天叶鐵因反。○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閒。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毛傳】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金玉。使成文章。喩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覩金玉。然言其政敎可樂也。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箋云】我王謂文王也。以網罟喩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集傳】追音堆。琢音卓。○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棫樸五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毛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喩周邦之民得豐樂者。被其君

第九章、蹶厥生ハ大王ノ初生ノ道ヲ動カシ、之ヲ増シ長ジテ王業ヲ益〻大ナラシメタルヲ云フ、集傳ハ文王衆ノ己ニ附クニヨリテ、興起ノ勢ヲ動スト爲セリ、四ノ予曰ハ、詩人文王ノ德此クノ如クナル所以ヲ思ウテ、文王ニ疏附以下四臣ノ力アルニ由ルト言フナリ、疏附以下ノ義ハ、毛、朱同ジ、鄭ハ疏附、奔奏ノ義少シク異ナリ。

棫樸ノ詩、芃芃トシテ枝葉茂盛ナルハ是レ棫樸ノ叢生スル也、農夫得テ之ヲ薪ニシ又之ヲ家ニ積ミテ用ヲ濟ス、以テ德行ノ俊秀ナルハ、乃チ賢人ノ多キナリ、國家得テ之ヲ取リ、又之ヲ朝ニ置ケバ國以テ興ルニ喩フ、既ニ賢ヲ得テ之ヲ位ニ置ケリ、故ニ濟濟トシテ容儀多キ君王ノ政ヲ行フヤ、賢士皆之ヲ輔ケテ疾ク之ニ趣ク、鄭箋ハ專ラ天ヲ祭ルニ就キテ言ヘルヲ異ナリトス、第二章ハ、文王容儀多ク、其禮ヲ行フ時賢士之ヲ左右シ、其容儀ノ

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嘆其得人之盛也。

緜九章。章六句。【集傳】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毛傳】趣趨也。【箋云】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其事。謂相助積薪。【集傳】芃音蓬。棫音域。樸音卜。槱音酉。濟上聲。辟音壁。趣叶此苟反。○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槱積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毛傳】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毛傳】峨峨盛壯也。髦俊也。【箋云】士卿士也。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集傳】宜叶牛何反。○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峨峨盛壯也。髦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毛傳】淠舟行貌。楫櫂也。【箋云】烝衆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興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天子六軍。【箋云】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集傳】淠音譬。涇音經。楫音接。叶籍入反。○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

ヲ動サントスル時ハ、必ズ之ヲ祭リヲ告グルモノトス。

第八章、以下文王ノ事ヲ言フ、文王惡人ヲ怨ミ恚ル(慍)ノ心ヲ絶(殄)タズ、又聘問(問)ノ禮ヲ墜(隕)サズシテ、善鄰ノ道ヲ守ル、蓋シ大王大社ヲ立テ、大衆ヲ用フルノ義アリ、故ニ今(肆)文王前業ヲ辱シメズ、威德兼ネ行フヲ言フナリ、柞棫ノ木拔然トシテ枝葉ヲ生ズルノ時ニ於テ、大夫ヲシテ師旅ヲ率ヰテ出デ聘セシム、其道ヲ行クノ士衆兌然タリ、素ヨリ征伐ノ心無シ、然ルニ混夷ノ人之ヲ見テ、己ヲ伐タントスト思ヒ驚キテ奔突(駾)シ、維レ其レ困(喙)メリ、集傳ハ大王ガ混夷ノ怒(慍)ヲ絶ツ能ハザリシモ、自ラ其聲聞(問)ヲ墜サズ、始メテ岐山ノ下ニ至リシ時ハ林木深阻ナリシガ、後生齒漸ク多キニ及ビテ、林木拔キ道路通ジタリ、文王ノ時ニ至リ、混夷遠ク遁レテ僅ニ喙息スルノミニテ、復タ周ノ患ヲ爲サズト解セリ。

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大王辟狄難。文王伐混夷。成周道興國。其志一也。集傳 殄音佃。隕音尹。柞音昨。棫音域。拔音佩。兌吐外反。混音昆。駾音隊。喙音諱。○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閒也。駾突。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毛傳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箋云 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日大。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毛傳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喩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箋云 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集傳 蹶音媿。生叶桑經反。附叶上聲。先去聲。後去聲。叶下五反。奏音走。叶宗五反。○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喩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

シ、堅メ築キ終ハレバ、則チ又其上ニ築クヤウニシ、相承ケテ載ス、君子宮室ヲ築カントスルニハ先ヅ廟ヲ作ル、廟先ヅ成リテ翼翼トシテ嚴顯ナリ。
第六章、捄即チ土ヲ掘リ、蘽（もつこ）ニ入ルル者多シ（陾陾）、此土ヲ墻ノ上ニ居ル人ニ授ク、牆上ノ人之ヲ受ケテ板中ニ入ル（度）、之ヲ入ルルコト疾ク、其聲薨薨タリ、而シテ板中ニ入レシ土ヲ築キ堅ムルニ力ヲ用ヒテ爲ス（登登）、牆成ルヤ、之ヲ削リ鍛ヒ堅ムル（屢）聲馮馮然タリ、此時百堵皆同時ニシテ興リ、事ニ從フ民衆シ、之ヲシテ休息セシメント欲シテ、鼛（大鼓）鼓ヲ擊ツモ其工ヲ止ムル能ハズ、民樂ミテ事ニ從ヒ、競ヒテ力ヲ出ダシ、肯テ息ハザルヲ言ヒ、以テ大王民心ヲ得ルノ深キヲ示ス。
第七章、皐門ハ高門ノ義、宮ノ最モ外ニアル門、應門ハ内ニアリ、正門ナリ、冢土ハ大社、大事ヲ起シ大衆（戎醜）

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毛傳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箋云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毛傳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集傳捄音俱。陾音仍。度入聲。馮音憑。鼛音皐。○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毛傳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動。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集傳伉音抗。叶苦郎反。將音搶。行叶戶郎反。○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毛傳肆故今也。愠恚。隕墜也。兌成蹊也。箋云小聘曰問。柞櫟也。棫白桜也。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今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毛傳駾突。喙困也。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

第三章、岐山ノ南ニ周原有リ、大王因リテ國チ周ト號シタリ、初ノ二句ハ此地ニ居ルベキチ云フ、始謀ハ豳人ノ徳チ慕ヒテ從ヘル者ト始メテ謀ルナリ、謀リテ皆可トス、是ニ於テ龜チ灼キテトス、トシテ吉チ得、大王乃チ衆ニ告ゲテ曰ク、是(時)ニ止マルベシ、室チ此ニ築クベシト、以テ民心チ定メタリ。

第四章、民心既ニ定マル、乃チ其居處チ安ンジ定メ、乃チ或ハ左或ハ右ニ、地チ開キ邑チ置キ、乃チ其經界チ疆理シ、乃チ之ニ時耕チ教ヘテ田畑チ治ム、此クテ西ノ方豳ヨリ東ノ方岐山ノ下ニ往キシ人、皆周原ニアリテ事チ執リ、競ヒテ力チ出ダシ皆勸樂ス。

第五章、民既ニ安止ス、乃チ國家宮室チ立テントシ、司空(工事ノ長官)司徒(夫役チ掌ル長官)ニ命ズ、繩張リチ爲シテ位置チ定ム、繩ハ則チ直、繩ニ依リテ築ク、索チ以テ板チ束ネ(縮版)其中ニ土チ投入

謀。爰契我龜。毛傳周原沮漆之閒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吉則又從矣。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箋云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集傳膴音武。堇音謹。飴音移。謀叶謀悲反。契音器。茲叶津之反。○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毛傳慰安。爰於也。箋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集傳右叶羽己反。畝叶滿彼反。事叶上止反。○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偏也。言靡事不爲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箋云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毛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爲繩。集傳家叶古胡反。縮音蹜。載叶節力反。○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

○捄之

猶ホ長子ノ父ニ繼グガ如シ、周ノ祖棄ハ帝嚳高辛氏ノ子ニテ、部ニ封ゼラル、是レ嚳ハ瓜ニテ棄ハ瓞ナリ、棄ハ父ヨリ小ナレバナリ、棄ノ後公劉ニ至リテ豳ニ移ル、歷代勢微小ニシテ復タ大ナル無カラントス、故ニ皆瓞ト云フ、歷世久シキニヨリ緜緜ト云フ、後大王ニ至リテ王業ヲ始ム、故ニ周民(民)ノ初メテ生ズルヲ此時ニ置ク、自土沮漆ハ、周民ノ此二水ノ傍ニ居リシ時ニアリトナス也、此二水ノ傍ニ居リシハ誰ゾ、古公亶父卽チ大王ナリ、其時未ダ宮室有ラズ、穴居セルノミ、陶ハ瓦器ヲ以テ土ヲ去ルナリ、穴ハ土ヲ穿チテ穴ヲ作ル、復ハ土ヲ地ニ取リ復タ築キ堅クスルヲ云フ。第二章大王狄人ノ難ヲ避ケ岐山ノ下ニ遷ル、大王民心ヲ得且難ヲ避クルコト早ク、又姜女ノ賢之ヲ助ク、故ニ能ク王業ヲ成セルヲ言フ胥宇ハ居ルベキ處ヲ相ルナリ、集傳ハ相與ニ居ルト解セリ。

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喩后稷乃帝嚳之冑。封於部。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於沮漆也。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毛傳 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 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曰。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集傳 瓞音垤。沮音疽。漆音七。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穴叶戶橘反。○比也。緜緜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絶。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窯竈也。復重窯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窯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毛傳 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箋云 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集傳 馬叶滿補反。滸音虎。下叶後五反。○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

ノ有德者ニ與ヘテ、起チテ天子ト爲ラシムト解セリ、(維予侯興ト讀ム)、集傳ハ周ノ師興起ノ勢有リト解セリ、上帝臨女ノ二句、毛傳ハ敵人周ヲ望ムノミナラズ、上帝周ヲ護リ、且周人皆一心戰ヲ樂メリト解シ、鄭箋ハ周人武王ヲ戒メテ、上帝汝(武王)ヲ護ル、必ズ克タン、故ニ貳心無ク戰ヘト言ヘリト解シ、集傳ハ武王我衆敵勢ノ盛ナルヲ見テ恐レンコトヲ慮リ、之ニ告ゲテ鼓舞シタル語ト解セリ。

大王民心ヲ得テ、王業ヲ始ム、故ニ先ヅ大王ノ事ヲ言ヒテ、文王王業ノ本ヅク所ヲ示ス。緜緜ハ絕エザル貌、瓞ハ小瓜、瓜蔓近本ノ實、先歲ノ瓜ニ繼グ、其形小ナリ、之ヲ瓞ト云フ、

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

毛傳 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箋云 言其戰地寬廣。明時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彊則閑暇且整。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毛傳 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箋云 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鷙鳥也。佐武王者。爲之上將。

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毛傳 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淸明。箋云 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淸明。尚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集傳 騵音元。彭叶鋪郎反。涼音亮。明叶謨郎反。○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駵馬白腹曰騵。彭彭彊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爲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師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淸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毛傳 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 瓜之本

得タレバ納幣ノ禮ヲ行ヒ、吉祥ヲ定メタリトナリ、造舟爲梁ハ、舟ヲ竝ベ板ヲ加ヘテ通行スルナリ、親迎ノ時之ヲ爲シ、以テ特ニ其事ヲ顯著ナラシメタリトナリ。

第六章、纘女維莘、大姒ハ莘國ノ女、之ヲシテ大任ニ繼ギ、婦人ノ事ヲ行ハシム、長子維行ハ莘ノ長女タル大姒ヲシテ、文王ニ配シ德ヲ行ハシムトナリ、集傳ハ行ヲ嫁ト解シ、莘國ノ長女來リ嫁スト解セリ、燮伐ハ天道ノ協和スルヲ待チテ伐ツナリ。

第七章、維予侯興、毛傳ハ殷ノ衆盛ナリト雖モ、紂ノ用ヲ爲ス者無ク盡ク周ノ勝ツヲ望ミタルヲ言フモノニテ、予ヲ起シテ殷ヲ滅ボサント欲スト云フナリ、鄭ハ侯ヲ諸侯トシ、予ヲ與フト解シ、天諸侯

定厥祥。毛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親迎于渭。毛傳言賢聖之相配也。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毛傳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云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集傳俔牽遍反。迎去聲。○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子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卽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毛傳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焉。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毛傳篤厚。右助。燮和也。箋云天降氣于大姒。厚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集傳京叶居良反。長上聲。行叶戶郞反。右音祐。○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毛傳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毛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集傳與叶音歆。女音汝。○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

德ノ故ヲ以テ、政教四方ニ行ハレザラシムトナリ、集傳ハ四方ヲ挾ミ有ツト爲セルノミ異ナリトス。

摯仲氏任ハ摯國任姓ノ仲女、文王ノ父王季ノ妃ナリ、乃及王季ノ二句ハ夫王季ト仁義ノ德ヲ共ニ行ヒ、志ヲ同ッタスルヲ言フ、朱子ハ大任有身生此文王ヲ第二章ニ屬スト爲ス。

第四章文王初載、毛傳ハ載ヲ識ト讀ミ、文王幼小、始メテ識ル有ル時ト解シ、集傳ハ載ヲ年トシ、文王ノ初年トス、天作之合、天文王ノ爲ニ配遇ヲ生ズトナリ、即チ大姒ヲ生ズルヲ云フ、文王嘉止大邦有子ヲ、集傳ハ第四章ニ屬スト爲シ、嘉ヲ昏禮ト解シ、文王將ニ昏セントスル時ニ、大邦ニ女有リト解セリ、毛鄭ハ文王大姒ノ賢ヲ聞キ之ヲ美ミシ、大邦ニ女有リ以テ昏スベシト曰ヘリト解ス。

文定厥祥ハ、人ヲ遣ハシ問名ノ禮ヲ行ヒシ後、之ヲトシテ吉祥ヲ

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毛傳】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毛傳】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集傳】摯音至。任音壬。京叶居良反。行叶戶郎反。大音泰。身叶戶羊反。○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毛傳】回違也。【箋云】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集傳】福叶筆力反。國叶越逼反。○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爲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毛傳】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涯也。【箋云】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識。則爲之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毛傳】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集傳】集叶昨合反。涘音士。叶羽已反。子叶獎禮反。○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毛傳】俔磬也。【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文

大明ハ文王明德アリシニヨリ、天復タ武王ニ命ズルヲ歌ヘルナリ、朱子ハ周公成王ヲ戒ムル詩トス。

明明在下云云ヲ、毛傳ハ文王ノ德下ニ明ラカナリ、故ニ赫赫トシテ上ニ著ハルトシ、鄭箋ハ文武ヲ兼ネテ言フト爲シ、且文武ノ德天象ヲ動カシ、民皆仰ギテ知ルト爲シ、集傳ハ下ニアル者、明德アレバ天之ニ赫赫ノ大命ヲ與フト解セリ、維王天位云云ハ紂天子ノ位ニアリ、殷ノ正適ナルモ不

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擧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鄭注**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毛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晳。見於天。謂三辰有效驗。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毛傳**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集傳**上叶辰羊反。忱音諶。易去聲。適音的。挾子燮反。○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

左右ニアル臣ヲ呼ビテ之ニ告ゲ、以テ王ヲ戒ムトシ、毛鄭ハ詩人直ニ我王ヲ戒ムト爲ス、藎ヲ進、祖ヲ文王ト解スルハ毛、鄭、朱皆同ジ、但毛鄭ハ藎臣ヲ進ム臣ト讀ミ、成王ノ臣ヲ用フル、文王ノ法ヲ念フベシト解シ、朱子ハ忠愛ノ篤キ進ミテ已ム無キ臣ト解セリ。第六章ノ駿命不易ヲ毛鄭ハ天ノ大命一タビ定レバ、改易スベカラズト解シ、集傳ハ易ヲ難易ノ易トシ、不易ヲ保チ難シト解セリ。第七章ノ宣昭義問ヲ毛朱ハ令聞善聲ヲ天下ニ布キ明カニスト解シ、鄭ハ徧ク明カニ禮義ヲ以テ、老成有德ノ人ニ問ヘト解セリ、有虞殷自天ヲ集傳ハ又殷ノ廢興シタル所以ヲ度リテ、之ヲ天ニ折ダメヨト解シ、毛鄭ハ又「殷ノ天ニ順ヘルヲ度レ」ト讀ミテ、殷ノ行天ニ順ハズシテ天命之ヲ去レリ、當ニ之ヲ度リテ天ニ順フベシト解セリ。

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毛傳】帝乙已上也。【箋云】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毛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集傳】福叶筆力反。喪去聲。駿音峻。易去聲。○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毛傳】遏止也。義善。虞度也。【箋云】宣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傳】載事。刑法。孚信也。【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集傳】躬叶姑弘反。天叶鐵因反。臭叶初尤反。孚叶房尤反。○賦也。遏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

二生マンコトヲ思(願)フト解シ、集傳ハ思ヲ助辭トシ、皇ヲ美ト解シ、美ナルカナ多士ノ此王國ニ生レシコトト解セリ。

第四章ノ始ノ四句、毛鄭ハ文王穆穆トシテ美ナル天子ノ容アリ、又能ク光明(緝熙)ノ德アル士ヲ敬ス、而シテ其士ノ德ヲ敬スル心堅固(假)ナリ、故ニ天之ニ命ジテ殷ノ子孫ヲ臣トシ、天下ニ王タラシムト解ス、集傳ハ緝熙ヲ已マザルノ意トシ、文王自身ノ德ニ勤ムルコトトシ、敬モ文王自ラ敬ミテ德ヲ行フコトトシ、假ヲ大ト解セリ、終ノ侯于周服ヲ毛、朱ハ「コレ周ニ服ス」ト讀ミ、鄭箋ハ侯ニ于周服ニト讀ミテ周ノ九服ノ中ニアリテ君卽諸侯タリト解ス。

第五章殷士膚敏四句、殷侯周ニ入リテ祭祀ヲ助クルニ、尙ホ殷ノ衣冠ヲ用ヒタリ、文王ノ人ヲ服スルニ德ヲ以テシ力ヲ以テセザルニヨルト也、王之藎臣二句ヲ集傳ハ殷侯ガ成王ノ

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毛傳】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箋云】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爲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毛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集傳】假上聲。服叶蒲北反。○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毛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毛傳】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尙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毛傳】藎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先祖所爲之法。王斥成王。【集傳】祼音灌。京叶居良反。黼音浦。冔音許。藎音盡。○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王指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毛傳】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

傳ハ始メノ二句ヲ文王死シテ其ノ神天ニ在リテ天ニ昭ハルト爲シ、終ノ二句ヲ文王ノ神升降常ニ帝ノ左右ニ在リテ子孫ヲ護ルト爲シ、此ノ傳文王ノ德ヲ追敍シ、成王ヲ戒ムト說ケリ。

第二章、毛傳ハ文王亹亹トシテ明德ヲ勤メ行ヒ、因テ令聞止マズ、大利ヲ布キテ子孫ニ賜ヒ、周道ヲ載(哉)セ行テ天下ヲ有ツヲ致ス、此ヲ以テ德澤後ニ流レ、孫子本宗支子ヲ問ハズ、百世マデ相繼グノミナラズ、亦其澤朝臣ニ及ビ、臣子皆顯德アリテ祿ヲ世ニスト解ス、鄭箋ハ哉周ヲ周邦ヲ始メ造ルト解シ、侯ヲ君、即チ天下ニ君タリト解シ、本支ヲ本宗天子タリ支庶諸侯タリ皆百世ニ傳フト解ス、集傳ハ哉ヲ助辭ト爲シ陳ニ錫哉周ニト讀メリ。

第三章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傳ハ思ヲ助辭トシ皇ヲ天トシ、天多士ヲシテ此王國ニ生レシムト解シ、鄭箋ハ天ノ多クノ賢士ヲ此王國

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毛傳】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云】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天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傳】不世顯德乎。仕者世祿也。【箋云】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集傳】亹音尾。聞音問。子叶獎里反。○賦也。亹亹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毛傳】翼翼恭敬也。思辭也。皇天。楨幹也。【箋云】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毛傳】濟濟多威儀也。【集傳】國叶于逼反。楨音貞。濟上聲。○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文王天命ヲ受ケ周邦ヲ造クルヲ歌フ。周ハ祖先棄ヨリ諸侯タリ、大王ニ至リテ岐山ノ下ニ在リ、周ト號シ王迹起ル、邦ソレ舊シ、文王ニ至リテ、民ノ上ニアリテ德天ニ昭ハレ、命ヲ受ケタリ、故ニ命ハ新ナリ、周ノ德ハ光明ニシテ、天ノ之ニ命ジタル亦是也、文王上リテ天ニ接シ、下リテ人ニ接シ、敬ヲ以テ天ニ事ヘ恩ヲ以テ人ヲ撫シ、天ノ動作ヲ察(在)シテ之ニ效フ、集

毛詩卷第十六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集傳 文王之什三之一

毛詩大雅

集傳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鄭注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毛傳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箋云 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毛傳 乃新在文王也。箋云 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 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 周之德不光明乎。言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傳 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 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集傳 於音烏。下同。天叶鐵因反。時叶上紙反。右叶羽己反。○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

毛詩卷第十五終

句ハ、今年役止マズ、明春草皆玄ナル時ニ至ルマデ尚ホ役ニアリ、今皆矜(無妻)ナリトナリ、匪兕匪虎ノ二句、兕虎ハ常ニ野ニ在リ、今我兕虎ニアラズ、常ニ空野ノ中ニ循フトナリ、有芃者狐ノ四句ハ、芃トシテ小ナル狐ハ、本ト草中ノ獸ナレバ、幽草ニ循フベシ、今我レ棧車(人ノ輓ク車)ヲ輓キ以テ行ク、何ゾ狐ニアラズシテ、狐ノ草ニ循フニ似タルヤト、自ラ傷ムナリ。

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艸不玄。何人不矜。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艸牙孼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老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艸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集傳玄叶胡匀反。矜音鰥。○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毛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云兕虎比戰士也。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集傳野叶上與反。暇叶後五反。○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艸。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毛傳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艸行艸止。故以比棧車輦車。集傳芃音蓬狐與車叶。棧士板反。○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何艸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十句。集傳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リ、以テ周室ノ盛衰ニ喩フ、集傳、苕ハ喬木ニ依ル、蔓草ナレバ其生ノ久シカラザルヲ以テ、已ニ周ノ衰世ニ逢ヒ、命長カラザルベキニ比スト爲ス、牂羊墳首ハ牝羊（牂羊）ニ大首（墳首）ヲ責ムルモ本ト無理ナリ、以テ衰ヘタル周室ニ再ビ興レト責ムルモ無理ナルニ喩ヘ、三星在罶ハ星光ガ魚笱ノ中ニ見ハル、須臾ニシテ去ル、久シキ理無シ、以テ周室將ニ亡ビントスルニ喩フ、集傳ハ牝羊瘠セテ首ノミ大、魚笱中ニ魚無ク、水靜ニシテ星ノ光ノ映ズルノミ、以テ飢饉ノ餘、食物ノ乏シキヲ言フト爲セリ。

序ニ幽王ノ時四夷交〻侵シ、兵役止マズ、君子之ヲ憂ヘ、此詩ヲ作ルト爲ス、集傳略ホ同ジ。

何草不黃二句ハ、正月草始メテ生ズル時役ニ行キ、今十月草皆黃也、役尙ホ止マズ常ニ行クトナリ、何草不玄ノ二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卽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毛傳華落。葉青青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爲郭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喩諸侯微。而王之臣當出見也。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爲政如此。則己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集傳青音精。生叶桑經反。○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毛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喩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言不可久者。喩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毛傳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糧亦乏少。無可以飽之者。集傳牂音臧。墳音焚。罶音柳。鮮上聲。飽叶補苟反。○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集傳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艸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艸不黃。何日不行。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艸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艸而不黃乎。言艸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毛傳言萬民無不從役。集傳行叶戶郎反。○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

第三章、有豕白蹢ノ二句ハ、豕ノ水ヲ渉ルヲ以テ、將ニ雨降ラントスルノ徵トシ、月離于畢ノ二句ハ、天文ニヨリ雨ヲ知リ、遂ニ雨ニ遇ヘルヲ云フ、此四句ハ外ニ在リテ、大雨ニ苦シムノ狀ニテ、久勞ノ上ニ甚ダシキ苦ミヲ爲スト云フナリ、鄭箋別ニ一說ナリ。

序ニ幽王ノ時夷狄交〻侵シ、之ニ加フルニ飢饉ヲ以テシ、國將ニ亡ビントス、君子之ヲ閔ミ、己ノ之ニ逢フヲ傷ミテ此詩ヲ爲ルト爲ス、集傳略ボ同シ。

苕ノ華ハ本ト紫赤、今ハ黃ナリト云フ、故ニ其衰フルヲ知ル、第二章ハ葉ノミ青青タリト云フ、更ニ衰ヘタルナ

令出使聘問於王。集傳 卒音崒。沒叶莫筆反。○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巓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毛傳 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渡波水。箋云 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喩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其民臣。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云。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毛傳 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箋云 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荊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箋云 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集傳 蹢音的。他音拖。○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鄭注 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己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苕之華。芸其黃矣。

毛傳 與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云 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喩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爲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敗則京師孤弱。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箋云 傷者。謂國日見侵削。集傳 苕音條。華音花。

序ニ幽王將ニ命ジテ東征セシム、役久シク人皆外ニ病ミ、此詩ヲ作リテ王ヲ刺ルトス、集傳略ボ同ジ。
漸漸之石ハ山ノ高キヲ言フ、集傳皇ヲ遑ニ作ル。

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毛傳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集傳炙音隻。叶陟略反。○賦也。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毛傳醻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集傳炮叶補侯反。醻音酬。○賦也。醻導飲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注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毛傳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之朝於王。集傳漸音巉。朝叶直高反。○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師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毛傳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武人東征。不皇出矣。箋云不能正之

序ニ上、禮ヲ棄テテ行フ能ハズ、故ニ古ノ人微薄ヲ以テ、尙ホ禮ヲ廢セザリシヲ思ヒ、幽王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燕飮ノ詩ト爲ス。

瓠葉ハ以テ菹ニ爲リテ飮酒ノ菹ト爲ス、兎斯首ハ小兎ナリ、集傳ハ一兎トセリ、之ヲ調理シテ飮酒ノ羞ト爲ス、庶人ノ賢者（君子）農事ノ畢ハルヲ待チテ、父兄室人ト與ニ飮ミテ之ヲ嘗メ、然ル後ニ朋友ヲ會シ禮ヲ以テ飮ム、庶人旣ニ然リ、貴者ノ禮ヲ廢セザル知ルベシ、集傳ハ燕飮ニ主人ガ其酒殺ノ薄キヲ謙遜スル詞トシテ見タリ。

極。箋云極至也。飮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集傳比也。側傍。

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注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

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毛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

瓠葉者。以爲飮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飮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飮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集傳幡音翻。亨叶鋪郎反。○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飮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傳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相近斯。有兎白首者。兎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飮酒之羞也。飮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集傳炮音庖。燔音煩。叶汾乾反。獻叶虛言反。○賦也。有兎斯首。一兎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

ヲ以テ傷ムナリ、集傳ハ石扁トシテ卑シ、之ヲ履ム者亦卑シ、以テ妾ハ卑シ、之ヲ寵スル者亦賤シキニ比スト爲ス。

緜蠻ノ序ハ小臣ガ大臣ノ己ヲ飲食敎載セザル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微賤勞苦シテ託スル所アランコトヲ思ヒ、鳥ノ言トシテ自ラ比スト爲ス。

黃鳥ノ丘阿ニ止マルヲ以テ、微臣ノ大臣ノ仁アル者ニ依ルニ喩フ、以下ハ大臣ノ己ヲ待ツニ此クアルナラバ、其恩ニ浴スベキニト言フナリ、集傳ハ黃鳥自ラ言フ、今丘阿ニ止マルモ、疲レテ進ム能ハズ、此時ニ能ク吾ヲ飲食敎載シ呉ルル者無キカト解セリ。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敎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注】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行出。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毛傳】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喩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敎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集傳】飲去聲。食音嗣。○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箋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箋云】憚難也。我罷勞。事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集傳】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箋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

クベキニ今之ヲ黜ケタルニ喩フ、此モ褒姒(碩人)ノ爲メナレバト、詩人心ニ深ク憂フト也。第五章、宮中ニ鐘ヲ鼓スレバ聲必ズ外ニ聞ユ、以テ王申后ヲ廢スレバ、其化天下ヲ毒スルニ喩フ、申后ハ王(子)ヲ念ヒテ心ニ懆懆然トシテ、其惡ヲ諫正セント欲ス、然ルニ王ハ我(申后)ヲ視ルコト邁邁トシテ悅バズ。第六章、鶖ハ貪惡、鶴ハ潔白、而シテ彼ハ梁ニ此ハ林ニ在リ、各其所ニアラズ、以テ褒姒位ヲ得、申后黜ケラルルニ喩フ。第七章、鴛鴦左翼ヲ斂メテ右翼ノ下ニ置クヲ以テ、陽ガ陰ニ下ルノ義トシ、男子ハ女子ニ下リテ、夫婦ノ恩情ヲ成スニ喩フ、然ルニ今王ハ然ラズ。第八章、王ノ車ニ乘ルヤ石ヲ履ミテ乘ル、詩人申后昔后位ニ在リシ時ハ、扁扁然トシテ石ヲ履ミテ車ニ乘レリ、此石卽チ是ナリ、然ルニ今ヤ黜ケラレテ卑シ

昂。煁音忱。○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毛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毛傳】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集傳】聞音問。懆音慥。○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毛傳】鶖禿鶖也。【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性絜白。而反在林。與王養褒姒而餧申后。近惡而遠善。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集傳】鶖音秋。○比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以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室家道。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箋云】良善也。王無答耦己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集傳】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毛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見黜而卑賤。

之子之遠。俾我疷兮。【毛傳】疷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集傳】扁音辯。疷音抵。叶喬移反。○比也。扁卑貌。俾使疷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疷也。

テ婦人ノ德有ル者ヲ妻トシ、又禮ヲ以テ之ヲ約束スルニ喩フ、幽王(之子)申后ヲ遠ザケテ其禮意ニ答ヘズ、褒姒ノ讒ヲ信ジ、申后ノ子ヲ逐ヘリ、故ニ詩ニ我(申后ヲ指ス)ヲシテ獨リナラシムト云フ。

第二章、鮮潤(英英)ノ白雲菅茅ヲ潤(露)ス、天ノ物ニ於ケル微ト雖モ養フ、然ルニ天何スレゾ獨リ此艱難ヲ申后ニ行ヒ、幽王(之子)ヲシテ我(申后)ニ可ナラズシテ、我ヲ黜ケシメタルカトナリ。

第三章、池水稻田ヲ浸シ稻ヲ長ズ、王ノ申后ニ於ケル池水ニモ如カズ、詩人嘯歌憂思、彼ノ碩人(褒姒)ヲ念フ、申后ノ不遇ハ彼ニヨルヲ以テナリ。

第四章、桑薪ヲ取レバ當ニ之ヲ以テ、飯ヲ炊ギ人ヲ養フベシ、然ルニ今之ヲ釜無キ竈(煁)ニ焚キ、徒ニ物ヲ燃ヤス、以テ幽王申國ノ女ヲ納レタレバ、后位ニ置

白華爲脆興者。喩王取后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

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箋云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集傳華音花。菅音姦。○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爲菅。則白茅爲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傳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集傳茅叶莫侯反。○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卽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毛傳滮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喩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閒。水皆北流。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集傳滮符彪反。田叶地因反。○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閒。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

毛傳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喩王始以禮取申后。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集傳卬音

ラズ、故ニ在野ノ君子ヲ見テ、之ヲ位ニ置クヲ得バ、我ガ樂甚ダシト也、第四章、野ニ在ル君子ヲ思フニ勤メ、又之ヲ忘レザルノ意ヲ言フ、藏鄭箋藏ニ作ル。

序ニ幽王褒姒ヲ得テ申后ヲ黜ケ、天下之ニ化シ、王治ムル能ハズ、周人爲メニ此詩ヲ作リテ、王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申后此詩ヲ作ルト爲ス。

首章、白華ヲ刈リテ菅トシ、白茅ヲ以テ之ヲ束ヌ、二者共ニ潔白、以

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毛傳 沃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集傳 沃鬱縛反。○興也。沃光澤貌。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毛傳 幽黑色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毛傳 膠固也。箋云 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敎令之行。甚堅固也。集傳 幽叶於交反。膠音交。○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 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集傳 愛叶許既反。○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鄭注 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毛傳 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云 人刈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

此等ニ皆(蓋)告ゲテ歸ルベシト云ヘリ、今ノ朝臣ニハ此カル人無シトナリ。集傳ハ字ノ如ク讀メリ。第五章、召伯謝邑ヲ營ムニ原隰ノ宜キヲ相、其水泉ノ利ヲ通ジ、此功既ニ成リ、宣王ノ心則チ安カリキ、今ノ王・臣ニ成功無キニ王ハ心安シト刺ルナリ。集傳ハ刺ル意ヲ認メズ。

序ハ小人位ニ在リ、君子野ニ在リ、君子ヲ見テ之ニ事ヘンコトヲ思フノ詩トシ、幽王ヲ刺ルト爲ス。集傳ハ君子ヲ見ルヲ喜ブノ詩ト爲ス。

隰ニ在ル桑ノ枝ハ阿然トシテ長美、葉ハ難然トシテ盛ナリ、其下蔭ニ休息スベシ、以テ野ニ在ル君子、其德以テ人ヲ養ヒ利ヲ蒙ラスベキニ喩フ、然ルニ今然

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集傳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毛傳謝邑也。箋云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集傳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淸。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毛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淸。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集傳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淸。○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集傳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毛傳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喩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集傳難音那。樂音洛。○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

ノ技能ヲ言ヒ、以テ夫ヲ思フノ深キヲ示ス。

序ニ幽王及ビ羣臣ガ宣王、召伯ノ恩澤ノ業ヲ行フ能ハザル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ニ宣王申伯ヲ謝ニ封シ、召伯ニ命ジ往キテ城邑ヲ營マシム、時ニ徒役ヲ率キテ南行セル者、此詩ヲ作ルト爲ス。

首章、陰雨ノ澤ニヨリ、黍苗芃芃ト長大ナルヲ以テ、宣王能ク澤ヲ下ニ及ボシ、天下皆快樂セルニ喩フ、今王ノ然ラザルヲ示ス、悠悠ト衆クシテ南ニ行ク者ハ召伯之ヲ勞ヘリトナリ、鄭箋ハ謝邑ヲ營ム事ニ從フ衆人ヲ、召伯ガ勞ヒ勸ムト爲セリ、第二章、我任云云二句ハ、謝邑ヲ營ムニ就キテ云ヒ、我行既集ハ其事終リシヲ言フ、蓋云歸哉ヲ、鄭箋ハ召伯ガ

鱮。薄言觀者。

箋云 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多雜魚乃衆矣。集傳 魴音房。鱮音敍叶音湑。者叶掌與反。○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鄭注 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毛傳 興也。芃芃長大貌。箋云 興者。喩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養育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

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毛傳 悠悠行貌。箋云 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集傳 芃音蓬。膏去聲。勞去聲。○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傳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 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集傳 任音壬。牛叶魚其反。哉叶將黎反。○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傳 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云 步行曰徒。召伯營謝。以兵衆行。其士卒有行步者。有御兵車者。

ジ見ルヲ得バ、之ニ從ヒ行カントト解セリ。
第五章、士ノ帶ハ故ラニ垂レタルニアラズ、禮ニ於テ當ニ垂ルベキナリ、女ノ髮ハ故ラニ卷キタルニアラズ、禮ニ於テ當ニ卷クベキナリ、今日此カル士女ヲ見ズ、之ヲ思ヒテ心ニ病(盱)ムトナリ、集傳ハ盱ヲ望ト讀メリ。
采綠詩、序ニ幽王ノ時、怨曠多キ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婦人其夫ヲ思フト爲ス。
首章、旦ヨリ食時マデ(終朝)綠ヲ采リテ一匊ニモ盈タズ、采リ易キ物ヲ采リテ多カラザルハ、夫ヲ思ヒテ心亂ルレバナリ、予髮曲卷、少シモ飾ラザルハ夫在ラザレバナリ、若シ夫歸ルト聞カバ、予歸リテ沐シテ之ヲ待タン、
第三章、本來夫ト共ニ行クヤ、其狩漁ヲ助ケザリシ故ニ、今日空シク待ツノ苦ヲ受クトナリ、集傳ハ夫歸リテ狩漁セントセバ、之ヲ助ケントト言フト爲セリ、
第四章、上章ヲ承ケ夫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鄭注 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也。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毛傳 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箋云 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曠怨之深。憂思不專於事。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毛傳 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飾。箋云 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集傳 匊音菊。○賦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毛傳 衣蔽前謂之襜。箋云 藍染艸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毛傳 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 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集傳 襜尺占反。叶都甘反。詹音占。叶多其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箋云 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繳繩。今怨曠自悵。初行時不然。集傳 狩音獸。韔音暢。弓叶姑弘反。○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

序ニ當時、古ト違ヒ衣服常無キ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亂雜ノ後人復タ昔日都邑ノ盛、人物儀容ノ美ヲ見ザルヲ歎ズト爲ス。首章、不改ハ常有ルヲ言フ、行歸于周ハ行ヒ忠信（周）ニ歸スルナリ、集傳ハ行キテ鎬京ニ歸ルト爲セリ。第二章、綢直如髮ハ情性ノ密、操行ノ直ナルコト、髮ノ本末一樣ナルガ如シトナリ、集傳ハ未詳トス、我不見兮云云ハ、今日此カル士女ヲ見ズ、故ニ我心悅バズトナリ。第三章、尹吉ヲ毛傳ハ正（尹）ニシテ吉ト解シ、鄭箋ハ女ニ禮法有ルニヨリ、人皆之ヲ尹、姞ニ舊家ノ女ナラント言フト爲シ、集傳之ニ從ヘリ。第四章、我不見兮云云ハ、上句ニ言ヘル如キ士女ハ今之ヲ見ズ、我レ心ニ古ノ士女ニ從ヒ行カント欲スト、即チ死シテ之ニ從ハントスル意ナリ、集傳ハ今日見ルベカラザルモ、若

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集傳撮叶租悅反。髮叶方月反。說音悅。○賦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毛傳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爲瑱。瑱塞耳。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毛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箋云苑猶屈也積也。集傳琇音秀。苑音鬱。結叶繳質反。○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毛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箋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己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集傳厲叶落蓋反。卷音權。蠆音瘥。○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蠆螫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毛傳旟揚也。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枝旟揚起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集傳盱音吁。○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心悸ムト解シ、集傳ハ神ノ誤トシ、威ノ畏ルベキヲ云フト爲セリ、終ノ二句ハ上文ヲ承ケテ、若シ王ニ近ヅケバ予ニ事ヲ謀ラシメテ後、予ヲ誅セントストト云フ也、集傳ハ極ヲ求之盡ト解シ、予ニ王室ヲ靖ンジ定メシメテ、後予ニ求ムル所極リ無カラント解セリ。

第二章、瘵ヲ毛傳ハ病ムト解シ、(集傳同ジ)鄭箋ハ際即チ交接ト解セリ、邁ヲ鄭ハ行即チ放ト解シ、集傳ハ過グト讀メリ。

第三章、鳥ノ飛ブハ定リ無ケレド、天ニ至レバ極ル、王ノ心ハ何處ニ至リテ極ルカ知ルベカラズ、何ゾ予ヲシテ事ヲ謀ラシメ、又予ヲ居クニ凶危ノ地(四裔)ヲ以テセントスル、此ク刑罰中ラザル故朝スベカラズト也、集傳ハ終ノ二句ヲ予何ゾ之ヲ定メンヤ、若シ定メントセバ居ナガラ凶矜(凶禍ニ遭ヒテ憐ムベキコト)ヲ取ランノミト解セリ。

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菀柳三章。章六句。

集傳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集傳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鄭注 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毛傳 彼彼明王也。箋云 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毛傳 周忠信也。箋云 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又疾今不然。集傳 望叶音亡。○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毛傳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 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毛傳 密直如髮也。箋云 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バ人皆此雪今消エント曰フ、小人ハ雪ノ如ク化シ易キ也、王之チ敎化セザル故ニ、肯テ自ラ卑下シテ其惡チ遺テズ、故ニ人ト居リテ屢驕傲ノ行アリ、集傳ハ讒者明ニ遇ヘバ自ラ止ム、然ルニ之チ信ジテ肯テ之チ貶下遺棄セズ、故ニ彼益〻驕ルト爲セリ、鄭箋別ニ一說也。第八章、王小人ノ心チ開發スル能ハズ、故ニ彼レ蠻(南蠻)髦(夷髦)ノ如クニシテ變ゼズ、我是チ用テ大ニ憂フト。

菀柳詩、序ニ幽王暴虐諸侯王ニ朝セズ、王ノ朝スベカラザルチ刺ルト爲ス、集傳同ジ、但幽王ト斥言セザルノミ。首章、柳菀トシテ茂レバ、人皆息ハンコトチ願フ、以テ王ニ德アレバ天下皆朝センコトテ願フニ喩フ、上帝チ毛傳ハ王ニ喩フトシ、集傳之ニ從ヒ、鄭ハ天チ呼ビテ愬フト爲ス、蹈チ毛傳ハ動キテ心ノ恒ナラザルチ云フト爲シ、鄭箋ハ悼ト讀ミ吾

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毛傳 興也。菀茂木也。箋云 尙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喩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毛傳 蹈動。暱近也。箋云 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人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己所以不朝之意。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毛傳 靖治。極至也。箋云 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集傳 菀音鬱。○比也。柳茂木也。尙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定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己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爲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有菀者柳。不尙愒焉。毛傳 愒息也。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毛傳 瘵疾也。箋云 瘵接也。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箋云 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集傳 愒音器。瘵音債。叶子例反。邁叶力制反。○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箋云 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

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毛傳 曷何。矜危也。箋云 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集傳 傅音附。天叶鐵因反。○興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

ルノ義也、集傳ハ老馬已ニ負荷ニ任ヘザルニ自ラ駒ナリト云フ如ク、爵位ヲ貪ルノミヲ知リテ後難(任ニ勝ヘザルノ患)ヲ顧ミズ、食既ニ多キニ必ズ飽クベキガ如ク、又酌ミテ甚ダ取ルガ如クニ貪ルト解セリ。

第六章、小人ノ王ニ傚ヒテ惡ト爲ルモ、之ヲ善ニ反ヘスコト難カラズ、之ニ善ヲ教フルニアリ、今王ノ之ヲ教ヘザルハ猶猿ニ木ニ升ルヲ教フル勿レト言フガ如キ也、猿ニ教ヘダニセバ必ズ善ク升ル、猶塗ニ塗ヲ附クレバ物必ズ附著スルガ如シ、小人ト雖モ仁義ノ性アリ、之ヲ教フレバ仁義ニ進ム、王ニ美道アラバ小人樂ミテ之ニ與ミシテ連屬セン、集傳ハ小人本ト骨肉ノ恩少シ、今王又讒佞ヲ好ミテ之ヲ來タスハ、猶ホ猿ニ木ニ升ルヲ教ヘ、塗ニ塗ヲ附クルガ如シト爲セリ。

第七章、雪降ルコト盛ナルモ、日氣(晛)ヲ見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毛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木。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毛傳】徽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耳。【集傳】屬音蜀。叶殊遇反。○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毛傳】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教之。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集傳】雨去聲。瀌音標。晛音現。下去聲。婁音慮。○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毛傳】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毛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集傳】髦叶莫侯反。○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

角弓モ、善ク之ヲ處置セザレバ反ル、以テ宗族モ常ニ之ヲ親ム方法ヲ取ラズンバ、相怨ムニ至ルニ喩フ。第二章、爾ハ幽王ヲ指ス。

第四章、相怨一方ハ恕ヲ以テ人ニ接スルヲ知ラズシテ、各〻一方ニ處リテ人ヲ怨ムナリ。

第五章、王ノ人ニ於ケル恕ヲ知ラズ、老馬ヲ駒ト云ヒテ役使ス、即チ老人ヲ童ト云ヒテ之ヲ慢ル、後年已亦斯ク遇セラルル事アルベキヲ思ハズ、老ヲ待ツニハ宜ク飽カシムベシ、老人ニ飲マシムルニハ、孔取即チ孔穴ノ大小ヲ量ルガ如ク、其量ヲ度ルベシ、皆志ヲ勞ハ

於圓反。○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旣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敎矣。民胥傚矣。

箋云 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女之敎令。無善無惡。所尙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愼。集傳 遠同前。○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毛傳 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箋云 令善也。集傳 裕預與二音。瘉同上。○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己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箋云 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

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亾。

毛傳 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云 斯此也。集傳 讓叶如羊反。○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閒。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

毛傳 己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 此喩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毛傳 饇飽也。箋云 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集傳 駒叶去聲。後叶下故反。食音嗣。饇音飫。取叶音娶。○比也。饇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以テ之ヲ樂マシメ、天子ノ邦ヲ鎭撫セシム、古ノ明王此ク諸侯ヲ尊重ス、故ニ諸侯ノ賢者其左右連屬ノ國ヲ辨治(平平)シテ所ヲ得セシメ、左右亦相與ニ順ヒ從フ、今ハ然ラズ。
第五章、水上ニ浮ブ楊木ノ舟ハ、舟人縄ニテ之ヲ繫ギテ流レザラシム、以テ民ノ上ニ居ル諸侯ハ、天子禮法ヲ以テ之ヲ約シテ違叛セザラシムルニ喩フ、諸侯既ニ天子ノ約束ヲ守ル、故ニ禮樂ヲ以テ之ヲ樂マシメ、其功德ヲ揆リ(葵)、賜フニ禮樂ヲ以テシ、之ヲ樂マシメ又福祿ヲ以テ厚(膍)ク之ニ賜フ、諸侯ノ德アル者亦自ラ優游安ンジ、思フコト其位ヲ出デズ、今ハ然ラズ。
序ニ幽王ノ九族ヲ親マズ、讒佞ヲ信ジ骨肉相怨ムヲ刺ルト爲ス、集傳亦同ジ。
首章、角弓ハ常ニ檠ノ内ニ容レ置ケバ其體正シ、然ラズバ則チ忽チ反ル(そる)、故ニ騂騂トシテ已ニ調和シ成レル

同。毛傳殿鎭也。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傳平平辨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辨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集傳殿多見反。邦叶十工反。平音梗。○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鎭也。平平辨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毛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

樂只君子。福祿膍之。毛傳葵揆也。膍厚也。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毛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集傳汎芳劒反。紼音弗。纚音黎。膍音琵。戾叶郎之反。○興也。紼繂也。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厚也。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膍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毛傳興也。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興者。喩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集傳騂音觪。翩音篇。反叶分邅反。遠叶

ノ饗ニ用フルナリ、諸侯來朝ス、王人ヲシテ之ヲ迎ヘ其威儀ヲ觀セシメ、又自ラ四馬ニ乘リ、往キテ之ヲ迎フ、今ハ然ラズ。

第三章、古者諸侯ノ人ニ交ル、赤芾、邪幅ヲ服ス、人ニ交ハル、懈怠舒緩(紓)ノ心ナシ、故ニ天子之ニ車馬衣服ヲ賜フ、其來朝スルヤ、天子禮樂ヲ以テ、是ノ君子(諸侯)ヲ樂マシメ、又命ジテ之ニ禮樂ヲ賜ヒテ、之ヲ樂マシメ、天之ニ福祿ヲ重ヌ、今ハ然ラズ。

第四章、柞ニ枝アリ葉茂ル、猶ホ諸侯ノ祖先ノ子孫ニ賢者多キガ如シ、諸侯ノ後、世世賢ナリ、故ニ天子禮樂ヲ

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毛傳 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 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絜清也。周禮。芹菹鴈醢。

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毛傳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云 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駟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集傳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匀反。芹音勤。旂音祈。叶巨斤反。淠音譬。屆叶居氣反。○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毛傳 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箋云 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也。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毛傳 申重也。箋云 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集傳 芾音弗。下叶後五反。紓音舒。叶上與反。予音與。樂音洛。只音止。命叶彌竝反。○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于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毛傳 蓬蓬盛貌。箋云 此與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喩賢才也。正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喩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序ハ幽王諸侯ヲ侮リ、來朝スルモ命ヲ錫フ能ハズ、數〻之ヲ徵シテ信義無シ、君子古ヲ思ヒテ之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天子前篇魚藻ニ答フト爲ス。

首章、菽ハ禮食ニ牛肉ト與ニ用フルモノナリ、菽ヲ言ヒテ羊豕ヲ含ム、古ハ諸侯來朝セバ、天子三牲ヲ以テ之ヲ饗シ、且何モ別ニ與フベキ物無ケレバ、路車乘馬ヲ與フ（天子自ラ其物ヲ薄シト爲ス意ヲ示ス）、又玄袞及黼ヲ加ヘ與フ、今ハ然ラズ。

第二章、芹ヲ水ニ采ル、亦以テ菹ト爲シ、諸侯

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集傳 興也。那安。居處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鄭注 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毛傳 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以苦。豕則以薇。箋云 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毛傳 君子謂諸侯也。箋云 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

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毛傳 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 及與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集傳 筐音匡。筥音擧。朝音潮。予音與。乘去聲。馬叶滿補反。黼音甫。○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黼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

○觱沸檻泉。言

序ニ君子武王ヲ思ヒテ、幽王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天子諸侯ヲ燕シテ諸侯天子ヲ美スル詩ト爲ス。

魚ノ藻ニ在ルハ其所ヲ得タルナリ、人ノ明王ニ依リテ其所ヲ得ルニ喩フ、武王ノ時、王鎬ニ在リ、樂ミテ酒ヲ飲ミ、或ハ其居ニ安然(那)タリシハ、天下平ラカナレバナリ、今幽王ハ危亡ノ虞アリテ自ラ知ラズ、尚ホ樂ミテ酒ヲ飲ミ、自ラ安ンズト刺ルナリ、集傳ノ義ハ作意ヨリ自ラ明カナラン、復タ贅セズ。

毛詩卷第十五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小雅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注 萬物失其性者。王政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

毛傳 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云 藻水艸也。魚之依水艸。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箋云 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集傳 頒音焚。豈音愷。樂音洛。○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毛傳 莘長貌。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集傳 豈叶去幾反。○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箋云 那安貌。天下平安。無

ンヤト答ヘヨ、人亦自ラ愼マントナリ。

毛詩卷第十四終

テ善カラズ、故ニ天下之ニ化シ、衆聚リ飲ム時、酔ハザル者アレバ、監又史ヲ置キテ、酔ハザル人ニ逼リテ飲マシム、酔ヘル者ハ既ニ悪、酔ハザル者ハ監、史之ヲ恥カシメ、罰シテ飲マシム、天下皆酔フ、武公之ヲ如何トモスベキ無シ、乃チ時人ニ戒メテ曰ク、凡ソ人ノ酔フ者アレバ、汝従ツテ其酔状ヲ謂フ勿レ、又之ヲ保護シテ大ニ怠慢ニ至ラシムル勿レ、言フベキコトニアラザレバ言フ勿レ（匪言勿言）、彼ノ為ストコロニ従フ勿レ（匪由）、其悪行ヲ他人ニ語ル勿レ（勿語）ト、而シテ尚ホ人ノ其戒ニ従ハザランヲ恐レ、更ニ罰則ヲ示シテ曰ク、汝酔者ノ言ニ従ヒ行ハバ、汝ニ角無キ羖羊ヲ罰トシテ出サシメント、又曰ク人若シ汝ニ他人ノ酔状ヲ問フ者アラバ、自分ハ彼ノ人ノ三爵セルノ時已ニ何事ヲモ知ラザリキ、況ヤ敢テ其後ニ彼人ガ多ク飲メルヲ知ラ

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酒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

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毛傳羖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後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集傳否叶補美反。大音泰。怠叶養里反。羖音古。識叶音失志。又叶夷益夷豉二反。○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集傳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ハ温温トシテ柔和、醉ハザル時ハ威儀反反トシテ重愼、醉ヘバ幡幡トシテ威儀ヲ失ヒ、妄ニ己ノ席ヲ舍テテ他ニ遷リ、屢〻舞ウテ所ヲ失フ、醉ハザレバ抑抑トシテ威儀愼密、醉ヘバ怭怭トシテ威儀媟嫚、既ニ醉フト言フハ常ノ禮(秩)ヲ知ラザルナリ。

第四章、禮一應畢リテ後ニ、任意ニ飲ム禮アリ、古ハ此時尚ホ禮節アリ、此章幽王ノ時ノ情態ヲ述ブ、不知其郵ハ自ラ過失ヲ知ラズトナリ、側弁之俄云云ハ弁ヲ傾ケテ俄然タラシメ、屢〻起チテ舞ヒ、傞傞トシテ止ル能ハズトナリ、既ニ醉ヒテ出ヅレバ禮ヲ失ハズ、賓主與ニ福ヲ受ク、醉ヒテ出デザレバ其德ヲ誅伐シテ之ヲ失フト爲ス、王若シ酒ヲ飲ムニ賓ヲ得テ之ト與ニセバ、禮ニ於テ善儀アルベシ、今王何ゾ其人ヲ擇バズシテ之ヲ賓トスルカト、王ヲ戒ムルナリ。

第五章、王、酒ヲ飲ミ

爲賓。溫溫柔和也。

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毛傳** 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舞也。**箋云** 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毛傳** 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集傳** 反叶分邅反。幡叶分邅反。舍音捨。怭音弼。○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擧之狀。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毛傳** 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箋云** 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

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箋云** 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不出。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集傳** 號音毫。呶音鐃。僛音欺。郵叶于其反。傞音娑。福叶筆力反。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毛傳** 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第二章、亦古ノ燕射禮ヲ述ブ、燕禮ハ樂ヲ以テ歡ヲ助ク、八音和樂シ、德神明ニ當ル、以テ功烈有ル祖ニ進ムベク、以テ酒食百種ノ禮ヲ合シ之ヲ祖ニ獻ズベシ、酒食百種ノ禮、既ニ獻ジテ祖ニ至ル時、則チ祭祀ノ大祀(壬)アリ、孝子ノ人君(林)アリ、神之ヲ歆ケ、汝孝子ニ大福ヲ賜ヒ、子孫ヲシテ皆樂マシム、其子孫ノ樂ハ所以ハ賓ニ燕飲ノ樂ニ由リテ然リ、飲ノ正ニ射ントスルヤ、賓各其相手(仇)ヲ取(手)リテ共ニ射ル、王人(室人)亦其仲間ニ入ル(入ㇾ又)、射畢レバ康爵(弱キ者ノ體ヲ養フ爲ニ爵ヲ用フ、故ニ負ケタル者ニ爵ヲ飲マス)ニ酌ミテ汝ノ射テ中リシ者ハ進メ、汝ガ相手ノ負ケタル人ニ飲マシムルニ便ニス、鄭、朱ノ說ハ異ナリ。

第三章、幽王ノ古禮ニ合ハザルヲ言フ、初メ

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擧醻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

毛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言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毛傳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也。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毛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喜樂也。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毛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擧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毛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獻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序也。集傳奏叶宗五反。衎音看。湛音耽。叶持林反。樂音洛。能叶奴金反。仇音拘。叶音求。其又叶音由怡。時叶音醻。○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

首章、古射禮ニ大射、賓射、燕射ノ三種アリ、燕射ハ先ヅ燕禮ヲ行フ、此章卽チ燕射ヲ述ブ、賓ノ初メテ門ヲ入リテヨリ席(筵)ニ就クニ至ルマデ、周旋揖讓(左右)秩秩トシテ禮ヲ失ハズ、席ニ就ケバ籩豆列シ(楚)殽核陳ス(旅)、王ノ酒既ニ和美、賓ノ飲ムコト威儀齊一(偕)、將ニ射ントスルニ及ビテ庭ニ鐘鼓ヲ懸ケ、相酬ユルノ爵(醻)ヲ擧グルコト逸逸然トシテ往來次序有リ、飲此ニ止ミテ射ヲ行フ、大侯(君ノ射ル侯)既ニ擧ゲラレ、衆射ノ弓矢亦張ラル、衆射夫同ジク堂ニ登リテ射位ニ在リ、遂ニ各〻其矢ヲ發シ、的ニ中ルノ功ヲ奏ス、其射ルヤ二人ヲ以テ一組ト爲ス、故ニ各人射ル時ニ心ニ己勝チテ、勝タザル一人ニ罰杯(爵)ヲ飲マセント求ムトナリ、爾爵トハ汝ニ爵ス、卽爵ヲ汝ニ飲マセント云フコト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毛傳】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先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毛傳】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葅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愼。

鍾鼓既設。舉醻逸逸。【毛傳】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毛傳】的質。祈求也。【箋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女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集傳】偕音皆。叶舉里反。設叶書質反。醻音酬。抗叶居郎反。的叶丁藥反。○賦也。初筵初卽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衞武公飲酒悔過而

去ラン、第五章、賢女ガ王ヲシテ古人ノ高德大行ヲ慕ヒ行ハシメ(高山云云二句)、羣臣ヲ御スルニ法アリテ文章ヲ成サン(四牡云云二句)、我若シ之ヲ見ルヲ得バ、我ガ心慰マン。青蠅ノ詩ハ王ノ讒ヲ信ズルヲ刺ルナリ、青蠅白キヲ汚シテ黑トス、以テ佞人ノ善惡ヲ變亂スルニ喩フ、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ハ、之ヲシテ物ニ遠ザカラシメント欲スル意ヲ示スナリ、故ニ樊等ニ止マラシメントスルノ義ニテ、此ニ止マリ居ルト云フニハアラズ。

序ハ幽王小人ヲ近ヅケ飲酒度無シ、衞武公入リ王ノ卿士ト爲ルヤ、此詩ヲ作リテ時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武公酒ヲ飲ミ、自ラ過ヲ悔イテ此詩ヲ作ルト爲ス。

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毛傳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興者。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喩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集傳樊音煩。叶汾乾反。○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云極猶已也。集傳國叶越逼反。○興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毛傳榛所以爲藩也。讒人無極。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集傳構音姤。○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己與聽者爲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衞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鄭注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既入者。入爲王卿士。

ル、君子ノ身ニ德アレバ碩女來リテ之ニ配ス、碩女令德アリ、來リテ王ヲ敎ヘ、王ヲシテ行ヲ改メシメン、我故ニ燕シ且王ヲ譽メ、又汝(王)ヲ愛好シテ厭フ無シ、第三章、諸大夫賢女ヲ得ルニ切ナリ、美酒嘉殽無キモ尙ホ飮食シ、皆王ノ行ヲ改メ道ヲ行ヒ、己之ヲ佐クルヲ得テ民ヲ救ハンコトヲ庶幾フ、我ガ德汝ト與ニスベキモノ無シト雖モ、歌ヒ且舞ヒ以テ樂マント、上文ニ好友無シト云ヒ、此ニ德女(汝)ト與ニスル無シト云フ、彼ハ人ヨリシテ言ヒ、此ハ己ヨリシテ言フナリ、第四章、高岡ニ登リ柞ヲ析キ薪ト爲ス、何故ニ柞ヲ析クカ、其葉ノ茂リテ岡ヲ蔽ヘバナリ、以テ賢女王ニ配スレバ必ズ褒姒ヲ除キ去ラン、褒姒王ノ明ヲ蔽フ、故ニ除キテ之ヲ去ラントスルニ喩フ、善イカナ、汝(王)ノ新ニ得タル后ガ、此クノ如ク惡ヲ去ルヲ見バ、我ガ心ノ憂

譽。好爾無射。箋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敎。則用是燕飮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集傳鷮音驕。敎叶居爻反。好去聲。射音亦。叶都故反。○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時。碩大也。爾卽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敎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飮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箋云諸大夫覬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燕飮。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集傳女音汝。○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飮食歌舞。以相樂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喩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我覯爾。我心寫兮。箋云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行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集傳析音錫。柞音昨。薪叶音襄。湑上聲。寫叶想羽反。○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毛傳景大也。箋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敎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毛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集傳仰叶五剛反。行叶戶郎反。騑音霏。○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擧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序ニ幽王褒姒ヲ寵シ無道竝ビ進ミ德澤民ニ加ハラズ、周人賢女ヲ得テ王ニ配センコトヲ思ヒ、此詩ヲ作ルト爲シ、集傳ハ新昏ヲ樂ムノ詩トナス。
首章、閒關ハ車ノ舝(くさび)ヲ設クルナリ、變ハ美、季女ハ齊莊ノ德有ル少女、車舝ヲ設ケ之ニ乘リテ行キ、美ニシテ德アル女ヲ求メテ王ニ配セントス、其道ヲ行クヤ飢渴スト雖モ飢渴ヲ知ラズ、此女ノ令德美音ヲ以テ來リ、王ヲシテ行ヲ改メ、離散シタル人民ヲ會(括)セシムルニ至ランコトヲ望ム、我之ヲ得バ同好ノ賢者無シトモ自ラ燕シ且喜バントナリ、第二章、平林ノ木茂レバ耿介ノ鷮雉此ニ集マ

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集傳】雨去聲。霰音線。喪去聲。幾音己。○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姉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摶。而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閒關車之舝兮。思變季女逝兮。【毛傳】興也。閒關設舝也。變美貌。季女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疾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毛傳】括會也。【箋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敎。會合離散之人。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集傳】變音巒。友叶羽己反。○賦也。閒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閒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變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燕飲以相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敎。【毛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也。鷮雉也。辰時也。【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喩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敎。

式燕且

喩フトシ、鄭ハ幽王之ヲ冠ル、宜ク以テ宴スベシ、然ルニ宴セズト解ケリ、爾酒既旨ノ二句ハ、美酒嘉肴ヲ具ヘタルノミニテ、此ヲ用ヒテ同姓宗族ヲ燕セズトナリ、豈伊異人ノ二句、我等ハ王ト兄弟至親ニシテ他人ニアラズ、王當ニ燕スベキナリトナリ、蔦與女蘿ノ二句ハ、松柏ヲ王ニ、蔦、女蘿ヲ同姓宗族ニ喩ヘ、王衰フレバ我等亦微、故ニ王ノ賢明ニシテ盛ナランヲ欲スル意ヲ示ス、終リノ四句ハ、王久シク我等ト燕セズ、故ニ我ガ心憂フ、若シ王ヲ見テ之ヲ諫ムルヲ得バ、庶幾クハ王其意ヲ改メ悅バンカ、集傳ノ說ハ兄弟親戚ヲ燕スト云フ見解ヨリ、自ラ知ラルベシ。

族。孤特自特。不知己之將危亡也。

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毛傳 奕奕然無所薄也。箋云 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己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集傳 頍音跬。嘉叶居何反。他音拖。蔦音鳥。蘿音羅。施音異。柏叶逋莫反。奕叶弋灼反。○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兎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

箋云 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毛傳 時善也。

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箋云 具猶皆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毛傳 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集傳 來叶陵之反。上叶時亮反。怲音柄。叶兵旺反。臧叶才浪反。○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箋云 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毛傳 霰暴雪也。箋云 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喩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箋云 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

物ニ交ルニ道アリ、自ラ奉養スルニ節アルヲ擧ゲテ、幽王ヲ刺ルト爲ス、集傳ハ諸侯ガ前篇桑扈ニ答ヘ、天子ノ福壽ヲ頌禱スル詩トス
首章、鴛鴦能ク飛ブヲ侯チテ、方メテ之ヲ執フ、其幼小ヲ暴セズ、明王ノ物ニ於ケル皆道アリ、故ニ福壽ヲ得、第二章ハ鴛鴦靜ニ息フ、明王ノ時、人之ヲ驚カサザルヲ以テ也、第三、第四章、馬ハ天子ノ乘馬、摧ハ用ヒザル日ニハ草ヲ與フルナリ、秣ハ用フル日ニ、乃チ穀ヲ食ハシムルナリ、以テ古ノ明王ノ己ノ身ニ於ケルモ亦然リ、儉約ナルニ喩フ、集傳ハ毎章上ノ二句ヲ以テ、下ノ二句ニ喩フト爲ス。
頍弁詩、序ニ幽王暴戾ニシテ同姓宗族ヲ親ム能ハズ、將ニ亡ビントスル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兄弟親戚ヲ燕スル詩ト爲セリ。
首章、弁ハ皮弁、之ヲ冠リテ頍然タリ、毛ハ弁ノ首ニアルヲ以テ、天子ノ人ノ上ニ在ルニ

在廏。摧之秣之。毛傳摧莝。秣粟也。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廏。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擧設盛饌。恆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毛傳艾養也。箋云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集傳乘去聲。廏音救。摧音剉。秣音末。叶莫佩反。艾叶魚肺反。○興也。摧莝。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廏。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箋云綏安也。集傳摧叶如字。又音剉。綏叶如字。又士果反。○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鄭注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毛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旅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所當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

云云、毛ハ天下ノ民聚(戢)リ歸セザランヤ、必ズ聚リ歸ス、難リ(はばかり)テ順ハザランヤ、必ズ難リテ順フ、而シテ王者福ヲ受クルコト多カラザランヤ、必ズ多シト解シ、鄭ハ王者自ラ斂(戢)ムルニ先王ノ法ヲ以テセズ、自ラ難ズルニ亡國ノ戒ヲ以テセズンバ、福ヲ受クルコト多カラズト解シ、集傳ハ戢ヲ斂、難ヲ愼ト解シ、毛傳ノ如ク反語ニ讀メリ、第四章、兕觥ハ飲酒ニ禮ヲ失ヘル者ヲ罰スルニ用フ、古ノ王者臣ト與ニ酒ヲ飲ム、兕觥ハ陳ネ置クノミニテ用フル所無ク、美酒ヲ飲ミテ柔順中和ヲ得ンコトヲ思フ、賢者ハ人ニ接スルヤ恭(匪敖)、故ニ萬福來リテ之ニ就ク、卽チ天子ニ登用セラレ爵命ヲ賜ハル、集傳ハ思ヲ助辭トシ、初ノ二句ヲ燕宴ノ情態、後ノ二句ヲ諸侯ノ恭敬ニシテ、自ラ福ヲ得ルヲ美スト爲セリ。鴛鴦詩・序ニ古明王萬

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敖自淫恣也。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集傳】觩音求。敖去聲。○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閒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鄭注】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毛傳】與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箋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集傳】宜叶牛何反。○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毛傳】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箋云】遐遠也。遠猶久也。【集傳】福叶筆力反。○興也。石絕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乘馬

(以)ゲリ、今ハ然ラズ、集傳ハ左右皆宜シク又有リト云フヲ以テ、諸侯ノ才徳ノ全備ヲ言ヒ、似ハ外ニ形ハルル所ガ、內ニ有ルモノニ似タリト爲セリ。序ニ幽王ノ時、君臣上下擧動先王ノ禮儀ヲ用ヒザル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天子ガ諸侯ヲ燕スル詩ト爲ス。首草、飛ビテ往來(交交)スル桑扈ノ羽ハ、鶯然文章アリ、人皆之ヲ悅ブ、天子ト羣臣ト動作禮儀アレバ天下皆之ヲ仰グニ喩フ、天子(君子)樂ヲ天下ト與(胥)ニシテ、天ノ祜ヲ受ク、今然ラズ、鄭ハ君子樂胥云云ヲ、天子ガ才知アル人(胥)ヲ樂メバ、政治リ民安ク、天ノ祜ヲ受クト解ケリ、集傳ハ君子樂胥ノ二句ヲ、天子ガ諸侯ニ天ノ祜ヲ受ケンヲ頌禱スル詞トシ、胥ヲ助辭ト爲セリ、第三章、屛ハ蔽、翰ハ幹(牆ヲ築ク時ニ牆ノ兩邊ニ當ツル木、其內ニ土ヲ容ル)、辟ハ君、百辟ハ卿士ナリ、不戢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鄭注 動無禮文者。擧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毛傳 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 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喩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毛傳 胥皆也。箋云 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祿。集傳 扈音戶。樂音洛。胥叶思呂反。祜音戶。○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 毛傳 領頸也。

君子樂胥。萬邦之屛。 毛傳 屛蔽也。箋云 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扞四表患難矣。蔽扞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集傳 屛音丙。○興也。領頸。屛蔽也。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衞。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之屛之翰。百辟爲憲。 毛傳 翰幹。憲法也。箋云 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蔽扞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脩職而法象之。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毛傳 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 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集傳 翰叶胡見反。辟音璧。戢音緝。難叶乃多反。○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愼。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箋云 兕觥罰爵也。古之王

美スト見タリ、之子ハ古ノ明王、寫ヲ心ノ憂ノ去ルナリ、集傳ハ之子ヲ諸侯ト見、寫ヲ天子ガ心ヲ傾ケ寫シテ悦ブトナセリ、有譽處ヲ鄭箋ハ名譽常處アリト解シ、集傳ハ譽アリテ安ンズト解セリ、第二章、芸其黄矣ハ盛ナルヲ言フ、以テ古ノ明王ノ德ノ盛ナルニ喩フ、有章ハ政ニ法度有ルヲ云ヒ、假如賢臣無クトモ、尙ホ章ハ有リトナリ、集傳ハ諸侯ニ文章アリト爲セリ、第三章、或黄或白ハ、古ノ明王モ其德或ハ純ナラザルアルニ喩フ、純ナラズト雖モ、固ヨリ今ノ王ノ惡ナルニ同ジカラズ、乘其四駱云云ハ、仕フル者世祿ヲ守リ得タルヲ示ス、集傳ハ諸侯ノ車馬威儀ヲ美スト爲セリ、第四章、左ハ朝政祭祀ノ事、右ハ喪戎ノ事、君子ハ作者ノ先人ヲ言フ、先人多才多藝ニシテ、政祭ハ宜シクシテ行ヒ、喪戎ハ之ニ處リテ功有リ、故ニ子孫其祿ヲ

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詞。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毛傳】芸黄盛也。【箋云】華芸然而黄。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箋云】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集傳】慶叶虛羊反。○興也。芸黄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箋云】華或有黄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毛傳】言世祿也。【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集傳】白叶僕各反。○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毛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毛傳】似嗣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諂竝進。而見棄絕。【集傳】左竝叶祖戈反。宜叶牛何反。右竝叶羽己反。有竝叶羽己反。似叶養里反。○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集傳】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集傳】桑扈之什二之七

句ハ、諸侯ノ世子ガ父ノ喪方ニ除シ、士服(韎韐ハ士服)ヲ以テ來ルヤ、時適、征伐ノ事有リ、之ヲシテ六軍ヲ師ヰ出征セシメ、今其功ニヨリ爵命ヲ受クルヲ言フ、集傳ハ天子洛水ノ上ニ至リ、戎服シテ六軍ヲ起スト解セリ、第二章、鞞ハ刀室、琫ハ刀削ノ上部ノ飾、珌ハ其下部ノ飾、此句ハ世子ガ爵命ヲ受ケ、且刀ヲ天子ヨリ賜ハルヲ云フ、集傳ハ天子ノ佩刀ノコトトナセリ、第三章、福祿既同、今世子ノ得タル爵命賞賜ハ、先君ニ同ジトナリ、集傳ハ同ヲ聚ルノ義ト爲セリ。序ハ古ノ仕者祿ヲ世ニセルニ、今幽王ノ時小人位ニ在リ、賢者功臣ノ世絶ユル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天子ガ諸侯ヲ美スル詩ト爲セリ。首章、華ノ上ニ堂堂(裳裳)タルヲ以テ君ニ、葉ノ下ニ盛(湑)ナルヲ以テ臣ニ喩ヘ、明君賢臣相承ケテ治マルニ喩フ、集傳ハ天子諸侯ヲ

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毛傳 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鐐珌。士珕琫而珕珌。箋云 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箋云 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禍也。集傳 鞞補頂反。琫音菶。珌音必。○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

箋云 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集傳 邦叶卜工反。○賦也。同猶聚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鄭注 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毛傳 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箋云 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

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箋云 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集傳 湑上聲。寫叶想與反。○興也。裳裳猶堂

朱子ハ楚茨以下四篇ヲ以テ豳雅ナラント疑ヘリ。

序ニ古ノ明王、能ク諸侯ヲ命ジ、善ヲ賞シ惡ヲ罰シタルヲ擧ゲテ、今幽王ノ然ラザルヲ刺ルト爲シ、集傳ハ天子諸侯ヲ東都ニ會シテ、武事ヲ講ジ、諸侯天子ヲ美スル詩ト爲ス。首章、初二句ハ、洛水ノ深(泱泱)キヲ以テ、古ノ天子仁恩深厚ナルニ譬フ、君子至止云云ハ、諸侯來リテ爵命ヲ受ケ、爵命(福)賞賜(祿)ノ屋蓋(茨)ノ如ク多キヲ云ヒ、終リノ二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毛傳 騂赤牛也。黑羊豕也。箋云 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集傳 禋音因。祀竝叶逸織反。福叶筆力反。○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擧南北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集傳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爲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毛傳 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箋云 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喩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箋云 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喩多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毛傳 韎韐者茅蒐染艸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云 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集傳 泱音秧。韎音昧。韐音閤。奭音赩。○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

リテ未ダ堅カラザルヲ云フ。

第三章、太平ノ時ノ有様ヲ言ヒ、今ノ然ラザルヲ示ス。

第四章、方禋祀ハ、四方ノ神ヲ禋祀スル也、禋祀ハ火ヲ焚キ、煙ヲ上ゲテ祭ルモノニテ、天神ヲ祭ルノ禮ナリ。

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傳 炎火盛陽也。箋云 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集傳 皁叶子苟反。好叶許苟反。稂音郎。莠音酉。去上聲。螟音冥。螣音特。稺音稚。火叶虎委反。○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稺幼禾也。○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毛傳 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箋云 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我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毛傳 秉把也。箋云 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集傳 渰音掩。萋音妻。私叶息夷反。穧音嚌。○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稺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箋云 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

チ神ニ求メ、之ヲシテ大ナル福ト萬壽トヲ得シム。集傳ハ、曾孫ヲ祭ヲ主ル人ト爲スコト前ニ同ジク、終ノ四句ヲ、黍稷稻粱ハ、農夫ノ慶ニヨリテ得タルモノナレバ、之ニ報ユルニ大福ヲ以テシ、萬壽ヲ得シムト爲セリ。

大田詩、序ニ幽王ノ時、政煩シク賦重ク、民自存スル能ハザルヲ以テ王ヲ刺ルト爲ス、集傳ハ農夫其上ヲ美スル詩ニテ、前篇ノ意ニ答フル者ノ如シト爲ス。

首章、種ハ種子ヲ擇ブ也、戒ハ農具ヲ整ヘ用意スルナリ、覃耜ハ利耜ナリ、俶載ヲ鄭箋ハ、熾菑ト讀メリ、熾ハ耜ヲ地ニ突キ入ルル也、菑ハ地中ノ草根ヲ反ネ起スナリ、曾孫是若ハ、成王民事ニ順(若)ヒ、力役ヲ止メテ農時ヲ奪ハザルヲ云フ、集傳ハ曾孫(祭ヲ主ル人)ノ意ニ順ヒ、穀ガ直(庭)且大(碩)ナリト解セリ。

第二章、方ハ房ナリ、穀實ノ外皮ノ内ニ米ノ出來ルヲ云フ、皁ハ成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鄭注 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毛傳 種擇其種。箋云 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穀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毛傳 覃利也。箋云 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毛傳 庭直也。箋云 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集傳 種上聲。事叶上止反。覃音剡。耜叶養里反。畝叶滿彼反。穀叶工洛反。碩叶常約反。○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

毛傳 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也。莠似苗也。箋云 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

毛傳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箋云 此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稺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

田

チ觀・農ノ南畝ニアル者ニ、食ヲ與ヘテ之ヲ勸メ、農官(田畯)來ルアレバ、成王之ニ酒食ノ饎(喜)ヲ加ヘテ之ヲ勞シ、又己ニ從ヘル左右ノ者ニモ、饟(攘)シ之ヲ勞ス、又自ラ其食ヲ嘗メテ、其美否ヲ見、民ニ親愛ヲ示ス、故ニ民モ官モ皆樂ミ勵ム、是ヲ以テ禾治マリ畝中ニ長ク竟リ、終ニ善ク且大ニ收穫有リ、成王此クノ如クナルヲ見テ怒ラズ、民皆克ク自ラ疾ク事ニ力ムト爲ス、集傳ハ、祭ヲ主ル人(曾孫)來リ、農民ノ妻子ガ父夫ニ食ヲ運ビ來ルヲ見テ、之ニ偕ニ其所ニ至ル、適〻田畯亦至リテ喜ビ、乃其左右ノ饋ヲ取(攘)リテ、甘キヤ否ヲ試ム云云、上下ノ和親ヲ云フト爲セリ。第四章、毛、鄭以爲ラク成王得ル所ノ租粟多シ、故ニ千倉萬箱ヲ求メテ、之ヲ藏シ納メルトス、官ヲシテ飲酒ノ禮ヲ以テ民ヲ勞シ、黍稷ニ加フルニ稻粱ヲ以テシ、且民ノタメニ福

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 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饟。饁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毛傳 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毛傳 敏疾也。箋云 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此農夫能且敏也。集傳 子叶獎里反。饁音曄。畝叶滿彼反。畯音俊。攘音穰。右叶羽己反。否叶補美反。有叶羽己反。敏叶母鄙反。○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傳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 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箋云 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 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集傳 坻音池。京叶居良反。慶叶祛羊反。○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フ、今ハ成王ノ法ヲ言フ、攸介攸止云云ハ、民ノ居(介)リ止マル所ニ就キテ、閒暇ヲ以テ德行道藝ヲ講ジ、農民ヲ進メテ、俊(髦)ノ行ヲ成サシムトナリ、古ハ民ノ賢能ヲ朝ニ薦メタリ。

第二章、齊明ノ齊音志、穀ノ器ニ實テ、祭ニ用フベキモノヲ總ベテ稱ス、社ハ穀ヲ生ジ、人ヲ養フノ意味ヲ以テ、地ヲ祭ルヲ云フ、方ハ四方ノ氣ヲ、郊ニ迎フルナリ、田祖ハ始メテ農事ヲ起セル人、卽チ神農、周ノ祖棄(后稷)之ニ配ス。

第三章、曾孫來止云云、鄭ハ成王ガ其后、子ト與ニ自ラ田ニ來リ農事

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薿茂盛貌。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卽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薿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 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神於郊也。箋云 以絜齊豐盛。與或純毛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箋云 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夫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毛傳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 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黍稷。常以養我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集傳 齊音咨。明叶謨郎反。慶叶祛羊反。御牙嫁反。○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卽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

序ハ幽王ノ時、農人ノ常職ヲ失ヘルヲ以テ、王ヲ刺ルトシ、集傳ハ公卿ノ田有ル者、農事ニ力メ、社田祖ヲ祭ルヲ述ブト爲ス。首章ハ、古時ノ法ヲ説ク、甫田ヲ毛、朱ハ大田トシ、毛ハ天下ノ田ト解セリ、鄭ハ甫ヲ丈夫トシ、甫田ハ古、丈夫ヲ以テ田ニ稅スト解セリ、十千ヲ、毛傳ハ天下豐カニシテ、上ニ收ムルトコロ、自ラ多キヲ言フト爲シ、鄭・朱ハ井田ノ法一成方十里ノ田ニ於テ、萬畝ノ收入ヲ稅トス、即チ十千畝ヲ取ルナリト爲ス、陳ハ舊粟・上ニ新キヲ納レ、自ラ舊キヲ食

毛詩卷第十四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毛詩小雅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鄭注】刺者。刺其倉廩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毛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毛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賖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毛傳】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箋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毛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集傳】倬音卓。田叶地因反。千叶倉新反。食音嗣。年叶泥因反。畝叶滿彼反。耔音子。叶獎里反。薿音蟻。髦音毛。○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

毛詩卷第十三終

第五章、祭以清酒ハ、清(玄酒卽チ水)ト酒(鬱鬯、五齊、三酒)トヲ用フルヲ言フ、鬱鬯ハ之ヲ地ニ注ギテ神ヲ降スナリ、然ル後ニ牲ヲ廟ニ納レテ神ニ獻ジ、卿大夫ヲシテ、鸞鈴ノ刀ヲ以テ之ヲ割カシム、其割クヤ皮毛ヲ開キテ血ト脂膋(脊)トヲ取リテ退ク、毛ハ純色ナルヲ告ゲ、血ハ殺ヲ告ゲ、脂膋ハ之ヲ燒キ、其臭ヲ升ラシメテ神ニ聞カスナリ、各其人アリテ之ヲ爲ス。

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箋云 皇君。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集傳 場音亦。瓜叶攻乎反。菹側居反。考叶孔五反。祜音戶。○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毛傳 周尚赤也。箋云 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毛傳 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 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集傳 騂音觪。考叶去久反。膋音聊。叶音勞。○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毛傳 蒸進也。箋云 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云 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暀是孝孫。而報之以福。集傳 享叶虛良反。明叶謨郎反。○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二百五十六句。

ト言フ、蓋シ溯リテ大王ノ時、王迹起ルニヨルナラン）ノ田セル處ハ一所ナリ。

第二章、冬ノ雪ヲ言フハ、雪ヲ豐年ノ瑞ト爲スニヨル。

第四章、中田ハ田中ナリ、田中ニ小屋（廬）ヲ作リ、農事ニ便ニス、疆場ハ田畔ナリ、此ニ瓜ヲ種ウ。

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我疆我理。毛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毛傳或南或東。集傳甸音殿。叶徒鄰反。畇音勻。田叶地因反。畝叶滿彼反。○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卽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毛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毛傳小雨曰霢霂。箋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既霑既足。生我百穀。集傳雨去聲。霢音麥。霂音木。渥叶烏谷反。○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毛傳場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集傳場音亦。彧音郁。叶于逼反。畀音祕。年叶泥因反。○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爲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毛傳剝瓜爲菹也。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於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

第六章、前章ヲ受ケテ同姓燕私ノ事ヲ言フ、祭ニ用ヒタル樂、皆來リテ興ヲ助ケ、且殺羞ヲ行フニ長幼皆偏シ、故ニ長幼小大皆滿足シテ王ヲ慶ス、神嗜飲食以下ノ六句ハ其慶辭ナリ。

序ニ幽王ガ成王ノ業ヲ修メ、天下ヲ疆理スル能ハザルヲ刺ルト爲ス、集傳ハ大指楚茨ニ同ジト爲ス。

首章、禹ノ治(甸)メ、成王(曾孫、詩ハ成王ヲ曾

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毛傳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殺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甚歡也。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箋云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考。此其憂辭。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毛傳替廢。引長也。箋云惠順也。孔甚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集傳奏音族。慶叶祛羊反。飽叶補苟反。考叶去九反。盡叶子忍反。○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殺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集傳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毛傳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箋云信乎彼

福ヲ賜フヤ、福ノ來ルコト期(幾)ノ如ク、福ノ多少法(式)ノ如シトナリ、尸ノ嘏ヲ賜ノヤ、祭ニ用ヒタル黍稷ヲ取リテ、團子ノ如ク圓メテ之ヲ主人ニ與フ、主人之ヲ受ケ、天子ニアリテハ、宰夫ヲシテ筐ヲ以テ之ヲ受ケシム、故ニ齊(減取、卽チ供ヘタル黍稷ノ中ヨリ取ル)、稷(卽クノ義、主人尸ニ就キテ受クルヲ云フ)、匡(筐)ヲ以テ受ケシムト云フ、尸ガ黍稷ヲ主人ニ與フルヤ、同時ニ嘏辭ヲ與フ、故ニ勑ト云フ嘏辭ハ祝ノ口ヨリ主人ニ告グ、此ニ其辭ヲ略シテ擧ゲ、永錫爾極云云ト云ヘルナリ。

第五章、禮既ニ成リ、神醉ヒ、尸廟ヲ出デテ此ニ尸ヲ送ル禮アリ、畢リテ諸宰ハ饌ヲ徹シ、王后ハ籩豆ヲ徹ス、賓客ハ還ル、主人之ニ俎ヲ歸リテ尊敬ノ意ヲ表ス、同姓(諸父兄弟)ハ之ヲ留メテ宴シ、以テ其私恩ヲ盡シ、同姓ヲ親ム。

錫爾極。時萬時億。 毛傳 稷疾。勑固也。箋云 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遍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子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集傳 熯音善。愆叶起巾反。孫叶須倫反。苾音邲。祀叶逸織反。福叶筆力反。○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勑戒。極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嘏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毛傳 致告告利成也。箋云 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子意。告尸以利成。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 毛傳 皇大也。箋云 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箋云 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毛傳 燕而盡其私恩。箋云 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集傳 既備之備叶蒲北反。戒叶訖力反。位叶力入反。告叶古得反。私叶息夷反。○賦也。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爲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

王后、祖先ヲ祭ルニハ主人、主婦各〻其職有リ、王后亦自ラ事ニ從フナリ、祖先ヲ祭ルニ士大夫ニアリテハ、宗族皆事ニ從ヒ、之ヲ助クル外ニ別ニ賓アリ。

第四章、祖先ヲ祭ルニ祝（工祝ト云フ）主人ヲ助ケテ祭辭ヲ致ス、別ニ一人ヲ立テ、尸（神ノ代ト見ル者）ト爲シ、尸ガ祖先ニ代リ、嘏（福）ヲ主人（孝孫）ニ賜フ、故ニ工祝致告、徂賚孝孫ノ句アリ、如幾如式ハ、祖先ガ孝孫ノ誠意ヲ饗ケテ、之ニ

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毛傳 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箋云 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毛傳 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箋云 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哆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哆美者也。

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毛傳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也。獲得時也。箋云 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飲而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偏。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

神保是格。毛傳 格來。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毛傳 酢報也。集傳 爨音竄。踖音積。叶七略反。碩叶常約反。燔音煩。炙音隻。叶陟略反。莫音麥。叶木各反。庶叶陟略反。客叶克各反。度叶徒洛反。獲叶黃郭反。格叶剛鶴反。○賦也。爨竈也。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肉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筵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偏也。卒盡也。度法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毛傳 熯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箋云 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毛傳 幾期。法式也。箋云 卜與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亨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

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

リ福ヲ大ニセンガ爲ナリ、祖先ヲ祭ルハ、福ヲ求メンガ爲ニアラズ、心ノ敬ヲ致シ、本ニ報ズルガ爲ノミ、然ルニ祭レバ、祖先之ヲ饗ケテ福ヲ與フ、故ニ終ノ句之ニ及ブ。

第二章、儀禮ニ祖先ヲ祭ルニ祭辭ニ孫ト稱ス、故ニ此ニ孝孫ト言フ。

第三章、爨ハ竈也、祭ニ黍稷ヲ炊ギ肉ヲ烹、皆之ヲ用フ、君婦ハ

言億亦互辭喩多也。十萬曰億。

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毛傳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集傳蒸音藝。與音餘。祀叶逸織反。侑音又。叶夷益反。福叶音璧。○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蒸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傳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愼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毛傳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毛傳皇大。保安也。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饗其祭祀。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慶賜也。疆竟界也。集傳濟上聲。蹌音槍。亨音烹叶鋪郎反。祊音崩。叶補光反。明叶謨郎反。饗叶虛良反。慶叶祛羊反。○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執爨踖

第四章、毛、鄭ハ正樂ヲ言ヒテ、王ノ淫樂ヲ爲スヲ刺ルトシ、集傳ハ樂正キモ、德之ニ合ハズトシテ刺ルト爲セリ。

序ハ幽王ノ政煩ク賦重ク、民祖先ヲ祭ルヲ得ズ、君子古ノ禮ヲ擧ゲテ、今ヲ刺ルト爲ス、集傳ハ公卿ノ田有ル者、農事ニ力メ、宗廟ノ祭ヲ奉ズルヲ述ブト爲ス。

首章、茨棘ヲ拔クハ何ノ爲ゾ、古ヨリ人何故ニ之ヲ爲スカ、將ニ黍稷ヲ種エ、之ヲ用ヒテ酒食ヲ作リ、祖宗ヲ祭

高。叶居尤反。妯音抽。○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毛傳 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 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毛傳 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 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集傳 南叶尼心反。籥音藥。僭叶上心反。○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集傳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鄭注 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以福助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

毛傳 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云 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樹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耳。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毛傳 露積爲庾。萬萬曰億。箋云 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

用ヒン、明君此ノ如クナレバ神ノ聽ク所トナリ、善人(穀)ヲ用(式)ヒバ必ズ汝ヲ用キン(介爾景福ハ汝明君ニ遭ヒ道ヲ行フヲ得テ福大ナラントナリ)、集傳ハ汝安處ヲ常ト爲ス無レ、當ニ勞スル時有ルベシ、汝ノ位ヲ靜共シテ正直ノ人ヲ助(與)ケバ、神汝ノ行ニ聽キテ祿(穀)ヲ以(式)テ汝ニ與ヘン云云ト解セリ。

鼓鍾序ニハ幽王ヲ刺ルト云ヒ、毛傳ニ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ト云ヒ、朱ニハ此詩之義未詳ト云ヘリ。

第三章ノ憂心且妯ノ妯ヲ毛朱ハ動、鄭ハ悼ト解シ、其德不猶ノ猶ヲ毛朱ハ若(カクノ如ク)、鄭ハ瘉ノ誤トシ、病ムト解セリ。

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毛傳 息猶處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毛傳 介景。皆大也。箋云 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德施行也。集傳 好去聲。福叶筆力反。○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毛傳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 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乃今於淮水之上。作先生之樂。失禮尤甚。淑人君子。懷允不忘。箋云 淑善。懷至也。允信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集傳 將音槍。○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毛傳 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毛傳 回邪也。集傳 喈音皆。叶居奚反。湝音諧。叶賢雞反。回叶乎爲反。○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毛傳 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箋云 妯之言悼也。淑人君子。其德不猶。毛傳 猶若也。箋云 猶當作瘉。瘉病也。集傳 鼛音

ニ同ジトシノ、出發時チ言フト爲ス、曷云其還歳聿云莫ハ曷ぞ其還ろや歳遂にここに暮れんと言はんニテ、始ヨリ然カ思ハザリシトナリ、集傳ハ何ぞここにそれ還らん（卽チ歸ルベキ時チ知ラズ）而シテ歳ハ暮レタリト解セリ。

終ノ二章ハ、未ダ仕ヘザル友人（君子）チ呼ビテ戒ムルナリ、無恆安處ハ、人ノ居處ニ常安ノ處無シ、仕官チ以テ安ト爲ス勿レトナリ、靖共爾位云云、今急ギテ出デ仕フル勿レ、他日明君ノ汝ノ爵位チ謀（靖）リ具（共）フルアラバ、此君必正直ノ人チ

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毛傳憚勞也。箋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念彼恭人。睠睠懷顧。箋云睠睠有往仕之志也。豈不懷歸。畏此譴怒。也。集傳除去聲。憚丁佐反。暇叶胡故反。睠音眷。○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勞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毛傳奧煖也。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毛傳蹙促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采蕭穫菽。尙不得歸。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毛傳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之辭。念彼共人。興言出宿。箋云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箋云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集傳奧音郁。蹙音蹴。戚叶子六反。覆音福。○賦也。奧暖。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莫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箋云恆常也。嗟女君子。謂其朋友未仕者也。賢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毛傳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集傳女音汝。○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恆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

思フ無レトナリ。

大夫亂世ニ仕ヘ行役久ク歸ルヲ得ズ、此詩ヲ作ル、始ニ己ノ苦ヲ言ヒ、終ニ未ダ仕ヘザル朋友ヲ戒ム。

首章念彼共人ノ共ハ、第四章ノ靖共ノ共ニテ、明君ヲ念フヲ言フナリ、集傳ハ友ヲ念フト解セリ。

第二章、日月方除ノ除ハ陳ヲ除キテ新ヲ生ズルコトニテ、四月トス、即チ四月ニハ歸ルヲ得ベシト思ヘリトナリ、集傳ハ首章ノ二月初吉

不能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箋云雝猶蔽也。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箋云重猶累也。集傳雝上平二聲。重上平二聲。○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注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毛傳艽野遠荒也。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心之憂矣。其毒太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有毒藥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毛傳罟網也。箋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集傳艽音求。野叶上與反。大音泰。共音恭。罟音古。○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毛傳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念我獨

第六章ノ出入風議ハ閒暇無事、出入放恣（風ハ放）唯ダ時事ヲ議論スルノミトナリ。

大車ハ荷車ナリ、君子ノ御スル所ニアラズシテ、小人ノ用フル所ノモノ也、君子ノ車ハ車上ニテ御ス、大車ハ人ガ車ノ傍ニ沿ヒテ牛ヲ扶ケテ進マシム、之ヲ扶ケテ位ニ進マシムルヲ將ト云フ、以テ小人ヲ扶ケテ位ニ進マシムルニ譬フ、無思百憂、小人ヲ進ムレバ小人事ニ任セズ、故ニ我乃チ彼ニ代リテ憂ニ任ズルニ至ル、後人ヨ、百憂ヲ

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毛傳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持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促遽也。集傳號音毫。栖音西。鞅音快。○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箋云咎猶罪過也。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箋云風猶放也。集傳湛音耽。風音諷。議叶魚羈反。○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注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毛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無思百憂。祇自疷兮。毛傳疷病也。箋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己。故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集傳祇音支。○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疷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箋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己之功德也。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毛傳熲光也。箋云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出於光明之道。集傳冥叶莫迥反。熲音耿。○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

幽王ノ人ヲ役使スル均シカラズ、獨リ多ク事ニ從ヒテ父母ヲ養フヲ得ザル大夫、此詩ヲ作リテ王ヲ刺ル。

首章初二句、杞ハ食フベキノ物ニアラズ、而ルニ山ニ上リテ之ヲ取ル、以テ行役ハ大夫ノ職ニアラズ、今我之ニ從フハ所ヲ得ザルニ譬フ、憂我父母ハ父母ヲ離レテ養フヲ得ザルニヨリテナリ。

第二章ノ大夫不均ハ、王ノ大夫ヲ使役スルニ偏頗ナルヲ云フ、集傳ハ大夫ヲ以テ王ヲ斥スト云ヘリ。

第三章、嘉我未老云云三句、毛、鄭ハ作者ガ王ノ心ヲ推測シテ設ケタル自問ノ辭ト爲シ、集傳ハ直ニ事實トシテ解セリ。

集傳ハ棲ヲ栖ニ作ル。

從事。[毛傳]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箋云]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集傳]子叶獎里反。事叶上止反。母叶滿彼反。○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傳]溥大。率循。濱涯也。[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大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毛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集傳]溥音普。下叶後五反。賢叶下珍反。○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毛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毛傳]將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毛傳]旅衆也。[箋云]王謂此士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乎。[集傳]彭叶鋪郎反。傍音崩。叶布光反。○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或燕燕居息。[毛傳]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毛傳]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箋云]不已猶不止也。[集傳]國叶越逼反。行叶戶郎反。○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毛傳]叫呼。號召也。或棲

(穀)ヲ能クスト云フベケンヤ(毛傳ハ曷云能穀ヲ逮びてここに能く善からんト讀ミ、何時ニ及ビテ能ク善カランヤ、遂ニ善時ニ及ブコト無カラント解セルナリ)。

第六章、滔滔タル江漢ノ大水ガ衆水ノ紀タル如ク、吳楚ノ君尙ホ能ク傍ノ小國ヲ理ス、今我王之ニ如カズ、畿內ノ民ヲ盡ク病マセテ兵役ニ從ハシメ、曾テ我ヲ保有スルナク、實ニ危亡ニ迫ルトナリ。

第七章、鳥ノ飛ビテ天ニ到リ、魚ノ淵ニ潜ムハ自然也、我鳥ニアラズ魚ニアラズシテ高ク飛ビ深ク潜ムハ、亂政ヲ畏ルル故ナリ(毛傳ハ鶉鳶ノ句ヲ惡人時ヲ得ルニ譬ヘ、鱣鮪ノ句ヲ賢者隱レテ出デザルニ譬フト爲シ、集傳ハ我鳥魚ニアラザレハ逃ル所無シト解セリ)。

第八章、蕨薇山ニアリ杞桋隰ニアルハ、各其所ヲ得ルナリ、以テ今ノ民其所ヲ得ザルニ反譬ス。

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集傳 有叶羽己反。○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毛傳 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 翰高。戾至。鱣鯉也。鮪鮎也。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能自然也。今非鵰鳶而高飛。非鯉鮪而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喩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集傳 鶉音團。鳶音沿。叶以旬反。天叶鐵因反。鱣音邅。淵叶一均反。○賦也。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毛傳 杞枸檵也。桋赤楝也。箋云 此言艸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箋云 告哀。勞病而愬之。集傳 桋音夷。哀叶於希反。○興也。杞枸檵也。桋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四月八章。章四句。

集傳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集傳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終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箋云 言我也。登北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喩己行役不得其事。

偕偕士子。朝夕

王ノ惡ヲ爲ス、亦卽位以來漸ク甚ダシ、今其極ニアリ、吾ガ祖先何ゾ予ニ忍ベルトテ、祖先ヲ呼ビテ訴フル也。第二章、秋日涼風(淒淒)、百草皆死スルヲ以テ王ノ惡ニヨリ民皆害ヲ受クルニ譬ヘ、此憂病ハ必ズ亂ニ歸スルナラント云フナリ、集傳ハ我何レニ適キ歸セント歎ズト解セリ、爰集傳奚ニ作ル。第三章、冬日烈風亦王ノ虐政ニ喩フ。第四章、山ニ嘉卉有ルモ栗ヤ梅ノ下ニ生ズルヲ以テ、人往キテ栗梅ヲ採ル時ニ之ヲ踐ミ折ル、以テ民富人ノ傍ニ在ルヨリ、國ガ富人ニ稅ヲ課シ、富人財盡クレバ貧民亦賦セラレ、生育スルヲ得ザルニ喩フ、廢毛傳忕(習ふ)ト訓ズ、在位ノ人習ヒ慣レテ此殘賊ヲ爲シ、自ラ其過ヲ知ラズト也。第五章、泉水ニハ清アリ濁アリ、皆濁レルニ非ズ、諸侯ヲ見ルニ皆惡、一モ善者無シ、日ニ禍ヲ構フ、何者カ善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傳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艸也。腓病也。箋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艸皆病。興者。喩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毛傳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爲亂。集傳瘼音莫。○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爲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集傳害音曷。○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蕃茂。喩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毛傳廢忕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者皆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忕於惡。集傳梅叶莫悲反。尤叶于其反。○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箋云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竝爲惡。曾無一善。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毛傳構成。曷逮也。箋云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集傳相去聲。濁叶殊玉反。○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毛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喩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各得其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箋云瘁病。

ヘバ日ヲ導ク義アリ、長庚ト云ヘバ日ニ續グ(庚ハ續)ノ義アリテ、皆實無シ、天畢ト云フ星アリ、捄然トシテ長シ、畢ヲ毛傳ハ兎ヲ掩フ具トシ、鄭箋ハ祭器ニテ鼎實ヲ助ケ載スル具トス、何レニシテモ實用アルモ、天畢ハ唯ダ天上ノ行列(行)ニ施スノミニテ、何ノ用モ無シ、王ノ置ク官ハ皆此類ナリ、集傳ハ天ノ諸星既ニ此ク實用無ケレバ、天モ亦我ヲ如何トモスル無キヲ知ルト解セリ。

第七章、亦第六章ニ倣フ、箕斗ト云フ星ノ名ニ因ミテ言フナリ、但集傳ハ末句ニ西柄之揭ト云フニヨリ、東ヨリ挹ミ取リテ西ニ持チ行ク意アリトシ、天ガ我ヲ如何トモスル無キノミナラズ、反リテ我ヲ困ムト解セリ。

首章四月立夏、六月ニ至リテ暑極ル(徂ハ往ナリ、往ヲ以テ極ヲ示ス、鄭ハ徂ヲ始ト解ク)

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毛傳挹斞也。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毛傳翕合也。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集傳簸波我反。挹音揖。翕音吸。揭音許。○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之二星也。南斗之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呑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毛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而立夏矣。至六月乃始暑盛。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集傳夏叶後五反。予叶演女反。○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第五章、毛、鄭ハ王政偏ナリ、故ニ或ハ官ヲ得テ酒ニ醉フアリ、或ハ漿ヲモ得ザルアリ、或玉ヲ佩ビ鞙鞙タル者アレドモ、其才ノ長ズル所ヲ以テ、職ニ在ルニアラズ、天ニ漢（銀河）アリテ監視シ、亦光有リ、王ハ官職ヲ置キテ、督察ノ實無シ、跂トシテ三隅ノ形ヲ爲ス、織女ハ一日ノ内ニ七辰ヲ經ルモ、織ノ名ノミニテ、更ニ何物ヲモ織ラズ、王ノ置ク官モ、亦位ニ列スルノミニテ、用ヲ爲サズトナリ、集傳ハ初メノ四句ヲ、東人酒ヲ贈ルモ、西人以テ漿トモ爲サズ、佩ヲ贈ルモ、西人以テ長シト爲サズト解シ、後ノ四句ハ、赴キ愬フル所無ク、天ノ我ヲ恤ムヲ希フ語ト解セリ。第六章、前條ニ因ミ星ヲ擧ゲ、其名ニ因リ怨ヲ述ブ、牽牛ト云ヘドモ牝服（服）大車（箱）ニ用フベカラズ、啓明ト云

試。〔毛傳〕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道衰。羣小得志。〔集傳〕來音賚。叶六直反。服叶蒲北反。裘叶渠之反。試叶申之反。○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毛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毛傳〕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毛傳〕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箋云〕監視也。喩王閫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毛傳〕跂隅貌。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集傳〕鞙音琄。璲音遂。監音鑒。○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維天庶乎其恤我耳。○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毛傳〕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日且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實無光也。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毛傳〕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集傳〕睆音莞。明叶謨郎反。庚叶古郎反。行音杭。○賦也。睆明星貌。

大小ノ國ト解セリ、杼柚云ハ、賦スル所ノ子スラ佻佻ト獨リ行キ、冬ニナリテモ、夏ノ葛屨ニテ霜ヲ踐ミ、賦役ヲ共ス、周ノ有司(周行)ハ、此貧ナル公子ヨリ、尚ホ禮物ヲ請求(行)ス、而シテ周室ハ之ニ對シテ、返禮モセズ、故ニ我心病ムトナリ。第三章、寒冷ナル泉ニハ薪ヲ浸サズ、浸セバ薪傷ルベシ、暴虐ナル王ハ、我國人ニ税ヲ課スル勿レト、大夫ガ國人ヲ哀ム、之ヲ哀ムハ民ノ休息スルヲ得ンコトヲ願ヘバナリ。

第四章、東國ノ人ハ勞スルモ、御苦勞(來)トモ言ハレズ、西國即チ周ノ人ハ、勞セズシテ美服ス、舟人(鄭ハ舟ヲ周ノ誤ト云ヘリ)ノ子スラ美裘ヲ穿チ、私家ノ人(私人)ノ子スラ皆官ニ用ヒラルトテ、周人ノ富ミ、羣小ノ志ヲ得ルヲ刺ルナリ。

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在列位者而發幣焉。言因乏猶不得止。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箋云 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空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集傳 東叶都郎反。杼音佇。柚音逐。空叶枯郎反。佻音挑。行叶戸郎反。來叶六直反。疚叶訖力反。○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毛傳 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箋云 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氿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傳 載載乎意也。箋云 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集傳 冽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契音器。憚丁佐反。載叶節力反。○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毛傳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箋云 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毛傳 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 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

私人之子。百僚是

朱子亦序說ニ從ヘリ。

首章初メノ二句、客來ルアレバ、主人、黍稷ノ滿テル簋、及ビ長キ匕ヲ肉ニ載セテ出ダシ、之ヲ饗スト云フヲ以テ、昔天子ノ天下ニ施予スルノ厚カリシニ譬フ、周道如砥ハ、貢賦ノ平均ヲ言ヒ、其直如矢ハ、賞罰ノ公平ナルヲ言フ、君子之ニ法リテ履ミ行ヒ、小人其平ヲ見テ奉行ス、此レ皆前世ノコトナリ、今之ヲ回想スレバ、涕出ヅトナリ、集傳ハ周道云云ヲ以テ、此道路ニ由リテ、東方ノ賦役皆西ノ方周室ニ輸サルニヨリ、東國財ヲ傷ヅケテ哀ムト解セリ。第二章、小東大東ヲ毛鄭ハ賦役、大小多少ト無ク、皆東國ニ課セラルト解シ、集傳ハ東國

勩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鄭注　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

毛傳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箋云　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喩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毛傳　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箋云　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

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毛傳　睠反顧也。潸涕下貌。箋云　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集傳　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捄音求。匕音比。砥音紙。視叶善止反。睠音眷。潸音山。涕音體。○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序以爲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毛傳　空盡也。箋云　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毛傳　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云　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

ニ我ニ賴リテ、晩年ヲ樂マントセルニ、今我父母ヲ養フヲ得ズト歎ジ、終ニ父母ノ苦勞ヲ思ヒテ、重ネテ傷ムト爲セリ、第三章缾罍、前者ハ小、後者ハ大、小ナルモノ盡クルヲ以テ毛、鄭ハ王ガ富者ヲシテ貧者ヲ恤マシメザルヲ刺ルトシ、集傳ハ大小ノ二器ハ父子ノ如シ、小ノ盡クルハ大ノ恥ナリ、父母ノ所ヲ得ザルハ子ノ責ナルニ譬フト爲ス、銜恤ハ心ニ憂ヲ含ムナリ、靡至ハ入リテ父母ヲ見ズ、至ル所無キガ如キナリ、第四章ノ腹我ヲ、毛傳ハ我ニ厚クスト解シ、鄭、朱ハ我ヲ懷ニ抱クト解セリ。

矣。毛傳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箋云恤憂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集傳鮮上聲。久叶擧里反。○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毛傳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已。集傳拊音撫。畜音旭。長上聲。○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腹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毛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集傳害叶音曷。○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毛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集傳弗叶分聿反。○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集傳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孝子役ニ在リ、父母ニ死別シ、養ヲ終フル能ハザリシヲ怨ム詩也。

第一、第二章、毛鄭、初メノ二句ハ、莪ノ長大ナルヲ見テ、我(孝子)之ヲ莪ニアラズ、蒿又ハ蔚ナリト云フ、役ニ在リテ父母ニ死別レ、精神昏亂シ、物ヲ視テ識別スル能ハザルヲ表ハシ、終ニ父母生前ノ苦勞ヲ思フト爲シ、集傳ハ、莪ハ美草、蒿、蔚ハ賤草ナリ、昔ハ我ト謂ヒシモ、今ハ我ニアラズシテ、蒿又ハ蔚ナリトハ、父母ノ我ヲ生ミ、美材タラシメ、將

無卉不死。無木不萎。毛傳崔嵬山巓也。雖盛夏萬物茂壯、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也。山巓之上、猶及之。然而盛夏長養萬物之時、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喩朋友雖以恩相長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箋云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集傳萎叶於回反。○比也。崔嵬山巓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鄭注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毛傳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喩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集傳蓼音六。○比也。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毛傳蔚牡菣也。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箋云瘁病也。集傳蔚音尉。○比也。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毛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箋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朋友ノ舊恩ヲ忘棄スルヲ刺ルナリ。第一、第二章、初ノ二句ハ、風雨等ヲ以テ朋友志ヲ同ジクシ、相得ルニ譬ヘ、次ノ二句ハ、昔艱難ヲ同ジクシタルヲ言ヒ、終ノ二句ハ、今志達シテ、舊恩ヲ忘ルルヲ言フ、第三章、初メノ四句ハ、谷風山ノ草木ヲ長ズルモ、草木尙ホ死スルモノアルヲ以テ、朋友相得ルモ、時ニ小不和ハ免レザルニ譬ヘ、終ノ句ハ、友ノ我ガ大恩ヲ忘レ、小怨ヲ思フヲ怨ムナリ。

毛詩卷第十三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鄭注** 道絕棄恩忘舊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毛傳** 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云** 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喩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喩朋友同志。則恩愛成。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箋云** 將且也。恐懼喩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毛傳**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云** 朋友無大故。則不相棄。今女已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集傳** 女音汝。樂音洛。予叶演女反。○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 **毛傳** 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喩朋友相須而成。

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箋云** 寘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箋云** 如遺者。如人行道忘遺物。忽然不省存也。**集傳** 懷叶胡隈反。遺叶夷回反。○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

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卷第十二終

第六章、有北ノ有ハ意義ナシ、語調ヲ齊フル爲ニ添フルノミ。

第七章、大臣ヲ讒スルニハ先ヅ近小ノ者ヨリ始ム、此寺人先ヅ其衝ニ當リタルヲ云フ、孟子ト名ヲ明記スルハ、已讒セラレテ罪已ニ定リ、將ニ刑セラレントス、故ニ敢テ名ヲ匿シテ禍ヲ避クル必要ナキ故ナリ。

此勞人。集傳天叶鐵因反。○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毛傳投棄也。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毛傳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毛傳昊昊天也。箋云附與昊天。制其罪也。集傳者叶掌與反。謀叶滿補反。受叶承呪反。昊叶許候反。○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毛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毛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愼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集傳猗音倚。丘叶法奇反。○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卽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閒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

テ巧緻ナルヲイフ、已ヲ鄭已トスルハ非ナリ。
第二章、哆侈共ニ張大ノ貌、南箕ハ星ノ名、四星ヨリ成ル、二星ハ狹クシテ二星張大ス、形基小ニシテ末大ナリ、讒人ノ言ヲ構フル、皆針小ノ怨ヲ構ヘテ棒大ニス、是レ南箕ヲ成スモノナリ、適ヲ鄭ハ往トシ、朱ハ主トス。
第三章、愼ヲ鄭ハ誠トス、誠ニシテ後ニ言ヘト戒ムト爲ス、朱ハ字ノ如ク讀ム、義共ニ通ズ。
第四章、遷ヲ毛ハ去トス、鄭ハ訕ト音義通ズトナス、朱ハ王氏說ヲ引キテ字ノ如ク讀ム、讒ニ遭フノ禍、亦汝ニ遷ルノ義ナリ。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毛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然。而又侈大之。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箋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集傳哆昌者反。謀叶謨悲反。適音的。○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毛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愼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集傳翩音篇。叶批賓反。信叶斯人反。○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愼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毛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毛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己則亦將復訕誹女。集傳幡音翻。叶芬邅反。女音汝。○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

○驕人好好。勞人艸艸。毛傳好好喜也。艸艸勞心也。箋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艸艸者憂將妄得罪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

正ニ人ニシテ靦タル面目アリ、人ト相視ルニ極リ盡クル時アル可カラズ、故ニ我此好歌ヲ作ツテ、汝ノ反側不正ノ情ヲ極メ、其實ヲ得ンコトヲ冀フ。

第一章、毛ハ興トシ朱ハ比トス、萋ハ縷也、白文ノ貌、斐ハ文章ノ貌ナリ、成ハ織リ成スナリ、貝ハ五采ナリ、初二句ハ人ヲ讒スル者、錦ヲ織リ成スガ如ク、人ノ罪過ヲ構成羅織シ

【箋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傳】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集傳】蜮音域。靦音腆。○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己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鄭注】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宮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毛傳】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箋云】大甚者。謂使己得重罪也。【集傳】萋音妻。大音泰。○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大甚矣。

第六章、汝還ル時我門ニ入リ我ヲ訪ハバ、我心悅バン、若シ入ラズンバ、汝ト我ト意思疏通セザルガ故ニ、汝ガ我ヲ讒シタルカ否カニ於テ、復タ知リ難キニ至ラン、祇ヲ鄭朱ハ安トシ、毛ハ病トス、卽チ疷ノ假借字ナリ。

第七章、貫ハ數多ノ物ヲ一繩ニテ貫キタルモノ、汝ト我ト相提携シテ同勤セシ時ノコトヲ指シテイフ、三物ハ豕犬雞ノ三牲ナリ、之ヲ殺シテ血ヲ啜リ、心ニ僞ナキヲ明スナリ、後事ヲ誓フヲ盟トイヒ、前事ヲ證明スルヲ詛トイフ。

第八章、汝若シ鬼タリ蜮タラバ則チ我之ヲ見ルヲ得ズ、サレド汝ハ

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也。【集傳】舍叶商居反。亟音棘。盱音吁。○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毛傳】易說。祇病也。【箋云】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壹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吾心安也。【集傳】易去聲。叶以支反。○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毛傳】土曰壎。竹曰篪。【箋云】伯仲喩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如篪。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毛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己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集傳】壎音塤。篪音池。詛側助反。斯叶先齎反。○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毛傳】蜮短狐也。靦姡也。

恥ヅルナラン、抑モ我ヲ譏シタル者ヲ、誰トカ云フ、維レ暴公ナリト云フカ。
第二章、唁ハ生者ヲ弔問スルニイフ字ナリ。

第三章、聞其聲不見其身ハ、カレ我陳ニ近ヅイテ、我門ニ入ラザレバナリ。

第四章、飄風ハ暴風ナリ、其吹クヤ一定ノ方向ナシ、乍チ南ヨリス、次章ノ安行シテ去ルガ如キヲイフナリ。

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爲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

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己薄也。集傳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己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毛傳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集傳天叶鐵因反。○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祕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爲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毛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集傳風叶孚愔反。南叶尼心反。祇音支。攪音絞。○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一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

フ、麋ハ湄ナリ）、力ナク勇ナクシテ、主トシテ亂ノ本(階)ヲナス、脛ニ瘍アリ足腫ル、(卑濕ノ地ニ居ル故ニ)汝何ヲカ能ク爲サンヤ、然ルニ計略ヲ回ラスコト太ダ多シ、汝ノ徒黨幾クカアル。

第一章、彼ハ暴公ノ隨行者ヲ指ス、朱ハ舊説ニヨリテ、蘇公直接ニ暴公ヲ斥スヲ欲セズシテ、其從行者ヲ指シテ言ハントセリ、梁ハ魚梁ナリ、今汝我ガ門前ノ梁ヲ過ギテ、我門ニ入ラザルハ、汝モ暴公ト共ニ王ニ見エテ、我ヲ讒シタルニヨリ、心ニ

拳無勇。職爲亂階。毛傳拳力也。箋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爲亂階。言亂由之來也。既微且尰。爾勇伊何。毛傳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箋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爲也。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太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集傳麋音眉。拳音權。階叶居奚反。尰市勇反。幾音紀。○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鬪。專爲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集傳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鄭注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箋云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己之時。汝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太切。故言何人。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毛傳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集傳艱叶居銀反。門叶眉貧反。○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爲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

第四章、寢廟ハ前ニ廟アリ、後ニ寢アリ、寢廟ヲ作ルハ君子ナリ、大道ヲ謨スル者ハ聖人ナリ、聖賢ハ事理ニ明ナリ、サレバ讒人（他人）ノ內心ノ如キハ、聖賢直チニ之ヲ忖度洞察ス、狡兔犬ニ獲ラルルガ如キノミ。

第五章、上四句ハ君子ノ言ヲイヒ、下四句ハ小人ノ言ヲイフ、君子善木ヲ植ウルコト、猶心ニ善言ヲ思考シテ之ヲ口ニ出スガ如キナリ、往來行言ハ往クニモ亦行フ可ク、來ルニモ亦行フ可キノ言、即チ善言ナリ、小人ハ淺薄ナル大言ヲ吐キ、巧言ノ相應ズルハ簧ノ音ヲ發スルガ如ク、厚顏恥ヅルナシ。

第六章、彼小人何者ゾ、黃河ノ下流、水草相交ル所ニ居ル（卑メテ言

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也。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讒。而信盜以爲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毛傳 奕奕大貌。秩秩進智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箋云 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集傳 躍音笛。毚音饞。獲叶黃郭反。○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毛傳 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云 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言也。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毛傳 蛇蛇淺意也。箋云 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箋云 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慙於人。集傳 荏音忍。樹叶上主反。蛇音移。口叶孔五反。厚叶胡五反。○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貌。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毛傳 水艸交謂之麋。箋云 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無

フ、父母ヲ鄭ハ王者卽チ幽王トシ、朱ハ天トス、已威ヲ鄭ハ昊天ヲ呼ビテ王ノ威已ダ暴ナリト怨フト爲シ、朱ハ昊天ノ威甚ダシト解ス、全章ノ意、鄭ハ罪無クシテ亂大ナルヲ王ノ告トナシ、朱ハ天ノ人ニ禍スルモノトナスナリ。

第三章、盜、毛傳逃也ハ出奔者、亡命者ノ義ナリ、小人ヲイフ、共ハ供ナリ、其職ヲ奉供スルコトヲ成サザルノミナラズ、亦王ヲ病マシムルヲイフ。

憮。予愼無辜。毛傳威畏。愼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集傳且音疽。憮音呼。威叶紆胃反。罪叶音悴。○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愼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毛傳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毛傳遄疾。沮止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毛傳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集傳僭音譖。涵音含。怒叶奴五反。遄音椽。沮上聲。祉音恥。○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般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毛傳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毛傳餤進也。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集傳盟叶謨郎反。長上聲。叶直良反。餤音談。共音恭。邛音筇。○賦也。

岸ヨリ築キ出シテ水流ヲ塞メタル所ヲイフ、笱ハ竹ヲ編ミテ內廣ク口狹ク作リタル漁具、魚入レバ出ヅルヲ得ズ、發笱ハ魚ヲ盜ムヲイフ、褒姒ガ太子母子ノ寵ヲ奪フニ比ス。

第一章、天ニ愬フルノ辭ナリ、悠悠ヲ鄭ハ思也トシ、朱ハ遠大トス、思ハ人ニ屬イテ言ヒ、遠大ハ天ニツイテイ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尙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集傳山叶所旂反。浚音濬。易去聲。屬音燭。○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巓。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集傳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毛傳憮大也。箋云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

ニ忍ビズ、逐ノ者ニ先ンジテ其兎ヲ逃ガシヤルナリト、倫ヲ異ニセル鳥獸ニスラ、而識モ無キ他人ニスラ、之ニ忍ビザルハ人ノ情ナリ、況ヤ父子ノ親ニ於テヲヤ。

第七章、醻ハ酬ナリ、讒ヲ信ズルノ容易ナル、返杯スルガ如ク爾ルヲイフ、不舒究之ハ讒ヲ聞キテ其實否眞僞ヲ熟考セザルナリ、掎ハ木ノ妄ニ僵レザル樣ニ其巓ニ物ヲカヒテ支フルナリ、杝ハ樧ナリ、木理ニ隨ヒテ析クナリ、后ヲ廢シ太子ヲ逐フニモ、宜シク先ヅ當否ヲ調査研究ス可キナリ。

第八章、山高シト雖モ人之ニ登リ、泉深シト雖モ人之ニ入ル、凡ソ人至ラザル所ナシ、之ヲ避ケント欲ストモ得ベカラザル也、サレバ君主ハ易ク讒言ヲ用フル勿レ、必ズ人ノ耳垣ニアリテ之ヲ聞キ、讒之ヨリ入ラン、由言ヲ集傳於言ト見ル、梁ハ笱ヲ傳クル所、川ノ兩

【毛傳】隕墜也【集傳】相去聲。先去聲。叶蘇晉反。墐音覲。隕音蘊。○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兎。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兎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箋云】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

伐木掎矣。析薪杝矣。【毛傳】伐木者掎其巓。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巓者。不欲妄踣之。杝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者也。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毛傳】佗加也。【箋云】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集傳】醻叶市數反。掎音己。叶居何反。杝音侈。叶湯何反。舍音捨。佗音唾。叶湯何反。○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巓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卽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巓。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毛傳】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巓。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欲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以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毛傳】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昔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之。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

ヤ、毛ハ外(皮膚)ニ在リテ陽ナリ、父ヲ言フ、裏ハ内(胎)ニ在リテ陰ナリ、母ヲイフ、父母ノ血脈ヲ繼承セルヲイフナリ、天之生云云、予ガ生レシ時ハ如何ナル惡日ナリシゾト嘆ズルナリ。

第四章、初二句ト三四句ト對句ナリ、柳淵ヲ君父トシ蜩萑ヲ臣子トス、臣子ノ君父ニ賴ルニ比ス、前章假寐永嘆トイヒ、此章不遑假寐トイフ、章ヲ逐ウテ深憂ニ入ル。

第五章、求雌ハ太子ノ妃ヲ離レテ獨リ放タルルニ喩フ、無枝ハ太子子孫ナキニ比ス。

第六章、投ヲ鄭ハ掩トシ、人ノ兎ヲ掩捕セントスル時、他人ノ之ヲ憫ンデ、先ヲ驅走シテ兎ヲ逐ヒ逃ガス者アリトナス、朱子ハ云フ、投ハ人ニ投ジ來ルナリ、逐ハレタル兎、窮シテ我ニ投ズ、我之ヲ殺ス

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毛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貌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云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箋云遑暇也。集傳菀音鬱。蜩音條。漼千罪反。○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毛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雊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言鳥獸之不如。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毛傳壞瘣也。謂傷病也。箋云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箋云寧猶曾也。集傳伎音祁。雊音姤。雌叶千西反。壞音瘣。○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毛傳墐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以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箋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第二章、平坦ナル周ノ道路モ、行人少ウシテ塞リテ草生茂ス、先王ノ大道廢レテ德行ハレザルニ喩フ、惄ハ傷ミ思フナリ、擣ハ胸痛ムナリ、假寢ハうたゝねナリ、安寢スルヲ得ザルナリ、老ハ人憂苦スレバ早老ス、疢首ハ頭痛ナリ、鞫集傳鞠ニ作ル。

第三章、桑ハ婦ノ采ル所、梓ハ男ノ采ル所、古者五畝ノ宅、之ヲ植エテ子女ニ遺ス、今父ノ植エシ所ノ桑梓ヲ見ル、予必ズ恭敬ス（後世父母或ハ故郷ノコトヲ桑梓トイフハ此詩ニ原ヅク）、凡ソ人、仰ギ瞻テ則ル所、父ニ非ザルハナク、恃ンデ生長スルコト、母ニ依ラザルナシ、予（太子）亦父ノ氣ヲ受ケ、母ノ胎ニ處リテ生レタル子ニ非ズ

何。毛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集傳弁音盤。鸒音豫。斯叶先齎反。提音匙。○興也。弁飛拚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鴨烏。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踧踧周道。鞫爲茂艸。毛傳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箋云此喩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毛傳惄思也。擣心疾也。箋云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集傳踧音笛。道叶徒荷反。鞫音菊。艸叶此苟反。惄音溺。擣音搗。叶丁口反。老叶魯口反。疢音趁。○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毛傳父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毛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太子。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毛傳辰時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集傳梓叶獎里反。母叶滿彼反。屬音燭。在叶此里反。○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

路ニ窮セルナリ、塡寡チ毛鄭ハ窮乏赤貧ノ義トシ、朱ハ病メル鰥寡トス、宜チ鄭ハ仍得ノ義トシ、朱ハ字ノ如ク讀ム、握粟ハ占トノ賃チハラフ爲ナリ、朱注ニ錢無クシテ粟チ以テ代フトナスハ非ナリ。

第一章、弁ハ音ハン、般ト通ズ、樂ナリ、朱ハ飛ンデ羽バタキスル貌トナス、鸒ハ鳥ノ一種、腹白シ、穀チ鄭ハ養トシ、朱ハ善トナス、雨ナガラ通ズ。

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毛傳 塡盡。岸訟也。箋云 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勝負。從何能得生乎。集傳 扈音戸。塡音顚。○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靑觜。肉食不食粟。塡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鄕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溫溫恭人。毛傳 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毛傳 恐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毛傳 恐隕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 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集傳 惴音贅。○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集傳 此詩之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毛傳 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箋云 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其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喩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毛傳 幽王取申國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襃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 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之也。何辜于天。我罪伊

第三章、中原自生ノ菽(豆)ハ主アルニ非ズ、能ク採ル者之ヲ得ベシ、王位モ常家ナシ、有德ノ者之ヲ得ベキノミ、螟蛉(桑蟲)子アレドモ養フコトヲ知ラズ、蜾蠃雄アツテ雌ナシ、螟蛉ノ子ヲ負ヒテ來リ、之ヲ暖メ養ツテ曰ク、我ニ似ヨ我ニ似ヨト、卒ニ以テ己ガ子トナス、天子ハ人民ヲ子トス、天子其赤子ヲ愛セズンバ、他ノ王者來リテ得テ子トセントス、朱注ハ采菽ヲ以テ善道人皆克ク之ヲ行フヲ得ベキヲイフトナシ、螟蛉云云ヲ以テ似ザル者モ敎ヘテ似シムルヲ得ル義トシ、以テ五六句ニ興ズト解ス。第四章、所生ハ父母ナリ。第五章、桑扈ハ小鳥、性脂肉ヲ食フ、今農場ニ在リテ粟ヲ啄ムハ活

叶夷益反。○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爲說。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毛傳 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 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喩王位亦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毛傳 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 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爲己子。喩王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箋云 式用。穀善也。今有敎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似亦蒲盧。言將得而子也。集傳 菽音叔。采叶此禮反。螟音冥。蛉音零。蜾音果。蠃音裸。負叶蒲美反。似叶養里反。○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敎而似也。敎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敎其子使爲善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毛傳 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箋云 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箋云 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朔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傳 忝辱也。集傳 題音弟。令音零。生叶桑經反。○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毛傳 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 竊脂肉食。

第一章、初二句ヲ毛傳ハ小人(幽王)克ク高明ノ功ヲナスヲ得ンヤノ義ニ見ル、朱子ハ我ガ念想ノ先人ノコトニ至ルヲ興ズトナス、先人二人ヲ毛ハ文武トシ、朱ハ父母トナス、明發ハ通夜ナリ。

戰兢兢。【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毛傳】恐墜也。如履薄冰。【毛傳】恐陷也。【集傳】馮叶皮冰反。他音拖。淵叶一均反。○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集傳】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注】亦當爲刺厲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毛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道。責高明之功。亦終不可得。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毛傳】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明發發夕至明。【集傳】宛音苑。天叶鐵因反。○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爲相戒之端。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毛傳】齊正。克勝也。【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毛傳】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毛傳】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愼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集傳】富叶筆力反。又

家ヲ路傍ニ建テテ設計ヲ行人ニ問フヲイフ。

第五章、靡止ヲ毛ハ小トナス、國小ニシテ止リ居ル所無キ義ニ取ルナリ、鄭ハ止ヲ禮トシ、國亂レテ禮儀ナシトナス、朱ハ定トス、國論囂囂定ルナキナリ、否ハ聖ナラザルナリ、亞聖又賢者ノ比ヲイフ、淪ハ率キルナリ、胥以ハ相與ニナリ。

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毛傳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爭爲近言。**箋云** 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言之異者。言是動輒則泥陷。不至於遠也。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毛傳 潰遂也。**箋云** 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集傳** 聽叶平聲。爭叶側陘反。○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毛傳 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云** 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叡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箋云 淪率也。王之爲政。當如源泉之流行則淸。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集傳** 否叶補美反。膴音呼。謀叶莫徒反。艾音乂。敗叶蒲寐反。○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卽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毛傳 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云** 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愼小人能危亡也。

戰

第二章、潝潝ハ集ル貌、同和スルナリ、訿訿ハ相嘗ルナリ。

第三章、我龜云云ハ龜卜中ラザルヲイフ、吉ヲ得テ吉ナラズ、凶ヲ得テ凶ナラズ、我ガ圖ル所ヲ正示セザルナリ、集ハ就(ナル)ナリ、匪行邁謀ハ坐シテ圖ルナリ、道路ヲ行クニ歩ヲ進メズンバ、道ヲ行クヲ得ザルガ如キ也。

第四章、先民ハ前賢ナリ、程ハ法則ナリ、大猶ハ大道ナリ、築室ハ

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毛傳 邛病也。箋云 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集傳 遹音聿。沮上聲。用叶于封反。邛音筇。○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

毛傳 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乎上。箋云 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箋云 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集傳 潝音吸。訿音紫。哀叶於希反。底音抵。叶都黎反。○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毛傳 猶道也。箋云 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靈。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吉兆占繇不中。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毛傳 集就也。箋云 謀事者衆多。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毛傳 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 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己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箋云 匪非也。君臣之謀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集傳 猶叶于救反。集叶疾救反。咎叶巨又反。道叶徒候反。○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哀

ニ在ル者、既ニ王都ヲ去リテ離居セル大夫等ヲ呼ビ寄セントスル對話ト見ル可シ、予汝ニ言ヒテ王都ニ歸リ遷レト謂ヘバ、汝對ヘテ王都ニ室家アラザル故ニ歸ラズトイフ、予憂思泣血、汝ニ還レト云フ所以ノモノハ、我一人孤立シテ朝ニ在リ、言フトシテ小人ニ疾マレザルハ無ケレバナリ、汝王都ヲ出デテ離居スル時、汝室家無カリシニ非ズヤ、汝自ラ之ヲ作レリ、今何ヲ以テ室家無キノ故ヲ以テ辭スルコトヲナスヤ、汝又自ラ之ヲ作ラバ可ナラズヤ。

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己方困於病。故未能也。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毛傳 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箋云 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集傳 家叶古胡反。思去聲。血叶虛屈反。○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己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託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一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集傳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集傳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集傳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鄭注 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毛傳 敷布也。箋云 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

毛傳 回邪。遹辟。沮壞也。箋云 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

謀臧不

言苟モ己ニ及ブモノアル時、羣臣共ニ之ヲ排退スルヲイフ、朱ハ各自退延離居シテ夙夜セザル義トナス。第五章、哀シイ哉、忠直ノ士ハ言フコト能ハズ、言舌ヨリ出スベキニ非ズ、若シ出セバ、身小人ニ惡マレテ困病ニ陷ル。

第六章、當今ノ世ニ於テ、往イテ君ニ仕ヘントスル者ハ、夫レ急迫シテ危イ哉、何トナレバ、正ニ非ズンバ從ハザル如キ骨鯁ノ士ハ、此ノ者使フ可カラズトイヒテ罪ヲ天子ニ得ベシ、不正ト雖モ從フ如キ諂諛ノ臣ハ、此ノ者使フベシト言ハルレドモ、其朋友ニ怨疎セラルベケレバナリ。第七章、鄭ハ厲王戮ニ流サルル時ノコトトナス、然レドモ序ニ從ツテ幽王トセバ、今王都

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毛傳 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云 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毛傳 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 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集傳 出音脆。哿音可。○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傳 于往也。箋云 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集傳 殆叶養里反。子叶獎里反。友叶羽己反。○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毛傳 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 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者也。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毛傳 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云 鼠憂也。既辭

第三章、初句ハ天ニ愬ヘテ歎ズルナリ、辟言ハ先王ノ法度ノ言ナリ、行邁ハ居所ヲ得ザルヲイフ、百君子ハ當時在廷ノ官人ヲ指ス。

第四章、暬ハ褻ナリ、常服ナリ、常ニ君側ニ侍スルヲイフ、答ハ鄭箋ニヨルニ距ノ義トス、君ノ人ノ言ヲ聽用センヲスルヲ妨グルナリ、朱子ハ字ノ如ク解ス、君ノ聽クアレバ臣只唯唯トシテ答フルノミ、敢テ言ヲ盡サズトナリ、譖言則退ハ、譖毀ノ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毛傳】覆反也。【箋云】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集傳】勩音異。夜叶弋灼反。夕叶祥龠反。覆音福。○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非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毛傳】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我爲之陳法度之言。不見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箋云】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集傳】天叶鐵因反。信叶斯人反。○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爲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毛傳】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毛傳】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者。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可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集傳】退叶吐類反。曾音層。暬音薛。憯音慘。瘁音悴。訊叶息悴反。○賦也。戎兵。遂

題シテ雨無正トイフ、其命名ノ理由明ナラズ、詩ノ題名ハ多ク其首章初句ノ字ヲ取リ、又ハ常民巷伯ノ如ク全篇主眼ノ事實ニ依リテ名ク、今此篇獨リ類例ヲ異ニス、續序ハ後人古序ヲ解釋布衍シタルノミ、衆多ノ上ニ教令ノ二字ヲ加ヘテ見ル可シ。

第一章、昊天疾威ノ昊ハ一本旻ニ作ル、鄭箋亦旻ニ作ル、淪ハ毛傳率、集傳陷トス、胥以ハ「相與ニ」ナリ。

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鄭注 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毛傳 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箋云 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箋云 慮圖皆謀也。王旣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　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傳 舍除。淪率也。箋云 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集傳 喪去聲。饉音覲。國叶于逼反。舍音赦。鋪平聲。○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爲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旣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毛傳 戾定也。箋云 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毛傳 勩勞也。箋云 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人之見罷勞也。　三事大夫。莫肯

ナリ、有車馬ハ富人ナリ。

第七章、辜ハ罪ヨリ稍重シ、噂ハ聚語ナリ、沓ハ雷同ナリ、背憎ハ人ノ背後ニ在リテ其人ヲ讒口スルコト、競ハ朱注ニ力ムル義トス、人ハ此ノ如キ讒口ノ人ノ義。

第八章、徹ハ道ナリ、道ハ順ナリ、人ノ羨アル我ノ憂ニ居ル、人ノ逸スル我ノ休セザル、皆天命ノ順ナラザルモノ、集傳ニ所謂均シカラザルノ義ナリ、鄭ハ王天ノ政教ニ循ハザルノ義トセリ。

有車馬。以居徂向。箋云 又擇民人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集傳 父音甫。向去聲。藏去聲。慭魚覲反。王叶于放反。○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衞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箋云 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箋云 囂囂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毛傳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箋云 孼妖孼。謂相爲災害也。下民有此。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耳也。集傳 黽音敏。囂音翺。孼音蘖。天叶鐵因反。噂音樽。沓音遝。背音佩。○賦也。囂衆多貌。孼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孼。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毛傳 悠悠憂也。里病也。痗病也。箋云 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毛傳 羨餘也。箋云 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箋云 逸逸豫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毛傳 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者也。箋云 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故教。集傳 痗音妹。叶呼洧反。羨徐面反。徹叶直質反。○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

第五章、時ハ是(善)ナリ、作ハ夫役ナリ、汙ハ下クシテ水アル地、萊ハ高クシテ草アル地ナリ、アア汝皇父、汝豈汝ノ爲ス所ヲ以テ是ナラズト曰ハンヤ、己ノ非ヲ知ラザルノミ、何スレゾ我ヲ役作シ(次章ノ向ニ都ヲ作スル爲ニ)、豫メ我ニ謀ラズ我ガ牆屋ヲ徹廢セル(次章ノ富人ヲ向ニ徙スヲイフ)、予曰云云ハ、皇父之ニ對シテ自ラ過ヲ文ルノ語ナリ、朱子ハ作ヲ動トナス、徙シ動カスナリ。第六章、孔聖ハ皇父自ラ聖トナスナリ、向ハ皇父ノ領邑、多藏ヲ鄭ハ聚斂ノ臣トシ、朱ハ富人トス、老ハ老成人

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此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集傳父音甫。聚音鄒。蹶音愧。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矩。豔音艶。煽音扇。○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大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敎。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卽褒姒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毛傳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集傳謀叶謨悲反。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戕音牆。矣叶於姬反。○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卽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毛傳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專權足己。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

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箋云慭者心不欲自强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衞王者。

擇

チ避ク、然ルニ今ヤ日チ犯ス、故ニ其行チ用ヒズトイフ。

第四章、豔妻チ毛ハ褒姒トナス、朱亦然リ、鄭幽王チ刺ルトスルナリ、鄭ハ厲王ノ后ト見ル。

其良。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集傳行叶戶郎反。○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爗爗震電。不寧不令。毛傳爗爗。震電貌。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敎不善之徵。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毛傳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箋云憯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集傳爗音曄。令叶盧經反。憯音慘。○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塡塞。故爲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毛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飮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

鄭ハ此序幽王ヲ刺ルトイフハ誤ナリ、モト厲王トアリシヲ、毛萇詁訓傳ヲ作ル時ニ之ヲ改メタルナリト為ス、竹書紀年ニ云、幽王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ト、コレ正ニ此詩ト合ス、以テ幽王ノ誤ニ非ザル證トスベシ、是非遽ニ斷定シ難シ。

第一章、十月ハ周ノ十月ナルコト、前ノ竹書紀年ノ文ニヨリテ明ナリ、然ルニ朱子蘇氏説ヲ引キテ夏ノ十月トスルハ中ラズ、交ハ日月ノ交會スル時ニシテ、毎月晦朔ノ間ヲイフ、日食ハ日蝕ナリ、陰陽ヲ侵スノ象ナリ、故ニ孔ダ之レ惡シ、晦朔ハ月ノ最モ微ナル時ナリ、而シテ日亦食シテ微トナル、信ニ非常ノ變トイフベシ。

第二章、其行ハ月ノ軌道ナリ、月ノ軌道ハ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鄭注 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毛傳 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毛傳 月臣道。日君道。箋云 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為異尤大也。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箋云 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集傳 卯叶莫後反。哀叶於希反。○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第十一章、彼ヲ毛ハ王者トナシ、鄭ハ尹氏大師トナシ、朱ハ小人トナス、皆義通ズ、詩ノ意ハ明瞭ナリ。

第十二章、仳仳タル彼ノ小人ハ、美ナル家屋アリ、陋劣ナル彼ノ小人ハ祿アリ、今民ノ不幸ナル者ハ、天之ヲ天シ、在位之ヲ破ス、アア可ナルカナ彼ノ富人、憐ムベキカナ此孤獨。

【毛傳】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喩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隱也。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毛傳】慘慘猶戚戚也。【集傳】沼叶音灼。樂音洛。炤音灼。○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毛傳】言禮物備也。【箋云】彼彼尹氏大師也。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毛傳】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獨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

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毛傳】慇慇然痛也。【箋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集傳】殽音爻。比音鼻。○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慇慇疾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

【毛傳】仳仳小也。蔌蔌陋也。【箋云】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

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毛傳】君夭之。在位椓之。【箋云】民於今而無天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傳】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惸獨將困也。【集傳】仳音此。蔌音速。夭音腰。椓音卓。叶都木反。哿音可。○賦也。仳仳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天禍。椓害。哿可。獨單也。○仳仳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褒ハ國名、嘗テ罪アリ、美女ヲ納レテ贖フ、之ヲ褒姒トナス、幽王之ヲ愛シ、申后ト太子トヲ棄テヽ褒姒ヲ立ツ、賢者其途ニ周國ヲ滅ス可キヲ知ル。

第九章、終ニ其レ永ク憂傷スベシ、又必ズ陰雨ニ困マン、今車既ニ滿載シ、而シテ爾其輔(輻ヲ輔クル木)ヲ棄ツ、途ニシテ必ズ爾ノ載ヲ落サン、其時長者ヲ呼ンデ助ケヲ請ハントス、言フココロハ、今國大難ニ遭ハン、然ルニ君其輔佐ノ賢者ヲ遠ザク、國危亡スルニ及ンデ賢ヲ求メ助ケヲ請フモ已ニ晩キヲイフナリ。

第十章、魚ハ賢者ニ比シ沼ハ朝廷ニ比ス。

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集傳】厲叶力桀反。姒音似。威呼悅反。○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毛傳】窘困也。【箋云】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毛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毛傳】將請伯長也。【箋云】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求賢者已晚矣。【集傳】載音在。輔叶扶雨反。載輸之載如字。爾載之載音在。將音搶。予叶演汝反。○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毛傳】員益也。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箋云】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女曾不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集傳】員音云。輻叶筆力反。載叶節力反。意叶乙力反。○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爲意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第六章、局ハ身ヲ屈シテ行クナリ、雷霆ニ觸レンヲ恐レテナリ、蹐ハヌキ足シテ歩ムナリ、地ノ陷沒センヲ恐レテナリ、法律嚴峻ニシテ歩行ヲスラ安ンゼザルヲイフ、民ノ號叫シテ此言ヲナス、良ニ道理アリ、哀ジ今ノ人、何爲レゾ虺蜴ノ惴惴然タルガ如キ。

第七章、阪田ノ苗ハ隱レタル賢者ニ喩フ、天(天子)風雨ヲ起シテ我(苗、即チ賢者)ヲ動カシ、我ニ勝タザルヲ恐ルルモノノ如クナリキ、天子賢者ヲ徵スノ急ナリシヲイフ、天子我ヲ求メテ則トセントシ、我ヲ得ザルヲ恐ルルモノノ如ク、禮命繁多ナリキ(厚キ禮物ヲ贈リ、亟〻命ヲ下スコト)、然ルニ我ヲ得テヨリ後ハ、敖敖然トシテ我ノ功力ヲ問ハズ、王ノ我ヲ徵シシハ、唯ダ賢ヲ求ムルノ名ヲ貪ルニ過ギザリキ。

第八章、燎ハ草ヲ燒キテ獸ヲ狩ルナリ、宗周ハ鎬京即チ西周ナリ、

言有倫有脊。

毛傳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集傳蜴螈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集傳局叶居亦反。蹐音精。號音豪。虺音毀。蜴音易。○賦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蜴螈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

毛傳言朝廷曾無傑臣。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喩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

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毛傳抗動也。箋云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毛傳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集傳阪音反。菀音鬱。抗音兀。○興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毛傳厲惡也。箋云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毛傳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乎。言無有也。以無有。喩有之者爲甚也。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毛傳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

天ハ王ナリ、王克ク定マル所有リトモ人ニ勝ツコト難カラン、天夫レ誰ヲ憎ンデ此ノ王ヲシテ暴虐ナラシムル、朱説ニイフ、彼ノ中林ヲ見ルニ薪蒸分明見ル可シ、今天ヲ視ルニ反テ夢夢然トシテ明ナラズ、天意ノ存スル所ヲ知ルニ苦ム、暴者禍セラレズ、無辜ノ良民福セラレザルヲイフ、然レドモ天ニシテ一旦克ク定マル有ラバ、人ニ勝タズトイフコト無シ、大ナル天帝、夫レ誰ヲカ憎マン、必ズヤ善ヲ嘉シ悪ヲ憎マン。第五章、山ヲ君子賢人ニ比シ、岡陵ヲ凡庸小人ニ比ス、或ハ山ヲスラ低シトイフ、況ヤ岡タリ陵タルモノヲヤ、在廷ノ臣皆岡陵ノミ、故ニ民ノ訛言モ克ク之ヲ懲止スル能ハズ、賢ニ問フコトヲ為サズ、適ヽ故老ヲ召セバ、仁義ヲ問ハズシテ占夢ヲ問フ、而シテ具ニ己ヲ聖人ナリト自称ス、聖カ凡カ、烏ノ雌雄ヲ争フガ如キノミ。

之意。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毛傳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毛傳皇君也。箋云伊讀當為緊。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集傳夢音蒙。叶莫登反。勝音升。○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毛傳在位非君子。小人也。箋云此喩為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為凡庸小人之行乎。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為偽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傳故老元老。訊問也。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毛傳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集傳訊音信。夢叶莫登反。雄叶胡陵反。○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

ナリ、毛傳父母ヲ文武トシ我ヲ天下トス、不自我先云云ハ鄭義ニ、此亂ノ我ヨリ前ニ出デズ、我ヨリ後ニ生ゼズシテ、我ノ時ニ在ルヲ嘆ズト解ク、或ハ我レ前世ニ生レズ、後世ニ生レズ、現世ニ生レテ此患苦ニ遭フヲ歎ズト爲ス、好言莠言共ニ訛言ナリ、莠ハ苗ニ似テ非ナル惡草、拔カズンバ苗ヲ害ス。第三章、無祿ハ不幸ナリ。

第四章薪ハ薪木ノ麤ナルモノ、蒸ハ細ナルモノ、林中良樹大木ヲ見ズシテ唯薪蒸ヲ見ル、朝廷賢者アルベクシテ細人ヲ見ルニ喩フ、

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毛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亂何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傳莠醜也。箋云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

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毛傳愈愈憂意也。箋云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集傳瘉音庾。後叶下五反。口叶孔五反。莠音酉。○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下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毛傳惸惸憂意也。箋云無禮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値今生也。

民之無辜。幷其臣僕。毛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乃幷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幷制。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箋云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以免於是難乎。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毛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爾。集傳惸音煢。幷去聲。○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幷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毛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新蒸爾。喩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毛傳王者爲亂夢夢然。箋云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所爲。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定

周ノ正月ハ夏ノ四月ニシテ、太陰暦ノ四月ナリ、以テ霜アル可カラズ、四月ハ建巳ノ月、純陽ノ月ナリ、亦以テ霜アル可カラズ、コレ天時ヲ失フ、天變ナリ、國亂レテ天異之ニ倶フ。

第二章、此亂世ニ我ヲ生ミタル父母ヲ怨ムルハ、窮苦ノ情ノ切ナル

邦。箋云訩化。畜養也。集傳父音甫。誦叶疾容反。邦叶卜工反。○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訩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集傳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毛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毛傳將大也。箋云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毛傳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箋云念我獨兮者。言我獨憂此政也。集傳正音政。京叶居良反。癙音鼠。痒音羊。○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姦僞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

第七章四牡ハ四牡馬ナリ、天子ノ車ヲ四牡ヒク、馬大項領ハ大頸ナリ、馬大頸ナレバ甚ダ强シ、卒ニ制御シ難シ、天子臣ヲ養ツテ臣彊シ、王卒ニ之ヲ使フ能ハザルニ喩フ、騁ハ毛傳極也トイフ、土地縮小シテ底止スル所ナキナリ、鄭ハ馳騁ノ義トス、王土狹小、馳騁スルニ所ナキナリ、朱ハ初二句ヲ賦ト見ル、項領ナル四牡ニ駕シ、出デテ馳騁セント欲シ、四方ヲ顧望スレバ王土既ニ蹙蹙、騁スルニ所ナシト解ク。

第八章、凡ソ人其勉メテ相惡ムニ方リテヤ、劍戟ヲ見ズンバ止マザラントス、然レドモ其一タビ平和シテ相服スルニ及ベバ、賓主酒ヲ酌ンデ獻酬ス、以テ小人ノ定見確操無キヲ言フ。

政。卒勞百姓。

【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集傳】天叶鐵因反。定叶唐丁反。生叶桑經反。醒音呈。政叶諸盈反。姓叶桑經反。○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毛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喩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毛傳】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集傳】蹙音蹴。騁音逞。○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毛傳】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鬭相殺傷也。

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毛傳】懌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集傳】相去聲。醻音酬。○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鬭。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鬭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毛傳】正長也。【箋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集傳】覆音福。正叶諸盈反。○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毛傳】家父大夫也。【箋云】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

式訛爾心。以畜萬

瑣瑣タル姻族ノ小人ヲ厚仕スルコト勿レ、朱ハ天子政ヲ尹氏ニ委ネ、尹氏亦之ヲ姻亞ノ小人ニ委ヌトナス。

第五章、人民天ニ愬フルノ辭ナリ、君子ハ尹氏ノ外ノ在位ノ臣ヲ指ス。

之人。用能紀理其事者。無小人近。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毛傳 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箋云 壻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集傳 信叶斯人反。子叶獎里反。殆叶養里反。膴音武。○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毛傳 傭均。鞠盈。訩訟也。箋云 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傚爲之。愬之於天。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傳 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箋云 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集傳 傭敕龍反。鞠音菊。訩音凶。屆音戒。叶居例反。闋音缺。叶苦桂反。惡去聲。○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

毛傳 病酒曰酲。成平也。箋云 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

不自爲

鄭ニヨレバ草木鬱茂シテ、山ノ旁倚ノ畎谷ヲ平滿スル義ニシテ、平ノ意ヲ含ムトナス、以テ四句ノ不平ヲ喚ビ起スナリ、朱ハ未ダ其義ヲ詳ニセズトイヒ、古注ヲ以テ甚ダ通セズト言ヘリ。

第三章氐ヲ毛傳ニ本トセルハ柢ノ義ナリ、周ノ根柢タルノ意ナリ、鄭ハ桎トナス、桎ハ鎋ニ同ジ、車ノくさびナリ、樞要ノ義ナリ、師ハ衆庶ナリ。

第四章、王政ヲ親ラセザレバ民信ゼズ、政權ヲ尹氏ニ一任スルヲ戒ムルナリ、問ハズ察セズンバ明ナラズ、君不明ニテ、民ヲシテ上ヲ欺罔セシムル勿レ、正平ノ人ヲ用ヒテ已マシ、小人ヲ近クル勿レ、

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之位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毛傳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亡甚大多也。

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毛傳憯曾也。箋云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集傳猗音醫。叶於何反。薦音荐。瘥音嵯。喪去聲。嘉叶居何反。憯音慘。嗟叶遭哥反。○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荐。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毛傳氐本。均平。毗厚也。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至重。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毛傳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集傳大音泰。氐音底。叶都黎反。毗音琵。師叶霜夷反。○賦也。氐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幷及空窮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毛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其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末。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末罔其上矣。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毛傳式用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夷平也。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

節トシテ高ク聳ユル彼ノ終南山、維レ石巖巖トシテ積層ス、大師尹氏ノ位ノ尊嚴ナルニ似タリ、其位ニ在リテ赫赫タル大師尹氏ヨ、人民皆汝ヲ瞻望シ、善政ヲ得ント欲スレドモ獲ズ、憂心燃ユルガ如キモノアリ、然レドモ汝ノ威ニ畏レテ、民敢テ戲笑談語ヲスラ苟モセズ、國既ニ盡ク絕滅セリ、汝何ヲ以テ之ヲ監ミザル。

第二章猗ヲ毛ハ長也トイヒ、鄭ハ倚也トイフ、

毛詩卷第十二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毛詩小雅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鄭注 家父字。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毛傳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 箋云 興者。喩三公之位。人所尊嚴。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毛傳 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 箋云 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毛傳 卒盡。斬斷。監視也。 箋云 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集傳 節音截。瞻叶側銜反。惔音談。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監平聲。○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毛傳 實滿。猗長也。 箋云 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艸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 赫

毛詩卷第十一終

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集傳池叶唐何反。何上聲。蓑音梭。笠音立。餱音侯。物叶微律反。具叶居律反。○賦也。訛動。何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箋云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

毛傳矜矜兢兢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

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毛傳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集傳雄叶于陵反。○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强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

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毛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毛傳溱溱衆多也。旐旟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集傳旐音兆。旟音餘。年叶尼因反。○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旐乃是旟。則為人衆。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三句。

羊一羣二羣ヲ以テ數フ、一羣ハ三百頭ナリ、犉ハ黄牛ニシテ黑脣ナルモノ、犉スラ九十頭アリ、其他推シテ知ルベキナリ、濕濕ノ注呞ハ牛ノ一度食ヒタル食ヲ再ビ出シテ食フコト、所謂反芻ナリ、第二章阿ハ谷間ナリ、訛ハ吪ナリ動ナリ、何ハ荷ナリ、掲ナリ、物ハ毛色ヲイフ、純色ナルモノヲイフナリ、鄭箋祭祀云云、宗廟ノ祭祀ニハ純色ヲ用ヒテ駁ヲ避ク、第三章ハ牧事閑ナル時ノコトヲイフ、第四章ハ牧人吉夢ヲ得ルヲイフ。

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集傳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注 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毛傳 黃牛黑脣曰犉。箋云 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

毛傳 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箋云 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毛傳 呞而動其耳。濕濕然。集傳 犉音淳。濈音戢。○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毛傳 訛動也。箋云 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

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

毛傳 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御暑。箋云 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傳 異毛色者三十也。

ノ半分ナルモノ、人始ヨリ十全ナラズ、漸ヲ逐ウテ完璧ヲナスニ象ル、瓦ハ土製ノ紡器、女功アルヲ敬フル所以ナリ。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箋云 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也。

集傳 大音泰。○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毛傳 半圭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 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當成之有漸。

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箋云 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集傳 衣去聲。喤音橫。叶胡光反。芾音弗。○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毛傳 裼褓衣也。瓦紡塼也。箋云 臥於地。卑之也。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毛傳 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箋云 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然無遺父母之憂。集傳 裼音替。瓦叶魚位反。儀叶音義。詒音遺。罹叶音麗。○賦也。裼褓也。瓦紡塼也。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卽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

第四章第五章ハ、落成シタル宮殿ノ莊嚴ナルヲイフ、毛傳ノ跂竦翼爾トハ、人ノ兩足ヲ踏ミ構ヘテ兩肩ヲ怒ラセタル形ヲイフ。

第六章毛傳善之應人ハ、善祥必ズ人ニ感應アルヲイフ、即吉夢アルヲイフ。

第七八章ハ夢占ニヨリテ、皇子皇女誕生ノ兆ヲ得ルヲイフ、璋ハ玉

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

○如跂斯翼。【毛傳】如人之跂竦翼爾。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毛傳】棘稜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毛傳】躋升也。【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集傳】跂音企。革叶訖力反。翬音輝。躋音賫。○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毛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毛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寛明之貌。君子攸寧。【箋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集傳】殖音湜。噲音快。正叶音征。噦音嘒。○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閒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乃寢乃興。乃占我夢。【毛傳】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集傳】莞音官。簟叶徒檢徒錦二反。寢叶于檢于錦二反。夢叶彌登反。羆音碑。叶彼何反。虺音毀。蛇叶于其土何二反。○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

ナス、即チ賦ナリ、苞ヲ毛鄭ハ本トシ、朱ハ叢生シテ固キ意トナス、竹松ハ子孫民衆ノ殷多ナルニ喩フ、兄弟ハ弘ク親ム所ノ人人ヲ指ス、猶ヲ毛ハ道也ト解ク、兄弟親睦、道ヲ云爲シテ相爭フ勿レトナリ、鄭ハ瘉トナス、兄弟相詬爭スルヲイフ、朱ハ猷トナス、互ニ相謀ルノ義ナリ。

第二章似續ハ、先祖ニ繼續シテ子孫ニ傳フルノ義、鄭箋巳トスルハ巳ノ方角ノ地ニ廟ヲ立ツル義ニ取ルナリ。

第三章ノ芋ヲ毛ハ大トシ、鄭ハ覆トシ、朱ハ尊大トナス、君子居ル所ノ大ナルヲイフ。

取足焉。如於澨山。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毛傳 苞本也。箋云 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毛傳 猶道也。箋云 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集傳 干叶居焉反。山叶所旃反。苞叶補苟反。茂叶莫口反。好去聲。叶許厚反。猶叶余久反。○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閒。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閒。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祖。 毛傳 似嗣也。箋云 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地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毛傳 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 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箋云 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集傳 妣音比。○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 毛傳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 約謂縮板也。椓謂擿土也。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毛傳 芋大也。箋云 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緻。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集傳 椓音卓。橐音託。除去聲。芋音吁。叶王遇反。○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

求ム、禮ヲ以テ室家ヲ爲サズ、是ヲ以テ富ヲ得ルニ足ラズ、祇ニ他人ハ偕老ノ義ヲ守ルニ、汝獨リ人ニ異ニシテ舊妻ヲ棄ツトナリ、祇、集傳秖ニ作ル。

澗流ノ滚滚トシテ絶ユル無キヲ、君德ノ盡クルナキニ喩ノ、南山ハ草木饒多、民ノ豐富ナルニ喩フ、朱ハ南山ヲ終南山トシ、山水ヲ以テ殿堂在ル所ノ實景ト

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毛傳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也。亦仲春時始生。可采也。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毛傳復反也。集傳蓫音逐。○賦也。蓫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毛傳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葍當也。亦仲春時始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毛傳祇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集傳葍音福。叶筆力反。祇音支。異叶逸織反。○賦也。葍當。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集傳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敎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敎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敎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敎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敎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敎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敎以恤。以爲徒敎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斯干。宣王考室也。

鄭注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毛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喩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

ニ我室ニ居ル勿レ、我食ヲ食フナカレト言ヒテ、婦人ノ性ヲ失ハシムルニ喩フ、婦人、此ニ於テ夫ト訣別シテ、此邦ノ人肯テ善道(穀)ヲ以テ我ト處ラズ、我今歸リテ、我邦ノ家族ニ復ラント曰フ也、朱子ハ民ノ他國ニ適ク者、其所ヲ得ズシテ、本國ニ歸ルノ詩トナス、第二章ノ明ヲ鄭ハ盟ノ誤トス、朱ハ字ノ如ク見ル。

其野ハ夫家ニ比ス、蔽芾ハ枝葉廣ガリ蔽フ貌、樗ハ惡木、婚姻ハ婦ノ父ト壻ノ父トヲイフ、第三章、新特ヲ毛ハ外昏トイヒ、鄭ハ特ニ來ル新妻ノ義トナス、朱ハ匹也トス、匹ハ配耦ナリ、成不云云、汝舊姻ヲ棄テテ新妻ヲ

毛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集傳啄音卓。○比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毛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爲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毛傳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集傳明叶謨郎反。兄叶虛王反。○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毛傳處居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毛傳諸父猶諸兄也。集傳栩音許。○比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集傳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鄭注刺其不能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昏之俗。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毛傳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與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毛傳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集傳芾音沸。樗音樞。家古胡反。○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

何ゾ逸樂シテ、再ビ歸リ來ルコトヲ期セザルヤ、爾終ニ歸ルヲ肯ンゼザルベシ、行ケ、誠ニ爾優游シ、爾ノ隱遁ヲ勉メ遂ゲヨト、之ト訣別スルナリ、朱ニヨレバ、汝若シ歸來セバ、大ハ公、小ハ侯タルベキノ人ナリ、豈ニ逸豫期ナク、優游ニ過ギ、遁思ヲ決シテ我ヲ願ザル可ケンヤノ義トナス、第四章主人ノ賢者ヲ待ツ禮薄シトモ、當ニ其人玉ノ如キ者ヲ得テ之ニ就クベシ、禮薄キヲ以テ賢ヲ棄ツル勿レ、汝賢者、自ラ其聲音ヲ愛惜(金玉)シテ、我ヲ疏ンズル心アル勿レト、去ル後モ音信絶エザルヲ誓フナリ、朱ハ賢者隱遁後ノ狀ヲ想ヒテ言フトナス、下二句ハ同ジ。

黄鳥ノ穀木ニ集リ、粟ヲ啄ムハ其宜キナリ、今之ヲ禁止スルハ、之ヲシテ其性ヲ失ハシムル也、以テ男子ガ婦人

白駒。賁然來思。【毛傳】賁飾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毛傳】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毛傳】愼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集傳】賁音閟。音奔。來叶云俱反。侯叶洪孤反。游叶汪胡反。思叶新齋反。○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愼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傳】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至。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箋云】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集傳】芻楚俱反。○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刺宣王也。【鄭注】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毛傳】興也。黄鳥之性。宜集木啄粟。喩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亦失其性。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毛傳】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皎皎タル白駒ニ乘リテ去ルノ賢人アリ、願クハ、其來リテ我ガ田甫ノ苗ヲ食マセテ、駒ヲ繫ギ止メ、賢人ヲシテ、去ルコト一日ヲ延期セシメン、所謂此賢者ハ、去ツテ何處ニ逍遙セントハスル、朱ハ於焉ヲ、是ニ於テト解ス、然ラバ一日タリトモ、永ク我ガ所ニ於テ逍遙セシメントノ義トナル、第三章爾公云云ハ、公侯タラバ逸豫スベシ、汝公侯ニアラズ、

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集傳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集傳 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竝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倣此。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鄭注 刺其不能留賢者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毛傳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箋云 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箋云 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集傳 縶音執。○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縶絆其足。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

毛傳 藿猶苗也。夕猶朝也。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集傳 藿音霍。夕叶祥龠反。客叶克各反。○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皎皎

全篇、士卒カ其祈父ヲ責ムルノ語ナリ、祈父ハ實ハ天子ヲ指ス、憚リテ祈父トイフノミ、第三章尸饔、子ハ親ヲ奉養スルノ義務アリ、故ニ古者父母アル者ハ軍ニ從ハズ、今予父母ヲ棄テテ軍ニ在リ、母ヲシテ饔ヲ陳ヌルノ勞ヲ執ラシム。

鼃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集傳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集傳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刺宣王也。 鄭注 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古者祈圻畿皆同。

祈父。 毛傳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箋云 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傳 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云 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衞。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集傳 父音甫。牙叶五胡反。○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祈父。予王之爪士。 毛傳 士事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毛傳 底至也。集傳 底音抵。○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 毛傳 亶誠也。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傳 尸陳也。熟食曰饔。箋云 己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

一二句ハ、君子身隱レテ名著ハルヲイヒ、三四句ハ、君子世亂ルレバ隱レ、世治マレバ出ヅルヲイフ、彼ノ園ハ朝廷ナリ、樹檀ハ賢者朝ニアルニ喩ヘ、蘀（落葉）ハ小人ノ退ケラルルニ喩フ、錯ハ砥石ナリ、佗山ノ石ト雖モ、採ツテ用テ錯トナサバ、以テ我ガ玉ヲ磨クニ足ルベシ、今賢人君子ヲ取ル、遠近親疎ハ問フ所ニ非ズ、皆用テ我ガ用トナサンノ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脱前兩句耳。

鶴鳴。誨宣王也。 鄭注 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毛傳 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 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喩深遠也。鶴在澤中。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喩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毛傳 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 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喩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也。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 毛傳 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箋云 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

佗山之石。可以爲錯。 毛傳 錯石也。可以琢玉。擧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 佗山喩異國。集傳 聞音問。野叶上與反。樂音洛。檀叶徒沿反。蘀音託。錯入聲。○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喩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箋云 天喩高遠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箋云 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毛傳 穀惡木也。

佗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傳 攻錯也。集傳 天叶鐵因反。淵叶一均反。○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

見ルニ、飛バント欲スレバ飛ビ、止ラント欲スレバ止ル、諸侯ノ自恣ニシテ或ハ朝シ、或ハ朝セザルガ如シ、宣王中ゴロ政治ヲ怠リ、諸侯或ハ專擅ナル者アルニ喩フ、嗟諸侯諸臣、敢テ亂スルヲ念フ勿レ、人誰カ父母無カラン、子ノ父母ニ於ケル、猶臣ノ君ニ於ケルガ如キナリ、第三章、飛隼ノ中陵ニ循フハ、其常ヲ得タルモノナリ、以テ諸侯ノ順ナルニ喩フ、民ノ訛言ヲ爲スハ、之ヲ禁止スル無キニヨル、我友諸臣、如何ニ其職ヲ敬ムトモ、讒人興ルアリ、王ト諸侯ト、何ゾ之ヲ察セザルヤ。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毛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集傳沔音免。朝音潮。海叶虎洧反。鴥惟必反。友叶羽軌反。母叶滿洧反。○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毛傳言放縱無所入也。箋云湯湯波流盛貌。喩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箋云則飛則揚。喩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毛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云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集傳湯音傷。蹟音迹。行叶戶郎反。○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箋云率循也。隼之性。待烏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喩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毛傳懲止也。箋云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人見怨咎。安然無禁止。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毛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乎。集傳興也。率循。訛僞。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央ヲ毛ハ旦ト解ス、旦ハ明ナリ、鄭ハ渠央トナス、渠央ハ盡クル也、朱ハ中也トナス、義皆通ズ、夜如何其ハ、宣王夜起キテ早晩ヲ問フ、夜未央ハ、其時夜限未ダ盡キズトナリ、侍臣ノ王ニ答フル語ニアラズ。

流水皆流レテ海ニ歸ス、小ノ大ニ就クハ自然ノ理ナリ、以テ諸侯ノ天子ニ朝スベキニ喩フ、鴥タル彼ノ隼鳥ヲ

夜如何其。箋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毛傳央旦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集傳其音基。將音搶。○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毛傳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箋云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集傳艾叶音乂。晣音制。與艾叶。噦音諱。○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毛傳煇光也。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集傳鄉音向。煇音熏。旂叶渠斤反。○賦也。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鄭注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喩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喩諸侯之自恣。朝不朝自由。無所懼也。

ミヲ以テ野トイフナリ、第二章百堵ハ六尺ノ板一枚ヲ堵トス、五百堵ハ村落周壁ノ長キヲイフ、雖則云云ハ侯伯卿士ノ萬民ヲ慰撫スルノ辭、第三章初二句ハ人民ノ未ダ歸來セザル者ニ比ス、哲人ハ既ニ歸來シテ其堵ニ安ンジ、王及使臣ノ意ヲ了解セル人民ヲイフ、我ハ使臣自ライフ、愚人ハ未ダ歸來セズシテ王ノ意ヲ解セザル者ヲイフ、人民ヲ役作シテ、家ヲ建テ垣牆ヲ築ク等ノコトヲ誤解シテ、驕奢ヲ示スト評スルヲイフナリ。

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〇鴻鴈于飛。集于中澤。毛傳 中澤澤中也。箋云 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於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毛傳 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 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毛傳 究窮也。箋云 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集傳 澤叶徒洛反。垣音袁。宅叶達各反。〇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終也。〇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〇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毛傳 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箋云 此之子所未至者。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箋云 哲人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傳 宣示也。箋云 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集傳 嗸音翺。驕叶音高。〇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爲驕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鄭注 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也。

鴻鴈ハ候鳥、陰陽寒暑ヲ避クルヲ知リテ身ヲ安キニ置ク、其飛ブヤ羽聲肅肅タルヲ以テ、民ノ無道(厲王)ヲ去リ、有道(宣王)ニ就キテ喜樂スルニ喩フ、之子ハ諸侯ノ伯ト天子ノ卿士トヲイフ、卽チ內外ノ諸臣ナリ、劬勞ハ野ニ于キテ人民ヲ勞來シ(劬)自ラ苦(勞)ムヲ云フ、是時人民離散シ、邦國壞滅ノ狀態ニ在リ

毛詩卷第十一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鄭注 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毛傳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箋云 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喩民知去無道就有道。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毛傳 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 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毛傳 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云 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爲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收斂之。使有所依附。集傳 野叶上與反。寡叶果五反。○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

毛詩卷第十終

者。此亦足二以觀一矣。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天馬トイヒ、馬ノ祖トナス、鄭箋戊剛日也ハ、曲禮ニ甲丙戊庚壬ヲ剛日トシ、乙丁己辛癸ヲ柔日トス、剛日ハ陽ニシテ軍事狩獵ニ吉ク、柔日ハ陰ニシテ嫁娶葬送ニ適ス、禱ハ獲ノ多キヲ願フナリ、第二章、漆沮ハ漆水ト沮水トナリ、第三章、祁ハ大也ニ從フ可シ、豳風七月詩ニ、采蘩祁祁トアルニ同ジ、燕ハ走獸ヲ逐ウテ王ノ射ニ便ナラシムルヲイフ。

擇也。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毛傳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箋云同猶聚也。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毛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集傳馬叶滿浦反。麀音憂。麌音語。沮平聲。○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名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毛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

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毛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集傳有叶羽己反。儦音標。俟叶于紀反。友叶羽己反。右叶羽己反。子叶獎里反。○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毛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箋云豕牝曰豝。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毛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所獲爲俎實也。集傳豝音巴。殪音意。○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

吉日ハ良日ナリ、戊ハ十干ノ戊ニ方ル日也、毛傳順類乘牡トハ、戊牡音同ジ、又戊ハ剛日ナリ、牡馬ハ剛ナリ、田狩戊日ヲ選ミ、牡馬ニ乘ズルハ類ニ順フナリ、伯ハ馬祖ノ祭ナリ、東方七宿中ノ蒼龍星ヲ祭ル、蒼龍星ハ又天駟、

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爲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集傳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毛傳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箋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集傳聞音問。○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敍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集傳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毛傳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集傳戊叶莫吼反。禱叶丁口反。好叶許口反。○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毛傳外事以剛日。差

射夫既同ノ既同ハ、第一章二句ノ既同ト同ジク、齊ノ義トス可シ、鄭ハ再射ノ義トシ、朱ハ協同ノ義トナス、狩已ニ卒リ、射夫(諸侯)、既ニ齊整シ、我(天子)ヲ助ケテ積ヲ擧グ、獲ノ多キヲイフナリ、以下射御ノ法ヲ習フヲイフ、第七章大庖ハ大獲ナリ。

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讙。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毛傳言諸侯來會也。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毛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舄黃朱色也。集傳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毛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射夫既同。助我擧柴。毛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射雖不中必助中者擧積禽也。集傳佽音次。與柴叶。調讀如同。與同叶。柴音恣。○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𢭃。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擧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毛傳言御者之良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毛傳言習於射御法也。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集傳猗音意。叶於箇反。馳叶徒臥反。舍音捨。破叶普過反。○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言不讙譁也。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毛傳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箋云

第一章攻ハ金石ヲ理ムルニイフ字、故ニ堅ノ意トナルナリ、同ハ齊ナリ、毛傳ニヨレバ、ココニテハ足ノ力ノ齊シキヲイフナリ、東ハ洛陽即チ東都ナリ、第二章、甫草ヲ毛傳ニ大草ト解ス、獵法ニ草ヲ刈リテ堤防ヲ築キ、獸ヲ逐ウテ防内ニ入ラシメ、焚イテ之ヲ射ルアリ、鄭箋ハ甫田ノ草トナス、甫田ハ圃田、後世ノ鄭國ノ地ナリ、集傳ハ甫草ヲ以テ直チニ圃田ノコトトナス、甫田ニ田スルモノハ、諸侯ヲ東都ニ會スルニ便ナレバナリ、第五章、初句毛傳拾遂也ハ、射士左臂ニ著クル射韝ナリ、佽ハ鋭キコト、鄭朱ハ竝ブノ義トナス、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鄭注** 東都。王城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傳**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毛傳** 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集傳** 龐音籠。○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艸。駕言行狩。**毛傳** 甫大也。田者大艾艸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開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 甫草者甫田之艸也。鄭有甫田。**集傳** 好叶許厚反。草叶此苟反。狩叶始苟反。○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毛傳**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箋云** 于曰也。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毛傳** 敖地名。**箋云** 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集傳** 苗叶音毛。囂音翺。搏音博。○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

鉦人伐鼓。五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毛傳 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云 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集傳 𣢾音聿。隼息允反。鉦音征。鞫音菊。淵叶於巾反。闐音田。叶徒鄰反。○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鞫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鞫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

毛傳 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箋云 大邦列國之大也。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毛傳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云 猶謀也。謀兵謀也。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箋云 方叔率其士衆。執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

毛傳 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箋云 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集傳 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集傳 訊音信。醜叶尺由反。嘽音灘。焞音推。威叶音隈。○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リタル服、第三章、集爰止ハ其止ル可キ所ニ集ルヲイフ、行動ヲ愼ムナリ、此三句興也。第四章、蠢爾ハ蟲ノ始メテ穴ヲ出デテ動ク貌、醜ハ衆ナリ。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簟第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鞗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毛傳 鄉所也。 箋云 中鄉美地名。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箋云 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服皆備。

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 毛傳 軝長轂之軝也。以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鸞聲也。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毛傳 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 箋云 命服者。今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也。 集傳 軝音祇。衡叶戶郎反。瑲音倉。芾音弗。珩音衡。叶戶郎反。○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毛傳 戾至也。 箋云 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喩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喩士卒須命而後乃行也。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箋云 三稱此者。重師也。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毛傳 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 箋云 鉦也鼓也。各自有人焉。言

芑ハ和名ちさ、軍士ニ比ス、新田ハ開墾二年後ノ田、菑ハ一年後ノ田ナリ、宣王ノ父厲王無道、天下荒蕪ス、宣王立チテ復興ニ力メ、天下ヲ新美スル未ダ幾クナラズ、猶ホ新田菑畝ノ如キナリ、今王南征スルニ方リテ天下ノ士ヲ取ル、猶ホ新田菑畝ニ芑ヲ採ルガ如キナリ、以テ興ヲ起ス、方叔ハ將率ノ名、路車ハ大車、天子ヨリ賜フ所、魚服ハ海獸ノ皮ニテ作

諸友。炰鼈膾鯉。毛傳 御進也。箋云 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毛傳 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 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集傳 久叶舉里反。飲去聲。友並叶羽己反。炰音庖。○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毛傳 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 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毛傳 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 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打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箋云 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

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毛傳 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 簟笰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集傳 芑音起。菑音緇。畝叶每彼反。涖音利。試叶詩止反。奭音赩。笰音弗。服叶蒲北反。鞗音條。革叶訖力反。○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卽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

狄既ニ周地ニ侵入シタルヲイフ、織文鳥章ハ幟ノ徽章ニ、隼鳥ノ形ヲ畫ケルモノ、啓行ハ先鋒トナリテ、敵陣ヲ突破シ、以テ途ヲ開クナリ。

第五章、輊ハ俯ナリ、軒ハ仰ナリ、車ノ動搖セザルヲ形容スルナリ。

第六章、侯誰云云ハ、吉甫ノ諸友中ニ、張仲ノ如キ孝友ノ行顯ハレタル人アルヲ以テ、吉甫ノ美ヲ稱スルナリ。

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毛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毛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鉤鞶。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陣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集傳茹音孺。穫音護。鎬音浩。織音志。央於良反。乘去聲。行叶戶郎反。○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傳輊摯。佶正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傳言逐出之而已。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毛傳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集傳安叶於連反。輊音致。佶音吉。閑叶胡田反。大音泰。憲叶許言反。○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毛傳祉福也。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飮御

シ、集傳亦之ニ從ヘリ、王于出征ハ王ノ尹吉甫ニ出征云云ト命ゾ言フナリ。

第四章、匪茹ハ玁狁ノ出沒測ル可カラザルヲイフ、整居云云ハ、北

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卽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卽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敍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毛傳 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而後用師。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毛傳 師行三十里。箋云 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毛傳 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云 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集傳 比去聲。服叶蒲北反。子叶獎里反。○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敎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卽成我服。既成我服。卽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 毛傳 脩長。廣大也。顒大貌。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毛傳 奏爲。膚大。公功也。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毛傳 嚴威嚴也。翼敬也。箋云 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箋云 定安也。集傳 顒玉容反。共音恭。服叶蒲北反。國叶于逼反。○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毛傳 焦穫

六月ハ酷暑ノ時ナリ、棲棲ハ毛傳簡閲貌トイヒ、朱ハ皇皇ノ如シトイフ皇皇ハ遑遑ナリ、常服ヲ毛傳ハ常卽チ日月ヲ畫キタル幟ト戎服トノ二ト爲シ、鄭箋ハ兵事ノ規定ノ服ト爲

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鄭注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毛傳 棲棲簡閲貌。飭正也。 箋云 日月爲常。服戎服也。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毛傳 熾盛也。 箋云 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箋云 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 集傳 棲音西。飭音敕。騤音逵。服叶蒲北反。急叶音棘。國叶于逼反。○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

ニ由ル、以テ德ノ盛ナル人材ハ、君之ヲ鄕ヨリ拔キテ、大學ニ進メテ長育スルニヨリテ、此德ヲ得ルニ喩フ、天子當ニ之ヲ長育スルノミナラズ、又之ヲ官ニ用ヒ、之ヲ遇スルニ禮アリ、故ニ詩ニ人材天子ニ見ユレバ、其心ニ喜ビ樂ミ、且禮儀ヲ以テ過セラルト云フ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毛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集傳長育之者。既敎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集傳菁音精。樂音洛。儀叶五何反。○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飮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毛傳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毛傳喜樂也。集傳沚音止。○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毛傳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王意也。集傳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毛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喩人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云休者休休然。集傳汎芳劒反。○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

菁菁トシテ茂盛ナルモノハ莪ナリ、莪ノ茂盛ナルハ阿中(中阿)ニアリテ、阿ノ長養ヲ得ル

之弓。一朝擧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劵。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毛傳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毛傳喜樂也。鍾鼓既設。一朝右之。毛傳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集傳載叶子利反。喜叶去聲。右音又。叶于記反。○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毛傳櫜韜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毛傳好說也。鍾鼓既設。一朝醻之。毛傳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集傳櫜音高。叶古號反。好去聲。醻音酬。叶大到反。○賦也。櫜韜。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集傳春秋傳。寗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注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ニ物特ニ多キニ喩フ、此二君亦樂易ノ君子ニテ、王ノ燕ヲ受ケテ醉フニ至ラズ威儀ヲ失ハズ。

彤弓ハ朱塗ノ弓ニシテ天子ノ持スル所、諸侯ニシテ夷狄ノ王ニ服セズ、王ノ愾ル所ノ者ニ當リテ其功ヲ獻ジタル者ハ、王之ニ彤弓ヲ賜フ、之ヲ得タル諸侯ハ諸侯ノ長トナリ、征伐ヲ專ニスルヿトヲ得ト也。

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喩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集傳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毛傳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喩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喩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陵節也。集傳椅音醫。○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集傳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集傳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零四句。

集傳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注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毛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箋云受言藏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毛傳貺賜也。箋云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集傳弨音超。貺叶虛王反。饗叶虛良反。○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

露、草木ノ上ニ降リテ其枝葉ヲシテ湛湛トシテ垂レシム、日ヲ見テ乃チ乾キ、枝葉此ニ於テ復タ直シ、以テ諸侯天子ヨリ燕セラレテ醉ヒ、威儀稍〻弛ム、天子爵ヲ賜フアレバ、乃チ威儀變ツテ復タ正シキニ喩フ、天子ノ之ヲ燕スルヤ、厭厭トシテ安閑ノ夜、之ト燕飲シ、殷勤ニ之ヲ留メ、醉ハザレバ歸ルヲ得ズ、第四章、桐椅ノ秋ニ至リテ實多キヲ以テ、天子ノ杞宋（二王ノ後）ニ於ケルヤ、之ヲ燕スル

露濃濃。毛傳 濃濃厚貌。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毛傳 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 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外。是以云然。攸所也。集傳 濃音農。鞗音條。沖音蟲。○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鄭注 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傳 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箋云 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毛傳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 天子燕諸侯之禮亾。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集傳 湛上聲。晞音希。厭平聲。○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艸。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毛傳 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 豐艸喩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齊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集傳 興也。豐茂也。

蓼ハ長大ノ貌、蕭ハ和名よもぎノ類、香草ノ微ナル者、其長大ナルヲ得ルハ露ノ之ヲ潤スニ由ル、以テ遠キ賤シキ夷狄モ、王澤ニ潤ヒテ各其所ヲ得ルニ喩フ、君子ハ天子ナリ寫ハ輸寫ナリ、四夷ノ君未ダ天子ヲ見ザル時ニ方リテハ、心畏懼シテ不安ナリシガ、今天子ニ接シテ其恩澤ヲ受クルニ及ビテ、情意舒ビ心ニ恨ヲ留ムル無シトナリ、譽處ハ聲譽アリテ常ニ天子ノ位ニ處ルノ義ナリ、朱ハ處ヲ安ンヅ樂ムノ意トナス。

蓼蕭。澤及二四海一也。鄭注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二之四海一。國在二九州之外一。雖レ有二大者一。爵不レ過レ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二四海一。咸建二五長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毛傳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箋云 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喩二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二萬物一。喩二王者恩澤。不レ爲二遠國一則不レ及也。既見二君子一。我心寫兮。毛傳 我心寫兮。輸寫其心也。箋云 既見二君子一者。遠國之君。朝見二於天子一也。我心寫者。舒二其情意一。無レ留レ恨者也。燕笑語兮。是以有二譽處一兮。箋云 天子與レ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二其所一。是以稱二揚德美一。使二聲譽常處二天子之位一。集傳 蓼音六。湑上聲。寫叶想羽反。○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二諸侯一也。寫輸寫也。燕謂二燕飲一。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レ樂也。亦通。○諸侯朝二于天子一。天子與レ之燕。以示二慈惠一。故歌二此詩一。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二君子一。則我心輸寫。而無二留恨一矣。是以燕笑語而有二譽處一也。其曰二既見一。蓋於二其初一燕而歌レ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毛傳 瀼瀼露蕃貌。既見二君子一。爲レ龍爲レ光。毛傳 龍寵也。箋云 爲レ寵爲レ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二及己一也。其德不レ爽。壽考不レ忘。毛傳 爽差也。集傳 瀼音攘。爽叶師莊反。○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爲レ龍爲レ光。喜二其德一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レ爽。則壽考不レ忘矣。褒美而祝二頌之一。又因以勸二戒之一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毛傳 泥泥霑濡也。既見二君子一。孔燕豈弟。毛傳 豈樂。弟易也。箋云 孔甚。燕安也。宜レ兄宜レ弟。令德壽豈。毛傳 爲レ兄亦宜。爲レ弟亦宜。集傳 泥音儞。豈音愷。叶去禮反。○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レ兄宜レ弟。猶レ曰レ宜二其家人一。蓋諸侯繼レ世而立。多疑二忌其兄弟一。如三晉詛レ無レ畜二羣公子一。秦鍼懼レ選之類。故以二宜兄宜弟一美レ之。亦所三以警二戒之一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蓼彼蕭斯。零

集傳ハ由庚ヲ魚麗ノ次ニ、崇丘ヲ南有嘉魚ノ次ニ、由儀ヲ南山有臺ノ次ニ置ケリ。

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箋云 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集傳 興也。○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箋云 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集傳 母叶滿彼反。○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毛傳 栲山樗。杻檍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毛傳 眉壽秀眉也。箋云 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集傳 栲音考。叶音口。杻音紐。壽叶直酉反。茂叶莫口反。○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毛傳 枸枳枸。楰鼠梓。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毛傳 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集傳 枸音矩。楰音庾。耇音苟。叶果五反。艾五蓋反。後叶下五反。○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集傳 說見魚麗。

集傳 由儀　說見魚麗。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注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亾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亾。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鳩ナリ、鳩ハ一宿ノ鳥ト稱ス、一タビ宿シタル枝ヲ忘レズ、二宿三宿ミナ同枝ニ於テス、賢者其一タビ歸依スル所ノ君子ニ一意專心ナル、猶鳩ノ一宿ノ如キモノアリ。

山ハ草木アルヲ以テ自ラ高大ナリ、人君賢臣アルヲ以テ自ラ尊顯ナリ、第五章黃ハ白髮變ジテ黃色トナルナリ、耇ハ皮膚ノ黑色ヲ帶アルヲイフ、大老ヲイフナリ。

賓以我安。【集傳】樛音鳩。瓠音護。纍音雷。○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毛傳】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之鳥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來遲之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意一。欲復與燕加厚之。【集傳】鵻之誰反。來叶六直反。又叶夷昔反。○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集傳】說見魚麗。

【集傳】崇丘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鄭注】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毛傳】興也。臺夫須也。萊艸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艸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毛傳】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集傳】臺叶田飴反。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

南ハ江水漢水ノ閒也、善魚ヲ產スル多シ、嘉魚ハ賢者ニ比ス、烝然ハ鄭說久如トナス、久如ハ待ツノ意也、朱ハ發語ノ辭トス、罩罩ハ毛傳籗也トアリ、籗ハ魚ヲ捕ル笊ナリ、在位ノ人賢者ヲ網羅シテ朝ニ致サントスニ喩フ、君子ハ卽チ在位ノ人ナリ、第三章南ハ暖ニシテ大木アリ、樛木ハ枝ノ下垂シタル木也、甘瓠其下垂ノ枝ニ纍ル、以テ君子其下ニ下リ、賢者因リテ之ニ歸依スルニ喩フ、第四章雛ハ

毛詩卷第十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小雅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鄭注 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毛傳 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罩罩籗也。箋云 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喩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 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集傳 罩音笊。樂音洛。叶五敎反。○興也。南謂江漢之閒。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籗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毛傳 汕汕樔也。箋云 樔者今之撩罟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毛傳 衎樂也。集傳 汕音訕。衎音看。○興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毛傳 興也。纍蔓也。箋云 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箋云 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燕禮曰。

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

集傳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注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毛詩卷第九終

罶ハ漁具、又笱トイフ、竹ヲ編ミテ作ル、內廣ク口窄ク、之ヲ梁ニ置ク、魚入ッテ出ヅルヲ得ズ、鱨鯊皆小魚ナリ、君子ハ天子、有酒ハ美酒アルナリ。

魚麗于罶。鱨鯊。毛傳 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艸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 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集傳 麗音離。罶音柳。與酒叶。鱨音常。鯊音沙。叶蘇何反。○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卽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魚麗于罶。魴鱧。毛傳 鱧鮦也。

君子有酒。多且旨。箋云 酒多而此魚又美也。集傳 鱧音禮。○興也。鱧鮦也。又曰鯇也。

○魚麗于罶。鰋鯉。毛傳 鰋鮎也。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 酒美而此魚又有。集傳 鰋音偃。有叶羽己反。○興也。鰋鮎也。有猶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 魚既多。又善。集傳 嘉叶居何反。○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 魚既美。又齊等。集傳 偕叶舉里反。○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 魚既有。又得其時。集傳 有叶羽己反。時叶上紙反。○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集傳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

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集傳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集傳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集傳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集傳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集傳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集傳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鄭注 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

ノ勞苦シテ妻子ト隔離シ、子孫ヲ生ムヲ得ザルニ反比ス、繼嗣我日ハ日ヲ以テ日ニ繼ギ、勞苦シテ休息スルコト無キヲイフ、女心云云ヘ婦其夫ヲ思望スルナリ、第二章卉木萋止ハ春ノ來ルヲイフ、春來レバ女心陽氣ニ感ジテ悲傷ス、第三章北山云云ハ婦杞ヲ采ルニ託シテ夫ノ在ル方ヲ望ムナリ、其北山トイフハ、夫北狄ノ戍ニ在ルヲ以テナラン、第四章豫期シタル歸來ノ日ハ來レドモ、旅裝ノ樣子モ見エザルヲイヒ、期過グレドモ猶歸リ來ラズト、卜筮ニヨリテ歸來ノ近キヲ知ルヲ敍ス。

遑止。【箋云】十月爲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集傳】杕音第。睆音莞。○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倣此。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箋云】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毛傳】室家踰時則思。【集傳】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毛傳】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箋云】不遠者。言其來猶路近。【集傳】母叶滿有反。幝音闡。痯音管。叶古轉反。○賦也。檀木堅。宜爲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箋云】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我念之憂心甚病。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毛傳】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毛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集傳】來叶六直反。疚叶訖力反。至叶朱力反。偕叶舉里反。近叶渠紀反。○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具。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如何哉。故且

杕ハ特立ノ貌、杜ハ木ノ名、一名赤棠、林檎ノ類ナリ、杜ノ其時ヲ得テ蕃茂シ、睆トシテ實ヲ結ベルヲ見、役夫

焉。艸蟲鳴。晩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集傳嘤音腰。趯音剔。忡音充。降音杭。叶胡攻反。○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卻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毛傳卉艸也。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戎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及其事。嘉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毛傳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集傳卉音諱。萋音妻。喈音皆。叶居奚反。訊音信。還音旋。○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鄭注役戍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毛傳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

也。或云當作悅。○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毛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箋云】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於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毛傳】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云】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集傳】彭叶鋪郎反。○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旐。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毛傳】塗凍釋也。【箋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集傳】華叶芳無反。○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喓喓艸蟲。趯趯阜螽。【箋云】艸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其天性也。喩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鄕望之。如阜螽之聞艸蟲鳴

鄭注ノ意ハ、出役ノ時將率モ士卒モ、同日ニ勞ヒテ、同ジク采薇ノ詩ヲ歌ヒ、其歸ルニ及ビテハ、將率士卒日ヲ異ニシテ之ヲ勞シ、歌モ將率ニ出車ノ詩ヲ用ヒ、士卒ニ杕杜ノ詩ヲ用フ、コレ始ハ國家ノ爲ニ、將士心ヲ一ニセンヲ欲シ、後ニハ尊卑ヲ分ツ所以ナリトノ義ナリ。

牧ハ牧場ナリ、牧場ニ放飼セル馬ヲ採用スルナリ、我出我車ノ我ハ天子、我來ノ我ハ將率自ライフナリ、第三章南仲ハ當時ノ大將ノ名ナリ、第四章、嘤嘤二句ハ、時ニ見ル所ヲ以テ興ヲ起スナリ。

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鄭注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箋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將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毛傳僕夫御夫也。箋云棘急也。王命召己。己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集傳牧叶莫狄反。來叶六直反。載叶節力反。難去聲。○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毛傳龜蛇曰旐。旄干旄。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率既受王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毛傳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

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箋云況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集傳郊音高。旐音兆。旄音毛。旟音餘。旆叶蒲寐反。瘁音悴。○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

毛傳捷勝也。箋云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集傳華叶芳無反。車叶尺奢反。○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毛傳騤騤彊也。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毛傳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魚服魚皮也。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服矢服也。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箋云戒警敕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集傳騤求龜反。腓音肥。弭音米。服叶蒲北反。戒叶訖力反。○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毛傳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箋云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毛傳遲遲長遠也。箋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飢猶渴。言至苦也。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毛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集傳雨去聲。霏芳菲反。哀叶於希反。○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

無盬ハ王事ノ忽ニスベカラザルヲイフ、第四章、彼路ハ路車ナリ、將率ノ路車ノ美ナルヲ常棣ノ花ニ因テ興ズルナリ、五章以下意明ケシ。

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淩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敍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毛傳柔始生也。箋云柔謂脆晩之時。曰歸曰歸。心亦憂止。箋云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晩。憂心烈烈。載飢載渴。箋云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毛傳聘問也。箋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集傳渴叶巨烈反。○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毛傳少而剛也。箋云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毛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王事無盬。不遑啓處。箋云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毛傳疚病。來至也。箋云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集傳疚叶訖力反。來叶六直反。○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箋云此言彼爾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云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毛傳業業壯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采薇ハ早春戍役出發ノ時期ヲアラハス、歲暮ハ預メ其歸期ヲイフ、一年間役スルヲイフナリ、曰歸ハ西伯ガ戍者ニ告ゲテ、汝何レノ時カ歸ルヲ得ンカト云ハバト也、室家ハ夫婦ナリ、夫婦隔離ス、故ニ婦ハ夫ナク夫ハ婦ナシ、啓居ハ跪居ナリ、安ンヅ居ルヲ云フ、第三章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毛傳 騫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箋云 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集傳 騫音牵。○賦也。恆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鄭注 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故歌采薇以遣之。杕杜以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毛傳 薇菜。作生也。箋云 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采薇者。丁寧行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箋云 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毛傳 玁狁北狄也。箋云 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

集傳 作叶則故反。莫音暮。家叶古乎反。玁音險。狁音允。○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

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莫不興。　箋云 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艸木暢茂。禽獸碩大。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毛傳 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箋云 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箋云 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集傳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　毛傳 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箋云 享謂將祭祀也。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毛傳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箋云 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毛傳 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云 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集傳 蠲音娟。饎音熾。享叶虛良反。禴音藥。○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毛傳 弔至。詒遺也。箋云 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毛傳 質成也。箋云 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毛傳 百姓百官族姓也。箋云 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集傳 弔音的。詒音怡。福叶筆力反。○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言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　毛傳 恆弦。升出也。言俱進也。箋云 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

此詩ハ以上五詩ノ答辭トシテ、下ノ歌フ所ノモノナリ。

第一章第三句、單ヲ毛傳ニ信也トシ、鄭朱ハ盡ト解セリ、除ヲ毛鄭ハ開トシ、朱ハ舊ヲ除キ新ヲ生ズト爲ス、第二章方至ハ盛リニ至ルナリ、水勢ノ善キヲイフ、第三章吉蠲爲饎ハ善ク且ツ潔ク饌膳ヲ設クルヲイフ、第五章南山ハ終南山ナリ。

矣。箋云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集傳阪叶孚䜌反。踐上聲。餱音侯。愆叶起淺反。湑上聲。酤音古。蹲音存。迨音待。暇叶後五反。○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集傳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鄭注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毛傳固堅也。箋云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毛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毛傳庶衆也。箋云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集傳單音丹。除去聲。○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毛傳戩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群臣也。其擧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福。降爾遐福。維日不足。箋云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集傳戩音剪。○賦也。聞人氏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毛傳許許柹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箋云此言許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毛傳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諸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箋云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之飲酒。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毛傳微無也。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毛傳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云粲然已洒埽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毛傳咎過也。集傳許音虎。釃音師。藇音序。羜音苧。顧叶居五反。於音烏。洒去聲。埽去聲。叶蘇吼反。簋叶己有反。○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擧大木者呼邪許。蓋擧重勸力之歌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知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毛傳衍美貌。箋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籩豆有踐。兄弟無遠。箋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毛傳餱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茜之。王無酒則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毛傳蹲蹲舞貌。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己。迨我暇矣。飲此湑

毛朱ハ興トス、鄭ハ伐木ヲ以テ、昔日野ニ在リシ時、其友生ト勤苦シ相切正シタル事ヲイフトナス、然ラバ賦ト見ルナリ、嚶嚶ハ兩鳥相呼ブ聲ナリ、鳥ハ黄鳥、出幽遷喬ハ、人亦友ヲ相呼ビ相切正シテ、布衣ヨリ高位高官ニ遷ルベキヲイフ、寧適不來ハ、若シ適〻來ラズトモノ義ナリ。第三章乾餱ハ干飯ナリ、薄食ヲイフ、酤ヲ毛ハ一宿酒トシ、鄭ハ買フ義トナス。

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毛傳 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朋友道然。故連言之。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毛傳 幽深。喬高也。箋云 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毛傳 君子雖遷處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 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毛傳 矧況也。箋云 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箋云 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生終相與和而齊功也。集傳 丁音爭。嚶音鶯。相去聲。生叶桑經反。○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喩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毛傳兄弟尙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集傳生叶桑經反。○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

毛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毛傳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尙毛。箋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集傳儐賓胤反。飫於慮反。樂音洛。○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箋云好合謂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毛傳翕合也。集傳好去聲。翕音吸。湛音耽。叶持林反。○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宜爾家室。樂爾妻帑。

毛傳帑子也。箋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毛傳究深。圖謀。亶信也。箋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乎。集傳家叶古胡反。帑音奴。○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

面ナスガ如ク、兄弟長幼相求ム可キヲイフトナス、鄭ハ原隰同所ニ集リテ、始テ高低ノ名ヲ生ズ、兄弟相求メテ、榮顯ノ名ヲ立ツルヲ得ト解ク、朱ハ兄弟ノ親シキ、尸ヲ積ンデ原野ニ集ムト雖モ、尚且ツ相求ムト説ケリ、第三章、脊令ハ鶺鴒ナリ、毛ハ脊令、其飛ブヤ鳴キ、其行クヤ動ク、自ラ舍ク能ハザルガ如シ、兄弟難アル、心安ンゼザルノ狀ニ比ス、鄭ハ云フ、脊令ハ水鳥、今原ニ在リテ鳴ク、常所ヲ失ツテ其類ヲ求ムルナリ、以テ兄弟急難アルニ比スト、第四章以下意義明瞭ナリ。

裒矣。兄弟求矣。

毛傳 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 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集傳 懷叶胡威反。裒薄侯反。○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爲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閒。亦惟兄弟爲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鬭鬩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毛傳 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 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

毎有良朋。況也永歎。

毛傳 況茲。永長也。箋云 每有雖有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嘆而已。集傳 脊音積。令音零。難叶泥沿反。歎音灘。叶他涓反。○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怳。○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

毛傳 鬩很也。箋云 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其侮也。

毎有良朋。烝也無戎。

毛傳 烝塡。戎相也。箋云 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己者。古聲塡寘塵同。集傳 鬩許歷反。務音侮。烝之承反。戎叶而主反。○賦也。鬩鬭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鬭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

鄭ハ此詩ヲ以テ召公奭ノ作トシ、朱ハ周公ノ作トナス。

第一章、鄂ヲ毛ハ外ニ發グノ貌トシ、不ヲ反語トナス、乃同根ノ衆花ヲ兄弟ト見ル也、朱同ジ、鄭ハ一花ニツキテイフ、鄂ヲ萼ノ義トシ不ヲ拊ノ誤トナス、拊ハ萼ノ脚也、萼拊相倚リテ花ヲ形成ス、猶兄弟相恃ムガ如キ也、第二章、原隰云云、毛ハ高原低地相聚リテ地

義所宜爲度。集傳沃烏毒反。度入聲。○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毛傳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毛傳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集傳駰音因。○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猶度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集傳按序以此詩爲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敎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敎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聽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注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故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毛傳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興者。喩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傳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集傳鄂五各反。韡音偉。弟待禮反。○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毛傳威畏。懷思也。箋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原隰

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鄭注 言忠臣出使。能揚君之美。以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君命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毛傳 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箋云 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毛傳 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 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集傳 華叶芳無反。駪音莘。○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爲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箋云 如濡言鮮澤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毛傳 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箋云 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集傳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

毛傳 言調忍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傳 咨事之難易爲謀。集傳 騏音其。絲叶新齋反。謀叶莫悲反。○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耳。下章放此。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毛傳 咨禮

煌煌タル美花、彼ノ高原ニ低地ニ、其色ヲ易ヘザルガ如ク、使者到ル處、遠トナク近トナク、君命ヲ光カシテ光華アリ、征ハ行ナリ、征夫ハ卽チ使者ナリ、駪駪ハ隨行者多キ貌、每懷靡及ハ毛鄭朱三家説ヲ異ニス、毛云フ、每ハ雖ナリ懷ハ和ナリト、蓋シ駪駪タル使者、相和シテ萬事ニ注意スト雖モ尙ホ及バザルヲ慮ルト、鄭ハ毛ノ和ヲ私ノ誤トシ、每ヲ字ノ如ク解ク、乃チ使者人每ニ其私ヲ懷ウテ相稽留セバ、事ニ於テ及ブ所無カラントス、朱ハ每ニ、懷ツテ及ブ靡シト讀ム、每(ツネ)ニ使命ノ事ヲ念頭ニ置キ、汲汲トシテ及バザルガ如クスルナリ。

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白馬黑鬣曰駱。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毛傳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集傳嘽音灘。駱音洛。馬叶滿補反。○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毛傳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乎。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喩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毛傳將養也。集傳翩音篇。鵻音隹。下叶後五反。栩音許。○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鵻屬。將養也。○翩翩者鵻。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毛傳杞枸檵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集傳杞音起。母叶滿彼反。○興也。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毛傳駸駸驟貌。豈不懷歸。是以作歌。將母來諗。毛傳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云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恆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至也。集傳駸音侵。諗音審。叶深。○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集傳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

四牡馬ノ車ニ駕シ騑騑トシテ行イテ止マズ、岐周ノ道ハ委曲遲遠ナリ、長途外國ニ使ス、豈望鄕ノ情無カランヤ、然レドモ歸ヲ思フハ私恩ナリ、使命ハ公義ナリ、王事ハ忽ニス可カラズ、我心（使者ヲ勞フ者使者ノ心ニナリテイフ）傷悲ス、第三章、雖ハ毛傳ニ夫不也トアリ、鵻ノ類、孝鳩。

能竭其力。集傳 芩音琴。樂音洛。湛音耽。叶持林反。○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敎示之無已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集傳 按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謂此也。鄕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敎。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鄕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鄭注 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

毛傳 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毛傳 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云 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集傳 騑音非。倭音威。盬音古。○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爲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敍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閒。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

ヲ燕スルニ喩フ、嘉賓ハ德行アル賓客ナリ、樂ヲ奏シ、幣帛ヲ入レタル筐ヲ奉ツテ客ニ贈リ、以テ其厚意ヲ行フ、人之好我云云ハ、賓皆我ガ敬ヲ好シ、我ニ示スニ先王至美ノ道ヲ以テス、鄭ハ示ヲ寘ニ改メ、人ノ我ヲ好スルアレバ、之ヲ周ノ列位ニ置キ登用スト解キ、朱子ハ主人ノ客ニ對スル語トス、曰ク諸子我ヲ善セバ、請フ我ニ示スニ大道ヲ以テセヨト、第二章、德音ハ有德ノ聲譽ナリ、嘉客ヲ賞揚スルノ語ナリ、鄭ハ客ガ先王ノ德ヲ譽ムルナリトイフ、視民不恌ハ天下ノ民ニ示シテ、之ヲシテ禮儀ニ澁カラザラシムルニ足ルヲイフ。

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尚書曰。篚厥玄黃。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毛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集傳呦音幽。鳴叶音芒。苹叶音旁。笙叶師莊反。簧音黃。好去聲。行叶音杭。○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筯。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畱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畱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毛傳蒿菣也。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毛傳恌偷也。是則是傚。可法傚也。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敎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傳敖遊也。集傳昭叶側豪反。恌他彫反。叶音洮。傚叶胡高反。敖音翺。○興也。蒿菣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閒。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毛傳芩艸也。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毛傳湛樂之久。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

什ハ十ナリ、國風ノ如ク國別セズ、十篇ヲ一綴トシ、首篇ノ題名ヲ冠シテ之ヲ別ツ。

鹿ノ食ヲ得ル、必ズ獨食セズ、呦呦ト鳴キテ友ヲ呼集メ、共ニ與ニ食フ、以テ君ノ旨酒佳肴アレバ、懇誠心中ニ發シ、其臣ヲ召シテ之

毛詩卷第九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集傳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毛詩小雅

集傳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鄭注 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毛傳 興也。苹大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箋云 苹藾蕭。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毛傳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

毛詩卷第八 終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集傳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老狽頷下ニ垂肉アリ、進マントスレバ前肢之ヲ踐ンデ倒ル、退カントスレバ後肢尾ニ躓ク、進退難アレドモ、然レドモ其猛ヲ失ハズ、周公政ヲ攝セントスレバ四國ノ流言アリ、政ヲ成王ニ返シテ老セントト欲スレバ王之ヲ留メテ大師トナス、進退兩難、遂ニ其大聖タルヲ失ハザルヲイフ、公孫ヲ毛ハ成王トス、豳公（文王）ノ孫ノ義ナリ、鄭ハ孫ヲ遜トナス、周公攝政七年、政ヲ成王ニ還シ、遜遁シテ此成功ノ大美ヲ避クト解ク、然ラバ赤舃几几ハ周公ノ禮容ヲ敍スルナリ。

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毛傳】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鄭箋】興者。喩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欲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毛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舃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鄭箋】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履赤舃几几然。【集傳】疐音致。孫音遜。舃音昔。○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舃冕服之舃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毛傳】瑕過也。【鄭箋】不瑕言不可疵瑕也。【集傳】瑕叶洪孤反。○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舃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小網トセズ、乃チ鱒魴ヲ捕ルノ網トナシ、物ヲ取ル各其器アリ、周公ヲ迎フル當ニ其禮アルベキニ比ストナス、朱ハ比ノ意ナク、單ニ興トス、乃チ九罭ニハ鱒魴アリ東都ニハ周公アリト興ズルモノト見ル、第二章ノ信處ヲ毛ハ再宿ノ義トス、周公一度西歸ストモ、禮ヲ得ザレバ再ビ來リテ汝ニ宿セント解クベシ、鄭ハ誠トス。

周公也。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毛傳 鴻不宜循渚也。箋云 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喩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毛傳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 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集傳 女音汝。○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毛傳 陸非鴻所宜止。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毛傳 宿猶處也。集傳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毛傳 無與公歸之道也。箋云 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爲君。故公是以有衮衣。謂成王所齎來衮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此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

無使我心悲兮。箋云 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深至也。集傳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鄭注 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

ヲ作ラントシテ、其柄ニス可キ木ヲ伐ルニ亦斧ヲ以テス、凡ソ物ハ類ヲ以テ類ヲ求ム可シ、周公ハ賢人ナリ、之ヲ迎ヘントセバ宜シク賢者ヲシテ往イテ之ニ求メシム可シ、猶妻ヲ取ルニ媒者兩方ノ意思ヲ疏通スルガ如クナルベシ、第二章、柯ヲ伐ルニハ己ガ手ニ在ル所ノ斧ノ柄ニ似タルヲ伐レバ足レリ、大小長短ノ寸法ヲ遠ク外ニ求ムルヲ要セザルナリ、周公ヲ迎ヘテ東都ヨリ還サント欲セバ、其道遠キニアラズ、人心以テ之ヲ知ルベシ、衆心皆周公ノ還ルベキヲ知ル、王饗燕ノ禮ヲ以テ厚ク周公ヲ待タバ、王之ヲ見ルヲ得ベシ、朱ハ周公東都ニ在ル時、東人之ヲ見ント欲スルノ情ヲ敍ストナス、集傳觀ヲ遘ニ作ル。

毛說ニヨレバ、九罭ハ九ノ小袋アル魚網、小魚ヲ捕ル可シ、鱒魴ハ大魚ナリ、罭ヲ以テ捉フ可カラズ、鄭ハ罭ヲ

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流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欲迎之禮。是以刺之。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毛傳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箋云 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喩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傳 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 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者。以喩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集傳 取去聲。○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毛傳 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 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毛傳 踐行列貌。箋云 覯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集傳 遘音姤。踐上聲。○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卽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卽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魴。 毛傳 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云 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喩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毛傳 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箋云 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集傳 罭音域。鱒音樽。○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鱓而鱗細眼赤。魴已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

四國ガ周公ト成王トヲ破傷スルノ義トナス、朱ハ全篇ヲ前詩即チ周公ガ歸士ヲ勞フノ詞ニ對シ、歸士之ガ答辭ヲ述ブルモノトナス、故ニ斧斨ヲ以テ兵器トシ、劇戰多年、斧斨破損スルノ義トナス、四國ノ注商奄ハ地名ナリ。

此詩毛鄭朱各說ヲ異ニス、今鄭ニ從フ、斧ノ柄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傳 將大也。箋云 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集傳 斨音搶。○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破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眞可見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毛傳 鑿屬曰錡。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 毛傳 吪化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傳 嘉善也。集傳 錡音奇。叶巨何反。吪音哦。嘉叶居何反。○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毛傳 木屬曰銶。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 毛傳 遒固也。箋云 遒斂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傳 休美也。集傳 銶音求。遒音四。○賦也。銶木屬。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集傳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鄭注 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

事ヲ言フ。倉庚于飛ノ二句ハ婚姻ノ時、之子于歸ノ三句ハ嫁時ノ車馬ノ盛、親結其縭ノ二句ハ女來ル時、父母之ヲ戒メ、庶母又之ヲ申ネテ丁寧ナリシヲ言ヒ、終ノ二句ハ汝ノ始メテ來リシ時、甚ダ善ナリキ、今ヤ年久シ、其如何ヲ知ラズト、樂ミテ戲ルルナリ。

斧斨ハ人民日用ノ具、一日モ無カル可カラズ、以テ禮儀ニ比ス、破缺ヲ毛ハ四國ノ君禮儀ヲ缺クノ義トシ、鄭ハ

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毛傳黃白曰皇。驪白曰駁。箋云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傳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威儀也。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毛傳言久長之道也。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集傳駁音剝。馬叶滿補反。縭叶離羅二音。儀叶宜俄二音。嘉叶居宜居何二反。何叶奚何二音。○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驪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集傳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歸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歸。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注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傳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

是レ我家ナリ、命ヲ全ウシテ歸ル、何ヲカ畏レン、乃チ憂思スベキ也。

第三章、始メノ四句ハ歸士ノ情ヲ言ヒ、次ノ四句ハ其ノ婦ノ思望ヲ説ク、洒掃穹窒我征聿至ハ夫今且ニ至ランドスト望ムナリ、瓜ノ蔓ニ繋リ且苦ガシト云フヲ以テ、夫ガ軍ニ在リ且軍事ニ心ヲ苦マシムルニ喩フ、烝ハ久シキナリ、栗薪ハ析薪ナリ、夫ノ久シク析薪ノ事ニ役セラルルヲ云ヒテ其苦ヲ思フナリ。

第四章、先ヅ歸士ノ情ヲ言ヒ、次ニ其初メテ行ク時、新婚早早ノ時ナリシトテ、歸リテ妻ト相見テ、追テ其時ノ

物者。家無人則然。令人感思。**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於畏。乃可為憂思。集傳贏力果反。施音異。蠨音蕭。蛸音筲。町音挺。畽他短反。熠音翊。燿以照反。行叶戶郎反。畏叶於非反。懷叶胡威反。○賦也。果贏括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傍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毛傳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塞。洒灑。埽拚也。穹窒鼠穴也。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毛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集傳垤叶地一反。至叶入聲。敦音堆。年叶尼因反。○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冢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上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

第一章、我（周公）東ニ四國ヲ征シテ久シク歸ルヲ得ズ、既ニ歸ル、零雨濛然トシテ歸士尤モ苦ム、我東ニアリテ歸ラント曰フ時、我心西ヲ思ウテ悲ム、蓋シ周公其弟ヲ誅ス、故國父母ノ廟ニ告グルニ忍ビザルナリ、戎衣ヲ作リテ東ニ來リシモ、敵皆剪定シ、未ダ嘗テ枚ヲ銜ムヲ事トセザリキ、故ニ久シク勞シタルモ軍士皆幸ニ歸ルヲ得タリ、蠋ノ久シク桑野ニ勞苦ス、諸士亦久シク外ニ在リ、車下ニ宿シテ勞苦セリ。

第二章、果臝、伊威、蠨蛸ハ皆草蟲ノ名、人家人無ウシテ荒蕪スル時ニ生ズ、町畽鹿場ハ空地ニ鹿ノ足跡ヲ印スルナリ、熠燿宵行ハ夜光蟲、是等皆歸士ノ心ヲ感思セシム、然レドモ

鄭注 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爾。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毛傳 慆慆言久也。濛雨貌。箋云 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毛傳 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擧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 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毛傳 士事。枚微也。箋云 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毛傳 蜎蜎蠋貌。蠋桑蟲也。烝寘也。箋云 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塡塵同也。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箋云 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集傳 慆音滔。行音杭。枚叶謨悲反。蜎音娟。蠋音蜀。野叶上與反。敦音堆。下叶後五反。○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毛傳 果臝括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 此五

第三章、鴟鴞巢ヲ作ルニ勞シタルハ、我ヲ未ダ室家有ラズト云フガ故ニ、勉力シテ作リシナリ、以テ諸臣ノ父祖モ官位土地有ラザリシ故ニ、力メテ國事ニ勞シテ之ヲ得タルナリ、故ニ王亦之ヲ愛惜スベシト喩フ(鄭箋)、第四章、鴟鴞勞シテ巢ヲ作リシニ、今ヤ其巢翹翹トシテ危シ、託スル所ノ枝弱ケレバナリ、又風雨之ヲ漂ハシ動カス、此ニ於テ嘵嘵ト鳴キテ告ゲ愬フ、以テ諸臣ノ父祖勞シテ家ヲ起シタルニ、今ヤ子孫不肖ニシテ家危ク、且成王ニ漂搖セラレテ誅絕セラレントス、此ニ於テ先臣恐レテ告ゲ愬フルニ喩フ(鄭箋)。

毛傳 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爲。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 此言作巢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

曰予未有室家。

毛傳 謂我未有室家。箋云 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集傳 拮音吉。据音居。捋力活反。租子胡反。瘏音徒。家叶古胡反。○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

毛傳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箋云 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己勞苦甚。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毛傳 翹翹危也。嘵嘵懼也。箋云 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喩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喩成王也。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集傳 譙音樵。翛音消。嘵音囂。○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爲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喩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集傳 事見書金縢篇。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家說ヲ區區ニス、鴟鴞ハ惡鳥、他鳥ノ子ヲ取リ其巣ヲ毀ル、今鳥アリ鴟鴞ニ言ツテ曰ク、汝已ニ我子ヲ取レリ、復我ガ巣ヲ毀ル勿レ、巣ハ我長キ苦心ニヨリテ成ルモノナレバ也、以テ周公ガ成王ニ、汝二叔ノ讒ヲ信ジ、我黨屬ノ諸臣ヲ誅セントスルカ、彼等ハ皆祖父勤勞ヲ積ミシ者ナレバ、幸ニ其官位ヲ絕チ土地ヲ奪フ勿レト言フニ喩フ、鴟鴞又稚子(鬻子)ガ來リテ其子ヲ取ルニ當リテ、稚子ニ殷勤(恩勤)セリ、然レバ汝當ニ彼ノ子ヲ哀ムベシ、以テ此等周公ノ黨屬諸臣ハ成王ニ殷懃ナリ、王當ニ之ヲ閔ムベシト言フナリ(以上鄭箋ニヨル)、第二章、鴟鴞ガ巣ヲ作ルノ苦心ヲ言ヒテ、諸臣ノ父祖ガ文武ノ未ダ天下ヲ定メザルノ際ヨリ、功ヲ積ミテ今日ニ至リシ者ナルニ喩ヘ、之ヲ侮リテ其官位ヲ絕チ土地ヲ奪フベカラザルヲ言フ(鄭箋)。

室。【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巣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巣。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喩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毛傳】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惜稚子也。以喩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集傳】子又叶入聲。室又叶上聲。鬻音育。閔叶眉貧反。○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巣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巣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毛傳】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巣至苦如是。以喩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箋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巣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我室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喩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集傳】土音杜。綢音儔。繆平聲。女音汝。予叶演女反。○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巣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巣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

ノ憂無シ、國君政治ニ閒ナリ、卽チ二樽ノ酒ヲ設置シテ羣臣ヲ饗ス、彼公堂(學校)ニ上リ、酒ヲ飲ム、有司兕觥(禮ヲ失フ者ヲ罰スル酒器)ヲ擧ゲテ衆ニ誓フ、衆皆禮ニ循ヒテ飲ミ、君ノ萬壽ヲ頌ス。

成王立チテ幼ナリ、二叔紂ノ子武庚ヲ以テ叛キ流言ス、周公東征シ之ヲ誅セリ、而ルニ成王未ダ周公ノ志ヲ知ラズ、周公乃チ此詩ヲ作ツテ王ニ送ル。此詩第一章、毛鄭朱三

疆。

【毛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集傳】凌音另。陰叶於容反。蚤音早。韭音九。叶己小反。滌音笛。饗叶虛良反。躋音賫。觥音肱。叶古黃反。○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閒。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集傳】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卽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以時。其燕饗也以節。此七月之義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鄭注】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毛傳】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

ハ早ク熟スルモノ所謂早稻ナリ、アア我農夫、我稼既ニ聚ム(既同)ベシ、邑中ノ宅ニ入リテ家内ノ事(宮功)ヲ治ムベシ、男ノ野功已ニ卒レバ、汝晝ハ行キテ茅ヲ刈リ、夜ハ繩ヲ綯ヘ、以テ他日ノ用ニ充ツベキナリ、農事ノ閑ナル此時ニ於テ、速ニ田中ノ廬屋ニ來リテ、朽破ヲ修繕ス可シ、其レ始テ公社ヲ祭リ、來年百穀ノ豐作ヲ祈ラン。

第八章、十二月冰ヲ山林ニ伐リ取ル、正月之ヲ冰室(陵陰)ニ納ム、二月(四之日)早朝(蚤)羔ヲ獻ジ韭(和名にら)ヲ供ヘ、司寒ヲ祭リテ冰ヲ開ク、箋云、上章ハ寒ニ備フルノ用意ヲ言ヒ、此章暑ニ備フ、后稷先公ノ禮教備レリトイフベシ、九月霜降リ、十月農事全ク卒ルヲ以テ、場ヲ清掃シ、民事男女ノ功成リテ飢寒

嗟我野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毛傳入爲上。出爲下。箋云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毛傳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毛傳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社。集傳圃音布。稼叶古護反。重平聲。穋音六。叶六直反。麥叶訖力反。綯音陶。亟音棘。○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菰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毛傳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毛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埽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ナリ、家屋ノ間隙ヲ塞ギ、鼠ヲ熏ベテ驅逐シ、北方ノ窻ヲ杜ギ、戸ヲ塗リ、以テ寒氣ヲ防グ、アア我ガ婦子、歲改マリ寒甚シカラントスルガ爲ニ、此室ニ入リテ居レ、此ニ至ツテ女功止ム。

第六章、食及亨ハ生食ト熟食トヲ區別シテイフナリ、剝ハ打チ落スナリ、毛傳凍醪ハ酒ノ一名、嚴冬ノ凍水ヲ以テ釀スヨリイフ、豪眉ハ老イテ眉ニ長毛ヲ生ズルヲイフ、介眉壽ハ老人ヲ助ケ養フナリ、壺ハ瓠ナリ、甘匏ノ蔓ヲ斷チテ食フナリ、叔苴ハ麻ノ實ヲ拾フ也、コレ等男功ヲ助ケ、農夫ヲ養フノ資トナル。

第七章、禾ハ穀ノ莖葉共ニ稱スルモノ、稼ハ實リテ野ニ在ルモノ、重ハ穀ノ晩ク熟スルモノ、所謂晩稻ナリ、穋

爲改歲。入此室處。

【箋云】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戸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集傳】螽音終。莎音蓑。野叶上與反。下叶後五反。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塞入聲。墐音覲。子叶茲五反。○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華戸。冬則塗之。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擧而迭用之耳。○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戸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傳】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既以食鬱下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毛傳】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瓜瓠之蓄。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功。養農夫之具。【集傳】薁音郁。亨音烹。菽音叔。棗音走。稻叶徒苟反。壽叶殖酉反。瓜叶音孤。苴音疽。荼音徒。樗勅書反。食音嗣。○賦也。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飮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

【毛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毛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

第四章、四月葽艸實ル、秀ハ莠ナリ、毛傳不榮而實ハ花開カズシテ實ルナリ、木ニ華トイヒ草ニ榮トイフ、五月蜩鳴キ、八月禾ヲ收ム、十月草木凋落(隕蘀)、十一月(一之日)往キテ獵(貉)ス、彼狐狸ノ皮ヲ取ッテ尊者ニ供シ、以テ公子ノ裘ヲ作ル、十二月(二之日)上下共ニ田獵ヲナス、載ヲ武事(武功)ヲ練習ス、我其獲タル小豕ヲ私用シ、其大豕ヲ公ニ献ズ。

第五章、五月螽鳴ク(和名きりぎりす、鳴ク時股ヲ動ス) 六月莎雞鳴ク(螽蟲ノ屬、鳴ク時羽ヲ振フ)七月蟋蟀(和名こほろぎ)野ニ在リ、八月家ノ軒ニ在リ、九月戸内ニ在リ、十月我ガ牀下ニ入リテ鳴ク、寒ノ來ル漸アル此ノ如キ

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 毛傳 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艸也。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隊。蘀落也。箋云 夏小正曰。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 毛傳 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箋云 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毛傳 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云 其同者。君臣及民人。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豵。集傳 葽音腰。蜩音條。穫音鑊。蘀音託。貉音鶴。裘叶渠之反。豵音宗。豜音堅。○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毛傳 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 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 毛傳 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箋云 爲此四者以備寒。

嗟我婦子。曰

傷シ、君ノ女公子ト同ジク嫁(歸)セントスルノ意ヲ生ズ、朱ハ公子ヲ以テ豳公ノ子トナシ、其許嫁ノ女、時ニ公子ト同ジク歸ツテ其父母ニ遠ラントスルヲ悲ムト爲ス、其他異說少カラズ。

第三章、八月葭葦アリ、刈リ畜ヘテ曲筵ヲ作リ來春養蠶ノ具トナスベシ、鄭箋ニイフ、女功ノ始ヨリ成就ニ至ル迄ヲ言ハントシテ、先ヅ蠶具ノ製作ヨリ起スト、蠶月ノ間、桑ヲ枝(條)ナガラ落シテ採リ、彼ノ斧斨ヲ取リテ遠キ枝長キ枝ヲ伐ル、彼ノ小桑(女桑)ハ枝ヲ束(猗)ネテ葉ノミヲ取ル、蠶長ジテ桑ヲ食フコト多キユヱ、大小皆取ルナリ、七月伯勞(和名もず)鳴ク、將ニ寒ニ向ハントス、八月苧ヲ績ミ布ヲ織リ、染ムル所ハ黑或ハ黃、殊ニ我ガ染ムル所ノ朱色鮮明ナルモノハ、用テ公子ノ裳ヲ爲ラン。

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集傳】庚叶古郎反。行叶戸郎反。○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毛傳】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毛傳】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毛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黃。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集傳】萑音完。葦音偉。條音挑。斨音槍。猗音伊。鵙音決。○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銎。斨方銎。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

大火心星ナリ、此星ノ行道ニヨリテ寒暑ノ往來ヲ知ル、七月昏時火星正南ニ中スル時ヲ極暑トシ、之ヨリ西ニ下(流)ルニ從ツテ寒ニ移ル、九月婦功成リテ冬衣ヲ授クベシ、一之日ハ十ノ餘ニシテ即チ十一月、周ノ正月ナリ、十一月ハ寒風吹キ、十二月寒氣烈シ、貴者衣無ク賤者褐無クンバ、何ヲ以テ年ヲ終ヘン、三之日即チ正月田ヲ鋤キ、四之日即チ二月足ヲ擧ゲテ田ヲ耕シ、婦女老幼ハ倶ニ食ヲ田畝ノ人ニ運ブ、田大夫至リ視テ喜ブ、鄭ハ喜ヲ饎トス。

第二章、春日載チ溫氣動ケバ、倉庚(鶯)始テ鳴ク、女ハ深筐ヲ携ヘテ牆下ヲ行キ、爰ニ桑葉ノ嫩キヲ採ル、蠶始テ生ズレバ也、春日遲遲トシテ緩ク、蘩(白蒿)ヲ采ルノ女羣集ス、之ヲ烹テ其汁ヲ沃ゲバ蠶早ク生ズルナリ、此時女心陽氣ニ感ジテ悲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擧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毛傳 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擧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云 同猶俱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爾。集傳 火叶虎委反。衣叶上聲。觱音必。發叶方吠反。烈叶力制反。褐音曷。叶許例反。耜叶羊里反。子叶獎里反。饁音曄。畝叶滿彼反。畯音俊○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擧趾擧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敎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擧趾而耕。少者旣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箋云 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毛傳 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 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毛傳 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

豳ハ周ノ古都ナリ、祖先ハ后稷、舜ノ時封ゼラレテ部ニ居ル、曾孫公劉ニ至リ、戎ノ寇ヲ受ケテ豳ニ遷ル、公劉德ヲ修メ國昌ユ、十代大王亦戎ニ攻メラレ、岐山ノ陽ニ徙リ居ル、之ヲ周トナス、十二代ヲ文王トイヒ、十三代武王遂ニ天子トナル、武王崩ジテ成王幼也、武王ノ弟周公旦家宰ヲ以テ政ヲ攝ス、時ニ管叔蔡叔流言シテ、公將ニ孺子ニ不利ナラントスト言フ、公乃チ出デテ東都ニ居ル二年、公劉大王ノ民事ヲ憂念シタル至苦ノ化ヲ思ヒ、以テ己ノ志ニ比ス、七月ノ詩即チ是ナリ、其豳公ノ事ヲ述ブルヲ以テ之ヲ豳風ト云フ。第一章、七月ハ夏正ノ七月ナリ、流ハ下ルナリ、火ハ二十八宿中ノ

毛詩卷第八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集傳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毛詩國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鄭注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毛傳 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箋云 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毛傳 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箋云 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

陰雨膏之。毛傳芃芃美貌。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毛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集傳芃音蓬。膏去聲。郇音荀。勞去聲。○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集傳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卷第七終

稂ハ水草ニアラズ、故ニ水ヲ得テ病ム、共公ノ政事殘酷ニシテ人民困病スルニ喩フ、寤嘆ハ目覺メテ嘆息スルナリ、其忘ルルハ寝ネタル間ノミナルヲイフ、第三章四國有王ハ、四方ノ國皆周ノ天子ニ朝聘スルナリ、注ノ二伯ハ東西ニ伯各一人ヲ置キ、一方ヲ主ラシメシヲイフ、以テ今ノ然ラザルヲ傷ムナリ。

之長。言任爲侯伯。集傳國叶于逼反。○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箋云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集傳年叶尼因反。○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其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毛傳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云興者。喩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艸蕭蓍之屬。愾我寤嘆。念彼周京。箋云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集傳冽音列。稂音郎。愾苦愛反。京叶居良反。○比而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毛傳蕭蒿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周。集傳蕭叶疎鳩反。○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毛傳蓍艸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師。集傳蓍音尸。師叶霜夷反。○比而興也。蓍筮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芃芃黍苗。

鳲鳩桑樹ニ巣ヒテ七子ヲ育ス、親鳥ノ其子ヲ養フヤ、朝ハ上ヨリ下リ、暮ハ下ヨリ上リテ餌ヲ給シ、平均一ノ如シ、以テ其儀一兮ノ興トス、如結ハ固クシテ解ケザルナリ、第二章在梅ハ子稍生長シ、飛ンデ梅樹ニ在ルナリ、梅ハ楳ナリ、帶絲弁騏ハ冠帶整然トシテ稱フヲイフ、四國ハ四方ノ國ナリ。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喩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毛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集傳結叶訖力反。○興也。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閒者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毛傳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毛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集傳梅叶莫悲反。絲叶新齎反。騏音其。○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每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毛傳忒疑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毛傳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

候人ハ小官ナリ、賢者ハ僅ニ候人トナリテ戈殳ヲ持スルニ過ギズ、小人ハ堂堂ト赤芾ヲ著テ、朝ニ列スル三百人。第二章、鵜ハ貪慾ノ鳥ナリ、水中ノ梁ノ上ニ居リ、其翼ヲ濡サズシテ魚ヲ取ル、當ニ濡スベクシテ濡サズ、是レ常ニアラズ、小人朝ニアルハ其常ニアラザルニ喩フ、小人大官ニ居リテ其服ニ稱ハズ、第三章不遂云云ハ、小人久シク其君ニ厚キコト能ハザルヲイフ、第四章ハ小雲南山ニアリテ朝ニ升ルモ大雨ヲ爲ス能ハズ、大雨無ケレバ歳熟セズ、婉孌タル季女飢色アリ、小人朝ニ登レバ善政無シ、善政無ケレバ下民困病ス。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毛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毛傳】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云】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集傳】何上聲。祋都律都外二反。其音記。芾音弗。○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毛傳】鵜洿澤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喩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集傳】鵜音啼。稱去聲。服叶蒲北反。○興也。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毛傳】咮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毛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集傳】咮音晝。媾音垢。○與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毛傳】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也。【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喩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敎。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毛傳】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集傳】薈音穢。蔚音畏。隮音躋。○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昭公ハ曹國ノ祖先振鐸（周武王ノ弟）十一世ノ孫、周惠王ノ時ノ曹ノ君ナリ。
蜉蝣ハ小蟲、朝ニ生レテ夕ニ死ス、其羽翼ハ楚楚トシテ美ナリ、以テ曹ノ臣皆小人ニシテ國ノ亡ビントスルヲ知ラズ、衣裳ヲ修飾スルニ喩フ、我心（詩ノ作者）之ヲ憂フ、國亡ビバ我夫レ何レノ處ニカ歸處セン、朱ハ細娛ヲ玩ンデ遠慮ヲ忘ルルヲ歎ズルノ詩トナス。

集傳 曹一之十四，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地。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卽其地也。

毛詩國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傳 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箋云 興者。喩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箋云 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集傳 楚叶創擧反。○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毛傳 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毛傳 息止也。集傳 服叶蒲北反。○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毛傳 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箋云 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喩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夕則深衣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箋云 說猶舍息也。集傳 掘求勿反。說音稅。叶輸蓺反。○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第一二章ハ意明瞭也、第三章、誰カヨク魚ヲ烹ン、能ク魚ヲ烹ル者アラバ、予之ガ爲ニ釜鬵ヲ漑ガン、能ク西ノ方周ニ仕ヘ、之ヲ輔ケテ道ヲ行フ者アラバ、予之ニ周ノ舊政令（好音）ヲ歸クラント也、朱ハ賢人周室ノ衰弱ヲ嘆ズルノ詩トナス。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毛傳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廻首曰顧。集傳發叶方月反。偈音揭。怛叶旦悦反。○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匪風飄兮。匪車嘌兮。毛傳廻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顧瞻周道。中心弔兮。毛傳弔傷也。集傳飄叶匹妙反。嘌音漂。叶匹妙反。○賦也。回風謂之飄。嘌嘌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誰能亨魚。漑之釜鬵。毛傳漑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毛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西歸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集傳漑音蓋。鬵音尋。○興也。漑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漑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章四十五句。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萇楚ハ銚弋、一名羊桃、其始メテ生ズル時正直、長大ニ及ンデ枝柔順ナリ、人幼少ニシテ端慤ナル時ハ長ジテ情慾ナキニ比ス、人ノ年少（夭）沃沃タル時ニ於テ配匹ノ意無キ者ヲ得ンコトヲ樂ム、今君ノ淫恣ナルヲ以テ此人ヲ思フナリ、朱ハ君暴恣ニシテ民其苦ニ堪ヘズ、萇楚ノ猗儺沃沃トシテ知ルナク憂フルナキヲ羨ムノ義トナス、然ラバ子ハ萇楚ヲ指ス。

周道ハ周ノ政令ナリ、文武周公ノ政治ヲ思フナリ。

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鄭注 恣謂狡狭淫戲。不以禮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 毛傳 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云 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艸木。興者。喩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 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毛傳 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 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集傳 萇音長。猗音婀。儺音娜。夭平聲。樂音洛。○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箋云 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集傳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集傳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素冠ハ毛鄭說ヲ異ニシ、鄭朱ハ同ジ、當ニ鄭朱ニ從フベシ、即チ三年ノ喪ニ於テ、一年ニテ小祥、二年ニテ大祥ノ祭アリ、大祥ノ後ニ服スル縞冠(黑經白緯)素紕(緣)ヲ云フ、縞ヲ用ヒ素ヲ以テ紕ト爲スガ故ニ素冠ト云フ、此冠ヲ用ヒテ後、久シカラズシテ三年ノ喪終ル、故ニ、最モ遠キモノヲ以テ此ニ素冠ト云フナリ、棘人欒欒トハ、哀戚ニ急ニシテ形貌瘠セ衰フルナリ、孝子ノ狀ナリ、同歸ハ其禮アルヲ敬慕シ、其家ニ至リ其人ト居ルナリ、如一亦然リ。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

毛傳 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箋云 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欒欒然腰瘠也。

勞心慱慱兮。

毛傳 慱慱憂勞也。箋云 勞心者憂不得見。集傳 欒音鸞。慱音團。○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

毛傳 素冠故素衣也。箋云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傳 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 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集傳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庶見素韠兮。

箋云 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

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傳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制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 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集傳 韠音畢。蘊上聲。結叶訖力反。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集傳 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

大夫三タビ其君ヲ諫メテ聽カレズンバ則チ去ルベシ、故ニ郊外ニ至リテ放逐ノ命ヲ待ツ、君其諫ヲ容レテ呼ビカヘサント思ハバ之ニ環ヲ賜ヒ、放タント欲セバ玦ヲ賜フ、今檜ノ大夫郊ニ待ツニ方ツテ此詩ヲ作ル。

羔裘ノ朝服ヲ以テ燕シ、狐裘ノ祭服ヲ以テ朝ス、君ノ好ンデ衣服ヲ潔クシテ、自ラ政治ヲ彊ムル能ハザルヲ以テ、大夫君ヲ思ウテ憂フトナリ。

毛詩國風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鄭注 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毛傳 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 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以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毛傳 國無政令。使或心勞。箋云 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勞心忉忉然。集傳 朝音潮。叶直勞反。忉音刀。○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

毛傳 堂公堂也。箋云 翺翔猶逍遙也。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集傳 賦也。翺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毛傳 日出照耀。然後見其如膏。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毛傳 悼動也。箋云 悼猶哀傷也。集傳 膏去聲。曜叶羊號反。○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鄭注 喪禮。子爲父三年。父卒爲母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

檜又鄶ニ作ル。

毛傳卷好貌。

寤寐無爲。中心悁悁。毛傳悁悁猶悒悒也。集傳蕑音閒。叶居賢反。卷音權。悁音娟。○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毛傳菡萏。荷華也。箋云華以喩女之顏色。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毛傳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集傳菡叶待檢反。枕叶知險反。○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集傳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擧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擧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集傳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卽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徵舒ノ字ナリ、母ヲ言ハズシテ其子ヲイフ、詩人辭ヲ婉曲ニスルナリ、第二章乘馬ヲ毛傳ハ大夫ノ義トス、蓋シ隨行ノ大夫孔寧儀行父ヲ併セ刺ルナリ、鄭ハ乘馬乘駒共ニ君ノ義トナシ、君ノ屢〻車乘ヲ變更シテ行クヲイフトナス。

此詩集傳ハ前ノ月出ト類シ、男女相悅ブ詞ト爲セリ。

蒲ハ柔弱、荷ハ美好、二物同ジク澤陂ニアリ、以テ國中男ガ女ヲ、汝ノ體柔弱、顏色美好ナリト言ヒテ相悅ブニ喩フ、淫風此ノ如シ、美ナル一人アルモ禮ヲ以テ自ラ防グ能ハズ、傷ムベシト、詩人深ク時世ノ淫亂ヲ憂フルナリ、集傳ノ義ハ知リ易シ。

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毛傳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集傳乘去聲。馬叶滿補反。說音稅。野叶上與反。乘我之乘平聲。○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

集傳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爲楚莊王所誅。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鄭注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毛傳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喩所說男之性。荷以喩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喩淫風由同姓生。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毛傳傷無禮也。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

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毛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集傳陂叶音波。荷音何。泗音四。○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

毛傳蕑蘭也。箋云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喩女之言信。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詩ノ意ハ明瞭ナリ、朱ハ男女相悅ビ相念フノ詞トス。

夏姬株林ニ邑ス、夫夏御叔ノ死後靈公夏姬ニ通ジ、朝夕往來ス、事ハ左傳宣公九年ニアリ。靈公ノ株林ニ行クヲ怪ム者アルニ對シ、靈公自ラ辨解スル體ニ作リタル詩也、何ノ爲ニ株林ニ之キテ夏南ニ從フゾ、株林ニ之クニ非ズ、夏南ニ從フニ非ズ、他ニ適クノミ、夏南ハ夏

月出皎兮。毛傳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毛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勞心悄兮。毛傳悄憂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集傳佼音絞。僚音了。窈音杳。糾音矯。○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集傳皓音昊。懰音柳。叶朗老反。懮音黝。受叶時倒反。慅音草。○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集傳燎音料。夭上聲。紹音邵。慘當作懆。七弔反。○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注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毛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自之他耳。觝拒之辭。集傳夏上聲。南叶尼心反。下同。○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

ガ故ニ惡ヲナスノミ、故ニ予此詩ヲ作ツテ陳佗ニ告グ、告グレドモ予ヲ顧ミズ、其破滅顚倒スルノ時ニ至ツテ、始テ予ガ言ヲ思フトモ時已ニ晩カラン、朱ハ誰昔然ヲ一朝一夕ノ事ニ非ザル義トシ、全篇ヲ以テ何ノ指ス所ヲ知ラズトイヘリ。

注ノ處勢自然トハ、邑ニ樹木多シ、故ニ鵲來リテ巢ヒ、丘ハ土肥ユ、故ニ美苕生ズルヲイフ、宣公讒ヲ信ズ、故ニ讒人集ル、コレ自然ノ勢ナリ、予美ハ予ガ美トスル所ノ人、卽チ宣公ヲ指ス、忉忉ハ憂フル貌、中唐ハ廟ノ中庭ノ階ト門トノ閒ノ道ナリ、甓ハ鋪瓦ナリ、朱ハ男女ノ私スル者、之ヲ閒スル者アルヲ憂フルノ詞トナス。

訊叶息悴反。顧叶果五反。予叶演女反。〇興也。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顚倒狼狽之狀。〇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顚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毛傳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艸也。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喩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

誰侜予美。心焉忉忉。毛傳侜張誑也。箋云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集傳邛音窮。苕音條。叶徒刀反。侜音周。忉音刀。〇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靑。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〇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閒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〇中唐有甓。邛有旨鷊。毛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艸也。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毛傳惕惕。猶忉忉也。集傳甓音闢。鷊音逆。惕音剔。〇興也。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女會合ヲ期シテ約ニ違フ者アリ、見ル所ノ實景ニ因リテ興ヲ起スモノトナス。

陳佗其兄太子免ヲ弑シテ自立ス、事ハ左傳桓公五年ニ見ユ、此詩惡師傅ニ託シテ陳佗ヲ刺ルナリ。

墓道ハ幽所、人行ク希ナリ、故ニ荊棘時ヲ得テ途ヲ杜グ、終ニ斧斤ヲ揮ツテ析開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ニ至ル、陳佗良師傅ヲ得ズシテ、不義ニ陷ル、終ニ誅絕セラルルニ至ルベキニ喩フ、師傅ノ不良ナル國人皆之ヲ知レリ、而シ陳佗之ヲ誅退スル能ハズ、以テ此禍難ヲ致ス、古來比比皆之ナリ、第二章梅ハ柟ナリ、柟モト惡ナラズ、其墓門ニ在リテ惡鳥之ニ止ルガ故ニ人之ヲ惡ムノミ、陳佗元來惡人ニアラズ、惡師傅之ヲ化スルノミ。

肺肺。毛傳 肺肺猶牂牂也。昏以爲期。明星晢晢。毛傳 晢晢猶煌煌也。集傳 肺音霈。晢音制。○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鄭注 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毛傳 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 興者。喻陳佗由不親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毛傳 夫傅相也。箋云 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彰著也。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毛傳 昔久也。箋云 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集傳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毛傳 梅柟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云 梅之樹。善惡自爾耳。徒以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末必惡。師傅惡而佗從之而惡。夫也不良。歌以訊之。毛傳 訊告也。箋云 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訊予不顧。顚倒思予。箋云 予我也。歌以告之。女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顚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集傳

序ハ君ノ淫昏ヲ疾ミ、賢女ヲ得テ之ニ配センコトヲ思フト爲シ、集傳ハ男女會遇ノ詞ト爲ス。

東門ノ池水能ク麻ヲ柔カニス、猶賢女ノ君子ヲ柔順ニシ、之ヲシテ政ヲ修メ德ヲ成サシムルガ如キナリ、淑ハ善ナリ、姬ハ美人ノ稱、晤ハ毛傳遇トナス、遇ハ偶ナリ對ナリ、君子ト相偶シテ謳歌シ、漸次ニ之ヲ化スルヲイフナリ、朱ハ晤ヲ解トシ、男女ノ會合トナス、菅ハ茅ノ屬、索ヲ作ルニ宜シ。

楊葉牂牂タルヲ毛傳秋冬婚姻ノ正時ヲ過グト爲シ、鄭箋ハ三月中ニテ仲春婚姻ノ月ヲ過グト爲ス、婚姻ハ昏時ヲ以テ親迎ノ禮ヲ擧グ、今明星煌煌夜已ニ深クシテ女至ラズ、朱ハ唯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毛傳】晤遇也。【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集傳】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晤音悞。○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集傳】紵音苧。○興也。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毛傳】言道也。【集傳】菅音閒。叶居賢反。○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興也。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毛傳】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邑。不肯時行。乃至火星煌煌然。【集傳】牂音臧。○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

ヲ悅ビ、女之ニ贈物ヲ爲ス也、此ニ於テ女ハ女功ヲ廢シ、男子ト會シテ婆娑トシテ舞ス。

序ハ僖公ノ志ヲ立ツル無キヲ閔ミ、此詩ヲ作リテ之ヲ誘掖スト爲シ、集傳ハ隱居自ラ樂ミテ求ムル無キ者ノ詞ト爲ス。

淺陋ナル衡門ノ下、尙ホ以テ遊息スルニ足ル、國小ナリト雖モ、人君尙ホ以テ治ヲ興シ化ヲ致ス可シ、泌タル泉水、流レテ已マザレバ、乃チ洋洋ノ大ヲナス、其大ヲ觀テ人君道ヲ樂ミ飢ヲ忘ルベシ、人君積修セバ以テ大ヲナスベシ、豈ニ以テ道ヲ樂ミ飢ヲ忘ルベケンヤ、二章三章ハ人ヲ用フル必ズ聖人ニ限ラズ、忠孝ノ人ナラバ可ナリトナリ。

色。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鄭注 誘進也。掖扶持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毛傳 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箋云 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喩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毛傳 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樂道忘飢。箋云 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飮以𤻲飢。以喩人君愨愿。任用賢臣。則政敎成。亦猶是也。集傳 棲音西。泌音祕。樂音洛。○賦也。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之。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箋云 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喩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集傳 魴音房。取音娶。○賦也。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箋云 宋子姓。集傳 子叶奬里反。○賦也。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枌樹ノ下、宛丘栩樹ノ下、コレ毎ニ男女ノ交會聚合スル所タリ、陳ノ大夫子仲ノ子(男子)スラ其樹下ニ歌舞ス、淫風ノ上下ニ流行セルヲイフ、旭日善美明朗ナル日則チ曰フ、相擇ンデ行樂スベシ、南方大夫原氏ノ女國色也、相從フベシト、第三章以鬷邁ハ毛傳鬷ヲ數トイフ、麻絲ナリ、績ミカケタル麻ヲ持チテ市ニ歌舞ニ赴ク也、荍ハ芘芣、葵ノ一種、花ノ美ナルモノ、椒ハ山椒、香ノ佳ナルモノ、視爾云云ハ男ガ女ノ美

其擊缶。宛丘之道。毛傳盎謂之缶。無冬無夏。値其鷺翿。毛傳翿翳也。集傳缶音否。道叶徒厚反。翿音導。叶殖有反。○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毛傳枌白楡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傳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箋云之子男子也。集傳枌音文。栩音許。娑音梭。下叶後五反。○賦也。枌白楡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毛傳穀善也。原大夫氏。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箋云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集傳差音釵。叶七何反。麻叶謨婆反。○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毛傳逝往。鬷數。邁行也。箋云越於。鬷總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視爾如荍。貽我握椒。毛傳荍芘芣也。椒芬香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化所由。集傳鬷音宗。邁叶力制反。荍音翹。○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荆葵。紫

毛詩卷第七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集傳】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皡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毛詩國風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毛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毛傳】洵信也。【箋云】此君子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集傳】湯音蕩。洵音荀。○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毛傳】坎坎擊鼓聲。無冬無夏。値其鷺羽。【毛傳】値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集傳】下叶後五反。夏叶與下同。値音治。○賦也。坎擊鼓聲。値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坎

子ヲ毛ハ大夫トシ、鄭ハ幽公トシ、朱ハ遊蕩ノ人トス、今鄭ニ從フ、幽公遊蕩ニ耽ル、宛丘ノ上ニ、信ニ女色ヲ悅ブノ情アリト雖モ、威儀ノ瞻望ス可キナシ、政ヲ廢シ遊蕩スルヲ刺ルナリ、鷺羽ハ鷺ノ羽ヲ以テ作リタル翿也、翿ハ舞人ノ持スルモノ、翿亦同ジ、缶ハ瓦器ナリ、秦人之ヲ鼓ス。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卷第六終

先君ハ穆公ナリ、有始無終ハ始メ賢者ヲ遇シテ後疎ンズルナリ。始メ我ニ對スルヤ大具ヲ設ケテ食ハシメ、慇懃甚ダ厚カリキ、今ヤ疎外セラレテ食纔ニ足ルノミ、アア始ヲ繼續セザル斯ノ如キカ、權輿ハ衡ヲ造ル權ヨリ始メ、車ヲ作ル輿ヨリス、故ニ始ノ義トス。

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黄。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孤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人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 毛傳 夏大也。箋云 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今也每食無餘。** 箋云 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 **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傳 承繼也。權輿始也。集傳 于音吁。○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意寖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 毛傳 四簋黍稷稻粱。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集傳 簋叶己有反。飽叶捕苟反。○賦也。簋瓦器。容十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集傳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康公ノ母ハ晉獻公ノ女、重耳ノ昆弟ナリ、驪姬ノ亂ニ、重耳難ヲ逃レテ秦ニ走ル、既ニシテ秦姬（秦ニ嫁シタル晉ノ女、卽チ康公ノ母）卒ス、後穆公兵ヲ出シテ重耳ヲ晉ニ歸シ、諸侯トナラシム、之ヲ文公トナス、康公（時ニ太子タリ）文公ヲ送リテ渭水ノ陽ニ至リ、路車玉佩ヲ贈リテ相別ル、而シテ母ノ既ニ卒シテ在ラザルヲ悲ミテ此ノ詩ヲ作ル、左傳莊公二十八年ニ見ユ、舅氏ハ文公ガ康公ノ母ノ兄弟ナルヲ以テ然カ云フ。

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毛傳母之昆弟曰舅。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雝。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毛傳贈送也。乘黃四馬皆黃也。集傳乘去聲。○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雝。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毛傳瓊瑰美石而次玉者。集傳思叶新齋反。瑰音嬀。佩叶蒲眉反。○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集傳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

其君ハ康公ナリ、康公天子ノ命ヲ受ケズシテ亟ゝ兵ヲ用フルヲ刺ル。

毛ハ與トシ朱ハ賦トス、毛以爲ラク古ノ朋友相言ッテ曰ク、我豈子ニ衣無シト言ハンヤ、我實ニ子ト袍ヲ同ジクセンコトヲ冀フナリト、朋友ノ道ハ此クシテ其恩好ヲ成ス、以テ君若シ百姓ト欲ヲ同ジウセバ、百姓豈兵役ヲ苦マンヤト云フニ喩フト、鄭ハ以爲ラク康公平日民ニ汝衣無クバ我汝ト袍ヲ同ジクセントヘルコトアリヤ、嘗テ此カル恩情無シ、而シテ一旦兵事アレバ乃チ民ニ汝ト仇ヲ同ジクシテ往キテ伐タント言フ、欲ヲ同ジクセズシテ怨ノミヲ同ジクス、故ニ之ヲ刺ルト爲ス、朱ハ秦人兵ヲ好ム、平居相言ッテ軍ニ從フヲ欲スルノ辭トナス。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毛傳與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子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集傳袍叶步謀反。○賦也。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鬭。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脩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汚垢。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毛傳作起也。箋云戟車戟常也。集傳澤叶徒洛反。戟叶訖約反。○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毛傳行往也。箋云兵叶晡茫反。行叶戸郎反。○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集傳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與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

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傳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歸往之。鴥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毛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云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毛傳今則忘之矣。箋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集傳風叶孚愔反。○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集傳櫟音歷。叶歷各反。駮音剝。樂音洛。○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毛傳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集傳興也。棣唐棣也。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初二句ハ北林茂盛ナルガ故ニ晨風疾ク飛ビテ此ニ入ルヲ以テ、穆公能ク賢ヲ招クガ故ニ賢者秦ニ歸往スルノ速カナルニ喩フ、穆公ノ賢者(君子)ヲ思望スル、其未ダ見ザルニ方ツテ憂心欽欽タルモノアリキ、今康公乃チ賢者ヲ棄ツ、故ニ穆公ノ意ヲ以テ之ヲ責メテ曰ク、汝如何ゾ我ガ功業ヲ忘ルルコト實ニ多キヤト、第二章ノ駮ヲ毛ハ獸ノ名トシ、朱ハ梓楡也トス。

ニ特出セル雄俊ナリ、今其冢穴ヲ見ルニ、惴惴トシテ戰慄セザルヲ得ズ、彼ノ上天、何ヲ以テ我ガ善人ヲ殲殺スルヲナス、如シ贖フヲ得ベクンバ、我身百死シテモ猶ホ爲サントナリ、鄭箋ハ黃鳥ノ棘ニ止ルハ身ヲ安ンゼンガ爲ナリ、臣ノ君ニ事フル亦賢君ヲ得テ其身ヲ安ンゼントス、然ルニ殉死セシメタルハ黃鳥止於棘ノ本意ニアラズト、集傳ハ臨其穴惴惴ヲ以テ生埋メニシテ殉死セシメタルナラント解セリ。

惜善人之甚。集傳 穴叶戶橘反。天叶鐵因反。殲音尖。○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待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卽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箋云 中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毛傳 防比也。箋云 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集傳 行音杭。○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集傳 禦當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集傳 鍼音拑。○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集傳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

觸レテ鳴ル音、壽考ハ長久ナリ、永ク其位ヲ失ハザランヲ戒ム、朱ハ單ニ其君ヲ美スルノ詞トナス。

秦穆公死ス、康公命ジテ子車氏ノ子奄息、仲行、鍼虎ノ三人ニ殉死セシム、時人詩ヲ作リテ穆公ヲ刺ル、蓋シ殉死ノコト穆公ノ意ニ出デタルナリ、左傳文公六年ニ見ユ。

交交然ト小ナル黃鳥飛ビテ往來シ、棘ニ止リテ其所ヲ得、以テ其居ニ安ンズ、人ノ天壽ヲ以テ終ルモ亦其所ヲ得ルナリ、今三良其所ヲ得ズシテ殃ニ遭ヘリ、噫誰カ穆公ノ死ニ殉フ者ゾ、子車奄息ナルカ、維レ此奄息ハ、百人中

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 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 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平如堂之牆然。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毛傳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佩玉將將。壽考不忘。集傳 黻音弗。將音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鄭注 三良三善臣也。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毛傳 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 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己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毛傳 子車氏。奄息名。箋云 言誰從穆公者。傷之。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毛傳 乃特百夫之德。箋云 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毛傳 惴惴懼也。箋云 穴謂冢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毛傳 殲盡。良善也。箋云 言彼蒼者天。愬之。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箋云 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

禮ニ順ヒテ治ムレバ人ヲ得ルノ道自ラ來リ迎フベシトナリ、鄭箋少シク異ニシテ、襄公宜シク賢士ニ就キテ周禮ヲ習フベシ、今周禮ヲ知ルノ士大水ノ一方ニ在リ、之ニ聞カント欲セバ水流ニ順ヒテ（遡游）航スベシ、水流ニ逆ヒテ之ニ赴カバ、道險ニシテ且ツ長カラン、敬順ヲ以テ求メバ、其人見易シトナセリ、朱ハ此詩指ス所ノ何タルヲ知ラズト言ヘリ。

終南ハ周ノ名山、條梅アルヲ以テ君盛德アレバ顯服アルベキニ喩フ、君子ハ襄公ヲ指ス、至止ハ天子ヨリ命服ヲ受ケテ來ルヲ云フ、渥丹ハ顏色ノ赤クシテ澤アルナリ、今襄公ノ儀貌尊嚴、其德ト相適ヒテ君子ナルカナト嘆美セルナリ、將將ハ玉相

人在水之湄。毛傳湄水隒也。遡洄從之。道阻且躋。毛傳躋升也。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集傳坻音遲。○賦也凄凄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毛傳采采猶淒淒也。未已猶未止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毛傳涘厓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毛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毛傳小渚曰沚。集傳采叶此禮反。涘叶以始二音。右叶羽軌反。○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傳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梢。梅柟也。宜以戒不宜也。箋云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喩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毛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集傳梅叶莫悲反。裘叶渠之反。渥音握。哉叶將黎反。○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

秦襄公既ニ周ノ地ヲ得テ民ニ臨ム、然レドモ未ダ周禮ニ習ハズ、故ニ國民服セズ。毛鄭ハ興、朱ハ賦、白露霜トナルハ秋季ニアリ、蒼蒼タル蒹葭ハ未ダ用ヲ爲サズ、必ズ霜ニ遇ヒ堅實トナリテ後、始メテ用ヲナス、秦ノ國民多シト雖モ、周禮ヲ以テ之ヲ敎ヘ、然ル後ニ方リテ國興ルベシ、故ニ襄公宜シク禮ヲ以テ民ヲ敎フベシ、禮即チ人ヲ得ルノ道ハ禮樂ノ一邊ニアリトテ、水ヲ以テ禮樂ニ喩ヘ、所謂伊人ハ人ヲ得ルノ道ヲ云フ、水ニ逆ヒテ行ケバ至ルベカラズ、禮ニ逆ヒテ國ヲ治ムレバ人ヲ得ルノ道無シ、水ニ順ヘバ容易ニ至ル、

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顚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䩛。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鄭注 秦處周之舊土。其人民被周之德敎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毛傳 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 蒹葭在衆艸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興者。喩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敎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 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 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喩以言遠。遡洄從之。道阻且長。毛傳 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 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毛傳 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 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集傳 兼古恬反。葭音加。洄音回。○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毛傳 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箋云 未晞。未爲霜。所謂伊

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毛傳黄馬黑喙曰騧。箋云赤身黑鬣曰駵。中中服也。驂兩騑也。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毛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箋云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

毛傳在敵邑也。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了然不來。言望之也。集傳阜扶有反。駵音留。中叶諸仍反。盾順允反。軜音納。○賦也。赤馬黑鬣曰駵。中兩服馬也。黄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衞。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也。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

毛傳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矛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尨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

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毛傳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毛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箋云此既閔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音。集傳苑叶音氳。韔敕亮反。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

ク其君子ヲ閔ミテ、敢テ襄公ヲ怨ミザルヲ美スルナリ。小戎ハ羣臣ノ兵車也、天子ノ車ヲ大戎トイフニ對ス、俴收ハ淺軫也、車ノ前後兩端ニアル横木ヲ短クスルヲ云フ、五楘ハ革ヲ以テ五束シテ飾ルナリ、毛傳歷錄ハ文章ノ貌也、梁輈ハ梁ノ形狀ヲナセル轅ナリ、游環云云ハ皆馬具裝飾ノ美ヲイフ、言念君子云云ハ婦人其良人ヲ褱ムルノ詞、在其板屋云云ハ、良人今ヤ西戎ヲ討チテ其板屋内ニ在リ、見ルヲ得ズ我心亂ルト也、第二章四牡ハ四匹ノ牡馬也、注ノ中服ハ服馬ノ中ニアルヲイフ、兩騑ハ兩方ノ副馬ナリ、第三章注ノ鐏ハいしづきナリ、討羽ハ羽ヲ畫キ盾ノ飾トナスヲイフ、鄭箋ハ厖イフ、雜色ナリ、中干トハ盾ニ大中小アリ其中ナルヲイフ、德音ハ有德ノ聲音ナリ。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毛傳】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毛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馬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軌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毛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箋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箋云】言我也。我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毛傳】西戎板屋。【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以閔其君子。【集傳】俴音踐。楘音木。輈音舟。驅叶俱懼反。又居錄反。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屢反。又如字。茵音因。轂叶又去聲。騏音其。馵音注。又之錄反。○賦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

臣ヲ和合セシムル者ハ賢人ヲ言フ、第二章、時ハ是ナリ、辰ハ時ナリ、コノ時期ニ適ヒタル牡獸ノ義、即チ冬ハ狼、夏ハ麋、春秋ハ鹿豕ヲ獻ズル禮也、周禮天官獸人ニ見ユ、注ノ虞人ハ獵狩ヲ司ルノ官ナリ、左之ハ驅リ出シタル獸ノ左方ニ車ヲ行ルナリ、獸ハ左ヨリ射ルヲ禮トス、拔ヲ舍テバ則チ獸手ニ應ジテ斃ル、善射ヲイフナリ、輶車ハ輕車ナリ、閑ハ練習ヲイフ、鸞鑣ハ車馬ノ飾、獫、歇驕ハ獵犬ナリ。

西戎周幽王ヲ殺ス、子平王秦襄公ニ命ジテ西戎ヲ伐タシム、此詩國人其行軍ノ莊ナルヲ矜リ、婦人ニ至ルマデ能

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觼。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毛傳 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 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毛傳 拔矢末也。箋云 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集傳 碩叶常灼反。舍音捨。拔音鈸。獲叶黃郭反。○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毛傳 閑習也。箋云 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毛傳 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箋云 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爲也。集傳 閑叶胡田反。輶音由。鑣音標。獫音殮。驕音囂。○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鄭注 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伐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敍外内之志。所以美君政敎之功。

鄰鄰ハ衆車ノ軋ル音、白顚ハ額ノ白キ馬也、君子ハ秦仲ヲ斥ス、寺人ハ閹官、阪漆隰栗ハ各其所ヲ得ルヲ興ジテ君臣相遇フヲ敍ス、逝者ハ日月ノ過グルヲイフ、耋ハ八十歲ナリ。

駟驖ハ四匹ノ黑馬也、轡ハ手綱ナリ、四馬ナレバ八轡アリ、內ノ二條ヲ軜ニ納レ、六條ヲ手ニ執ル、故ニ六轡トイフ、媚子ハ道ヲ以テ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毛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顚的顙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毛傳寺人內小臣也。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集傳顚叶典因反。令平聲。○賦也。鄰鄰衆車行聲。白顚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毛傳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箋云興者。喩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毛傳又見其禮樂焉。箋云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毛傳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集傳阪音反。樂音洛。耋音垤。叶地一反。○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毛傳簧笙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毛傳亡喪棄也。集傳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鄭注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毛傳驖驪。阜大也。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毛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集傳驖音鐵。狩叶始九反。○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

ニ苓ヲ採ラントス、又一人アリ之ヲ戒メテ曰ク、子ニ告グル者ノ言遽ニ信ズ可カラズ、姑ク之ヲ舍イテ徐察審聽セヨト言フト。

秦ハモト隴西ノ谷名、伯益（翳）ノ後非子アリ、養馬ノ功ヲ以テ秦ニ封ゼラル、襄公ニ至リテ遂ニ諸侯トナル、秦風ハ周宣王ノ時秦仲ノ大夫タリシ以來ノ詩ナリ。

之東。〔毛傳〕葑菜名也。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集傳〕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集傳〕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毛詩國風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ニ墳墓ニ從ハント也。

毛鄭朱ミナ說ヲ異ニス、但讒ヲ聽クヲ刺ルト爲スハ同ジ、序說ハ獻公ノ事トシ、朱子ハ別ニ指ス所ヲ言ハズ、毛ニヨレバ采苓ハ細事ナリ、首陽ハ幽辟ナリ、獻公ガ言行讒誣ニシテ徵無キ小人ニ事ヲ問フニ喩フト、鄭ニヨレバ采苓采苓ト語ヲ重ヌルハ一人ニ非ザルヲ見ハス、人皆首陽ノ巓ニ苓ヲ採レリト言フ、未ダ必ズ此地ニ於テシタルニアラズ、然ルニ人皆其言ヲ信ズ、以テ天下ノ事似テ非ナルモノアリテ、君之ヲ識別スル能ハザルニ喩フルナリト、朱ハ言フ、一人アリ人ノ言ヲ信ジテ首陽

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毛傳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冢壙。集傳夜同上。後叶音戶。○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巓。毛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喩小行也。幽辟喩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苓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喩事有似而非。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毛傳苟誠也。箋云苟且也。爲言。謂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人之爲言。胡得焉。箋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然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集傳巓叶典因反。信叶斯人反。舍音捨。○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巓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巓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毛傳苦苦菜也。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毛傳無與勿用也。人之爲言。胡得焉。集傳下叶後五反。○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

以テ之ヲ待ツベシト、朱ハ賢ヲ好ンデ之ヲ致スニ足ラザルヲ恐ルルノ詩トナス。

詩人閨怨ノ情緒ヲ敍シテ獻公ノ攻戰ヲ好ムヲ刺ルナリ。

初ノ二句ハ互文ナリ、生蒙ハ蘞ニモ係リ、蔓野ハ葛ニモ係ルナリ、葛蘞ハ蔓草ニテ、此處ニ根ヲ有シテ彼處ニ延ビ行ク、以テ婦人ガ父母ノ家ニ生レテ夫ノ家ニ成ルニ喩フ、今予（婦自ライフ）ガ美人（美）征役ニ外ニ在リ、其生死ヲ知ラズ、予誰ト共ニカ居ラン、獨リ居ルノミト、君ノ好戰ノ爲メ、夫ノ死亡セルヲ怨ムナリ、第二章ノ域ハ墓所ナリ、第三章、角枕錦衾ハ夫ノ枕衾ナリ、夫死シ妻之ヲ祭ルニ當リ夫ノ枕衾ヲ出シテ夫ヲ思フナリ、餐集傳粲ニ作ル、第四章居ハ墳墓ナリ、今夏人ニ會スル能ハズ、身死スル後

也。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集傳比也。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獻公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注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毛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集傳蘞音廉。野叶上與反。○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毛傳域塋域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毛傳息止也。集傳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餐兮。錦衾爛兮。毛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行事。予美亡此。誰與獨旦。箋云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絜明。集傳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毛傳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其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集傳夜叶羊茹反。居叶姬御反。○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爲

子ノ衣ヲ請フナリ、六ハ天子ノ卿ノ服、若シ七章ヲ得ズバ、六章ニテモ可ナリトナリ、七章トハ衣ニ華蟲、火、宗彝ノ三章、裳ニ藻、粉米、黼、黻ノ四章アルヲイフ、子ハ天子ノ使者ヲ指ス、集傳ハ天子トナス。

武公ノ孤寡特立ニシテ賢ヲ求メザルヲ刺ル。

杕杜ハ前ニ解アリ、道左ハ道ノ東側ナリ、日熱クシテ人ノ樹蔭ヲ求ムルハ午後ニ在リ、今コノ杜、杕トシテ陰寡シ、故ニ人ノ息フ者少シ、武公ハ一國ノ君子ナレバ、此國ニ至ル人ノ宜シク往キ仕フベキ所ナルニ、武公孤特ニシテ賢ヲ求メズ、故ニ君子者アリト雖來ツテ仕フル者無シ、若シ夫レ中心賢ヲ求メントナラバ、何ゾ之ニ飲食セシムルノミニシテ足レリトセンヤ、當ニ禮ヲ

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毛傳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 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毛傳 燠煖也。集傳 燠音郁。○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毛傳 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 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喩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毛傳 噬逮也。箋云 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耳。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箋云 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集傳 噬音逝。好去聲。食音嗣。○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毛傳 周曲也。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毛傳 遊觀

征伐ノ事、無盬ハ攻緻ナラザルヲイフ、王事ハ忽ニスヿ可カラザルナリ、悠悠云云ハ、愬フルニ所ナク、仰イデ天ニ訴ヘ、我何レノ時カ其所ヲ得テ、征役ノ苦ヲ免レント歎息スルナリ。

美一ニ刺ニ作ル、桓叔沃ニ封ゼラレシヨリ、武公ニ至リテ遂ニ晉國ヲ併呑ス、而シテ其大夫周僖公ニ請ウテ武公ヲ晉國ニ君トシ、諸侯ニ列スルノ命ヲ受クルノ詩ナリ、事ハ左傳桓公八年ニ見ユ。

首章ハ我ガ晉國豈ニ七章ノ衣無カランヤ、晉舊ト此衣有リ、但天子ヨリ得ルノ衣ニ如カズ、我若シ之ヲ得バ、心安クシテ且又吉ナリト、天子ノ使ニ就テ天

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箋云極已也。集傳比也。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毛傳行翮也。集傳比也。行列也。稻卽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鄭注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衣。毛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幷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集傳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簒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閒。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

本ニシテ袪（袂）ハ末ナリ、羔皮ヲ裘トシ、豹皮ヲ袪トシ、本末物ヲ異ニス、猶ホ在位ト民ト心ヲ異ニスルガ如キナリ、鄭ハ羔裘豹袪ヲ以テ直ニ郷大夫ノ服トナス、然ラバ即チ賦ナリ、朱亦然リ、居居ヲ毛鄭ハ在位ノ人悖惡ノ心アリテ、民ヲ用フルニ其困苦ヲ恤マズト解ス、子之故ハ子ノ故舊ノ人ナリ、此詩ハ大夫ノ采地ノ民自ラ言フ、他人ノ往キテ歸スベキモノアレドモ、子（大夫）ノ故舊ノ人ヲ思ウテ去ラズトナリ、朱子ハ此詩ヲ以テ未詳ト爲セリ。

大亂五世ノコト、左傳桓公二年、隱公五年ヨリ八年ニ亙リテ之ヲ載ス。

鴇ハ雁ニ似タル大鳥、性樹上ニ止ラズ、今鴇ノ苞栩ノ上ニ止ルヲ見ル、其所ヲ得ズシテ危シ、以テ君子征役ニ從ツテ其堵ニ安ンズル能ハザルニ興ズ、王事ハ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 毛傳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集傳袪音嘔。○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居居未詳。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 毛傳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集傳褎音袖。好去聲。叶呼候反。○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鄭注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毛傳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喩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毛傳盬不攻緻也。怙恃也。箋云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集傳栩音許。盬音古。怙音戶。○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爲皁斗。殼可以染皁者是也。盬不攻緻也。蓺樹。怙恃也。○民從征

湑湑ハ枝葉相比次セザルヲイフ、比次ハ比依ナリ、輔助ナリ、朱ハ盛ナル貌トナス、同父ハ兄弟ナリ、昭公同姓ノ宗族ヲ遠ザケ、異姓ノ卿大夫ヲ近ヅク、故ニ其勢孤立扶クル者ナク、赤棠ノ獨生シテ枝葉相助ケザルガ如キナリ、他人異姓ノ卿大夫多シト雖、其忠豈我同父ニ如カンヤ、アア卿大夫諸子、何ゾ昭公ヲ助ケザル、昭公今ヤ兄弟ナシ、何ゾ扶ケザル、朱ハ兄弟無キ者自ラ其孤獨ナルヲ悲ミ、助ヲ人ニ求ムルノ詞トナス、杕杜孤立スト雖モ、其枝葉ハ繁茂シテ相扶ク、我ハ則チ然ラズト反比スルナリ、行之人ハ行路ノ人ナリ。

毛傳ニヨレバ初句ヲ比トスベシ、羔裘(毛衣)ハ

將爲沃所幷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毛傳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次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毛傳踽踽無所親也。箋云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毛傳佽助也。箋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集傳湑音第。湑上聲。踽音矩。比音鼻。佽音次。○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有杕之杜。其葉菁菁。毛傳菁菁葉盛也。箋云菁菁希少之貌。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毛傳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集傳菁音精。睘音瓊。姓叶桑經反。○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鄭注恤憂也。

解ク、即チ賦ト見ルナリ、今鄭ニ從ツテ解セン、仲春ノ月、昏ニシテ火星見エザルノ期ヲ以テ婚姻ノ時トナス、今我(女)薪ヲ束ネテ野ニ在リ、仰ゲバ三星ノ東天ニ燿クヲ見ル、則チ三月ノ末四月ノ中也、已ニ婚姻ノ月ヲ經過セリ、然ルニ何事ゾ今夕此良人(美男)ニ邂逅セリ、子兮子兮ハ女自ラ嗟歎シテ、アア吾此良人ヲ如何スベキト、深ク其婚姻ノ期ヲ失フヲ歎ズル也、朱ハ婦喜ビ且ツ慶シテ其良人ニ語ルノ詞トナス、第二章ノ邂逅ノ毛傳解說ハ悅ブノ義ナリ。

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毛傳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傳子兮者嗟茲也。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娶者。子娶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集傳綢音儔。繆平聲。天叶鐵因反。○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 毛傳隅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毛傳邂逅解說之貌。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集傳芻叶側九反。隅叶語口反。邂音械。逅音候。叶很口反。○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

○繆綢束楚。三星在戶。 毛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毛傳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集傳者叶章與反。○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爲粲。一妻二妾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

此詩亦前篇ト同ジク、桓叔ノ盛大ヲイヒテ昭公ヲ風スルナリ、朱ハ指ス所ヲ知ラズトイヘリ。

毛鄭ハ興トシ、朱ハ興ニシテ比ナリトナス、椒聊ノ聊ハ助辭、椒ハ山椒ナリ、實少キモノナルニ今實多シト云フヲ以テ、桓叔ハ晉ノ支別ナレバ勢微ナルベキモノナルニ、今桓叔ノ子孫蕃衍スルヲ興ズ、之子ハ桓叔ヲ指ス、碩ハ大ナリ。

毛朱共ニ興トイフ、鄭ハ今我薪ヲ野ニ束ヌト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 興也。椒聊椒也。箋云 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梂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喩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毛傳 朋比也。箋云 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椒聊且。遠條且。毛傳 條長也。箋云 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集傳 其音記。且音疽。○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椒聊之實。蕃衍盈匊。毛傳 兩手曰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毛傳 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毛傳 言聲之遠聞也。集傳 匊音菊。○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鄭注 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婚。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

桓叔ヲ曲沃ニ封ズルコト左傳桓公二年ニ見ユ、此詩桓叔ノ威盛大ニシテ民心之ニ傾カントスルヲイヒ、第三章ニハ曲沃ニ善政アルヲ敘シ、暗ニ昭公ニ警戒ヲ與フルナリ。

毛鄭ハ興トシ朱ハ比トス、毛鄭ハ初二句ヲ以テ桓叔盛彊民ノ惡ム所ヲ去リ、民ニ禮義アルニ喩フトナシ、朱ハ初句昭公ノ威衰弱セルニ比シ、二句桓叔ノ勢強キニ比スト ナス、素衣朱襮ハ諸侯ノ服、國人此衣ヲ造リテ之ヲ桓叔ニ進メ、桓叔ニ曲沃ニ從ハントナリ、君子ハ桓叔ヲ斥ス、第三章ノ命ハ政命ナリ、善政アルヲ聞キ、敢テ人ニ告ゲズ、自ラ往キテ桓叔ニ從フハ、民心ヲ動搖スルノ嫌疑ヲ避クルナリ、朱ハ命ヲ以テ桓叔ノ命令トナス、人民其陰謀ノ成ランヲ期待スルガ故ニ、相隱シテ敢テ人ニ告ゲザルナリト。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鄭注 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毛傳 興也。鑿鑿鮮明貌。箋云 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喩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毛傳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箋云 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箋云 君子謂桓叔。集傳 鑿音作。襮音博。沃叶鬱鎛反。樂音洛。○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毛傳 皓皓絜白也。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毛傳 繡黼也。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毛傳 言無憂也。集傳 皓叶胡暴反。繡叶先妙反。鵠叶居號反。憂叶一笑反。○比也。朱繡卽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毛傳 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毛傳 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云 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己動民心。集傳 命叶彌幷反。○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會スルナシ、故ニ塵埃其所ヲ得ルヲイフ。

山ニ樞樹アリ隰ニ楡木アリ、而シテ山隰自ラ其樞楡ヲ用フル能ハズ、猶國君財寶アリテ之ヲ用フル能ハザルガ如キナリ、衣裳有リテ著ケズ、車馬有リテ用ヒズ、儉約遂ニ死セバ他人之ヲ樂マン、宜シク財貨等ヲ用ヒ國ヲ治安ナラシムベシ、鄭ハ愉ヲ偷卽チ盜ミ取ルト解セリ、朱子ハ此詩ヲ以テ前篇ノ意ニ答ヘテ其憂ヲ解クモノトス、前篇ハ燕樂中ニ於テ相戒メテ曰ク、大康スルナク荒ム無レト、此篇乃チ答ヘテ曰ク、然リト雖モ大ニ燕樂スベシ、今衣裳車馬アリテ之ヲ用ヒズ、一旦宛トシテ予死スルアラバ、皆コレ他人ノ有トナリ、人ノ快樂ノ資タラントス、有樞有楡ハ有衣裳有馬車ノ興ナリ。

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楡。毛傳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材。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毛傳婁亦曳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毛傳宛死貌。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集傳興也。樞荎也。今刺楡也。楡白枌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楡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山有栲。隰有杻。毛傳栲山樗。杻檍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毛傳洒灑也。考擊也。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毛傳保安也。箋云保居也。集傳栲音考。叶去九反。杻音紐。埽叶蘇后反。考叶去九反。保叶補苟反。○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毛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毛傳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集傳漆音七。樂音洛。○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フ、此月ヲ過グレバ歳末トナル、故ニ第二句ニ歳聿其莫ト云フ也、我ヲ鄭ハ僖公トス、朱子ハ民自ラ言フトス、蟋蟀堂下ニ鳴キテ歳將ニ去ラントス、我君今樂マズンバ、十二月ニ至リテ又農事起ラント、樂ム餘日無ケン、然レドモ歡樂甚ダ過グル勿レ、其居ル所ノ事ヲ顧慮シ、善士ノ瞿瞿然トシテ禮儀ヲ忘レザルガ如クナレ、朱注ハ民自ラ言フト爲ス、故ニ第五句以下モ衆人方ニ燕樂シ、遽カニシテ相戒メテ曰フノ詞トナス。

有朝廷不能洒埽ハ政事廢弛シテ羣臣ノ朝庭ニ

瞿瞿。毛傳 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箋云 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集傳 莫音慕。樂音洛。下同。除去聲。大音泰。居叶音據。好去聲。瞿音句。○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卻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閒。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卻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毛傳 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毛傳 外禮樂之外。箋云 外謂國外至四境。好樂無荒。良士蹶蹶。毛傳 蹶蹶動而敏於事。集傳 邁叶力制反。外叶五墜反。○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箋云 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毛傳 慆過也。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毛傳 憂可憂也。箋云 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毛傳 休休樂道之心。集傳 慆音叨。叶佗侯反。○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

唐風ハ晉國ノ詩ナリ、唐ハ晉國ノ舊都名、帝堯ノ居リシ所、南ニ晉水アリ、成王ノ弟叔虞此ニ封ゼラレテ唐ト號ス、其子燮(昭公)ニ至リ、國號ヲ晉ト改ム。

此晉也以下ハ續序ニシテ詩ノ解題ニアラズ、晉國ノ詩ヲ唐風ト稱スル所以ヲ說明スル也、卽チ晉ノ風俗善良ニシテ、堯ノ遺風アルコトヲ著サンガ爲ニ、特ニ唐名ヲ用ヒタルヲイフナリ、勤儉ハ素ヨリ堯ノカメシ所、然レドモ僖公ハ儉ニ過ギテ禮ニ中ラズ、故ニ時人詩ヲ作ッテ之ヲ刺ル。
蟋蟀ハ和名こほろぎ、在堂ハ九月ノ時節ヲイ

毛詩卷第六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集傳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恆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毛詩國風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鄭注 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毛傳 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箋云 我我僖公也。蛬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夫計耦耕事。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毛傳 已甚。康樂。職主也。箋云 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好樂無荒。良士

等多ク長久ノ形容詞タリ、ココモ朱說ヲ長ゼリトスベシ、貫ヲ毛鄭ハ事トシ、朱ハ習トス、共ニ通ズ。

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箋云不肯施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毛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集傳麥叶訖力反。國叶于逼反。○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勞。箋云不肯勞來我。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箋云郭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毛傳號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集傳苗叶音毛。郊叶音高。號音毫。○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己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卷第五終

リ、狩獵ノ苦勞ヲ效サノシテ庭ニ貆獸ノ獲ナ懸ク、汝何ゾ寸功ナクシテ大祿ヲ受クルヤ、彼ノ君子者、決シテ此カル素餐ヲ敢テスルヲ希ハザルナリ、汝何ゾ功無クシテ祿ヲ受ケ、彼ノ君子ヲシテ仕進ヲ得ザラシムルヤト、朱ハ君子檀ヲ伐ル、將ニ車ヲ作リテ陸ヲ行カントスル也、然ルニ今之ヲ河干ニ置ク、車ヲ用フル所無シ、自ラ其力ニ食マントスルモ得ベカラズ、然レドモ耕サザレバ禾ヲ得ズ、獵セザレバ獸ヲ得ズ、故ニ饑餓ニ甘ンジテ悔イズ、詩人因リテ之ヲ稱シテ、素餐セザル君子ナリト美スト解セリ、餐、集傳餐ニ作ル。

碩鼠ノ黍ヲ食フヲ以テ、君聚斂ノ政ヲ行フニ比ス、三歳ヲ鄭箋ハ三年大比ノ義トシ、朱ハ久シキ義トナス、三年大比トハ、古制三年毎ニ天下ノ戸籍ヲ調査確定スルヲ云フ、民此時ニ於テ外ニ徙ルヲ得ルナリ、詩中三年三秋

素食兮。集傳輻音福、叶筆力反。側叶莊力反。○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歳曰特。

○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淸且淪猗。毛傳檀可以爲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毛傳圓者爲囷。鶉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毛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集傳漘音脣。囷丘倫反。鶉音純。飧音孫。叶素倫反。○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鴽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歳貫女。莫我肯顧。毛傳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言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歳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箋云爰曰也。集傳貫音慣。女音汝。顧叶果五反。樂音洛。下同。○比也。碩大也。三歳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碩鼠碩

得スルニ足ラン、亡國ノ朝ニ事フル爲スナキナリ、子(明友ヲ呼ビテイフ)若シ朝ヲ去ツテ行カバ、我(詩ノ作者)モ子ト與ニ還歸セン。坎坎ハ堅キ木ヲ伐ル音、伐檀ハ檀ヲ伐リテ車ヲ作ル義、二三章ノ輪輻皆汎ク車ノ義ト見ルベシ、賢者時ニ遇ハズ、自ラ此事ヲ執ルナリ、河ハ黄河ナリ、干ハ岸ナリ、河水ハ恒ニ濁リテ黄色ヲ呈シ、又常ニ波濤ヲ揚グ、黄河ノ清ミテ小波(漣)ナルヲ俟ツハ、百年ニシテ一度モ得ベカラズ、以テ明君常ニ遇ヒ難キニ喩フ、賢者亂世ニ在リテ、明君ヲ待チテ出仕セントスルハ、猶黄河ノ清ミテ波收マルヲ俟ツガ如キノミ、廛ハ一夫ノ居即チ百畝ノ田ノ稱、縣ハ縣クルナリ、素餐ハ空シク祿ヲ食ムナリ、君子ノ用ヒラレザルハ、在位ノ人ノ貪鄙ナルニ由ル、故ニ在位ノ人ヲ責メテ曰ク、汝種セズ斂セズシテ三百廛ノ禾穀ヲ取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猗。毛傳 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淸且漣。箋云 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毛傳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箋云 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田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傳 素空也。箋云 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集傳 檀叶徒沿反。干叶居焉反。漣音連。猗音醫。廛直連反。縣音玄。貆音暄。餐叶七宣反。○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淸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後世若除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直猗。毛傳 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毛傳 十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 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子兮。不

土字、鄭箋ハ軍事ニ在リテ、部曲ニ屬スルヲ言フトシ、集傳ハ偕ニ同ジトシ、冀ノ義ニ解セリ、猶來無止ヲ毛傳ハ來ル可クバ乃チ來レ、決シテ軍事ニ止メテ來ル勿レト解シ、集傳ハ猶ホ歸リ來レ、彼ニ止マリテ歸ラザル勿レト解セリ。

毛鄭ハ往古田制一夫ニ百畝ノ田ヲ給ス、今魏國漸次弱小トナリ、僅ニ十畝ノ田ヲ給スルニ過ギズ、此十畝ノ閒ニ在リテ男女雜閙シテ別無シ、往來スル者他家ノ人ヲ呼ビテ相共ニ行キ又還ルト解ス、朱ハ賢者朝ニ仕フルヲ樂マズ、其友ト農圃ニ歸ルヲ思フノ詞トス、郊外十畝ノ田圃、閑閑トシテ以テ我生ヲ安ジ、自

呼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毛傳山有艸木曰屺。箋云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毛傳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毛傳母尙恩也。集傳屺音起。母叶滿彼反。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毛傳偕倶也。上愼旃哉。猶來無死。毛傳兄尙親也。集傳兄叶虛王反。偕叶擧里反。死叶想止反。○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毛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行與子還兮。毛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集傳閒叶居賢反。閑叶胡田反。還叶音旋。○賦也。十畝之閒。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貌。行與子逝兮。箋云逝逮也。集傳外叶五墜反。泄音異。○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ノ行是ナルカナ、子ノ歌謠何ヲ爲サントスルカトテ我ヲ責ム、アア我心ノ憂フル所以ノモノ、其レ誰カ之ヲ知ラン、之ヲ知ル者無ケレバ吾或ハ罪ヲ得ン、故ニ蓋シ又思フコト勿カラント欲ストナリ、勿思ヲ、朱ハ人ノ我心事ヲ知ル者無キハ、自ラ思ハザルニヨル、思ハバ必ズ自ラ憂フルニ至ラントナス。

孝子役ニ外ニ在リ、親戚離散ス、之ヲ思念シ、山ニ登リテ故郷ヲ瞻望シ、曾テ出陣ノ際、父母兄ノ我ニ予ヘタル訓戒ノ辭ヲ想ヒ起ス也、朱ハ父母ノ我ヲ念フノ情ヲ想像ストナス、

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擧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園有棘。其實之食。毛傳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毛傳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謂我於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集傳國叶于逼反。○與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迫而數見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注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岵。箋云孝子行役。思其父母之戒。乃登彼岵。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箋云予我。夙早。夜莫也。無已無懈倦。上愼旃哉。猶來無止。毛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集傳岵音戶。○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

迫ハ鄭國ニ侵略セラレテ、國運ノ切迫セルチイフ。

毛朱ハ興トシ、鄭ハ賦ト見ル、今毛ニ從フ、殽ハ肴ナリ、國ニ民アル猶園ニ桃アルガ如キナリ、桃チ肴トナス、以テ民ノ力チ得テ君ノ用チ爲スニ喩フ、然ルニ今ヤ君民力チ用ヒズ、德教チ施サズ、國日ニ小弱ナリ、大夫之チ憂ヘ、歌ヒ且謠ヒテ中心ノ憂チ除カントス、我ガ心事チ知ラザル者ハ、以テ我チ士即チ君事ニ於テ驕逸ナリト爲シ、彼人即チ我チ知ラザル人又言フ、君

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集傳英叶於良反。行音杭。○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卽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汾一曲。言采其藚。毛傳藚水舄也。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毛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集傳藚音續。○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毛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是也。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毛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箋云如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爲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集傳謠音遙。哉叶將黎反。其音基。思叶新齎反。○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詩人憂其國

ニ避クル也、俗右ヲ尊ブ、左ニ避クルハ謙遜也、象揥ハ髪具、鄭箋ニヨレバ、新婦ノ威儀ヲ愼ム此ノ如クナルニ、之ヲシテ終ニ非禮ニ陷ラシムルハ魏俗ノ致ス所ニシテ、君心褊急無德ナルニ因ルト解ス、朱說ニヨレバ一章二章ハ醜美反對ノ事實ヲ敍シタルモノニシテ、二章ノ如キ善良ノ風儀ガ前章ノ如ク惡化スルハ、之レ褊心ノ致ス所ナリト解ス可シ。

彼ノ汾水ノホトリ、水ノ浸セル沮洳タル所ニ其莫菜ヲ摘メリ、アア此人、其容貌ノ美ナル度リ言フ可カラズ、乃チ留ク美ナリト雖モ、水邊ニ手ヅカラ莫ヲ採ル如キハ、公路貴公子ノソザニ似ズ、以テ其儉ニ失スルヲ刺ルナリ、美ヲ鄭ハ美德ノ義トス。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毛傳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左辟。象揥所以爲飾。箋云 婦新至。愼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維是褊心。是以爲刺。箋云 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敎使之耳。我是以刺之。集傳 辟音避。刺叶音砌。○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集傳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閒。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毛傳 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箋云 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 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以尺寸。美無度。殊異乎公路。毛傳 路車也。箋云 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耗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耗車之族。是也。集傳 汾音焚。沮去聲。洳音孺。莫音暮。其音記。○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 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毛傳 萬人爲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毛傳 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 從公

魏國ハ舜禹ノ故都ニシテ聖賢ノ遺風アリ、俗勤儉ヲ上ビシガ、後世吝嗇ニ流レ、人心褊急ト化セリ、褊ハ狹量ナリ。

糾糾ハ稀疎ノ貌ナリ、葛屨ハ葛製ノ賤シキ履、夏時ノ用ナリ、今葛屨ヲ穿チテ霜ヲ履ムニ至ル、儉嗇ノ極ナリ、摻摻ハ纖弱ナリ、嫁シテ未ダ三月廟見ノ禮ヲ行ハザル女ヲシテ、男子ノ下服（裳）ヲ縫ハシム、禮ヲ問ハズシテ利ヲ主トスルヲ見ル、服ハ整治ナリ、毛傳ノ安諦ハ新婦威容ノ雅順ナルヲイフ、左辟ハ左方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集傳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陜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毛詩國風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鄭注 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毛傳 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 箋云 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毛傳 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箋云 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其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裳。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毛傳 要褸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箋云 服整也。褸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集傳 糾音赳。摻音纖。要音腰。襋音棘。服叶蒲北反。○興也。糾糾繚戾寒凉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陜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卽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孌兮。毛傳孌壯好貌。清揚婉兮。毛傳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毛傳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毛傳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集傳孌叶龍眷反。婉叶許願反。選去聲。貫叶扃縣反。反叶孚絢反。亂叶靈眷反。○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集傳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敎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山ノ文ト全ク同趣ナレバ、倘古注ニ從フヲ可ナリトス、發夕ハ夕時出發シ、夜ヲ通シテ行ク也、疾ク行クヲ言ヒ、以テ其慙恥ノ心無キヲ示ス、豈悌ヲ毛朱ハ樂ム義トシ、鄭ハ闓圛トナス、即チ發夕ト同義ナリ、汶水ハ襄公ト文姜ト密會スル所、行人彭彭トシテ往來頻繁ナル所ナルニ、二人毫モ憚ル色ナキヲイフナリ。

莊公ハ桓公ノ子、母ハ文姜ナリ、文姜齊ノ襄公ト通ズ、故ニ國人莊公ヲ以テ齊侯ノ子ト疑フナリ。

全篇莊公威容ノ勝レタルト技藝ノ巧ナルトヲ述ブ、而シテ暗ニ此才アリテ其母ヲ匡正スル能ハザルヲ風刺スルナリ、射侯不出正ハ的ヲ射ルニ正鵠ヲ失セザルヲイフ、展我甥ハ齊侯ノ子ニ非ザルヲ辯護スルナリ。

子翺翺。毛傳翺翺猶彷徉也。集傳汶音問。湯音傷。彭音邦。○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毛傳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魯道有蕩。齊子遊敖。集傳滔音叨。儦音標。叶音褒。○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翺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毛傳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箋云昌佼好貌。抑若揚兮。毛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毛傳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毛傳蹌巧趨貌。箋云臧善也。集傳頎音祈。○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毛傳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姉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侯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集傳射音石。正音征。甥叶桑經反。○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

魚ヲ制スル能ハズ、桓公ハ微弱ニシテ其妻ヲ制スル能ハズ、齊子ハ文姜、歸ヲ鄭ハ嫁トシ朱ハ歸ルト解ク、如雲ヲ毛、朱ハ從者ノ多キヲ言フトシ、鄭ハ從者ノ心意ヲ言フトス、鄭ニ從ヘバ、初文姜ノ魯ニ歸グヤ、從者ノ心意雲ノ如ク盛ナリ、雲ハ風ニ從フ、從者ハ主人ニ從フ、故ニ今主人ヲ見習ヒテ皆惡ヲ爲スト ナリ、朱ニ從ヘバ、文姜ノ襄公ニ歸ルハ非行ヲ遂ゲントノ内心ナルニ、微行モセズ、正正堂堂ト歸國セルヲ罵ルナリ。

載ハ發語ノ虚辭、薄薄ハ馬車ノ疾驅シテ軋ル音ナリ、第二句ハ車蔽ノ文飾アルモノ、襄公ノ魯ニ赴クノ狀ヲ敍シ、其文姜ト密會センガ爲ナルニ、意氣揚揚トシテ更ニ羞恥ノ色ナキヲ罵ルナリ、朱ハ反對ニ文姜ガ襄公ニ至ルノ義ト解ス、コレ簟笰朱鞹ガ女用ノ車ナルヲ以テナリ、然レドモ三句ノ魯道有蕩ガ前篇南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毛傳】水喩衆也。【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集傳】唯上聲。○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集傳】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鄭注】故猶端也。

載驅薄薄。簟笰朱鞹。【毛傳】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笰。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云】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會無慙恥之色。【集傳】薄音粕。鞹音擴。夕叶祥龠反。○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笰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毛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有垂者。濔濔衆多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傳】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集傳】驪音離。濟上聲。濔音儞。豈音愷。弟叶待禮反。○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毛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

魯道有蕩。齊

環ノ毛傳子母環ハ、大環ノ小環ヲ貫ク也、鬈ハ毛傳ニ好貌トアリ、集傳ニ鬚鬢ノ好キ貌トアリ、鄭ハ權卽チ勇壯トナス、重鋂ハ一大環ガ二小環ヲ貫クナリ、偲ヲ朱ハ多鬚貌ト解ス。

文姜ハ襄公ノ妹、魯桓公ニ嫁ス、淫亂ニシテ襄公ト不倫ノ行アリ、終ニ齊魯二國ノ患ヲナス、前ノ南山ノ序說ニ詳シ、此詩桓公ノ微弱ニシテ、文姜ノ亂行ヲ制スル能ハザルヲ刺ルナリ。

毛鄭ハ興トシ朱ハ比トス、笱ハ魚ヲ捕フル具、筌ナリ、口窄ク中闊ク、魚一タビ之ニ入ラバ復出ヅベカラズ、然レドモ敝レタル笱ハ魴鰥ノ大魚ヲ制スル能ハズ、以テ桓公微弱ニシテ大國齊ヨリ來リシ文姜ヲ制スル能ハザルニ喩フ(毛、朱)、鄭箋ハ魴鰥ヲ小魚ト解ス、卽チ文姜ハ女子、本ト制シ易キニ喩フ、但笱弊レテ小

人美且鬈。毛傳鬈好貌。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集傳重平聲。鬈音權。○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鬢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毛傳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集傳鋂音梅。偲音鰓。○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卽此字。古通用耳。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傳興也。鰥大魚。箋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喩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毛傳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謂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公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公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集傳鰥音關。叶古倫反。從去聲。○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毛傳魴鱮大魚。箋云鱮似魴而弱鱗。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毛傳如雨言多也。箋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集傳鱮音序。○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毛傳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憂心忉忉トシテ徒勞ニ歸セン、君主無德ニシテ諸侯(遠人)ヲ歸服セシメントス、亦得可カラズ、婉孌タル總角ノ幼兒、幾クモナクシテ之ヲ見レバ突如トシテ冠弁ス(成人)、人君先ヅ其身ヲ善シ其德ヲ修メ、而シテ後能ク遠人ヲ來スヲ得ベキノミ、襄公ノ徒ニ大功ヲ求メ諸侯ヲ求ムルハ、猶ホ幼兒ノ生長ヲ俟タズシテ冠弁セント欲スルガ如キナリ、毛鄭ハ興、朱ハ比。

畢ハ網ナリ、走獸ヲ禽フ、弋ハ繳ナリ、飛鳥ヲ射ル、風ハ今ヲ諷スルナリ。

盧ハ韓國ニ產スル黑犬、ココニハ單ニ獵犬ノ義トス、令令ハ首環ノ鳴ル音、以テ令聞善聲ニ喩フ、其人ハ田狩セル古ノ賢君ナリ、重

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此莠桀桀。 毛傳 桀桀猶驕驕也。 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毛傳 怛怛猶忉忉也。集傳 怛叶旦悅反。○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毛傳 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弁冠也。箋云 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致治。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丱然而幼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集傳 變叶龍眷反。丱音慣。叶古縣反。幾上聲。○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鄭注 畢噣也。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傳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集傳 令音零。○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環。 毛傳 重環子母環也。 其

屨五兩ニテ奇數ナリトモ、貴キ冠緌ヲ之ニ加ヘテ偶數ト爲スベカラズ、文姜娣姪傅姆ト女子ノミ五人ナリトモ、襄公之ニ就キテ文姜ト雙ヲ成スベカラズトナリ、朱子以爲ラク、兩ハ二屨ナリ、緌ハ冠上ノ飾ナリ、亦必ズ雙、凡ソ物各、數ヲ以テ相耦ス、亂ルベカラズト、第三章蓺ハ植ウルナリ、衡從ハ横縦ナリ、鞠・毛及朱ハ窮ムル義トス、邪意ヲ窮ムルヲイフ、三四章ハ亦暗ニ桓公ノ文姜ヲ制セズシテ、邪意ヲ窮メシメタルヲ刺ルナリ。

莠ハ苗ニ似タル害草、已無力ニシテ大田ヲ耕シ、過度ノ收穫ヲ得ント望ム勿レ、莠草驕驕キシテ苗ニ利アラズ、

毛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畝。然後樹之。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毛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毛傳鞠窮也。箋云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妻。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公。集傳衡音横。從音宗。取去聲。告音谷。鞠音菊。○興也。蓺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横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毛傳克能也。箋云此言欲析薪。必待斧乃能也。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箋云此言取妻者。必待媒乃得也。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傳極至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公。集傳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集傳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毛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喩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毛傳忉忉憂勞也。箋云此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集傳田音佃。莠音酉。驕叶音高。忉音刀。○比也。田謂

リ垣牆ナリ、狂夫ハ瞿瞿氏ヲ罵リテイフ、柳枝ヲ折リテ圃ニ垣ス、以テ盗ヲ防グニ足ラズ、狂夫漏刻ヲ掌ル、以テ朝夕ヲ正ス能ハズ、其時ヲ報ズル甚ダ早カラズンバ則チ晩キニ失ス、莫ハ晩ナリ。鳥獸之行ハ不倫ノ行ヲイフ、事ハ左傳桓公十八年ニ見ユ、禚ノ會、祝丘ノ會、如齊師ハ同莊公二年、四年ニアリ。毛鄭ハ興トシ朱ハ比トス、南山崔崔ハ君ノ尊嚴ニ比ス、狐ハ淫獸、襄公淫行ノ醜惡ス可キヲ風ス、魯道ハ齊ヨリ魯ニ至ルノ正道、文姜ノ魯ニ嫁セシ時取リシ所ノ道路ヲイフナリ、蕩ハ平坦ナルナリ、其婚禮ノ正正堂堂トシテ疾マシキ所無カリシヲイフ、齊子ハ齊ノ女子、即チ文姜ナリ、歸ハ嫁ナリ、懷ヲ毛ハ思トシ鄭ハ來トス、共ニ通ズ、復襄公ヲ思慕シ來ル也、即チ禚祝丘ノ會等ノ時ノ非行ヲ斥ス、第二章五雙ハ、屨ハ賤、冠ハ貴、各、分有リ、賤キ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鄭注 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妹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然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毛傳 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 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喩襄公居人君之尊位。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毛傳 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云 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傳 懷思也。箋云 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爲乎。非其來也。集傳 崔音摧。懷叶胡威反。○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齊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毛傳 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 葛屨五兩。喩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喩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

毛傳 庸用也。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箋云 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集傳 兩如字。又音亮。緌音蕤。雙叶所終反。○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ノ不明臣ノ不察ニヨリ、此強暴ニ遭フト爲シ、男來リ我室ニ在ルモ、禮ヲ以テゼザル故ニ之ニ從ハザルノ意ヲ示スト爲ス、姝ハ美好ナリ、子ハ女ヨリ男ヲ指シテイフ、履ハ禮ナリ、朱ハ淫奔ノ詩ト爲シ、履我ヲ我ヲ履ムト解ス、即チ女ガ男ノ跡ヲ踏ムニテ、從行シテ相即クナリ。

東方未明ノ詩、挈壺氏時ヲ報ズル不正、夜未ダ明ケザルニ明ケタリト報ジ、羣臣狼狽シテ入朝スルヲイフト雖モ、實ハ君主ノ起臥定時ナク、臣ヲ召呼スルニ時ヲ失スルヲ非ルナリ、夜未ダ明ケザルニ臣下參朝ス、上衣(衣)ヲ下ニ著ケ、下衣(裳)ヲ上ニ著ル、以テ急遽狼狽ノ狀ヲ敍ス、此クノ如クニシテ尙ホ且ツ君所ヨリ使令アリテ之ヲ召ス、集注或說ヲ引キテイフ、之ヲ顚シ之ヲ倒スル所以ノモノハ君所ヨリ之ヲ召スアレバナリト、第三章ノ柳ハ楰木ナリ、樊ハ藩ナ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注】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毛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顚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顚之倒之。自公召之。【箋云】自從也。羣臣顚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集傳】明叶謨郎反。倒上聲。叶都妙反。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顚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爲晩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毛傳】晞明之始升。倒之顚之。自公令之。【毛傳】令告也。【集傳】顚叶典因反。令去聲。叶力呈反。○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毛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毛傳】辰時。夙早。莫晩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恆失節數也。【集傳】折音哲。圃叶博故反。瞿音句。夜叶羊茹反。莫音慕。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句ハ夫ノ盛裝ヲイヒテ、其風采ノ美ナルヲ稱スルナリ。

毛鄭說ヲ異ニス、毛ハ東方ノ日ヲ以テ君ノ上ニ明ナル義トシ、東方ノ月ヲ以テ臣ノ下ニ察ナル義トス、古明君上ニ在リ、賢臣下ニ在リシ時代ニハ、男女婚姻禮ヲ以テシ、女言フ美好ノ子來リテ我室ニ在リ、禮ヲ以テ來ル故ニ我往キテ之ニ就ケリト、然ルニ今ハ然ラズトテ世ノ衰ヘタルヲ刺ルト爲ス、鄭ハ日ノ東ニ在リ月ノ東ニ在ルヲ以テ各、君臣ノ不明不察ニ喩ヘ、女子ガ男子ノ己ニ逼ルニ當リテ、日月ヲ呼ビテ訴ヘ、君

集傳瑩音榮。○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

充耳以黃乎而。毛傳黃黃玉。箋云黃紞之黃者。

尙之以瓊英乎而。毛傳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集傳英叶於良反。○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毛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喩君不明。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毛傳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集傳姝音樞。○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毛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箋云日以與君。月以與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

在我闥兮。履我發兮。毛傳發行也。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集傳闥叶宅悦反。發叶方月反。○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譽ムル辭、事ニ慣レテ巧ミナル義、肩ハ三歳ノ獸ナリ、揖ハ立チシ儘手ヲ拱シテ一禮スルナリ。

三章皆古ノ親迎ノ莊重ノ狀ヲイヒテ、暗ニ今ノ之有ラザルヲ刺ルナリ、我ハ婦自ライフ、著ハ毛鄭婿家門屏ノ間トシ、朱ハ東萊說ニヨツテ夫家門屏ノ間トナス、充耳ハ冠飾ノ耳邊ニ垂ルルモノ、素ヲ毛ハ象牙ノ玉トシ、青、黃亦毛傳ハ青玉、黃玉ト解シ、瓊華等ヲ各、士、大夫、君ノ服スル美石ト爲ス、素、青、黃ヲ鄭、朱皆其玉ノ紐ナリト解ク、人君ハ五色、臣下ハ三色ノ紐ヲ用フ、卽チ素、青、黃是ナリ、二三

毛傳茂美也。

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集傳茂叶莫口反。道叶徒厚反。好叶許厚反。○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

毛傳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

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傳狼獸名。臧善也。集傳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鄭注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

毛傳俟待也。門屏之閒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己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則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之。瓊華石色似瓊者也。集傳著音宁。叶直居反。素叶孫租反。華叶芳無反。○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閒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卽所以爲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毛傳青青玉。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者。

尚之以瓊瑩乎而。

毛傳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

ド意ハ同ジ、三章ハ夜明ケントスル時ニ早ク起クベシト爲ス、夫人敢テ君ト永ク臥スルヲ樂マザルニ非ズ、卿大夫等ハ朝會ヲ終ヘ、各歸ツテ其家事ヲ治メントス、然ルニ君ノ朝ニ臨ムコト晩キ時ハ卿大夫等ノ退朝モ晩クナルニヨリ、自然君(予)ヲ惡ムニ至ラン、庶君(群臣)ヲシテ予(夫人)ノ故ニ予(君)ヲ惡マシメザラントスルヲ以テ、早ク起クベシト君ヲ促ストナリ、集傳ハ末ノ二句ヲ君朝ニ臨ムコト晩ケレバ群臣罷メ歸ラントス、衆臣ヲシテ我ノ故ニ幷セテ子ヲ惡マシメザラントスルナリト解セリ。

還ノ詩ハ一人ノ出獵スル者道ニ其友ノ同ジク田スル者ニ遭ヒテ、相褒ムルノ事ヲ敍ス、上ニ化シテ俗ノ田獵ニ耽リ、其非ヲ知ラザルヲ刺ルナリ。

子ハ遭フ所ノ朋友ヲ指シテイフ、還ハ便捷ノ貌、今出會ヘル朋ヲ譽ムル辭、儇ハ朋ノ我ヲ

【箋云】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集傳】明叶謨郎反。○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毛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毛傳】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也。【集傳】夢叶莫滕反。○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幷以子爲憎乎。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鄭注】荒謂政事廢亂。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毛傳】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毛傳】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箋云】竝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二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集傳】還音旋。峱音鐃。閒叶居賢反。儇許全反。○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

君荒淫怠慢ナリトモ、夙夜相警ムルノ賢妃アラバ、以テ其過ヲ救フニ足ルベシ、今哀公ノ道無キヲ憫ミ、古ノ賢夫人ヲ思ウテ此詩ヲ作ル。

朝既盈ハ百官既ニ朝シテ庭ニ在ルヲイフ、雞鳴ハ夫人ノ起クベキ時、朝盈ハ君ノ起ク可キ時ナリ、夫人之ヲ言ヒテ君ノ離床視朝ヲ促ス、三四句ハ作者ノ詞、夫人常ニ心ニ起クルノ晩キヲ恐ルルガ故ニ、蒼蠅ヲ聞キテモ雞鳴カト驚キテ警畏セルヲ示ス、二章モ語ハ異ナレ

毛詩卷第五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集傳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毛詩國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毛傳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 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毛傳 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 夫人以蒼蠅聲爲遠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集傳 朝音潮。○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敍其事而美之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傳 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 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毛傳 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

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衞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衞。蓋擧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毛詩卷第四終

アリ、一男ヲ誘ツテ曰ク、共ニ行キテ觀遊センカ、男曰ク、既ニ行キ觀タリ、女曰ク、然レドモ尚ホ行キテ觀ンカ、洧水ノ南(外)涯、洵ニ廣大ニシテ樂シキナリ、(是ニ於テ相共ニ行ク)、維レ男ト女ト、秉蕳ニ託シテ相戲嬉シ、別ルルニ臨ミテ女ニ送ルニ芍藥ヲ以テシ、恩情ヲ結ブ、伊ヲ鄭箋ニ因也トス、朱ハ助辭トナス。

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毛傳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毛傳勺藥香艸。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離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集傳渙叶于元反。蕑音間。叶古賢反。且音疽。訏音吁。樂音洛。○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爲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敍之詞。

○溱與洧。瀏其清矣。

毛傳瀏深貌。

士與女。殷其盈矣。

毛傳殷衆也。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箋云將大也。集傳瀏音留。○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集傳鄭衞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衞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衞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衞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

君愚ナリ、失時ハ婚姻ノ時期ヲ失フナリ、淫奔ノ詩ナレドモ、亦時勢ノ衰亂ヲ歎ズル意アリ。

蔓草ハ他物ニ纏絡シテ生ヲ保ツ、以テ女子ノ男子ニ倚ルニ比ス、零露溥ハ男子ノ愛ヲ得ルヲイフ、有美云云ハ女子眉目ノ美ヲ形容ス、朱ハ男女田野草露ノ閒ニ相遇フトイフ、乃チ賦ニシテ興ナリ、毛鄭ハ興ナリ。

溱洧ハ鄭國ニ大川ノ名、淫風ノ詩ナリ。

溱ト洧ト春水方ニ流レテ渙渙タリ、男(士)ト女ト入リ亂レテ皆水邊ニ蕑(香草、和名ふぢばかま)ヲ採レリ、一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鄭注 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

野有蔓艸。零露漙兮。毛傳 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 零落也。蔓艸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艸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傳 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得其時願。集傳 漙音團。叶上兗反。願叶五遠反。○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閒。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艸。零露瀼瀼。毛傳 瀼瀼盛貌。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毛傳 臧善也。集傳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艸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注 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

溱與洧。方渙渙兮。毛傳 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箋云 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士與女。方秉蕑兮。毛傳 蕑蘭也。箋云 男女相棄。各無匹耦。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艸。而爲淫泆之行。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十七年、十八年ニ見ユ、室ハ夫、家ハ婦ナリ、夫ハ軍ニ役シ婦ハ委棄セラル、思保ハ夫婦安泰ナランヲ願フナリ。毛鄭説ヲ異ニス、今鄭ニ從フ、城ノ東門ヲ出デテ瞻望スレバ、夫ニ離別セル婦女、風ニ從フ雲ノ如ク、心定ラズシテ東西南北ス、乃チ然リト雖モ、ソレ等ノ婦女ハ、我ガ思ノ存スル所ノモノニ非ズ、我思フ所ノモノハ縞衣綦巾ニ在ルナリ、縞衣綦巾ハ我妻ノ裝束ナリ、明地ニ妻ト言ハズシテ其衣ヲ言フナリ、朱注ハ人淫奔ノ女ヲ見テ之ニ心ヲ傾ケザル義ト解ク。

遇時ハ男女會合ノ時ヲ得ルナリ、君子ノ澤ハ

保其室家焉。鄭注 公子五爭者。謂子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毛傳 如雲衆多也。箋云 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雲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毛傳 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 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 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 縞衣綦巾。己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集傳 縞音杲。綦音其。樂音洛。員音云。○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閒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毛傳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 闉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 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縞衣茹藘。聊可與娛。毛傳 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 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集傳 闉音因。闍音都。荼音徒。且音疽。○賦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艸。思遇時也。君子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縱ノ意ナリ、朱ハ全篇淫奔女ノ詞トナス。

無臣ハ良臣無キナリ。

毛鄭ハ比トシ、朱ハ興ト見ル、揚水ハ政教煩急ニ比ス、束楚ヲ流サザルハ政ノ下ニ行ハレザルヲイフ、兄弟云云ハ忽ト突ト兄弟國ヲ爭ヒ、竟ニ兄弟ノ恩寡シ、今ハ唯我ト汝ト二人アルノミ、人ノ汝ト予トヲ讒間セントスル者多シ、汝其言ヲ信ズル勿レ、人實ニ汝ヲ誑シテ竟ニ亡國ノ禍ヲ見ントナリ、蓋シ此詩ヲ作リシ者ハ同姓ノ臣ナラン、朱ハ淫者相言フノ詞トナス。

公子五爭ノコト、左傳桓公十一年、十五年、

箋云 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集傳 達音獺。叶他悅反。○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 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 激揚之水。喩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 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毛傳 迋誑也。集傳 鮮上聲。女汝同。迋音誑。○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毛傳 二人同心也。箋云 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集傳 信叶斯人反。○與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

見ント思フナリ。語ヲ轉倒シテ解ス可シ。毛鄭ハ興トシ、朱ハ賦トス、初句ハ亂世ヲ形容シ、二句ハ度ヲ改メザルノ君子ニ比ス、夷ハ悅・瘳ハ癒ナリ、朱注ハ淫女ノ語トス、然ラバ君子ハ其情郎ヲ指スナリ。

子ハ學生ナリ、我ハ詩ノ作者ナリ、嘗テ同窓ニ在リ、今廢學セル學友ニ贈ルノ詩ナリ、青衿ハ學生ノ服、鄭箋ノ禮父母在云云ハ禮記緇衣篇ノ文ナリ、學生ハ青年ナレバ、多ク父母存在ス、(父母死セバ白衿) 故ニ終ニ學生ノ服章又學生ノ稱トナル、嗣音ヲ毛傳習樂ト解スルハ長ゼズ、鄭箋音信ヲ絶タザルヲ望ムノ意トナスニ從フベシ、第二章ノ不來ト對照ス、第三章ノ挑達ハ遊惰放

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毛傳 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毛傳 瘳愈也。集傳 膠叶音驕。瘳叶憐蕭反。○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毛傳 晦昏也。箋云 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傳 喜樂也。集傳 晦叶呼洧反。○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

鄭注 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毛傳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 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己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傳 嗣習也。古者敎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 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集傳 衿音金。○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毛傳 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傳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集傳 佩叶蒲眉反。思叶新齋反。來叶陵之反。○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毛傳 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 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傳 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禮ヲ俟タズシテ相奔ルハ自由結婚ナリ。

毛鄭ニ從ヘバ前二句ハ比ニシテ後二句ハ賦ナリ、朱ハ全章ヲ賦トス、毛傳ノ除地町町者トハ空地ノ正方形ナル者ナリ、男女ノ際ノ近クシテ易キニ比ス、茹藘ハ一名茜、和名あかね、絳ヲ染ムベキモノ、茜草阪ニ在リ、採ラント欲スレドモ得ズ、遠クシテ難キニ比ス、男ノ家ニ奔ラント欲スレバ近クシテ易ケレドモ、男子ノ親迎ノ禮ヲ以テ我ヲ迎フルヲ俟ツハ遠クシテ難シ、朱説ハ上二句ヲ單ニ男家ノ風景ト見ル、第二章ノ踐ヲ毛傳ニ淺トシ、朱注ニ行列貌トス、家室ノ櫛比セルヲイフナリ、豳風伐柯ニ籩豆有踐、毛傳ニ云フ、行列貌ト、出處亦行列ノ貌トスルヲ可トスベシ。

度ハ法度禮儀ナリ、其度ヲ改メザルノ君子ヲ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

毛傳 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箋云 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傳 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云 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不來則爲遠。集傳 墠音善。叶上演反。茹音如。藘音閭。阪音反。叶孚臠反。○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陂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毛傳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 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喩也。

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毛傳 卽就也。箋云 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集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卽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毛傳 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 興者。喩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傳 胡何。夷說也。箋云 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集傳 淒音妻。喈音皆。叶居奚反。○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

全篇ノ意ハ序ノ男行而女不隨ニ、既ニシテ之ヲ悔ユルノ意ヲ加ヘテ見ル。

婚姻ノ禮、男親迎シ、女ト車ヲ同ジクス、子ハ親迎ニ來リタル男子ヲ女子ヨリ稱シテイフ、我ハ女子自ラ言フ、丰ハ豐滿ノ義、男子風采ノ善ナル者、俟我乎巷ハ男子門ヲ出デテ巷中ニ待ツナリ、當時我他ニ期スル所ノ情郎アリテ此人ノ親迎ニ應ゼザリキ、今ヤ之ヲ悔ユレドモ及バズ、鄭箋ニ異人之色トイフハ即チ他ノ情夫ナリ、第二、第三章ノ錦褧ハ中庸ノ衣錦尙絅ニ同ジ、歸嫁ノ衣裳ニシテ婦德ヲ見ハシタルモノ、叔伯ハ廣ク男子ヲ指シテイフ。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鄭注 昏姻之道。謂嫁取之禮。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毛傳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 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

悔予不送兮。 毛傳 時有違而不至者。箋云 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更思之。集傳 丰音風。叶芳用反。巷叶胡貢反。○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 毛傳 昌盛壯貌。箋云 堂當爲根。根門梱上木近邊者。

悔予不將兮。 毛傳 將行也。箋云 將亦送也。集傳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毛傳 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 褧襌也。蓋以襌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紨衣纁袡。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毛傳 叔伯迎己者。箋云 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集傳 衣去聲。褧絅同。行叶戶郎反。○賦也。褧襌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集傳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國事ヲ謀ラズ、爲ニ權臣專橫、終ニ廢セラレテ國ヲ逐ハルルニ至レリ、維レ子ノ故ニ、我ヲシテ憂懼餐食ニ遑アラザラシム、朱注ハ淫女ノ詞トナス。

狂童ハ突ヲ斥ス、突忽ト國ヲ爭ヒ位ヲ奪フ、國人、大國ノ來ツテ我ヲ正サンヲ欲スルナリ。

子ハ大國ノ正卿ヲ斥ス、溱洧ハ鄭國ノ二大川ナリ、子若シ我ヲ愛思シテ我國ノ非ヲ征正セントスルノ意アラバ、我ハ裳ヲ揭ゲテ溱洧ヲ徒涉シ、難ヲ告ゲテ援助ヲ請フベシ、若シ我ヲ愛セズシテ、我請ヲ容レズンバ、豈他ニ其人無カランヤ、狂童(突)ノ狂行、實ニ我ヲシテ之ヲ言ハシムルナリ、朱注ハ淫女其私スル所ノ情郞ニ語ルノ詞ト解ス。

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毛傳 憂懼不遑餐也 集傳 餐七丹反。叶七宣反。○賦也此亦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己者衆。子雖見絶。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毛傳 不與賢人共食祿。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毛傳 憂不能息也。 集傳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鄭注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毛傳 惠愛也。溱水名也 箋云 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簒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箋云 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衞。後之荊楚。

狂童之狂也且。 毛傳 狂行童昬所化也 箋云 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集傳 溱音臻。且音疽。○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毛傳 洧水名也。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毛傳 士事也 箋云 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

狂童之狂也且。 集傳 洧叶于己反。○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失フト爲ス、朱注ハ淫女情人ニ語ルノ言トナス、子都ハ美男子ナリ、狂ハ狂人ナリ、第二章ノ喬松山上ニアルハ以テ大臣ニ恩澤無キニ譬フ、遊龍ハ枝葉ヲ放縱セル紅草ナリ、以テ小人ノ跋扈ニ比ス、子充ハ良人、狡童ハ貌有ツテ實無キ者ナリ。

蘀ハ木葉ノ槁レテ落ツルモノ、吹女ノ女ハ卽チ蘀ヲ指ス、叔伯ハ兄弟ナリ、ココニテハ羣臣ノ長幼者ヲイフ、落葉ヤ落葉ヤ、風吹イテ落葉散ル、猶君倡シテ臣和スルガ如キナリ、今ヤ乃チ然ラズ、羣臣其君ヲ無ニシテ自ラ強弱ヲ以テ相服ス、汝倡ヘテ、我和ス、其自專亦甚シトナリ、朱子ハ淫女ノ詞トシ、予ヲ女子自ラ謂フト解ケリ。

權臣ハ祭仲ナリ、祭仲太子忽ヲ廢シテ突ヲ立ツ、前ニ解アリ。狡童ハ忽ヲ斥ス、彼ノ狡童我(賢者)ト言ツテ

倒失其所也。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毛傳 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 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覲子充。乃反往覲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集傳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鄭注 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

毛傳 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唱而後和。箋云 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喩號令也。喩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傳 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 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集傳 蘀音托。女音汝。倡去聲。和去聲。叶戶圭反。○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

毛傳 漂猶吹也。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毛傳 要成也。集傳 要音腰。○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鄭注 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毛傳 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 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維

華美ニシテ幸福ナリシナラント言ヒテ、其婚ヲ避ケシヲ刺ルナリ。同女ハ齊女孟姜ナリ、同車ハ毛傳ニ親迎同車也ト解ク、婚姻ノ禮ニ男親ラ女ヲ迎フ、其禮男女ノ家ニ至リ、女ノ車ヲ御スルコトアリ、故ニ此語アリ、蕣華ハ木槿、齊女ノ美麗ナルニ比ス、將翺云云ハ女ノ動作ノ都雅ニシテ衣服裝飾ノ華麗ナルヲイフ、孟ハ長女ノ義、姜ハ齊ノ姓ナリ、第二章ノ將將ハ佩玉ノ鳴ル音、德音ハ德行ノ聲響ナリ。

毛ハ扶蘇荷華ノ山隰ニ在ルヲ以テ高下大小各其宜シキヲ得ルニ比シ、忽ノ人ヲ用フル、小大下高ヲ顚倒シ、山隰ニモ如カズト爲シ、鄭箋、山ハ高シ、君子ノ處ルベキ高位顯官ニ比ス、隰ハ卑シ、君子ノ處ルベキ所ニ非ズ、扶蘇ハ小木、小人ニ比ス、荷華ハ花ノ美ナルモノ、君子ニ比ス、其臣ヲ用フル顚倒其所ヲ

翶將翔。佩玉瓊琚。毛傳 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毛傳 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 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又閑習婦禮。集傳 華叶芳無反。○賦也。蕣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有女同行。顏如蕣英。毛傳 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云 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將翶將翔。佩玉將將。毛傳 將將鳴玉而後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 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集傳 行叶戶郎反。英叶於良反。將音鏘。○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鄭注 言忽所美之人。實非善人。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毛傳 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 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毛傳 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 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集傳 華叶芳無反。且音疽。○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毛傳 松木也。龍紅艸也。箋云 游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其養臣顛

之。雜佩以贈之。毛傳 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箋云 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毛傳 問遺也。箋云 順謂與己和順。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箋云 好謂與己同好。集傳 來叶六直反。贈叶音則。好去聲。○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注 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傳 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 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將

序説ノ事實ハ左傳隱公三年及桓公五年、六年、十一年ニ見ユ、朱子ハ男女淫奔ノ詩トス。

此詩太子忽齊女ヲ娶リタランニハ、斯ノ如ク

リ、故舊ハ遽ニ絶ツ可カラズト言フト爲ス。

德ハ有德ノ君子ナリ、色ハ女色ナリ、古ノ夫婦ガ士大夫賓客ノ德有ル者ヲ遇スルノ作法ヲイヒテ、今ノ德ヲ貴バザルヲ刺ルナリ、朱注ハ單ニ古ノ賢夫婦相警ムルノ辭ヲ述ブトナス。

女ハ婦ナリ、士ハ夫ナリ、夙起ノ狀ヲイフ、朱傳ハ子興云云ヲ妻ノ語トス、翱翔ハ射ヲ習ヒ鳥ヲ執リテ賓客ニ供スルナリ、第二章ノ子ヲ鄭ハ賓客トシ朱ハ夫トス、加ハ鄭箋ニ加豆ノ義トス、牲牢ノ外ニ別ニ之ヲ加ヘ增スナリ、朱注ハ加ヲ射テ中ツルノ義ト解ス、偕老ハ賓主親密ノ語、朱傳ハ夫婦偕老ノ義トス、第三章ハ賓客ヲ饗スルヲイフ、贈、問、報ミナ贈ルノ義ナリ。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鄭注 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箋云 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毛傳 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 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毛傳 閒於政事。則翺翔習射。箋云 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集傳 鳧音符。○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毛傳 宜肴也。箋云 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箋云 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毛傳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集傳 加叶居之居何二反。宜叶魚奇魚何二反。老叶呂吼反。好叶許厚反。○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

ハ光澤アルナリ、洵ハ毛傳ニ均トナシ、鄭箋ニ皆ト解ス、朱注ハ信トス、前篇叔于田ノ詩ニ洵美且仁、次篇有女同車ニ洵美且都トアルト同文法ニシテ、コヽモ恂ニ通ジテ信ノ義トスルヲ勝レリトスベシ、侯ハ君ナリ、名ハ廷臣タリト雖モ、其德望正ニ國君タルベキ人格ナルヲイフ、彼其之子ハ郎チ其人ヲ指シテイフナリ、粲集傳粲ニ作ル。

序ハ莊公道ヲ失ヒ君子之ヲ去ル、國人去ツテ巖穴ニ隱レントスル其君子ノ袖ヲ執ヘテ引止ムル也ト爲ス、無我惡ヲ云云ハ予子ノ袖ヲ執ヘテ引止ムルヲ怨惡スル勿レ、我之ヲ爲ス所以ノモノハ、莊公先君ノ道ヲ速ニ行ハズ、有道ノ君子皆朝ヲ棄テヽ去ルガ故ナリ、朱子ハ解シテ、淫婦人ニ棄テラル、男ノ去ルニ於テ其袖ヲ執ヘテ曰ク、子我ヲ惡ンデ留ラザル勿レ、汝ト吾トハ舊交ナ

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傳司主也。集傳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毛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

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毛傳彦士之美稱。集傳彦叶魚旰反。○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彦者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

毛傳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大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

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毛傳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於先君之道。使我然。集傳摻所覽反。袪叶起據反。惡去聲。寁音咎。○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

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毛傳魗棄也。箋云魗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集傳魗音讐。叶齒九反。好叶許口反。○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序ニ刺朝トイヒ風朝トイヒ、古ノ君子ヲ言ヒテ當時ノ朝廷ヲ刺ルト爲ス、朱注ハ大夫ヲ美スルノ詞、然レドモ指ス所ヲ知ラズト言ヘリ、朝ハ鄭ノ朝ヲ言フ、然ルニ首章ノ鄭箋ニ羔裘諸侯之朝服也トイフハ中ラズ、朱注ノ大夫服也ニ從フベシ、如濡

毛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集傳軸叶音胄。陶叶徒候反。抽叶敕救反。好叶許候反。○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卽高克也。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集傳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責之深矣。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注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集傳濡叶而朱而由二反。侯叶洪姑洪鉤二反。其音記。舍音赦。渝叶容朱容周二反。○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清人ハ鄭國清邑ノ人、文公ハ鄭ノ文公ナリ、高克ハ桓公以來ノ門閥ニシテ、專橫其君ヲ顧ミズ、狄ヲ境ニ禦ガシムルハ之ヲ遠クルノ策也、故ニ事無ウシテ久シク召サズ、徒ニ河上ニ彷徨シ、師旅離散ス、陳ノ公子ハ故鄭國ノ臣、由リテ殊ニ高克ヲ惡ム、事ハ左傳閔公二年ニアリ、鄭注ノ狄侵衞ハ同年十二月ノ事、衞ハ鄭ノ隣國ナリ、故ニ豫メ狄ヲ境ニ禦ガシムルナリ。

清人在彭ハ高克清邑ノ人民ヲ發シテ軍旅ヲ整ヘ、彭ノ地ニ戍スルナリ、駟介以下ハ軍人ノ裝束ヲイフ、河上ハ即チ彭ノ地、翺翔ハ夷狄ノ鄭ノ境ニ入ラズ、士卒事無キナリ。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鄭注】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衞。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毛傳】清鄭邑也。彭衞之河上地。鄭之郊也。介甲也。【箋云】清者高克所師衆之邑也。駟介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毛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集傳】彭叶普郎反旁音崩。叶補岡反重平聲。英叶於良反。○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翺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毛傳】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毛傳】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集傳】麃音標。○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毛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ル者ニ題シテ大叔于田ト云ヒシノミ、詩ノ本文ニ大字アルニ非ズ、乘馬ハ駟馬ナリ、莊公ノ田獵ニ叔段從行スルナリ、火ハ草ヲ燒キテ獸ヲ狩ルナリ、烈ハ毛傳ニ列トス、獵人列スルナリ、朱注ハ火盛ナル貌トス、女ハ汝ナリ、叔段ヲ呼ブナリ。

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叔于田。乘乘黃。毛傳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叔在藪。火烈具揚。毛傳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毛傳忌辭也。箋云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集傳行音杭。忌音記。御叶魚駕反。磬音慶。控口貢反。○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䪆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毛傳驪白雜毛曰鴇。兩服齊首。毛傳馬首齊也。兩驂如手。毛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毛傳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毛傳慢遲。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毛傳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箋云射者蓋矢弢弓。田事畢。集傳鴇音保。叶補苟反。慢叶黃半反。罕叶虛旴反。掤音冰。鬯音暢。弓叶姑弘反。○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竝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箭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集傳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テ莊公ヲ刺ルノ語ナシ、然レドモ刺意ハ實ニ裏面ニ伏在スルナ成サンノ田スルハ亂ヲリ、叔トスルノ意志アリテ、名ヲ田獵ニ假リテ兵士ヲ訓練スルナリ。

コレ亦叔段ヲ美シテ莊公ヲ刺ルナリ。然レドモ其莊公ヲ刺ルノ語見エザルコト前篇ニ似タリ、刪補ニ云フ、大叔于田ノ三章、首ハ其材勇ニ誇ツテ之ヲ戒ム、次ハ其射御ノ精ヲイヒ、末ハ其事ヲ終ルノ善キヲイフ、皆私愛ノ情ノミト。

首章大叔于田ノ大字ハ序文ニ依リテ誤衍スルナリ、下二章皆大字ナシ、蓋シ叔于田ノ詩二篇アリ、後人之ヲ區別センガ爲ニ、其長文ナ

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閒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

毛傳冬獵曰狩。箋云飲酒謂燕飲也。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集傳狩叶始九反。好叶許厚反。○賦也。冬獵曰狩。

○叔適野。巷無服馬。

箋云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箋云武有武節。集傳野叶上與反。馬叶滿補反。○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

毛傳叔之從公田也。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毛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在旁曰驂。

叔在藪。火烈具擧。

毛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列人持火俱擧。言衆同心。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

毛傳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也。

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毛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集傳乘下去聲。馬叶滿補反。組音祖。藪音叟。叶素苦反。襢音但。裼音錫。將音槍。狃音紐叶女古反。女音汝。○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

ントセバ、臣請フ之ニ事ヘン、君若シ與ヘズンバ、臣請フ之チ除カント、公聽カズ、小忍ビズシテ以テ大亂チ致セリ、事ハ左傳隱公元年ニ見ユ、此詩ハ祭仲ノ諫言ニ對スル莊公ノ答辭ト見バ明瞭ナリ、或ハ此詩チ以テ淫奔者ノ辭トナス、朱子亦然リ。

コレ亦前篇ト同ジク莊公チ刺ルノ詩ナリ、朱子ハ民間男女相悅ブノ詞ト疑フ、全篇悉ク叔段チ美スル辭ニシテ嘗

母之言。亦可畏也。箋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集傳將音槍。折音哲。母叶滿彼反。懷叶胡威反。畏叶於非反。○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毛傳牆垣也。桑木之衆者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毛傳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集傳兄叶虛陽反。○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毛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集傳檀叶徒沿反。○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鄭注繕之言善也。甲鎧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毛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集傳田叶地因反。○賦也。叔莊公弟叔共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

莊公、母武姜ノ弟叔段ヲ過愛スルヲ制スル能ハズ、終ニ弟ヲシテ無禮驕慢ナラシメシヲ刺ルナリ、弟後ニ亂ヲナシ、兄弟相戰フニ至ル、初メ祭仲莊公ヲ諫メテ曰ク、君將ニ之ニ與ヘ

改更。適之。館舍。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爲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毛傳 好猶宜也。箋云 造爲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集傳 造叶在早反。○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毛傳 蓆大也。箋云 作爲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集傳 蓆叶祥籥反。○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集傳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鄭注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毛傳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云 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喩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喩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箋云 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仲可懷也。父

シ、昔イカナ衰周ノ季、古籍既ニ亡ビテ得テ考フベキナシト。

武公ハ鄭國初代桓公ノ子ナリ。父子相繼ギテ周ノ司徒トナリテ令名アリ。司徒ノ職ハ十二敎ヲ掌ル、周禮大司徒ニ詳ナリ。

緇衣ハ黒衣、卿士朝ヲ聽クノ正服ナリ。鄭朱ハ私朝ニ居ルノ服トナス。宜ハ武公ノ德行人格、能ク緇衣ニ適スルヲイフ。粲ヲ毛鄭ハ餐即チ飲食ノ義トシ、朱注ハ精米ノ義トナス。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集傳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卽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毛詩國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注 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敎。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毛傳 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云 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也。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傳 適之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云 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飮食之。集傳 館叶古玩反。〇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

禮記ニ見ユ、不予信、今我ガ言フ所ノ夫婦ノ禮別有ラシムルハ古ノ大夫ノ賢ナルニヨルヲ疑フナリ、皦日ハ白日ナリ、我言ノ信ナルヲ證スルナリ、朱注ハ男女ノ情事トナシ、誓約ノ辭ト解ク。

御案ニ云、朱子此詩ヲ以テ婦人其私スル所ノ者ヲ望ンデ來ラズ、丘中復與ニ私シテ之ヲ留ムル者アリ、蓋シ子嗟、子國ノ二人アリトナス、其説朱子ヨリ始ル、後儒閒〻之ヲ疑フアリ、以爲ク此ノ如クンバ則夫子詩ヲ刪ル時、何ゾ田野ノ淫人ヲ取ツテ之ヲ錄センヤ、毛傳留ヲ大夫ノ氏トシ、子嗟、子國ヲ父子ト爲ス、鄭康成曰ク、其世ノ賢ヲ著スト、若シ然ラバ則チ賢大夫ニシテ隱君子ナル者ナリ、毛萇古ヲ去ル未ダ遠カラズ、其説當ニ本ヅク所アルベ

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集傳穴叶戶橋反。皦音皎。○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鄭注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毛傳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集傳將音倉。施叶蛇。○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毛傳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毛傳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己得厚待之。集傳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毛傳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己而遺己也。集傳子叶奬里反。玖叶擧里反。○賦也。之子。幷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ス、蕭ハ祭祀ニ共スル所以、以テ事ノ大ナルニ比ス、艾ハ疾ヲ療スル所以、急事ニ比ス、此三句臣ノ小事大事或ハ急事ヲ以テ出デ使スルヲ興ズ、朱傳ハ此三者ヲ以テ婦人ガ其思フ所ノ人ヲ指スト爲シ、表面ハ此物ヲ采ルニ託シテ出ヅト爲ス。

毛鄭ハ古ノ大夫ヲ美シテ今ノ大夫ガ男女ノ訟ヲ聽ク能ハザルヲ刺ルノ詩トナシ、朱ハ周衰ヘタルモ大夫尚ホ能ク其邑ヲ治ムル者アリ、淫奔ノ人之ヲ恐レテ作ルト爲ス。

大車檻檻トシテ行キ、菼タル毳衣ヲ衣ル、之レ古ノ大夫ノ德行アリテ威儀堂堂ト邦國ヲ巡行シ、男女ノ訟ヲ聽キタルヲ云フ、當時女豈男(爾)ヲ思ハザランヤ、大夫(子)ヲ畏レテ敢テ奔ラザルノミ、今ヤ乃チ然ラズト云フナリ、第三章ノ異室ハ生時夫婦内外ヲ別ニシ禮儀嚴正ナルヲイヒ、同穴ハ死シテ夫婦同所ニ葬ラルル制ヲイフ、

采艾者。喩臣以急事使出。【集傳】歲本與艾叶。○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毛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菼薍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毛傳】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云】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集傳】毳尺銳反。菼吐敢反。○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毛傳】啍啍重遲之貌。璊頳也。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集傳】啍音吞。璊音門。○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毛傳】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箋云】穴謂冢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

ス、ミ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ノ三句ハ王ノ恩無ギ他人ニ同ジトテ、王ノ父、母、兄ノ恩ノ如キヲ言フナリ、毛傳ハ單ニ他人ノ事トス、三章ノ漘ハ毛傳ニ水隒也トアリ、阪ノ水ニ沿フ所ナリ、我聞ヲ鄭箋ニ相聞命也トイフ、命ハ名ナリ、名ヲ通ジテ音信スルナリ。

君子出使スレバ小人乘ジテ之ヲ讒間シ、桓王不明ニシテ之ヲ識別スル能ハズ、此詩乃チ君子ノ出使シテ、小人ノ毀ル所トナルヲ恐ルルナリ、朱子ハ以テ淫奔ノ詩トナシ、序說誤矣トイフ。

毛鄭ハ興トシ朱ハ賦トナス、葛ハ絺綌ヲ爲ル所以、婦人ノ事ニ屬ス、以テ事ノ小ナルニ比

壘。滸音虎。遠去聲。顧叶果五反。○興也。緜緜長而不絶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己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 毛傳 涘厓也。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 毛傳 王反無母恩。 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箋云 有識有也。 集傳 涘音俟。叶矣始二音。母叶滿彼反。有叶羽己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 毛傳 漘水隒也。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毛傳 昆兄也。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箋云 不與我相聞命也。 集傳 漘音脣。昆叶古勻反。聞叶微勻反。○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爲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鄭注 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傳 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箋云 興者。以采葛。喩臣以小事使出。 集傳 葛叶居謁反。○賦也。采葛。所以爲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傳 蕭所以共祭祀。 箋云 彼采蕭者。喩臣以大事使出。 集傳 蕭叶疎鳩反。○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傳 艾所以療疾。 箋云 彼

作者幼稚ノ時、我生之後ヲ長大ノ後トシ、爲造庸ハ軍役ノ事、罹憂凶ハ軍役ノ憂ト爲ス、朱傳ハ我生之初ヲ西周ノ盛時、我生之後ヲ東周衰微ノ時ト爲ス、尙無爲、尙無造、尙無庸ノ尙ヲ毛鄭ハ庶幾（ちかし）ト解シ、朱傳ハ猶ト解セリ。

毛傳ハ平王其九族ヲ閔マズ、王族由テ刺ルノ詩トナス、朱子ハ之ヲ採ラズ、云フ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ト。毎章始ノ二句ハ葛藟ガ水ニ沿ヒ、潤澤ヲ受ケテ長ズルヲイフ、蓋シ葛藟ヲ借リテ以テ一門ノ王ニ棄テラレテ、他國ニ彷徨スルヲ反言スル也、朱說ハ單ニ人民散ジテ郷里ヲ去リ、流離所ヲ失フノ義トナ

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與也。以兎爰與無爲。以雉離與百罹也。下章放此。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

毛傳 罦覆車也。

我生之初。尙無造。

毛傳 造爲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

集傳 罦音孚。叶步廟反。憂叶一笑反。覺音教。叶居笑反。○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兎。造亦爲也。覺寤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

毛傳 罿罬也。

我生之初。尙無庸。

毛傳 庸用也。箋云 庸勞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毛傳 聰聞也。箋云 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集傳 罿音衝。○比也。罿罬也。卽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兎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鄭注 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

毛傳 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箋云 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喩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毛傳 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 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尙親親之辭。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箋云 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集傳 藟音

主眼ハ君子不樂其生焉ニアリ、鄭注ノ寐不欲覺ハ各章ノ寐無吪、寐無覺、寐無聰ニ據リテイフ、寧ロ生キザランヲ欲スルナリ、桓王失信ハ左傳隱公三年ニ見ユ。
毛鄭ハ興トシ朱ハ比トナス、毛鄭ハ有兔爰爰ヲ兔拘制セラレズシテ緩、雉離于羅ヲ雉網ニ羅リテ急、以テ政ヲ爲スニ緩急アリ、心ヲ用フル均シカラザルヲ興ズト爲ス、朱傳ハ兔ヲ小人、雉ヲ君子ニ比シ、小人幸ニシテ免レ、君子禍ニ羅ルニ比スト爲ス、毛鄭ハ我生之初ヲ

貌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箋云 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集傳 啜張劣反。○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集傳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鄭注 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謂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毛傳 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 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

我生之初。尚無爲。 毛傳 尚無成人爲也。箋云 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無軍役之事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毛傳 罹憂。吪動也。箋云 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集傳 爲叶吾禾反。罹叶良何反。○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

閔周也ハ君子詩材ヲ凶年ニ夫婦相棄ツルニ借リテ、周室ノ式微ヲ歎ズルヲ云フナリ、室ハ婦、家ハ夫ナリ、室家相棄ト云フト雖モ、意ハ夫ガ婦ヲ棄ツルナリ。

蓷ハ陸草ナリ、然ルニ今谷中ニ居リ其處ヲ得ズ、水ニ傷ラレ將ニ死セントス、以テ婦人宜シク平安ノ世ニ居ルベシ、今凶年ニ遇フヲ以テ夫ニ疎セラレ、恩情絕エントスルニ譬ヘテ興ズ、遇人之艱難ノ人ハ夫ヲ云フ、艱難ハ恩情無クシテ己(妻)ヲ困苦セシムルヲ云フ、人之不淑ハ夫ノ己ニ善カラザルナリ、朱傳ハ夫其人ノ窮厄(艱難)死喪饑饉(不淑)ニ遇フト解ス、毛鄭ハ妻ガ夫ノ情ノ薄キヲ怨ムト爲シ、朱ハ遇フ所然リトシテ怨ミズト爲ス。

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鄕遂之民供貢賦衞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下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毛傳 興也蓷鵻也暵菸貌陸艸生於谷中傷於水 箋云 興者喩人居平安之世猶鵻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鵻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

有女仳離嘅其嘆矣 毛傳 仳別也 箋云 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嘅然而嘆傷己見棄恩薄

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傳 艱亦難也 箋云 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阨 集傳 蓷吐雷反嘆音罕仳音痞嘆音灘○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卽今益母草也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 毛傳 脩且乾也

有女仳離條其歗矣 毛傳 條條然歗也

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箋云 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 集傳 脩叶式竹反歗叶息六反○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 毛傳 鵻遇水則濕 箋云 鵻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薄徒用凶年深淺爲薄厚

有女仳離啜其泣矣 毛傳 啜泣

ナス、只且ハ語勢ヲ强ムル爲ノ虛字、敖ハ誑文ニ出遊也トアリ。揚ハ水激シテ波ヲ揚グル也、君王ノ威ニ譬フ、束薪ヲ流スハ水ノ易シトスル所、然ルニ之ヲ流サズト云フ、平王政敎煩急ニシテ、恩澤下民ニ流レザルヲ言フナリ、人民兵役ニ外ニ苦ミテ故鄕ヲ思慕シ、平王ヲ怨ミテ之ヲ刺ルナリ、當時平王ノ母家申國、彊楚ニ迫近シ、數、之ニ侵伐セラル、平王乃チ周ノ民ヲ發シテ遠ク申、甫、許ニ衞戍セシム、此詩乃チ戍兵ノ怨思ナリ、彼其之子ハ鄕里ノ安キニ居リテ、我ト來リテ申ヲ戍ラザルノ人ヲ指ス、朱注ハ室家ノ義トス、卽チ妻子ナリ。

揚之水。不流束薪。【毛傳】興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喩平王政敎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毛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鄕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箋云】懷安也。思鄕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集傳】其音記。懷叶胡威反。還音旋。○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毛傳】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集傳】興也。楚木也。甫卽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幷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毛傳】蒲艸名也。【箋云】蒲蒲柳。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毛傳】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集傳】蒲叶滂古反。○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爲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集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擧。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

周室式微、變亂相次ギ、位ニ在ルノ君子其道ヲ行フ能ハズ、徒ニ祿仕ヲナシテ優倡樂工ノワザヲ取リ、我(其君子ノ朋友)ヲ招キテ亦仕ヘテ國王房中ノ歡樂ヲ佐ケシム、蓋シ道行ハレズ、其レ之ヲ樂ンデ其身ヲ全ウシ、害ニ遠ヲカンノミトイフ、以テ周ノ日日ニ非ナルヲ閔フルナリ、朱子ハ前篇郎チ君子于役ノ詩ヲ作リシ征夫ノ婦ガ心事ヲ抒ストナス、良人既ニ歸リテ役ヲ勞トセズ、能ク貧賤ニ安ンジテ以テ自ラ樂ム、家人其意ヲ悲ンデ之ヲ美スト解ス、然レドモ朱亦序說ヲ棄テズ、疑ヲ存シテ此說ヲナスノミ、毛ハ陽陽ヲ無所用其心也トス、蓋シ意ニ介セザル。ナリ、優倡樂工ノ業ヲ醜トセザルヲ云フ、朱注ハ志ヲ得ルノ貌ト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鄭注 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毛傳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云 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

其樂只且。

箋云 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集傳 簧音黃。樂音洛。只音止。且音疽。○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

毛傳 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箋云 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其樂只且。

集傳 翿音桃。敖音翺。○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鄭注 怨平王恩澤不行於下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君子ハ周ノ士大夫タイフ、平王ノ時軍役息ムナク、士大夫其出役軍人ノ歸期ナキヲ嘆シ、風雨山河ノ危難ヲ思ヒ、此詩ヲ賦シテ平王ヲ刺リ且ツ諷スルナリ、朱ハ君子ヲ婦人其夫ヲ目スルノ辭トナシ、室家ガ外征ノ夫ヲ思慕スルノ義トス。曷至哉ヲ鄭ハ、君子何レノ時ニカ歸來スベキト歎ズトナシ、朱ハ今ヤ征夫何レノ處ニカ至レルト其先途ヲ虞ルルノ辭トナス、雞羊牛ハ日夕各、其棲處ニ歸スルコトヲ知ル、行役ノ君子ニ至リテハ乃チ然ラズ、悲シム可キナリト云フ、毛、鄭、朱同意。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箋云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毛傳鑿牆而棲曰塒。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牛羊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來也。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箋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集傳哉叶將黎反。棲音西。塒音時。來叶陵之反。思叶新齋反。○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毛傳佸會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毛傳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君子于役。苟無飢渴。箋云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集傳佸音括。叶戶劣反。括音聒。叶古劣反。渴叶巨列反。○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ルニ稷ハ苗穗又ハ實ト云フ。邁ヲ毛朱ハ行ト解ク、即チ行キ行クナリ。鄭ハ道トス、即チ道ヲ行クナリ。此何人哉ヲ鄭義ニ亡國ノ君ト云フハ、暗ニ幽王ヲ指ス。

憂。箋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箋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毛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云遠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集傳天叶鐵因反。○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毛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毛傳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集傳穗音遂。○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毛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毛傳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集傳噎音咽。叶於悉反。○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集傳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王ハ王風、周ノ王城ヲ詠ズルモノ、初メ周室ノ盛ナルヤ、文王豐ニ都シ武王鎬ニ都シ、號シテ西都又西周ト云フ、序ニ宗周ト云フモノ之ナリ、平王東遷シテヨリ東都又東周ト云ヒ、周室微弱ニシテ下諸侯ニ列スルニ至レリ、詩ハ卽チ東周ノ大夫ノ役ニ行クモノ、道宗周ノ古都ヲ過ギ、宗廟宮室ノ荒廢シテ、其地盡ク禾黍トナリシヲ觀ジ、無限ノ感慨ヲ發スルナリ、毛、鄭、朱同解。

毛鄭ハ體ヲ言ハズ、朱子ハ賦ニシテ興ト云フ、稷ハ今高粱ト稱スルモノナリ、黍ヨリモ晚シ、故ニ黍ノ離離タ

毛詩卷第四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集傳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襃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毛詩國風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鄭注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毛傳 彼彼宗廟宮室。箋云 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毛傳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箋云 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知我者。謂我心

毛詩卷第三終

ス、朱子ハ男女贈答ノ詩トス。

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毛傳 瓊瑤美玉。匪報也。永以爲好也。集傳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傳 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毛傳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 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集傳 玖音久。叶舉里反。○比也。玖亦玉名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集傳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狐ノ綏綏ハ、牝牡相配シテ所ヲ得ルヲ云フ、以テ人ノ男女相得ザルヲ興ズ、裳ハ衣ノ配、故ニ裳無キ男ヲ見テ、其ノ爲ニ裳ヲ作ラントト言フヲ以テ女之ガ配タラント欲スルニ喩フ。

此詩ハ序ニ齊桓公ヲ美スル也ト云ヒ、桓公衞ノ亡ヲ救ヒタルヨリ、衞人厚ク其恩ニ報ゼントトシテ此詩ヲ作ルト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傳 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絶水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 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配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家室。集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絶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淺可厲之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毛傳 帶所以申束衣。集傳 帶叶丁計反。○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毛傳 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集傳 服叶蒲北反。○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衞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衞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毛傳 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箋云 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也。集傳 瓜叶攻乎反。琚音居。好去聲。○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

此詩時ヲ刺ルナリ、衞ノ政善カラズシテ、男女時ヲ失ヒ配偶ヲ喪ヘルナリ。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毛傳 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 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毛傳 甘厭也。箋云 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集傳 杲古老反。○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 諼艸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 憂以生疾。將危身。欲忘之。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毛傳 痗病也。集傳 焉音煙。諼音萱。背音佩。痗音妹。○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集傳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敍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刺時也。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鄭注 育生也。長也。

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喩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喩近。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衞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衞之政敎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注衞宣公之時。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毛傳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毛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集傳朅音挈。殳音殊。爲去聲。○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毛傳適主也。集傳適音的。○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說己容。

○

爲ス、觿ハ成人ノ佩ブル所ノ物、之ヲ佩ブルナラバ成人ノ事ヲ治ムベキニ、君ニハ其才能無シトナリ、不我知ハ我ヨリモ知ナラズノ義ナリ、不我甲ハ我ヨリモ狎レズ、即チ事ニ習ハズノ義ナリ、各章ノ末句ハ威儀有ルヲ言ヒテ、暗ニ德之ニ稱ハザルヲ刺ル。

帶悸兮。毛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集傳芄音丸。觿音畦。悸其季反。○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芄蘭之葉。箋云葉猶支也。童子佩韘。毛傳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雖則佩韘。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集傳與也。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注宋桓公夫人。衞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是詩以自止。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傳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喩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喩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集傳葦音偉。跂音企。望叶武方反。○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衞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衞。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

此詩惠公ヲ刺ルナリ、公幼ニシテ位ニ卽キ、自ラ才能アリト謂ヒテ大臣ニ驕リ、但威儀ヲ習ウテ政ヲ知ラズ、大夫之ヲ刺ル。
芄蘭ハ毛傳以テ柔潤溫良ト爲シ、君德當ニ此ノ如クナルベキニ喩フト爲ス、鄭箋ハ柔弱ニシテ他物ニ依ラザレバ起タズ、以テ幼君ノ大臣ニ依ルベキニ喩フト

不以不答而違婦禮。集傳右叶羽軌反。遠去聲。弟叶滿彼反。○賦也。泉源卽百泉也。在衞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衞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衞而自歎其不如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毛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箋云己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集傳瑳上聲。儺乃可反。○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衞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閒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

毛傳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己今不得夫婦之禮。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傳出遊思鄉衞之道。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集傳滺音由。○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鄭注惠公以幼童卽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芄蘭之支。

毛傳興也。芄蘭草名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稚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

童子佩觿。

毛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毛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稚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

容兮遂兮。垂

イテ我ヲ棄ツ、淇隰ニ岸泮アリ、以テ自ラ拱持ス、我夫ハ反リテ自ラ拘制スル無ク、心ノ儘ニ行ヒテ我ヲ薄ンズ、幼稚ノ時夫ハ我ト言笑和柔シテ相親ミ、我ト信ヲ以テ誓ヒテ懇誠ナリキ、然ルニ今ニ及ビ、我ヲ棄テテ前言ヲ履ムヲ念ハズ、夫ニシテ前言ヲ履ムヲ念ハズ、我亦已ンヌルカナトナリ（鄭箋ハ第三章ノ桑之未落ヲ以テ單ニ初秋ノ時、第四章ノ桑之落矣ヲ季秋ノ時トナセリ）。

【毛傳】泮坡也。【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毛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髮晏晏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

不思其反。

【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集傳】岸叶魚戰反。泮音畔。叶匹見反。晏叶伊佃反。旦叶得絹反。反叶孚絢反。思叶新齋反。哉叶將黎反。○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爲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衞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毛傳】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己。己無由致此道。【集傳】籊音笛。○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衞物。淇衞地也。○衞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毛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喩己不見答。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箋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

へ、男之ヲ棄テタルニ喩フ、此ニ於テ女其己ヲ薄ンズルノ漸ク然ルヲ追説シテ曰ク、我汝ノ妻トナリテヨリ三歳ノ後、衣食ニ貧シク困苦セリ、我本誘ハレテ淇水ヲ車ニテ渡リテ往キシガ過ナリ、我ハ行ヒ差ハザルニ、男ハ其徳ヲ二三ニストテ之ヲ怨ムナリ、第五章ハ女又言フ、初メ夫ノ家ニ至リシ時、三歳ノ間顔色モ衰ヘズ夫ニ愛セラレ、家計ノ苦勞モ無カリシガ、己ハ夫ノ愛ヲ侍ミテ自ラ安ンゼズ、早ク起キ晩ク寝ネテ勤メタルハ一朝ノ事ニアラズ、三歳ノ後夫ノ家ニ在ルコト既ニ久シクシテ、漸ク疏ンゼラレテ暴ヲ以テ遇セラルルニ至ル、我兄弟ハ我今ノ境遇ヲ知ラズト雖、若シ知ラバ必ラズ笑ハン、靜ニ過去ヲ思ヘバ、本我自身ノ過ナレバ、自ラ哀傷スルナリ、第六章ハ又其初メニ反リテ言フ、初メ夫ハ汝ト夫婦ト爲ラバ偕ニ老イント言ヘルニ、今ハ老

徂爾三歳。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毛傳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己。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歳貧矣。言此者。明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帷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己專心於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毛傳爽差也。箋云我心一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毛傳極中也。集傳隕叶于貧反。湯音傷。漸音火。爽叶師莊反。行去聲。叶戸郎反。○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値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三歳爲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己亦不解惰。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歳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毛傳咥咥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毛傳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己無終。則身自哀傷。集傳朝叶直豪反。咥音戲。笑叶音燥。○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歳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戻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女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ノ約ヲ成シタル後、秋ノ初トナリ、女子男ヲ望ミテ相見ル、然レドモ廉恥ノ心存スル故、男ヲ望ムト言ハズシテ復關ヲ望ムト言フ、復關ハ男ノ居ル處ノ地ナリ、男ヲ見テ喜ブヤ、男ハ汝ヲ妻トセントシテト筮ニ問ヘルニ、皆吉ナリトテ又女ヲ誘フ、此ニ於テ女ハ男ニ汝ノ車ヲ以テ來リテ我ヲ迎ヘヨ、我ノ財貨ヲ擧ゲテ汝ニ就カントト答ヘタルナリ、第三章ハ桑之未落云云ヲ以テ女ノ色未ダ衰ヘザル時、其貌灼灼然トシテ美ナルニ喩フ、此時男子之ヲ悅ビ、女亦其樂ニ耽ル、賢者因テ女ヲ戒メテ鳩桑甚ヲ食ヒ過グレバ之ニ醉フ、男女耽樂過度ナレバ禮義ヲ傷ル、士ノ耽ハ尚解クベキモ、女ノ耽ハ解說スベカラズト言ヘルニ、女方ニ男ノ寵ニ耽リシ時故、其言ヲ聽カザリキトテ、寵衰ヘテ棄テラレタル今日之ヲ悔ユルヲ言フ、第四章ハ桑之落矣云云ヲ以テ女子ノ色衰

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毛傳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言。喜之甚。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毛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毛傳賄財。遷徙也。箋云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徙就女也。集傳垝音鬼。垣音袁。關叶圭員反。漣音連。賄呼罪反。○賦也。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毛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集傳于音吁。下同。葚音甚。叶知林反。耽叶持林反。○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

此詩ハ時ヲ刺ルナリ、宣公ノ時淫風大ニ行ハレ、男女相奔誘ス、女ノ色衰フレバ復タ相棄ツ、或ハ困シテ自ラ其正配ヲ失ヘルヲ悔ユルアリ、詩人其事ヲ序シテ此詩ヲ作ル、正ニ反ルヲ美シ、淫泆ヲ刺ルナリ。

第一章ハ女子ガ當初男ニ誘ハレシ時ノ事ヲ序スルナリ、時ニ夏ノ初ニ容貌敦厚ノ民有リ、布ヲ抱キテ來リ、生絲ヲ買ハントテ言フ、然レドモ其心ハ實ハ我ヲ妻トセントノ相談ノ爲ナリキ、我之ニ誘ハレ、之ヲ送リテ頓丘ニ至リ、此處ニテ話ヲ極メ、男子ハ夏即チ期ト爲サント欲ス、我之ニ謂ヒテ子ノ期ヲ過タント欲スルニハアラネド、子コ良媒無ケレバ、期餘リ切迫ニシテ會シ難カラントスル恐アリ、子怒ル無レ、子ト約シ秋ヲ以テ期ト爲サント言ヘリト也、第二章ハ前章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毛傳 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 箋云 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箋云 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毛傳 丘一成爲頓丘。箋云 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毛傳 愆過也。箋云 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 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傳 將願也。箋云 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集傳 蚩音癡。貿音茂。絲叶新齊反。謀叶謨悲反。丘叶祛奇反。媒叶謨悲反。將音槍。○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 毛傳 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云 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

ヲ惡メバナリ、說ハ鄭箋ニ襚ニ作ルベシト云ヒ、來嫁ノ時ニ衣服ヲ更フルヲ云フト解セリ、朱子ハ舍卽チやどろト解セリ。

章之意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毛傳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

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毛傳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毛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集傳敖音翺。說音稅。郊叶音高。驕音曉。叶音高。鑣音標。茀音弗。朝音潮。叶直豪反。○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箋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集傳活音括叶戶劣反。罛音孤。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鱣音邅。鮪音洧。發音撥。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音孑。朅音褧。○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ハ願フ所此樂ニ踰エズ、弗告ハ此樂ヲ人ニ告ゲザルナリト云ヘリ。

此詩莊姜ヲ閔ムナリ、莊姜ハ齊侯ノ女ナリ、來リテ衞莊公ニ嫁ス、美ニシテ賢ナリ、莊公嬖妾アリ、州吁ヲ生ム、母子公ニ寵有リ、莊姜禮セラレズシテ子無シ、國人之ヲ閔ミテ此詩ヲ作ル。

首章ハ莊姜ノ容貌美ニシテ系統ノ尊貴正大ナルヲ言ヒ、第二章ハ其容貌ノ美宜シク夫ノ親幸ヲ得ベキヲ言ヒ、第三章ハ莊姜始メ來リシ時、公ニ朝スル者ハ皆早ク退キ、君ヲシテ政事ニ勞シ親ヲ親ムヲ得ザラシムル無レトテ、君ノ莊姜ト相得ンコトヲ願ヘルヲ言ヒ、第四章ハ、莊姜ノ父ノ國ナル齊ハ、地廣饒、士女佼姣、禮義備レルニ、莊公何ゾ莊姜ヲ禮セザルカト莊公ヲ責ム、衣錦褧衣ハ錦ノ衣ニ襌衣ヲ加フルナリ、錦衣ハ塗中ノ服ナリ、襌衣ヲ加フルハ文章ノ顯ハレ過グル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毛傳】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褧襌衣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襌衣。爲其文之太著。

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毛傳】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集傳】頎音祈。衣去聲。褧音熲○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襌也。錦衣而加褧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爲之賦碩人。卽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手如柔荑。【毛傳】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毛傳】如脂之凝。領如蝤蠐。【毛傳】領頸也。蝤蠐蝎蟲也。齒如瓠犀。【毛傳】瓠犀瓠瓣。螓首蛾眉。【毛傳】螓首顙廣而方。【箋云】螓謂蜻蜻也。巧笑倩兮。【毛傳】倩好口輔。美目盼兮。【毛傳】盼黑白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集傳】荑音啼。蝤音囚。蠐音齊。瓠音互。螓音秦。盼叶匹見反。○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

此詩ハ莊公ヲ刺ルナリ、莊公先君ノ業ヲ繼グ能ハズ、賢者ヲシテ退キテ窮處セシム。毛傳ノ義明ナラズ、王肅ハ山澗ノ閒ニ在リテ能ク其樂ヲ成スモノ、大人寬博ノ德ヲ以テナリ、故ニ獨寐ヌルモ寤メテ先王ノ道ヲ言ヒ、永ク誓ヒテ敢テ忘レズ、道ヲ信ズルノ篤キ以テ觀ルベシ、又自ラ誓ヒテ敢テ其言ヲ過チ差ヘズト云ヘルハ、或ハ毛傳ノ旨ヲ得タルカ、鄭箋ハ寬ヲ寬然トシテ虛乏ノ色有リト云ヒ、弗諼ハ君ノ惡ヲ忘レザルナリト云ヒ、薖ハ飢ノ意、弗過ハ敢テ君ノ朝ニ入ラザルノ意ナリト云ヒ、軸ハ病ム、弗告ハ君ニ善道ヲ告ゲズトナリト云ヘリ、朱子ハ考槃ヲ說クコト毛鄭ニ異ナリ、弗諼ハ隱居ノ樂ヲ忘レズ、弗過

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衞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鄭注窮猶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毛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集傳澗叶居賢反。寬叶區權反。諼音喧。○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閒。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毛傳曲陵曰阿。薖寬大貌。箋云薖飢意。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集傳薖音科。過音戈。○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毛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獨寐寤宿。永矢弗告。毛傳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集傳告音谷。○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リ、終不可諼兮ハ、盛德ノ至、民之ヲ稱シテ忘ルベカラズトナリ、充耳琇瑩云云ハ服飾ノ盛ナリ、德其服ニ稱フ、宜ナリ入リテ卿タルヤトナス。

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毛傳青青茂盛貌。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毛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集傳青音精。瑩音營。會音怪。○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毛傳簀積也。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毛傳金錫練而精。珪璧性有質。箋云珪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毛傳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毛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集傳簀音責。叶側歷反。猗音倚。重平聲。較音角。○興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珪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爲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閒。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集傳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

此詩武公ノ德ヲ美スルナリ、武公文德アリ、又能ク規諫ヲ聽キ、禮ヲ以テ自ラ防グ、入リテ周ニ相タリ、詩人美シテ此詩ヲ作ル。每章首ノ二句ハ、淇水浸潤ノ澤ニヨリ、綠竹猗猗タルヲ以テ、武公ノ美質盛德、康叔ノ餘澤ニ出ヅルニ喩フ、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云云赫兮咺兮ハ、學問聽諫、禮ヲ以テ自ラ脩メテ德ヲ成シ、又威儀宣著スルヲ云フ、有匪君子如金如錫云云猗重較兮ハ、美質アリ、之ヲ鍊リテ益〻精シク、美質アリテ、琢磨シテ器ヲ成シ、寬仁ノ德アリ、故ニ入リテ周ノ卿トナリ、重較卽チ卿車ニ乘ルトナ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集傳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衞淇奧詁訓傳第五

集傳 衞一之五

毛詩國風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毛傳 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 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毛傳 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毛傳 諼忘也。集傳 奧音與郁同。猗音醫叶於何反。磋平聲。僩音限。咺況晚反。諼音喧叶況遠反。○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衞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

稺且狂。

毛傳尤過也。是乃衆幼稺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集傳䖟音盲。叶謨郎反。行叶戶郎反。稺音雉。○賦也。偏高曰阿丘。䖟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衞。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䖟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稺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眞以爲稺且狂哉。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毛傳願行衞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
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毛傳控引極至也。箋云今衞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箋云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箋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集傳芃音蓬。麥叶訖力反。尤叶于其反。思叶新齎反。○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集傳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チ唁ハント欲スルモ、父母既ニ死シタレバ歸寧ノ道無シ、此詩チ作ル。

第一章ノ大夫、跋渉云云ノ二句チ鄭箋ハ衞ノ大夫ガ許ニ來リテ國亡チ告ゲシ時ノコトトシ、朱子ハ夫人漕ニ行カントシテ出デケルニ、許ノ大夫追ヒ來リテ之チ止ムトス。

鄭注 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衞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毛傳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云 載之言則也。衞侯戴公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毛傳 悠悠遠貌。漕衞東邑。箋云 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疾至于漕。大夫跋渉。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水行曰渉。箋云 跋渉者。衞大夫來告難於許時。集傳 驅叶袪尤反。漕叶徂侯反。○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渉。○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衞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衞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毛傳 不能旋反我思也。箋云 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毛傳 不能遠衞也。箋云 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衞。○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毛傳 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毛傳 閟閉也。集傳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衞。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衞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毛傳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箋云 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毛傳 行道也。箋云 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許人尤之。衆

朱子ハ鄭ニ同ジ、末ノ二句ハ賢者、大夫ヲ以テ忠順ノ德(姝)アリト爲シ、善道ヲ之ニ與ヘント欲スルヲ云フ。

此詩許穆夫人ノ作ナリ、夫人ハ衞戴公ノ妹也、許ニ嫁シテ後衞滅ビ、戴公國ヲ去リテ漕ニ在リ、夫人許ノ力小ニシテ衞ヲ救フ能ハザルヲ傷ミ、又歸リテ兄

姝音樞。畀音庇。○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衞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衞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

毛傳 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箋云 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毛傳 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云 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集傳 組音祖。予音與。○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毛傳 析羽爲旌。城都城也。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毛傳 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 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集傳 告音谷。○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集傳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閒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衞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衞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詩序ニ善ヲ好ムヲ美スルナリ、文公ノ臣多ク善ヲ好ム、民間ノ賢者善道ヲ以テ之ヲ告グルヲ樂ムナリト、朱子ハ大夫禮ヲ盛ニシテ賢者ヲ見ルト爲ス。
毎章首ノ二句ハ大夫ノ旟旌ヲ建ツルヲ言フ、次ノ二句ハ、毛傳賢者ガ大夫ニ絲ヲ組ミ馬ヲ御スルノ法ヲ以テ民ヲ治ムベキヲ告グルヲ願フト爲シ、鄭箋ハ素絲ヲ旄ニ附ケテ飾ト爲シ、四馬五馬又ハ六馬ニ乘リテ來ルト爲ス、

與人無威儀者同。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箋云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集傳相去聲。皮叶蒲何反。儀叶牛何反。爲叶吾何反。○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 毛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毛傳俟待也。集傳俟叶羽己反。又音始。○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 毛傳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毛傳遄速也。集傳死叶想止反。○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鄭注賢者時處士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毛傳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衞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者也。**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毛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毛傳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集傳孑音結。浚音峻。郊叶音高。紕音避

テ之ヲ指シテ視ル者無シ、況ヤ淫奔ノ女子、誰カ敢テ之ヲ視ンヤ、女子當ニ父母兄弟ニ遠カリテ嫁スベキモノナリ、何ゾ淫行ヲ爲スカ（第一章）、氣朝ニ西ニ升レバ、旦ヨリ食事ニ至ル間ニ必ズ雨ル、氣應自ラ然ルナリ、女子人ニ適クハ性ノ自然ナリ、何ゾ嫁セズシテ淫行ヲ爲スカ（第二章）、淫奔ノ女貞潔ノ信無ク、又昏姻必ズ父母ノ命ヲ待ツヲ知ラズ、其罪ヤ大ナリ（第三章）。

凍遠去聲。○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

毛傳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集傳隮音賚。母叶滿補反。○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

毛傳乃如是人。淫奔之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昏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傳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集傳信叶斯人反。命叶彌并反。○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衞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毛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

此詩ハ淫奔ヲ止ムルナリ、文公ノ化ニ因リテ衛ノ淫奔ノ俗化シ、淫奔ノ者ハ民齒セザルナリ、朱子ハ淫奔ヲ刺ルト爲ス。

蝃蝀ハ虹ナリ、夫婦道ヲ以テセズシテ禮ヲ失フアレバ、虹東ニ見ハル、君子之ヲ見レド敢

三千。

毛傳 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箋云 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集傳 倌音官。說音稅。田叶徒因反。淵叶一均反。騋音來。千叶倉新反。○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集傳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鄭注 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毛傳 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 虹天氣之戒。尙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箋云 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集傳 蝃音帝。蝀音

ニ從フ、揆之以日ハ、日影ニヨリテ東西ヲ正スナリ、第二章ハ國ヲ建ツルノ初、先ヅ墟ニ升リテ形勢ヲ察シ、降リテ地ノ蠶桑ニ宜シキヲ觀、更ニ龜卜ニ問ヒ、愼重ヲ致セルヲ云フ、第三章上ノ句ハ、文公心ヲ農事ニ用フルヲ言ヒ、下ノ句ハ文公直ニ庸人ニアラズ、故ニ心ヲ秉ルコト誠實深遠ノ善人ナリ、既ニ政行ハレ德實ス、故ニ國富ミ騋馬ト牝馬ト三千有ルニ至レリトテ美スルナリ、說于桑田ハ桑田ニ辭說ヲ爲シ、民ニ農事ヲ敎フルヲ言フ。

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傳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以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備豫也。集傳定音訂。椅音醫。○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衞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毛傳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愼之至也。

降觀于桑。

毛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毛傳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集傳虛音墟。叶起呂反。京叶居良反。○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毛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於桑田。敎民稼穡。務農急也。

匪直也人。

毛傳非徒庸君。

秉心塞淵。

毛傳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淵深也。

騋牝

此詩衛文公ヲ美スルナリ、衛、狄ニ滅ボサレ、齊桓公之ヲ復シ、文公徙リテ楚丘ニ居ル、始メテ城市ヲ建テテ宮室ヲ作リ、國家殷富ナリ。

定之方中ヲ毛傳ハ定星ノ昏ニ中スルヲ見テ、南ノ方位ヲ正スト爲シ、鄭箋ハ夏正十月ノ時ト爲ス、朱子ハ鄭箋

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毛傳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集傳奔叶逋琨反。○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鄭注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毛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

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毛傳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集傳麥叶訖力反。○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爰采葑矣。沬之東矣。箋云葑蔓菁。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毛傳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集傳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集傳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卽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鄭注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禽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毛傳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毛傳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集傳鶉音純。彊音姜。兄叶虛王反。○興也。鶉鵪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鵲

此詩淫奔ヲ刺ルナリ、宣惠ノ世、衞ノ公室淫亂ニシテ、世族在位マデモ妻妾ヲ相竊ミ、桑中ニ密會シ、風俗頽敗セルナリ。

爰采唐矣云ノ二句ヲ鄭箋ハ唐（菜ノ名）ヲ采ルハ必ズ沬ニ於テスルヲ以テ、淫亂ヲ爲サントスル者必ズ衞ノ都ニ之クニ喩ヘ、衞ノ淫亂ノ主タルヲ惡ムナリト云ヘリ、朱子ハ唐ヲ沬ニ采ルト託言シテ、意中ノ人ト密會スルナリト解セリ、姜弋庸ハ貴族ナリ、其女ニシテ淫行有ルヲ惡ムナリ。

瑳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集傳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鄭注 衞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得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謂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毛傳 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衞邑。箋云 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衞之都。惡衞爲淫亂之主。

毛傳 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箋云 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傳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 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送我則於淇水之上。集傳 沬音妹。中叶諸良反。要音腰。宮叶居王反。上叶辰羊反。○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兎絲。沬衞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衞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

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爲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毛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鬒髮如雲。不屑髢也。毛傳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箋云髢髲也。不絜者。不用髲爲善。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毛傳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且之皙也。毛傳揚眉上廣。皙白皙。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集傳玼音此。翟叶去聲。鬒音軫。髢音第。瑱吐殿反。揥敕帝反。且音疽。皙音錫。叶征例反。○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如鬼神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毛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毛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毛傳展誠也。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集傳瑳上聲。展音戰。叶諸延反。縐音皺。紲音屑。袢音半。叶汾乾反。顏叶魚堅反。媛音院。叶于權反。○賦也。

此詩ハ宣姜ヲ刺ルナリ、宣姜淫亂ニシテ夫ニ事フルノ道ヲ失フニヨリ、夫人服飾ノ盛、容色ノ美有リテ、德之ニ稱ハザルヲ言ヒテ之ヲ刺ル。

毛傳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毛傳辱辱君也。集傳與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集傳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注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毛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宜。毛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毛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集傳珈音加。叶居河反。委音威。佗音駝。宜叶牛何反。○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

此詩ハ衞人上ヲ刺ルナリ、宣公死シ、子惠公立ツ、幼ナリ、庶兄頑宣姜ニ烝ス、國人之ヲ疾ミテ此詩ヲ作ル。牆ハ非常ニ備フ、然ルニ此處ニ茨ヲ生ズ、之ヲ除カントセバ反リテ牆ヲ傷ランヲ恐ル、以テ國君ハ禮ヲ以テ國ヲ防制ス、然ルニ其宮內ニ倒倫ノ事アリ、除カントシテ容易ナラザルヲ興ズ、中冓ノ言ヲ鄭箋ハ宮中ニ構成セル淫亂ノ言ト爲ス、朱子ハ中冓ヲ舍ノ材木ヲ交ヘ積ムモノト爲シ、男女密會ノ處ト爲シタリ。

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毛傳特匹也。之死矢靡慝。毛傳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集傳慝音忒。○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注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毛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毛傳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毛傳於君醜也。集傳埽叶蘇后反。冓音姤。道叶徒厚反。○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毛傳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毛傳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毛傳長惡長也。集傳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

此詩ハ共姜自ラ誓ノナリ、衛世子共伯早ク死シ、其妻共姜義ヲ守ル、父母之ヲ他ニ嫁セントス、共姜此詩ヲ作リテ他心無キヲ示ス。髧彼兩髦ハ共伯ヲ謂フ、髦ハ子ノ父母ニ事フル飾ナリ、父母死スレバ之ヲ去ル、母也天只ハ毛傳ニ天ヲ父トセリ、母ヲ前ニ言ヒ父ヲ後ニ言フハ、天ト下ノ人ト叶韻ニ便ズルノミ、朱子ハ母ノ吾ヲ養フノ恩天ノ如クナレドモト解セリ、不諒人ハ共姜ノ心ヲ信トセズトナリ。

毛詩卷第三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集傳]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毛詩國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注]共伯僖侯之世子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毛傳]興也。中河河中也。[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毛傳]髧兩髦之貌也。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也。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也。

之死矢靡他。[毛傳]矢誓也。靡無也。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他心也。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天謂父也。[集傳]髧音萏。儀叶牛何反。他音拖。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

二子伋壽ヲ思フナリ、宣公伋ノ妻ヲ奪ヒテ壽及ビ朔ヲ生ム、朔其母ト伋ヲ公ニ譏ス、公伋ニ命ジテ齊ニ使セシメ、賊ヲシテ途ニ之ヲ殺サシメントス、壽ハ謀ヲ知リ、伋ニ告ゲニ逃レシム、伋肯ンセズ、壽乃チ伋ノ節ヲ奪ヒテ先ヅ往ク、賊ハ節ヲ見テ伋ト思ヒテ之ヲ殺ス、伋後レ至リテ、自ラ君ノ命ジテ殺サシムルハ我ナリト云フ、賊又之ヲ殺ス、國人傷ミ思ヒテル詩ヲ作ル、二子乘舟ハ伋壽同ジク舟ニ乘リシニアラズ、二子ノ危ヲ冒カシテ往クヲ以テ乘舟ニ喩ヘタルナリ、其景ハ舟ノ影ナリ。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集傳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集傳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毛詩卷第二終

貽リテ殷懃ノ意ヲ結ブ、男其物ノ美ヲ悅ビ、又女ノ美ヲ憚ブ(第二章)。女又男ニ荑ヲ貽ル、荑信ニ美ニシテ異ナリ、荑ノ美ナルニアラズ、美人ノ貽ルトコロナルヲ以テ其物亦美ナル也、(第三章)ト解セリ、第三章ノ女ハ汝ト讀ミ、美人之貽ハ美人ノ貽リモノナレバナリト讀ムナリ。

新臺ノ詩ハ衞宣公ヲ刺ル也、公其子伋ノ爲ニ妻ヲ娶ル、新臺ヲ河上ニ作リテ其來ルヲ要シ自ラ之ヲ取ル、國人之ヲ惡ミテ此詩ヲ作ル。毛傳ハ水ハ物ヲ潔クスル所以ナルヲ以テ、宣公ガ河上ニ不潔ノ行ヲ爲スヲ興ズト爲シ、朱子ハ實景ヲ賦スト爲ス、燕婉ハ伋ヲ謂ヒ、籧篨ハ宣公ヲ言フ、籧篨ハ本ト俯ス能ハザル病ノ名ナリ、朱子ハ本義ニ從フ、鄭箋ハ常ニ人ノ顏色ヲ觀テ媚ヲ呈スル人トス、蓋シ常ニ人ノ顏色ヲ觀ルヲ以テ俯ス能ハズト爲スナリ。

二子乘舟ノ詩ハ宣公ノ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毛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集傳】與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集傳】凡宣姜事。首尾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衞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後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毛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爲之憂養養然。【集傳】汎芳劒反。景叶舉兩反。○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毛傳】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毛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念思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集傳】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ノ次序ヲ正セバ、其能ク靜女ノ美ヲ成スヲ以テ之ヲ說ブ(鄭箋ハ懌ヲ釋トシ、靜女彤管ヲ執リテ法ヲ陳說シ、妃妾ノ德ヲ美ナラシムト解ス)(第二章)、人、牧ヨリ荑ノ美ニシテ異ナルヲ貽ル者アラバ、我此ヲ用ヒテ祭祀ニ供シ、君ニ進メント云フヲ以テ、人深宮ヨリ貞信ノ女ノ美ニシテ異ナル者ヲ歸ルアラバ、我之ヲ進メテ君ノ妃ト爲サント云フニ喩ヘ、此女ヲ君ノ妃ト爲サント言フハ、女ノ美色ナルガ爲ノミニアラズ、此女ノ能ク彤管ノ法ヲ我ニ貽ルヲ以テナリ(鄭箋ハ首章ニ靜女ヲ見ントシテ得ズト云ヘルニ應ジテ、我心ニ之ヲ得テ君ニ進メントノ望アリシユヱ、今我ニ靜女ヲ貽ル者アラバ我ハ其貽ル所ノ人ヲ美トシテ君ニ進メント解セリ)(第三章)、朱子ハ美女ト城隅幽僻ノ處ニ會スベク約シタルニ、女期ニ違ウテ至ラズ(第一章)、美女我ニ彤管ヲ

我以法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集傳女音汝。貽與異同。○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鄭注伋宣公之世子。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毛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於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毛傳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衞。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集傳泚音此。瀰音米。籧音蘧。篨音除。鮮斯淺反。叶想止反。○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爲衞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毛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毛傳殄絕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集傳洒音璀。叶先典反。浼音每。叶美辨反。○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毛傳言所得非所求也。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則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反得宣公。

此詩ハ序ニ時ヲ刺ルナリ、衛君及夫人道德無シト云ヘリ、毛鄭倶ニ靜女ノ美ヲ陳ベ、此ヲ以テ今ノ不德ノ夫人ニ易ヘテ君ヲ輔ケシメントスル意ヲ述ブト爲ス、朱子ハ淫奔期會ノ詩ト爲ス、故ニ全篇ノ解釋自ラ二途ト爲ル、毛鄭ニ從ヘバ靜女ハ貞靜ニシテ法度有ル女ニテ、能ク禮ヲ以テ自ラ防ギ、其高キ城隅ノ如シ、我之ヲ愛シテ君ノ配ト爲サント欲スレド見ルヲ得ズ(第一章)、彤管ハ女史后夫人ノ事ヲ掌ルノ法也、靜女能ク彤管ノ法ニ循フ、人君ニ配スベシ、詩人之ヲ貽我彤管ト云フ、彤管煒トシテ赤シ、靜女彤管ノ法ヲ執リ、赤心以テ夫人ヲ正シ、如姿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鄭注】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毛傳】言志往而行止。【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止。謂愛之而不往見。【集傳】姝音樞。搔音騷。踟音知。躕音廚。○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毛傳】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集傳】彤音同。管叶古筦反。煒音偉。說音悅。懌音亦。○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毛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

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毛傳】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

此詩ハ虐ヲ刺ル也、衞國ノ君臣竝ニ民ヲ虐ゲ百姓親マズ、相携ヘテ去ラント欲スル也。

風雪ヲ以テ政教酷暴ニシテ民ヲ病害スルニ喩フ、狐烏ハ、赤キモノハ皆狐、黑キモノハ皆烏、人分別スル能ハズ、君臣同惡ニシテ人之ヲ別クル能ハザルニ喩フ、其虛其邪云云ハ上文ノ如ク性仁愛ニシテ又我ヲ好スル者アラバ、此人ト手ヲ携ヘテ同ジク去リ、倶ニ有德ニ歸セント欲スルハ、獨リ君ノ虐ヲ惡ムノミナラズ、亦在位ノ人ガ昔日ハ寬虛舒徐トシテ威儀謙退寬仁ナリシニ、今ハ皆已ニ急刻ノ行ヲ爲スガ故ナリト也、朱子ハ其虛其邪云云ノ句ヲ、去ルコト寬徐ニスベカラズ、禍ノ迫ルコト已ニ甚シケレバ速ニスベシト解セリ。

北風刺虐也。衞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毛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喩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傳】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毛傳】虛虛徐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已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集傳】雨去聲。雱音滂。行叶戸郎反。邪音徐。下同。只音紙。且音疽。下同。○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尙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毛傳】喈疾貌。霏甚貌。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毛傳】歸歸有德也。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集傳】喈音皆。叶居奚反。霏音非。○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毛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毛傳】攜手就車。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集傳】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鵶。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使ノ事（王事）ハ他人ニ行カズシテ自分ノトコロニ來リ、賦稅ノ事（政事）ハ他人ノ方ヲ減ジテ自分ノ方ニ益シ、君ノ己ニ對スル偏頗ニシテ、「己獨リ苦ヲ兼ネ、且家人ハ此ク困苦センヨリハ寧ロ去ツテ他ニ仕フルニ如カズト己ヲ責ムルヲ云フ、而シテ此困苦ハ實ニ君ノ爲ストコロナルモ、忠臣ハ之ヲ天ニ歸シテ君ヲ怨ミズ、如何ニ困苦ストモ去志無ク、止ダ其困苦ヲ忍バント決心スルヲ以テ已焉哉天實爲之ト云フ、謂之何哉ヲ鄭箋ハ止ダ當ニ身ヲ勤メテ君ニ事フベシ、復タ奈何センヤト解シ、忠厚ノ至情ヲ謂フト爲ス、朱子ハ謂二之何一哉ト讀メリ、政事ヲ朱子ハ國政ノ事ト解セリ。

且貧。莫知我艱。 毛傳 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云 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爲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箋云 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言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集傳 門叶眉貧反。窶音巨。艱叶居銀反。哉叶將其反。下同。○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毛傳 適之。埤厚也。箋云 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毛傳 讁責也。箋云 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集傳 埤音琵。讁音責。叶竹棘反。○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 毛傳 敦厚。遺加也。箋云 敦猶投擲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毛傳 摧沮也。箋云 摧者刺譏之言。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集傳 敦叶都回反。遺去聲。叶夷回反。摧徂回反。○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集傳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可トシテ我ヲ止ムルコト無カラント解ス、朱子ハ不ニ瑕有一害ヲ何ぞ害有らざらんト爲シ、義理ニ害有ルベキカト疑ヒテ斷行セズト解ス)、第四章ハ歸寧スルヲ得ザルニヨリ、衞ヨリ來ル時ニ渡リシ肥泉ノ水、經過シタル須漕ノ邑ヲ思ヒテ、思念忘ルル能ハズ、車ニ乘リ出遊シテ憂ヲ除カントナリ。

此詩ハ忠臣仕ヘテ志ヲ得ザルヲ述ブ。第一章ハ君己ヲ遇スルニ祿薄ク財ニモ困ム、然ル君己ノ艱難ヲ知ラズ、諸臣亦知ラザルヲ云ヒ、第二、三章、役

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毛傳 干言所適國郊也。箋云 干言猶涉禰。未聞遠近同異。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毛傳 脂舝其車。以還我則行也。箋云 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遄臻于衞。不瑕有害。

毛傳 遄疾。臻至。瑕遠也。箋云 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衞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集傳 干叶居焉反。舝音轄。叶下介反。還音旋。遄市專反。○賦也。干言地名。適衞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衞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毛傳 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箋云 茲此也。自衞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

毛傳 須漕衞邑也。箋云 自衞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傳 寫除也。箋云 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集傳 歎叶它涓反。漕叶徂侯反。○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衞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衞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

集傳 楊氏曰。衞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鄭注 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毛傳 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 自從也。興者。喻己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

終窶

衞伯ノ女諸侯ニ嫁ス、實家ノ父母死シタル後、衞ヲ懷フコト切ナルモ禮ニ於テ歸寧スベカラズ、故ニ此詩ヲ作リテ其志ヲ見ハス。第一章變彼諸姬云云、毛鄭ハ歸寧シテ其未嫁ノ同姓ノ女ト、婦人ノ禮ヲ謀ラント思フナリト解シ、(聊ヲ毛ハ願ふト解シ、鄭ハいささかト訓ズルヲ異ナリトス)朱子ハ己ニ附添ヒ居ル姪娣ト歸寧ノ相談ヲ爲スト解ス、第二章ノ問我諸姑云云モ、毛鄭歸寧セント欲スルハ諸姑伯姊ヲ見ンガ爲ナリト解シ、朱子ハ歸寧ノ可否ヲ諸姑等ニ問フト爲ス、第三章ハ車ニ脂ヲ差シ軸ヲ加ヘ、嫁時ノ車ヲ返シテ衞ニ歸リ、疾ク衞ニ至ラシヲ欲ス、此事禮義ニ遠カラザレバ害無カラン、(鄭箋ハ不瑕有害ヲ過たず何か有らむト爲シ、此事過失無シ、不爲

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閒。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

泉水。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注 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衞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毛傳 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 箋云 泉水流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 有懷于衞。靡日不思。 箋云 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衞。無一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 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傳 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 箋云 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 集傳 毖音祕。思叶新齋反。變音巒。謀叶謨悲反。○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衞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衞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於衞。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衞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毛傳 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 箋云 泲禰者所嫁國。適衞之道所經見。故思宿餞。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箋云 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傳 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 箋云 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集傳 泲音濟。餞音踐。禰音儞。遠去聲。姊叶奬里反。○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衞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

人ノ伶官ニアルハ其位ニアラズ、故ニ我周室(四方)ノ賢者(美人)ヲ思ヒ、其人ニヨリテ、碩人ヲ王室ニ薦メント欲ス、彼美人即チ碩人ハ、宜シク西方王室ノ位ニ在ルベキ人ナレバナリト云ヘリ、朱子ハ賢者伶官ノ間ニ隠レ、世ヲ輕ンジ志ヲ肆ニスルノ心アリト爲ス、故ニ末章ヲ西方之美人、即チ西周盛時ノ顯王ヲ思慕シ、其遠クシテ見ルヲ得ザルヲ歎ズト解セリ。

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毛傳 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毛傳 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箋云 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集傳 俁音語。組音祖。○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毛傳 籥六孔。翟翟羽也。箋云 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毛傳 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 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容五升。集傳 籥音藥。翟音笛。叶直角反。渥音握。赭音者。叶陟略反。○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隰有苓。 毛傳 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云 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箋云 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傳 乃宜在王室。箋云 彼美人謂碩人也。集傳 榛音臻。苓音零。○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簡兮三章。章六句。 集傳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

序ハ衞國賢者ヲ用ヒザルヲ刺ル、賢者伶官ニ伍スルモ、皆王室ニ事フベキ材德有ル人ナリト爲ス、故ニ毛鄭ハ末章ヲ解シテ、山ニ榛アリ隰ニ苓アルハ、物各各其所ヲ得ルナリ、碩

毛傳 無救患恤同也 箋云 衞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集傳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衞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倶來耳。今按黎國在衞西。前說近是。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毛傳 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名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 衞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毛傳 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德也。箋云 充耳塞耳也。言衞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集傳 瑣音鎖。子叶奬里反。褎音又。○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恆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衞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亂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集傳 說同上篇。

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鄭注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 毛傳 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 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舞也。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毛傳 敎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 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集傳 處上聲。○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

困窮ノ甚ダシキモノト解シ、顚覆ニ至ランヲ恐ルト説ケリ、生ハ生命ノ生ト解セリ、第六章夫ガ困窮ノ時、舊妻ノ力ニ頼リ、今日富裕ニナリ、新昏ニ淫スルヲ以テ、舊妻ハ食ヲ蓄ヘテ冬月ノ缺乏ニ備フルガ如ク、我ヲ困窮ノ時ニ當ラシメタルノミト云ヒ、洸洸タル威武ノ貌、潰潰タル恚怒ノ色ヲ以テ我ニ對シ、我ニ苦勞ノ事ノミヲ爲サシメ、昔者我始メテ來リ嫁セシ時、我ヲ安息シタリシコトヲ念ハズトテ、夫ヲ怨ム也。

旄丘ノ詩、黎侯狄人ニ逐ハレテ衞ニ寓ス、衞方伯ノ職ヲ修メテ之ヲ復スルコト能ハズ、黎侯ノ臣、其衞ニ寓スル久シクシテ、國ヲ復スルノ期知ルベカラザルヲ以テ衞ヲ責ム、詩中叔伯ト云フハ衞ノ臣ヲ呼ブナリ、臣ヲ責メテ君ヲ責メズ、詩人ノ優ナル所ナリ。

旄丘。責衞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衞。衞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衞也。

【鄭注】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謂侯爲牧者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

【毛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喩此時衞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字也。呼衞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集傳】葛叶居謁反。誕音憚。伯叶音逼。○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衞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衞。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衞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衞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毛傳】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久處於此乎。必以衞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衞今不行仁義。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毛傳】必以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衞有功德故也。又責衞今不務功德也。【集傳】久叶舉里反。○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毛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衞諸臣形貌蒙戎然。俱爲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在衞西。今所寓在衞東。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ズ、我ガ生ミシ子孫ヲ憂フルニ暇アランヤトテ、怨痛ノ情甚シキナリ、第四章ハ舊妻ガ平時夫ノ爲メ家道ニ勤勞シ、有ハ之ヲ益シ、無ハ之ヲ求メタルヲ言ヒ、遂ニ他人ニ喪アレバ近鄰皆之ヲ救フ、己ノ家事ニ勉ムルハ當然ナリ、故ニ己ハ平時心力ヲ盡シタルニ、夫ハ今日己ヲ棄ツト怨ム也、朱子ハ民之有喪云云ヲ、鄰里鄉黨ヲモ救ヒタリト解セリ、第五章ハ舊妻其夫ノ事ヲ說キテ、假如善道ヲ以テ我ヲ養フ能ハズトモ、何ノ故ニ吾ヲ讎トスルカ、先ニ有リシ我ガ善德ハ蔽ハレ、今又婦道ヲ以テ事ヘテ已ヲ察シテ吳レズシテ疏外ス、猶ホ貨ノ售レザルガ如シ、昔吾年少カリシ時ニ、他日長大ノ後困窮センコトヲ恐レ、汝ト顚覆盡力シテ家道ヲ興セリ、今日既ニ財產生ジ、互ニ年モ長ジ老ユルニ及ビ、則チ吾ヲ惡ムトテ夫ヲ怨ムナリ、朱子ハ顚覆ヲ

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

不念昔者。伊余來墍。

毛傳 墍息也。箋云 伊維也。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集傳 蓄勅六反。御音語。洸音光。潰音繪。肄音異。○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墍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鄭注 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

毛傳 式用也。箋云 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毛傳 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 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集傳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傳 泥中衛邑也。集傳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集傳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カト云フナリ、第二章ハ道路ノ人モ相別レントスル時ハ遲遲トシテ心ニ忍ビズ（朱ハ妻棄テラレテ行クコト遲遲タリト爲ス）然ルニ我夫ハ然ラズ、輕ク吾ヲ棄テ、我ヲ送ルニ僅ニ門内ニ及ブノミ、恩情無キモ亦甚シ、荼ハ苦キ菜ナリ、然レドモ我夫ノ己ヲ遇スルノ苦毒ハ荼ヨリモ甚シ、故ニ之ニ比セバ荼ハ反リテ甘キ位ナリ、而シテ我夫ハ今其新昏ニ安ンジテ、吾ヲ恤マズトナリ、第三章ハ涇ノ濁水ト渭ノ清水ト合シテ、涇ノ濁見ハルルヲ以テ、新昏ニ比シテ舊妻ノ顏色ノ劣ルコト見ハルルヲ興ジ、舊妻ハ湜湜トシテ正ヲ持シ、動カザルコト沚ノ如シト云ヒテ、室家ヲ爲スノ道ハ舊ニ變ゼザルヲ示ス、毋逝我梁云云ハ舊妻ガ新昏ノ女ニ我ガ室家ノ道ヲ奪フ勿レト云フナリ、此クハ言ヒタレドモ、夫ノ己ヲ遇スルノ薄カリシヲ思ヘバ、我躬スラモラレ容レラレ

附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喩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毛傳】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喩親也。【集傳】匍音蒲。匐音蒲卜反。救叶居尤反。○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竝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鄕黨。莫不盡其道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毛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毛傳】阻難也。【箋云】既難卻我之德。隱蔽我之善。我脩婦道而事之。覬其察己。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

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毛傳】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顚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視毒螫。言惡己甚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毛傳】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集傳】慉與畜同。賈音古。售與讎同。叶市周反。鞠與菊同。覆與福同。○賦也。慉養。阻卻。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顚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毛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箋云】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

當ニ此時ニ於テ請期ノ禮ヲ行ヒテ、二月ニ昏禮ヲ行フベシト解ス、朱子亦鄭説ニ從フ、第四章ハ貞女適ク所ヲ得ザレバ行カザルヲ言ヒテ、夷姜ノ宣公（集傳ハ淫亂ノ人）ト淫スルヲ刺ル。

谷風ノ詩ハ衞人其上ニ化シ、新昏ニ淫シテ舊妻ヲ棄ツ、此詩婦既ニ夫ニ棄テラルル後ニ、夫ノ己ヲ遇スルノ非道ニシテ、新昏ニ淫スルヲ述ブ、序ニ夫婦ノ道ヲ失フヲ刺ルト云フハ是ナリ。

第一章ハ陰陽和シテ谷風至リ、夫婦和シテ室家成リ室家成リテ繼嗣生ズ、黽勉君子ト心ヲ同ジクセンコトヲ思フ、夫婦ノ道ハ譴怒アルベカラズ、葑菲ヲ采ルニハ根惡シトテ葉ヲ棄ツベカラズ、夫婦ノ道、顔色衰ヘタリトテ相與ニスルノ禮ヲ棄ツベカラズ、夫婦ハ德音相違ハザレバ君子ト倶ニ死ニ至ルベシ、然ルニ君子何ヲ以テ顔色衰ヘタリトテ我ヲ棄ツル

甘如薺。茶苦菜也。箋云茶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茶。比方之茶。則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毛傳宴安也。集傳畿音祈。茶音徒。薺音泚。弟待禮反。○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茶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茶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茶。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毛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喩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喩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毛傳屑潔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毛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毋者喩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毛傳閱容也。箋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集傳湜音殖。沚音止。笱與苟同。後胡口反。○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者。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毛傳舟船也。箋云方

姜ノ辭色ヲ以テ宣公ニ媚ブルニ喩ヘテ、夷姜禮義ノ難ヲ顧ミズ、淫亂ノ辭ヲ爲シテ淫行アラシムルヲ刺ル、濟盈ツレバ渡ル者必ズ軌ヲ濡ス、雉ノ鳴クハ雄ヲ求ムルナリ、然ルニ今軌ヲ濡サズト云フハ、淫亂ノ行ヲ爲シテ自ラ非禮ナルヲ知ラザルナリ、又牡ヲ求ムト云フハ、是レ夷姜ノ求ムル所、其當ニ求ムベキ所ニアラザルナリ、第三章ハ正禮ヲ陳ベテ宣公(集傳ハ淫亂ノ人)ヲ責ムルナリ、鴈ハ昏禮ニ用ヒ、納采ヨリ請期ニ至ル、皆旦ヲ用フ、章首二句ハ昏禮ノ正ヲ云フ、末ノ二句ハ毛傳秋冬ヲ昏禮ノ正時トス、氷ノ未ダ泮ケザル時ハ親迎ノ時ニ屬ス、故ニ士妻ヲ己レニ歸セシメントセバ、此時ヲ以テスベシト云ヒ、以テ宣公ノ正式ニ妻ヲ娶ラズ、父ノ妾ニ淫セシヲ責ム、鄭ハ仲春ヲ昏禮ノ正時トス、故ニ氷未泮ハ親迎ノ前ニ行フ請期ノ禮ヲ言フト爲シ、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鄭注】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者。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毛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而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毛傳】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喩夫婦以禮義合。以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云】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集傳】怒叶暖五反。葑與封同。菲與匪同。死叶想止反。○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敍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毛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違猶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喩君子於己不能如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誰謂荼苦。其

以テ禮ヲ以テ昏ヲ成スニ便ニスルヲ興ジ、因リテ宣公何ゾ禮ヲ以テ娶ラズ、乃チ禮ヲ越エ禮ヲ用ヒズシテ夷姜ト淫スルカト刺ルト爲ス、鄭箋ハ匏ノ葉苦クナリ、濟ニ深渉有ルハ八月ノ時ニテ、昏姻ノ禮ノ第一著タル納采問名ヲ行フニ可ナル時ナリ、深厲淺揭ハ男女各〻其才性ニ應ジテ、相當ノ配遇ヲ求ムベキヲ興ジ、宣公ガ正時ヲ以テ納采問名ヲ行ヒ、列國ノ女ヲ娶ラズ、禮ヲ犯シテ夷姜ニ烝スルヲ刺ルト爲ス、朱子ハ匏ニ苦葉アルハ用フベカラザル時ナリ、渡處深ケレバ渉ル者當ニ深淺ヲ量リテ渡ルベシ、以テ男女ノ間亦禮義ヲ度リテ行フベキニ比スト爲ス、第二章毛鄭朱皆婦人禮ヲ犯シテ求ムベカラザルヲ求ムト爲ス、但毛鄭ハ婦人ヲ夷姜ト爲ス、瀰然タル濟水ハ人ノ難シトスル所ナリ、以テ禮義ノ人ヲ防閑スルニ喩ヘ、雉鳴キテ雄ヲ求ムルヲ以テ夷

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毛傳】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瀰濟盈。謂過於厲。喩犯禮深也。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毛傳】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喩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喩夫人所求非所求。【集傳】瀰與米同。鷕以小反。軌與晷同。叶居有反。○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毛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鴈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毛傳】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也。【集傳】鴈叶魚旰反。旭許玉反。○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毛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濟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毛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集傳】招音韶。子叶奬里反。卬與昂同。否叶蒲美反。友叶羽軌反。○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役ノ事有リトテ君子ニ訴フ、第三章ハ女ノ大夫ノ久役ヲ怨ムル辭、末章ハ大夫ノ妻、大夫ノ軍ニ從ハザル者ニ向ヒテ百爾君子ヨト呼ビ懸ケテ、諸君子ハ役ニ從ハズ、我夫獨リ久役ス、知ラズ德行ノ有無ニヨリテ此別ヲ生ズルカ、若シ我夫德行無キ故ニ役ニ從フト言ハバ、我夫ハ人ヲ疾害セズ、又備ルヲ一人ニ求メズ、其行此クノ如シ、何ヲ以テカ善カラズト爲シテ、我君獨リ我夫ヲ久シク外ニ在ラシムルカト、女ノ怨辭ナリ（朱子ノ說ハ少シク異ナリ）。

序ハ宣公ガ父ノ妾夷姜ト竝ニ淫亂ヲ爲スヲ刺ルト云ヒ、朱子ハ單ニ淫亂ヲ刺ルト云フ。毛傳ハ匏ノ苦葉食フベカラズ、濟ノ深涉渡ルベカラザルヲ以テ禮ニ禁法有リ越ユベカラザルヲ興ジ、水深ケレバ衣ヲ以テ涉リ、淺ケレバ裳ヲ褰ゲテ涉ルヲ以テ、時ノ豐凶ニ隨ヒ、禮ニ隆殺ノ別ヲ立テ、

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毛傳 瞻視也。箋云 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箋云 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集傳 思叶新齋反。來叶陵之反。○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箋云 爾女也。女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毛傳 忮害。臧善也。箋云 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集傳 行下孟反。叶戶郎反。忮與至同。○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衞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

鄭注 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毛傳 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箋云 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

深則厲。淺則揭。

毛傳 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 既以深涉記時。因以水深淺。喩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集傳 揭與器同。○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

宣公淫亂ニシテ國事ヲ恤ヘズ、軍旅數〻起リ、大夫久シク軍ニ從ヒ、男女怨曠ス、國人之ヲ患ヘ男女ノ怨語ニ託シテ此詩ヲ作ル。

首章ハ雄雉云云ヲ以テ宣公ノ衣服ヲ整ヘ、形貌ヲ奮ヒ、婦人ニ媚ブルヲ興ジ、君ノ行此クノ如クナルニ、我其朝ニ安ンジテ去ラザリシユヱ、今トナリテ此カル患難(從軍ノ患難)ニ遭フト自ラ怨ムナリ、第二章亦宣公ノ婦人ニ媚ブルヲ言ヒ、君ノ行此クノ如クニシテ國政ヲ恤ヘザルニヨリ、久

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毛傳 睍睆好貌。箋云 睍睆以興顏色說也。載好其音者。興其辭合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毛傳 慰安也。集傳 睍與演同。睆與莞同。○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衞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鄭注 淫亂者。宣公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毛傳 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 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

我之懷矣。自貽伊阻。毛傳 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 懷安也。伊當作繄。繄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集傳 泄與異同。○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箋云 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毛傳 展誠也。箋云 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集傳 上時掌反。○興

衞ノ風俗淫ナリ、子七人有ル母モ、去リテ他ニ嫁セント欲ス。子已等母ヲ安ンズル能ハズシテ、母ヲシテ去ルノ心ヲ生ゼシメタリトシテ自ラ責ム、詩人之ヲ美シテ此詩ヲ作ル。凱風ハ南風萬物ヲ長養スルモノ、以テ母ニ譬フ、棘心天天トシテ盛ナルハ以テ子ニ喩フ、棘木ハ養ヒ難シ、之ヲシテ天天タラシム、母ノ七子ヲ養フノ勞見ルベキ也、我無令人ハ子能ク母ニ報イ、其心ヲ安ンズルモノ無シ、故ニ母去ラントスト自ラ責ムルナリ、末章ハ子黄鳥ノ如ク顏色ヲ令クシ辭令ヲ順ニシ、母ヲ安ンズル能ハザルヲ云フ。

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鄭注】不安其室。欲去嫁也。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毛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喩寬仁之母。棘喩七子也。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毛傳】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夭夭以喩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集傳】夭與腰同。勞叶音僚。○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毛傳】棘薪其成就者。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毛傳】聖叡也。【箋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集傳】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毛傳】浚衞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集傳】下叶後五反。○興也。浚衞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

ザランカト憂フル也、次章ニハ我等從軍ノ上ハ死スル者病ム者(居、處)馬ヲ失フ者アラン、我家人我等ヲ求メントセバ當ニ山林(軍行必ズ山林ニ依ル)ノ下ニ於テセヨト云フ、第四章ハ從軍ノ士卒其伍ト約誓シ、相與ニ救ヒ、且軍陣ニアラズシテ老死ヲ得ント云フ、(毛ハ成說ヲ隊伍ノ數ヲ成スト解シ、非理ニ死亡セザルコトトシ、鄭ハ相悅ビ愛スルノ恩ヲ成スト解ス)第五章ハ上ノ如ク堅ク約シタルニ、陣ニ臨ムヤ約ヲ棄テテ獨リ逃レタルヲ歎ジ、以テ州吁ノ衆心ヲ得ザルヲ示ス、不我信ノ信ヲ毛傳ニ申ノ義ニ解シ、生命ヲ伸ブルノ義トシ、鄭ハ親信ノ義トス、朱子ハ毛傳ニ同ジ、朱子ハ第四章以下ヲ從軍ノ者室家ヲ思フノ言ト爲ス。

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毛傳 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箋云 子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毛傳 憂心忡忡然。箋云 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集傳 忡與充同。○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毛傳 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 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毛傳 山木曰林。箋云 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集傳 喪息浪反。○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鬭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毛傳 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箋云 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傳 偕俱也。箋云 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集傳 契與挈同。○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

毛傳 不與我生活也。箋云 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毛傳 洵遠。信極也。箋云 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集傳 于音吁。下同。洵音荀。信師人反。○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

方ヨリモ來ラザル時アリト解ス、願、則嚏ヲ毛ハ莊姜世道ヲ以テ往キテ州吁ニ加ヘンカト思フコトアルモ、あくびシテ行カズト解シ、鄭ハ人、我ガ噂ヲスレバくさめスト云フ、汝(州吁)我ヲ思フ心アラバ、我ハくさめセントト解シ、朱子ハ心ニ思フトコロアリテ、又風霧ニ襲ハレテはなひる病ヲ得ト解セリ。

衞ノ州吁兵ヲ用フル暴亂、宋陳蔡ト共ニ鄭ヲ伐ツ、國人其勇ニシテ禮無キヲ怒リ、此詩ヲ作ル。

詩ハ鄭ヲ伐ツノ軍ニ從ヘル者ノ語トシテ述ベタル、不我以歸ハ豫メ歸ル期ヲ言ハズ、兵ハ凶事、恐クハ歸ルヲ得

言不寐。願言則嚏。 毛傳 嚏跲也。箋云 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集傳 曀與縊同。嚏音帝同。○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曀曀其陰。 毛傳 如常陰曀曀然。 虺虺其靁。 毛傳 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 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傳 懷傷也。箋云 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集傳 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集傳 說見上。

擊鼓。怨州吁也。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鄭注 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衞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衞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衞。故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公四年。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 毛傳 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箋云 此用兵。謂治兵時。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傳 漕衞邑也。箋云 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治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集傳 鏜與湯同。○賦也。鏜擊鼓聲也。踴躍坐作

莊公死シテ完立ツ、庶弟州吁完ヲ殺シテ代リ立ツ、莊姜亦侮慢セラルルヲ傷ミ、此詩ヲ作ル、朱子ハ莊公暴慢ニシテ莊姜ヲ禮セズ、莊姜之ヲ傷ムト爲ス。

終風ハ一日休ミ無キ風ナリ、終風ノ上ニ又暴(疾)、霾等アルヲ言ヒテ、以テ州吁ノ暴慢ニ喩フ、朱子ハ以テ莊公ノ暴慢ニ比スト爲ス、

惠然肯來云云、毛ハ州吁時ニ順心有リテ莊姜ノ旁ニ來ル、然レドモ來レバ依然暴慢ナリ、故ニ我ヨリ往クベキ道無ク、彼ヨリ來ラズ、我之ヲ思ウテ悠悠タリト爲シ、鄭箋ハ惠然トシテ順心アラバ我旁ニ來ルベシ、然ラズバ來ルベカラズト解ス、朱子ハ來ルコトモアリ、又此方ヨリモ往カズ、彼

能有定。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箋云不循不循禮也。集傳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集傳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鄭注正猶止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毛傳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閒又有甚惡悼者。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謔浪笑敖。毛傳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悼。箋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集傳笑叶音燥。謔許約反。敖音傲。○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毛傳霾雨土也。惠然肯來。毛傳言時有順心也。箋云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毛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集傳霾與理同。○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毛傳陰而風曰曀。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寤

ニ至リシヲ傷ムノ詩ナリ、朱子亦序說ニ從フ。

日月ヲ鄭箋ハ國君ト夫人ト同德同位ナルベキニ喩フト爲シ、朱子ハ莊姜日月ヲ呼ビテ訴フト爲ス、之人ハ莊公ヲ指ス、逝ヲ毛鄭ハ接シ及ブト爲シ、待遇ト爲ス、朱子ハこゝにト訓ス、發語辭ト爲ス、不古處ハ故時卽チ初時ノ如ク處セズトナリ。

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喩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毛傳逝逮。古故也。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毛傳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集傳顧叶果五反。○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毛傳冒覆也。箋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毛傳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其於己薄也。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毛傳盡婦道而不得報。集傳好呼報反。○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毛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毛傳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集傳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己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

情ヲ敍ス、末章ハ始メニ戴嬀ノ賢ヲ敍シ、終リニ大歸セントシテ尚ホ先君莊公ヲ思ヒ、義ヲ以テ莊姜ヲ勉メシムルヲ言フ。

此詩ハ莊姜ガ先君莊公ニ禮セラレズシテ困窮

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毛傳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箋云 頡頏、興戴嬀將歸。出入前郤。之子于歸。遠于將之。毛傳 將行也。箋云 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毛傳 佇立久立也。集傳 頡與絜同。頏與杭同。○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 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毛傳 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毛傳 實是也。集傳 上上聲。○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毛傳 仲氏戴嬀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箋云 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終溫且惠。淑愼其身。毛傳 惠順也。箋云 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毛傳 勗勉也。箋云 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集傳 任平聲。只音紙。淵叶一均反。○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

ルヲ興ズトナセリ、第三章女所治、鄭箋ハ女ヲ妾ノコトトシ、朱子ハ君子ヲ指スト云ヘリ、鄭ハ絲ヲ染メ衣ヲ制スル皆女ノ治ムルトコロ、而ルニ女反リテ之ヲ亂ス、以テ嫡妾ノ禮ヲ亂ルヲ興ズト爲ス、朱ハ妾方ニ少艾ニシテ君子之ヲ嬖スルニ比スト爲セリ、我思古人云云、鄭箋ハ古人禮ヲ制スル者尊卑ヲ定メ、人ヲシテ過無カラシメタルヲ思ヒ、之ヲ善スト爲シ、朱子ハ古人ガ己ノ如キ場合ニ能ク自ラ處シタルヲ思ヒ、己モ過無カラント勉ムト爲セリ。

此詩朱子亦序ト鄭注トノ說ニ從ヒ、莊姜、戴嬀ノ陳ニ歸ルヲ送ルノ詩ト爲ス。

燕燕差池ハ羽翼ヲ衣服ニ比シ、戴嬀將ニ歸ラントシテ其衣服ヲ顧視スルヲ興ジ、頡頏ハ出入前却スルヲ興ジ、下上其音ハ言語感激聲音大小アルヲ興ズ、之子于歸云云ハ莊姜自身ノ

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爲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毛傳 綠末也。絲本也。箋云 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制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毛傳 俾使。訧過也。箋云 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故心善之也。集傳 女音汝。治平聲。訧音尤。叶于其反。○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毛傳 淒寒風也。箋云 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傳 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云 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集傳 淒音妻。風叶爲愔反。○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善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集傳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注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是詩。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毛傳 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 于往也。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毛傳 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箋云 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毛傳 瞻視也。集傳 差初宜反。○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

序ニ莊姜ノ上僭シ、已位ヲ失フヲ以テ自ラ傷ムト爲ス、朱子亦之ニ從フ、但鄭箋ハ綠ヲ褖ノ誤ト爲セリ、褖衣ハ諸侯ノ夫人ノ用フル祭服ノ一種ニテ、其制輕キモノナレバ、妾亦之ヲ用フルヲ得、而シテ素紗ヲ以テ裏ト爲ス、婦人ノ服ハ衣裳同色ナレバ褖衣ハ黑衣ナリ、然ルニ今黃裏又ハ黃裳ナルヲ以テ妾上ニ僭ス

諸。胡迭而微。**箋云** 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用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毛傳** 如衣之不澣矣。**箋云** 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傳**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 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集傳** 迭音垤。澣音緩。○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憒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衞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注** 綠當爲褖。故作褖。今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毛傳** 興也。綠閒色。黃正色。**箋云** 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喩妾上僭。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毛傳** 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集傳** 比也。綠蒼勝黃之閒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閒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毛傳** 上曰衣。下曰裳。**鄭注** 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喩亂嫡妾之禮。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云** 亡之言忘也。**集傳** 比也。上

爲リタルニ、汎汎トシテ流レテ舟ノ用ヲ爲サズ、以テ仁人ノ小人ト並列シテ用ヒラレザルヲ興ズト爲シ、朱子ハ堅實ノ柏ヲ以テ作リシ舟ノ流レテ依ル所無キヲ以テ、婦人ノ夫ニ得ザルニ比スト爲ス、我心匪鑒云云ハ上ノ微我無酒云云ノ句ト同ジク、我心ハ鑒ノ以テ茹ルベカラザルニアラズト云フ義ト爲シ、鑒ハ物ノ形狀ヲ知ルノミニテ其眞僞ヲ度ラズ、我ハ能ク人ノ善惡ヲ知ル、我德之ニ踰エタリト(毛鄭)、朱子ハ鑒ニアラザルガ故ニ度ル能ハズト爲セリ、日月云云、鄭箋ハ云フ、日ハ君、月ハ臣、日月更迭シ虧ク、即チ君臣更迭シ、臣伸ビ君屈スト、朱子ハ日ヲ正妻、月ヲ衆妾ト爲ス、不能奮飛ヲ毛鄭ハ君臣ノ義ヲ思ヒテ去ルニ忍ビズト爲シ、朱子ハ飛ビ去ル能ハザルヲ恨ムト爲ス。

憂在見侵害。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毛傳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集傳汎芳梵反。耿古幸反。敖音翺。○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毛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度知之。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毛傳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傳彼彼兄弟。集傳茹音孺。○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毛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怒也。集傳卷音捲。○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毛傳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毛傳閔病也。

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毛傳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箋云言我也。集傳悄七小反。覯音垢。辟音闢。摽音殍。○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

邶風以下ハ所謂變風ナリ。

毛鄭ハ序ニヨリテ、衛頃公ノ時小人君側ニ在リ、仁人不遇、此詩ヲ作ルトシ、朱子ハ列女傳ニヨリテ、婦人夫ニ得ズ、憂思此詩ヲ作ルト爲シ、或ハ亦莊姜ノ詩カト云ヘリ。柏舟ハ毛傳以テ舟ヲ爲ルニ宜キ木ヲ用テ舟ヲ

毛詩卷第二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集傳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幷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卽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毛詩國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鄭注 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

毛傳 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箋云 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喩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竝列。亦猶是也。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毛傳 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箋云 仁人既不遇。

毛詩卷第一終

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襛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身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謂巢ノ化行ハレ、庶類蕃殖ス、人君春ヲ以テ田スルモ、仁心多ク獸ヲ殺スニ忍ビズ、故ニ一タビ矢ヲ發シテ五豝又ハ五豵ヲ射テ則チ止ム、故ニ其仁騶虞ノ如シト美シタルナリ。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鄭注 應者應德自遠而至。

彼茁者葭。

毛傳 茁出也。葭蘆也。箋云 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壹發五豝。

毛傳 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箋云 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于嗟乎騶虞。

毛傳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 于嗟者美之也。

集傳 茁音拙。葭音加。豝音巴。于音吁。虞叶音牙。○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卽眞所謂騶虞矣。

○彼茁者蓬。

毛傳 蓬艸名也。

壹發五豵。

毛傳 一歲曰豵。箋云 豕生三曰豵。

于嗟乎騶虞。

集傳 豵音宗。虞叶五紅反。○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集傳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偏。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集傳 愚按。鵲巢至於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

毛傳集傳共ニ興ト爲ス、王姬諸侯ニ嫁スルヤ、夫ノ身分ニ關ハラズ、車服凡テ王后ニ下ルコト一等ニシテ甚ダ盛ナリ、然ルニ王姬其尊ヲ恃マズ、能ク婦道ヲ執ルヲ美ス、唐棣ヲ以テ王姬ノ顏色ノ美ニ譬ヘ、桃李ヲ以テ王姬ト夫トノ顏色俱ニ盛ナルニ譬ヘ、釣云云ヲ以テ王姬ト夫ト善道ヲ以テ相求ムルニ譬フ、朱子ハ絲緡ヲ絲ノ合ハザルヲ以テ王姬ト夫ト昏ヲ成スニ譬フト爲セリ。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注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續總。服則褕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毛傳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箋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毛傳肅敬。雝和。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集傳襛音濃。與雝叶。棣音第。○興也。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集傳子叶奬里反。○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毛傳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集傳孫叶須倫反。○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毛傳蓋以テ賦ト爲ス、朱子ハ始ノ二章ヲ興ト爲シ、末章ヲ賦ト爲ス、蓋シ朱子ハ死麕ヲ白茅ニテ包ムヲ見、女子貞潔自ラ守リ、彊暴ニ侵サレザルニ譬フト爲スナリ、毛傳ハ凶荒ノ時ニハ禮ヲ殺グ、故ニ男ノ女ヲ求ムル、必ズシモ禮ヲ十分ニ備フルヲ要セズト雖、尙ホ禮無カルベカラズ、故ニ女ハ野ノ死麕又ハ死鹿ノ肉ヲ白茅ニテ包ミテ以テ禮ト爲シテ來レト云ヒ、無禮ニシテ來ルヲ拒ムト爲ス、末章ハ男子禮ヲ以テ徐ニ來リ、無禮ナル勿レト云フ意ヲ直言セルナリ、春ノ字ヲ毛傳ハ秋ヲ待ツニ暇アラズト解シ、鄭箋ハ仲春ノ正時ニ禮ヲ以テ會セント思フト解ス。

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鄭注】無禮者。謂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毛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以爲禮而來。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毛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集傳】麕倶倫反。與春叶。包叶補苟反。○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毛傳】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

有女如玉。【毛傳】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集傳】樸蒲木反。樕音速。純音豚。○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舒而脫脫兮。【毛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

無感我帨兮。【毛傳】感動也。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無使尨也吠。【毛傳】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集傳】脫音兌。帨音稅。尨音美邦反。吠音符廢反。○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閔。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鄭注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

江有汜。毛傳興也。水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喩江水大。汜水小。然得竝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毛傳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集傳汜音祀叶羊里反。悔叶虎洧反。○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閒。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江有渚。毛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毛傳處止也。箋云嫡能悔過自止。集傳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爲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集傳沱音跎。過音戈。○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集傳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

過ギタレドモ尙ホ可ナルヲ以テ吉ト云ヒ、二章ハ仲夏以後復タ昏スベカラズ、仲夏ハ最終ノ時ユヱニ今ト云ヒ、季夏ニ至リテハ已ニ昏スベカラズ、必ズ明年ノ仲春ヲ待タザルベカラズ、女ニ勤望ノ心有リ、故ニ謂之ト云フト爲セリ。

毛傳集傳共ニ興ト爲ス、但毛鄭ハ無名ノ小星ガ、大ナル星ニ隨ヒテ天ニ在ルヲ以テ衆妾ノ后ニ隨ヒ、次第ヲ以テ君ニ接スルヲ興ズト爲ス、朱子ハ衆妾君ニ進御スルモ、敢テ夜ヲ專ニセズ、星ヲ見テ進ミ、星ヲ見テ退ク、故ニ見ル所ノ星ヲ以テ興ヲ起スト爲スヲ異ナリトス、夫人妬忌ノ行無ク、衆妾ヲシテ君ニ進御セシメ、衆妾亦能ク禮命ニ貴賤有ルヲ知リテ、其分ヲ守ルヲ言フト爲スニ於テ毛朱同意ナリ。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鄭注】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毛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或早或夜。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集傳】嘒音嚖。○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遫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傳】參伐也。昴畱也。【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畱在天。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傳】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集傳】參所森反。昴叶力求反。裯音儔。○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與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集傳】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

毛傳ハ興トシ朱子ハ賦トス、毛鄭昏姻ノ正時ニ關スル說ヲ異ニスル故、此詩ノ解說亦異ナリ、毛傳ハ首章ニ梅ノ實三落チテ七尚ホ樹ニ在ルヲ以テ女ノ年十六七ト爲シ、二章ノ七落チ三樹ニ在ルヲ以テ女ノ年十八九ト爲シ、末章實皆落チタルヲ以テ女ノ年二十ト爲ス、年十六七、年亦少シク過グ、故ニ此女ヲ求ムル吉士ハ此善時ヲ失ハザレト云フ、十八九ニシテ年更ニ過グ、早ク求メザレバ恐クハ時ヲ失ハン、故ニ今ト云フ、二十ニシテ年已ニ過グ、更ニ過グレバ蕃育ニ妨アリ、故ニ年三十ノ男ハ、此二十ノ女ヲ求ムルニ必ズシモ禮ヲ備フルヲ要セズ、之ヲ謂ヘバ則チ可ナリト、鄭箋ハ首章ヲ初夏、二章ヲ仲夏、末章ヲ季夏トシ、昏姻ノ正時ヲ仲春トス、故ニ首章ハ春ヲ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毛傳 興也。摽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 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喩始衰也。謂女年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毛傳 吉善也。箋云 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女年二十。雖夏未太衰。集傳 摽音殍。○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摽有梅。其實三兮。毛傳 在者三也。箋云 此夏鄉晚。梅墮落差多。在者餘三耳。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毛傳 今急辭也。集傳 三叶疏簪反。○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摽有梅。頃筐塈之。毛傳 塈取也。箋云 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毛傳 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 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集傳 頃音傾。塈許器反。○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毛傳亦以テ興ト爲ス、雷聲殷タルヲ以テ、大夫王命ヲ奉ジテ外ニ出デ、號令ヲ四方ニ施クニ譬ヘ、大夫ノ此ヲ去リテ遠ク行キテ勤勞スルヲ閔ミ、且使命未ダ終ハラズ、義未ダ歸ル可カラズ、必ズ命ヲ全クシテ方メテ歸レト勸ムルナリ、朱子ハ歸哉歸哉ヲ早ク事ヲ畢ヘテ歸リ來レト望ムト解セリ。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注 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毛傳 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震。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 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毛傳 何斯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箋云 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毛傳 振振信厚也。箋云 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集傳 殷音隱。振音眞。○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毛傳 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毛傳 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集傳 側叶刀莊反。○興也。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毛傳 或在其下。箋云 下謂山足。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毛傳 處居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集傳 下叶後五反。處上聲。○興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ヲ得ベケン、然レドモ雀ハ角無シ、屋ヲ穿ツハ其嘴ヲ以テス、汝ニ室家ノ道無シ、侵陵ヲ以テスルノミ、裁判官能ク此理ヲ思フベシ、此男室家ノ道足ラザレバ、我終ニ之ニ從ハズトナリ。

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集傳 牙。叶五紅反。家叶各空反。訟叶祥容反。○興也。牙牡齒也。墉牆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鄭注 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功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 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 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 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集傳 皮叶蒲何反。紽音駝。委音威。蛇音移。叶唐何反。○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毛傳 革猶皮也。緎縫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箋云 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集傳 革叶訖力反。緎音域。○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毛傳 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集傳 縫音逢。總音宗。○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毛傳全篇ヲ興ト爲シ、朱子ハ首章ヲ賦トシ餘ヲ興トス、毛傳ハ首章ヲ厭浥トシテ濕ヒ、道ニ露多キ時、人ハ早夜ニ行クヲ欲セザルニ非ズト雖モ、露多キヲ畏レテ行カズ、以テ女子ガ彊暴ノ男ノ來リテ己ヲ求ムルニ對シ、吾行キ嫁スルヲ欲セザルニ非ザルモ、禮ノ足ラザルヲ惡ムト云フト爲セリ、鄭箋ハ更ニ露多キ時ハ三月四月ノ頃ニテ、仲春ノ昏姻ノ正時ヲ失ヘルヲ以テ、女之ヲ拒ムト云フ義ヲ附加シテ說ク、朱子ハ單ニ道ニ露多ケレバ行カズトテ、女子ガ託言シテ彊暴ノ男ヲ拒ムト爲セリ、二章以下ハ女應セザルニヨリ、男之ヲ訟ヘケレバ、女ノ裁判官(序ニヨレバ召伯)ニ告グル詞ナリ、雀能ク屋ヲ穿ツヲ以テ雀ニ角有リト爲サンカ、汝能ク我ヲ訟ニ招クヲ以テ汝ニ室家ノ道有リト云フ

能侵陵貞女也。鄭注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毛傳 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 夙早也。夜暮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集傳 厭入聲。浥音邑。夜叶羊茹反。○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閒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毛傳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箋云 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毛傳 昏禮紂帛不過五兩。箋云 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集傳 角叶盧谷反。女音汝。家叶音谷。○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毛傳 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毛傳 不從。

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 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敎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集傳 下叶發五反。齊音齋。○賦也。奠置也。宗室太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奥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注 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傳 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箋云 茇艸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集傳 芾音廢。茇音鈸。○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毛傳 憩息也。集傳 敗叶蒲寐反。憩音器。○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毛傳 說舍也。箋云 拜之言拔也。集傳 拜叶變制反。說音悅。○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

二章ニ同ジ。

婦人嫁スルノ前三月、婦德、婦言、婦容、婦功ヲ敎ヘ、敎成ルヤ、女ノ出ヅル所ノ祖ヲ祭ル、此詩ハ此祭ノ事ヲ敍ス、故ニ末章ニ季女ノ語有リ、是レ毛鄭ノ義ナリ、但シ末章ニ就キテハ毛鄭異說有リ、朱子ハ此詩ヲ以テ直ニ大夫ノ妻能ク祭祀ヲ奉ズルヲ美スト解シタリ。

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艸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鄭注 女子十年不出。姆敎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毛傳 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 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敎于公宮。祖廟既毀。敎于宗室。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敎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敎。是又祭以成之。故擧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尙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集傳 潦音老。○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敍其事。以美之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毛傳 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 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集傳 盛音成。筥音擧。錡音螘。釜音父。○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謹飭之意。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毛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 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毛傳 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

毛傳ハ興トシ、朱子ハ賦ト爲ス、毛傳ハ大夫ノ妻能ク禮ヲ以テ自ラ防グトシ、朱子ハ大夫ノ妻其夫ノ行役シテ外ニ在ルヲ思フト爲ス、毛傳ニ從ヘバ首章ハ艸蟲鳴キテ阜螽從フヲ以テ男女禮ヲ以テ相求ムルヲ興ジ、大夫ニ嫁セントシテ行ク途ニアリテ、夫ノ家ニ往キタル後ニ夫ノ心ニ合ハズシテ去ラルルコト有ランカト憂ヘ、已ニ夫家ニ到リテ同牢ノ禮ヲ行ヒ昏ヲ成スヤ、夫ノ己ヲ待ツニ禮有ルヲ以テ心始メテ安ンズトナリ、第二章ハ夫ノ家ニ往ク途中ニテ、南山ニ蕨ヲ采ル者ヲ見、彼ハ已ニ其欲スル所ヲ得タリ、己レ今夫ノ家ニ行キテ昏ヲ成スモ、亦夫ノ禮ヲ以テ己ヲ待タンヲ欲スルヲ興ズ、其餘ハ首章ニ同ジ、第三章ハ第

采蘩三章。章四句。

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艸蟲。趯趯阜螽。毛傳 興也。喓喓聲也。艸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云 艸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 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 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毛傳 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云 既見謂已同牢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君子。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集傳 喓音腰。忡音充。降音杭。叶乎攻反。○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毛傳 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箋云 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毛傳 惙惙憂也。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毛傳 說服也。集傳 惙音拙。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薇菜也。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毛傳 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 惟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毛傳 夷平也。集傳 賦也。薇似蕨而差

此詩ハ賦ナリ、夫人ハ宗廟ノ祭ヲ助クルノ務有リ、蘩ハ祭祀ニ供スル物ナリ、夫人自ラ之ヲ采リテ祭事ヲ助ク、祭ノ時夙ニ首飾(被)ヲ施シ、器物ノ濯漑及ビ黍稷ヲ炊グ事ヲ視、祭事畢リテ祭服ヲ釋キ、首飾ヲ去リテ廟ヨリ其室ニ還ル、此クシテ能ク其職ニ盡スヲ美ス。

于歸。百兩成之。毛傳 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 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集傳 與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鄭注 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毛傳 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艸。猶可以薦。王后則供荇菜也。箋云 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毛傳 之事祭事也。箋云 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集傳 事叶上止反。○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敍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毛傳 山夾水曰澗。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毛傳 宮廟也。集傳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毛傳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 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髢。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 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 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集傳 被音備。僮音同。還音旋。○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毛傳、集傳共ニ興ト爲ス、鳩自ラ巣ヲ成サズ、鵲ノ作リシ巣ニ居ルヲ以テ國君行ヲ積ミ德ヲ累ネテ爵位ヲ致セバ、夫人之ニ嫁シテ其室ニ居ルヲ興ジ、併セテ鳩ノ均一ノ德有ルヲ以テ夫人亦均一ノ德有リテ然ル後ニ國君ニ配スベキヲ興ズ、百兩云云ハ嫁時ノ禮ノ盛ナルヲ言フ。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集傳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卽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毛詩國風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注 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用配國君。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 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云 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一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其德亦然。室燕寢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 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 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集傳 居叶姬御反。兩如字。又音亮。御音迓。叶魚據反。○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 方有之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毛傳 將送也。集傳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毛傳 盈滿也。箋云 滿者言媵姪娣之多。之子

趾至ル、麟ハ信厚ノ獸ナリ、以テ今ノ公子ノ信厚之ニ似タルヲ興ズト爲ス、麟ハ足ヲ以テ至ル、故ニ先ヅ趾ヲ言ヒ、漸ク定、角ニ及ブト。

嗟麟兮。毛傳 于嗟歎辭。集傳 振音眞。子叶獎里反。于音吁。○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嘆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振振公姓。毛傳 定題也。公姓公同姓。于嗟麟兮。集傳 定音訂。○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毛傳 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 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于嗟麟兮。集傳 角叶盧谷反。○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毁。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集傳 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有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集傳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兎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夫ノ賢ヲ以テ此ク勤勞シテ久シク外ニ在リ、之ヲ思ヘバ妻ノ心怒トシテ朝飢ノ食ヲ思フガ如シ、或ハ夫其勞ニ堪ヘズシテ死亡センカト憂ヘシニ幸ニ、役ヲ終ヘテ歸リ來リ相見ルヲ得テ、我ヲ棄テテ死セザリシヲ知リテ心安ンズ、魴魚勞シテ尾赤キガ如ク、夫苦ミテ容貌憔悴セリ、然ル所以ハ王室(紂王ヲ指ス)ノ酷烈ナルコト火ノ如キニ因ル、王室何如ニ酷烈ナリトモ、吾夫ヨ勉强シテ職ニ服セラレヨ、若シ事ヲ避ケ逃レナバ罪或ハ父母ニ及バン、當ニ父母ヲ思ヒテ避ケ逃ルルナカルベシ、朱子ハ始ノ二章ヲ賦ト爲シ、末章ヲ比ト爲セリ、又末章ノ父母ヲ文王ト解セリ、但一説トシテ鄭箋ノ説ヲモ擧ゲタリ。

毛傳、集傳共ニ興ト爲ス、毛傳ハ古太平ノ時

不我遐棄。毛傳既已。遐遠也。箋云既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集傳肄音異。○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毛傳頳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毛傳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集傳魴音房。頳音聖。燬音毀。下同。○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頳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鄭注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子之宗族。猶尙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毛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喩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于

又更ニ其高キモノヲ刈ラント欲スルヲ以テ、貞潔ノ女ノ中ニテ尤モ貞潔ナル者ヲ得ント欲スルヲ興ジ、女若シ我ニ嫁スルヲ肯ンゼバ、吾禮ヲ以テ之ヲ迎ヘントスル意ヲ示ス、文王ノ化能ク民俗ヲ正シタルヲ示ス、朱子ハ興而比ト爲シ、喬木、錯薪ヲ以テ興ヲ起シ、江漢ヲ以テ比ト爲スト解セリ。

毛傳蓋以テ與ト爲ス、汝墳ノ婦人其夫ノ役ニ苦ムニ當リ、能ク之ヲ閔ミ猶ホ之ヲ勉ムルニ正ヲ以テセルヲ咏ズ、大夫ノ妻躬ラ汝墳ニ遵ヒテ木枝ヲ伐ル、是レ婦人ノ事ニアラズ、以テ其夫ガ賢ニシテ勤勞ノ職ニ處ルモ亦其事ニアラザルニ譬フ、而テ

于歸。言秣其馬。

毛傳 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 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 翹音喬。馬叶滿補反。○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毛傳 蔞艸中之翹翹然者。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毛傳 五尺以上曰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 蔞音閭。○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鄭注 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毛傳 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箋云 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

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毛傳 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 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集傳 枚音梅。惄音溺。調音周。○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毛傳 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

既見君子。

毛傳以テ興ト爲ス、即チ木モト其蔭ニ休フベシ、然ルニ喬木ハ枝高クシテ就キテ息フベカラザルヲ以テ、漢上ニ出游ノ女其賢ナルヲ以テノ故ニ、人敢テ禮ヲ犯シテ之ヲ求メントセザルヲ興ヅ、又河川モト泳ギ或ハ筏ヲ以テ渡ルベシ、然ルニ漢ノ廣クシテ泳グベカラズ、江ノ永クシテ筏スベカラザルヲ以テ、女ノ貞潔自ラ守ルニヨリ、男子往キテ求メントシテ敢テセザルヲ興ズ、第二章ノ上半ハ、翹翹トシテ高キ薪ノ中ニテ、

芣苢薄言袺之。毛傳 袺執衽也。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毛傳 扱衽曰襭。集傳 袺音結。襭音絜。○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閒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鄭注 紂時淫風遍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敎化。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毛傳 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有游女。無求思者。箋云 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傳 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箋云 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集傳 廣叶古曠反。泳叶于誑反。永叶七亮反。方叶甫妄反。○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家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 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 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

見テ、此ク鄙賤ノ事ニモ能ク肅敬ナルハ、其賢知ルベシトシテ興ズルナリ、故ニ此人直ニ肅敬ナルノミニアラズ又威武ノ人ナレバ、以テ公侯ノ干城等ト爲スベシト言フ。

毛傳蓋以テ興ト爲ス、即チ芣苢ヲ采ルヲ以テ婦人子有ルヲ樂ムヲ興ズルナリ、芣苢ハ難産ヲ治スルノ效アル草ナリ、天下和平ニシテ婦人子有ルヲ樂ミ、此草ヲ采ルナリ、朱子ハ以テ賦ト爲シ、天下治マリ室家和平、婦人無事、外ニ出デテ摘ミ草ヲ爲シテ樂ムト解セリ。

折衝禦難於未然。集傳罝音嗟。又子余反。與夫叶。丁音爭。○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毛傳逵九達之道。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集傳仇叶渠之反。○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毛傳中林林中。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毛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兔罝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集傳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鄭注天下和。政敎平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毛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草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箋云薄言。猶我薄也。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毛傳有藏之也。集傳芣音浮。苢音以。采叶此禮反。有叶羽已反。○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毛傳掇拾也。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毛傳捋取也。集傳掇都奪反。捋力活反。○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采采

毛傳、集傳共ニ興ト爲ス、卽チ桃ノ夭夭トシテ華、實又ハ葉ノ盛ナルヲ以テ、女子ノ年盛ニシテ美色アリ、又婦德アリ、又形體ノ盛ナル時ヲ以テ人ニ嫁スルヲ興ズルナリ、但毛ハ昏姻ノ正時ヲ秋冬ト爲スヲ以テ、桃ハ單ニ假リ來リテ婦人ノ年盛、美色等ニ譬フルノミ、鄭玄ハ仲春ヲ以テ昏姻ノ正時ト爲ス、故ニ桃ハ昏姻ノ時ニ於ケル實際ノ景物ニシテ、又以テ女子ノ年盛美色等ニ譬フト爲ス、朱子亦鄭說ニ同ジ。

毛傳蓋以テ興ト爲ス、朱ハ明ニ興ト言ヘリ、野人ノ兎ヲ取ルノ罝ヲ作ラントシテ、自ラ其杙ヲ椓ツニ肅敬ナルヲ

鰥民也。【鄭注】老無妻曰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喩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毛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倶當。【集傳】夭音腰。華音花。○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毛傳】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毛傳】家室猶室家也。【集傳】蕡音文。○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毛傳】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毛傳】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集傳】蓁音臻。○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毛傳】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傳】赳赳武貌。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所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

シテ之ニ事ヘ、閨門治リ、君子ヲシテ福ヲ全クセシムトナリ、朱子ハ序ノ說ヲ取リシモ、此詩ヲ衆妾自ラ言フト爲セルニ於テ少シク異ナリ。

毛傳此篇ニ於テ其體ヲ言ハズト雖、蓋シ以テ興ト爲セルナリ、卽チ螽斯ノ妬忌セザルヲ以テ后妃ノ妬忌セズ、衆妾皆進御ヲ得ルヲ興ジテ、后妃ノ子孫ノ衆多ナルヲ美スト爲セリ、朱子ハ比ト爲セリ、比トハ他物ヲ以テ此物ニ比スルナリ、卽チ螽斯ノ妬忌セズシテ子ヲ生ム多キヲ以テ、后妃ノ妬忌セズシテ子孫多キニ比スト爲セリ。

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毛傳縈旋也。成就也。集傳縈烏營反。○興也。縈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鄭注忌有所諱惡於人。

螽斯羽。詵詵兮。毛傳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宜爾子孫。振振兮。毛傳振振仁厚也。箋云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集傳螽音終。詵音莘。振音眞。○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毛傳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集傳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毛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集傳揖音緝○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

ガ臣ノ兵役ノ事ヲ以テ遠ク出デ、身勞勤スルノ狀ヲ敍シテ、君子宜シク其勤勞ヲ思フベキヲ言ヒ、我姑酌云云ノ我ハ君ヲ指シ、臣此ク勤勞シテ歸リ來レバ、我君ハ取敢ヘズ(姑)之ト飲酒シテ勞ヲ慰シ、又追テ相當ノ行賞モアルベケレバ、后妃ノ心モ安ンジテ復タ長ク憂思セズトナリ、第四章ハ深ク使臣ノ勤勞ヲ思ヒテ之ヲ閔ム也、朱子ハ全篇后妃文王ノ在ラザル時ニ於テ之ヲ思フノ情景ヲ敍スト見ルニヨリ、我ノ字ハ皆后妃自ラ言フト爲セリ、首章ノ人ハ文王ト解シ、周行ハ道路ト解セリ、山ニ陟ルハ后妃自ラ陟リテ遙ニ文王ヲ望ムナリ、酌ハ后妃自ラ酒ヲ飲ミテ憂ヲ去ラントスルナリ。

毛傳集傳共ニ興ト爲セリ、此詩樛木ニ葛(くづ)藟(あまかづら)ノ附クヲ以テ后妃ニ衆妾ノ親ムヲ興ズ、后妃嫉妬セズ、恩意ヲ以テ衆妾ニ接シ、衆妾亦親附

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集傳】兕音似。觥音肱。叶古黃反。○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毛傳】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集傳】砠音疽。瘏音塗。痡音敷。○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

【集傳】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鄭注】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恆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毛傳】興也。南南土也。木枝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盛。南土謂荊楊之域。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毛傳】履祿。綏安也。【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集傳】樛音鳩。藟音壘。纍音雷。樂音洛。只音紙。○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助語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傳】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集傳】興

毛傳首章ニ注シテ憂者之興ト云ヘリ。卽チ采采卷耳ヲ以テ興ヲ起シ憂ヲ采ルノ義ヲ詠ズト爲スル也。朱子ハ賦ト云ヘリ。賦ハ直ニ其事又ハ其情ヲ敍スルモノナリ。卽チ朱子ハ文字ニ見ハレタル外ニ別ニ義ヲ含マズト解セル也。毛鄭ニ從ヘバ后妃（大姒）其君子ヲ輔佐シ賢臣ヲ求ムルニ心ヲ勞ス、首章ハ后妃自ラ卷耳ヲ采ルニ勤ムルモ頃筐ニ盈タザルヲ以テ憂ヲ采ルノ深キニ譬ヘ、其憂ハ君子ヲシテ賢者ヲ得テ、之ヲ周ノ列位卽朝廷ノ位ニ置カシメンヲ思フニアリ、我ハ后妃自ラ言フ、第二章以下ノ我馬我僕ノ我ハ使臣ヲ指ス、卽チ后妃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鄭注 謁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毛傳 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 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傳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 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集傳 卷上聲。頃音傾。行叶戶郎反。○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毛傳 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 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毛傳 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 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集傳 崔音摧。嵬音巍。虺音灰。隤音頹。懷叶胡隈反。○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毛傳 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 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兕觥罰爵也。饗燕所

處ニテハ大姒）尙ホ父母ノ家ニ在リシ時、形體日ニ長大、容色美盛ニシテ、人ノ妻タルベキ道有リ、聲譽モ漸ク高マリシヲ云ヘルモノト爲セリ、第二章、毛鄭ニ從ヘバ婦人尙ホ父母ノ家ニ在リシ時、葛ヲ采リ衣服ヲ作ル等ノ事ヲ習ヒ、能ク女功ニ勤メタルヲ云ヒ、第三章ハ、女師ノ敎ヲ受ケ、禮ヲ成シテ人ニ嫁ス、常ニ清潔ヲ以テ君子ニ事ヘ、又諸侯ノ婦トナリシトテ自得セズ、能ク其生家ノ父母ニ對スル孝道ヲ忘レズト也、第三章ノ言字ヲ朱子ハ辭ト見タリ、卽チ訓ジテここにト云フベシ、毛傳ハ我ト解セリ。

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毛傳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

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毛傳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有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集傳刈音乂。濩音鑊。絺音癡。綌音隙。叶去略反。斁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煑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毛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敎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敎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敎告于女師也。敎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敎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

毛傳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毛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爾。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集傳澣音緩。害音曷。否如字。○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汙煩撋之。以去其汙。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汙。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傳。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毛傳首章ニ興ト云ヒ、朱子ハ三章共ニ賦ト言ヘリ、賦ハ他物ニ託セズ、又他物ヲ假ラズシテ直ニ本題ヲ言フモノナリ、蓋シ朱子ハ首章ヲ初夏ノ景物ヲ有リノ儘ニ敍シタルノミニテ別ニ義無シト爲シ、毛鄭ハ葛ハ衣服ニ作ルベキモノニテ、衣服ヲ作リナドスルハ婦人ノ事ユヱ、葛ヲ假リテ興ヲ起シ、首章ハ婦人（此

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鄭注 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敎。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毛傳 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 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喩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其葉萋萋然。喩其容色美盛。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傳 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者也。箋云 葛延蔓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集傳 施音異。喈叶居奚反。○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敍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葛之覃兮。

也。箋云言后妃覺寤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事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毛傳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與誰共之乎。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毛傳悠思也。箋云思之哉。言己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集傳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音杏。服叶蒲北反。輾音展。○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毛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毛傳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毛傳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集傳采叶此禮反。友叶羽已反。芼音帽。叶音邈。樂音洛。○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集傳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

或ル事ヲ云ハントシテ、先ヅ耳目ニ觸ルル他物ナドヲ言ヒテ本題ヲ引キ起スヲ興ノ體トス、此詩雎鳩荇菜ヲ以テ興ヲ起スナリ。

毛鄭ハ淑女ヲ以テ文王ノ後宮ニ入ルベキ衆妾ノコトトシ、朱子ハ直ニ文王ノ夫人ト爲ス、毛鄭ハ文王ノ夫人大姒雎鳩ノ如ク和諧ニシテ別有リ婦德正シ、淑女ヲ得テ文王ニ配シ、共ニ宗廟ノ事ニ從ハンヲ樂ム、故ニ衆妾亦其德ニ化セラレテ自ラ正シク、大姒ト情意相得ト爲ス、荇菜ハ婦人ノ務トシテ、宗廟ヲ祭ルヲ助クル時ニ獻ズベキ品ナリ。

朱子ハ文王ノ左右ガ文王ノ爲ニ賢配ヲ得ント苦心シ、又已ニ之ヲ求メ得タル時ノ心ノ悦ビヲ述ブト解セリ、荇菜ハ單ニ興ノ具タルノミニテ他ノ義無シ。

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注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集傳雎音疽。窈音杳。窕徒了反。逑音求。○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閒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竝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毛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後妃之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毛傳寤覺。寐寢

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鄭注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注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鄭注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鄭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喩不斥言也。主文主與

毛詩卷第一

鄭氏箋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集傳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閒。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毛詩國風

集傳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

毛詩篇目畢

卷第二十

駉　魯頌

那　商頌

朱子集傳ハ周頌魯頌及ビ商頌チ合セテ第八卷ト爲セリ。

卷第十九

清廟之什　周頌

臣工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朱子集傳ハ文王之什生民ノ什ヲ合セテ第六卷ト爲セリ。

朱子集傳ハ蕩之什ヲ第七卷ト爲セリ。

卷第十六

文王之什　大雅

卷第十七

生民之什　大雅

卷第十八

蕩之什　大雅

卷第十四

甫田之什　小雅

卷第十五

魚藻之什　小雅

正ニ至ル十篇ヲ祈父之什トシ、小旻ヨリ四月ニ至ル十篇ヲ小旻之什トシ、北山ヨリ裳裳者華ニ至ル十篇ヲ北山之什トシ、桑扈ヨリ菀柳ニ至ル十篇ヲ桑扈之什トシ、都人士ヨリ何草不黃ニ至ル十篇ヲ都人士之什トシ、合セテ第五卷ト爲セリ。

卷第十一　鴻鴈之什　小雅

卷第十二　節南山之什　小雅

卷第十三　谷風之什　小雅

朱子集傳ハ魚麗ヲ華黍ノ後ニ移シ、鹿鳴ヨリ南陔ニ至ル十篇ヲ鹿鳴之什トシ、白華ヨリ湛露ニ至ル十篇ヲ白華之什トシ、由庚ヲ進メテ魚麗ノ移ニ移セリ、而シテ鹿鳴之什ト白華之什トヲ合セテ第四卷ト爲セリ。

朱子集傳ハ彤弓ヨリ鶴鳴ニ至ル十篇ヲ彤弓之什トシ、祈父ヨリ雨無

卷第八

豳　國風

卷第九

鹿鳴之什　小雅

卷第十

南有嘉魚之什　小雅

秦　國風

卷第七

陳　國風

檜　國風

曹　國風

卷第五

齊 國風

魏 國風

卷第六

唐 國風

卷第四

王 國風

鄭 國風

卷第三

鄘　國風

衛　國風

朱子集傳ハ邶鄘衞王ヲ合セテ第二卷トシ、鄭以下豳ニ至ルマデ、九國風ヲ第三卷トス。

漢文大系第十二卷

毛詩篇目

卷第一

周南 國風

召南 國風

卷第二

邶 國風

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　新安朱熹書

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

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擧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

考父者。挍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詩譜序終

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呑鳦卵而生契。堯末年。舜擧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

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二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

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

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於書籍也。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

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列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

舊本曾孫ノ下ニ也ノ字アリ今削ル。

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衞之閒。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敎。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敎。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

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檜風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艸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陳譜

陳者。大皥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

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秦譜

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敎以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齊譜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鄭譜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代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敎。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旣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敎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敎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敎。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

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擧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玆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

成シタルガ、後之ヲ分チテ各詩ノ首ニ冠セシメタリ。

詩ノ傳ハ毛亨古訓傳鄭玄箋以下頗ル多シ。唐ノ孔穎達等ノ毛詩正義ハ、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ヲ藁本ト爲シテ前儒ノ説ニ及ビ、毛傳鄭箋其説ヲ異ニスルモノハ各別ニ其義ヲ説キタリ。朱子集傳ノ外ニハ歐陽修毛詩本義、蘇轍詩集傳、王質詩總聞、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等皆特色有ルモノナリ。朱子集傳ヲ讀ムニ參考ト爲スベキモノニハ、輔廣詩童子問、朱鑑詩傳遺説、劉瑾詩傳通釋、梁益詩傳旁通、胡廣等詩經大全、欽定詩經傳説彙纂等有リ。毛傳ヲ主トスルモノニハ陳啓源毛詩稽古篇、郝敬毛詩原解、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等有リ。詩ノ名物ヲ説クモノニハ、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蔡卞毛詩名物解、許謙詩集傳名物鈔、馮應京六家詩名物疏、毛奇齡續詩傳鳥名、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等有リ。音韻ヲ論ズルモノハ、朱子ガ集傳ニ采リシ吳棫詩補音アリ。朱子孫鑑又意ヲ以テ集傳ヲ增損セリ。史榮風雅遺音之ヲ辨ズルコト詳ナリ。清朝音韻學者顧炎武、戴震等ノ著亦多シ。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九日

文學博士　服部宇之吉識

詩ノ序ヲ小序ト爲ス。今後說ニ從フ。序ノ作者ニ就キテハ衆說更ニ紛紛タリ。今其二三ヲ擧グレバ、程明道ハ大序ヲ孔子ノ作、小序ヲ國史ノ舊文ト爲シ、鄭玄ハ大序ヲ子夏ノ作、小序ヲ子夏毛公ノ合作ト爲シ、王肅ハ序ヲ子夏ノ作ト爲シ、韓愈ハ子夏詩ヲ序セズト爲シ、後漢書衞宏傳ハ宏毛詩序ヲ作ルト爲シ、王安石ハ小序ヲ以テ詩人自ラ作ルト爲シ、鄭樵王質等ハ村野妄人ノ作ト爲ス等、異說尙ホ多シ。毛詩ガ子夏ノ傳ナルコトハ漢書儒林傳ニ據レバ、毛公自ラ子夏ノ學ト言フトアリテ、班固之ヲ子夏ノ學ト認メタルニアラズ。蓋シ毛公自ラ子夏ノ學ト言ヘルヲ以テ、序亦子夏ニ出ヅト爲セルモノナルベシ。然ルニ三家ガ小序ヲ取ラザリシハ、其實序ハ戰國時代ノ經師ノ說ニシテ、三家ト其傳ヲ異ニセルヲ以テノ故ナルベク、子夏ノ作トシテハ認メザリシモノナルベシ。序ガ作者、時代、動機ヲ說クコト甚ダ詳ナルヲ見レバ、經師ガ古說ヲ傳ヘタルモノナルコトハ疑フベカラズ。今之ヲ斥ケテ意ヲ以テ義ヲ求メントスルハ、所謂斷章取義、詩ノ應用ヲ主トスル場合ニハ則チ可ナレドモ、以テ詩ノ本義ヲ得ント爲スニハ則チ不可ナリ。序ヲ毛公ノ作、或ハ子夏毛公ノ合作ト爲スハ、序ト毛傳トガ說ノ一致ヲ缺クモノ有ル場合ニ至リテ、其說窮シテ通ゼズ、詩人ノ自作ト爲スガ如キハ取ルニ足ラズ、村野妄人ノ作ト爲スハ則チ自ラ用フルコトノ過ギタル者ノ言ノミ。序ハ始メ別ニ一卷ヲ

ル等、論難盛ナリキ。蓋シ鄭玄ハ毛詩ヲ宗トシタルモ、其說ハ必ズシモ毛傳ニ從ハズ、此レ王肅等ガ毛傳ヲ助ケテ鄭箋ヲ伐テル所以ニシテ、毛詩ヲ宗トセルニ於テハ、則チ王鄭一ナリ。唐ノ貞觀年中五經正義ヲ作ルヤ、詩ハ毛傳鄭箋ヲ用ヒ、王肅等ノ說ヲモ時ニ又之ヲ列シタリ。此クシテ毛詩獨リ今ニ傳レリ。宋以來學者頗ル毛鄭ノ說ヲ疑ヒ、新義日ニ增ス。明以後ハ乃チ專ラ朱子集傳ヲ宗トシ、毛鄭ノ說遂ニ亡ビタルガ、淸ニ至リテ漢學復興シ、毛鄭ヲ取ル者亦多シ。而シテ漢唐ノ詩學ト宋以後ノ詩學トノ爭點ハ、主トシテ序ニ在リ、朱子ノ毛鄭ニ於ケルヤ、訓詁ヲモ悉ク斥ケテ取ラザルニアラズ、反リテ之ヲ取リシモノ多キニ居ル。但序ニアリテハ、乃チ必ズシモ盡ク之ヲ斥ケズト雖モ、モト序ヲ信ゼズ、別ニ自ラ詩ノ本義ヲ求メントシタリ。故ニ漢宋詩學ノ爭ハ、主トシテ繫リテ序ニ在リト言フベシ。請フ左ニ序ニ就イテ說カン。

朱彝尊ハ齊、魯、韓、毛皆序有リト爲セドモ、漢書藝文志ガ詩經二十八卷、毛詩二十九卷ト云ヘルヲ觀レバ、三家ノ經ト毛詩ノ經トニ一卷ノ差異アリ。毛詩獨リ序有リ。三家序無キヲ疑ハズ。序ニ大小ノ別有リ。其說一ナラズ、或ハ毛詩周南、關雎ノ序全文ヲ大序ト爲シ、葛覃以下各詩ノ序ヲ小序ト爲シ、或ハ關雎ノ序中、風風也以下ヲ大序ト爲シ、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㆓天下㆒而正㆗夫婦㆖也、故用㆓之鄉人㆒焉、用㆓之邦國㆒焉ノ一節、及ビ葛覃以下各

韋賢、各〻一家ヲ成セリ。韓詩ハ韓嬰ニ始ル、嬰ノ師承明ナラズ。其著韓詩外傳、多ク荀子ヲ取ルヲ以テ觀レバ、亦荀況ノ傳ナルガ如シ。嬰ノ學趙子、蔡誼ヲ經テ、食子公、王吉ニ至リテ各〻一家ヲ成シ、王吉ノ弟子長孫順、亦自ラ家ヲ成セリ。齊、魯、韓ノ三詩ハ早ク學官ニ立テラレタルガ、毛詩ハ漢朝未ダ之ヲ認メズ、唯河間獻王ノ朝ニ立テラレタル耳。毛詩ハ經典釋文ニ據レバ子夏ノ傳ニシテ、子夏ヨリ數傳シテ（傳系二說アリ今之ヲ略ス）河間ノ人毛亨ニ至ル、所謂大毛公ナリ。其弟子趙人毛萇、卽チ所謂小毛公、大毛公ノ學ヲ以テ河間獻王ノ博士タリ。其學相傳ヘテ謝曼卿、衞宏、賈徽等ニ至リ、後遂ニ大ニ世ニ見ハル。而シテ經典釋文ノ一說ト言ヘルモノ、及ビ陸璣ノ毛詩草木蟲魚疏ニ據レバ、大毛公ハ荀況ノ弟子ニシテ、毛詩亦荀況ノ傳ナリ。前漢ニ在リテ、齊、魯、韓三家ハ學官ニ立テラレ、毛詩ハ僅ニ河間ノ朝ニ立テラレシニ止リシ所以ハ、三家ノ詩ハ今文經ヲ用ヒ、毛詩ハ、古文經ヲ用ヒタルガ爲ニシテ、後漢ニ至リテ古文漸ク勢力ヲ得ルヤ、賈逵、馬融、鄭衆、鄭玄等ノ大儒皆毛詩ヲ宗トシ、鄭玄ハ之ガ箋ヲ爲レリ。魏晉ノ時左傳、孟子、國語行ハルルニ及ビ、毛詩獨リ此等ノ書及ビ儀禮ニ合スルノ故ヲ以テ、學者益〻毛詩ヲ尚ビ、三詩日ニ衰ヘ、齊詩ハ魏ニ、魯詩ハ西晉ニ亡ビ、韓詩猶ホ存セルモ之ヲ傳フル者無ク、唐以後韓詩ハ僅ニ外傳ヲ存スルノミ。魏晉ノ時王肅、孫毓ハ鄭玄ノ毛詩說ニ反對シ、陳統ハ孫ヲ伐チテ鄭ヲ助ク

全然其別ヲ取ラズ、何楷等ハ正、續、傳ノ別ヲ認メズ。

詩ハ書ト共ニ周代政敎ノ要具ニシテ、所謂大學ノ敎ハ詩書禮樂四者ヲ主ト爲セリ。周官大司樂ガ國子ニ敎ヘタル樂德、樂語、樂舞ノ中ニ就キテ、樂語ハ主トシテ詩ヲ以テ言フモノナリ。論語亦詩ノ敎育上ノ效用ヲ言フモノ少カラズ。但古ハ詩ノ樂ト相伴フコトヲ本則ト爲シタルモ、孔子ハ位無クシテ敎ヲ立ツ、禮樂必ズシモ其實行ヲ以テ言フヲ得ズ。故ニ其理論ヲ闡明シ、以テ敎化ノ具ト爲シタル處少カラザリシハ、亦已ムヲ得ザルニ出ヅ。詩モ亦必ズシモ樂ト相伴フヲ得ズ。故ニ孔子ノ詩ヲ言フヤ、樂ト相伴フモノト然ラザルモノトアリ。後人全ク樂ト相離レテ詩ヲ論ズルニ至リテ、乃チ詩ノ本義ヲ失フモノ亦少カラズ。秦始皇帝詩書ヲ焚キ、書ハ多ク缺ケタルモ、詩ハモト諷誦セラレタルモノナルヲ以テ幸ニ全キヲ得タリ。漢興ルヤ、詩ヲ說ク者齊、魯、韓、毛四家有リ。齊詩ハ轅固ニ始リ、夏侯始昌、后蒼ヲ經テ翼奉、匡衡等ニ至リ、翼、匡各〻一家ヲ爲シ、匡衡ノ門ニ師丹、伏理等有リテ又各〻家ヲ成セリ。轅固ハ景帝ノ時ニ博士タリ。其齊人ナルヲ以テ其學ヲ齊詩ト稱ス。但其由リテ出デシ所ハ、今得テ知ルベカラズ。魯詩ハ魯人申公名ハ培ヲ祖トス。申公ハ武帝ノ時ニ太中大夫タリ。其學浮丘伯ニ出デ、浮丘伯ハ荀況ノ門人ナリ。申公ノ門人ニ江公、許生、徐生等有リ。許、徐二生ノ弟子張長安、唐長賓、江公ノ弟子

ヲ爲スヲ得ベキモ、信ズベキ證據ヲ得ベカラズ。孔穎達ノ如キモ、今ノ十五國風ノ次第ハ、舊無₂明說₁ト言ヒ、作ノ先後、或ハ國ノ大小、或ハ采得ノ時代ヲ以テ說カントスルモノ皆適當ナラズトテ、別ニ先封ノ善否、詩ノ美惡、時政ノ得失、國ノ大小ニ據リ、宜シキ所ヲ斟酌シテ、以テ其次ヲ定メタルナリト爲セリ。然レドモ其說亦以テ至當不易ト爲スベカラズ。此處ニ詳ニ之ヲ論ゼンコトハ、其處ヲ得タルモノニアラザルヲ以テ暫ク之ヲ略ス。小雅モト八十篇、其中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ノ六篇ハ、序ニ有₂其義₁而亡₂其辭₁ト云ヘリ。此ニ於テ後人或ハ其辭ヲ補ハントシタル者有リ。文選ニハ晉ノ束晳ノ作レル補亡詩六篇ヲ載ス。然ドレモ儀禮ハ他ノ詩ニハ歌フト言フニ、此六詩ニ就キテハ笙奏ト言ヘルニ由リテ觀レバ、始ヨリ辭無クシテ笙譜ノミ有リシモノナルガ如シ。而シテ笙詩六篇ノ亡失ハ毛詩獨リ之ヲ言ヒ、齊詩、魯詩、韓詩ハ之ヲ言ハズ。蓋シ漢初詩ヲ說キシ齊、魯、韓、毛四家ノ中ニテ、毛詩獨リ序有リ、他ノ三家ハ序無キニ由ルナリ。何楷ハ六詩未ダ亡ビズトノ說ヲ爲セドモ、牽强ノ辯ニシテ從フベカラズ。風雅各、又正變ノ別有リ、其說ハ序ニ始マル。風ハ二南ヲ除ク外ノ十三國風、小雅ハ六月以下五十八篇、（笙詩ヲ除ク）大雅ハ民勞以下十三篇ヲ以テ各、變トス。又正變ノ外ニ雅ヲ正、續、傳ノ三種ニ別クル說有リ、子貢詩傳等ニ出ヅ。朱子ハ正變ノ別ニ疑ヲ懷キナガラ、尙ホ暫ク舊說ニ從ヒ、鄭樵ハ

ノ別有リシコトハ、儀禮、左傳等ヲ合セ考フルニヨリテ知ラルベシ。論語子罕篇ニ、孔子ガ、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ト云ヒ、泰伯篇ニ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ト云ハレタルモノ、皆詩ノ樂ト相伴フコトヲ觀ルベシ、既ニ樂ト相伴フヲ以テ、聲調ノ上ヨリ大別シテ風、雅、頌ト爲ス。三者ニ就キテ更ニ相異ヲ求ムレバ、風雅頌各其用ヒラルル處ヲ同ジクセズ。風雅同ジク燕享ニ用ヒラルルモ、雅ハ主トシテ嚴正ナル場合ニ用ヒラレ、風ハ嚴正ナル禮儀既ニ終リテ、打チ解ケタル場合、又ハ始ヨリ禮儀ヲ少クシテ、安徐ナル場合ニ用ヒラレ、頌ハ專ラ宗廟ニ用ヒラレ、舞ト伴ヒシモノナルベシ。用處同ジカラザルヲ以テ、自ラ聲調ニ相異アリ、始ヨリ道ノ盛衰、德ノ大小ト何等相涉ル處無キナリ。國風百六十篇、小雅七十四篇（外ニ六篇ハ目有リテ詩無シ）大雅三十一篇、頌四十篇、合セテ三百五篇有リ。國風ハ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陳、秦、鄶、曹、豳十五篇ニ分ル。雅ハ小雅大雅ニ分ケ、頌ハ周魯頌ニ分ル。國風ノ次第ハ、左傳ノ魯ガ季札ノ爲ニ歌ヒシモノト稍同ジカラズ。卽チ左傳ニヨレバ、齊風ノ次ニ豳、秦二風有リテ、其餘ハ左傳ト今ノ詩ト相同ジ。

二者ノ次第相異ナルハ、果シテ孔子ノ更定ニ出デタリヤ否、若シ孔子ガ魯ノ太師ノ掌リシ詩ノ次第ヲ更定シタリトセバ、其理由何クニ在ルカ。學者己ノ意ヲ以テ之ガ説

否ヲ察シ、詩ヲ采リテ之ヲ天子ニ上リ、以テ風俗ヲ觀、得失ヲ知ルニ資シタリト云フ說ヲ疑ハシムル所以ニテ、又孔子删詩說ノ根據ヲ薄弱ナラシムルモノナリ。故ニ予ハ删詩說ニ從ハズ。

詩三百五篇、分チテ風雅頌ト爲ス。學者或ハ風雅頌ノ閒ニ輕重高下ヲ別ケ、頌ハ雅ヨリ高ク、雅ハ風ヨリ重シトシ、或ハ風雅ノ閒ニ王德ノ大小、王道ノ盛衰ヲ見ントス。蓋シ國風ニ王風有ルヲ以テ、鄭玄ハ周室衰ヘ政敎微弱、其詩復タ雅ナルコト能ハズシテ、國風ニ同ジト言ヒ、范寧ハ孔子雅頌ヲ正シテ黍離ヲ國風ニ列シ、王德ヲ邦君ニ齊シクシタリト言ヒ、趙岐ハ太平ノ道衰ヘ、王迹止熄シテ頌聲作ラズト言ヒ、後人亦之ニ據リテ、風雅頌ヲ王道ノ盛衰、王德ノ大小ニ繫ケテ觀ントスルナリ。然レドモ所謂變雅ハ、序ニ據ルニ、皆王道既衰ノ後ニ作ラル。又頌ニ魯頌有リ、序ハ魯人僖公ヲ頌スト爲ス。僖公ハ魯ノ君ニシテ、且春秋時代ノ君ナリ。春秋ノ時、諸侯ノ國尙ホ能ク頌ヲ作リ、王道既ニ衰ヘタル後、尙ホ能ク雅ヲ作ル。雅頌ガ王德ノ大小ト相涉ラザルコト明ナリ。黍離ノ國風ニ列スルコトハ、豈ニ獨リ王道ノ衰ヘタルニヨリテ然ルナランヤ。然ラバ則チ風雅頌ノ別如何。蓋シ詩ハモト讀マルベキモノニアラズシテ、歌ハルベキモノナリ。觀ルベキモノニアラズシテ、聽クベキモノナリ。而シテ之ヲ歌フニハ、或ハ樂ト伴ヘルト否ト

召南以下十三、季札其ノ一終ル毎ニ之ヲ評シタリ。而シテ左氏傳ハ自鄶以下無譏焉ト云ヘリ。今ノ詩ハ二南以下十五國風ニシテ、左氏傳ニ擧グル十三國風ニ、鄶、曹ヲ加フレバ其數正ニ相當ル。卽チ自鄶以下トハ、鄶、曹二國風ナルベシ。此ニ由リテ觀レバ、今ノ詩ハ魯ノ太師ノ掌リシ詩ト異ナラザルコトヲ知ルベク、孔子刪詩說ノ信ズベカラザルヲ證スベキモノニアラズヤ。論語ニ孔子ノ詩三百ト稱スルコトハ、孔子ガ自家刪定ノモノヲ以テ稱シタルニアラザルベク、刪詩說ノ誤更ニ明ナルベシ。一歩ヲ讓リテ孔子ガ自家刪定ノモノヲ稱セリト爲ンカ、墨子モ亦詩三百ト稱スルニ因レバ、三百篇ト云フハ孔子ニヨリテ定メラレシニアラザルヲ知ルベシ。更ニ詩ノ內容ヲ觀ルニ、國風十五、其ノ國數ニ於テ啻ニ周代諸侯ノ數ヲ盡サザルノミナラズ、史記所謂十二諸侯中ニアリテ、魯、楚、宋、蔡、燕、吳ノ如キ、皆國風ニ列セズ、大ヲ取リテ小ヲ略セルニモアラズ、中原ニ限リテ邊陲ヲ省ケルニモアラズ、取舍ノ間甚ダ其意ヲ知ルニ苦ム。加之國風百六十篇中、二南豳風ヲ除ケバ、概ネ春秋前後ノ作ニ係ル。各篇ノ作者及ビ時代ニ就キテハ、學者ノ所說一定セズ。序ニヨレバ、二南、豳風諸篇ノ外ハ、皆春秋時代前後ノモノニテ、春秋時代ニ入リテヨリノモノ亦多シ。何楷ハ頗ル武斷ノ說ヲ爲スニ係ラズ、國風中八十二篇ヲ以テ春秋時代ノ詩ト爲セリ。此レ古采風ノ官有リ、時ヲ以テ天下ヲ巡リ、政敎ノ善

毛詩解題

詩ハ今傳フルモノ三百五篇ナリ。詩ノ篇數モト此ノ如クナルカ、或ハ古ニアリテハ此數ニ止マラザリシカ。司馬遷ハ史記孔子世家ニ於テ、古者詩三千餘篇、及レ至ニ孔子、去ニ其重、取レ可レ施ニ於禮義、中略三百五篇ト言ヒ、後人或ハ之ヲ疑フ。此ニ於テ孔子删詩説ト、孔子未曾删詩説ト、兩兩相接シテ下ラズ。孔穎達ノ如キハ、經傳所レ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レ容ニ孔子十去ニ其九ト云ヒ、朱子モ、人言ニ夫子删レ詩、看來只是采ニ得許多詩、夫子不ニ曾删去、只是刋定而已ト云ヒテ、删詩説ヲ信ゼズ。鄭樵亦删詩ハ漢儒ヨリ唱ヘ出シタルモノトシテ之ヲ斥ケタリ。歐陽修ハ一種ノ説ヲ發シ、後人之ヲ賛成スル者亦多シ、卽チ删レ詩云者、非ニ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ニ其章、或章删ニ其句、或句删ニ其字ト云ヘリ。其ノ删詩説ヲ主張スル者ハ、先秦ノ古書ニ引ケル詩ニシテ、今傳ハル詩中ニ見エザルモノ亦少カラザルコトヲ倔強ノ據ト爲セドモ、孔穎達モ言ヘル如ク、經傳引ク所ノ諸詩、見存スル者多ク、亡失セル者ハ少シ。孔子三千餘篇中ニ就キ、僅々十分ノ一ヲ錄セリト云フハ信ズベカラズ。且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ニ、吳ノ季札來リテ魯ニ聘シ、周樂ヲ觀ンコトヲ請ヘルヤ、魯ガ工ヲシテ之ガ爲ニ歌ハシメタルモノハ、周南

一、頭注ハ簡明ヲ旨トシタルモ、尙毛、鄭、朱ノ說互ニ異ナル場合ニハ、概ネ其異同ヲ標出セリ、而シテ毛鄭ノ說キテ詳ナラザルモノハ、孔穎達等毛詩正義ニ取リテ之ヲ說ケリ。

一、頭注ハ前後一手ニ成ルコトヲ得ザリシヲ以テ、詳略一ナラザル處有リト雖モ、モト一般讀者ノ爲ニ津梁ト爲サントスルガ爲ナレバ、暫ク稿本ノ儘ニ之ヲ印ス、他日重ネテ印スル時ニ遇ハバ、他書ノ頭注ト共ニ更ニ修正ヲ加フベシ。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九日

校訂者　服部宇之吉識

毛詩例言

一、此書毛傳鄭箋ヲ本トシ、朱子集傳ヲ之ニ附シテ一書ト爲ス、亦閲讀ニ便ニセンガ爲ナリ。

一、毛傳ト集傳ト章句往往相異ナリ、既ニ毛詩ヲ主ト爲セルヲ以テ、章句一ニ毛傳ニ從ヒ、集傳ハ則チ其章ノ末ニ載セタリ、是ヲ以テ毛傳ノ章ヲ踰エテ集傳ヲ附シ、或ハ毛傳ノ章中ニ在リテ集傳ヲ置クノ已ムヲ得ザルモノアリ、集傳ノ音叶ハ通行本毎字ノ下ニ注スルモ、今皆各章ノ末ニ移シテ、傳ノ首ニ冠セシメタリ。

一、集傳ノ章句毛傳ト異ナル場合ニハ、尚ホ集傳章句ノ數ヲ存スルモ、二傳相同ジキ場合ニハ、毛傳ノミヲ擧ゲテ復タ集傳ヲ録セズ。

毛詩
尚書

漢文大系